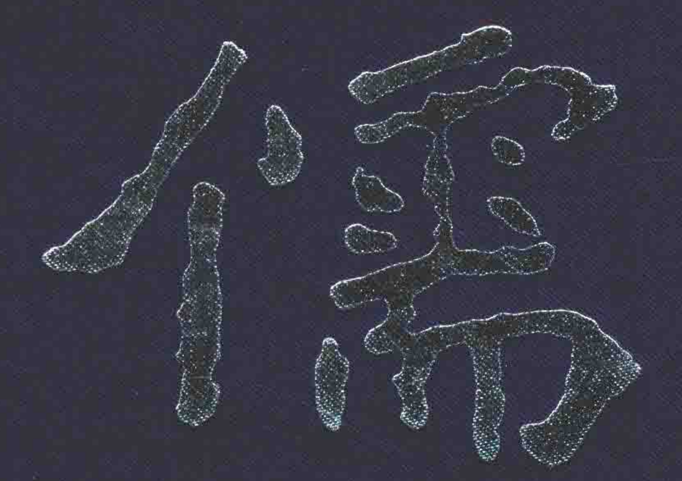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二三六冊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三六/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1-11954-9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870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三六）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武　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54-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61.75印張　597千字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六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王玉德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六册

集部

攻媿先生文集〔南宋〕樓鑰　撰……1031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啓 別藁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啓 綸 以下五首，代舅氏汪尚書大猷。

交鄰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遣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昔才難，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謂世無蘇子卿；數千里口伐可汗，必有人如鄭元璹。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戎而得戎心。乘軺之人，銜箠於道。臨軒優遣，固盛世之非常；杖節請行，實大臣之未有。揚旍亟去，締兩朝魚水之歡；接淅言還，際千載風雲之會。神人喜樂，河海晏安。么麽至微，驩快以抃。恭惟某官有宰相器，真王佐材。量括江湖，不清不濁；氣充天地，至大至剛。皃不勝衣，心匪轉石。言而造膝，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諫或犯顏，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愈膺眷注，寖歷清華。快吟紅藥之階，久寓紫微之直。敏悟如廷碩，時詔誥皆自爲之文；精壯若燕公，大述作類皆出其手。進貳樞府，增重聖朝。運籌於帷幄之中，折衝於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於無事，時乃堅和盟於未寒。禮云禮云，豈玉帛乎哉；使乎使乎，安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遜，彼或一時；命裴度以往鳌，正在今日。確持志士之操，果爲天子而行。帝曰汝諧，僉言惟允。身輕一葉，佩四海之安危；名重太山，聳萬夫之風采。

分憂北顧，顒望東歸。馬維駒，馬維騏，方聽皇華之送；雖集栩，雖集杞，已聞四牡之來。生靈獲按堵之居，宗社有覆盂之固。孤忠凛凛，馳不測之深淵；萬目睽睽，仰難逢之盛事。歡傳士宇，喜動天顔。去握漢旄，固已虚上台之席；歸調商鼎，何待趣舍人之裝。行慰具瞻，即膺爰立。某寒鄉泠族，藝苑散材。雖知必學於箕裘，未免徒勞於州縣。寡交於世，知己惟公。顧蒹葭之柔，曾倚身於玉樹；笑蟾蜍之拙，難追步於飛黄。誰知霄壤之殊途，不替金蘭之舊分。比干寸禄，進拜崇墉。方彭彭馳使者之車，而戀戀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羽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齊門，獲參儉幕。受丘山而有自，効蛇雀以無階。俯聽先聲，莫負蜀郊之弩；輒尋故步，重瞻夫子之墻。敢泚筆於下風，佇宣麻於穀旦。

代賀錢樞密啓 端禮　兼提舉德壽宫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筦。天子侍龍樓之膳，仰禆孝治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神人歡喜，宗社晏安。恭惟某官才爲時生，美由世濟。學究六經之藴，識窮庶物之原。緗帙牙籤，插架固踰於三萬；漆書竹簡，撑腸何止於五千。發華藻以爲文，出緒餘而飾吏。果由治行，自致功名。踐敭仕路之深，密勿從班之久。屬遠夷之弗靖，眷邊境之多虞。洊遣侍臣，往宣德意。星軺兩使，盡清千里之煙塵；羽扇一揮，坐變三軍之風采。喻度機事，明若蓍龜。確守成謨，堅如金石。遠膺芝檢，來對楓庭。君必有尊，蓋以天下養也；時方多事，要當馬上治之。自非膺眷遇於兩宫，兼文武之二

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贊元樞總戎之權？父子無難言之嫌，緊公是賴；廟堂銷未形之患，捨我其誰。久難其人，今得此選。自聞拜命，僉曰當賢。雖李衛公之高才，素耻由於進士；而曹侍中之故事，特先賜於儒科。積此恩榮，可知注倚。邊聲未寂，騎壒方高。頃在金城，固已圖上於方略；今居西府，自應制勝於朝廷。位高則任隆，名盛則望備。盡平時欲行之事，當今日可爲之秋。某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之業。某効官何補，蒙㛰素深。側聞涣汗之頒，倍劇輿情之喜。兔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牛溲，願爲藥籠之餘物。

代賀錢參政兼知樞密院啓

恭審榮膺宸綍，進貳政機。兼持右府之權，益壯本朝之勢。郵音一播，輿論交孚。恭惟某官德量恢洪，勳名赫奕。傳龜襲紫，偉崗頭澤底之家；聳壑昂霄，擅日下雲間之譽。早膺睿眷，浸歷華途。游刃不見於全牛，利器豈拘於錯節。外臺輔郡，著蕃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備獻納論思之益。頃以邊庭之未靖，嘗持使節以請行。風清塞北之煙塵，名震淮南之草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帷幄之中。方鄧鷺欲棄凉州，微升卿幾誤國事；惟營平固守明詔，謂宣帝可爲忠言。披膽莫回，噬臍增悔。以身徇主，豈欲得先知之名；轉敗爲功，自難掩孤忠之節。亟畀芝函之寵，峻躋樞筦之權。雖士氣之已振，尚兵釁之未解。力裨聖筭，先遣輏車。使狂虜遂墮於計中，信真儒無敵於天下。盡掃犬羊之衆，以除心腹之憂。嘉謀無膠柱之

拘，天意有轉圜之易。垂紳搢笏，坐致元功；曲突徙薪，終爲上客。宜進參於啜蝦，俾益究於宏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王化之復。惟夷險不踰於操守，故始終尤被於龍光。大臣慮四方，玉鉉方資於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啓於姓名。某竊禄無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不勝燕雀之私。鄰哉鄰哉，方慶明良之遇；人耳人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回高參議啓

假守南州，方遂奉祠之請；拜恩中道，忽叨謀帥之行。曾修問之未遑，媿貽緘之先辱。伏惟某官精忠報主，妙略濟時。英英故國之耆儒，表表清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富貴之鼎來；萬里功名，諒規橅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尚淹入幕之留。蔚相扶，炳相輝，適有同寅之幸；起而言，酌而祝，尚資婉畫之餘。

代回陳節推啓 棟

擢首選於漢廷，聳聞雋譽；置外員於儉幕，是曰異恩。曷遲吾行，願快先覩。伏惟某官東嘉勝士，西洛别傳。視將相之科，真拾地芥；陳治安之策，若吐天葩。顧上游實爲館殿之儲，屈故事尚勞州縣之職。青雲器業，其在斯人歟；緑水風流，頗有此客否？首勤高作，來訪陳人。駢儷何工，褒嘉過厚。閑而成嬾，既乖桑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瓊瑤之報。

代謝直祕閣啓以下四首，代知温州曾吏部逮。

假守偏州，方媿承流之選；陞華中祕，遽蒙增秩之褒。揣己無堪，歸恩有自。伏念某稟資甚陋，涉世尤踈。十上空歸，莫售家傳之學；一行作吏，但遵父教之忠。素甘薄宦之驅馳，敢意清時之差擇。容臺議禮，僅逃聚訟之嘲；畿甸持刑，上廣好生之德。進貳唐朝之銓選，與參漢代之章程。忽去國以難留，秪杜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乏，俾分南面之顧憂。被臨遣於丹陛之嚴，受要束於黃扉之邃。俯矜羸俗，惟恐其傷；虛受瞽言，其應如響。鄰封移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户蠲租，盡革剥膚之弊。赤子既寬於無告，青史遂書於有年。皆聖君施舍之恩，緊上相燮調之賜。苟逃曠戾，已劇僥逾。乃論尺寸之勞，誕布絲綸之寵。重念流離粗免，凋瘵尚多。儻守臣安受於誤恩，則事體遂同於佳郡。雖循墻而力請，曾反汗之無聞。風阻三山，尚覺去人之遠；雲興四嶽，遂霑零雨之餘。玆蓋伏遇某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開地闢，會千載之明良；雷厲風飛，冀中興於日月。深念專城之重，務先良吏之求。苟片善之有聞，無一夫之責備。坐令么麿，亦玷褒嘉。某敢不益勵駑才，深圖雀報？仙凡夐隔，無從讀石渠東觀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啓允文

恭審宸章渙發，肇更夾輔之名；制册隨頒，爰正左虛之席。仰觀盛事，高掩前

聞。竊以阿衡左右商王，作相必兼於仲虺；姬旦股肱周室，爲保亦資於召公。下及兩京以還，寖瞭二代之典。雖大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位号不倫。至用秦官領事之稱，以爲唐室中臺之長。大聖君之有作，復官制以聿新。非惟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欲遂行宣帝責實之政。肆疇上宰，首屬宗工。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朝元老。藴仲舒佐王之學，負孟軻命世之才。竭忠力以事君，肩一心於夷險；出緒餘而應事，了萬變於笑談。戰親督於長江，氣已吞於醜虜。威名日起，富貴鼎來。勤勞何止於十年，往返動踰於萬里。凡四海危疑難辨之事，廷臣皆歛衽而莫當；求一時剛果敢爲之人，天子必虚懷而相屬。手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勳，國曰功，顧特書而未已；出爲將，入爲相，宜注意之尤深。臣主俱賢，紀綱益振。尊歸慈極，贊九重孝治之心；位正儲闈，建萬國元良之本。總衆職以遂大有爲之志，講内治以成不可勝之資。當稽古建官之時，選衆而舉；膺奮庸熙載之任，舍我其誰。兼提樞筦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儀復見，一新昭代之觀瞻；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尅復。某久蒙知遇，猥被使令。方欣黄閤之開，荐喜白麻之播。用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獨任之專；以我爲鎮鄊，遽有躍冶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啓复

恭審天陛拜恩，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之權；龍馬負圖，寵冠奎文之直。列城聳動，公議傾依。恭惟某官造道深淳，受材高劭。漱六經之芳潤，摛章驚絶代之

工；究千古之興衰，論事有適時之用。頃趨嚴召，自結深知。謂公等皆安在耶，信明主一見決矣。郎潛省户，坐騰列宿之輝；使行邊廷，盡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萬竈，供日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治行之高；任以關中，要資餉饋之給。豈惟見研桑心計之妙，行且膺嚴吾從臣之求。於焉假途，寧俟煖席。某夙蒙知獎，玆屬部封。顧惟千里之凋殘，尤賴二天之庇覆。軺車澄按，冀舒雅拜於前塵；海嶠阻脩，莫厠賀裾之下列。

代賀吕運使啓 正己

恭審光被宸命，寵升使名。九重益厚於眷知，列郡愈嚴於風采。恭惟某官高才絶俗，奥學傳家。納萬頃於雲夢胸，破大觚於霹靂手。釣璜渭水，屹然尚父之功名；聽履漢廷，偉矣尚書之人物。踐敭中外，備歷險夷。堅壁淮壖，力抗遊魂之虜；飛芻淛部，坐觀流地之錢。比講鄰盟，獨膺新擢。平生忠信，往來蠻貊之邦；萬里威名，震駭犬羊之聚。方張旝而遠聘，俄全璧以來歸。❶首加部使者之稱，猶有典屬國之恨。倚毗方重，進用未央。佇登紫橐之華，徑取青氊之舊。某辱知有素，贊慶尤深。大厦之庇千閒，夙荷帡幪之賜；洪河之潤九里，願承沾丐之餘。

代謝知温州啓 以下二首，代知温州王侍御伯庠。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瀛壖，

❶「璧」，原作「壁」，據殿本改。

伏念某少已無奇，晚尤多難。十年不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札俄頒，豈平生夢寐之及。方評曾蔑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以爲郎。遇事輒發，初不顧於憎仇；有知必言，暫少酬於眷奬。久爲怨府，卒蹈危機。但求闔户以省愆，敢意分符而起廢。叱馭而進，仰追鼻祖之忠勤；鼓盆而歌，有媿蒙莊之了達。號啼塞耳，憂患薰心。願休退於田廬，姑召收於魂魄。詎聞衮服之貴，下軫綈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其私計。俾控甌閩之要，許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難冀脩門之重入；山川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兹蓋伏遇某官道德佐王，謀猷濟世。大開正路，期立致於太平；獨秉化鈞，用陶成於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某敢不澡雪精神，究詢利病？復得股肱之郡。俯慙僥倖，仰戴生成。奉寬大之詔，務使及民；勞撫字之心，以報知己。

代賀史開府啓 浩

恭審頒册九重，視儀三事。節旄前道，聿嚴帥閫之雄；衮繡交輝，爰寵帝師之舊。允爲異數，宜屬宗工。恭惟某官忠冠兩朝，道關百聖。體仁蹈義，聲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當天開地闢之際，贊雷厲風飛之機。天下日向於太平，王化亦幾於復見。晉公巨德，歸爲緑野之遊；謝傅高懷，終爲蒼生而起。會稽輔郡，曾衣錦衣；閩嶠大邦，更憑熊軾。❶上篤潛藩之眷，恩先召節之來。前席受言，改容加

❶「熊」，原作「態」，據殿本改。

禮。台廷虛左，方圖上宰之求；制紵自中，首飭多儀之備。參鼎司之崇品，隆巖石之具瞻。錫賚便蕃，燕饗優渥。貴盛絶諸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高宗舊學甘盤，未見報功之及；武王維師尚父，會聞授任之均。某素辱殊知，仰欽成命。屬有郡章之繫，莫前賓閤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甌、閩接境，敢睎脣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啓 伯圭

將使指於龍庭，曾無微効；代王言於螭陛，遽辱誤恩。方自愧於抱虛，乃亟蒙於贊喜。恭惟某官才高玉箭，秀毓銀潢。人推子政之明經，自許東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禄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之寵，即歸荷槖之班。某久辱眷知，兹蒙推借。朋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謙；交態益深，備見故人之戀戀。

代龔參政回廣東林提刑啓 光朝

入處從班，已慙過分；進參機務，益媿非才。首勤慶牘之臨，尤佩誨辭之切。伏惟某官學窮古始，識造幾先。六藝淵源，得聖涯涵泳之樂；一時名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專辟水之主盟，將掩橋門之盛際。迺從雅志，往按遐方。文翁之守蜀邦，常衮之使閩部。正藉遠揚於聲教，豈惟詳試於刑章。毋爲攬轡之淹，會有賜環之寵。顧如菲陋，誤被柬知。忽叨共政之圖，悉自更評之助。疾顛是懼，請益無階。兹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陳耽先用，殊有太丘

未登之塹；樂正無聞，恐孤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棄，警所未知。

代莫給事賀曾丞相啓懷

恭審光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墳服，宗社晏安。恭惟某官學殖深淳，器資閎博。千載際聰明之主，十年居侍從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躬。頃貳政機，密參國論。輔贊藏諸用，不言房、杜之功；仁義事其君，豈爲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爲相，朝廷謂無以踰公。正夾輔之名，方革秦官之陋；蘊太平之業，況傳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某受知最久，假守無堪。不勝賀厦之私，敢致飛緘之敬。自憐老矣，方日念於故山；儻遂歸歟，尚許全於晚節。

代仲兄謝監左藏庫門啓錫

讞獄南徐，曾無善狀；司閽左帑，遽冒中除。誤叨特達之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所難。《吕刑》謹兩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尺從事，固自有法；然片言折獄，存乎其人。仰惟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嬰罪戾，咸劇哀矜。用鄰邦之吏，以絶請求；擇練事之人，以加詳密。孰謂清强之選，猥先寒晚之流。有何微勞，當此殊遇？伏念某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粗齒於薦書，仕仍由於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城旦之書；户掾兼官，顧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三省吾身，樗材何取；一行作吏，墻面是憂。況縲紲之中，或非其

幸；而筆楚之下，何求不得。閲簡書而致察，束桁楊而不施。公心以觀，三日而決。正自慙於拙速，亦何有於平反。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幸。敢圖大造，俯念孤蹤。雀角鼠牙，未知明辨；牛溲馬渤，首辱兼收。坐令下國之參軍，來職中都之外府。姦胥鋤治，雖云狡穴之已空；寶藏所儲，或恐蠹原之未盡。出入親臨於朱墨，啓閉尤謹於晨昏。時乎爲貧，孟子亦容於擊柝；各從其志，望之自樂於抱關。上得近於恩閎，下不妨於吏考。深知僥倖，曲賴陶甄。兹蓋伏遇某官夾輔聖君，共康大業。群才並用，或下採於芻蕘；片善不忘，顧豈遺於葑菲。致使斗筲之賤，亦霑膚寸之餘。某敢不澡雪精神，感藏恩紀？既以備籠中之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本非夢寐所及；它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謝興國軍教授啓大年

持帚相門，屢瞻公衮；横經侯泮，辱在化鑪。揣己無堪，歸恩有自。伏念某涉道甚淺，接物最踈。不能飾皃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永惟大父，獨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於去莒；著書自見，心常在於尊堯。雖孤忠勁節，每挫抑於强臣；而潛德幽光，終暴白於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學焉記聞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子敢忘？濫躔世科，幾周歲紀。奉真祠之香火，兩痛家囏；司絶徼之貿遷，適開邊釁。妄論天下之事，慨上公車之書。雖幸徹君門之九重，猶未試鉛刀之一割。坐閲星霜之變，不知升斗之謀。壁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忘躍冶之

非，厠迹嘉賓，時遂曳裾之願。麞頭鼠目，何敢求官；馬渤牛溲，庶幾待用。賴鈞播於小物，俾客授於南州。好爲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既逃州縣之徒勞，仍有弦歌之可樂。無非僥倖，端有奩緣。兹蓋伏遇某官旋斡化鈞，主張吾道。内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於真宰，危蹤尤累於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某敢不益堅素節，不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焉知於善誘；教然後知困，顧敢忘於自强？庶上副於眷知，用少圖於報効。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啓 棟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拜；備事官之屬，遽辱生成。揣分已盈，戴恩無藝。伏念某材如樗散，身若蓬飄。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蔭，獲厠官聯。太上皇方御於飛龍，先丞相實同於附鳳。言言正色，獨輸蹇諤之忠；耿耿一心，共濟艱難之會。旋居元輔，以佐中興。依日月之末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爲社稷之謀；身後生涯，肯作子孫之計。適權臣專國而方恣，致故家無地以自容。屏迹山樊，但知畏影。冥心宦路，敢望求伸？欣逢更化之初，始興干禄之志。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聲；百技無長，不爲世用。顧時命之大謬，况拙懶之相逢。雖嘗千里以効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慨門户之衰頹。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壟。幸真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開。輒彈貢禹之冠，徑造平津之閤。回思江國，嘗叨堂下一言之知；

仰望台衡，敢敘屏間半面之愫。豈圖謙德，弗替昔時。執轡愈恭，不數信陵之義；脱袍加惠，猶憐范叔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鈍不及事，幸而得之；善自爲謀，不過此矣。惟文思名官之義，取㮚氏銘量之言。鳩燕荊胡粤之良材，督鄭宋魯吴之巧匠。居百僚之底，雖號卑微；在三轄之間，頗爲優簡。靜惟僥冒，端有寅緣。兹蓋伏遇某官吾道宗工，本朝碩輔。總衆職而稱上意，明良相會於千齡；順四時而遂物宜，勳業獨高於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臣事君以人。三握三吐，而下士畢歸；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若。務盡刈翹之術，不嫌躍冶之私。坐使孱庸，亦叨造化。某敢不仰銜恩施，俯飭司存。逢人而説項斯，敢忘此意；結草以報魏顆，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上龔參政啓❶茂良

程末技於省闈，曾叨誤聽；拜下風於帥閫，始受真知。不圖淪落之蹤，復望熒煌之座。敢陳悃愊，上動高明。伏念某學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業，惟知讀先父之書；壯忝末科，亦嘗起當時之志。但欲仕途之平進，耻爲俗士之詭隨。猥緣假吏之行，繆辱名公之舉。逮其當軸，許以曳裾。方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薰蕕既異，軌轍遂殊。碌碌不爲，頗慕望之之從志；寂寂爲爾，自甘鄧禹之笑人。豈其若將浼焉，政自不得不爾。集君卿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瓣之香，徒懷自信。

❶「汪」上，底本目録有「從舅」二字。

惟集賢之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之身，爲衆怒所歸。獨念由銓選而仕京都，初非有援；滿吏考而爲帥屬，止以爲貧。雖造物有意於提撕，而揣分但甘於静退。内省不疚，浮議何傷？克盡力於公家，庶可逃於吏責。忽傳印綬之解，是爲薦紳之憂。欲留孔戣，固已難伸於末議；不負臨賀，詎知反蹈於危機。祠官實匪其本心，化筆幾成於誤墨。襆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當此流離之時，尤爲災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陟屺之悲已深。是知膠西之行，雖曰孫洪之力也；若夫江濱之溺，豈亦子厚所爲耶？盡捐怨天尤人之私，益廣安時處順之説。擾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鬑鬑婚嫁之逼人，擾擾啼號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裳。幸逢萬物吐氣之秋，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持鑛質，來就洪鑪。兹蓋伏遇某官得時致君，以道濟物。卓爾聖朝之柱石，凛然王佐之規模。陛廉日尊，藜藿爲之不採；威望所及，草木亦皆知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哀窮悼屈，觀過知仁。顧如貿貿之來，似匪悠悠而進。念千里識韓之日，初不知蒙眷之由；而一緘薦禰之書，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政機之親秉，實爲善類之所依。遂令久鬱之情，居有求信之願。適會槐庭之虚席，共期楓陛之拜麻。廣厦萬間，將隨燕雀之賀；靈丹九轉，願同鷄犬之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啓別藁

代通王明州啓佐

恭審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雄藩之風采。自聞成命，已播先聲。恭惟某官學造聖涯，行爲世表。韋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咢瓊彝，壓倒千人之筆。才出於天人策上，名冠於龍虎榜中。蓮幕掄才，未舒婉婉之畫；蘭臺選士，已聞衮衮之登。立螭陛以書言，接鵷行而布武。俄分郡寄，遠暢王靈。以黄霸神明，止著循良之譽；雖子游文學，無關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通材，兼一時之要任。直節在庭臣之右，治最爲天下之先。飽聞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蔭。惟時鄞水，寔近行都。海匝三垂，地綿千里。清朝偃武，久無煙火之驚；潢池弄兵，或恃風波之險。近禦狗偷之盗，遠防虎視之鄰。必欲得第一流，以之爲二千石。忽聞鳳詔，更畀菟符。宿姦甚落膽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峅嶹伊邇，桑梓知歸。便道過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還闕，豈惟得子敬之氈。行據要津，以前大用。某夙蒙異顧，近别台躔。豈知閑冷之身，復拜熒煌之座。曾是堂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上之烏，因丈人而亦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啓 俊卿

上公分陝，聿嚴帥閫之雄；寒士依劉，叨處貳車之任。爰通名於下執，喜託迹於洪鈞。恭惟某官百代偉人，兩朝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堅任重道遠之心。奥學淵源，根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特，貫三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闢之秋，遇雷厲風飛之主。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贊之宜；爾爲麴糵鹽梅，尤著燮調之効。維持國是，進退人才。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王化之將復。功成而退，道大不容。麾分十國之連，地控七閩之要。故鄉在望，何殊朱買臣衣錦之榮；盛德若虛，肯爲蘇季子佩印之樂？經綸未究，威望益隆。公尚居東，行見衮衣之復；席方虛左，重膺玉鉉之求。某學術荒疎，性資凡下。遲頓不能以及事，容皃不足以動人。良弓之子必爲箕，粗守傳家之舊；吹竽之門而攻瑟，自憐應世之乖。念平生願上於膺門，而今日得游於僉府。趨風伊邇，撫己知榮。駑馬加鞭，儻緩一時之驅策；頑金躍冶，尚希它日之陶鎔。潭府靖深，暑風清潤。願體冕旒之眷，茂加茵鼎之調。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恩澤啓 衡

孤蹤何取，妄干鳳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與龍門之下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某一介寒儒，半生苦學。蹉跎場屋，徒堅鐵硯之心；荏苒歲時，有愧青箱之業。家惟四壁之徒立，野無二頃之可耕。重念嚴君，久爲漫仕。心勞王事，嘗抗塵於三紀之間；位亞郎曹，竟賫恨於九泉之下。

弟兄孱弱，門户羈單。記先友於碑陰，孰是金蘭之舊；候舍人於門外，頓驚霄壤之殊。敢期當路之知，不忍向隅之泣。念子路爲曾參所畏，固知事契之深；有山公則嵇紹不孤，尤覺義風之厚。假以手援之力，開其寸進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就。兹蓋伏遇某官夙高耆望，光輔昌辰。雷厲風飛，君臣相遇於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於中興。方將任使於賢能，顧豈遺忘於微賤。至如不肖，亦使有成。某敢不俯激懦衷，仰酬恩紀？便當銜袖以上先壟，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黄壤有知，豈無結草之報；青氊如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啓 鳳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効；塵埃俗吏，方爲學邑之行。獲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某官性資沖静，經學通明。文字五千，渺波瀾於筆下；雲夢八九，忘芥帶於胸中。[1] 早收俊造之科，徑躡清華之武。先生入太學，久居賢士之關；博士伴雙旌，乃爲刺史之半。公論甚鬱，高懷自如。登臨洪府之江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撫摩凋瘵，關決是非。似聞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贊。龐士元之展驥，其可再乎？班景倩之登仙，行且升矣。某幺微晚出，蹭蹬半生。頃辭筆楚於尉曹，復較錐刀於征筦。貳令海邦之表，脱身選路之初。任花縣以無堪，驚瓜時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曠官。非曰能之，姑試鉛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厦之千閒。

[1]「帶」，殿本作「蔕」。

代通劉湖州啓 藻❶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同，廼有登龍之幸。敢修竿牘，仰徹齋鈴。恭惟某官問望雷霆，文章河漢。穿天心，出月脇，英詞侔造化之工；嚅道真，泳聖涯，奥學究誠明之藴。周旋中度，左右逢原。歷窮千古而若在目前，泛覽百家而不專紙上。羲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爲我用。惟其蓄於中者厚，故其發於外也閎。入仕皇都，聲動百僚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聖主以斯民爲先，而中興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徑躡龔、黄。越觀二十載之間，不過三數人而止。久難其選，今見我公。矧兹苕霅之區，是曰股肱之郡。白蘋泛月，想神仙窟宅之深；皂蓋頒春，稱師帥風流之美。來紆丈二之組，密依尺五之天。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濟四海，尚鬱壯猶；刺史入爲三公，更觀盛舉。某初無它技，早與一官。徒堅鐵硯之心，猶負金籯之訓。典閩山之醝務，俄閲十年；充檇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轉丞兹邑，獲居是邦。方涓日以載塗，行束身而受察。豈惟庀職於吏師之側，抑將横經於政學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厦之庇，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趙郡王啓 伯圭

瞻帥閫於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敬；望齋旌於澤國，更容邑吏之趨風。肅貢朋緘，

❶「藻」，底本及殿本皆無，據底本目録補。

預通下執。恭惟某官璇源毓秀，嵩嶽儲神。東平之在漢京，爲善深知於最樂；汝陽之居唐室，退朝端若於無憑。宛然韋布之流，籍甚縉紳之望。惟親賢之並眷，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宫之雨露；疏封南服，不移十載之旌戲。清和兼惠夷之風，畏愛如衰盾之日。潢池赤子，憺威名於鯨海之深；大舶賈胡，傳政譽於雞林之遠。濯纓樂苕溪山水之勝，奉珍臺香火而歸。四子之官二千石，用昭磐石之宗；列侯之印十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之傒望，不妨緑野之雍容。胙新鄭之真封，分閫中之巨屏。櫜兆戟纛，益嚴亞保之多儀；衮繡貂蟬，入侍合宫之盛禮。寵光有赫，福履難量。某早與一官，本無它技。典閩山之醛務，俄閲十年；充檇李之法曹，媿無三語。兹叨貳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歌召伯之去思。自念孤蹤，適逢幸會。矧是典刑之舊，願承土苴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厦之芘，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李都大啓

高山仰德，久欲事於賢大夫；冷局効官，幸獲依於部刺史。迹雖殊於兩地，庇實托於二天。敢因告始之恭，少見投誠之素。恭惟某官風儀嶽峙，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資，學究天人之際。義嘗許國，忠不忘君。決策請行，不獨在十九人之列；論功班賞，已足稱五千騎之賢。成桃李不言之蹊，堅松栢後彫之操。爰受朱轓之寄，入趨丹陛之嚴。宣室受釐，謂賈生久不見矣；

中朝召對，歎徐樂皆安在耶。亟示睿恩，俾遷輔郡。擁麾出守，屢宣愷悌之仁；攬轡觀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貨泉之至重，移使節以按臨。盡收數路之權，悉總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已書朽貫之功，即聽召環之命。某濟南冷族，海内腐儒。辛苦半生，甘在百僚之底；崎嶇末宦，濫參九府之司。豈期樸樕之資，獲在帡幪之下。鈍金無用，尚期良匠之鈞鎔；躍冶不祥，敢覬洪爐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啓

曳裾東閣，載瞻元衮之光華；剖竹南州，復與大爐之造化。寵驚神悚，感極涕零。竊以在廣極東，以揭陽爲列郡；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鱷魚以除百世之害。坐使蠻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間。惟我皇家，尤重邊徼。正當擇士，以職承流。如某者踸踔無堪，嶔崎可笑。紹弓冶之餘習，綴縉紳之後塵。兩地監征，力較錙銖之利；六年學邑，備宣朱墨之勞。雖無健吏之聲稱，頗究生民之利病。頃罷邊城之佐，首干上相之尊。得倅宛陵，忽坐遭於擯斥；奉祠梓里，亦久就於休閑。孤迹若萍，歸棲何所？仕途如漆，跬步而登。悵毀譽之交攻，驚鐫黜之四至。息黥補劓，苟逃城旦之書；滌慮洗心，敢賦大鈞之問。會中興之英主，復圖任於真儒。自憐香火之散官，曾是門墻之舊物。念丘山之莫報，幸溝壑之未填。尋故步於鈞墀，仰勤三握髮三吐哺之禮；訴危衷於洪造，復煩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俾守海陬，以安蠻蜑。惡溪瘴聚，不妨叱馭以前驅；秦嶺

雲横，何必問家之所在。但知僥倖，端有寅緣。兹蓋伏遇某官以王佐才，爲天子相。内以緝熙於庶績，外焉鎮撫於四夷。虎嘯龍吟，弼亮兩朝之治；鳶飛魚躍，陶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亦叨任使。某敢不布宣詔旨，撫字民生？益遵父教之忠，毋怠官司之守。興瀧吏之問，敢辭行路之八千；捐國士之軀，庶報厖恩之萬一。

代謝劉提舉薦舉啓

畿邑負丞，未展秋毫之効；上臣誤聽，已形華衮之褒。恩重丘山，感深肺腑。伏念某才如命薄，術與世疎。妄嘗有志於事功，頗亦早親於經學。屢操筆硯之習，往從場屋之遊。良工之子必爲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衰遲白髮之雙親，齟齬青衫之一第。嘗延于世，遂因委質以入官；父教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念家聲之淪替，嗟世緒之彫零。敢言隱忍以就功名，但欲植立以興門户。一行作吏，亦知棲枳之爲卑；再轉爲丞，寧復哦松之可樂。困簿書之叢委，驚塵土之昏霾。應無窮之求，急於星火；酬方來之務，紛若毛鳌。但能催科，粗可逃責。當官動礙於掣肘，莅事況多於面墻。公家之利無不爲，誰爲知己；君子之仕行其義，求無媿心。曾微片善之可書，敢幾當途之肯舉？仰鄉閭之先達，方彭彭持使者之車；憐上世之至交，猶戀戀有故人之意。夫何么麽，適隸按臨。忽傳一帋之春風，爲振孤生之寒色。周章拜賜，俯僂知歸。兹蓋恭遇某官識量恢洪，風度凝遠。北宫黝之勇，一毫弗挫於人；柳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聲猷籍

甚，節義凛然。攬轡近畿，起澄清天下之志；推轂後進，稱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瑣。某敢不飲冰厲操，結草酬恩？鮒轍可憐，方賴激西江之水；鵬程欲起，更祈借北海之風。

代賀王詹事啓十朋

恭審顯膺宸命，擢處宫端。朝廷益尊，國本增固。凡在紳緌之列，舉深抃舞之私。恭惟某官學探精微，氣全剛大。聳公台之望於庠校談經之日，吐廊廟之言於殿廷射策之初。結知兩朝，傾轡四海。堂堂不撓，豈惟近古社稷之臣；諤諤以昌，信是當今諫諍之選。進以禮而退以義，用之行而舍之藏。四擁隼旟，掩漢室龔黄之迹；一登鶴禁，追商山園綺之蹤。朝廷固喜於得人，公議咸期於且相。弼諧審諭，方資李文紀之忠清；輔贊彌縫，會致房元齡之事業。某苶然無似，少也何知。備吏州縣之勞，幸脱譴何之域。貳車來止，方將掃齊相之門；召馹趣行，莫獲爲李君之御。敢馳賀牘，少見忱衷。尚祈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代通薛尚書啓良朋

拜棨戟於黟山，嘗辱老商之一眄；駕屏星於梓里，幸依夫子之仞墻。俯已知歸，陳誠敢後？恭惟某官身兼數器，才出萬人。深造道真，傳伊洛淵源之學；發爲詞藻，追舒向金玉之文。自結上知，遍儀清貫。談笑不妨於劇劇，功名自覺於逼人。握節擁旄，外著廉平之績；簪筆持橐，内爲

侍從之臣。凡建明遇事而敢言，宜寵遇在廷之莫及。盡四方而屬望，期兩地之問津。聽履而上星辰，忽驚勇退；把麾而去江海，徑作賦歸。周旋泉石之間，盤屈公台之器。謝傅東山之志，寧久遂於高懷；賈生宣室之思，行即膺於迅召。某生平無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叨貳車之承乏。十年德施，未知圖報之階；一代吏師，喜有趨風之便。始兹洗印，未及掃門。沈侯方賦郊居，輒通名於記室；龐公儻入城府，期雅拜於前塵。仲夏清和，燕居優暇。願調鼎食，以俟鋒車。

代賀趙明州啓 伯圭

恭審課績上聞，爲南國諸侯之最；寵光下被，進西清學士之聯。曾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之効。恭惟某官爲善最樂，大雅不群。風流追配於古人，被服必先於儒者。天潢近派，於周爲魯、衛之親；帝胄奇才，在漢擅間、平之譽。號宗藩之儀表，爲聖世之豪英。海沂歌別駕之功，丹丘著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不以親。奉夫人之輿，創聞盛事；送列侯之印，獨被殊恩。睠二浙之奥區，有四明之佳郡。地綿千里，海匝三垂。浪舶風帆，萃卉服獻琛之利；蜂屯蟻聚，有潢池弄兵之虞。況久集於樓船，實分防於海嶠。豈止斷匈奴之臂，蓋將扼悍虜之吭。必得升卿，以當錯節；正須龔遂，來理亂繩。既易地以策勳，果自天而涣號。賜金增秩，爰示寵於侯邦；簪筆持荷，徑問津於政路。幾京師之蒙福，見城郭之生輝。坐令風濤萬頃之間，陰受刺史二天之芘。命召公而江漢化，已知治効之

優；得李勉而朝廷尊，行聽召音之播。某戴恩最厚，仰德方深。側聞二千石寵數之頒，實同十萬户驩心之劇。恨官司之有守，望賓廡以無階。燕雀賀大厦之成，喜得營巢之地；騏驥騁夷途之逸，豈無附髮之心。❶

代上吕鎮江啓

憔悴餘生，幸叨末契。風波千里，敬謁明公。敢陳迫切之愚，仰溷高明之聽。雖云無因而自至，詎敢亡説以爲先？竊以文舉不羈，妄謂李君之有分；山公如在，定知嵇紹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爲盛事。蓋先契者古人最重，而高誼者叔世所艱。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頹靡之俗？恭惟某官量吞四海，氣壓萬夫。夙懷公輔之壯猶，早屈功名之奇志。釣璜渭水，世傳柱石之勳；取日虞淵，身與風雲之會。獨以有用之學，兼濟非常之才。精忠上結於主知，儒術下飾於吏事。發硎游刃，未見全牛；錯節盤根，久知利器。總軍儲於邊徼，仰分西顧之憂；守留鑰於行都，更任東鼇之寄。惟京口之巨鎮，控天塹之要津。坐嘯未幾，卧治自若。已聞政績之上達，側聽召音之鼎來。立懦律貪，以名節而自任；哀窮悼屈，崇風義以獨高。寒士赴之如歸，羈人倚以爲命。矧在門墻之舊，尤祈甄冶之收。伏念某身與萍浮，命隨葉薄。紹箕裘之業，不能自振於家風；厠簪紱之聯，徒以猥緣於世賞。羈蹇加人數等，流落在天一涯。憂患相仍，不及養親之三釜；飢寒復迫，焉能餬口於

❶「髮」，殿本作「尾」。

四方？比參䣜局之寮，越在瀛堧之表。方苟斗升而自活，未容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政之餘，例有譴章之及。二年于此，十口無歸。雖嘗知安分之言，亦能誦固窮之戒。然而比之顔氏，既無負郭之田；較以淵明，更乏儲瓶之粟。不求濟於旌麾之下，是自投於溝壑之中。重念某大父獲游相君之門，最蒙知遇；先人亦爲藥籠之物，屢辱生成。恩紀未酬，存殁知感。迨宵人攝職於越邑，遇明府弭節於舜江。蹤跡雖微，曾辱步兵之青眼；眷私不替，閒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輒忘三瀆之僭。大鵬欲化，固將借北海之風；涸鮒方危，且願激西江之水。

代通韓總領啓 彦直

居百僚之底，雖知仰泰山之名；輕千户之封，但願識荆州之面。幸兹末屬，與在下風。雖擁篲之未遑，顧馳緘之敢後？恭惟某官雄才冠古，壯氣横秋。當世家聲，功孰踰於八柱國；妙齡上第，名獨高於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利器；發硎游刃，未見全牛。顧大丈夫所以致身，惟明天子以爲知己。乃眷江淮之壤，實爲財貨之淵。萬竈列屯，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飽，正資鞭筭之才。爰擢貳於月卿，仍暫煩於星使。威名遠暨，城池不啻於金湯；儲庤益充，菽粟有如於水火。當邊隅之息燧，肅營壘以無譁。非惟操贏貲以佐軍，所謂不加賦而足用。簿書期會，豈久爲外府之淹；朝夕

論思，行即簉甘泉之侍。某伶俜何數，結約亡奇。少讀父書，未策勳於筆硯；早承世賞，偶厠迹於簪纓。自紆俗吏之青衫，羞見古人之黃卷。奉祠庭之香火，遽纏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又屬沙金之汰。朅來上國，猥備微官。董舳艫之轉輸，謹朱墨之出入。幸與使令之列，祇承約束之嚴。得大君子爲之依歸，庶賤有司安於職守。駑馬十駕，寧敢憚於驅馳；鷦鷯一枝，願永棲於芘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啓

拜赤舄於泰階，方深榮幸；駕緹屏於天邑，遽辱生成。退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某材如樗散，性若棗昏。妄嘗有志於功名，頗亦早親於筆硯。與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從場屋游，終阻青衫之第。强顔宦路，刻意官箴。兩仕窮邊，僅脱微軀於萬死；一參下幕，幸離小選之七階。學邑寧川，慮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試鉛刀。比改畀於除書，俾總提於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賄之有亡。誓殫一日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從省汰，何所怨尤？八歲三得官，莫霑升斗；一門四立壁，但有啼號。驚薄命之數奇，覺晚途之甚窶。顧已往之迹，了如蒼狗之浮空；閲去速之辰，常若白駒之過隙。髮種種以如是，身遑遑其何之。幸宵人未填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會。勢殊霄壤，契篤金蘭。傳好語於西山，跫然有喜；進孤蹤於東閤，歡若平生。窮猿方急於投林，駑馬但知於戀棧。周旋久矣，委曲從之。三握三吐，而謙德不衰；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官不離於都下，職況

忝於治中。惑於多歧，初類亡羊之牧；未必非福，今成喪馬之翁。頂踵知歸，丘山莫重。兹蓋恭遇某官爲天下宰，負王佐材。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適臣主相逢之日；受命長矣，茀禄康矣，佐國家無疆之休。大開臯正之門，共築太平之址。惟賢者在位引類，而上臣事君以人。凡厥有知，誰無附鳳翼之志；顧如無似，亦叨展驥足之榮。某敢不仰戴己知，恪居官次。飲冰厲操，懼爲門下之羞；結草酬恩，敢後古人之報。

代通李縣丞啓

始爲刀筆吏，愧居棲棘之聯；獲逢君子僚，行侍哦松之樂。顧惟幸會，殊劇驩悰。伏惟某官秀毓山川，慶鍾閥閱。學淵源而有守，才耆駻而不留。致身於紅蓮幕中，舉無遺策；書名於金閨籍上，益著休聲。仕不擇地而安，丞有負予之嘆。立吏行之鴈鶩，豈端使然哉；造朝列之鴛鴻，殆亦非晚矣。某江湖冷族，簿領下僚。父教之忠，粗可律身而執質；學失其道，徒嗟蒞事之面墻。疐尾跋胡，轉吭觸諱。一邑無不當問，肯例以嫌；三人必有我師，願提其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禮　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幽間秉操，素知蘋藻之誠；而某長孫某孝謹傳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爾，夫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爲有室，遂成合巹之歡。敢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於渭陽，慙非酷似；尋世婚於高密，茲謂好逑。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某人素鍾淑質，久閑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彌甥，不待東床之選。蚤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既無嫌於齊鄭；傳之孫子，俾勿替於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諸欣然。屬事緒之因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維鵲有巢，正欲資於内助；迨冰未泮，深有望於來歸。方當相忘於江湖之中，可以盡索於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鴈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某男粗修子職。既無嫌於齊鄭，將永好於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觀結縭九十之儀。

内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敘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兹始權輿。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閑姆訓，從子某粗習家傳。了無耦鄭之嫌，乃有齒任之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禮具存，何妨三者之備；官占云吉，尚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爲研席之交；臭味不忘，兹遂松蘿之託。欣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某人詩禮素傳，稔聞於父教；而某女子蘋蘩是訓，未習於婦容。喜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室有家之伊邇。潘楊方睦，當預卜於三星；吴越相望，尚將杭於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縱心，猶有愛孫之念；爲之求耦，幸逢列鼎之家。某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人幼踈姆訓，未習組紃。荷鴈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又鄭府云

「既無齊鄭之嫌」。

淳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遊之相遇。況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懷歸養之思。男女及時，幸勿愆於柔日；幣帛將意，媿不辨於多儀。共存素風，一洗末習。

季舅弟三女許顧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某人秀出輩流，方謹詩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壼，未閑纂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鴈幣。一言决矣，正須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縭之戒。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某人素習婦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某人粗傳家法，適得八世鳳凰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於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於貽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況是太史公之外孫；某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家之《女誡》。知鳳鳴之協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之門，媿不盈於百兩；願爲有室，庶仰望於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游，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況一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某蚤傳詩禮，尚餘獨坐之儒風；某女幼習組紃，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協鳳鳴之卜，首勤鴈幣之臨。佳耦曰妃，但覺門闌之喜色；同聲相應，尚何媒妁之多言？

次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協吉，茲諧嘉耦之求。一笑相過，片言而決。伏承某人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而某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禮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淶請婚陳氏書

潁川譙國，均著聲稱；孟公君卿，俱爲游俠。相望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某人柔婉有聞，素閑姆訓；而某孤煢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吴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某人出鄞水之外家，遂歸于

我；而某男某生台山之傳舍，爰取於吳。既無非偶之嫌，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締交於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徼福於東樓公之裔。

書

答綦君論文書 更生

某講聞儁譽久矣，茲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文章大體，筆力袞袞，大過所聞，幸幸甚甚。某少習舉業，不過欲應有司之求。作吏以來，雖粗有意於此，而精神多敝於無用。宦游往來，忽焉半百。重以二三年間憂禍薰心，偶然不死，以至今日。舊學本自無幾，益覺荒落，尚何足以言此？而厚意不可虛辱，試吐一二，相與質正之。來書謂長江東流，不見其怪，瞿唐灔澦之所迫束，而後有動心駭目之觀，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之性本平，彼遇風而文，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川之險，皆非有意於奇變。所謂湛然而平者，固自若也。灔澦之立中流，或謂其乃所以爲平，此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亡也，與天地同和，可以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紀其精者，謂能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爲聲之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謂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其亦異於後世之樂矣。妄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於奇，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於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恠恠奇奇」，文公亦自謂「恠恠奇奇」，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爲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

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於正，至其所自爲文，往往奇澁難讀。豈平者難爲工，奇者易以動，文人習氣終未免邪？《典》、《謨》、《訓》、《誥》無一語之奇，無一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觀聽，要必有太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爲文之正體，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静，過者以爲無奇，必見高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間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爲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賈島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不近於哀以思者乎？某本不敢爲人言，言之而極平平，❶視來書豪壯頓挫之氣，亦甚異矣。人之少而壯，壯而老，如朝氣之鋭，晝墮而暮則歸。某方墮而將歸，欲以當足下之鋭，宜其説之不相似。然時時讀足下之書，以作其墮，足下亦味某之言，以趨於平，亦朋友相資之義也。豈惟文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旦之氣，顧豈有一豪之不平？古人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意安在？幸併思之。多言媿甚，惟足下亮之而已。

上宰相書代叔父

某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爲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窮冬沍寒，萬物憔悴。春

❶「而」，原殘，墨筆補字。殿本作「又」。

回自東，一元磅礴於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株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荄餘潤，猶未自絶於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爲之融液浸漬，費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於衆卉，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於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某官弼亮兩朝，經略四海。巍巍勳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内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材，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閤爲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匹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敢不投誠於造化，而俟其生成哉！某受才最卑，賦分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劇邑，一佐邊郡，雖綿力不足以爲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自守。庚辰之春，仰干光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倅宣城。方且自喜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罷之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株枯株，大費造化之力。大丞相秉化爐於上，枯者吹之使生，肯使某遂老於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蘖於今日而備用於後。雖吹之噓之，若私於小物，而亦豈有累於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縻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代人

天地萬物，惟其時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然於卦言時必大其義，用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機而不及時，以爲機即

幾也，竊以爲不然。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機者，似時而非也。言機則近於人爲，氣象迫促，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則付之於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爲奇爲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天之於物尚爾，而況於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欲以智力運元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時之當然。我之用捨，時也。事物之芸芸於前者，亦時也。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然後不煩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爲求之邪？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海之求於相公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者爲，❶曩者猥叨龍虎榜之下陳，則固已爲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知遇。相公之欲提撕於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某辱在泥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於相公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兹矣。而某適在心制中，杜門海嶠，寔不敢求聞達於時。今者收召魂魄，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兹非某之時乎？敢誦言所聞於平日者以獻。古人曰「君相造命」，雖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進之。某

❶「者爲」，殿本作「爲者」。

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益有不容自已者。❶干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代范孝隆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與禹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也。天下之飢何與稷事，稷豈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拯天下，凡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也。公卿世家爲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户？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爲仁人之用心。況夫己已立而人或未立，己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

恭惟某官懷絶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學。文章雅奥，足以規姚、姒；謀謨忠嘉，足以配臯、稷。領宥密，參機政。天子虚席而論相，❷閤下其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勳業譽望爲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偉，具在史册。子子孫孫是續是似，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閤下。閤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内，優游都城中，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歆豔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

❶「益」，殿本作「蓋」。
❷「子」，原作「下」，據殿本改。

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閤下之光于前人也。閤下以王佐自負，一意於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爲事。然如閤下之爲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弓冶之餘，而弗能修播穫之職，顛沛流離而叫呼扳援於門下，閤下其念之也必矣。

伏念某先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干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紹興中興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闒茸，又不能少自振拔於縉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爲命，又皆困躓連蹇，碌碌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達？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而門户衰落，遽已至此，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壟矣。罷官三年，固窮田里。非曰絶意榮望，顧當路未有爲之地者，故不得已而爲此待時之計。一日有聞於人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之孫曾也。某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瘳乎？」或曰：「子於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位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爲往必得所欲，何耶？」某應之曰：「吾聞蔣公之爲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與魏公相去四世，巖巖相望如此。某親先丞相之子，❶而没没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我者。」故今日之來，索手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德於不報之所，引手於内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於世。士之歸心於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❶「親」，殿本作「爲」。

上洪丞相書代表兄孫公和

某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於魯。管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於齊。方二子之爲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於徼福，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然愛君合禮，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逆知於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効小忠，徇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徇國，建大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爲於時。天亦媿之，必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子而已也。

恭惟先正内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黠虜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鸞馭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耎蓄縮，爲保家室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仗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時德望固已聳服夷裔，而專對正辯，又足以彈壓屈强不廷之虜。故雖間關險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愧犬羊而奪之氣，卒之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煙火警，誰之功也？上天助順，佑我國家，爲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昭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爲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而示爲善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讒人罔極，一斥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能

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某官以丘軻之學，負伊吕之材。周旋外服而隆巖石之瞻，翺翔華要而結兩宫之眷。比者槐鉉虚席，久至閲歲，此古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顯望。卒之覆金甌、秉魁柄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决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於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於此不爲無意也。

某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先吏部某早受忠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於尺牘。先吏部流離兵火之餘，故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之書藏去巾箱，爛然可覩。先吏部既捐館舍，某雖無似，亦知寶祕，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爲不厚，亦以少裨門下手澤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爲有因也。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鞏國勢於千載，而衍家慶於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内傅，將不足爲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終於一郡。人亦歎其餘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能少振于後。宦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親垂白，菽水不繼，猶强自植立，以苟斗升。得官安陸，困於遠次之官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携孥累，爲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然喜懼之年，惴惴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爲親榮者，尤切切於中。仰惟閤下仁慈藁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興哀於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餘力，一振於窮困之地。則高誼絶俗，寒士歸心。某亦當摩頂放踵，以効萬一。九原有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閤下哀之。

上趙憲書代趙推

某聞疏不如親，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曰「瓜瓞」，曰「葛藟」，親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爲私。人皆曰：「周以宗强。」噫！宗故可以爲强也。宗而非賢，其何以强？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焉，天下不以我爲私乎？「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强，蓋以賢强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禄廪，務極隆異。親親之道盡，賢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於是設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日以益衆，❶與寒雋並驅争衡。天子又搜舉其尤才能者，擢寘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某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峥嶸，沮乎金石。閒、平之儒雅，勉、石之事業，閤下誠優爲之。在中爲鯁亮之臣，在外爲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爲稱首。朝夕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顧爲閤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儻從州邑之吏，視天族之可以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俾有以自見於世，則親親之道，賢賢之義，足以仰贊朝廷之盛矣。某踈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爲寮于兹，亦幾年矣。廉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爲終身

❶ 「日」，殿本作「因」。

羞。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於進，蓋未有當世明公以爲之引重也。閤下按臨，曳裾旅進，天壤勢異，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於自獻者，誠以閤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矜憐。儻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於宗英，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某之寸進有望矣。故某平日之不敢爲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親望門下也。古語有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於舉士之際，多以垂成爲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爲可惜，然所以致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於門下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代人

某聞念子桑之飢者，有裹飯之仁；憐范叔之寒者，有綈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卹，達則相引。或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絶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封叔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爲美談。寥寥高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聲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興之功。而獨於故舊之情尤爲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道，而振風教於千載之後也。伏念某門緒衰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録。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連蹇，絶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

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林，待次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夫率皆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與爲比。痛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進愈茫茫矣。分奇才薄，失於初計，尚誰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然者，賴有閣下。使某不於今日伸喙而一鳴，是自棄於溝壑也。方閣下絃歌武城，先君宰剡谿，獲與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遇爲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於此極，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而某也微賤疏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末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嚮者閣下擁麾毗陵，某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之厚，謂某爲故人之子，有惻然興憐之喜。今也某之窮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耳。今日之進，不爲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於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幸甚。

上宰相書 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楩柟檜栢之屬，不責其拱把椽杙之用也。生於陰崖絕壑中，風雨之所侵蝕，霜雪之所摧抑，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百年而以爲棟梁而不撓。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爲巨室者，棟梁之外，根闑扂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材之法焉。若樸樕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於膏

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茶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才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奇，學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茹於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亦思有尺寸以見於世。比仕中都，自計司而爲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爲勞且冗。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孱謬，獲戾爲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搤腕太息，知其冤而莫敢辨。某亦不敢自明以速大何也。坐廢田里，于今五年。堂有八十之母而闕旨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樕之才，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戕，置之陰崖絶壑，將遂摧折於無用之地，是大君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某官以不世出之才，輔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夫於一舉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屈彊不廷之虜，如鳳凰麒麟一出，而鴟怪狐妖自然逃遁。陰受相公之賜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猶孜孜以人材爲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也。重念某孤危之迹，屢玷大造，而公相寵遇撫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棲棲如飛鳥之依人，人將憐之，而況公相耶？噫！某之此來，則窮甚矣。公相遂收録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槁項黄馘，與糞壤俱

腐，雖欲縻捐以爲門下用，終不可得。録之棄之，某之命懸於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鈞慈，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書

答朱晦菴書

某伏自壬寅夏間修敬紹興臺治之下，伏蒙與進，加以宴犒，獲侍博約之誨。未幾先生賦歸，某亦繼遭外艱，沉迷憂患。後數年，赴官永嘉，才聞台旆造朝，已復還山。後知起鎮臨漳，俱不得一拜記史之問，請違台範，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隸知仰。歎慕師席，無由進拜。時得門下所著作，誦詠探索，尚庶幾在弟子之列。仰惟名德，爲一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媿。嘗見講筵班退，黄夕郎對人浩歎，或問之，曰：「好一箇去處，吾曹冒處此。如晦菴乃不使一來耶？」某學殖荒踈，無所可用。三入脩門，推遷至此。進無補於君上，退不能寧其親。蕪纇之詞，不足以代絲綸之言；孱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日坐針氈，未知自免於戾者。表兄陳舍人之子赴楚州户曹，一見即言嘗拜床下，蒙齒及賤姓名，固已慙惕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傾蓋如故，亦言軫記之意。晚出何以得此？季通定交日淺，而得益已多，而況得親炙於先生乎？諸公方謀以麾節强起門下，庶幾因得伏謁以遂師承之願。因季通歸，敢此少見悃愊，不敢累牘以爲苛禮。顧雖承顔接辭未有其便，或以爲可教，欲得警誨，使

知所歸，不勝幸甚。《易學啓蒙》之書，反復熟觀，無從叩請，亦託季通寓下意一二。何當摳衣以請，伏紙馳誠之切！

答杜仲高書 㫋

某向者天街一别，忽忽四五年。兹辱惠書，以慰以荷。某杜門却埽，荷上恩再畀祠禄，仰以奉九十之親，俯以自適不肖之軀，不翅足矣。況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醮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況可知，近方稍安。「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但當虞侍㴱下。暇日則以故書遮眼，而昏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自娱，奕棋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經意。來書論出處大致，意甚篤，詞甚偉。佩荷雖深，然非所敢當也。寄示新詩，快讀降歎。《杜詩集注》等書恨未盡見，《發微》一編誦之數過，卓乎高哉！賢父子真足以發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所及。來書云云，姑置是事，且説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之詩，韓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夫水墨積習之工，類不甚至。唐人多能書，歐、虞、褚、薛是其尤穎異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終不足以望右軍閫域。若詩與文，可以力取而强進之耶？詆之爲村夫子者，固自難言，然王荆公以爲與元氣侔，蓋極言詩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像，再拜涕泗流」，正爲《茅屋爲秋風所破》歎一詩用意之大，東坡謂自是稷、契等輩口中語，正謂其語似稷、契輩爾。《唐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皆極口稱其詩。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之妙，别是一種肺肝。兼備衆體，間見層出，不可端倪。

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以爲詩人冠冕。後人著意形似，亦有可雜之詩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絶塵，雖諸名公，恐未免瞠若乎後，此難與不知者道也。然擬人必於其倫，以言取人，先聖所難。若直以上比禹、稷，與孔、孟之進退，則亦愛之過甚。此老如在，亦未必敢當。鄙見如此，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究也。如「中自誅褒妲」，前輩嘗稱之，而陳將軍之不没其實，未有人能發此者。《發微》如此者非一，末篇尤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非詩之大節，因併及之。《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四明舊有卞倅養直圜爲注甚詳，竟不得其書。嘗與之論及此，亦止云：「意其偶有積雪爾。」蓋花門即回鶻也，某嘗考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雪然，不既多乎？以此意讀之，方覺語意精彩頓别。又嘗與蜀士黄文叔裳食花椑，因問：「蜀中有此乎？」黄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黄知橘柚來』，極爲佳句，然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黄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椑也。問之土人，云工部既誤以爲橘柚，有好事者欲爲之解嘲，爲於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似』，一本作『山水』者是。蓋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趨南，横流而東，後折而北，❶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内，如河内然。地勢平闊，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處，對面即錦屏山。蓋山如石黛，水如碧玉，故云：『嘉陵山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

❶「後」，殿本作「復」。

因依。』真絶唱也。」此皆前所未聞，恐可以助異聞之萬一，又信乎不行萬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爲報，惟爲遠業自厚。會昆仲併道甫問信爲荷。

答柴殿院之子㮚**書**

某承長書之貺，且示以事目甚詳，區區非不知之。某自叨典選，凡滯案至前，必究觀之。可行則屬使胥輩施行，若必不可行，求其説而不得，則必悉以底藴明告之，使知其決不可以倖望，息心而歸，且曰毋徒爲逆旅也。是皆未嘗問識不識，求盡吾職而已。況如先殿院厚德前輩，幸及同朝，今見賢子來理遺澤，豈不願奉周旋？重蒙垂諭，不得不詳布之。遺表自從官之外，舊日惟中奉中散大夫以上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持服時，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捐館，則尚可料理，捨此則無説矣。何也？以爲帶貼職朝議大夫與不帶貼職人事體一同，則某之外祖汪公帶直顯謨閣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恩澤，蓋無此法也。來教所謂一職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未聞也。以爲已該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苟未授告，猶朝議也。某之親伯父紹興三十二年已下磨勘，告未及下，而終於朝議大夫，亦不敢求遺表，蓋告未下則無緣可得也。觀尊意所以未能決然者，以猶有虞氏之例也，亦嘗爲之求其説。虞君終承議郎，無可得遺澤之理。以其寓直龍圖閣，乃在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時有人爲之地，以其寓直之高，故特與之致仕一名。若先殿院所寓之職，則猶在朝奉郎之下。況已得致仕恩澤，而欲以此

更得遺表一官，求之法例，無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明告，徒使左右久旅營營，則某之所不安也。病中草草，授筆吏以爲報，切幸加亮。

答趙共父書

《易補音》之作，所謂鮮不抵掌指爲迂闊，誠然誠然。某雅好吴氏《詩補音》，今者皆取其説，然尚有當言者。

如「幡幡」之下注文用之不盡，似有未圓處，不若全用，或節去不甚親切者。如「即鹿無虞」，不叶「中」字亦可。若以音「五公」，謂《詩》叶「蓬」、「豵」，則上音「葭」、「豝」又尚何叶？此一音可去之。《詩》必有韻，《易》則有不必叶者，又不可强通也。「車」之音「斤於」，韋昭之辯，只得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難曉。《艮》卦「薰心」，思尋切。此不可曉。如此則是本音，非叶也。注中引《易林》、《太玄》乃叶「隣」、「民」，豈誤音耶？《小畜·象》「獨富」，乃取《詩·瞻卬》補音内引《老子》二項，「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叶「富」，吴氏之意不可通，不若易之。大率古語多韻，跋語所謂「言出而聲諧，❶辭比而響順，不待勉强牽屬而自中音節」者極然。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補音》首論「服」字，方悟《漢書》「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作「蒲北切」方可通耳。

吴氏以《集韻》爲據，而不深考《説文解字》之書，如《碩人》「盼」字，注文未爲甚當。

❶ 「言出」，原殘，後人墨筆補「韻叶」二字，今據殿本補。

《説文》：「盻，恨視也，从目，兮聲。胡計切。」「盼，《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聲。匹莧切。」「眄，目偏合也，一曰衺視也。从目，丏聲。莫甸切。」三字甚明。蓋「盻」如《孟子》「使民盻盻然」，「眄」如「老商之一眄」，又「眄庭柯以怡顔」。以「匹莧」一切爲與「倩」、「絢」二音不相叶，又似太甚。若「眄」則幾不成字，則以不考信《説文》之故也。姑舉此一端耳。江不與陽、唐相連，而綴於三鍾之後，上、去、入皆然，蓋古音江，音工。謂之轉聲，與東通，亦有據否？有疑處必有考證，方可決然定説，不然寧闕之爾。每疑十二齊不綴於支、脂、之、微之後，而與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久不得其説。後因觀《後漢》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萬事不理問伯始」、「五經紛綸井大春」之類，皆是七字爲句，而四字一韻，下三字一韻。若「天下模楷李元禮」，❶方知「楷」與「禮」叶，齊之所以近佳、皆也。非好古者亦不語及此，不知者不止謂迂闊而已。來教所説《屯》、《離》、《蹇》、《乾》、《隨》、《臨》、《噬嗑》、《革》卦中諸字，今本既叶，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乾》之「若厲」等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强通。只如「潛龍勿用」、「亢龍有悔」、「見群龍無首，吉」，雖欲通之不可得也。但當採吴氏之説，通其可通者足矣。如晦菴之説，亦及叶韻。《漸》卦上爻以「陸」爲「逵」，雖改經文，於「儀」字却叶。《雜卦》之末，蓋雜而又雜，不可終窮，自「大過顛也」而後更不復反對。坡公疑之，改從反對，大非古意。觀其韻

❶ 「楷李」，原殘，後人墨筆補「楷陳」二字，殿本作「楷李」。今據殿本及《後漢書》補。

叶，可見非差，如「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可求反對乎？此皆晦菴之説爲是。

若「實」之從去聲，則似未然，更須詳考，此亦未暇。入聲之叶去聲，恐無此例，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爲「讀」，豆。「復」之爲「復」，扶富切。「覆」之爲「覆」，敷救切。「宿」之爲「宿」，秀。無有從其本字之去聲者。盡入聲韻中，只有「厭」入、「厭」去二字通用本音，却是實有此二字，義又不同。「實」爲去聲，恐難從也。如伸「正」當爲「敬」，「比，輔也，比吉，下順從也」，《履》、《艮》、《同人》卦首合別著卦名，《賁·彖》「天文」上闕文，《旅·彖》兩「小亨」當是衍，來説皆然。但流傳已久，不可輕改，然亦不可不知也。某又別有跋語，見他紙，可用否？午暑連日，揮汗方能辦此。餘不暇及，亦不可爲不好者道也。

答徐敬父書

某辱示及「主敬」扁榜艮齋真蹟、文昌章公跋語，固深歎服。然不敢著語者，頃竊聞之太府卿王公，字正之，某姑之夫也，嘗言此字本翼祖廟諱，雖已再經祧遷，而在臣子終不當以此爲名字及齋室之名。張南軒以此爲字，卿不以爲然。某又嘗見文潞公帖，或勸以爲翼祖已入夾室，可復舊姓。潞公云：「老夫弼亮四世，未敢遽改。」蓋是時猶是七廟也。徽宗朝立九廟，翼祖復入廟祏，又以爲諱。後至欽宗祔廟，始復祧遷。省元錢敬直，永嘉人也，某忠告之，遂改「易直」。此不可不知也。恃臭味相予，敢及此，切幸加亮。

答趙郎中書 崇憲

某久不嗣音，正爾馳仰，辱書翰，以慰以荷。蒙示諭濂谿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甚休。謹爲寫四字去，但「谿」字當如此寫，「溪」出於陽冰之變體，非古也。二者俱寫去，惟台意所擇。「濂」字有少曲折，見之别紙，望詳覽。九江古郡，於今爲重鎮，幸有周先生之遺迹，表而出之，又使士子得以館穀於其下，儒風自此愈興，賢使君之名與之無窮矣。某衰瘁，求去未得，尚爾勉强。草草修報，不究欲言，併幾台察。

濂谿之「濂」，字書所無。某少時見林侍郎黄中知江州，曾作《濂谿祠堂記》，今想尚有石本，便中望以寄示。其中亦似説「濂」字如元次山之「㾄」、「峿」、「浯」，出於意見。近歲得晁氏參記許氏《文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濂徐力鹽反，唐力簟反。从水，从兼。徐本曰：『薄水也，❶一曰中絶小水。』唐本曰：『薄冰也，或曰中繩小水。』❷又曰：『淹也，或从廉。』徐本闕『濂』字。按《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曰：『濂水静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从『兼』者，亦古文『廉』字，非兼并之『兼』。」以上皆以道之説。徐本謂今世所行徐鉉所定《説文解字》也，以道得唐人本，時以校其不同者。某按《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夏三月云在濂

❶「水」，殿本作「冰」。
❷「繩」，殿本作「絶」。

水」注：「溓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於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溓，廉檢反，水静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曰「或从廉」，則非無「濂」字。晁氏之書甚佳，止有三册，若因刊之，尤佳。

答楊敬仲論詩解

某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於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説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而欲人之言，某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予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　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反」，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訏」，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

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説而不獲，又轉音爲剡，又轉字爲棪，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説文》：「𪌝，長味也。从㫗，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訏。』」徒含切。又𪌝，篆文覃省。」潭，《説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説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却無深義。字書凡有意者，如人爲爲「僞」、人言爲「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王荆公《字説》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會意，故有牽合强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剥棗」，「剥」音普卜反，荆公以爲養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群兒相呼扑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考之。

《鵲巢》：「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鴶鵴者乃居鵲巢，爲鸜鵒。魯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❶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謡曰：「鸜鵒跦跦，公在乾侯。」矧鸜鵒亦鴶鵴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鴶鵴」，《方言》云

❶「二」，原作「三」，據殿本及《左傳》改。

「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鸜鵒亦有之，而鸜鵒身色黑，戴勝身色毦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布穀其音渾然，鸜鵒其音亟然。穫穀毛毦頭有斑者。李氏亦以鳲鳩爲鸜鵒。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鳲鳩之爲鸜鵒甚明，浙人呼爲「八八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鸜鵒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鳲鳩之刺不壹，正謂鸜鵒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鸜鵒，吕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習舞，以日中爲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俁俁，德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説也。女之耽兮，不可説也。」耽，樂也。説，解説也。今俗説亦以女淫爲大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説，「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説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説矣。

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君子。

《兔爰》：「雉罹于羅。」❶　雉文明比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罔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於罪。言文明，則意差。

《蘀兮》。　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　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内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强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咮。」　鵜鶘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群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禄而不得禄。

❶「罹」，殿本及《詩經》作「離」，二字通。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禄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説爲長。「不遂其媾。」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董曰：「《集注》作嬒。」蔚，文也。南山朝隮，蝃蝀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隮喻淫縱。淫縱者惟其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孌而自不説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答，蓋不樂於静正，而放於情慾。季女者，年少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説之則失所，至於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者飢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説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説猶雅馴。今爲一「媾」字、一「嬒」字，又「婉孌」、「季女」，遂生此説。然「朝隮」實非蝃蝀也。彼《蝃蝀》之詩首章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隮爲蝃蝀，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

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隮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者，寒氣勁發，萬籟盡鳴，如觱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觱栗。」謂烈風吹籬端之虚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只如此説足矣。觱栗乃胡樂，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爲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傷人也。豳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豳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説。

《東山》：「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毛傳曰：「垤，蟻塚也。將陰則穴處先知之。❶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塚。」「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嘆于室」，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

❶「陰」下，殿本及《詩經》毛傳皆有「雨」字。

亦未明，皆不見「于垤」之義。惟胡德煇珵《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釋『鸛鳴于垤』，❶謂『垤』爲丘垤，非蟻塚。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蟻塚有極高大者，如冢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蟻垤而鳴。」蟻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説得「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嘆于室」意聯于上。《孟子》所謂「丘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蟻冢。下王洪盤馬于蟻封，亦謂此也。

《狼跋》。　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疐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疐？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❷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説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爲盡也。嘗得其説於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遶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

❶「垤」，原作「姪」，據殿本及《詩經》改。

❷「興」，底本及殿本皆作「與」，據《四庫》本《程氏經説》改。

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説最爲得之。

《常棣》：「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合。孥，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説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爲樂，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於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凄也。凄凄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棲棲，簡閲也。」蘇黄門：「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然以爲棲棲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温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惟善

御者兩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黄門曰：「『四黄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嬖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焕然。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曰：「禱，禱獲也。」禱未必爲獲也。云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爲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爲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於馬祖，不必專爲獲，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與厩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漆沮之從。」《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説治水，此詩自説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籸盆」者，庭燎歟？籸，麻滓也，音誂。毛傳爲大燭，未安。

今説亦未安。籸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顔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

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於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却非紙盆也。

《斯干》：「如跂斯翼。」❶ 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甍，兩翼如二霤。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❷ 若如今説，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説，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慴。但聖智雖不慴，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説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於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於入犴獄也。云云。民窮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邪？」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前輩大率如此説，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黄，桑扈竊脂，棘扈

❶「跂」，原作「跋」，據殿本及《詩經》改。下「跂」字同。
❷「立」，原作「交」，據殿本改。

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鳲鳩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黄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於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明試桑扈。❶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卜，則意差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内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内温縣，是東都之畿内也。春秋爲公者多是畿内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此説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辯此云：❷「周之畿内無所謂暴者。」更當考。

《巷伯》：「捷捷幡幡。」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於何代，更考。

《北山》：「或王事鞅掌。」在腹曰鞅。

❶「明」，殿本作「以」。
❷「漁」，原作「愚」，據殿本改。

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爲鞅掌。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轡靷鞅靽，皆在馬之身，維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襻，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皆作「璣」。

又答論易

某何敢言《易》，閒有聞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問，以口耳之所得録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踶齧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某比自同朝，初欲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藏若虛，亦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稍承教，蒙以《莊子講義》借示，遂得以窺見素藴。每切感歎，謂請益未艾也。忽爾去國，爲之恍然。亟令傳寫，元本九册，謹以納還，伏幸視至。聞尚留關外，無由執

別，尤增悵惘。平時讀蒙莊之書，安能如執事用工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鼻間栩栩，則造詣可知。略閲《講義》，開發爲多。然亦有一二鄙見，疏之別紙，更望示誨。治萬里之船，何時可行？尚容別布。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郭象云：「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卧，未有以異於人也。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謂超然萬物之表，而萬物無與爲對者也。隱几雖自若，忽然有覺，則今之隱几者別是一人，非適之隱几者矣。「昔」猶適也。故子綦善其問，且曰：「今者吾喪我。」

「吾遇天難」。《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按《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造之難也。竊尋上下文，恐不爲此。前曰「天忘朕邪」，後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爲天矣。《講義》亦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之爲天。」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弗知」，又三年，願聞一言，而鴻濛遺之使歸，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等言。不必求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殙。」《講義》云：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以瓦注爲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智巧。以帶鉤爲注，得失之心漸重而憚。以黄金爲注，則得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錢物爲注，王冀公所謂以陛下爲孤注是也。

然《莊子》前此説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者亦不至以瓦爲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玉抵鵲、金抵鼃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鈎抵之則已有憚心，以黄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内拙也。鈎亦刀之異名，如吴鈎，是亦不必帶鈎也。

答徐丞書 適

某比爲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壯公事實，伏讀不勝歎仰。靖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爲恨。迨五路之失，執節守義者衆，人以爲關陜多豪英而然。若忠壯生於太末，而忠勇兩盡，是無待而興者也。馮通奉之狀之誄，范君之傳，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麈》第三録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而下至「少厲偷俗之弊」，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紙頃歲」而下至「有道處士迴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邈是其鄉人，而爲此奏，是又不然。此文之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謚，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仕于朝，爲宫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有此奏。今當易去「蕭參政某奏請」六字，而改題云「王通判明清《揮麈》第三録」，則爲得之。恃臭味相予，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北山所作誌銘編入，則尤爲全備也。併幾垂照。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銘

胡德容安静室銘

民生之初，未嘗不静。私慾害之，群邪交騁。不操而存，必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異端，寂滅清浄。死灰不然，何有於應。寧知聖心，塵不著鏡。姸媸坐分，不將不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求静得擾，薰蕕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誰與歸，將求安定。

趙振文毋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邈。下欺乎人，意其罔覺。事親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爲昨。推此而行，餘裕綽綽。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閲三世，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邸，未聞一璧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磨以禹圭滃雲起。羲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詩史。淮水不絶璧不毁，書種綿綿尚百世。

贊

伏犧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歟，以治以察。手持圓蓍，畫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卧。論議觸海翻，聲名塞天破。百謫九死，一豪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吕真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横飛，萬里瞬息。傍人道是吕洞賓，堪笑旁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爲人，只有照管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

休，山林如許盍歸去。惟有媿處便須攻，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崚嶒，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碧樹增兩。海岸孤絶，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會清賞？援琴對之，萬壑同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歟先生，嘉遯巖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宴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既笑而嘻。此身見在，何以假爲？先生粲然，徐曰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罄，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不槁。予實敬之，蓋宣和西洛之貢士，而淳熙宗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真贊

綸巾野服，河目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於九殞之餘；銜盃漱醪，真欲遁迹於千載之後。是將傲睨塵埃之表，蓋隱於藥而逃於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韋布而有素宦之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之色。是將坐安輿，脱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翺翔，而逍遥乎仁壽之域者耶？

叔韶弟畫贊

是何爲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數千里而氣益增，虀鹽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起連桂之墜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失布衣之高，是將斂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風摽秀整，興寄高遠。澒洞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沉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弦而送歸鴻。蓋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訥於詞，爲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暢命生，卑退德生，清净道生，慈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遂爲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笻者誰，曰小馮君。謂爲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爲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册之工，有能試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鍾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宦學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資禀如此，毋曰賢於俗人斯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真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襲清敏之餘慶，傳黄梅之家學。弟兄怡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雘。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溉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簞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撲。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兒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之膏肓又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游。❶噫！九京其可作耶？

❶「游」，原殘，據殿本補。

從子澤修净業以彌陁像求贊❶

彌陁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覿面見。莊嚴五彩，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净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與佛無二。事母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衆，今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養，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爲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刻之天竺。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以之中，天然者存。擬議則錯，思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紛。直教喚出南安巖主，也只解説無門。風鈴摇殿角，柔櫓過江村。

❶「求贊」，原殘，據殿本補。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爲人。惟兹律儀，尤切於身。仰止南山，與佛無閒。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爲靈芝。持律益嚴，護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奉之尤謹。今有日本國僧俊芿，慕南山靈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畫二師之像，求余爲贊。芿公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既得其説，欲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儒曲禮三千，散亡多矣。然見於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説乎？歸矣，使律之一宗盛行於東海之東，于以補教化之所不及，其爲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真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却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槌弄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横説竪説，都不見文忠之文。若是金剛圈渾身透過，栗棘蓬作一口吞。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真箇了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谿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儔。萬論千經，縱横受用。一段辯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一别九年。再見似黄面老子，依舊説教説律説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湖水，却成火裏打秋千。季札掛劍於徐君之樹，吾亦説偈於老師之前。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爲余欣然也。

鑑堂昕老贊

咄這老頑，頑於石鐵。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裏翻身，當機便摎。若教撾皷説禪，也會七七八八。咄！把似口羅舌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巖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携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絶僅如綫，命脉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掛。誰模其形，强爲描畫。是見佛便呵，見祖便駡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霸。更要注脚，我則不暇。爲此老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許，而精爽猶爲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無比。庵空無人，雪銷

成水。若道成水，流轉未已。一點洪鑪，永超生死。

英老真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鐵柱杖。栖雲庵中若將終身，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不留；大厦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古錐，要與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益茂。火冷雲深，松枯鶴瘦。對鬼神而獨説，有飜河之辯口。人望爲大道師，終不出一隻手。邁祖風之高絶，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蓋前有顔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瞎堂遠老贊

少識師於柯山之菴，晚見師於靈隱之南。荆棘林中，吞栗棘蓬；觀堂深處，見古瞿曇。雲歸列岫，月印寒潭。真圜悟之嫡子，而杲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真贊

清净緣深，塵勞念絶。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横説竪説。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問資深話，自得元無古與今。

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逢原作麼逢。遶寺尋山無好處，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與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具足尊，五彩黄金妙装飾。道不是佛却不得，若道便是也不得。上盡層樓却下來，何曾見得真彌勒。

遊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沿檄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河絶流，日有焦槁之歎。至京口，假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不賣漿者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戲續其韻。

金山寺裏山，焦山山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決裂，剥地破𬙞地折。說道不立文字，未免横說竪說。草庵文字太多，只爲老婆心切。若不作恁麽看，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彌勒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蹉過足庵，却來攻媿同龕。

西山僅老失牛求一言於邑宰數語代書

一介扣門，尺書在手。不是長鬚饋鯉，乃知中夜忘牛。拽杷牽犁，能耕百畝；披毛戴角，方得五春。是何西山之餓夫，輒挽桃林之處士。拽轉鼻孔，不解一鳴；剖破藩籬，已行十里。莫走溈山舊話，重修雪竇新圖。解若庖丁，恐遭游刃。鄔如謝大，且自煖心。見角便知，必有伶俐衲子；幪頭徑取，更煩明正官司。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閑身，鬧市裏尋得静處。相逢了白話二通，那箇是末後一句。不因聞所聞而來，不爲見所見而去。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丘一壑。非去非住，無相

無作。一脚踏著投子機，不被傍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來生債，盡底還他亦快哉。不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方是了，却須還我未生時。

次仲舅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幾欲相將作勝遊。芒屩未穿心已懶，不如莫莫且休休。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雙徑却來還。舅甥相與成三隱，城郭山林等是閑。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踈見亦空。要是歸來當一見，待携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真歸。壺籌投盡無人拾，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璧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人千里，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却在别峯頂上。

金峩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三大字示以數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

是，我却不。不如莫待僧伽梨，便與竪起脊梁骨。大丈夫，休汩没。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鶻。赤脚踏透祖師關，神錐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在碓坊前，解道本來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説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説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烏有先生子虚子。我却曾見語録來，秖有空空數張紙。

題壁老笑菴❶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説夢夢中，洗泥泥裹。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箇一般，滔滔皆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爲中虚聲自應，莫將應處做神通。

昕老自號鑑堂來住蘆山山中先有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臺亦非鑑，❷但見寂照含虚空。

❶「壁」，殿本及底本目録作「璧」。
❷「臺」，殿本作「堂」。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爛巖電。横説竪説，不待饒舌。塗毒一聲，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惟揚時，在郡齋見所與心聞一偈。慶元六年，昕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敬次舊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力無限，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山會上笑傳心。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贅疣，勞君頭上更安頭。若還又有九百漢，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雙足，自在在心機在目。默然深入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圓也。一笑。又舉大德拈起柱杖全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語，下得一任提持，下不得奪却。作麽生區處，快道

快道。

家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欒無可笑，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箇。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即心是佛本無難，挫却絲毫隔萬山。❶知有毗盧五千卷，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俱是隱，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舉軍驚。從來要去廬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同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難行道，今日人天聽説禪。

千古名山大道場，止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誰能弛，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寖湮微，拭眼餘風靡孑遺。法鼓一聲精彩變，要如光弼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難識，橫嶺側峯皆是真。若待出來方識破，不知何用箇中人。

題庠老頤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脣，包著許多牙齒。禍自此出，故以言語爲戒；病自此入，故以飲食爲忌。庠者養也，頤者養也。名庠而住頤菴，知他養箇甚底。直待吞却栗棘蓬，更與吸盡西江水。莫問

❶「挫」，殿本作「錯」。

這邊那邊，都是一箇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有身有苦，無身無礙。撒手便行，這回自在。」栢泉諸人稱之爲下一轉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礙是自礙，非身爲害。既知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録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如勿用。試問大衆，如何則爲善用？有時拈起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却作一枝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却那得許多落落索索。問著則差，答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更得工夫，時與下箇注脚。休休休，莫莫莫。若要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雜　著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於鄉。祖以選爲縣録事，有陰德及人，父尤積善。某以古學爲鄉人所尊，慶曆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爲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禄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爲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充、袁知府轂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爲墓銘，豐公書丹，袁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與，後爲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异，五世孫鍔、鋐、鑰、鏞，六世孫汶，皆踵世科。异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晝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

郡，一路惶擾。异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群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詠歸會講説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晝錦坊樓氏爲詠歸會，黟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二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敘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出孝入弟之言已，某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内雍穆，雖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爲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爲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絶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爲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氣習，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絶，故得爲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於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

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於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於下者，年甚少，氣甚鋭，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爲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爲己之學，不至於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於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爲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没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於後人者？某將行矣，五年而歸，丱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駸日新，道學既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兹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古人曰：「士别三日，便當刮眼相視。」況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而子思以爲吾不能爲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於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於此有感焉。豈惟已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必不亡也。❶

❶「必不」，殿本作「不必」。

從子溷改字景劉

劉溷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任中書郎。溷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溷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復爲奴婢輩所苦。路氏生漮，兄溷怜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溷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漮有識，事溷過於同産，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

溷數歲時，伯兄尚無恙，既奉命於二親而立名，使某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溷溷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溷既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蠱，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閲《南史》劉君傳，實有感焉，改字溷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難矣。後母不以爲子而孝益甚，漮非其同産而愛益篤，又況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母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於事兄，此天理也。伯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亦能惟兄之聽。溷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漮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於古人矣。尚勉之哉！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異而問之，自以爲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

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於盧子嘉，皷之不厭。然此曲多潑攞聲，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乃發於五六絃閒。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之精於琴，爲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攞雍容數聲，然後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婆娑雞》得《屈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於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於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真出於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爲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陸不足進矣。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閒，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疋紙寄之，久

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爲余盡紙作歲寒三友，妙絶一時。嘗問尚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邪？」曰：「此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物，須先畫目之上瞼。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是數年閒，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品。尤好作牛，自号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於范牛，而妙處過之。

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号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康廬經行殆遍。聞是山之勝，遂投跡爲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骸，泊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勝絶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於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於火端作土梟，梟聲爲之革。嘗畫龍首半體，禱旱輒應，頗近於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爲古勁。閒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遽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

時萬變，到眼入心，一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避之愈深。意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清絶，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爲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合，相與終始。先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於余，師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

師晦藏自祕，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之，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後山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於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彌勒像及元所藏牛溪、煙雨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蓋有在。余爲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碑陰，因慨然爲書之。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於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做馱。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才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寖遠。」襲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脱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邪？」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更

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爲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册請益。某不曾作邑，無以塞命。況近世如吕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淮堧事簡，土風亦淳，長民者惟相與安之而已。

趙子治循齋説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於人，心所不安，即是非理。循是而行，隱於心而安，施於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衛勉齋説

余既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季元衛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衛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才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爲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邪？文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聽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禄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雙溪金君顯菴説

雙溪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禄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爲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

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於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與其季季敏汝劬同堂而居，求扁於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爲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爲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爲急。至於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於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況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於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樂且至於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濡得男，其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或以爲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未皆爲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爲土，是坤土也。坤爲地，《中

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徐聖可字説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雖於禮法不諱，爲臣子者要不當以爲名字。」君聞而矍然，請易之，於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無虐」、「無傲」。皋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於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皋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書詔塡委。時翰林學士李巘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内外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册后封拜加恩等，皆以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爲何事。入院而御藥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鎖南内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於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己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摛文堂，録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爲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祓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概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答

紹熙五年，皇上踐祚之初，臣叨掌内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内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黄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爲盡善。」仰蒙聖慈徹去貼黄，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群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爲天佑節，内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内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録所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僞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啓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爲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於色，外鉏叛將，内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廩廩嚮治安矣。先是三錫

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敝。又慮人之議己也，專爲蒙蔽，杜絶人言。仰賴陛下聖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温詔，博採芻蕘，真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考閲，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爲諱。」陛下隆寬盡下，高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猗歟休兹！臣等既以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於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寘在前列。然士子局於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足以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真。驚惕祇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爵禄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孜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爲陛下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宫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黄裳，次酌陳傅

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謝而退。陛下踐祚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殁，傅良奏請以宸翰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某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絶。」臣爲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皐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奎畫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小瘉。」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藁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恭題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圓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爲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祇應，豈非爲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事，而肆筆匪頒，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字也，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甲第八十人，臣家衣冠實始於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净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上進。上大說，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已登之樂石。惟净曇模勒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臣僧宗印始盡模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於焉大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仁宗賜張中庸卹刑勑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勑書，後止書日，不知何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祖中庸所藏仁宗皇帝暑月勑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伸共理之良」。中庸爲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勑字別爲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璽文大小如一，末有勑字，絶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日子不同，蓋以敓降遠近爲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方甚。睠兹縲繫，深用衷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户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湯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毉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黄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恊長嬴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浄。疾病者爲致毉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决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爲定制。

真宗大中祥符、仁宗慶曆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勑書實本朝之家法，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爲念。肆我主上，當盛暑時，臨軒踈决，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卹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禔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於職，朝譽藹然。力求外補，今爲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之勑書，宣揚德意於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冤，如在畿甸，真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孫端禮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璽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昭陵它刻，正用此印，臣尋考之。其字曰「籛」，蓋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爲「籙」字爾。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嘗與修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絶無而僅有，有則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齊公叔充，乃獨蒙忠孝之

褒，則其賢行真可以信後世矣。三子决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之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孫剡夫與其子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嘆累朝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概。竊考印章，左曰「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昭陵多用此印。退傅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銜中無職守，養高故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得其書丹也。剡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爲開化尉，奕奕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煙，俱入長筭。時内相沈公括帥鄜延，閲月才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嘗恭覩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絶類。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

對。惟胥山沈公晦以軼群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祐陵喜於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其在金花箋上，❶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於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於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褎然舉首，可謂不負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徽宗御書脩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禊序》於青繒中，雖曰出於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於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燹，遺刻猶有存者。茲焉恭覩于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照

❶「其」，殿本作「具」。

曜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左方，歸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廼季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宫，臣扈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宫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虚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於蜀，而教傳於龍虎山，至三十代而虚靖出。僊姿絶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爲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虚靖之僊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皇帝毓德春宫，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於正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禄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於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於仁義之治、興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爲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衰亂乎？一意於求治而已。仁鑪義鞴，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

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黄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僞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覩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袠，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掘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劉蕡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皇聰察，僅

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栢珓，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珓。」擲之至百皆然。未幾欽宗即位，召歸，而璀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於世。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爲郎。璀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爲臣家壻，故得聞其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祚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月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於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裦然爲舉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絶人。其在布衣，名已聞於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爲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爲祕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己，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於内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逵，能繼世科，恪守家法，仕爲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某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得爲私藏。

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爲家寶也，其爲逵識之。」臣某再拜聳觀，嘆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出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曜編簡。汪公一代真儒魁天下，今賢嗣又得真蹟藏弆，以詔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爲希世之遇。雖夏之琱戈，商周鼎彝，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它嗜好，惟以翰墨自娱。始爲黄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字張嵲校《中庸》篇，高閌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閌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横之學。蓋漢儒雜記，决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萬機至煩，而挾日之閒，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爲萬世法。時趙鼎爲左僕射，例得墨蹟爲家藏，仍模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逵既以

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鳶飛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於此。應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二十二日會慶聖節，❶親灑翰墨，書《心經》於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孝宗所書真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内典，深味禪悦。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臣謹齋祓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予孝思，使虜感動，俾予母子如初。」洪惟太上皇帝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惟譙公忘身徇

❶ 「二十二」上，殿本有「十月」二字。

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爲兒時，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與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覩《迎請圖》，丹青焕爛，賦篇瞻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於方册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尚有取於斯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敘》、書賜官奴《樂毅論》，余謂小字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邁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爲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爲知者道耶！

定武脩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頗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浯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醉卧古藤下未久也，而山谷

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爲淛河東西冠，嘉遯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喜其深處巖谷，❶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某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吴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没鏃，謂没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尚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爲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宦游三載，歸心蕩摇。渡口喚

❶「喜」，殿本作「第」。

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舊讀坡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互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槊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古人惟以許傳脩期。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槊之氣，倚馬而作露板有餘矣，脩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坡圖

徐君傲睨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全。彭澤令少日便賦歸，而三逕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碌碌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兹來佐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甓城牐門，疏河建隆梁，以爲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康曾適爲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使人益加歎仰。❶ 若蘇魏

❶ 「使人」二字，殿本無。

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藉於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花結實，可謂異事。此理殆未易致詰，輕下注脚，却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粱鵠，書有劍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瓌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

横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煙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爲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逢己知。圖家之球川，得名勝詞翰盈巨軸，以此

西歸，賢於薦書遠甚。」余頗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絶乃爾，君之歸似晚矣。它日有客道南蘭陵，捨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父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於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於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爲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湯淮流，寧有既邪！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於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爲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别其非商也。盤誥聱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不相遠者。《商頌》雖止五篇，❶求其體製，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於此耶？古久不可復見，❷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者道也。

❶「五」，原作「四」，據殿本及《詩經》改。

❷「久」，殿本作「人」。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爲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毉藥自輔，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凛然如生，❶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別圃，有句云：「中原戎馬場，故國犬狼窟。言歸成默傷，念之中心慄。」某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於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爲裴相國與黃蘗禪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録以

❶「紙尾數語氣」五字，原殘，據殿本補。

示某，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鋭意於治，親擢公爲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於諸公中。讒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賴焉。使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爲之感涕。

跋戴伯與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埳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懽，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其語。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豈不宏哉！

跋劉杍山帖

先子嗜書如嗜芰，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杍山先生之書光前絶後，尤秘寶之。某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爲護持焉。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灊山自撰墓志

灊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於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勑牒 奭

歐陽公《歸田録》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攲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爲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爲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爲誠齋之子也。筆力駸駸，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於人未暇也。兹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厨之言爲適中。然則何取於此？嘗感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蓬萊山詩 鍔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

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某在郡庠直舍時，薛君文老以近鄰相過，出杜祁公草書《雲》詩，嘗跋之云：歐陽公《答祁公惠詩》❶：「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詫當時。」薛君所藏詩雖出於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公二寶，君得其一矣。兹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志

淳熙四年冬，某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録，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爲伯順求先銘於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沄得其藁，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某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才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偏閲字書，考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不讀，眈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考，無差者。併爲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俛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於

❶「陽公答」及下文「老更奇」、「君所藏」、「陽公二」十二字，原殘闕，據殿本補。

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於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閒有旨，郡給筆札，録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壻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爲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它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農，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爲。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子指其閒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黄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爲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説，以俶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它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爲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於所尊，其論出

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於人，以爲不可温顔，玆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緘，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録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體。❶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談》載騎省蹫匾之説。近有敷原王季中彦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跡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掔，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姿媚售一時。後進競傚之，古意頓盡，但可爲知者道尔。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賢聖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爲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

❶「全」，原作「金」，據殿本改。

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爲工。晉卿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狨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洒。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煙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右《離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録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爲三等第十人。建炎虜躪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爲同年生。其孫澥與某同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熙改元始得傳録，以篤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諒闇，貢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謡，已而果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渾然天成。主文争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焦竟不及禄，而劉遂爲近臣。是書大略與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終牓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無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才二十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於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澥職糾彈，秦公觀掌牋奏，兹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於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齎志而殁，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裒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貳卿爲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絶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誚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閒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宫，魏公得其三策，必知爲武子之文，❶袖以見知舉張公真父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日從之游，如裴迪之在輞川。兩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内，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井可觀。惜乎不見於用，惟詩傳於江湖閒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

❶「必」，殿本作「心」。

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爲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狨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爲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秖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絶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公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它禽偶墜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謔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閑廢憂患中，與友壻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烱然，自以爲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爲憂。忠肝義膽，不待因事而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鋭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爲圭璋。」

余則曰：「雖不可爲圭璋，要可寶也。」於此書亦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❶不窘邊幅，大似老泉《名二子説》，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爲文湖州耶？

薄薄酒二篇

兩頭纖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薄薄酒，後作者寖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别出機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符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即此圖也。與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眠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公以文受知徽皇，❷屢將使指。劉

❶「折」，原作「拆」，據殿本改。
❷「公」字，原殘闕，據殿本補。

延康之守真定，公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子寶學公以下護喪，間關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於道。其爲人可知。某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爲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爲小洞三，若品字。洞中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猶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伸二帖，稱歎如許，欲得名章俊語爲定山中故事，求新詩以矜式。此翁豈輕爲許可者耶？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孅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孅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薦於鄉，歷求裹糧於親故，終不滿千錢。憤且懟，掛錢於城門，矢之曰：「我且顯，當徙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成名，它日得志，必益思有以孅吾之俗。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悦，遠者慕，一變至道，當於此乎取。何止爲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虜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使節。虜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時，某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醲賞殊渥，迎勞境上，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即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爲右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壽皇鋭意恢復中原，紹祖宗之大烈，虜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爲犒軍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縝綸，封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夕郎攝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爲真，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放，賀版如織。有客歷叙奉使大節，既而曰：「逮兹登用，咸謂疇庸在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於太淺？使蘇中郎爲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録》，仍别録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攄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於此書尚有考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題　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❶

昭陵以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以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兹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於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

❶「岐」，原作「歧」，據殿本改。

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薦士蔽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於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爲之，尚庶幾焉爾。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禍，公私皇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既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黄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絶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卧古藤，誠可深惜。宜人者宜於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類而爲書，因委京編次。迨事徽皇，遂以爲相業之本。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於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纖悉見於此藁，尚可掩乎？比其再相，以至三入，

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國殄民，中原丘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疋紙爲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卓然可觀。衆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琉璃瓶貯藕花，小龜緣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末有大蛇横行水簾中，節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於蘇卿伯昌家，則已題爲龍眠矣。大率事不深考，又不謹於闕疑。見唐人畫則指爲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朝畫則指爲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洎巖壑跋語，爲之醒然，且知姚之爲訛也。是僧默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縹緲，自其口出，鬼物俯聽於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與薛公期駕部帖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餳粥香。」最爲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公爲之壻，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勝，晚乃得脱此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先生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其用志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胸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幾疾作，遂殁，紫微公以爲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絶群，正似錦雞，雖欲爲木鷄，可乎？悲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予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慮事精審，非它人所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

必勝？或記師魯謂公置勝敗於度外者，過矣。

王荆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有事佛説盡。」❶豈爲此等語耶？公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於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爲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絶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真蹟，决非近世所能爲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寶晉行書妙絶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❶「有」，殿本作「好」。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今贊府陳棠則了齋之孫曾也，出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凛如三君子相從於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聲迹尚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爲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者樊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畫得艮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併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不出户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僞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於一時忠憤。柳河東拳拳録其遺事，已見非出於苟然者。延康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於搶攘中。士大夫平日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勑牒闕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閒，朝廷清明，元老大臣欲修《因革禮》，而於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人無異詞。爲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下、成事功矣。

跋謝觀妙混元實録

道家者流出於老氏，而支分派别，去本寖踈。《道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於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爊金爲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於皇甫清虚，蓋知尊老子者。博極書傳，會稡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録》。且言凡十六變之説事迹隱晦，其餘閒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義行狀 翼

天寶之變，擁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人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爲辭也。李侯官不過徼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不制之虜，矢死不屈，凛然如生。三復遺事，爲之流涕。

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閭丘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壑詞俊、富季申衣俊，❶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衣俊皆爲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巖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於朝，而骯髒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於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猶思以靈藥仙經求報主人，愛君之意又見於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識蕲州史君淳，誠篤實似古君子，宜巖壑相與之厚也。

書張待制行實後 宇發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閒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虜，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隤其家聲，安能污大府耶？欽宗倉猝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爲之泣下，特免一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

---

❶「衣」，殿本作「文」，下「衣俊」同。

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耻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❶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床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吴公傅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口張不嚕，有遺元珠之態。」❷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黄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卑辭以求見，銜袖之書，乃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携書帙。此正畫其納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爲之絶倒良久，何止口張不嚕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考其所載者三：戮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諶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爲賢？蓋惜其逸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

❶「亭」下，殿本有「圖」字。
❷「元」，此避宋聖祖趙玄朗諱改「玄」爲「元」。

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謹書之，其爲佳傳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攄。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高祖蓄憤於北虜，太宗鋭意於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爲賦《廬山高》，山谷謂其「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爲多。其子壯輿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爲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録

某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丙科。近歲傳得《小録》，又因併録紹聖二年者，大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録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爲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如此，不能詳攷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千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彌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巾漉酒，韓伯休貨藥，邊孝先晝眠，畢卓甕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❶睥睨相語，以爲得意忘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蓴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爲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見劉文叔，終不肯爲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爲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興寄高遠，尚友四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某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

❶「揚」，原作「楊」，據殿本改。

袖出了翁真蹟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説，云：「智者大師所説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净名》等經及《傳燈録》，以資談辯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爲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黄庭經

硬黄小字臨《黄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第未知玉軸《黄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啓》自以《黄庭》爲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爲興寧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於前，璨題其後，何止公甀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舊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傳之文與可，兹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盡妙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興誤墨成蠅，子敬爲烏駮牸牛，高道興墜筆亦成畫。彼皆工於畫者，坡乃以游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居讓攝泰州長史牒并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考其所自。竊考此卷前曰「勑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勑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淳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於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温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於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爲重。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爲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爲規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

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夭冶，專取古之美女以爲況。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其變。梅固非桃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持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脱鬱攸之菑，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吴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自同光改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吴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丞銀茜之賜，豈復有關於晉朝？况此告不稱敕而稱制，蓋吴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考之《五代史》：「吴越更名所居曰宫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册海中諸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内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録》云：「自稱吴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寶

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偏考，亦有可言者。中書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吴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爲吴越丞相，及事弘佐與俶。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吴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即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之，即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爲《章簡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憲公祖，遂相錢塘。」然則此爲吴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輦，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爲賓客，元瓘以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爲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而見於史者如沈崧、沈瑫、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敘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於晉朝與仕於吴越，不足爲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尚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黄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别行於世。吾鄉李光祖一日携其曾祖屯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支爲守，屯田字君績爲倅，與潁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既假而録之，光祖又携此一帖及二刺字來。考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爲簽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税，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績溪時也。餘帖既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雖老，翰墨篇章益遒贍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元帥府事迹 耘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帥府舊僚并前宰執，各令記録事跡，撰爲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爲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與焉，是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舊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虚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爲《大元帥行軍録》，遇盗亡失，既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攷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烈之《小史》、徐偉之《忠

謀録》及《痛定録》等，皆公以爲可信者，併裒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爲董氏之家寶也。

跋魏忠壯侯行實 勝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吊忠壯魏侯戰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咤久之。又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侯有鍮石具裝明光甲胄，日射如黄金，出入行陣，虜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駿馬城上，望見我師少却，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徑入陣中，虜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捷，忽回騎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於此，或擊吾背也。已而虜果襲南門，以數矢却之，三軍敬服。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虜出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爲虜衆所乘。矢下如雨，勢不可支，棄船登岸。虜已渡者衆，被圍甚急，冒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於大軍，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鬭，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氣矣。觀文時爲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使當時擁彊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十百騎爲之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爲之三喟。子孫多壯士，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於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

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絶人，固由天分；博極群書，蓋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于獄。使之尚存，若刳腹斷胃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脉，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脉亦急，性緩者脉亦緩。長人脉長，短人脉短。」究其説未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説具在。蓋貳卿姜公詵爲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説頗涉神怪，難於盡信。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脉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爲真是元化之書，若行於世，使醫者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携至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祕，不謂版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録，後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亦間有佳處，可以證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爲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從子溉手録之。蘄春王使君成父聞之，欣然欲於治所大書鋟木，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溉所録面授，而記其始末于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稱處齊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爲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校之，始知此本之爲可傳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❶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跋潘恭叔所藏關仝山水(闕)❷

跋崔舍人宋鐃歌鼓吹曲敦詩❸

(上缺)世遠聲亡,不復可考。漢有《朱鷺》、《思悲翁》而下二十二曲,其詞具在,多不可曉。惟《上之回》一篇有「月支臣,匈奴服」等語,《聖人出》一篇云「聖人出,陰陽和」,始有稱功德之意。至魏使繆襲造十二曲,以代漢曲,則篇篇專以鋪張魏之功德。改《朱鷺》爲《楚之平》,《思悲翁》爲《戰滎陽》,吴之《炎精缺》、《漢之季》,晉之《靈之祥》、《宣受命》亦然。篇之大小,句之長短,又多不相似,不知何以與漢曲合。何承天在義熙之末,私造十五篇,皆用漢曲名而小異,疑未嘗被於歌也。謝朓爲齊作十曲,則不復存漢之名。梁沈約十二曲,則又改《朱鷺》爲《木紀謝》之類。隋有《述帝德》等三篇,猶各爲二十四句。唐《破陣樂》等四篇,纔有寂寥短章爾。柳宗元始取魏、晉義,爲唐曲十二篇,最爲雅健,亦疑私作而未嘗奏,或雖奏而未嘗用,故不被於歌,如承天

❶ 本卷卷端原闕,據本書體例補。

❷ 「題跋」二字及本篇篇名,諸本皆闕,據底本目録補。

❸ 本篇題及「世遠聲亡」以上,底本及諸本皆殘闕,據底本目録補篇名。

之於宋也。中書舍人崔公少以著述自見，初以此編見尚書韓公，大奇之，以薦于孝宗皇帝，遂自正字入直翰林，近世罕有其比。雖本出於私作，而徹聞九重，備本朝之闕典，佐祖宗之光明，柳河東以來未有此作也。安得洞曉音律如晉人之神解者，取而被之於歌，用之邦國，與郊廟金石樂章並行，則斯文益以不朽矣。

又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乙覽。」是書摭華芟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顔、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江横」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摇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謂字畫尤有劒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薌林刻于學宫，疑與先人所藏畫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爲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焕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虙羲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夔之球爲鍾，無傳説像。孔子弟子中多徒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鱣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却無顔路、公孫龍、冉季、公祖兹、漆雕從、狄昱、公良孺、奚蒧、叔仲會、容蒧、顔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楊雄、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桓、平福、王濬、杜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禹、桓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洪、倪寬。丹青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邪？武帝、光武列於諸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考。蕭德仁、崔桓、平福名不甚顯，豆盧複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概，以俟考證。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證其事，兹閲張次功所編《蜀檮杌》，載此尤詳，因具書

于後：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周師至仇池，攻秦州韓繼勳。鳳翔王萬迪請益師，昶遣雄武監軍使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馹而還，成都震恐。昶怒，斬於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彦儔、吕彦珂揔衆以禦周師。九月，戰於唐倉，監軍王巒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閏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棄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某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研，書問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後山《謁龐丞相墓》有云：「少日拊頭期類我，莫年垂涙向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頷，泪盡慙無楊惲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黄師是，坡之姻家，時爲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兖州，望爲之地。」師是曰：「昨方

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爲屬。」教授，某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兗，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閽人告曰：「有僧携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遏。」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穀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兗州一段，舊得於師是從子叔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真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霅水黄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笄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邪？少師遺文碎於兵燬，僅存《二十四峰》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兹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鵶」字三絶，《漪漣齋》一首，皆不見於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爲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爲絶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絶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踈。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吴紫溪游絲書

錢塘吴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黄給事仲秉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政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爲工。伯父揚州

嘗得二紙於吴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於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清之爲倅，亟以其詩文爲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尤爲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爲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幾與世相忘，素不長於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于朝，精明彊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貧如鐵石，已爲半刺，猶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若父，尚何它求？爲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系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尚書詩軸武仲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志，知公孤立於宣和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權貴，屢蹈禍機。詰王黼，拒梁

師成，極論童貫、蔡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虜，伏節不屈。建炎元、二間，爲刑部、吏部尚書，高宗欲柄用之而不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玆讀公詩，詞翰俱高，尤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人。嘗爲貫所誣，謫黄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卷中多黄州詩，意其正在謫居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虢國夫人曉粧圖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於張祜集中，[1]蓋《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虢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粧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邪？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文殊示現於五臺，普賢示現於大峩，光景殊勝，大略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爲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這鼓笛，爲報禪師莫放光。」尤爲禪林稱誦。使石湖再登大峩，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1]「祜」，原作「祐」，據殿本改。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閒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吕東平之善守，尤爲著驗。此卷脱去白字，遂爲桑公大夫登第之祥，可謂神矣。然使吾得爲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何用管人閒如許閑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顯，舅氏適齋尚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兩旬而下世，殆絶筆也。某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丞相頗以爲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勑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斯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懣」，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爲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

殆誤矣。因附見之。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雖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父》詩云：「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長在碧波中。」殆此意邪？

又孫鴻慶作傅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志人之墓，固未免於稱美。兹爲和州之志，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黄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志，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册。詩語精深，可列於歌頌，以薦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夢良爲余鄉邑三年，且去矣，膴仕當未艾。若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蘄，廉直有父風，所涖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能世其家者也。和州諱諒友，繁昌諱翬。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頔，你者漢問恁麽事作麽？」于當時失色。玉云：「秖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有省。于在襄陽傲上虐下，號爲襄樣節度，猶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

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錐痛劄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爲方外交，此詩帖皆其迹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針鋒相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邪？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説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疑之。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戰勝之術。」分爲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於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才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道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説，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於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而後不言爲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群仙之集而爲之邪？抑高真會稡而成此經邪？初有道流携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於觀中，遂爲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爲慈谿至道宫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正觀六年奉勑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真蹟，尤爲

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於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書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跂及，亦安得此目力邪？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黄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爲善。仍命長子濬細書臨摹于後，尚存舊本之萬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舊矣。乾道五年，先工部守栝蒼，侍旁見石門洞文，躍躍然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勝處，爲題詩壁間。淳熙末，自温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於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裒古今詩文爲一編，將歸而刻之。閲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爲之次韻。老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爲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棊與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閲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丞金壇，得於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鎮，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藁授之，遂爲蘇氏家寶。」余歸而閲近歲廬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録本多誤，

亦間有勝於版行者。因併爲手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神宗，時罷政而出，爲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以《年譜》考之，實治平四年。正月蓋神宗即位，三月公得亳社，故序稱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爲邪説，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爲《後或問》二篇及《漢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於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六，此書進於治平丁未，年六十一矣，因併見之。

跋桐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梃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禄，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爲過，觀此《家問》，可信不誣，亦是亳社時事，可畏而仰哉！象山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此卷寘之學宮，真桐木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虚

余少時嘗得儀真所刊司馬氏《潛虚》，中多闕文，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禄官奏邸，檢詳新安張公爲寮，同寓直舍。時在

侍旁，日從之游。自言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爲慈溪令時，有張氏德深漢邃於《易》、《元》，❶蓋未識《潛虛》也。嘗示之，一見即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篇，洞曉其説。」因略爲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概，獨未見所謂《辨虛》者。相去幾四十年，與新澧陽郡博士張子宓虙語及此書，子宓曰：「德深，從叔祖也。」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兼綜《易》、《元》二書。《易》曰卦，《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性、名、行、命與著。《虛》之得此，幾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爲縣令時所爲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傳，温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於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所補，託爲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翼元》、❷《元包總義》、《潛虛演義》、❸《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爲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爲詳盡，比《辨虛》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以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爲温公之筆學，《潛虛》爲心學。」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説，兹又得《發微論》考之，則衍總序而爲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説。直以爲出

❶「元」，即《太玄》，此避宋聖祖趙玄朗諱改。
❷「翼元」，即「翼玄」，此避趙玄朗諱改。
❸「演」，《宋史·藝文志》作「衍」。

於己，而没德深之作。自《元以準易虚以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舊。止有《變論》一篇論律吕者，在此書之外，猶恐是其本文，而此所傳者或闕焉。又不載五宫、天軌、歲紀三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内，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内，在天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土分王於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爲察院時，以《發微》授司馬侍郎季思伋，其兄漢章倬爲湖廣總領，遂以版行，實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某非欲與檢詳辨，誠不敢没德深之實，而惜其不少見於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亨時濟得薦送而歸，其父題於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耘田，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叔之舍萌則真驅之，雖未能絶紫瓜之生，畏君之詞，自爾當不復敢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落，彼夢滿甑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似不必力驅之也。爲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氣。

跋朱叔止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録·目録》第七卷一千三百

四十，唐徐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録》云：「經首有『楞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吕問、姚子彦等寫也，在嵩山經藏院。」叔止所藏雖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爲可寶，又足以考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爲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爲可珍。詳視印章，蓋巖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横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横二尺，筆力精勁，五彩焕發，妙絶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爲横軸，大略相似，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猿一，麞一」，而猿亦有二，麞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别爲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麞亦鹿也。龍眠爲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横，意必有數本，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爲長鬣，捕蛇翁亦欠朴惷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跋李孟達六世祖少卿詩卷含章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於楷隸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爲人争取。富池靈神猶知護惜，子孫尤宜寶之也。

跋吴僧若逵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謫爲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維摩經》手澤，蓋爲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體亦相類。」以所携石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逵二經，元祐諸名公爲之跋而增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它日不能復合耶？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一殆無餘蘊。又有熟芡、生菱、鳧茈之屬，一一如生，袢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幾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才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吴門大字者。周伯範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换馬者矣，以書换馬，自攻媿始。可以一笑。

跋趙共父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閲視，有訛謬終身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吴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韻無不叶，祛所未悟，有功於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父又取其説，以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閲之不去手。某老矣，習氣未除，頗爲是正一二。目昏成懶，媿不能盡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説文解字》爲小學之本，顔黄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貫以部分。檃栝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贍，於攷古則未可全據。共父今本諸吴氏，多以《集韻》爲證，更當以《説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吴氏之書，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共父祖其餘論，某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好之者。

題拳毛騧

杜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之子，多才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後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爲江都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騧。」《金石録》：「昭陵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此馬神駿耐戰，

是横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乘之馬，槊箭之瘡十有二處，而不及其身，真天人哉！攷之史，其平黑闥也，洺水大陣，信然。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鬭，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爲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於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考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實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月劉知遠建國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明年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二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絶，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意必亦頒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弘佐以是年卒，而俶立，史不書月。《舊五代史》弘佐以漢初卒於位而倧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倧爲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倧之時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脩禊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劖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劘上，顯於慶曆。嘗出居庸關，口伐戎酋於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使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於南方。人之功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盡，爲可歎也。此帖字有顏體，石崖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

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於世，真冰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録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益公所考爲正。尚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公沆，帖子花押蓋二公也。咸平元年知舉四人：楊給事礪、李舍人若拙、梁司諫顥、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此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勑下禮部放榜。《登科記》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以不臨軒策試而廢兹制也。知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於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寖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五十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年詔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爲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内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於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並賜及第，此小録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

某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燬，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蹈牓丙科，後從年家章氏傳當時小録，雖印爲大編，而與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

祐二年章衡牓東坡兄弟小録，與焦牓者不殊。今始見王、盛二家金花帖子及綾本小録，前此真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私忌等外，若韻脚、明主空一字，「以上成」爲「已上」，❶詩限六十字成，❷論限五百字已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狀元」。外氏書其母之封。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户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開封貫邪？貫建州者二人，一曰建寧軍，一曰建州，書事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者今祖未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曰「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侍下」。父者，柳河東作《陳京行狀》云「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云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於唐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牓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牓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邪？

小録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遵其舊可耳。吁，又何止此耶！司諫、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爲翰林學士而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因可見前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之初爲第一人，李公爲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爲大魁，朱公則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得人之盛。

❶ 「以上成爲已上」，殿本無，有小字注：「案此下有脱落字句」。

❷ 「成」上，殿本有「以上」二字。

僅繼兄何，固爲盛事；劉燁子岳，父温叟，是終身不聽樂者；中山劉子儀、參政李子淵，皆在此榜。高輔國曾祖季興、祖從誨俱爲南平王，蓋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五子中爲第幾人，與繼沖俱歸本朝者也。吕蒙休三代俱贈師傅，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爲彦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爲中正之子，盛京爲文肅公度之弟，樂黄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幾三之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模本於豐宅之有後，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溉臨寫藏於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掛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芳草年年緑。」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蘆山老慧舉也。」[1]後得其詩編，號《雲丘草堂集》。及與吕東萊、紫微公、雪谿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尤爲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峨諸詩。余赴東嘉，亦辱詩爲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温叟輩淪落既盡，而師亦亡矣。其徒覺浄求跋其後，感念疇昔，

[1] 「蘆」，殿本作「廬」。

因爲書之。師老於禪悦，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衆體，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贊嘆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符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此圖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竇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注之，豈未考此記邪？余前後見舊畫數本，大小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麈》第三録載東坡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彦，法家者流，山東木强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盱眙，游南山寺，有老僧云：「寺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沈於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爲一軍官買去，析爲鎗幹矣。此詞惟曾寶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游

南山作》，則《揮麈》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聞其詞邪？❶偶從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爲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潁州父子厚善，❷嘗書潁州之父子思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爲少公二子适、遜之婦。觀此祭潁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問，情好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先，潁州名上字好、下字謙，龍圖名从宀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宀从辛，字才叔。居宛丘，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鵶種麥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才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既又力貧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爾，可謂善守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爲及此。約之幼子直義以真蹟見示，爲記其大略。坡書皆有法，石本類多失真。此卷字字飛動，惠州、儋耳及北歸等帖尤爲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即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云「乏人寫大狀，不罪簡率」，蓋今所謂外啓者，前輩書問皆用之，故云。第十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居，少安晚節。」歸及毗陵而僊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潁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

❶「聞」，殿本作「閱」。
❷「潁」，原作「頴」，據殿本改，下同。

章，潁州之先自浦城徙宛丘，嘗敘宗盟，故稱從姪。右史爲龍圖友壻，且居于陳，嘗爲潁州作《友于泉記》，故敘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間，任道即汝陽守。誦三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鵶種麥行》有章草體，別是一種風氣。

《祭潁州文》「故潁州使君同年黄兄」，集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終焉玉雪」，集「身爲玉雪」。「不緩不揯」，集「不絙」。「與義降升」，集「與道」。「含章不矜」，集「終焉不矜」。

《墨妙亭記》「以爲吴興新集」，集無「以」字。「余以事至吴興」，集「至湖」。「乃爲差久」，集「猶爲差久」。

山谷詩「仕路厭風沙」，集「厭」作「困」。「袖有投虚手」，集「手」作「刀」。

張右史詩「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聞凶哭朋友」，集「聞哀苦朋友」。

張浮休詩「常憶之官潁上時」，集作「憶昔」。「著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時嘗改定邪？

跋遺教經

歐陽叔弼《集古録目·遺教經》卷第二百六十三：「右不著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爲王羲之書，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古録跋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在者大

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書者，❶皆與二人佗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予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録之。蓋今士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録》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時人盛傳爲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考諸公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爲「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爐》，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氈」作「疊」，「煖」作「暖」，「秪」作「但」，皆可通。惟以「鯨」爲「衾」，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畫飛動，不可形容。公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豈自道邪？

❶ 「■」，殿本亦作墨丁，《集古録》作「敦」字。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界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請郡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侯遠祖諱郃。」始知其爲孫氏。按《四明才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净惠院即其故宅。」載於《圖經》。《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郃之作也。又不知孫氏爲守者爲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曆中王周以司封郎中爲守，鄉人也。政和七年某先祖少師爲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晝錦坊，南門内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在今竹洲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繡」，以繼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爲鄉守者。王岐公作孫威敏墓志，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罹母憂，服除，以爲陝西都轉運使。未欲遠去墳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荆公在鄞時《答元規大資書》有云：「比方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别業實在敝境。」豈威敏以别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郡邪？淺陋姑誦所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考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闕公致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治甬上居，閑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於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古刻，深愛之，一筆不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

兄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間。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私試《惟聖人可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它人皆謂聖人能踐形，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名士馮圓仲方、李知幾石爲學官，相與擊歎，且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邪！」必欲寘首選。雖以異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爲第七名，明年省試爲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爲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爲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於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時，嫂鄭氏不幸，勉强赴省。既登丙科，授鹽官尉，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謹，真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未幾又罹内艱。何其多難邪！乾道三年，莊文太子將葬，宫寮二詹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難於言，或以屬兄爲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啓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乃兹重离並明，家用

平康，於萬斯年。肆用貳我宸極，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並受丕丕基者，庶其在兹。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割于我家，虚我主器？惟御士庶士，❶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寮？惟我儲君，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兹四人，無能往來，厥有顯德，亦罔克紀述。惟速戾于厥躬是懼，若涉淵冰。今日月有時，惟是窀穸之事，所以奉神靈于幽宫者，其孰敢弗虔？肆惟靈其監于兹！」雖多用盤誥語，而體正文古，無能易者，衆作爲之皆廢。尋爲臨安府教授，以爲郡國首善，爲上庠之亞，堅持規矩，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以東宫尹京，内侍知省甘昪怙勢横恣，欲廣湖上園囿，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命兄爲祝文，兄執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令旨，改移社壇，就昭慶寺前築疊，令譔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害，不可輕有改作。況今皇太子殿下領尹，事大體重，尤難輕議。某雖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蕪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禮意。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岐謂其閒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毁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職，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於神也。今六氣順序，別無災沴，若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揆之幽明，事未穩便。欲望別取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譔。」言雖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昔知其能

❶「御士」，殿本作「御事」。

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

淳熙改元，考試婺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胡予以才而嗇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禄邪？娶鄭氏，❶實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之子演爲後。又得一子澧於民家，以其爲遺體也。始日者唐杞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某曰：「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欲名曰《攻瑟編》，大率志尚如此。甥壻盛箕號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之，兄久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憎，君又效之耶？」坐客赧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鄭先生剛忠席下數十人，兄一日忽私謂某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爲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又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謝，存者蓋寡。聖可名公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鑑乃如此。

某少兄四歲，愛撫訓獎，過於同氣。其卒於婺也，往爲護喪以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浹裝潢此卷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群，宜乎遠到，顧其少作與場屋之文俱不足爲兄道，而區區具載于此者，傷其不壽，而見于世者止此。其亡也，志銘不立，群從輩行今亦無幾。某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遠韻遂泯泯矣，故書之不嫌於詳。某

❶「娶」，原無，據殿本補。

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遠甚。於是年六十有七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辭焉。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於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庵於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尚存，從子濼妝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跋王恭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穎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爲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奇育而不及棄，奇蓋寮之愛壻也。集中與之賡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壻君真好友，端來學道伴衰翁。」與之别則曰：「吾詩如鍾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閒固可知。觀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家之祖穎也。

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閒，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任

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摇兩浙。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定奏聞，遂升學士。綸告既登之石，足爲家寶。惟是詞臣不知其詳，褒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某實知之。時諸父多仕于外，九伯父曁先君待次里中，揚州倅卞公養直圜在伯父館下，爲此跋語，亦未深考也。某昔聞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勔父子以花石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在頑民好亂者與臘相應，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處州，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鏡於上，日光照曜，自龍泉山間亂鳴鉦皷，順流而下。諸邑洎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破温州，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户膺，二城皆全。某嘗仕二州，尤聞其詳。温則處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吕師囊以魔術發於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黨攻城甚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爲盗區，蹂躪殘滅甚矣。越分帥府雖不至爲賊所迫，而剡川、新昌魔寇大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爲鄰，避地而來者如織，恐賊徒雜於衆中，人心恟恟。先祖經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犯」，爲得其實矣。最是東備海道，南塞新、剡、寧川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鍾，有急則鳴以爲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闔境獨全。明賞信罸，境内之盗亦不得發，發亦輒得。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既平，改

睦州爲嚴，歙州爲徽，剡縣爲嵊，亦可見當時之事變矣。某不肖且老，每念先祖之功無有發其幽潛者，會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敘所聞，使後來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閒，先光禄守栝蒼，兄弟隨侍郡齋中，無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於谿。一日試同仲兄步至谿滸，一下數百步，又攀援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曰：「徒手下上猶如此，彼卒輩負水而登，日不下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機汲記》，聱牙難曉。詳究其説，則啞然曰：「是可施於栝蒼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鈐轄沿檄來歸，因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於利物者，因爲録賓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黄堂，儻獻其説而贊成兹事，縱未能筧以達於正堂，但得引寘山上而運之，比汲於谿者大有閒矣。外而公厨及公帑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巖居而谷汲者亦可倣此。若小有不合，則又在潤澤之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别集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説，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篇、杜詩六十處。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大於錢，慙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聲在柳花邊。」《山谷别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云「壓枝梅子」，末句云「杜鵑啼在柳梢邊」。

豈山谷愛參寥詩，嘗書之扇邪？ 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爲人所訐，遂貶宜州，記文及《毁璧序》皆見此集。

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

周益公年幾八十，已校《六一集》，而又刊此書千卷，足以惠後學矣。新柯山三槐王史君伯奮出入公之門，公有遺言謂晉公嘗預修纂，許以書成爲寄。公薨，公之子司直奉公之命，遠寄此帙，某得與觀焉。竊考《三朝國史・藝文志》注載：續命中書舍人王祐等共成之，雍熙三年上。《國朝會要》、《中興館閣書目》皆言晉公，而《國史・晉公列傳》略不及此。文正公《傳》及歐陽文忠公作《神道碑》皆云爲著作佐郎，預修《文苑英華》。史傳又有「詩類」二字。楊文公作《墓誌銘》亦云：「遷著作佐郎，時天子瞻奎躔布畫之形，購集乎圖典，采莪沚錫朋之義，長育於人材，講求乎六藝之文，修起。❶

跋清閟居士臨修禊序（闕）❷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❶ 以下諸本皆闕。

❷ 此篇諸本皆闕，據底本目録補篇名。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題　跋

跋五諫帖

（上闕）

沙門島，❶以得登州，索寒衣，公文知安爲慰。一孫不育，女又産死。自言今年艱困尤甚，亦惟曰安心俟命而已。士大夫小不如意，輒不自聊，讀此帖可以興起矣。

跋沈智父所藏東坡帖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斥。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進於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

❶「沙門島」以上，諸本皆闕，據底本目録補篇名。

長沙。紹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爲進身計。伯父義概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過永，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某實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爲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吴越國王倧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劒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祕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爲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街」者也。「黑幡」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幡」事。攷其家譜，子孫爲郎者衆，獨未知客曹爲誰。司空之子宗諤爲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且曰：

「自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謂之子昭述亦爲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遘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虚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　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止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閌、王子淵、張脩、劉淑、吕温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於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爲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再嚴黨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與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玉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某少隨侍溧陽，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玉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違情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於聲色之娛，爲計似踈，其於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其況亦何可堪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爲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爲道州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過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它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某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不苟也。感愴疇昔，謹爲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昆　呂芸閣大臨　蘇後湖庠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體又與希白、子飛不同，却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後，哦詩結字尚有餘習邪？止之諱正由，了翁次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酢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游，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爲今佳郡，是時乃空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邪？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爲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爲執政矣。

神宗亦曰：「能爲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入蜀，是爲部使者攜一琴一龜時邪？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爲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敝帋渝墨，尚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❶即其子也。問所擕，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加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寖至樞筦。又閩人也，宜乎游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於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

❶「擔」，原作「檐」，據殿本改。

幾乎？

吕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與其兄東萊爲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爲余將西上。子約在庾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爲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朝，送天台贅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見，亦不意其蚤没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彊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與歸？

周蓮峯　朱瀞山　王侍御伯庠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瀞山朱公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游。虜亮既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强記，故倡譸之頻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許牡丹》詩云：「欲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邪？某少時俱及拜三公床下，撫卷惘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剡溪雪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度如晉唐閒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貳卿獻之爲守，與敘宗盟，久留郡齋，如秦詔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兄嘗爲高麗使屬，盡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穉山侍郎有重名，從子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絶，濡毫潄墨，成於須臾。此卷幾是矣。命女壻狀其行，則近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宫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爲斯翁之書也。黄祕書伯思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案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朞月而致瀍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世者岐皷耳。今此書云『楊州裴易悳糸』，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蓋所謂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敭」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爲「楊」字，殆未考爾。「州耑悳」三字皆在，「糸」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祕書却未考此碑之額邪？

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鑑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最酷，舊物絶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榛莽中，重刻之，而或毁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貳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繁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礱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某書其後，亦與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父《金石録》，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貳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爲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某七世祖以貲爲奉化縣録事，當咸平中，民俗富厚，一意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經》板，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者。嘗得古銅觀音像於江沙中，長僅尺餘，而相好端嚴，寶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三十年，皇祐閒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袁、童、郭、姚、俞皆爲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又皆執友，而與提刑羅公尤厚，蓋其醇茂勤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壻新彭澤趙丞晦之師侁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某方居先妣安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於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爲晦之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敷暢經意，又發明六祖之説，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君某願助成其事。」則我曾

大父也。遂謹書之，且易注文爲大字，以便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懵者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詩也。谷之詩不待贊揚，❶手自分内外篇。今之詩集傳於世，任公子淵爲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才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内篇，又或云晚年删去。詩可易言乎？内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中「幽水」曰「幽泉」，「更作」曰「更似」。外集又有《招戴道士彈琴》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父所藏東萊吕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内翰希白《三經堂歌》真蹟甚偉，初不知爲誰氏作。後閲宋諫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爲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世爲好官。」兹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爲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恩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

❶「谷」上，殿本有「山」字。

甲戌，史公才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爲東宫三少。隆興元年，從子浩爲參知政事，未幾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淳熙五年再爲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生爲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勳名富貴，康寧壽考，爲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爲吾鄉衣冠盛事，四方縉紳亦莫不歆艷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於八行之一人。又遡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

夫人以子孫贈典，凡十七封，爲冀國夫人。太師文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敍致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開禧二年，新監文思院彌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某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於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於故書中，始知於煨燼之餘，僅得斷碑。上世能録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子之大父少師爲鄉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年吾鄉遭虜禍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粗能班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肖孫不敢爲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善人在此，而余獨以謂曷止是哉！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爲遂昌縣丞，而終貳大政。文惠王即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即文惠王之舊名；若愚後名淵，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溥，終湖州通判；若樸名源，爲曹娥監場；若涓以删定官爲南康軍僉判，浚爲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彌大爲禮

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遠方爲起居郎，彌堅方爲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游賢關，以賞延登膴仕者，未易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於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父之言於今已爲明驗矣。既謹録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説於世，使爲善者知勸。它日有秉彤史之筆爲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爲稱首焉。闕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

嗚呼！蘇文忠公爲《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某不佞，於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爲壯縣，号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爲之數月，以書來曰：「税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爲之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内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硎村，所居名孝順里，

及其親冢尚可識，鹿峯、虎峯俱以得名。斯蓋吴赤烏間人，墓在后佀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於碑陰，以詔邑之人，使慕焉。願爲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爲職，而加意於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爲也。」自念得姓於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婺實吾宗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 闡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爲徹饌，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爲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爲祕書郎，是時事既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爲尚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寵數優渥。三子一孫同爲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已見於此詩，伏讀爲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垕示余以巨軸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藏之贈告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漢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於少時。」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

氏爲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娶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年而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仲舅尚書爲之文。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易》試優等，升内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舉。太學再興，又以詞賦聯薦。一日外報省牓，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種，兹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爲？』先君握其髮曰：『未死終不可已。』然竟齎志以殁。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既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爲善士之勸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中，抑聞遇西笑時，鄉之寒士襆被附舟，日爲食客，又濟其乏絶者不知幾人。項文學彦思伋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之，一聞項之謦欬，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逡巡既去，而銀杯羽化。從者遽白公，以爲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廋也，聞者益歎服。其它折券已責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韜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預定，公密以報丞

相。相時爲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歡，爲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杲，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倏已十三年矣。公方爲蜀帥時，嘗被旨上内禪本末，無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矣。某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聞大議於公，相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屨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爲我序之。」某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絶，各乞減筭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已。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生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直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東坡居士。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後，坡亦善謔矣。錢大參書法源出於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爲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録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季舅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君及王夫人邀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見雙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二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蠱，才智絶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即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無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虜禍最酷，遠如昌國，顓顓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爲孔道，虜執方張。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洎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趫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已竄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餱糧，從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致其長，自任館穀之責，椎牛釃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來歸，隨即撫定。軍聲既振，寇望風而却。麾衆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虚張功閥、冒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貲産雖寖不及舊，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庭，蚤入太學得官，亦轉爲丞矣。第四子迪功充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學於舒元彬璘，歸以誨諸弟，今爲上舍生。諸弟與其群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歆艷。盛矣！一日迪功理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犒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

之烈，俾某序其後。詳已見於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躓者非一。某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倀倀然無所歸，寄命一航，聞有義勇所聚，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此姦細也。」欲戕之，舉室不知所爲。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良，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秉義嘗慶壽，百客皆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欲盡親歡，以此爲歉。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縶於有司，不可脱也。即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踈財好義、徇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爲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内府宣取於宗室家，奏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於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亟摹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極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邪？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1]

四明樓鑰大防

題　跋[2]

書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夫所謂不二心者，人但謂其忠于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臣與文、武之心爲一，如「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贊嘆。後人徒知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于不嗜殺。人徒知武惠爲熊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爲曹厶後，自知厶必能副朕不殺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衍，三代之君臣何以尚兹！

跋趙晞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之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蘇武。」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

❶ 本卷卷端原殘闕，據底本體例補。

❷ 「題跋」二字至《跋趙晞遠使北本末》「往來匈奴十餘年」，原殘闕，據殿本補。

者，往來匈奴十餘年，謂其勤勞則可，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國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聞於它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武以至虛耗，騫實啓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彦，孝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鋭意恢拓，别持一書，前此未有。而公遇事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膚使之體，迨其歸奏，力陳遵養之説。上意雖無封狼居胥之快，而察公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歎不已。既得周文忠公爲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二賢嗣之孝思云。

跋黄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壻黄君日宣，自言鼻祖名从日从成，唐五季間爲明州刺史，始居鄞之隱學，後徙於剡，所居号北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爲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爲雪竇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爲鹽事也。印文漫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吴德爲衙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憲銜下

及胥史。是時錢武肅王據吴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與有力，故有「佐忠去僞功臣」之号。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僞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極！與門人書，止以講學進道爲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固爲高矣，蓋有爲而發，公亦不暇俟縱心之期，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於士友間詢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爲速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欲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它人比也，以憂世體國之切，又爲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歲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頓隳素守。《春秋》猶且倚閣，於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於《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己意爲準也。直講五世孫篪示此二軸，敬題其後。聞家藏直講《易説》，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而其後衣冠不絶，曾孫諤、訢洎篪俱挹世科，非垂裕之效邪？

跋巢經唱和帖 向薌林　壽岡楊愿　巢經蕭奂

薌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

倡，可以見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不辨也。

跋傅欽父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地在河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馬腦鍾。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使獻瑠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貢獻。

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爲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兹國，西域之舊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元年遣使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爲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❶呵跋檀國、胡密丹國，並滑國之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國使來獻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遣使奉表獻金席。❷

宕昌國，西羌種，❸天監四年其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傅欽父攜《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今此卷纔二十有二，必有遺脱者，余試考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爲「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邪？徧閲《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于前，皆曾朝貢於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闐、蠕蠕、高麗、干陁利、新羅、盤盤、丹丹九國，豈圖之

❶「因」，殿本有小注云：「案《梁書》及《南史》並作『周古柯國』，此『因』字似誤。」

❷「十年」，殿本有小注云：「案《梁書》及《南史》並作『天監十六年』。」

❸「種」，原作「鍾」，據殿本改。

所遺邪？亦不見所謂「蠲」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往而至。自晉氏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絶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時人謂之三絶。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内有《貢職圖》一卷，❶此幾是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盡燒，何由得傳？使不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過於絹素，亦不應尚爾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真」，此蓋其自謙之詞也。摽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況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吴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榻本。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於前人遺迹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貞觀、開元等印高下匀布，如出一時。貞觀既在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内殿圖書」、「内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於臨畫者僞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爲之，直可亂真也。姑罄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父寶之，安知它日不獲其餘也。

欽父云：「《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將

❶「貢職」，殿本作「職貢」。

北伐，詔云：『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爲掎角。』疑『丙丙』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号，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録》云：「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却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号。」《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芮芮」恐是「蠕蠕」，《北史·蠕蠕傳》甚詳，考之不見。而《南史·蠕蠕傳》與《梁書·芮芮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絶相類，乃知「芮芮」果「蠕蠕」也。蠕蠕貢獻已見前跋，在《武帝紀》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於弊廬。俞惠叔以此圖爲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❶「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萬木送，車闐咽導騎交馳」，疑非此本。龍

❶「楊」，原作「揚」，據殿本改。

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爲之。洛陽王壽卿魯翁篆李陽冰《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此本，展以爲對。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於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全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卷作章草體，雖合作未到皇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讀者不能盡識，欲爲行書于後，因參以它本正定，以冗未暇，書此以歸之。它日或再見，尚當屬筆。

跋金縢圖

《金縢》之説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册而未暇。盧甥祖皋申之攜此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説。《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齊戒以求蓍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説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於邰，分茅

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才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册於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於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於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説，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焕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於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册金縢。莽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説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於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爲多，又精采殊勝。聞天台有真蹟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貳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爲楷法。户篋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素《自敘》，嘉定元年閏四月丙子同觀于道山堂。有疑爲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詩卷致堯

彦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慷慨許國。始爲尉曹，丞相吕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虜。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棐、察院李公藹，又李公愿、馬公永卿，皆俊偉人也。公既得虜要領以歸，和好隨定。授朝請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行也，季氏宗丞公致祥字彦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迂，今其子佋，樓出也。攜以求跋，爲道梗概，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於別卷。明日又書此于玉堂直舍，俾佋襲藏之以爲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學爲文章，固足以爲國之光華。一臨事變，隳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公廷叱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是知前輩無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舅，安得此甥也。

跋黄子耕定武脩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寶。余有淳化閒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父，右選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於近世，莫盛於半山，而葛公亞卿繼之。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爲梅雪集絶句至六百餘篇，雖曰以詩爲戲，非博記詳取未易爲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取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爲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悦。觀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莫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

驚猜。」蓋引穰侯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於告老之餘，叨塵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曰：「此真傳舍，子安得專？」余曰：「公退燕坐，酌酒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萬壑同響。則余實專之矣。若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而況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於崖下。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衮《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杕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煙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藁

某頃在周行，荷莊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藁，蓋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節，可以概見。勒石

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跋桑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朴野，彊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黃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絶，重以兵燬銷爍，而四方得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於子耕許。風度大似伯氏，所謂一不爲少者，尚可想見白衫騎驢、摇頭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患，卒以謫死。知命雖以躄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少游邪？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窗詩帖

某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錢公爲貳車。公壯年風流醖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璯、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温，外祖也。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于鄉，俱年七十餘，最爲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閌、起居舍人吴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與。王、薛二

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議爲八老會。朝議徐公彦老、布衣陳公先而後至，顧、蔣、汪公、參政洎高、吴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也。蔣公園中素有集春堂，海棠尤多，即大參所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左相當軸，與大父相望於四十年閒。蔣公曾孫亢宗裝池詩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博學，好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又見前輩宦游，其待寓公如此之厚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爲寮，俱未有廨宇，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幾，先君易諸軍粮料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薦郡守，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静。嚴而知恤，静而能辦。」識者以爲曲盡。先君尋以軍器監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栝。公遷檢詳，已而歸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緘銜位，某代書之，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星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又以二書爲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衰淚横集，謹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盡付某輩。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又以見前良相予，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楚蘜圖彦直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草木之名。」《離騷》具載香草，多湘楚閒所産。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闕所不知者四。以

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筆，雖別有辛夷之名，未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黃花滿地金」之句，歐公謂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無辨之者。余嘗得其説，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以爲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切致此意。木蘭仰生而欲飲其墜露，菊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陸而欲採於水中，芙蓉在水而欲搴於木末，皆此意也。又嘗於蘭有感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踈影暗香，它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從事於斯」，而後世以爲顏子不疑，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山澤閒，牽挽至此，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薌》卷軸，雖未及見陳君，已覺鄙吝意消。又知爲同年雍父之季也，縱筆及此，俟來過我，相與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俳語，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賴道一言之善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内不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絫世奉佛，崇飾塔廟，不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錢王實爲之。陰功至普，于今慶裔緜遠，爲本朝勳閥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主僧妙珣欲持謁丞相于丹

丘，仍攜忠懿王制書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舊答李希岳啓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邪？」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閑，李希岳惠以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爲書卷尾，以誌吾之媿，尚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顉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卿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欲盡起之，庶幾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煩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可勝歎哉！大卿，某姑之夫也。從其孫顉之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尚寶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於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大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某，且求跋。某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幾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

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某謹考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聖烈也，「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裕陵之盛際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君實内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有子登弟。」公之長子仲脩、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牓第四甲，温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詩與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三帖 聿

某衰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爲伯父行，使關陝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於鳳翔、長安西六程極用心，凡事皆平和，無間言，而陰能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於無心，則當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忠，竟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關中傑黠，周公推誠待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册，其一則《夏日游石淙詩序》，曰「𨲢製」，「𨲢」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云：「爰有石淙者，即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閻朝隱、崔融、薛曜、徐彦伯、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七言，侍游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左奉宸大夫臣薛曜奉勑書」。其一《秋日宴石淙序》，序中言「若三

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兄，字畫勁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會要》：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説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殿，長安四年毁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澗也。或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考之殆不然。《太平寰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石淙在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不同者。又知「𠥱」之爲「月」，「𤯔」之爲「聖」，「圀」之爲「國」，「𤯔」之爲「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蠶爲墟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曆，古多族葬，記一墓域有數十家，在某州縣。又記松栢若干株，石羊、石虎、石沙門等若干，又云金蠶若干。蠶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焚膏油，置蠟炬，亦可收燈炧，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文康公魯卿少仕于兖，有「手板裁香楷」之句。此簡真闕里物，又傳於唐初，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某方閒居，書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元縣，更求跋語，并敘家世。岐王之子安康郡王士説嘗使虜營，隨二聖北狩，不勝忠憤，駡虜而自沈于黄河。虜服其義，葬之河干。是生銀青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與某同爲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爲指授。後汝述、汝逵、汝遇、汝适俱踵世科。十餘年閒，皆改京秩，其興未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勑，莊周立言，理歸於沖寞；郭象爲注，義造於淵微。自《莊子》之書盛行於晉，而清談名理莫不以象爲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本也矣。」莊子固爲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顔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兹以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荆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超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荆公專以末篇《天下》爲言，蓋其首論六經之道，既而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百家

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於後，以老聃爲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不敢上與六經比，此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黄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儒爲家，顧安知此乎？余雖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爲前此未有發此祕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識西蜀張君于朝行。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深藏若虚，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獨留之，始敂其説，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藴，因相與商榷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爲荒唐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爲盡得其説，而與世儒之説不侔矣。方欲時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之不可，欲得一言以爲别。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名入道山册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幾微見於顔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里相望，余將再掛衣冠，歸老田里，無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進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興祖，廣漢人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宫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吴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宫教爲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以是知大參范公不苟於薦士，太師謂之二難是矣。紫微先生舉某自代，遂出門下。宫教之喪，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兼内外制，文擅一時，宫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寘樞府。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爲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巘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僂，終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某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内，忽蒙宣押御

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機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併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綍，俾踐台符。何循墻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某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之長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某，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數端，真可以爲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録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如：「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無客日自静，有風終夕凉。」妙絶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閒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

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祕。《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爲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目録，寄吴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録寄之。李德邵璜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爲屠龍之伎，故好之者寡。黄巖戴君棟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号東臯叟，不肯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它，與世異好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之，讀書績文，而尤篤意於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皆丹丘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於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忘，無以荅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稱玉谿生是已。

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余之言顧何足爲軒輊邪？」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愃實勑書

唐末勑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於書，倉猝中猶爾可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中，疑即愃實之墓。又言偏閲《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愃實姓氏，蓋偏裨也。余觀勑書委諭詳密，必非施於偏裨者。治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黄松子，著《外史檮杌》十卷，載前後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愃實爲黔南節度，辟爲推官。」「愃」字惟《集韻》與喜同，它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正引《檮杌》之説，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愃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尚不書月，王君遽以爲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巴蜀」，又有「雖元惡未就誅擒，凶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宫闕」之言。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黄巢大盜始起，至廣平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宫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既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蜀幾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此爲昭宗之勑，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謀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是爲僖宗中和之勑無疑。豈中和閒愃實已爲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邪？其詳不可得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

名。它書未必無之，顧淺陋老懶，未能詳考，尚有待於博洽之士。王君偶未考《檮杌》，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爲貪而畏人之鼠。然《詩》之「碩鼠」从頁，石聲，大也，故曰「若大鼠也」。《易》之「鼫鼠」從鼠，石聲。陸德明《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始深疑之。考許叔重《説文解字》注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梧鼠五技而窮」，楊倞所注乃出於叔重。唐本又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成曲」一作「度曲」。余嘗試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於淺土穿穴，人或取於路窮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聲若長哦者，俗謂蚯蚓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説，嘗於夏夜傾聽久之，篝火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爲螻蛄而徇俗邪？彌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云：「羲獻墨跡十一卷，水玉作軸排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

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有真蹟邪？

淳化本脩禊序

余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豢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爲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説。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兑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离以九居南。故《説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离，致役乎坤，説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説，文王之《易》也。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説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离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兑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各相對，此先天之説，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爲先天、後天之辨，竊嘗攷之《説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於今人之説。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

入也，坎陷也，离麗也，艮止也，兑説也」，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离爲雉，艮爲狗，兑爲羊」，曰「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离爲目，艮爲手，兑爲口」。又乾稱父，坤稱母，震、巽爲長男長女，坎、离爲中，艮、兑爲少。又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离爲火，艮爲山，兑爲澤。終《説卦》之篇，皆先天之説也，顧未詳考爾。先天千載絶學，麻衣得之，傳於希夷，紊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於王木叔枏，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吕澤父凝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説。阜陵大喜其書，留爲太府丞，同官爲寮，始得蜀本全帙，因得扣其一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真爲多，然猶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學雖不易窺測，要皆不出於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一倍法，❶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加損毫末於此。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熟復歎仰以還，罄其謏聞書之，以俟知者。

温公奏藁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十二條，見《中國春秋》，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加「重」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權爾。彼亦不足以知

❶「一」上，殿本有「加」字。

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潞公、吕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臨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都才了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之。爲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閤欲賓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傅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時群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還朝，豈非命邪？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累百歐陽，其何敢望它韓公！」今觀此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心輔政，以致慶曆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虚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黄岡如鄉曲，殆前緣邪？

跋黄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録之。兹見

子邁所臨《乙酉家乘》，典刑具存，爲録《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方翛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於季秋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自以爲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寥信中訪先生於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爲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兹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爲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庵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爲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被召省劄 肅。與陳簡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招，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可爲恢復計，遽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惜此機。力既不可以回，因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謂其爲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高宗諒其忠，再徙爲威武簽幕。群憸承一時風旨，相與擠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移吉陽，蓋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然，雖遭摧辱，略不爲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紹興更化，始得北還。孝宗初政，擢吏部郎。隆興改元，某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爲參詳官。某策卷誤犯泰陵舊諱，知舉内相洪公方欲爲之奏聞，先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恩也，於是始得拜先生下風。長身霜鬛，神采照映，恭謙磬折，音吐洪暢，略不見久居嶺海煙瘴之狀。衣冠甚偉，如見古人。時以短箋投謝，坐主或報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寵。以某多用諱事，遂引亹夏滕文等數十條，爲言尤切，感服寶藏，又已載於先生集中。今見學省八詩，蓋攝祭酒時也。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人報之，愈出而愈奇。最後樊武諭以其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凛然。周益公爲隧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某頃既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没，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圜、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爲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試仲方二子燿、煃童子科。某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於先生之門遂識四世，抑以知澹菴之德澤爲未

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蒙求》始於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於班孟堅《幽通賦》中。「蠟屐」、「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關。「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賡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用小説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輿老不廢書，用李氏之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於誦習，千古大概如指諸掌。德輿别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濙鋟板以傳，爲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黄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於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録》千卷，趙德父《金石録》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奥，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逌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

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欵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須孰讀彊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略。」又謂歐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豪髪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蕢易悳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領縮而小之，既全取「欵」、「州」、「蕢」三字，又移「明」爲「易」，「悳」、「系」皆取其半。「欵」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考也。王大令《静息帖》碧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榱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匆匆」，雲林引《顔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顔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𥴡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説文解字》蔗从艸，在艸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隠」、「最」之爲「㝡」之類尚衆，此既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墻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爲，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皇它務，下務農之詔，躬耕耤之勤。伯父時爲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韙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宫，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惟揚，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没，欲以詩刊諸石，某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况萬乘主乎？絫朝仁厚，撫民最深，

恐亦未必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於世。夫霑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紝，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汙吏暴胥以肆其毒。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壽，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之絶境也。大父爲登封宰，家閒舊有《嵩山圖》，丹青故暗。揚州伯父設於雲岫堂屏閒，而書大父《二十四峯》詩於左右，某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廬焚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某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北客有以雜碑至榷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有序文及詩，知其爲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拱璧，真我家舊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書之，移于樂石。於是某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弟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父生於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書元符庚辰。大父又於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後山先生陳無己爲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辛巳歲也。曇潛書，潛即參寥子。以二者考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多有倡和，如《登嵩山

絶頂》等詩。大父遺文顧無傳焉,《三十六峯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寶之。嗚呼!大父薨於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爲紹興七年丁巳,而某始生。既不獲逮事,而登封舊治尚淪於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已?大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碑者可以想見大概。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於神道碑銘中。後諸父叅贈至少師,某始追贈太師齊國公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它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説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説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一書，□□年

□□所集，❶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説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説。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它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它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❶「□□□年□□所集」，「□」原爲空格。殿本無此句，而有小注云：「案是書未詳孰撰。考晁公武《讀書志》有皇祐間進士杜諤集《繁露》諸書，斷以己意，名《春秋會義》。」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游》，宋宣獻公手書之，可謂兩絶。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宫寺，見李公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爲求石刻於寺，補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碔砆列於璠璵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宣獻父名臯，不惟於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迹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録，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絶人，其自言治行之偉如此，人品真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二公德度如此，恩讎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掇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爲之也。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它，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間，則其樂至於「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家室，樂爾妻奴」，❶所謂人不間於昆弟之言，而家肥

❶「奴」，殿本及《詩經》作「帑」。

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藴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懇，不幸兄亡矣，願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爲之感歎不足，併書古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隳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興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游天台、鴈蕩，吴越間榮之。至今廨宇有戲綵堂，猶以爲盛事。萱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游。頃歲客授之初，登堂慕想，嘗録三人唱和之篇。兹從萱堂之元孫晉獲見真蹟，以神道碑攷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獻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與大臣爲寮友，高風凛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温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説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説於毗陵史君薛士隆。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機》及馬隆贊示余，於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曉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榘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裒前後衆説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併刻焉。武侯之陳原於先天六十四卦之

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爲苟道，且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蓋以深知井田之制也。毗陵嘗問余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畋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説，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於農，比閭族黨，爲伍爲什，即其制也。」毗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别有兵法。八佾之舞六十四人，即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爲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爲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既隳，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考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深入，略無後繼，音問既絶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而平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於八陳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劉資政游縣學留題❶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

❶「劉」上，殿本有「跋」字。

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於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閑廢中，先畀内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尚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事，名節始終。與黄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鋭，古記有之：「尖石圜，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去其鋭。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爲奇讖，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某生晚，不及拜公，親聞介菴趙公少卿彦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略中原，日爲恢復之計，調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於上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彦端一笑爾。」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爲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對曰：「聖主所爲，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之」，未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笏移南山」，推此一端，以見獻納之有益於國者多矣。某年十六，時侍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學于郡庠者二年，頗聞鄉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爲士，固窮力學，以致膴仕，不知其他也。某四明汪出，表弟之子之彊力學決科，作尉兹邑，聞其居官殊有可紀。校文漕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於至和二年，頹圮已甚，齋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興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

曰：「聞劉公布衣時，因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講堂壁間，以勉後學。而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於某。取而讀焉，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概見於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爲可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讖，豈足爲公道？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之者寡。此某所以不能自已于言，亦不嫌於太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聲，後爲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爲守爲倅，公之餘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禄與東坡同官事迹 轂

慶曆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才數處，多延致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爲之師。我高祖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才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譙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亶、袁公轂、羅公適曰：「二三子學業既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於是舒試于鄉，袁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選，實爲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名於時。而袁之著述傳於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爲郡守，相得歡甚，有《迓新啓事》、坡書《龍泉何氏留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芎椒》，一爲《除夜》。如「别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最爲膾炙，正爲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閒風流可想而知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韈事。」公一夕録數十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之，前輩之不倦

於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正議之高弟，誌公之墓。當崇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爲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某隨侍栝蒼，於郡齋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模遺其家，此外罕見公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爲古今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題選」爲名。況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蜀有《書林》號爲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於此書之間，其實反成猥釀，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五世孫櫄録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爲銘，謂某書于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興。有孫字質甫，好古篤學，教子有聞于時。覺名鄉書，燮以吏部知九江，櫄以特科爲丞。燮之子肅甫。一孫字叔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科，其興殆未艾也。羅公亦爲杭之貳車，與坡同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歆、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意與公適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游。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略無隱情。嘗曰：「性直言憃，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某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

日。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黔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爲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爲善本。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禄也。」問其説，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黄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户知之。少時見《唐氏風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名。鄭君寅宰吉之太和，今工部尚書汪季路其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鹽酒税，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劒器行》、《哀江頭》二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彦猷二帖，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爲令，嘗爲之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自知識别，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迹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卧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孚蠟屐金貂换酒　畢卓甕下

雅　放　樂　暢　達　逸　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爲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閲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此卷絶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之，尤爲可寶。余於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爲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則狀其遠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邪？」❶坐客爲之絶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録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群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累世爲儒，某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長字公權，爲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爲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爲司業，陳公少南爲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寘之首選，聲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禄以終。簽判有子曰焕，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㷞，力學未効。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於梁

❶「灸」，原作「炙」，據殿本改。

丞相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於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爲某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吴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寘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丞相文縝方爲内相，往别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踰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爲？高風已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横翔，三十一歲爲高宗朝名相。兹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于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着色春山

向薌林有題元暉横軸云：「早爲山谷印可，晚陪帝所清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胸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關仝、李成皆世名筆，多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此卷尤爲勝絶，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贋本，去此

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臠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鴛鷺同飛蓋」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猊口吐清寒」，皆爲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爲戀，而樂荒閑之野。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群飛，皆有生意，胸次可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洎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來，求去未得，尤有感於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日負憂責，吾曹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等帖，可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爲殿試編排官，楊渾父爲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送以詩，有云：「爲漢寢謀惟汲直，在唐無黨只香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别，余自廢退十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還，由學館入册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

念疇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爲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彦通字叔達，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爲不然，謂遠公不與脩静同時。余曾因其言細考之，《十八賢傳》遠公卒於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吴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静卒於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脩静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於義熙之三年丁未。遠之亡，修静才十歲，況脩静宋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矣。淵明生於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爲謚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扈蒙諸書，皆無「清」字。惟賀琛之書乃有其三，曰：「弗邇聲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則未免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冰自勵，清每畏於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於天禀。」觀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曾文

清公乃得此名，公論爲之翕然。某初筮永嘉，時侍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凡事以爲模楷。今閲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之言洎文清之書。兩家皆以「清」易名者，清白之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召南久更事任，已有所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題跋

跋⿰谷丸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鼇，郡人李公新號跨鼇先生，有書一編，名《⿰谷丸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谷丸，倦也。』丁度謂字或作『⿰谷丸』。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谷丸。』而釋者亦云：『倦⿰谷丸，疲憊也。』先生之書以『⿰谷丸』名，蓋示其倦游，不晞時用也。」余考之《集韻》，二十陌有「⿰谷丸」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鼇之意不過此爾。然《說文解字》無「⿰谷丸」而有「谻」。《集韻》：「⿰谷丸，胡官切。⿰谷曼⿰谷丸，亭名，在上谷。⿰谷曼，謨官切。」《說文解字》：「谻，極虐切，❶相踦谻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谷丸」从「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欽宗廟諱嫌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跨鼇卒於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爲避。「谻」从「𧮫」，亦極虐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郤、綌皆从此。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丮」己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丸』」，「執」、「孰」等之「丸」，「恐」、「筑」之「凡」，皆當以「丮」，俗書與「丸」、「凡」無別。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徼⿰谷丸受詘」，曰「窮極倦⿰谷丸」，俱

---

❶「極」，殿本作「其」。下「極虐切」同。

音「劇」，倦谻，疲憊也。而《說文》「谻」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徼極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徼要極而受屈也。「谻」竭戟切，「谻」極虐切，聲亦相近，疑即谻字也。跨鼇之書不應取踦谻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谻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谻」字，而有司以爲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跋⿱艹極書

余君穜編《大易粹言》，刊於龍舒。又自著書名曰《⿱艹極書》，以八起數。或問「⿱艹極」字何義，余攷《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气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於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亟、苘、⿱艹亟。」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苘、⿱艹亟。」余君既擬《太玄》、《潛虛》以爲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廾」。第未知「⿱艹亟」字止用《集韻》爲據，惟復別見它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聲爲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裔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于後。時在翰苑，仍効周益公

用印章。蓋南渡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於景德二年，蘇、鄧二公俱曾用此也。

顔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既言劒舞，疑爲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顔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劒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温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亹亹千餘言，一出於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河東《鐃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絶。

富韓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爲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兹觀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摇之，而師中亦

凌慢如此，況他人乎？

趙德父帖

趙德父爲《金石録》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公無名「䜌」者，而黄長睿謂：「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䜌』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䜌』爲正。周䜌女及敳䜌亦人名。」此謂仲忽以爲魯公器者無所據，而薛尚功謂乃《説文》「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爲魯公，爲周公祭文王之器無疑。考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辨之。刻削窮絲髮，而行筆堅勁，鐵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甚寬，亦不能爲此也。

燕文貴❶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宫之役，偶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畫院祇候，實爲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爲草字。外人那得知，

❶「貴」下，殿本有「畫卷」二字。

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爲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爲監鎮，與之還往，舊亦得其《八僊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爲「戫」，蓋長史素有此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爲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某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閒，猶及識其人。此卷書於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於丙辰。余生於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識公時，才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爲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當跋《復古編》頗詳。❶此蓋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吴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考。其閒以「祖」爲「但」，以「轉」爲「褥」，以「薩」爲「薛」之類，是終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从竹从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開卷一閱，真欲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❶「當」，殿本作「嘗」。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宣仲以古木墨戲得名於紹興間，嘗以坡公真筆映之，全無精采。兹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爲魯公客，後又爲坡、谷所稱，至檃栝其詩篇大書之。其與屈靈均荅問於江濱者何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种誼之奇功似郝靈筌，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假寵有邦；用能保爾山川土田，傳祚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揜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吴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簫傳》，言吴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近於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辦，然亦奇矣，爲之賦詩，且辯其爲陸法言《切韻》。兹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

之字而略去，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别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吴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之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爲最顯。忠獻公爲之立祠，忠簡公爲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記成而忠獻趨召，碑未及建，今五十年矣。忠簡之子澥將漕江左，俾某書之，將登于石。某爲何人，而敢與此？顧惟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深知，實門下士也。兹乃幸得以惡札託名於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聞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相則出於司馬參議端行。廉諱布，司馬諱槐，皆以畫得名於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峯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子夏問仁，❶夫子固嘗

❶「子夏」，殿本作「樊遲」。《論語·顔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它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源。兹讀《指南》一卷，樞密黄公、察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峯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於爲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則曰：「則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爲仁？」又「顔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豪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峯之言。故《易》以朋友講習爲説，蓋天下之説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婿，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敘南都知奬甚深，蒲坂會府則河中也。又曰：「經術興於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於濰，亦無北海之稱，南郡亦非爲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俱不平闕。而集中却有《上北海范天章》書，又有《謝范天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天章》等詩。考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爲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爲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爲通守，而諷已爲天章。文正知睦州、

蘇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宋宣獻、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材異等，然則集中詩及書皆爲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北海郡，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爲濰州。政和始以青州爲齊郡，以濰州爲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於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於家耶？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黄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役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爲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略，招潰卒於郊野，厚待之以爲用。戚與其副並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傅矢射副馬前，大略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爲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爲此也。嘗巡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

中之，危機屢矣。舊曾問於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壻也，嘗言公當危時，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遁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傅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於難。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丞相沆之孫也，爲之墓碑甚詳。東萊紫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爲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侯之元孫吴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吴興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多故，因亡其本。吴興一日又過某曰：「近從臨川宗族家遂得墓表録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真蹟。」欲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慨然爲書，且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某何幸，乃得以鄙札託名於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并日録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皇上初受内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厲精圖治，群賢在列。曾未幾時，而權臣已寖寖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忠憤激發，數其姦狀，

自此補外。某在東臺，同中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矣。三人之言皆驗於後，而公尤爲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邇聯。獨公不及見今日，爲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奏藁及《日録》手澤等見示，覽之輒爲流涕。公論既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於九原矣。欽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疇昔，病中扶憊書此。林公之德業，皆已見於隧碑，不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吴狀

楊行密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温已專政矣。九年温始進隆演爲吴王而建國，天祐十六年始即吴王位，改唐之天祐爲武義元年。又傳至溥，改元順義，拜温左丞相，其子知誥爲左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温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熙載投吴之時也。其父光嗣爲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隱嵩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温即知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爲司空。宋齊丘雖爲司空，乃在大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謚以文靖。此狀雖挾戰國縱横之氣，不脱五季萎苶之體，然詞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益忌北人，多酖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嘗少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亦此類耶？

跋向薌林拘僞楚檄藳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僞楚虛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即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邪？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於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薌林家規

薌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興國及邵倅既遵行維持於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於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爲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不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恃此以爲庠校，當有行於規矩之外者，而況家乎？臨武令爲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興未艾也。既以《薌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簪履之舊，俾待罪經帷，寵光殊奕，夐無前比。廼季秋壬子

錫宴於澄碧殿，因獲縱觀清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閬。捧手從游，天顔益温，命宿玉堂之直廬，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敘感遇之萬一，是夕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同其韻。華衮之褒，下飾小己，雖聖主所以優禮老臣者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塞？竊觀有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皐陶颺言載賡，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蕪陋，焉敢言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之所未有，視皐陶抑有光焉。臣儻不能勒之堅珉，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陛下聖學淵奥，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曰「躋民期仁壽」，有曰「朕瘠天下肥」，得以見陛下之用心。有曰「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𢊍」，得以見陛下之立志。若夫罄嘉謀以起勳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填溝壑，雖在田里，尚庶幾見之。

代仲舅汪尚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録》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内相范公沖、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閌其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寓，間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某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凛凛乎方册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於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爲之歛衽。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

竊考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於是得旨命公繳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索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語，雖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上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壹鬱於一時，昭聲烈於萬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某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1]

試　藁

宣王内脩政事賦省試

玉巵爲壽詩

光武大度同高祖賦教官試

宅道炳星緯詩

策三道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1] 卷第七十七至七十九，諸本皆闕，據底本目録補篇目。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策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致語

曾温州宴王御帶致語按視海船

趙倅宴新守王侍御致語

王守報宴致語

趙倅宴新守莫給事致語

十六叔祖慶七十致語

工部慶七十報會致語

姜總管慶七十致語

奉化南渡橋成宴汪及甫致語

宴交代沈詹事致語

仲舅尚書宴汪及甫兄弟致語

餞制帥林待制致語

太淑人慶九十致語

仲舅尚書慶八十致語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四明樓鑰大防

青　詞

壽皇聖帝不豫祈禱青詞同侍從

慈宫違豫，未厎於安平；從列投誠，敢伸於頌禱。恭修净供，仰叩高真。至尊壽皇聖帝恭願自天降康，勿藥有喜。備四時之氣，坐迪泰和；得萬國之驩，益嚴至養。

先君九幽青詞卒哭

無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尚冀至誠之感。伏念臣父具位臣某誠而處己，儉以助廉。久無求進之心，晚遂退閑之志。壽幾八秩，方承啜菽之歡；衅積諸孤，遽遭陟岵之痛。攀號靡及，視息僅存。驚卒哭之在辰，愴慈顔之益遠。平生素履，宜得遂於逍遥；宿世塵緣，恐尚稽於超度。是用祓除庭宇，祗設醮儀。廣延十極之真，拔濟九幽之苦。集兹冥福，用薦英魂。恭願雲馭來臨，星官昭列。先臣受錬，盡如黄籙白簡之言；祕籍注名，徑登絳闕清都之境。哀祈至切，追慕何窮。

又小祥

昊天罔極，莫報於父慈；太上至仁，敢干於聖造。伏念臣等先臣具官臣某久更勞役，終幸退休。驚宿疢之俄深，痛冥途之遽隔。周祥奄及，哀益遠於音容；善果屢脩，曾未通於肸蠁。平生廉儉，神聽必昭；積世愆尤，凡心罔測。詳究道家之旨要，親聞幽報之彰明。是用恭按沖科，肅清私宇。齋心蕆事，泣血陳詞。伏望上聖顧歆，衆真委照。俾英靈之不昧，悟機會之難逢。祗受祕章，謹持妙戒。煉至真之水火，集既散之精神。還復混元，逍遥浩劫。二兄一弟，洎諸附度之亡魂；六道四生，悉遂飛昇於僊境。攀號永訣，感切何窮。

疏　意

伏以天地之德，莫大於好生；皇上之功，最先於度世。人雖已矣，道則昭然。符籙至靈，召魂立應。精神受煉，脱體飛昇。今者追慕説妙戒以洗心，燃法燈而破暗。歷舉科儀，嚴君之永隔，緬傷同氣之云亡。備修人事。若匪僊真之降格，何由齋醮之圓成？伏望俯聽哀祈，監觀正度。集殊勳於所怙，覃善利於無邊。悉令鬼趣之廓清，益固凡情之信嚮。

母氏醮謝匳蓋青詞

闔門百口，曲蒙覆燾之仁；稽顙一心，敢復勤拳之謝。伏念臣妾某夙依大道，晚

困多艱。哀我良人，僅經卒哭；悲哉仲子，遽不勝喪。疫癘方興，深軫傷弓之痛；旄倪交恐，實懷臨谷之危。死者不可以復生，餘息尚圖於苟活。陶壺鐵柱，擇地於華屋之方；黄絹朱符，藏身於北斗之下。禱之于帝，不俟浹旬；蓋之如天，於焉閲歲。是用汛除庭宇，祗按科儀。共竭誠心，仰伸昭報。恭願上真降鑑，列聖居歆。時序既周，爰用蘋蘩之羞薦；香火雖徹，更祈神物之護持。大禍之餘，他何覬望？殘生未泯，願保團欒。

保安醮青詞

門户有祥，嘗祈道蔭。歲時既久，爰答初心。伏念臣憂患以來，兢虞益甚。重累有飢寒之患，慈親當喜懼之年。頃因宵夢不寧，筮占匪吉，深慮鬱攸之氣，共爲遷徙之謀。家既平康，神斯佑助。兹以之官在邇，迎侍將行，擇庚寅本命之辰，列歲運諸星之位。即衡門而設供，延浄侣以陳誠。伏願上帝來歆，衆靈就列。居者行者，悉除無妄之災；綏之成之，用保無窮之祐。

疏　意

右伏以慈母年高，願保壽康之吉；闔門累衆，欲祈長幼之安。望天鑑之昭臨，俾愚誠之上達。家室遂團欒之樂，川塗無跋履之虞。凡與禱祠，悉蒙孚祐。

丁巳本命醮青詞

晚境投閑，已銜洪造；屏居多病，敢叩

皇慈。伏念臣某賦分數奇，叨榮已甚。深有滿盈之懼，亟爲退避之謀。歸已四年，猶竊太倉之粟；身無一事，尚聯内閣之班。念尸素之過優，致災屯之不貸。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而況老母年高，弱妻氣劣。併課照臨之星位，敢伸禳謝之真科。近就東偏，稍營旁舍。恐神祇之驚犯，致家室之未寧。恭願高靈，俯歆菲供。光威來被，頓銷疾病之憂；道蔭所加，永保和平之福。

疏右語

聖常善於救人，在真經而具載；福莫長於無禍，實平日之夙心。歸處家庭，久饗祠禄。本無他望，敢瀆高真。正爲多災，願祈景貺。

東樓畢工醮謝青詞

得寵踰涯，莫效君恩之報；卜居歸老，仰憑道蔭之加。伏念臣某紊汙朝紳，晚塵禁橐。奉太平之香火，若將終焉；掛神武之衣冠，不翅足矣。昨營陋室，實倚先廬。敢圖召節之班，寖歷政塗之峻。以比歲金繒之賜，增前時土木之工。幸遂告成，未容得謝。深慮興修之際，或干禁忌之方。爰啓醮筵，以安神位。所冀一門之安隱，先令二子以禬禳。伏願上聖俯臨，嘉祥來集。始有曰，少有曰，止期苟合以苟全；歌於斯，聚於斯，是爲善頌而善禱。更祈貺施，早賜歸休。

政府禳火青詞

比驚鄰火，深懼延燔。亟發願心，尋欣按堵。爰啓醮筵之肅，永祈道蔭之加。伏念臣某老既投閒，晚叨參預。固已非夢寐所及，豈謂閱歲時之深。日不遑安，自知福過。乃仲春餘閏之始，有正晝鬱攸之災。駭騰焰之方興，亟叩頭而致禱。既蒙大造，用擇良辰。即私第以陳儀，集羽流而蕆事。恭願高靈垂祐，景福來臻。老幼粗安，早遂歸休之志；邇遐無閒，俱成覆露之恩。

保安醮青詞代魏丞相

微痾有感，致祠禱於高真；靈芘所加，還精神於舊觀。敢尋前請，以答初心。伏念臣某蒲柳早衰，桑榆浸逼。既慙得寵之踰分，且昧衛生之有經。頃冒外邪，嘗嬰寒疢。人以食爲命，或併日而一飡；母惟疾之憂，乃終夜而十起。徧嘗苦口之藥，莫遇折肱之醫。痛則呼天，獨蒙神祐；齋而事帝，敢屈真遊。伏願寶馭下臨，僊官就列。鑑獻芹之至意，歆酌水之微誠。四序暄涼，祈免陰陽之寇；闔門老幼，永同飽暖之歡。

又

傾投霄極，荷靈貺之無私；祇祓户庭，俟真游之來下。敢修薄供，用答初心。伏念臣某稟性背時，爲貧漫仕。分役心於州縣，徒竊食於斗升。而乃歷禁路之清班，參公朝之幾政。重禄靡太官之聚，闔門安潭府之居。福量既盈，人道所惡。鬱蒸在候，

寢興無妄之災；老穉訪醫，莫逢勿藥之喜。爰痛懲於小己，潛請命於穹旻。道蔭所臨，病魔良已。恭按沖科之秘，少陳昭報之誠。恭願奉寶馭於清都，鑑微臣之丹悃。苟庭闈暮境，得安甘毳之歡；而寒暑四時，皆免陰陽之寇。在臣爲幸，過此何求。

下元設保安醮青詞 以下代仲舅

齋戒以事帝，每荷神休；疾痛必呼天，復蒙道蔭。爰廣真科之祕，仰酬洪造之恩。伏念臣某涉世甚艱，受生多病。夙傾依於大道，用保祐於此身。每逢弧矢之辰，必設香花之供。屬當秋季，弱妻忽苦於外瘍；爰竭誠心，清醮仍加於比歲。惟下元之紀節，即私室以陳儀。伏願天仗來臨，僊官就列。坐令孤迹，消歲時無妄之災；更俾闔門，託天地不言之德。

奉使回程醮謝青詞

將命鄰邦，懼忝使指；投誠上帝，果辱神休。茲咸遂於生還，顧敢忘於昭報。伏念臣某等頃持漢節，遠聘燕山。上下六十二人，往還七千餘里。輪仆馬敗，日有顛隮之憂；寒窮歲殫，人懷皸瘃之苦。荷圓穹之芘覆，賴中國之威靈。竣事而歸，交口相賀。是用即琳宮而陳薦，按琅笈以宣儀。伏願天仗來臨，僊官就列。歆此日蘋蘩之供，佑兩朝金石之盟。凡與禱祈，咸均福祉。

森秀菴畢工醮謝青詞

頃歲悼亡，因作首丘之計；一朝竣事，

敢忘薦藻之誠。既不負於初心，尚有祈於洪覆。伏念某比遭伉儷之戚，適當行役之餘。僅返故山，徑謀吉卜。悵流離之三載，喜辛苦而一歸。爰鳩衆工，以奉窀穸。斧斤坌集，不無神物之震驚；畚锸交馳，或犯陰陽之拘忌。今則新阡既就，喪制告終。會微臣本命之辰，演寂士沖科之祕。恭願屈臨真馭，拔濟幽靈。俾託體於山阿，獲游神於帝所。更憑道蔭，加惠孤蹤。

仲舅九幽青詞代表弟

陟岵纏悲，不勝楚痛；叩閽請命，仰冀矜哀。伏念臣父具位臣某生幸逢辰，心常奉道。顧出藩入從之久，惟濟人利物之圖。仁及親姻，義周鄉黨。雖居閑自適，遂掛衣冠而歸；然既壽且康，屢膺綸綍之寵。在人情或謂無憾，於子道豈云有終？病已至於向安，變俄生於不測。禬禳靡及，藥石難施。弗圖瞬息之間，遽隔幽冥之異。攀號罔極，罪罰何堪？念九九之年，曾莫逃於定數；當七七之日，用恭演於真科。爰仗勝因，以資冥路。恭願高靈來下，衷悃潛通。六道四生，賴法力咸蒙於煉度；三清十極，俾先臣得遂於逍遥。凡預禱祈，均霑福利。

禱旱青詞以下代永嘉守

上天至仁，偶有陰陽之盭；下土無告，爰伸疾痛之呼。伏念微臣來官支郡，僅更月琯，已告旱災。謂吏政拙疏之致此，民則何辜？謂書生奇蹇之宜然，自當順受；自深焦槁之憂，備舉禱祠之典。神靈咸格，雖

粗獲於幽通；天聽未回，恐難逃於常數。是用拜章真宇，請命皇穹。恭願歆蘋蘩之誠，閔稼穡之寶。雲軿風馬，盡從列聖之游；雹幟雷車，驅起四山之雨。少救民生之急，終令歲事之成。

疏　意

伏以仲夏以來，亢陽爲害。下田近水，尚殫灌溉之勞；高隴依山，坐見禾苗之瘁。如江塗之種藝，若海氣之薰蒸。農功欲就而可憂，雨意垂成而輒止。赫日益增於焦槁，炎風時肆於飄颻。又虞邑屋之居，或有火災之變。禱祠未效，震懼靡容。惟仰叩於九閽，庶少蘇於千里。尚期洪造，俯念疲民。大旱爲霖，洗鑠石流金之虐；豐年多黍，見崇墉比櫛之餘。

謝雨青詞

驕陽爲虐，方懷赤地之憂；甘雨應祈，實藉皇天之賜。敢陳菲供，仰答初心。重念海邦，夙蒙道蔭。斗柄外指，久安城郭之居；華蓋横陳，深閟山川之秀。在東南爲全盛之地，故民物多滿盈之災。年方賴於屢豐，旱忽驚於已甚。嘗憑寂士，恭禱靈湫。沛爲三日之膏霖，盡起四郊之嘉穀。爰依琳宇，敬演瓊科。上以酬莫報之恩，下以成將來之福。恭願九霄降鑑，八表會同。蠲愚俗之愆尤，洗陰陽之繆盭。自今以始，咸與爲新。千倉萬箱，遂有農夫之慶；五風十雨，永儲鄉國之休。

人日設醮青詞

春陽伊始，欣品彙之咸亨；天聽不違，冀忱衷之可達。眷惟兹土，素號名城。止緣累歲之災傷，浸有陋邦之氣象。微臣假守，道蔭曲加。曰雨曰暘，禱而必應；多黍多稌，幸此少康。然念方蟄而雷，恐陰陽之未順；歷冬不雪，慮疫癘之或生。兹改王正，廼涓人日。即黄堂而展事，按玉笈以陳儀。用徼福於斯民，以祈祥於新歲。伏願璇霄夙駕，瓊侶來游。回千里之和風，掃頻年之沴氣。人情安泰，永消愁恨歎息之聲；農事順成，無有水溢旱乾之苦。

疏　意

伏惟比年以來，此邦多故。飢饉疾疫，民用弗堪；旱潦火風，人實無告。雖幸去冬之安静，莫知新歲之豐凶。况寒暄不齊，憂氣序之非正；而愁嘆未免，慮陰陽之或乖。先事而祈，于今敢後？是用汛嚴公宇，祇集道流。卜今月上七丙子之辰，設醮一百二十分位。伏願歆蘋蘩藴藻之薦，鑑齋戒沐浴之誠。赦愚俗之往愆，回海隅之叶氣。麥禾充廪，田里息肩。凡預禱祈，咸臻康樂。

禱禳風潮青詞

風烈必變，亟叩元真；天聽不違，遽彰

妙感。惟茲阻山帶江之地，間有折木發屋之災。千里病之，一紀于此。春而先卜，既飛雪之有祥；秋以爲期，果狂飈之大震。暴亦幾於壓石，飄不止於終朝。仰憑道蔭之加，遂息人心之恐。迨望日月盈之候，寔比年潮溢之時。海户傷弓，或作登山之避；農夫釋耒，居有偃禾之憂。帖然不驚，坐以無事。是用汛嚴邃宇，敬演沖科。固知大造之難酬，尚冀高靈之下墮。庶令罷俗，咸戴洪休。萬户千門，俾人人而康樂；五風十雨，期歲歲以豐登。

郡治禳火青詞 代天台守

叩頭反火，事豈由人；仰首呼天，言猶在耳。因舊尹告新之政，報上蒼救物之私。伏念臣某庸陋無堪，拙誠自信。比膺臨遣，來試蕃宣。惟吏道之未閑，賴神靈之有助。春耕伊始，當憂國以願豐；夕惕不遑，思爲民而祈福。自去載捄焚之際，念衆人奔命之疲。默禱方勤，延燔遽息。顧交符而至此，豈薦藻之敢忘？爰即琳宫，敬宣瓊蘊。恭願高真歆鑑，大道矜慈。年穀順成，喜見曾孫之稼；閭閻寧處，永消回禄之災。凡厥有生，咸資善利。

叔祖母九幽青詞 代二叔

陟屺纏悲，莫贖終天之痛；叩閽致禱，庶寬長夜之思。伏念臣母某人久處人寰，傾依道蔭。方當生前無恙之日，預爲身後至深之謀。雖一旦音容之遽亡，而頃年籙簡之猶在。爰因齋祭，恭設醮筵。儼萬象以森羅，振九原之幽滯。母氏聖善，杯棬之

澤如存；天鑑高明，肹蠁之通不遠。伏願星官下墮，雲馭來臨。受煉朝真，默想慈顔之超度；垂休錫羡，敢爲嗣子之私圖。稽首祈哀，叩心請命。

杜氏從姑保安醮青詞

客路驚憂，屢投洪造；嫠居孤藐，敢負初心。伏念臣妾生則多艱，晚方有託。良人分薄，十餘年甘苦之同；末宦途窮，二千里馳驅之役。還鄉未及，感疾已深。加稚女之阽危，重寸心之震惕。俱嘗請命，賴以到家。弛檐云初，蓋棺遂已。追痛卧痾綿惙之際，猶勤禮斗依歸之心。方旅櫬之既安，亦寓居之粗定。併陳二醮，仍薦九幽。上以資厚夜之超昇，下以祈闔門之安穩。恭願歆蘋蘩之菲供，鑑螻蟻之微誠。拔濟沉魂，遂徑躋於真境；保全數口，期粗適於餘生。

景孟舅奉使還醮謝青詞

璇極九重，敢必忱衷之達；軺車萬里，卒蒙道蔭之餘。爰荅初心，虔修凈供。臣等敬將王命，遠使虜庭。奔走風埃，顧豈辭於艱險；馳驅原隰，亦深懼於顛隮。逮此改轅，苟無乏事。既遂生還之幸，敢忘昭報之誠？伏願天馭下臨，星官就次。歆此日蘋蘩之供，佑兩朝金石之盟。凡與禱祠，咸膺福祉。

九幽青詞代表弟

自古有死，獨我父之痛深；謂天蓋高，

惟誠心之應速。敢傾哀訴，仰叩上真。伏念臣父某生無母慈，長有家難。羈單萬狀，流落幾年。特抗志之不凡，期奮身而有立。一入太學，蚤遂橫翔；三仕中都，率非善去。王陽自奉，天下徒怪其奢；孟軻能言，外人皆稱其好。疾惡不避，賈憎寖多。退雖無以自存，後或可以他望。禍生所忽，疾祕不明。初驚食指之傷，遽徹右肱之慘。英爽蓋棺而遂已，今竟何之；孤嫠瀝血以長號，悔將焉及。追念生前之素願，敢遺身後之食言？事至再三，時更終七。爰併脩於浄醮，用專薦於幽途。恭願昭鑑忱衷，俯聆冤呼。將使怨家詛語，蒙法力以銷除；口過身非，遇天恩而蕩滌。徑超冥漠，永得逍遥。尚令苦塊之餘，免擠溝壑之苦。

季舅九幽青詞

無父何怙，莫酬生育之恩；謂天蓋高，敢控哀祈之悃。伏念臣父具位某禀資踈直，奉職公廉。宦游備歷於艱勤，家食弗營於生業。晚猶未裕，幸分溢浦之麾；命實向衰，幾卧漳濱之疾。僅更十月之久，曾靡一朝之安。以法令而爲師，粗知無媿；飾厨傳而稱客，誠有不能。讒箭既行，禍機隨發。豈期歸路，遽訣終天。闔門徒切於攀號，旅櫬屢遭於阻滯。甫到家之浹日，驚卒哭之在辰。依道教以追修，同母親而附度。按黄籙垂科之典，求朱陵受鍊之功。恭願洞鑑哀衷，俯歆浄供。拔冥途之幽趣，蕩宿世之往愆。仰覬慈親，俱逍遥於真境；更敷善利，廣霑丐於群生。

疏右語

太上慈仁，垂金闕度生之籍；真科深妙，著玉匱盟真之文。拔濟群迷，悉超苦趣。兹延寂士，仰會高靈。幸醮式之告圓，諒孝誠之昭格。願考妣俱蒙於煉度，庶雲霄各遂於超昇。仰謝天恩，少伸子道。

馬氏建黄籙醮青詞

太上垂慈，著金闕度生之籍；下臣請命，陳玉匱盟真之科。竭螻蟻之微誠，脩蘋繁之净供。仰祈洪造，俯照丹衷。伏念臣痛念慈親，嘗伸素願。言猶在耳，遽纏風木之悲；孝欲寧神，忍視桮圈之澤。遂同群從，俱發信心。延寂士以合謀，按靈文而蕆事。棟宇器用則深圖蠲潔，威儀符簡則務極精嚴。闡教於九九篇道德之言，建壇於七七日晝夜之久。用以答揚先志，哀對上靈。大開受煉之門，廣濟含生之衆。近則闔族親姻之黨，施及同時附度之人。或飢饉疾疫而致無辜，或水火夭横而沉苦趣。雖由宿業，咸遇大齋。洗滌罪僁，超登清净。于以資母氏飛昇之薦，于以明道家拯護之仁。恭願飆馭下臨，星官就列。威神密邇，肸蠁潛通。敷曠蕩之恩，空酆都之滯獄；拔幽冥之境，清岱嶽之羈魂。三塗五苦，咸與惟新；六道四生，賜之更始。照臨所暨，福利惟均。

城中禳火青詞

救焚既定，尚懷扇赫之虞；請禱實繁，

盍舉振除之禮。敢躬祈於帝所，庶永息於天災。言念此邦，久無異變。比有融風之甚，遽遭譌火之驚。烈焰長煙，恍若雲蜺之起；連甍接棟，忽爲瓦礫之餘。豈惟户駭而人哀，真是神焦而鬼爛。憂惶前所未有，叫號幾不忍聞。雖一時幸免於焮隨，而萬衆未忘於夢愕。眷鄭國曾禳於回禄，况宋人亦祀於盤庚。爰集羽流，大開瓊笈。即二亭之宏敞，盡五日之精專。恭願天鑑斯臨，僊班就列。斥炎官之熱屬，毋使復然；驅南海之幽形，亟令遠伏。保公私而俱泰，撫凋瘵以圖全。凡與禱祠，悉蒙祉福。

疏右語

大道無私，物常善救；凡民有欲，天其必從。矧兹禳禬之修，祈免鬱攸之孽。沖科既演，景貺旋臻。願銷譆譆公公之祥，永息燄燄炎炎之害。仰資法力，益奠民生。

從子伯時九幽青詞代諸子

無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敢叩難諶之造。欲伸駒犢之慕，輒效蘋蘩之羞。伏念臣父某賦性謙恭，居家孝友。律身而事無過舉，没齒而人不間言。矧官業之素優，意宦途之可望。寖嬰沉痼，遂棄諸孤。歷數平生，疑無媿怍；尚虞宿障，未測升沉。有叔弟以先亡，亦慈懷之所痛。敢因卒哭，併預追修。願列聖之垂慈，俾靈魂之受鍊。三清聖境，陪僊馭以逍遥；六趣群生，盡冥途而超度。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疏文

高宗皇帝小祥疏文温州江心寺

慈極僊遊，莫贖號弓之痛；中川法窟，嘗經鳴蹕之餘。時届小祥，福宜專享。眷炎祚中興之始，爲永嘉南渡之行。遵海而南，以濟大業；泝江而上，首幸此山。亂流孤嶼之林巒，御榻今存於嵽嵲；浴光清輝之扁榜，雲章猶仰於昭回。合二刹以增崇，冠一方而獨盛。自龍樓之晏起，驚駒隙之屢遷。萬歲争呼，尚想奉巵之樂；千秋已後，豈忘過沛之思。戴睿德以難酬，叩帝閽而有請。敬尋光孝之典故，乞奉永思之道場。旋拜俞音，虔修妙果。當新穀既升之日，乃練衣初御之時。爰率官僚，聿遵禮制。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恭願位超佛祖，供極人天。萬國歸仁，尚何資於梵力；一人有慶，祈永祐於皇圖。

高宗皇帝大祥疏文同郎官

三載四海，甫畢於堯喪；萬歲千秋，方深於舜慕。爰率祇園之衆，少伸郎吏之誠。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恭願位冠覺皇，神超净土。追參列聖，咸仰在天之靈；眷佑三宫，益衍無疆之祉。

成肅皇后小祥疏文

長樂上賓，時適經於練祭；周行追感，爰肅叩於梵宮。成肅皇后，伏願覺性長存，神游無礙。仰惟文母，永配在天之靈；垂佑湯孫，益緜卜世之慶。

重明節功德疏四首

仰壽康之宮，方謹五日一朝之禮；當震夙之旦，想聞萬歲三呼之聲。爰叩竺乾，用祈戩穀。太上皇帝陛下，恭願怡神於淡，游物之初。娱侍兩宮，時覩奉卮之樂；坐觀萬乘，日承問寢之歡。

龍樓上壽，莫陪百辟之班；象教祈年，敢獻三呼之祝。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恭願奉兩宮之養，均萬國之歡。聖子承顔，長見玉卮之樂；昊穹薦祉，益綿寶曆之期。

龍樓上壽，想聞萬歲之聲；鳳蹕來朝，覃及八荒之域。敢修梵唄，仰祝皇齡。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恭願祗奉兩宮，坐參太極。泮奂游矣，閲天長地久之期；福履綏之，見日居月諸之永。

慈宸上壽，將嚴五日之朝；寰宇投誠，預獻萬年之祝。敢涓梵刹，用啓鴻因。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恭願玩道穆清，頤神恬澹。皇穹垂祐，坐聞嵩嶽之呼；聖子承顔，歲舉漢卮之禮。

瑞慶節功德疏五首

聰明時乂，實維有道之長；瑞慶大來，用紀誕彌之節。集祇園之浄衆，比華嶽之

封人。皇帝陛下，恭願如日方升，與天同久。奉三宮之寶册，既舉縟儀；上萬壽之玉卮，願觀盛事。

占繞電之祥，適當良月；採磨崖之頌，用表嘉名。爰傾就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皇帝陛下，恭願鴻圖有永，聖德又新。孝治興隆，奉三宮之色養；皇恩溥洽，得萬國之驩心。

虹流電繞，遹觀載震之祥；地闢天開，用紀中興之瑞。爰憑象教，仰贊鴻禧。皇帝陛下，恭願如日方升，與親同壽。坐乘昌運，益綿寶曆之延洪；仰悦慈顔，長奉玉卮之笑樂。

嚮明而治，坐凝久大之勳；如日之升，敢貢延洪之祝。式憑緇侶，仰白紺容。皇帝陛下，恭願德冠百王，愛形四海。閬風崑苑，益綿箕翼之期；桂海冰天，咸被衣裳之化。

九五福曰壽，仰祈天子之年；三千臣一心，俱上笠乾之禱。皇帝陛下，恭願規恢大業，鞏固丕圖。日就月將，益懋緝熙之聖學；天長地久，允符博大之真人。

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並代作

東宮

尊處龍樓，備極崇高之奉；祥開虹渚，適當震夙之辰。浣貝葉以輸誠，罄海隅而同意。臣叨居世嫡，尤劇懽悰。皇帝陛下，恭願如日之升，後天而老。顯文謨，承武烈，兹綿寶曆之期；億舜日，萬堯年，永上玉卮之壽。

太子妃

黄屋非心，獨儷尊於太極；赤光紀瑞，當誕育之嘉辰。敬修婦道之恭，式効封人之祝。皇帝陛下，恭願游神淵默，玩道希夷。得壽得名，益侈龍樓之養；卜年卜曆，坐綿鳳曆之期。

宗正司

爲天下君，尊歸於父；願聖人壽，情見乎辭。喜逢電繞之辰，敢後嵩呼之祝。俯伸誠悃，恭叩高真。佛云「上乘」。皇帝陛下，恭願與道長存，後天難老。九五福曰富曰壽，其永無疆；八千歲爲春爲秋，自今以始。「九州四海，常瞻太極之尊；五日一朝，永享未央之樂」。

温州守

備九州之養，於昭授舜之明；得四表之驩，咸紀生商之慶。仰憑梵力，道云「道蔭」。恭祝皇齡。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恭願筭等南箕，尊同太極。上千萬歲之壽，永觀漢殿之稱觴；卜七百年之期，坐見周家之過曆。

放生疏文

虹流于渚，稱聖壽於漢巵；魚躍于淵，樂恩波於文沼。用廣好生之德，益儲滋至之休。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恭願福祉川增，珍祥鱗萃。洋洋圉圉，共陶在藻之歡；蕩蕩巍巍，均仰如天之覆。

會慶節功德疏三首

應龍啓漢，協千載之休符；瑞乙生商，紀一王之令節。命羽士緇流之衆，誦琅函貝葉之文。爰集勝因，用申虔祝。恭願皇帝陛下筭齊箕翼，德並乾坤。五日一朝，永奉慈闈之樂；九州四海，咸歸壽域之中。

乃聖乃神，仰離明之繼照；載震載夙，當良月之就盈。演元始之真科，祝無疆之睿筭。皇帝陛下，恭願緝熙純嘏，保合大和。五日一朝，長奉玉卮之壽；三呼萬歲，允符金簡之書。

重華協帝，邁前古之未聞；立子生商，宜後天而不老。恭憑妙梵，以効愚誠。皇帝陛下福禄日來，聰明時乂。子又生孫，孫又生子，符三代有道之長；春而後秋，秋而後春，享五帝獨高之壽。

放生疏文

願一人之壽，如岡陵而不騫；均萬國之驩，曁魚鱉而咸若。恭願皇帝陛下福祥鱗萃，德澤川流。躍魚入于王舟，會有興隆之瑞；餘龜放于歧沼，坐還忠厚之風。

皇后生辰功德疏三首

東　宮

仰蘭闈之貴，尊處長秋；占玉勝之祥，適臨端月。虔修子職，爰演真科。恭願皇后殿下福與川增，壽同地久。宣太姒二南之化，益高正始之風；奉上皇萬歲之觴，永

助未央之燕。

太子妃

丹禁騰驩，喜逢榖旦；紫光紀瑞，適届陽春。祈仰報於姑慈，用歸誠於梵力。恭惟皇后殿下端居坤極，永贊乾剛。歌如山如阜之詩，敢祝聖人之壽；占維熊維羆之夢，願多男子之祥。

皇孫

椒房啓慶，方占夢月之祥；琅笈輸誠，少答含飴之愛。恭願皇后殿下化行江漢，福厚岡陵。鸞輅問安，陪五日一朝之禮；翟衣贊治，奉千秋萬歲之歡。

皇孫生辰功德疏

英姿日茂，多福川增。甲觀畫堂，方厚命名之愛；未央前殿，永陪上壽之歡。

金山寺水陸疏文代仲舅奉使回

肅將明命，餞使客以言旋；冒涉巨川，望邊疆而甚邇。寧知末路，乃值險塗。同舟遇風波，竊疚心於國事；大水吹船舫，亦委命於濤神。望慈蔭於寶坊，寓精誠於爐篆。敢圖昭格，訖賴護持。悠悠旆旌，咸登彼岸；湯湯淮水，復作安流。爰傾行者之裹囊，用設伊蒲之香供。伏願龍宫示現，象馭監臨。六道四生，共脱沉淪之苦；兩朝萬姓，永安休息之時。

普覺觀音祈謝疏文 温州教授

祈雨六首

圓通大士，示現無方；普覺道場，効靈尤速。惟我家之三葉，蒙慈蔭者百年。試郡之初，亢陽已告。驚河流之頓涸，念穡事之可憂。爰致禱祈，用求潤澤。春霖太甚，固知氣數之必然；法雨均霑，正藉神通之無礙。

荒政雖行，曾莫蘇於凋瘵；時暘未若，顧敢後於祈禳？重念此邦，久無樂歲。麥秋已及，道殣寔繁。雖耒耜之耕，罔敢弗勤；而雲霓之望，莫急於此。儻乖十日之雨，必害三時之農。爰稽首以求哀，恐噬臍之無及。伏望俯憐疲俗，久困旱災。一之其可再乎，願副老農之懇請；雨自上下者也，少施大士之威神。

連月不雨，雖農隙而可憂；半冬未寒，抑天時之弗順。河流斷溜，場圃揚塵。豈惟豐隆之不靈，或恐祝融之爲孽。圓通大士，矜閔衆生。爰竭丹誠，來伸精禱。密雲久合，尚祈破塊之滋；法雨均霑，願霈隨車之澤。

歲苦大旱，致禱已煩；秋書再雩，爲害彌甚。泉原涸竭，植物焦枯。鄰有火災，日恐焚廬之變；詔增麰種，曾無破塊之濡。顧農事之至斯，比夏畦而尤病。仰祈佛力，俯念民生。沛三日之膏霖，回四郊之和氣。庶幾疲俗，終藉洪休。

靈雨既零，方喜霑濡之惠；秋陽以暴，又懷旱暵之憂。顧斯民咸冀於小康，捨大士則幾於無告。罄一心而有禱，顧再瀆之

何辭。伏願俯矜歲事之餘，深抑驕陽之暴。大旱用作霖雨，俾千里之豐登；煩暑變成清涼，救群生之焦槁。

頃祈甘澤，幸消旱魃之災；兹復亢陽，又有夏畦之病。驚泉源之頓涸，惜農事之垂成。非大士以疇依，爲衆生而致禱。伏願慈雲密布，法雨普霑。不徒慰邦人焦槁之心，抑以見佛力始終之賜。

迎請遶城行道祈雨

旱暵爲災，懼農功之盡廢；禱祈未効，惟佛力之可憑。雖殫懇請之誠，尚闕尊崇之禮。是敢再邀法馭，端處公堂。瑞像所臨，彈壓里閭之沴氣；威神益振，指呼江海之明靈。願四郊甘雨之傾，救千里良苗之槁。

謝雨四首

大士之應諸方，有求必遂；百穀之仰膏雨，致禱尤勤。比因耒耜之興，咸劇雲霓之望。肅祇精舍，仰叩真乘。或耘或耔，方冀千倉之積；既優既渥，浸成三日之霖。兹反靈游，再陳净供。願施威神力，俾雨暘時若於今秋；得書大有年，庶疲瘵少蘇於此土。

歲事既閑，猶有旱乾之禱；佛慈善應，遽蒙優渥之私。陰雲潛助於寒威，甘雨廣霑於迥野。孤荄凍枿，漸覺昭蘇；旨蓄來牟，悉資膏潤。仰神通之無礙，有美利而不言。既知所來，何敢忘報？

陽驕蹇而致旱，四境懷憂；佛慈悲而救人，一朝蒙潤。公私普及，田里咸蘇。不

風不雷，真是如來之法雨；若遠若近，益知大士之靈威。將法馭以言歸，展謝誠而敢後？第以春嘗飛雪，深懼秋風；海有妖氛，慮生颶母。冀神通之加護，保豐稔於垂成。凡厥有生，誓殫勤嚮。

晚田就槁，固惟膏潤之求；多稼已登，又恐霖霪之害。欲伸祈禬，未免遲回。迫於萬衆之渴心，致此一時之精禱。敢期大士，曲借殊私。雲上於天，已起稻粱之生意；雨必以夜，不妨場圃之農功。殆終刈穫之勤，始霈霶沱之澤。從人所欲，若自爲謀。爰修報謝之誠，益謹歸依之志。尚祈後惠，用迄康年。

祈晴三首

多稼在田，天忽作於淫雨；積陰成沴，海必多於大風。惟此邦凋瘵之餘生，倚大士神通而爲命。凡水溢旱乾之禱，如形聲影響之從。將告歲功，又窘陰雨。人心恟懼，田里怨咨。三日爲霖，儻濯枝而未已；大塊噫氣，將發屋之是憂。伏願哀憫衆生，扶持稔歲。降澍應時而消散，黑風不致於吹飄。庶憑佛力之神，以汔農夫之慶。

土膏初起，固惟甘雨之求；陰沴日繁，慮作良農之害。嘉種不容於萌蘖，平疇悉苦於浸淫。老稺號寒，里閭告病。春潦必夏旱，恐激成後日之災；東作則西成，尤懼厄三時之始。仰祈大士，哀憫衆生。掃除屏翳之妖，開導羲和之馭。坐令四野，咸樂深耕。

雨澤過多，農末皆病。雖陰霾之已散，尚蒸溽之未清。重以三日之霖，必爲千里之害。欲伸控禱，須仗慈悲。伏願斥逐雨

師，驅除屏翳。起四郊之昏墊，俾萬物以昭蘇。

謝晴二首

豐年可望，忽驚秋雨之霖霪；誠禱纔通，已見陰雲之解駮。斯民交喜，如佛現前。坐令吏責之少寬，益仰法慈之無礙。苗則興矣，變和氣於郊原；陽以暴之，了農功於銍艾。顧感通之甚著，誓歸嚮以無忘。

雨師作孽，咸苦墊昏；佛力應時，汔成開霽。初喜陰雨之頓解，獨憂冷氣之猶存。儻亟陳報謝之私，亦可示禱祠之驗。然而人心不厭，何敢自欺；神賜未終，豈容但已。洎再伸於忱悃，始大遂於初心。爰率賓寮，歸依梵宇。萌芽甲拆，已陶風日之和；秋斂夏耘，更賴雨暘之若。

開元寺迎請祈雨

旱魃爲妖，涉夏秋而未艾；祝融示警，憂暮夜之或驚。比連夕煖然而似春，冀一旦沛然而下雨。纔冥濛於少頃，復開霽以如初。民生不聊，吏責難逭。是用祇迎瑞相，循行廛居。易巨刹以薰修，慰衆生之瞻禱。伏願命雨師而灑道，驅回禄以銷威。使千里望霓之人，快三日濯枝之澤。益彰感格，用謹歸依。

祈雨雪

凋郡仰慈悲之蔭，迄用康年；隆冬爲春夏之祈，以興嗣歲。同雲未作，甘澤亦愆。隴麥鬱而不伸，河流咽而欲涸。人心

方渴，又如望大旱之霓；農事雖閑，且將卜來歲之稼。伏願寒風交積，微霰先零。降雨而無浸灌之勞，雨雪而有霡霂之益。坐令焦槁，咸遂昭蘇。

謝雨雪

爐煙飄篆，方展於精祈；山雨隨車，已彰於妙感。飛霙閒舞，寒氣頓回。雪不封條，但欲表豐年之瑞；雨必以夜，尤足見太平之期。既慰人心，敢忘佛力？歲云暮矣，更求三白之祥；天實爲之，用滿一方之意。

祈禳颶風

隨感而應，久依大士之靈；先事而祈，欲保有秋之慶。竊以颶風爲害，累載而然；瀕海被傷，此邦特甚。餓莩尚嗟於填壑，驚心猶懼於傷弓。幸兹時雨而時暘，方冀多稌而多黍。占風有候，或云春雪以爲期；去秋匪遥，大恐暑雨之爲兆。亟投慈造，預弭巨災。伏願俯鑑忱誠，曲憐凋瘵。指麾海若，俾無發屋之虞；彈壓飛廉，不復鳴條之警。庶乎大稔，濟此垂成。

海神廟禳風供斛疏文

佛慈無礙，凡有感而必通；歲事將成，敢先期而致禱。惟此東嘉之千里，困於丙戌之一風。千疇鞠草野之墟，萬衆葬江魚之腹。積有寃滯，上奸陰陽。未蘇累歲之餘殃，重以去年之甚旱。飢羸轉壑，疫癘盈門。幸災數之已窮，喜農功之在望。然而

人心易恐，里語相傳。謂飛雪再見於初春，計颶母或生於今日。微風偃草，已懷拔木之憂；多稼在田，未保登場之慶。爲之吏者，其敢安乎？是用恭即靈祠，虔修釋教。設冥陽之法食，建嚴浄之道場。伏願諸佛證明，萬靈歆鑑。飽餒魂於清供，拔滯魄於幽途。風伯收威，無萬竅怒號之恐；海神助順，信兩潮來往之期。濟此豐登，同生歡喜。

郡治祈雨供斛疏文

一水一旱，固知定數之難逃；三沐三薰，尚賴覺慈之可告。竊以天災代有，所在皆然；歲事屢愆，此方特甚。丙戌溢海之變，死者不知其幾人；壬午颶風以來，今則已周於一紀。創痍未復，旱暵旋臻。方良苗之在田，乃經月而不雨。連甍病暍，大澤揚塵。深慙郡政之不修，抑恐民風之能致。物命至重，烹庖下及於細微；人道惡盈，服用日崇於浮侈。骨肉嚚訟，悖我彝倫；里閭穢言，甚於誶語。積有妖沴，上干太和。不然鄰境之應祈，何爲後我；況已四郊之蒙潤，獨未入郛。既靡神而不宗，亦閉閤而自責。廣延聖侶，列處公堂。慮僧衆之弗虔，柬求戒潔；懼庖厨之不謹，别供伊蒲。有老比丘，發大誓願。爲衆生而請命，涓望日以陳儀。雖膏澤之漸通，仍初心之不負。設無遮清浄之法食，誦甚深微妙之密言。伏願諸佛證明，萬靈孚應。愚民宿業，隨懺悔以銷除；厚夜幽魂，感馨香而飽滿。凡刀砧鼎鑊無辜之物，與飢饉疾疫非命之流，悉仗勝緣，咸超惡趣。洗滌滯淹之氣，扇揚和暢之風。豈徒三日爲霖，得遂如坻如京

之穡；庶幾千里有衆，永爲樂郊樂土之民。

净光祖佛謝雨疏文

永嘉禪機，不勞一宿；曹谿滴水，遍滿大千。頃深旱暵之憂，備舉祈禳之典。禮真身於公宇，彰妙感於海邦。雨師潤物以爲均，風伯收威而退聽。爰飭稻田衣之舊，用還窣堵波之居。願安故山，永福兹土。

送蒲杓潭聖水供斛疏文

甘雨既多，已彰神賜；靈泉欲返，爰答願心。竊惟變通雖在於龍神，佑助亦憑於佛力。讀四句之法印，咸謹受持；值一縷之皂衣，得安恐怖。頃致旱乾之禱，未蒙膏潤之休。遣信士以啓行，許勝緣而有請。果垂應感，可保豐穰。雖衆水之既歸，貯一壺而獨後。虔修法供，上報陰功。伏願三界居歆，十方均足。受兹善利，益資潛躍之神；施此餘休，長使雨暘之若。

普覺寺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方數千里之旱，爲害固多；自七八月之間，至今未已。眷兹海郡，屢有天災。雖今歲亢陽，不若他邦之已甚；而積年重困，益令疲俗之難堪。斥鹵之地，已無可爲；沮洳之郊，亦復告病。哀哉野老，望此晚禾。風又困之，苗無秀者。況復火驚輒止，猶恐朝暮之不虞；麥種難施，且憂春夏之無繼。頃求大士，曾發願心；爰即寶坊，恭修净供。伏願萬靈響答，諸佛鑑知。冥陽歆無礙之齋羞，郊野蕩有生之沴氣。兹雲

法雨，來蘇焦槁之餘；旱魃火神，屏逐要荒之外。尚祈妙利，普及含靈。

海神廟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田祖告功，正資三日之雨；飛廉作孽，忽具四方之風。恐懼弗勝，祈禳方謹。遽消拔木之暴，還作鳴條之和。敢即靈祠，恭陳法食。謝天地鬼神之大賜，廣冥陽水陸之鴻因。尚憑佛慈，俯徇人欲。收召和氣，洗旱魃之餘妖；霈作秋霖，慰農夫之渴望。

獄空道場疏文三首

新漢代之章程，務令易避；驗周邦之囹圄，果見屢空。樂吾民畏法之心，體聖上好生之德。雖一旦喜清於淹繫，恐積年未免於滯冤。涓擇剛辰，汛除圜土。易痛呼於梵唱，變苦海爲道場。仰諸佛之慈悲，憫衆生之愚暗。蠲宿愆於已往，悉與爲新；開障業於將來，庶幾不犯。

獄繫俱空，賴覺皇之明證；緇流皆集，喜妙果之圓成。爰率具僚，載祗故事。更假慈航之濟，永除罪罟之虞。同千里之風，期有司之不犯；尚一人之慶，庶比屋之可封。

繫囚相踵，十年不見於圄空；聖澤旁流，一旦喜聞於刑措。掃除狴犴，洗滌桁楊。集浄侶以咸來，建道場而致潔。梵音所發，盡超瘐死之魂；佛會告圓，無復沈冤之氣。願終憑於妙果，遂永濟於凡夫。上符盛世之好生，下使斯民之遷善。

城中禳火道場疏文二首

鄮山甬水，素號樂邦；回禄祝融，忽爲妖孽。延燔良久，被害殊深。風烈焱馳，掃比屋百家之市；灰飛煙滅，失浮屠千尺之尖。萬衆驚號，一城震動。幸救焚之甚至，遂反火以無他。然而末俗訛傳，連朝小警。恐天災之未殄，非人力之可爲。願集衆緣，共圖勝事。招緇黄之净侣，建晝夜之道場。廣設幡幢，周行闤闠。願見聞之喜捨，庶禳禬之立成。太陰施威，無復黔廬赭垣之患；畢方既逐，共爲曲突徙薪之謀。永銷焚煬之虞，一洗鬱攸之氣。

伏以四明樂土，萬室連甍。自從兵燬以來，無有火災之恐。仲冬云始，奇變可驚。俄刼火之洞然，况海風之助虐。民居邑屋，遽化埃煤；寶塔戒壇，亦爲煨燼。固難逃於天數，願終賴於佛慈。爰建道場，併修齋懺。衆心備盡，緣事告成。火坑成池，長念觀音之力；祝融悔禍，無復畢方之妖。庶一變於清涼，當永消於熱惱。

育王作潼川水陸疏文

水陸大齋，冥陽普供。報應不可筭數，功果何待贊揚。江浙近年多用眉山蘇公之法，東南信士罕見潼川楊氏之儀。窮究本原，具陳規範。自梁武帝謀於誌公和尚，取大一藏以有成；由秦莊襄現於英公禪師，隔二百年而復振。讀者無不起敬，行之未得其人。載惟玉几之幽深，不減金山之殊勝。况舍利光明之殿，方欲繕修；會全蜀雲水之流，俱來温習。將以重午之吉，廣募四遠之

人。積少成多，庶幾易舉；自今準昔，何媿前良？上碧落，下黄泉，皆蒙利益；盡虚空，徧法界，悉與證明。以其施用之餘，助此修營之費。各希喜捨，共結勝緣。

右語附

阿育王舍利寶塔，夙著靈光；梁武帝水陸大齋，久嚴法供。兹憑蜀道之衆，共演潼川之儀。勝事圓成，群情胥悦。三乘十地，普施慈悲；六道四生，咸蒙善利。仰祝皇上後天之筭，永爲東南集福之場。山君海王，併來擁衛；緇流道侶，毋怠焚修。

持誦三經發願文

塵世七八十年，心歸三寶；毗盧五千餘卷，口誦一周。載惟般若之名金剛，彌陁之談净土。觀音所説，救苦爲先。廣示衆生之津梁，尤爲萬善之機要。誓從今日，更發誠心。專持三經之言，咸足大藏之數。固知閻浮界内，總是空華；其如生死路頭，未明實諦。上則欲悟明於心地，次則欲修證於西方。冀諸佛之哀憐，使願王之滿足。遂超彼岸，免墮迷塗。盡此衰殘，永無退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疏文

鵝湖已老住温州净光疏

永嘉本色叢林，久矣上方之虚席；圓悟切親孫子，翕然大衆之傾心。某人孕西蜀之奇，傳東坡之裔。臨濟震雷喝，曾從四喝裏發聲；楊岐金剛圈，直向一圈中透過。人言舊鵝湖老，便是真獅子兒。不煩苦作三讓辭，及早爲出一隻手。正法眼要知落處，證道歌重與和來。江月松風，復見傳家之清白；河目海口，共看説法之精神。若能徹底爲人，是即名爲報國。

丹丘同老住鴈山崇德疏

鴈蕩山中，峯峯秀絶；鹿園會下，箇箇風流。要得當場主人，須還這家兒子。某人禪峰甚峻，道價素高。振起門風，更覺祖翁顯焕；主張法眼，且是棒喝分明。一離竹坡舊居，坐使丹丘改觀。逢場作戲，易地皆然。吞蓬透圈，自是平生高了；拈槌豎拂，共看今日重新。

皇甫道籙住玉隆宫疏

住青藜縹緲之宫，久演教門之秘；望錦帷逍遥之地，豈無里閈之思。況是旌陽

故廬，且有洪崖舊迹。若非第一流人物，難追十二君家風。某人道價穹崇，神鋒俊整。子微宴坐，夙高絳闕之名；賀監隱居，宜得鏡湖之曲。進登瓊宇，密侍玉皇。受兩朝之異知，領左街之要職。倦遊上國，雅意西山。共期紫氣之來，少慰黄冠之望。福地雞棲之勝，宜訪真僊；遼東鶴御之歸，正須今日。看就靈丹之九轉，上禆睿筭之萬年。

智門蒙老住台州瑞巖疏

鞔峯古刹，與天台、鴈蕩相爲長雄；心聞正宗，視臨濟、黄龍不間今古。況有清朝之恩渥，重新空照之道場。若無當人，誰負大事？某人源流有自，器度不凡。禪機八面俱當，世事一絲不掛。海山孤絶，真成桃李不言；道價獨高，致使龍天推出。九臯鳴鶴，無意聞聲；一片閑雲，何心出岫。石牛兒含箇什麽，主人公莫受人瞞。會須拈起此段話頭，直與承當前輩家法。九重有命，四衆傾心。幾象軾之肯來，據猊床而舉唱。仰延睿筭，振起宗風。

昕老住台州寶嚴疏

祖師命脉，不斷如絲；古佛道場，幾成掃地。此際幸逢知己，不妨重爲開山。某人宗派是當，見地明白。飛來峯下，親傳佛照之燈；姑蘇臺邊，曾施臨濟之喝。有如梵刹，密在海邦。雖云久做十方，却是本無一物。未開當來正法眼，且從相試血肉團。呵雨罵風，自是叢林手段；量柴數米，先作粥飯主人。不須更陳三讓之辭，便好來贊九重之壽。

雪庵瑾老住天童疏

太白名山，鬱乎天地淑靈之氣；吾皇宸翰，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是爲東南第一道場，中有江湖數百衲子。兹焉虚席，孰爲主盟？某人卓爾不群，老而益壯。動處如電翻碧落，本來似雪點紅爐。黄龍三關，家風不墜；永嘉一宿，出處是當。況承靈源正宗，真是心聞嫡子。龍湫百丈，重新諾矩羅道場；乳竇千巖，振起明覺師法席。鬼神推出，江漢漫游。寄言杯渡孫兒，莫駐雪庵老子。便把一條楖栗，來看八面玲瓏。平等慈無三兩般，可謂去來自在；普化機出一頭地，却煩接納後來。舉揚諸祖之真詮，仰贊兩宮之睿筭。

又

天童寶坊，甲于近郡；心聞嫡子，存者幾人。直須恁麽老師，來主此處法席。某人辯才無礙，性地真空。以雪名菴，非清非潔；如鏡鑑像，不將不迎。妙用全提，何妨呵佛駡祖；等閑拈出，自然敵聖驚群。認取乳峯舊游，來赴鄞江勤請。凡我里士，俱望足音。瑪瑙坡前，曾聞鐵艇歸去；玲瓏巖下，佇看錫杖飛來。

真濟爰老住慶元湖心疏

善解一字，古佛便稱律師；抗折百家，南山遂超衆説。每恨寂寥既久，何幸老成出來。某人發菩提心，傳毗尼教。有忘己

利物之志，開防非止惡之方。談不二門，久接四方之雲水；現大圓鏡，請坐十洲之伽藍。要令鍾鼓交音，直使湖山改觀。石橋映月，重新廣大津梁；柳岸摇風，顯出清涼境界。

雲老住育王疏

達磨師踏長蘆而渡江，久賴主盟之重；阿育王爲舍利而造塔，佇聞飛錫之臨。既是當仁，毋爲多遜。某人拙菴嫡子，佛日諸孫。得髓得皮，無負單傳之業；不觸不背，尚存奕世之風。一自鬼神推出以來，屢受人天作禮之供。香山頂上，擘開連理之枝；甘露巖頭，吸盡西江之水。既已得祖師大意，好來伴佛照老人。坐斷衲僧舌頭，正須慧力；接取禪門命脉，用報國恩。

雲隱觀老奉勑住天童疏

海内名山，最説天童法席；禪林的派，須還臨濟當家。詔旨一頒，人心俱嚮。某人神鋒峻發，正令全提。西湖水不抵辯口瀾翻，北高峯未如道行孤聳。一光一造，都成陳迹；三章三要，正賴舉揚。豈惟祖師粲可共作證明，直得衣冠巢許同伸勸請。呼猿洞口，任他萬壑争流；宿鷺亭前，便看一錫飛下。

吕妙嚴求僧疏

奉苾芻之教，于兹有年；裁稻田之衣，至今無計。結緣未就，索價愈高。冀承檀越施心，肯出一隻手；遂使河沙寶塔，能合

百尺尖。盡此報身，仰資福利。

西山行者求僧疏

山林修道，豈問是佛是僧；佛祖傳燈，但要得皮得髓。後來若非得度，没世不號出家。須尋多寶如來，買箇護身符子。今日大長者特達，儻遂圓成；他時下版頭工夫，無非報効。

陳如璧求僧疏

投身凈刹，于兹有年；厠迹緇流，未逢知己。若早得阿堵物，便可裁屈眴衣。願檀越之發心，盡色身而圖報。

王妙容求僧疏

就夢説夢，總是迷途；傍家出家，漸離塵鎖。須仗衆檀越，成取大丈夫。今日百梁橋頭，儻遂全於僧相；他時三條椽下，當有契於祖心。荷德無窮，酬恩何限。

温州北山隱清修造疏

同年翁處度邀予遊北山，歷覽勝處。舊有隱清堂、俯龜亭，蕪廢已久。同遊諸公諭延福主僧俾圖之，爲作數語，勸好事者。

東嘉素多勝地，名皆有傳；北山秖在近郊，人獨罕到。訪朱處士之遺迹，追蘇史君之舊游。惜當策杖之餘，獨無駐足之所。

神龜下闖澄碧，宜有危亭；雙瀑來對隱清，但存荒址。欲爲匠石之費，自恨廣文之貧。會聞一壑之高人，共作數椽之佳處。後或來此，尚當賦之。

開元觀修造疏

永嘉福地，滄海名城。七山上應於斗杓，一嶂旁連於華蓋。凡曰黄冠之宇，多依東麓之隅。惟開元之舊基，有星樹龍壇之猶在；由治平之下徙，致祝融回禄以挻災。幸賴前人，稍尋故步。襟帶城郭，權輿棟楹。適稔歲之在今，集衆緣而可復。費幾踰於鉅萬，得未及於二三。膽大於軀，雖若可笑；事成於志，夫豈辭勞？尚冀墮幘醉中，指囷坐上。使雕甍刻桷，望如崑閬之間；而寂士清人，安於黄老之教。上以贊兩宫之萬壽，下以祈千里之百祥。願啓施心，共成勝處。

台州棲霞觀建三清殿疏

中和卓菴，始著白雲之號；祥符立觀，遂賜栖霞之名。據郡之東北隅，閲時幾三百載。慨殿庭之甚隘，俾棟宇之增高。功非不加，事或有數。道旁卜築，信三年之不成；大厦忽傾，非一繩之可助。雖垂成至於輒壞，然不廢其何以興？況元始之像，巋然獨存；信神明之力，有以陰相。爰啓法輪之役，併崇僊闕之居。言念斤斧一揮，工徒四集。日有囊錢之費，室無纖粟之儲。遺照坐忘，難學赤城居士；建功立事，正須白水真人。獨幸吾州，適當樂歲。所冀指囷於坐上，不妨墮幘於醉中。共捐蓄積之

餘，助成輪奐之美。永祈道蔭，加芘民生。

化經幢疏

子城東南隅，古岸幽闃處。雖非道路之衝要，頗多暮夜之往來。虛言相驚，過者易恐。小屋數椽，用資休息。寒燈一炷，已破昏蒙；共軫納溝之念，欲推拯溺之仁。爰建法幢，備刊神呪。庶仰憑於佛力，用拔濟於迷途。惚兮恍兮，永除妖釁；居者行者，咸保平安。須募衆緣，助成善利。

臨安縣葬遺骸疏

葬野衣薪，乃上古之遺俗；掩骼埋胔，實先王之至恩。眷茲壯縣之區，密邇行都之側。耕田鑿井，帝力何加；送死養生，民心無憾。夫何隱地，多有遺骸。古戰場之風悲日曛，青海頭之天陰雨濕。視之慘目，過者動心。豈犂墓以爲田，因成暴露；抑兵殤之無主，弗得埋藏。行道僵尸，凶年餓殍。莫窮所本，秖益堪傷。致死而爲不仁，在有情而安忍；欲人之不得見，豈亡者之無知。是用廣募衆緣，共興義事。樲櫝雖小，足以歛形；兆域因高，各令就次。集一方之净侶，建無礙之道場。拔滯魄於冥途，飽餒魂於清供。盪除氛穢，融化泰和。鬼有所歸，洛縣之哭聲自絶；神其來聽，王忳之陰德可知。凡曰見聞，同垂喜捨。

慶元府砌街疏

譙樓巨麗，下臨九達之莊；雲屋參差，傍列萬家之市。行塵弗斷，古甃寖隳。不勝磽

确之多，無復坦夷之舊。時焉久矣，過者病之。欲集衆緣，共成兹事。既往來之步穩，宜贊嘆而福生。隱以錐，樹以松，雖不及秦堤之盛；平如砥，直如矢，尚庶幾周道之行。

環村建橋疏

合數百源，來從越嶠；沿十餘里，徑下他山。人懷病涉之憂，孰有知津之問？略彴之設，既阻於征途；杠梁之成，又煩於歲役。共思累石，或可絶流。建橋富平，敢望杜征南之盛；濟人溱洧，庶無鄭子産之勞。仰幾仁心，共垂樂施。

妙應院募隨年錢塑佛疏

彈指開八萬寶閣，當知無礙神通；枝草作丈六金身，何用有爲功德。若要莊嚴供養，却須相好光明。惟此精藍，舊無佛像。中尊力就，衆力未周。欲結萬人之緣，各施隨年之數。一文四字，盡出善心；十箇伍雙，俱成勝事。願垂喜捨，用保遐齡。

奉化告成院造藏殿疏

奉川百里，僧刹相望；縣治東偏，佛廬尤勝。賜以告成之號，有如聞喜之名。當咸平中，有大檀越，改遷勝地，殿塔俱全。尚惜故基，榛蕪日甚。爰創興於寶藏，用增闢於新規。毗盧五千卷經，首尊四部；應真五百大士，併列諸天。營求累年，艱窘萬狀。適逢樂歲，歷叩高門。舊店重開，如童子聚沙之有漸；施心一發，笑龐公沉寶之無端。

開元寺修造疏

甬水南隅，開元巨刹。層樓古甚，如靈光殿之獨存；老柏蒼然，有武侯廟之遐想。久之不葺，寖以弗支。廊廡於焉欹傾，丹臒爲之故暗。雖已各開於户牖，未知剖破於藩籬。爰啓願心，當求檀施。矧惟寶所，舊寓文場。凡今日縉紳之賢，多異時韋布之士。上有將相公侯之盛，次爲言語侍從之臣。富貴鼎來，人物未艾。桑下之經，三宿猶有戀心；筆陣之掃，千軍豈忘來處？願垂喜捨，以倡衆緣。如使僧廬有再興之期，是爲佛法資外護之力。益增福禄，誓謹熏修。

白水鑄鍾疏

青山深處，白水奥區。雖净刹之莊嚴，惜古鍾之瑕璺。欲求良冶，須募勝緣。一聲出紫翠之閒，萬衆警昏矇之病。集兹妙利，用祝遐齡。

修董孝子廟疏

純孝著聞，實始董溪之孝子；英靈不泯，遂爲鄞水之靈神。廟食至今，民生知嚮。屬歲時之既久，致棟宇之寖隳。上雨旁風，見丹青之故暗；東廂西序，思輪奐之更新。下邑建祠，豐碑甚飭；城中庀役，衆志所同。然而費既不貲，力難自給。敢求喜捨，以助勝緣。揭虔妥靈，豈特爲一方祈

福之地；化民成俗，抑將勸千里事親之人。

慈溪崇壽觀修造疏

甬水名邦，羽流蓋寡；董溪勝處，琳宇將新。胎禽巢林以發其祥，元武據地以定其趾。爲一方集福之地，夫豈偶然；須千金樂施之家，可與共此。雲棟雪脊，儻遂有成；霞襬星冠，敢忘圖報？

建井亭疏

斥鹵之地，涌出甘泉；荊榛之區，化爲靈宇。總千門而會汲，盡四衆以傾依。不有寶坊，未稱偉觀。今欲莊嚴傑閣，崇飾扶欄。上供尊天，助良因於有永；下蔭寒井，濟衆渴於無窮。已得道人，來奮空拳；豈無長者，爲成兹事？指困墮幘，毋歉古人之高風；抱甕飲醎，一洗海瀕之陋習。尚期他日粥飯之供，普接通途雲水之流。凡與勝緣，咸資福力。

妙應院作塗田疏

伏以董溪佳處，妙應寶坊。問著香山路頭，十箇有五雙，須從這裏去；堪笑奉川釋子，一錢無四字，要結衆人緣。債主相煎，塗田無幾。不論己身飢飽，願得兄弟通行。空拳雖曰難成，此意終須有應。大家喜捨，不問少多。好事相逢，莫教蹉過。

岳林寺作塗田疏

山號岳林，有短李公之題額；古稱彌

勒，乃憨皮袋之道場。地在奉川，名聞寰宇。化身千百億衆，變現無窮；歷世三百餘年，流傳愈盛。惟我苾蒭之侶，共圖粥飯之緣。眷此瀛壖，素多斥鹵。就營孤絶之處，可作膏腴之區。設隄防於濤浪之中，最爲難事；藝黍稷於蛟龍之窟，始是生涯。欲得海變桑田，除是錢流地上。爲憑化士，往募人豪。秋斂春耕，儻遂生成之計；左餐右粥，永無乏絶之憂。自今以始，福利有餘。當來下生，贊歎未已。

修戒壇疏

學佛非戒，儀體不存；結戒無壇，勝心難發。故祇樹之院六十四，首建道場；而江淮之間三百餘，用弘教法。惟鄞川之寶所，實靈芝之故規。出地層基，本原一寺；藏珠覆釜，周繞三重。倣轉輪聖王果園之莊嚴，遵南山祖師圖經之制度。一方壯觀，四衆歸依。中更檀越之繕修，寖歷歲時之綿遠。丹青黺暗，棟宇傾欹。覩發願之舊文，啓募緣之洪誓。搏手無策，費錢不貲。未免營求，庶蒙布施。儻捐金幣，不於一佛二佛而種善根；永使苾芻，得依五戒十戒而受具足。善緣至大，福利無邊。

慈溪縣建夾田橋疏

濟乘輿於溱洧，豈知爲路之端；建河橋於富平，真得惠民之實。惟茲近境，素有脩梁。當濤波吞吐之衝，亦車馬往來之要。昔陳氏一時興起，歷歲月以寖隳；今董溪萬户經營，庶工材之易集。支傾拄壞，終匪良圖；易舊從新，方爲久計。既共由於斯

道，宜各啓於善心。不日而成，雖非鞭石滄海之役；平步而進，何殊插天蝃蝀之雄。豈惟利四遠之行人，抑亦增一方之壯觀。

東湖二靈山鑄鍾建藏疏

一湖湛千頃之碧，真是涵虚；二靈立萬山之中，尤爲挺秀。韶國師留下公案，和菴主大振宗風。幸鄉衮特與主盟，有祠山來爲護法。鼎新棟宇，震耀林巒。念漁人捕取，不減二千艘，而水族傷殘，動以百萬計。含靈有性，脱命無門。今欲撞千石之鴻鐘，飛一輪之寶藏。消除業障，拔濟沉冤。願發施心，共成勝事。當使千頭魚内，覺劒輪之在空；三界光中，入華嚴之妙境。

龍潭法海院起殿疏

結埼奥區，龍潭勝境。鬼神呵護，共稱寶藏之靈；山川翬翔，寖復佛盧之盛。丹青相照，棟宇重新。古殿獨傾，歷百年而愈甚；華榱載飭，非一木之可爲。況闔境於此而祈年，而精藍賴茲爲壯觀。願投巨寶，咸開倒廩之心；即戒良工，競致揮斤之力。幸蒙喜捨，立見崇成。

象山棲霞觀起殿疏

棲霞吉壤，並海靈壇。徐君房求養神之芝，經行自此；陶隱居留透瓶之井，遺像儼然。爲千年傳道之區，號一方植福之地。頃謀遷徙，寖致隳頽。坐使殊庭，鞠爲茂

草。兹欲鼎新古迹，復建琳宫。將雲棟雪脊之焕然，庶星冠霞裾之萃止。願垂喜捨，以就勝緣。望島上之神僊，固知難遇；仰山中之宰相，或可希蹤。

黄州雪堂建思賢寺疏代錢文季作

長公之隱，實在黄岡；東坡之名，本由白傅。望竹樓而不遠，築雪堂以定居。甘爲坡下老農夫，自謂樽前狂副使。武昌南岸，曾夢紅樓；故壘西邊，屢游赤壁。岷山微泉，時游其上。坐見再閏，若將終身；晚游四方，不忘此土。江山如故，歲月幾何。陳迹雖已就荒，行人無不加敬。頃因使節，欲結僧廬。此語一聞，衆心争奮。文章具在，孰非沾丐於殘膏；翰墨尚多，所至流傳於遺蹟。先帝親爲之序贊，遠夷尤重其聲名。矧在吾曹，敢忘師表？從今創立，一新鍾鼓之音；自爾相承，永爲香火之奉。惟檀越之施，如墉崇而櫛比；則先生之風，愈山高而水長。庶幾萬口同詞，足爲一段奇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祝文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教授

殿久弗葺，隳蠹日甚。神像在兹，懼將壓焉。易弊從新，飭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通判

東嶽行祠

泰嶽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某佐郡此來，伏謁祠庭。巖巖之瞻，邈在天外。神聽則近，尚其顧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於永康；而靈響之著，盛於台城。迺崇寧元祀，曾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仁濟之封。某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款祠下，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鑑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之及民者深。某佐郡此來，祇謁祠下。吏之事不敢不勉，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禬禳。昔曾大父，來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某玆叨佐州，祇敬靈響。歸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致謁，肴鮮酒薌。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穰穰。吏責苟逃，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某未知道，而願學焉。羨員此邦，所未底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某之心亦當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廟

某贅倅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菑無害。神之福吾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爲不貲。今去矣，祇拜祠下。非敢徼福於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

温州謁廟祝文 知郡

先　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某頃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殿。茲叨假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某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鑑之。

諸　廟

永嘉内外百神，咸著靈響。祠山云：「惟王威德，著於東南。創祠此邦，民已受賜。」海神云：「惟王勳業冠于唐室，威德著于是邦。」某頃嘗客授，祈報屢矣。茲焉假守，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爲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於民者祀之。秋氣方中，岌岌然以風濤爲憂，愁霖未止，願亟開霽，以全農功。某不敏，竭力以祇王事，惟神有以相諸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祇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酺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鄭康成云：「蝝螟之酺。」慶曆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秋行禮，終不果行。乃閏五月丙戌，以蟲螟爲害，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即衰息。茲當晚禾秀茂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日之靈異來請，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而況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於蝝螟者。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於應。俾田祖之神畀之炎火，以全歲事於垂成，不亦休哉！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某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斯語，黽勉萬一，猶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間，十修釋奠之禮，顧瞻廟庭，不忍遽去。若拳拳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民之謹奉香火，于兹有年矣。某試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今歲尤幸，十雨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闕雨，不免煩瀆。秋高氣清，忽霈膏澤。豈么麼能動神聽，蓋千里之幸也。吏之撫民不過二三年，某拳拳此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惠斯民於無窮哉！

工部加贈焚黄祝文四首

國家蒇事于南郊，大賚四海。某以叨列朝籍，贈先考爲中散大夫。嗚呼！惟樓氏世有積德，衣冠相襲，既百三十餘載矣。

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仕幾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玷闕，官簿益高，壽七十有六，而束於新制，乃今而後得之。仲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焚黄九京，追痛罔極。伏惟昭鑑，歆承寵渥。

某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塋下。聖朝恩賚，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于八。前四者固嘗燔黄以告矣，今皇帝登極，已而某遷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爲正議大夫。今者某由權吏部尚書丐郡得婺，按故事以請，於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霑宿草。敢以四告，併侈上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衍。十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某蒙被遺澤，年除歲遷，寖逾分量。幸逃譴何，得遂一歸，皆先君之賜也。尚惟祗服命數，以佑我後人于無斁。

惟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霈大澤于天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於乎！顯考積厚流光，某不肖，祗服義方，憑藉陰佑，幸不墜門户以爲先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燔黄，至是而九。兹敢以宣奉大夫之命薦于塋域。顧瞻松楸，音容如在。尚惟歆鑑，式綏寵渥。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禄大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孤。憂苦摧割，未遑藏事。去歲天子宗祀合宫，又贈考金紫光禄大夫，妣安定郡夫人。嗚呼！顯考捐館，于今二十有六年，告第之典至十有二，今既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石窌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荐更大郡，餘慶所暨，燕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殁均幸。惟是奉顯

妣色養之久，近經初忌，又首行燔黄之禮，某等不勝哀慕之劇，謹併以四告三黄，展儀塋下。

移長汀庵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某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伏自淳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庵之後，是時即議少遷冢舍，因循二十餘年。兹以母氏卜日合祔，移庵于左，敢先奉祖考神主于亭亭，庶免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成，復還廟室。伏惟鑑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某等不勝哀痛感激之至。

先　君　工　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體魄安静，子孫蒙休。久議遷移祖庵，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以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擗踊，痛割何極！某等忍死力貧，已預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祔先考之墓，將以此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填基。伏恐驚動神靈，先於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考默相大事，使區區孝誠早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卹典將頒，燔黄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墓祭，掛幡追薦，併惟歆鑑，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　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庵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保佑存殁，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之喪，將祔于先考光禄之墓，預卜吉日，遷庵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謹用昭告，奉神位稍就西廂。俟工役訖事，别當築室妥靈，永祇香火。惟神鑑察，尚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庵，垂八十年。物各有數，徹而新旃。顯考之藏，安康合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載駿新位，敬書揭虔。捨舊從新，馮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緜。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代工部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名公横經受業，最爲盛際。里人推本文風之所由興，相與祀于學有年矣。近又請於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尚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遂爲四明美事，衰族與有榮焉。粤子孫不敢以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像設嚴備。其率子弟祇拜祠下，以妥先生之靈。世蒙餘休，懼弗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以庶幾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鑑之。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 以下代温州守

皇帝惟宗祧之重，豫建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小大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惟神廟食兹土，法應得祀。謹涓吉辰，一作「謹遣某官」。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災。仰以答上之賜，俯以爲邦人之休，顧不在兹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惟神相唐，若旱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旱告，吏寔疚心。潔齋致禱，罔或弗欽。願霈膏澤，視古猶今。庶幾歎愁，變爲謳吟。

海邦之民神所勞，驕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心是悼，三日再瀆神勿躁。旱魃既虐風亦暴，吹雲使醲氣不冒。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雨膏？神兮至靈隨所禱，牲牢馨香敢忘報？

夏旱致禱，神既應之。驕陽復興，實慙再瀆。暑氣日甚，嘉穀將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爲甘露，迄成歲事。靈應益彰，報敢後哉！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尚收桑榆。惟今之災，秋晚未已。千里内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無敢安處。麥不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顧豈得已？願爲膏澤，捄此疲氓。

三時務農，以神爲命。雨暘不若，隨禱輒應。農事既間，神亦少休。旱暵告病，惟神之求。連甍而居，甘井枯竭。宜寒而燠，疫癘將孽。神芘斯民，尚聽禱祈。三日之霖，拱而竢之。

迎神像行道祈雨

旱災致禱，雖日造於靈祠；甘澍愆期，意尚虧於舊禮。願同佛像，周歷郡城。列處黄堂，慰萬衆瞻依之切；悉哀緇侣，盡六時諷唄之勤。庶神力之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所欲者，公其聽之。❶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於神。神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爲虐，于于復來。不以爲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如響應聲。苗興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偶然？敬拜于廷，神其來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既久，千里告病。迎處黄堂，用彰禮敬。人心惶惶，神實來聽。以陰以雨，不俟雩禜。肅神之歸，如初之迎。揭虔妥靈，牲酒斯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祈佑農功，俾終有慶。

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不德，不能銷去。精祈未既，靈貺已昭。神之愛民，若父於子。隨禱而應，是焉可誣？尚請于朝，以伸陽報。

旱災之餘，人心易恐。雨小不應，千里

❶「公」，殿本作「神」。

晳晳。所不甚恐，惟神是恃。衛公精爽，凛然如生。膏澤所霑，闔境告足。率屬來謝，其敢不虔？尚冀時若，以汔稔歲。

祈晴二首

惟神廟食之久，於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吏政實僣，致此陰沴。雨雪不已，欲耕未能。怨咨無告，惟神是賴。毋以吏故，而害於民。廓清頑陰，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爲神羞？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既無厭，神亦難應。然念此邦，倚神爲命。淫霖未已，陰沴日盛。嘉種不蘖，汩於深濘。東作苟失，曷爲農慶？日在甲子，占匪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令。有禱于茲，神其來聽。

謝晴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於神，日俟嘉應。上勤宵旰，德音四馳。曾不淹辰，廓清氛翳。回視四野，物物昭蘇。神實相唐，功著千載。爕調之妙，又及我朝。曰雨曰暘，尚期終惠。

祈雨雪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而旱，敢瀆神聽。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煖然如春。又恐疫癘，重困吾民。玄雲滃興，密雪交下。益以霢霂，潤及原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儻終芘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温不雨，爲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欲作，先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既乎？

發海舟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戍四明。惟神廟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波，如乘安流，無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怠哉！

禳謝颶風三首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暘時雨，神賜實宏。秋霖未已，害我穡事。積陰之久，或致颶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惟神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儻終惠之，其敢忘報？

魯有爰居，止於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風，邦人畏甚。春有飛雪，以秋爲期。暑雨未休，深恐馴致。惟神靈響，千里具依。是用祇謁祠下，預罄丘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於前。其終惠之，汔我穡事。

吏實不肖，無功於民。神曷芘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曰偶然；如神之靈，答貺昭甚。震風凌雨，一昔掃除。祇謝祠庭，其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旱潦有數，天實爲之。千里之潤，神實司之。歲以旱告，將困吾民。天高難忱，用求於神。幽蟄奮起，霈然膏澤。俾成豐年，何以報德？

又許修廟

靈貺在民，廟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圮。旱禱未答，或其在是。吏職養民，視飢猶己。神相于幽，休戚只只。❶願噓玄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侈。神之聽之，誓有如水。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旱告，靡神不舉。百穀方仰於膏雨，神龍猶卧於靈湫。爰遣屬僚，修郡故事。仍將緇流，諷唄致禱。挹彼注兹，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泰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將於此乎求之。神尚肯來，慰此渴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魃爲災，迎之幽宫。聖水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旗旄幡幢，往從紺容。願驅妖沴，

❶「只只」，殿本作「共只」。

回禄祝融。願呼群靈，屏翳豐隆。尊居黄堂，指麾成功。膏雨浪浪，黍苗芃芃。策勳而歸，報神何窮！

巾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寸之雲，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禬之禮偏于群神，雲出相望，膏澤未下。竊惟巾子山一郡之望，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以伸誠禱。願興雲霓，沛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蘇千里，以示神應於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爲靈山。旱憂吾民，神不得閑。從人之來，奮起幽蟄。來即公堂，柸水可挹。玄雲四興，千畝含滋。爲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於初，萬目所矚。于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既居，願安幽宫。節宣雨暘，相予屢豐。

平水王禱旱祝文

亢陽爲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寤靈神之在邇。謂護國通天之號，有濟民惠物之功。比歲以來，幽祠寖廢。幾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已謹於祈禳，而守宰久愆於禮敬。旱既太甚，咎或在兹。聞之惕然，其敢寧止？爰陳菲奠，來謁明靈。伏願矜小己之寡聞，閔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爲之三日之霖。誓率耄倪，益謹牲牢之報；且令棟

宇，聿觀輪奐之新。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維兹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有禱，神又聽之。廟皃之崇，後其圖之。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霡霂，土膏墳興。祀牛于門，協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與神。歆此菲奠，用介豐登。

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主之，神實輔之。迺祀土牛，用介穡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莫之春，聿修歲祀。涓辰致潔，徼福於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

王侍御謁廟祝文

先　聖

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後世徒知誦仰，而不得聞所以致化之由。惟道千乘之國，敬信節愛，聖言如丹。中都之治，或其在兹。某宰郡之初，敬謁廟廷，佩服前言，以從王事，惟王其聽之。

諸　廟

某祗天子命，來守茲土。視篆之初，首修敬謁。千里之内，王事寔繁。某雖不敏，敢不勉竭以圖濟集？若水旱癘疫，有非人力所及者，惟神其佑之。

外祖焚黄祝文二首

惟天子再祀泰壇，惠澤均四海。某蒙先訓遺德，官在朝行。獲以通奉大夫之命，告我先君第。嗚呼！八珎之養，不及於生前；三品之恩，徒加於身後。霜露之愴，昊天罔極，匪敢以爲寵榮也。

某去年蒙恩，再任知泉州，除敷文閣直學士，以故事贈顯考左宣奉大夫。是年冬，又以郊霈贈左光禄大夫，顯妣新安郡夫人。某薄陋，徒以憑藉遺訓，叨職西清，澤及幽壤，而三年閩山，弗克奉告第以至墓下。易帥江右，賜對便朝。聖恩優隆，許過家上冢而行。展省松楸，焚黄以告。生前禄養，痛三釜之無從；身後恩榮，愴九京之何及。音容如在，尚其顧歆。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台州

興國之初，台爲王土。擢公朝行，首綰郡組。宣暢皇風，蠲除虐賦。去歷華途，爲公室輔。遺愛一方，美談千古。君子人歟，章聖天語。廼昔尤侯，建祠黌宇。遺像未設，闕典思舉。傳之番易，冠佩容與。道貌睟然，争先快覩。某去二百年，叨繼前武。敢曰尚友，庶幾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

矩。曰士曰民，惟敬惟慕。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代鄉人

先聖

夫子於鄉，恂恂爲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之吉，敬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兹與鄉人飲酒以齒，謹以清酌薦籩，式陳明獻。

兖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勿動，不改其樂。願言晞之，敬拜于學。兹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弟具申。徐行後長，舜予何人。鄉黨尚齒，遺言是遵。兹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祭　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具位臣某等伏覩哲文神武成孝皇帝靈駕發引，臣某等謹於道左恭陳薄奠，攀慕龍輴。臣等謹泣血頓首，死罪言曰：恭惟尊號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承藝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亶超今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永惟四海之養，仰奉兩宫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堯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乘飈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悲摧。兹當同軌之期，既庀因山之役。臣等叨塵班列，夙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濤江而欲濟。同傾丹悃，敢薦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絶、哀慕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龔參政文茂良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

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毋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變，處之晏如。疾在血脈，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堅壯，猶不堪飛鳶之墮。況愛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兹非命夫！兹非命夫！某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閤，託身陶甄。既驚歎於云亡，又哀夫父子之相隨於九原也。聞旅櫬之言歸，愧生芻之闕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文 廓然　同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輩出，未躋公台。惟公特起，抱負奇才。遇事風生，游刃恢恢。一言寤主，風雲壯懷。含香蘭省，峩豸柏臺。言聽諫行，天顏屢開。青霄直上，富貴鼎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謂當自此，麴蘖鹽梅。天乎不淑，梁壞山頹。上意震悼，生榮死哀。某等叨列周行，屢登翹材。劒佩儼然，公安在哉！廼列斯殽，廼酌斯罍。矢詞一慟，我腸九回。

祭王丞相文 淮　同郎官

嗚呼魯公，氣備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半千。紹興之季，已任諫垣。揚歷中外，再歸日邊。巍巍壽皇，尤急親賢。知公日深，擢之邇聯。憂國孜孜，愛君拳拳。無喜無愠，不黨不偏。若不勝衣，似不能言。臨機輒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避遠勢權。旁求髦俊，坐鎮浮僞。其崇如山，其澄如淵。宰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藏用，海内晏然。縟儀大典，奉以周旋。無器可名，靡勞

弗宣。經綸未究，精力未愆。名遂身退，來歸林泉。舜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舊學，盍歸帝前。上意傾屬，虚左待旃。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嬴博痛念，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兩宫震悼，四方驚傳。某等叨列郎吏，久與陶甄。絶望衮衣，阻拜新阡。敬以菲奠，遠致几筵。矢哀以詞，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文 點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爲國之瑞。氣勁而和，色温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可及，衆推大器。亹亹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虚，得寵思畏。樂善貪賢，惟恐弗至。公爾忘私，力捄時弊。憂深思遠，語輒歔欷。論事剴切，無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位。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浹旬，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遽奪之，哀哉殄瘁。平生無玷，俯仰何媿。母方遠歸，子不及侍。公之賫恨，有此一二。某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寅恊恭，相勉忠義。比日扈從，尚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喪氣。潭府方新，賀吊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祭趙觀文文 彦逾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於僊源。極富貴於承平兮，盛人才於瓜瓞之緜。仰高帝之子孫兮，固龍種之不凡。惟我公尤爲

傑出兮，揖儒科於妙年。❶初小試於簿領兮，腾政譽於瀛壖。葺水利於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千。❷由宰縣以佐郡兮，聲名上徹于細氈。皐陵畀以三輔兮，藹遺愛之流傳。上不畏於强禦兮，下撫恤於黎元。將使指鉏積蠹之狡穴兮，伸紊載之幽冤。將使指於諸道兮，振風采於兩川。一介不輕取予兮，信靡勞之弗宣。出藩入從兮，擢文昌之邇聯。當紹熙之末年兮，鯁論至於駢肩。劇群公實領裒于時髦兮，心鐵石而愈堅。劇群情之危疑兮，方憂夫杞國之天。發大計於丹衷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一言。彼頌梁公之取日兮，謂咸池與虞淵。未若公之善斷兮，定策於萬衆之先。進忠謀於長樂兮，又從容於平勃之間。覩大明之繼升兮，措世於泰山之安。無官可以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君子之勞謙兮，推勳名而弗專。望蜀道而再登兮，兼制閫於帥垣。服袍帶而攜琴龜兮，追軌躅於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蜩螗之群喧。馳睿旨於萬里兮，俾書龍飛之末與顛。陷宗臣於罔測兮，將於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以進兮，無一語之黨偏。守陪都之管籥兮，歸佚於梈閒。繙萬書以自適兮，若將終其身焉。又痛妖孽之肆行兮，豆凶鞠頑而盗大權。妄興於兵端兮，致塗炭於三邊。公雖身在外兮，切憂時而拳拳。豁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絃。起大老於海濱兮，詢黄髮而罔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兮，爲帝師於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名全。猶薦賢以報上兮，又開東宫之新編。曾經濟

❶「揖」，殿本作「掇」。

❷「知」，原作「矩」，據殿本改。

之未究兮，忽一疾而不痊。邦國爲之殄瘁兮，惟我十倍於哀纏。悵登門之雖晚兮，幸接武於甘泉。頃匃外而投閒兮，公亦來問舍以求田。登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綦再戰兮，望之者或以爲僊。時抵掌以劇談兮，若相和之篪壎。忝賜環之同日兮，祖生先吾而著鞭。我方困於沈痾兮，尚踸踔而蹣跚。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鑣于九閽。公既扁舟而東下兮，謂將相隨而出關。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翩翩。謂獨居而無偶兮，幸蚤歸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夢日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憖遺兮，棄塵區而蜕蟬。念吾母之窀穸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受知兮，正禮舉於後而公山舉於前。繄龍門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宿緣。何雲翰之未乾兮，驚身世之遽遷。寄薄奠於繐帷兮，慘東望之風煙。尚乞身以掛冠兮，期執紼于南陽之阡。相距才四歲兮，亦豈久於人寰。爰矢心以致辭兮，灑哀涕之潺湲。

又 葬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求之古人，蓋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功成不居，槔間道尊。更化還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尚秉政機。難進易退，竟歌式微。送公江干，❶欲隨出關。匏繫于兹，夢寐故山。寄聲促歸，相從莫年。我未得去，公已登僊。疾不及問，喪不得慟。尚期執紼，少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

❶「干」，原作「于」，據殿本改。

聞公窀穸，哀不足而媿有餘，亟遣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如濺。

祭趙侍郎文 粹中

嗚呼！惟公族系，盛於山東。貂蟬風烈，衣冠所宗。建炎南渡，名勝昂顒。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兄弟，師友磨礲。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勳，鴈行雝雝。一登朝班，雅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從。容臺道山，螭蚴儲宮。瑣闈批勑，仇然獻忠。天官銓綜，姦弊一空。論議從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祖，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據古，昭若發蒙。言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凛民雍。自茲倦游，冥冥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鍾。人不堪處，公方沖融。卷不去手，圖書橫縱。顏筋柳骨，翰墨尤工。一觴一詠，其樂無窮。四明尚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霈既放，盡還故封。宜對宣室，自茲登庸。胡爲小疾，藥石弗攻？一朝傾摧，如千丈松。某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歗歌，樽酒從容。回首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髮方瞳。有酒既旨，有殽斯豐。公乎來乎，淚如奔洪。

祭莫侍郎文 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成德如公，而壽不延。稟資中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恂恂，似不能言。義有不可，論正而堅。璧水道山，柱史掖垣。

揚歷清華，斤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未央，何疾之綿。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傳。公固無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幾何，遽驚蜕蟬。相率來奠，尚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如川。

祭陳閣學文 居仁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寖隆，俊偉光明。海内孰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真情。蓋公之性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榘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涓涇。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姦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之出於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爲儀刑。周旋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清。嗚呼！人不爲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爲不用，而用之未盈。可以穆天綍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嗇之，殊遷之命，交臂而失，十年外庸，身益遠於昕廷。皇上趣歸，既及帝京，衆心顒顒，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於蓬瀛。奉祠而歸，人已觖望，猶庶幾復起而爲蒼生。豈知到家才越信宿，而千丈之松已傾矣，親黨爲之慟哭，遠邇於焉嘆驚。天蒼蒼而難問，遂將埋玉璧於泉扃耶？某生長外家，少公九齡。挹叢桂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英。

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欸於情話，徒追痛於幽冥。朗朗百間，可以安享於上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虛堂而進拜，悵遺像於丹青。銜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致奠，不知涕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文 彌正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是似。小試詞場，再拔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入丞大農，蘭省攝事。持節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即世。相公煌煌，惟公是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不堪哀毁。窀穸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沉痾，忽若蟬蜕。使假歲年，顧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某等託契素深，游從晚歲。持憲者五，遽隔生死。存誠觴豆，兹乃來祭。感今念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文 伯庠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出遇聖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藜藿不採。退居里門，善刀而藏。天子念之，起殿大邦。夔子萬里，蕭然一舸。尚無圖書，安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真清。愛民戢姦，郡政向成。公病已侵，公志益壯。孜孜於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吊，老穉涕洟。正人云亡，善類疇依？精爽如生，尚歆薄奠。奉公之喪，不敢不勉。

又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蜀門，清節著稱。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奔走出迎。待人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庭訟無留，日益精明。恂恂拊摩，藹然慈仁。時濟以猛，宿姦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正廉介，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嘆相聞。矧在寮吏，若何爲情。巵酒未酹，悲涕先傾。

又路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輿兮往迎。公之去兮丹旐，慘千里兮相吊。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哀多。欲攀轅兮執紼，變歡謡兮悲歌。嗟若人兮宜久，蹇何爲兮中壽。巷哭兮失聲，紛雨淚兮如溜。設祖祭兮道周，奠單杯兮泣柩。瞻望兮弗及，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峴碑，尚千載兮不朽。

祭薛寺正文季宣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

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慾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橫騖別驅，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柰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内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又 辭靈

某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莫與執紼。英爽如生，諒歆菲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尚行所知，毋羞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

祭鄭龍圖文 伯熊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於琢磨。其形於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於周、漢；其進於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於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函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

他。至於涖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外庸既積，物望冞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忽兩楹之奠夢。仰絶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㘅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爲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瞢。時摳衣而請益，❶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酹，葬不得執紼以送。馳菲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文 祖謙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人，庶幾於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有學窮本原，行有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事機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爲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覬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爲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爲矣。卧家優游，尚足以矜式於一世。何疾困之，夙昔而逝？嗟此數年，凋喪善類。天乎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爲痛哭流涕者矣！某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尚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

❶「摳」，原作「樞」，據殿本改。

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斯文，是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

祭吕寺丞文凝之

嗚呼澤父，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鎮浮，長才辦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日著聲績。分符閬風，再登上國。入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袞袞，濟以亮直。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黑。往古來今，可驗可索。上意響合，動容歎息。曰卿毋行，其在予側。俾丞外府，始有朝蹟。鴈序横飛，家聲赫奕。行且用矣，何喪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迨入脩門，已見病色。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之朝，末疾俄得。徑走君家，已云易簀。嗚呼！天與以才，而壽之嗇。祕此絶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閒，已爲陳迹。岷峨西來，萬里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紀甚力。庶幾孤嫠，同此休戚。某定交雖晚，義深匍匐，遇哀一慟，涕淚如激！

祭從舅汪删定文大辯

嗚呼！惟舅甥之閒兮，固曰至親；粤我之於諸舅兮，有異於他人。蓋生長外家兮，非一朝一夕之積；公亦依於伯父兮，自齠齓而爲群。飛黄著鞭兮，媿駑馬之弗進；一日千里兮，悵奔逸之絶塵。無詩不酬兮，無樽酒之弗與；琢磨至切兮，亦游焉息焉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兮，我亦繼

薦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兮，相與賜第于楓宸。情好益篤兮，幾類於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卑尊。仕于百寮之底兮，氣出萬夫之上；小試以事兮，無不關於細氈之聞。逢此百罹兮，幾三仕而三已；❶鼻間栩栩兮，眇軒冕於浮雲。不負臨賀兮，反貽怒於柄臣；引經諏律兮，又以激寮友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於當世；沉酣經籍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於朝兮，可以使藜藿之不採；居於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問兮，惟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於君。忽奇禍之作兮，真出於意表；曾一指之傷兮，害右肱之屈伸。驚一世之英兮，奄蓋棺而事已；紛孤嫠之叫號兮，何蒼蒼之不仁。嗚呼！鑑裁至高兮，不以我爲不足語；詞章之雄兮，若謂我其可以與於斯文。顧憂患之沉迷兮，荷撫憐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像兮，何精神之逼真？念一昔之千古兮，❷不知淚涕之霑巾。翩飛旐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章兮，尚何問於穹旻！

又 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倔。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上庠，徑挹簪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强，若遼天之鶻。知己在朝，聲動魏闕。當夷塗之欲驤，驚霜蹄之屢蹶。浮湛里閭，中不自屈。方且橫騖藝苑，深探理窟。冀此生之有用，恥脩名之泯

❶「幾」，殿本作「凡」。
❷「昔」，殿本作「息」。

没。雖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寡。然揆之公言，顧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況復顙廣頤張，生有奇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蓋壤劘剬。何奇疾之遽嬰，禍乃生於所忽。迨親友之及知，則已蓋棺而竟殁矣。嗚呼！今而後里有疑謀，孰爲之析理於茫昧？事有難辨，孰爲之應變於倉卒？此士友之所痛，而以福善禍淫欲歸之於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夫將安施？孤嫠一慟，行道傷割。某等義篤金蘭，契連瓜葛。悲埋璧於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尚能聞此言於髣髴矣乎？

祭姜總管文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戚閈。積習富貴，遭時多難。乃能奮身，自喜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緣。治絲之棼，解繩之亂。投以劇煩，談笑立辨。結交老蒼，衆口爭薦。中外筦榷，所至增衍。郡國韜鈐，足當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退休，雍容閒宴。爲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卷。蘭玉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閤賓贊。寓公寄客，如公者鮮。壽幾八帙，鄉閭歆羡。胡爲沉痾，奄如露電？嗚呼！中原胡塵，陸沉赤縣。開元舊事，于今幾見。承平王孫，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唁。某等里社游從，交情戀戀。歲月侵尋，驚此物變。曰樽有醑，曰俎有饌。矢哀以文，有淚如濺。

祭劉宜人文 王台州母

猗歟夫人，婉嫕静專。生自名族，嬪于

太原。夫人之夫，學行推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壯歲騰騫。高牙大纛，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子三遷。綵衣斑斕，孫曾滿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五福兼備，富貴俱全。丹丘赤城，版輿輕軒。壼彝婦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人愈厚，奉佛愈虔。一語不妄，一事不偏。坦夷真醇，得全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蛻蟬。壽開九帙，尚何憾焉！某等託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兹有年。慈容如生，望之退然。設奠矢哀，涕泗潺湲。

祭史宜人文 太傅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古稱五福，其一曰壽。夫人尤盛，年秩開九。惟我魏公，事姊如母，唐楊慎矜兄弟友愛，[1]事姊如母。躬率四弟，備極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慶事方隆，疾已在牍。進粥燎須，醫禬趨走。夜半訃聞，悲哽心疚。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婿乘龍，芝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某等出入相門，于兹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卮酒。

祭族兄心上人文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叔季，仍居奉川。既富且庶，後乃日朘。人物彫零，賴有達源。天乎不淑，朝露溘先。壽雖已穹，惜不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騫。使其起家，必收青氈。少從

[1] 「友」，原無，據殿本補。

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顔，直與比肩。曰律曰教，又參枯禪。説祖正令，室中機緣。通貫一理，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纂言記事，細大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聲價愈喧。世色寖薄，❶空門亦然。耕而鹵莽，乃芸人田。耳剽塗説，妄夸真詮。行有説空，誑欺人天。惟師高蹈，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隊諸淵。先君愛重，挽之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倅丹丘，來游萬年。欲與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猿。踏遍勝境，徑歸海壖。孤雲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望之若僊。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衲，遂以終焉。我媿晚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名節器業，俾其勉旃。我恐不稱，服膺拳拳。師棄塵世，其猶蜕蟬。有骨已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概，以贊遺編。茗盌三酹，淚下迸泉。

祭謝雲臺文 傑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巋然，見謂老成。文如綺錯，辯欲河傾。誘掖後進，糾合宗盟。高懷骯髒，不以事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來爲郡丞。闢決之餘，名流合并。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諾不侵，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盡誠。去秋末宦，寄徑赤城。衝熱遠臨，握手通情。黄山密邇，詩筒屢賡。自言多病，嬾入帝京。慨然奉祠，

❶「色」，殿本作「晚」。

欲爲此行。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喜而不寐，日聽先聲。願正堂之舍盖，闢官舍之十楹。苟孤蹤之未汰，當倒屣以逢迎。訃音忽聞，心折魂驚。痛斯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覽翰墨以猶濕，乃遽隔於幽冥。亟馳菲奠，以寫中扃。望東山以興哀，尚髣髴其來聽。

祭周通判文 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於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符，君方憂居。閒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玄，爲之躊躇。劇論世故，發蒙砭愚。再仕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盡錙銖。儻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規橅。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於余。謂當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銜不袪。曾是半刺，僅得緋魚。近傳短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尚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自悟。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情，驚愴欷歔。對客三誦，淚與之俱。浄光東麓，遥望故廬。矢哀以詞，奠之生芻。

祭陸提刑文 洸

陸氏家聲，源流雲閒。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徙鄞，及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侍。公尤秀出，三薦漕臺。浸登膴仕，益展長才。荆門擁麾，課最上徹。孝宗一見，畀以華節。歛散得宜，流莩再生。就陞

憲車，刑期無刑。大獄株連，平反甚勇。煩言俄興，公不爲動。得請祠廷，賦歸翩然。士師辨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成，生計楚楚。里社相從，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川。窀穸有時，來致菲奠。矢哀以詞，有淚如濺。

祭趙安國文 鎮

惟君孝於奉親，友于群弟。自信淳直，澹乎世味。心計有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卒歲，足以自適。忽焉已矣，天乎莫測。青山滿門，寒梅滿坡。公則云亡，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嗟惜。舉觴一酹，涕淚霑臆。

祭張梅州文 祖順

嗚呼！刺史爲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爲貴。苟仕宦之平進，率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爲之，何於君而獨不以畀？公之才足以辦劇，其嚴足以戢吏。折獄則敏於片言，理財則優於心計。謹於奉法，鋭於立事。此真良二千石之選也，而屢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宰龍游，政聲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既而數奇，三仕三已。往倅番禺，薦牘交至。就秉一麾，謂自此升矣，而遽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寘之於煙瘴之地。是果有司之者邪？豈造物小兒之見戲也？嗚呼！踰嶺來歸，川陸迢遞。一家纍然，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社之深契。

公之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以爲酹。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文善悉

公生於荆南，長於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於杭而葬於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屢見，而莫從容於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公之喪于啓霞。嗚呼！是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有稱，既敏而明。受知孝皇，擢寘列卿。謂宜持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芻江右，轉餉帝城。文母上賓，因山爲陵。公方力疾，辦護訖成。跬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浸革，大命以傾。天子震悼，親黨歎驚。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生幾如旦晝，知吾身之不可以久生也。謝毉却藥，湛然中扃。爵禄在前，不復入於心；恩愛至重，不以關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則公之自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爲而哭失聲耶？某投分素深，齊年爲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横也。

祭舒簽判琬通判璘文

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元英既已玉折於往歲，所賴以主門户者，惟傳正、傳道、元質之鼎立，而乃相隨於九原邪！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凛然。止或尼之，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日剖滯訟，自以不冤。五溪峒蠻，動興戈鋋。匹

馬深入，且喻且鐫。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驚嘆，詠歌四傳。通籍金閨，將宦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沉緜。祠禄甫頒，朝露遽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横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於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於事，如燭照而數計；季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于公堂，而惟兄之愬；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沈淪。嗚呼！天之於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於用，不予以利禄而强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禄之所能均耶？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緊誰是遵？❶悲夫傷哉！靈輀有行，雙旐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情？上爲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爲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也。

祭從兄少微縣丞文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爲五家，同出一門。歲久凋零，僅有十人。兄爲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早登成均。謂收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與縉紳。數年之閒，爲尉爲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女嫁男婚。庶可佚老，而疾已成。抱痾視蔭，傷哉沉淪。

❶「緊」，原作「緊」，據殿本改。

諸父盛時，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兩家子弟，情誼尤親。讀書從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幽明遽隔，孤嫠惸惸。葬從其先，遠日數旬。酌奠送行，涕淚霑巾。

祭李府君文 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脩梁架空，霜筠茂樾。居者何人？如湖之清。有隱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爲儒紊世。上舍之孫，香巒之弟。仰屋著書，其書滿家。不偶於世，鄉閭之華。鸞鶴精神，方瞳華髮。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絶韋編，究極微言。身則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疾困之，無不傷駭。原始反終，旦莫死生。書種有繼，何戀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窀穸有期，來奠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耤田文 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姻好紊世，生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得之於天。加以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篇。鴻慶孫公，一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報以長箋。二文照映，至今流傳。盍登青雲，操筆如椽。命胡數奇，場屋迍邅？年及半百，始沾賞延。所至文鳴，筆力翩翩。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體，詞妥意全。間見層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清修，

一室罄懸。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司藉田。亨塗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媿在盧前。極口贊揚，未嘗舍旃。喜兄欲達。而乃忽焉。繐帷咫尺，欲酹無緣。亟遣兒曹，往陳豆籩。矢哀以詞，歷歷究宣。言不盡意，老淚如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祭文

祭叔父郴州文以下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矯矯三兄，雍熙同軌。歲星一周，淪謝相繼。鴈序彫零，門户亦替。相與爲命，二人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千里。晚食祠禄，俱還桑梓。築室比鄰，爲終焉計。弟室先成，如跂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邇。有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燕喜。弟抱微痾，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亹亹盈紙。猶子來調，得官辟水。弟雖卧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瘁。醫禱百端，竟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邊壘。精明絶人，所至可紀。蒞官行法，治家處己。内外靳靳，無小不治。謂宜進用，以繼先世。天乎不淑，遽已亡矣。吾之干禄，聊復爾耳。爲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别，不甚爲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衰淚如洗。使吾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舍爾？他時賦歸，浮湛閭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隧。向風長號，不知有生之爲美。旨酒嘉殽，遣子以祭。情傷

不文，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手足之義。

祭安康郡俞夫人文 蔣參議母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壼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惟孫，班衣盈門。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簪笏相映。家慶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百年？日月云吉，將祔九原。某等相與有連，事契不薄。哀以送之，奠此清酌。

祭伯母馮恭人文 同兄弟

巨族之胄，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如賓，捧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無虧。秩秩子舍，兟兟孫枝。撫循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十年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親戚團圞，情話嬉嬉。何意中途，一疢寖危。繼以訃聞，舉宗傷悲。靈轝西旋，郊迎奔馳。不覿温顔，徒瞻靈旐。涕泗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窀穸有期。嘉殽在俎，旨酒在巵。情寓於文，靈其聽之。

祭王樞密文 剛中　以下代仲舅

猗歟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百家，藝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躐。出陳治安，爲天下甲。道山峩巍，金門岌嶪。鳳掖優處，螭坳獨攝。大哉王言，與典謨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帝曰汝諧，往即功業。蜀道之難，捫參仰脅。尊爲忠臣，叱馭不懾。朝無顧憂，威動邊堞。

奉祠以歸，高卧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歃。胡塵忽驚，騎塩四匝。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還，承明再入。首定國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膽，越見眉睫。臣主相遇，神會氣合。樽俎折衝，醜虜震讋。智略縱横，關機開闔。王師增氣，一月二捷。侵疆復歸，信使響答。遂登西府，以贊調燮。人皆謂公，行矣爰立。大夏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煒燁。天胡不慭？變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唈？天子震悼，爲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無及。存歿哀榮，贈賻雜遝。某列官于朝，莫拜馬鬣。靈輿啓途，丹旐帖帖。哀以送之，千古一訣。

祭鄭衡州文 若谷❶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詞高吐鳳。妙年馳聲，出冠鄉貢。吾州多賢，不利首送。惟公開荒，徑挹晁董。吏事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飛鞚。讒口含沙，巧發奇中。退隊諸淵，公不爲動。天定勝人，復爲時用。惟公之文，盍儀禁從。清廟作歌，追配《雅》《頌》。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然漫仕，無所脩綜。閉閤却掃，胸次空洞。至寶横棄，稱屈彌衆。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祖公喪，爲之一慟。

祭趙路鈐文 不枯 以下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内。艱危奮忠，脱身騎塩。卒歸行闕，官以寖大。來歸四明，踰四十載。待人

❶「谷」，殿本及底本目録作「容」。

謙恭，處身静退。蓮社從游，今爲前輩。樽酒相過，雍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遺老，猶使人識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改。郊廟侍祠，峩峩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遽至危殆。嗚呼！安閑一堂，真率高會。忽焉陳迹，樂不可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尚英靈之如在也。

祭徐少卿文子寅

惟公骨相奇厖，德量汪汪。和而知介，圓而能方。早繼家聲，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左符，乃奏明光。留屯之策，結知壽皇。委寄日隆，寵賚相望。富貴逼人，進用未央。賦歸十年，林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稱循良。持節踰嶠，澄按南邦。云胡不淑，季子夭傷。情鍾弗堪，公亦云亡。歸途千里，兩旐飛揚。行道霣涕，而況州鄉。某等從游，日望歸艎。兹登公門，繐帷在堂。遺像如生，奠此一觴。相向失聲，尚其來享。

祭趙恭人文王滁州之室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賢哉夫人，獨異輩流。天予淑質，婉嫕和柔。不虐不妬，不忮不求。事姑以孝，與物以周。舉無間言，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高春秋。胡爲累年，心熏百憂。使君既亡，二子不留。馴致末疾，遂不可瘳。某等辱在親黨，具聆芳猷。設奠一哀，非爲膳羞。尚爾後人，壺彝是收。

祭袁通判文章

嗚呼！惟袁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于鄉閭。惟吾叔平，尤爲耆儒。少鳴膠庠，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者，惟公兼之而有餘。壽登八秩，皤鬢霜須。出則舍車而徒，字則蠅頭細書。外和内剛，不可得而親踈。勞謙終吉，矢死弗渝。進不聞吕父之卜獵，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禄不及子，二孫蚤孤。養不至於列鼎，仕不過於題輿。人或不堪其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沉痾來侵，水已浮膚。天不憖遺，奄歸泉途。識與不識，聞者嘆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几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酒，奠今日一束之芻。欲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文代王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僞。少而篤學，寢食不置。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既備於色養，又及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既盡於輔贊，又罄啓沃之忠，以順于外。虜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從幕府，張旝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

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渝東山之志。潭潭之居，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爲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詠，遇客則醉。其雍容蕭散，野老争席，風流醞籍，有晉宋之風度，則又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却，猶當出侯藩方，使萬物爲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刑於善類。天不憖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託夙契，來官異縣，獲拜簪履。憐其孤煢，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於噓枯吹生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乎，尚歆此蘋蘩之意！

祭王令人文以下代陳閎學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川。叔父之外，他無朞功之親，族猶未大也。迺歲在丙戌，余得庶子，是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趙氏，迨今十有九年。夫人無恙時，屢以爲言，謂趙氏有子，可以歸矣。庚子之秋，既哭子皐，因念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踈，滋有意請於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不得逮事於生前，豈應更緩於今日？二子翟、芾扶靈轝以東，卒哭在邇，且將卜葬以十二月戊午之吉。命子歸伏喪次，使執喪如禮，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無忘趙氏撫育之恩。夫人有知，尚臨此言。嗚呼，尚忍

言之！

祭劉宜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淳直。夫人之福，康寧戬穀。相夫而夫聞於鄉，教子而子顯於朝。年益尊而無一事之遺，家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無枝葉，聞者意消。母儀婦則，真可以表儀於閨闈。蓋八十四年，處之如一朝。晚歲尤盛，賢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邇。千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珠履。歡謡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内外盡傷，幾爲罷市。夫人之身，固無憾矣。他人爲壻，猶曰半子。我壻王氏，維子是似。撫愛之辱，今踰三紀。室人云亡，神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掖，欲歸無計。喪不得摩其棺而一慟，葬不得臨其穴而盡禮。敬狀行事，不敢溢美。雖已大書特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媿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靈其歆止。

祭王參政文之望　以下代曾吏部

惟公負卓犖不群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閎深自得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絶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賢佞，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堧，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却胡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貴如脱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

曰「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爲首」者，豈公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頹，千丈松崩，聞者爲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於甘棠之下，亟遣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尚當力追公於步趨之餘，庶乎不爲九京之媿也。

祭劉衢州文 朔

嗚呼！天之生賢，其嗇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之和，不爲不靳。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命。伯牛之疾，顔淵之夭，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器業有如公者，儵焉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太忍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禀。當今人才，在第一品。處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上可使藜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宫一鳴，萬口皆噤。風節日新，利害益審。激貪立懦，論議鯁挺。不事孫劉，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小試兩州，皆足以追龔黄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病。正路坦坦，孤蹤凛凛。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王佐之才，百不一騁，而遂至於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温清定省。鶴髮在堂，公必不瞑。公之友愛，不見畦町。十年相望，俱負重名。於時忽相從於九原，此尤薦紳韋布之所悲哽也。某慕公高風，歲月良遠，假守東嘉，方視公以爲繩準。惟兹邦人，崇仰最謹。

君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撫字之政。訃音一聞，哀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要當爲天下惜爾，何止於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文 十朋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公爲主盟。事失其平，公爲權衡。一有抑揚，人爲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爲之隕星。某昔拜公，屣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郡紱是縈。設祭道周，酹公之靈。精爽凛然，尚其顧歆。

又 代莫守

嗚呼！某之於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寮青宫，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玆焉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在百世。嘗録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毋敢失墜。視焉如生，庶幾無媿。欲酹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潸然出涕。

祭薛寺正文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内，未見其

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於千載之絕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高風於踐履之舊，聽宏論於謦欬之餘。❶方將日親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於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於短章，灑哀淚於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祭鄭司法文 頡　同官

嗚呼德升，止於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之一第；晚歷曹掾，❷而不能脱七階之選途。欲試無所，有銜不袪。旁觀者爲之歎息，而君處之則裕如也。方其釃酒劇談，裁燭賦詩，精神爽拔，不見衰相，謂當收功名於桑榆。孰謂夫江風匽薄，得疾膚腠，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瞳瞭然，强忽笑語。凛如對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於畫圖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爲哀挽之歌；清飲之樽，今而酹祖奠之芻。德升尚能飲而聽之否？淚盡詞殫，空相與望君於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户文 僖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噤不得施，晚而君生。謂興吾宗，教之以經。齠齔秀發，書無不讀。中童子科，

❶「謦」，原作「罄」，據殿本改。
❷「掾」，原作「椽」，據殿本改。

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鹽朝虀。乃登上第，乃瞻龍飛。得官户曹，千里跬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於家，孝友天成。收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於文，亹亹不倦。自公之餘，手不釋卷。君之於義，勇於敢爲。親舊有急，匍匐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廢於中道。峩峩閩山，靈轝何歸？歸旐翩然，云胡不悲？惟我同寮，周旋最久。菲奠薦誠，疚心疾首。

又 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卑也。天畀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嗇其壽使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遽成九原，人皆悼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名居以爲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畫圖，宛宛乎君之芝眉也。炎天赫曦，道阻且長，丹旐翩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暑行之無恙，猶可以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向風長號，不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文 烈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綺之麗。來宰寧川，政尚平易。悃愊無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束檐歸計。奇疾困之，一旦長逝。囊無襲衣，室有孤累。吏民與哀，幾於罷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不得自致。君其歸乎？望望揮涕。

祭陳安人文 詹事良翰女兄，旌表門閭。 以下同守倅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孝友，累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面割耳劈。夫人視之，婦道與稽。夫人之姑，年登期頤。孝養既勤，壽祉孔齊。夫人之弟，名德峩巍。同氣是似，爲家門楣。月評升聞，寵光陸離。旌表高門，彤史有輝。某兹叨假守，欽歎壼彝。思播清風，以厲幽閨。爰設菲奠，來瞻繐帷。節孝有間，過者式之。

祭劉天台文 孝萱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悃愊無華，夙宵不倦。平易近民，民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賻贈加厚。知君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享。

祭周侍郎文 代侍從

惟公性識淵沖，智略輻湊。悃愊無華，持心近厚。趨事赴功，力瘁心疚。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深入，四蜀奔奏。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大計，亨途方驟。云何末疾，遽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及壽。急義首公，可以不朽。信息從班，於公何有。天其或者，欲昌厥後。某等爲僚屬耳，底藴未究。忽拜繐帷，孰不疾首？乃陳斯殽，乃酹斯酒。矢哀以文，公乎知不？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挽詞

史文惠王挽詞

八行源流遠，三師慶系遥。樞庭先附鳳，相國荐簪貂。感會逢千載，榮華冠四朝。甘盤稱舊學，綺季篙儲寮。曆數終歸舜，羹墻欲見堯。聖圖滋廣大，孝治極光昭。善類茅連茹，英才楚刈翹。經綸任鈞軸，詢訪及芻蕘。未急宣攘狄，先求禹格苗。訏謨裨廟筭，長策御天驕。衮闕心勤補，羹和手自調。臨機杜如晦，處事李文饒。越俗懷恩紀，閩人服教條。群公推治行，所至起民謡。晚歲車垂薛，皇慈第賜蕭。精鏐盃引壽，寶玉帶横腰。潭府輝宸翰，頻年走使軺。中書輸尚父，封户溢票姚。教子躬師道，傳家作世標。紳緌成繼踵，鉛槧到垂髫。持論書還著，談經燭屢燒。官雖居鼎鼐，樂不改簞瓢。門外車長滿，樽前客載招。人間等游戲，物表自消摇。幾見承三接，重來侍九韶。桑榆方借暖，蒲柳歎先凋。洮頮俄憑几，衣冠忽葬橋。信能依日月，端合配宗祧。賤子慙愚憒，平時荷❶

❶「荷」下，諸本皆闕。

崇憲靖王挽詞（闕）❶

王敏肅公挽詞之望

□□□□□，□□□□□。□□□□□，□□□宣公。❷全蜀增天險，長淮折犬戎。經綸今已矣，貫日有餘忠。

賤子慙生晚，龍門莫問津。詞場沾賸腹，政地仰洪鈞。古栝杏壇舊，東嘉棠蔭新。九京無覆作，知己更何人。

樞密謝公挽詞

臣主一意合，風雲平地生。立朝專論諫，爲國揔樞衡。行矣登三事，悲哉奠兩楹。輟瓜恩意重，終始備哀榮。

千古台山秀，名流列鴈行。惟公登政路，一旦破天荒。故里空華屋，佳城映夕陽。送車無路到，東望淚浪浪。

觀文殿學士陳公挽詞騤

台嶽鍾神秀，居然社稷臣。海涵書萬卷，魁冠數千人。南服頻懷綬，西垣屢演綸。惜哉真漢相，不遂秉洪鈞。

幾見衣冠偉，終聞羽翼成。先皇崇舊學，大政任名卿。神器親傳授，崇朝再太平。功成身自退，寵利一豪輕。

朝著登門久，詞林辱眷深。代言稱據

❶ 本篇諸本皆闕，據底本目録補篇名。

❷ 此篇名至「宣公」以上，諸本皆闕，據底本目録補篇名，據第二首格式补空。

古，議禮許同心。去國臨歸路，還家寄好音。病中聞赴告，老淚動盈襟。

林正惠公挽詞大中

愛直趙清獻，忠文范景仁。累朝推舊德，今日見斯人。正色欲劘上，敢言寧顧身。紫樞方大用，惜不究經綸。

去國名逾重，還朝道益尊。清虛懷骨鯁，嚴冷帶春温。公綽真無慾，臧孫尚立言。騎箕雖永隔，精爽儼如存。

凛凛古循吏，堂堂真巨公。死生忘度外，邪正炯胸中。憂世心誠切，籌邊事已空。龜潭山下水，流慶與無窮。

百辟素歸重，三朝俱受知。風稜振臺省，名字落戎夷。召節叨同命，幾廷踵舊規。隧銘書不盡，歸泣峴山碑。

丘文定公挽詞密

謀國規模闊，絶人才具高。三朝千載遇，四海一身勞。儒將通鴛序，樞庭握豹韜。皇家資柱石，天遽奪伊皋。

初擬文翁化，誰知懷遠圖。廟謨專制閫，世將易兵符。養虎竟遺患，斷蛇由不殊。寧同死諸葛，空恨失吞吴。

十載龐居士，一朝裴晉公。宣威先抗虜，決策竟和戎。宥密行誰尼，規恢事已空。灰心更霜鬢，千載泣英雄。

處事拘攣外，鉏姦談笑中。幾年亡主將，全蜀賴明公。畏愛盾衰日，清和夷惠風。屢書終不盡，詩意亦何窮。

同與隆興第，嘉禾見兩幡。瀛壖迂使節，蜀道送行軒。預草剪鬚詔，驚傳易簀

言。不堪鸞鏡舞，雙旐愴丘原。

觀文殿學士趙公挽詞彦逾

千古盛周宗，皇朝實比隆。位多窮貴爵，誰見立王功。一語國先定，寸心天與通。龍飛稽事實，信史詔無窮。

授受唐虞際，從容平勃閒。宗英誰柄用，人望屬棹閒。晚侍經闈讀，寖登規殿班。帝鄉留不住，歸去老湖山。

麾節稱循吏，三朝藹政聲。治如黄霸最，心慕伯夷清。諸道俱遺愛，兩川尤著名。起家臨制閫，更羡錦衣榮。

皇上初更化，追鋒詔語温。同看三老起，今歎一身存。别久勞魂夢，人亡濺淚痕。從兹歸故隱，舊事與誰論。

殄瘁人俱駭，伊余獨永歎。十年交義重，五日舊盟寒。求去重維縶，欲歸無羽翰。佳城何處是，東盼涕汍瀾。

聽履領簪纓，忠言徹帝庭。公方扶日月，我亦寄雷霆。憂世形詞色，卧家存典刑。靈光更陳迹，楚些不堪聽。

婁忠簡公挽詞機

壯歲志先定，耆年氣不衰。治高爲縣日，名重佐州時。雅望登朝著，忠言徹帝墀。亨途日千里，闊步不容遲。

邊事釁初開，惟公論不回。深謀比婁敬，極力阻王恢。兒戲何堪用，冰山忽已摧。朝廷始更化，大老盍歸來。

共政三年久，蜚英四海尊。色詞無假借，風裁靡囂喧。但欲持公道，寧容啓幸門。經綸終未究，猶有典刑存。

寮寀侍儲闈，如公久任稀。載欣商皓起，終惜漢疏歸。問字煩參訂，談經賴發揮。一書真總要，星日重光輝。

得姓共東樓，同朝兩故侯。文編叨二序，誕日頌千秋。老矣俱宜去，公乎不少留。來書墨猶濕，展讀淚空流。

少保李公挽詞 孝友

戚閈疏恩厚，勳門積慶餘。弓彎飛將臂，架插鄴侯書。六纛秦官重，三槐漢相如。惜哉終半百，聞者爲欷歔。

王忠文公挽詞 十朋

夙負敢言氣，輸忠不愛身。劉蕡仍遇主，綺季更憂民。治行真循吏，風稜古争臣。薦紳千載恨，不得究經綸。

梁木今其壞，誰能問大鈞。恩深兩宮眷，哀動四州民。已矣天人策，傷哉社稷臣。吾生良可耻，不及見斯人。

端明殿學士汪公挽詞 應辰

制閫詩書帥，公朝侍從臣。身能全進退，人可得踈親。曳履聲猶在，持衡迹遂陳。從今幾百載，更復見斯人。

蚤歲聲名大，婆娑始遇時。難兄屏隔坐，令子桂芳枝。人望還爲用，天胡不憖遺。成蹊堪喻大，墮淚不須碑。

道學不盡試，功名秪緒餘。立朝惟正色，薦士有遺書。百贖嗟無及，九京誰與居。莫酬推轂意，衰涕濕巾裾。

錢殿撰挽詞 佃

雋譽蜚庠校，孤忠動冕旒。捄荒心欲折，憂國鬢先秋。惠滿長江水，風清八詠樓。禁途交一臂，人物等閑休。

枌社歸來晚，翛然得故吾。哦《詩》頻刻燭，點《易》細研朱。有淚悲連璧，無階奠束芻。名門餘慶遠，丹穴看奇雛。

趙待制挽詞 粹中

明主晝三接，清班歲九遷。一居周柱史，徑入漢甘泉。批敕嚴東省，掄材上小天。平生經國志，惜不冠貂蟬。

詩近劉賓客，手追歐率更。雙旌古良史，萬卷老書生。世諦浮雲薄，生緣曉夢驚。吁嗟東向議，何日遂施行。

半世誰知己，登門意氣傾。交情忘父行，文會忝余盟。持論先忠厚，談經歎老成。幽光誰爲發，落筆淚縱横。

端明殿學士王公挽詞 希吕

片言寤主上亨途，幾向專城佩左魚。羊陸遐衝雖坐折，高文宿憒竟誰攄。平時屢草千言奏，垂絶猶騰八難書。漢殿履聲今已矣，兩州遺老倍欷歔。

短檠鐵研用功深，萬卷蟠胸不輟吟。故國遁身來濟岱，壯年發藻向儒林。愛民利物平生事，憂國忘家一片心。史館頃年陪潤色，挽公無路涕盈襟。

尚書尤公挽詞 袤

敏甚五行下，豪釐耻不知。千人揮筆陣，萬卷納須彌。有夏傳追蠡，先秦拾斷碑。鄴侯書插架，分付稱家兒。

憂國言多切，回天力有餘。衆推真學士，上念老尚書。直道終難進，高懷只遂初。梁溪釣游處，此意竟何如。

舊學方登用，公來領從臣。末光依日月，聽履上星辰。共政將圖舊，騰章屢乞身。甘盤終罔顯，雨露未霑新。

北面願師承，東臺拜老成。忘年容末至，❶敘契若平生。風月吟千首，雷霆寄一名。送車無路到，寒涕爲君傾。

程文簡公挽詞 大昌

論著大哉堯，英聲早已昭。横飛欽遠業，特立仰高標。言議超千載，風猷聳四朝。惜乎經世學，不及珥金貂。

太上崇耆舊，龍鱗手可攀。胡爲遯荒野，竟復老商山。漢閣頒綸渥，瀛壖擁旆還。靈光遂陳迹，西望涕空潸。

設卦探羲畫，隨山究禹謨。仰天真見象，畫地可成圖。健筆凌前輩，殘膏浹萬夫。登門嗟最晚，猶得覘宏摹。

❶「至」，殿本作「坐」。

吴侍制挽詞博古

御史再乘驄，忠言沃帝聰。處心平似水，疾惡迅如風。遇合嗟何晚，論思信有功。惜哉辛佐治，竟不到三公。

三仕入儲闈，堂堂夾日飛。初同四皓起，終作二疏歸。冰玉清班近，衣冠盛事稀。閒居忽仙去，❶西望是邪非。

東甬與賓興，文闈賴主盟。菲葑無下體，衣鉢有門生。劒佩今何處，樽罍空復情。自慚無報所，老淚爲君傾。

王給事挽詞信

主眷逢千載，寵光傾一時。銓曹著官簿，禁掖粲英辭。論議推東省，威聲憺北夷。平生經世意，懷卷竟何之。

宦學素稱豪，仍聞吏事高。精神雖腹滿，撫字亦心勞。藩輔連三組，沉痾見二毛。胡牀庾樓在，殘月墮江皐。

自忝年家好，居慙雌甲辰。賓興蒙異獎，客授喜同寅。别去時無幾，年來意益親。圃山觴詠地，回首重沾巾。

顔侍郎挽詞度

宴坐匆菴上，晞顔亦是顔。平心真似水，立説信如山。屢擁皇華節，盍登清禁班。始終無玷闕，風裁許誰攀。

禄養嗟無及，朝朝飯一僧。移忠躬蹇蹇，錫類日烝烝。賦政優吴郡，知賢仰阜

❶「閒居」，殿本作「聞君」。

陵。清忠與公恕，餘慶啓昆仍。

贅倅丹丘日，眼看康濟泉。同朝叨奬予，侍坐得周旋。妙畫多傳寶，遺文合細編。典刑今已矣，西望涕潸然。

陳文懿公挽詞❶

衆口推文伯，何人識吏師。義襟惟古有，心地只天知。至死終無玷，平生本不欺。在公亡可憾，猶恨哲人萎。

文最宜爲誥，尤能簡上心。周旋鑾掖久，惆悵玉堂深。去國身仍遠，還朝病已侵。三山風引去，雲海竟沉沉。

珍館徑歸鄞，人猶望秉鈞。郵傳千里訃，哀動五州民。蹦踊森賢嗣，攀號感路人。公乎不亡矣，袞袞看簪紳。

宅相惟公久，伊余忝後塵。十年追桂籍，兩禁踵詞臣。接武參吾舅，承顔奉老親。幸成三學士，何意失斯人。

一別屢經歲，歸舟已及門。方期情話悦，空訝語音存。善行傳千載，蕪詞媿九原。傷心歌楚些，無地可招魂。

端明殿學士張公挽詞 枃

天分已高明，樂哉賢父兄。勳名希葛亮，問學本諸程。襟滿英雄淚，琴亡手足情。相從九泉下，何處覓三英。

籍甚張京兆，精神滿腹中。才高解牛刃，手敏運斤風。河滸恩波遠，廛間狡穴空。章臺舊時柳，無復映金珑。

英略古無對，外庸今最良。衆方期共

❶「公」下，殿本有小字「居仁」。

政，人已歎云亡。不聽尚書履，猶懷太守章。康廬星忽墮，丹旐裊清湘。

昔幸參朝列，於公更有連。規橅包世界，風義薄雲天。送別詩猶在，貽書墨尚鮮。偉人無復見，惟務寶青氈。

仲舅敷文閣學士汪公挽詞

籍甚牢之舅，難追宅相風。惟公能愛我，獨我最知公。潭府書無繼，西州事已空。形容盡心力，庶或慰幽宫。

外氏桂成叢，諸甥長養中。名稱無酷似，宦達偶相同。澹室既長往，適齋俄考終。絶憐三學士，只賸一衰翁。

楊待制挽詞 王休

望重威無怒，仁深勇有餘。百年憂國志，滿篋薦賢書。德政不勝載，才猷未盡攄。佳兒人物似，真可大門閭。

蜀道名天險，馳驅敢憚勞。劒頭懸六印，夢裹益三刀。漢殿聯簪槖，燕山擁節旄。惜哉覘國意，不得試龍韜。

蜀用東南彦，皇家屬意深。貳卿頻報政，上相最知心。泛宅俱杭葦，同朝擬斷金。廟廊期引類，疾病兩侵尋。

事契因同薦，交情晚益親。半生文會少，萬里宦游頻。別後書猶濕，歸來迹遽陳。何能發潛德，空有淚霑巾。

沈憲敏公挽詞 樞

天使魁鄉薦，上令卿改官。蚤峩烏府豸，終著侍臣冠。持節威行惠，專城猛濟寛。紹熙多舊學，胡不相宫端。

仕宦接王楊，諸公嘆老蒼。門生多紫禁，子舍屢黄堂。自得垂車樂，誰傳却老方。桃花千樹滿，空憶舊劉郎。

徐邈今非介，申棖焉得剛。立朝無附麗，受謫更芬香。戲綵衣冠盛，圍棋日月長。典刑今已矣，無復巋靈光。

持論真遺直，操心本至公。羸貲寧市寵，平寇不言功。光禄文階峻，嘉興色養豐。誰能死生際，猶得教之忠。

晚出荷公知，登門未覺遲。通班依漢槖，試郡守蕭規。藻翰猶頻寄，宫墻不再窺。新阡何處是，西望不勝悲。

尚書湯公挽詞 碩

先正真良弼，彤墀四拜麻。決科承奕世，摛藻擅傳家。禁路優持槖，侯藩幾建牙。相門宜出相，恨不見隄沙。

奏邸崇先契，周旋古栝州。殿庭觀唱第，海郡繼承流。方快飛騰上，俄聞汗漫游。鳳凰山下路，丹旐想悠悠。

隆興初，先君除進奏代之，後知括蒼又與周旋。淳熙二年，某爲殿試諸位官，預覆考，唱名日侍立殿上，親見臚傳。十六年，永嘉得召赴行在奏事，湯爲代。

商侍郎挽詞 飛卿

矯矯真御史，風生白筆端。出持膚使節，始著侍臣冠。給饟鬢先雪，籌邊心爲寒。天乎驚玉折，不及上金鑾。

所至仁聲著，甘棠幾去思。敬姜嗟哭子，伯道痛無兒。郎省傷連璧，文闈見刻辭。邊民紛墮淚，忍讀峴山碑。

尚書張公挽詞 抑

文靖饒風度，高皇記曲江。賢孫真是似，才氣號無雙。幾見持英簜，終看擁碧幢。誠齋主詩社，到此亦心降。

撫字推循吏，論思領從班。宏才名北闕，高興屬東山。同歲叨崇篤，比鄰足往還。舊游成昨夢，衰涕不勝潸。

曾侍郎挽詞 炎

文獻南豐裔，源流曲阜公。巖巖雙法從，凜凜舊家風。金玉方交映，人琴忽併空。平生心地直，流慶尚無窮。

紫陌尋春日，惟公最少年。鱣堂慙隗始，熊軾媿盧前。寄我書猶濕，思君迹遽僊。同登今有幾，揮淚撫遺編。

余給事挽詞 崇龜

烏府仍螭陛，銀臺更掖垣。事幾無弗論，外似不能言。厚德鎮浮薄，平心剸劇煩。用才殊未盡，無地可招魂。

桂籍兄聯弟，蘭階子克家。上恩嘉踵

武，京秩爲增華。朝著蒙傾蓋，綸闈覩判花。遽成千古別，南望想悲笳。

鄭司法挽詞 頡

襟袍空無礙，精神老不衰。家傳司業學，句逼簡齋詩。荒瘠留陰德，平反有去思。功名賫志没，回施稱家兒。

傾蓋歡如故，相從滄海隅。方將理詩社，忽已閟泉途。歸路孤飛旐，交情一束芻。梅霖將客淚，凄澹灑平蕪。

梁仲蒼挽詞

延賞高三讓，殊科擅一鳴。元賓文未極，長吉記先成。妙語遺膏馥，玄談悟死生。行人痛埋璧，父子若爲情。

人物如君少，相期上石渠。博文該四部，篤學富三餘。淚盡知無及，交深未覺踈。何時酹墳草，細讀茂陵書。

吴通判挽詞

一死交情見，鄉評重此翁。素車奔夕夢，繐被落天風。身任朋僚責，心忘尺寸功。毋書卓行傳，非介亦非通。

翁府君挽詞

骯髒翁夫子，高才嘅不施。床頭癡叔易，夢裏阿連詩。德喪嗟何及，天胡弗慭遺。清風終未泯，吹折謝庭芝。❶

❶「折」，原作「拆」，據殿本改。

徐府君挽詞

孺子人如玉，功名不在身。死生齊物外，孝友篤天倫。已有傳家子，曾充觀國賓。他年芳五桂，傷不見靈椿。

陳崇道挽詞

學造龜山藴，詩傳汝水餘。于公足陰德，陶令竟閑居。白業追蓮社，丹經授寢虛。其父號寢虚先生。平生了無恨，善類勿欷歔。

未第聲先振，纔官節已奇。精誠與神合，隱行畏人知。晚境終無玷，遺文尚可師。功名齎志殁，回施稱家兒。

魯少卿挽詞 訔

棣蕚儀鴛綴，翛然兩鬢斑。時清嗟歲晚，游倦得身閑。人在羲皇上，經傳伯仲閒。桂枝芳未已，何止倍燕山。六十年閒登科者十人。

前輩風流泯，靈光獨巋然。指囷推甲族，跪履記丁年。有子傷埋璧，惟翁亦蜕蟬。功名雖已矣，千載尚遺編。

魏監丞挽詞 叔玠

元老餘風烈，優游挹美官。朝行喜銀艾，鄰好許金蘭。醫謾肱三折，生惟指一彈。難兄秋夜感，風雨舊盟寒。

族兄道州挽詞

出守春陵遠，相思瀟水深。精神雖滿腹，撫字亦勞心。人去成千古，書來失萬金。懷哉季公諾，已矣漢碑陰。

周太博挽詞汝能

雨漲雙溪水，風高五柳堂。論交成莫逆，撫事秖堪傷。訪雪無回櫂，面山空夕陽。亂鶯穿緑樹，誰復爲傳觴。

碩人居氏挽詞蔡尚書之室

頃侍尚書坐，曾聞閫助賢。晤言成勇退，褢謁戒私專。夢斷松江路，神傷薤露篇。悼亡千里淚，疊嶂想新阡。葬於平江。

扶風馬君挽詞

閭里久湛浮，真成馬少游。有才堪辦劇，無命盍歸休。雞唱言何達，鴻冥逝不留。佳城送君處，風撼白楊秋。

豁野真連璧，一齋寧遺金。齊家平日學，憂世百年心。折券無難色，傾囷想義襟。月評何處見，名士列碑陰。

黄君挽詞周子及爲銘

積慶源流遠，鄉評數大門。吏才堪世用，心事與誰論。骯髒纔三徑，淒涼遽九原。傳家五男子，留眼看騰騫。

陳祕撰挽詞舉善

陳氏多名德，茲來慕典刑。宮端鶩宿草，邦彦。冷撰又泉扃。自古有遺直，秖今誰獨醒。蒼蒼何可問，耆舊日彫零。

跬步不忘孝，掇皮皆是真。移忠思致主，務實見臨民。三諫言猶炳，平生迹遽陳。清風凛衰俗，自足盪秋旻。

徐季節挽詞

公府推徐穉，山陽薦仲車。盛時遺此老，没世竟窮廬。行道嗟無命，傳家幸有書。魯山終不識，撫卷倍欷歔。

周德遠挽詞汝能之兄

家世傳儒業，鄉邦聳義風。將迎無倦色，交友盡名公。太學飛聲早，浮生轉首空。怡如堂下月，猶照紫荆叢。

盧夫人挽詞武岡邃之姊

名族著崗頭，幽閨女教修。良人驚夢蝶，衆子慕桑鳩。物化了難問，壼彝誰爲收。于公有佳兆，衮衮看公侯。

王夫人挽詞周子及之室

閫内誰無助，夫人事特明。傾囊資色養，勉學就清名。遯世期高節，辭風歎落

英。丁寧猶在耳，伉儷若爲情。

荆國風流遠，幽閨女教循。鴒原驚逝水，鶴髮倍沾巾。厚夜招香魄，英詞列翠珉。秖愁書字拙，貽笑衛夫人。

鹿夫人挽詞 同年應尉振之母

内外言無閒，初終志不移。白頭供婦職，彤管著賢規。慶衍珠三樹，芳先桂一枝。鳳岑歸去路，含笑不應悲。

慶霈疏封日，姑慈不忍違。人方侈君賜，我獨避恩輝。孝篤神應勞，風高家愈肥。新傳快女壻，亦復掛冠歸。

旌表門閭安人陳氏挽詞 僉事良翰之姊

婦德高千古，鄉評徹九重。柏舟終自誓，石窌啓新封。孫子傳清白，閨門慕肅雍。死生無憾處，了不媿三從。

族姓朱陳盛，夫人事愈明。老姑俱上壽，難弟各清名。節行輝彤管，門閭照赤城。賓鄰方有託，何忍送銘旌。

孺人陳氏挽詞 同前

追憶宮端舊典刑，三貞況復是難兄。豈惟門户生光彩，直使朝廷列姓名。煙海乘桴誰可奪，天風反火報尤明。雖云弟娣相從去，自有英靈凛若生。

王通判挽詞 琰

世篤青箱學，驊騮更著鞭。半山分近派，巖壑誦新篇。竹馬迎雙舄，棠陰憶二

天。黃扉伸讜論，風節尚翹然。才具盍時用，拂衣俄去之。善藏經世手，回施稱家兒。嬴博延陵恨，人琴子敬悲。連年事如許，天道杳難知。

何司業挽詞 伯謹

頃歲游孤嶼，名門說二何。胡爲終壁水，自合上鑾坡。器重連城價，心澄古井波。傳家衣鉢在，袞袞並儒科。

骯髒陽司業，作州如理家。源流知有自，悃愊信無華。方喜亨途遠，俄驚暮景斜。傷心傾蓋舊，何處望東嘉。

太碩人潘氏挽詞 葉尚書翥之母

玉映清心著壼彝，閨房賓敬到齊眉。豈惟山水協高趣，更爲國家生好兒。萬口共推諸福備，八旬猶負一年期。伯仁冬日應腸斷，不見堂前舉酒時。

宗少文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太宗賜張文定齊賢母詔曰：「婆婆有福，生得好兒，爲國家分憂。」

孺人曾氏挽詞 葉寺正之室

婉嫕應眉壽，天胡弗與齡。情深孫楚詠，淚盡女拏銘。蘋藻空南澗，芝蘭有謝庭。越山埋璧處，秋雨濕銘旌。

孺人陳氏挽詞 周子及之母

教子推陶母，相望百代前。詩書經口

授，名節誦家傳。藝苑高鴻筆，忠言徹細氈。源流知有自，何止父兄賢。

令子齊年好，相從識壺彝。蕭生結綬日，孟母卜鄰時。未下升堂拜，俄聞陟屺悲。天涯致芻束，淚落薤歌辭。

孺人林氏挽詞 盧彦德之室

家世甘泉舊，幽閨有令名。賢明教陶侃，勤苦佐淵明。蘋澗今何處，鳩桑空復情。誰知悼亡意，揮涕望佳城。

石南康挽詞 磝

挺挺石可轉，恂恂衣不勝。平生憂國志，長夜讀書燈。大《易》窺三古，《中庸》進百能。惜哉天不憖，無復見川增。

家有《春秋》學，淵源更得師。風高蓋公舍，淚落蔡邕碑。官早終難進，才全竟弗施。遺編屬賢子，孝謹不應衰。

伊昔爲君御，儒流賴主盟。執經容後進，傾蓋若平生。坐見埋黄壤，空勞望赤城。友朋相與泣，反袂不勝情。

臧温叟挽詞 春卿

白首行逾恭，鄉評敬此翁。心開上池水，氣襲舞雩風。禮貌諸公厚，聲華一瞬空。臧孫知有後，三世著陰功。

陸宣城挽詞 梓

奕世承家學，諸公薦吏能。政傳花縣美，心與練江澄。易簀去何遠，攀轅悲不

勝。傷哉嬴博葬，淚盡老延陵。

戴縣丞挽詞 樟

蚤歲鄉書薦弟兄，羨君再舉上青冥。藍田方欲新漫壁，處士寧知却應星。忍向伯高將束帛，誰從小戴授遺經。佳城得卜真前定，忍看一翁衰淚零。

姜總管挽詞 浩

及見開元盛，曾聞正始音。雕蟲徒壯歲，冠鶡豈初心。論事風生席，疏恩帶錫金。精神空滿腹，愁絶病沈沈。

富盛俄遭變，艱難却起家。田園新活計，詩禮舊生涯。仙桂應傳秀，庭蘭更茁芽。真歸了無恨，超徹妙蓮華。

胡監嶽挽詞 祇敘

賦就八叉手，文高三折肱。青衫雙鬢雪，黄卷短檠燈。夢斷采芹水，神凄下馬陵。諸郎追五桂，洗眼看飛騰。

余永彦挽詞

户外諸生屨，門前長者車。柳袍空自染，瓶粟竟無儲。隱行刑宗黨，清風照里閭。沉冥誰爲表，賴有子雲書。

趙路鈐挽詞 不枯

蚤歲游金闕，霞冠拜紫宸。可堪天寶亂，及見會昌春。宛宛王孫態，飄飄物外

身。靈光愴陳迹，遺老更何人。

諸父論交久，忘年許與盟。登山陪躡屐，泛月共飛觥。來往開三徑，安閑羨一生。山深淒薤露，愁憶醉歌聲。

令人王氏挽詞 表兄陳左史之室

嫁早仍知孝，夫賢自不貧。事姑如事母，憂物勝憂身。鳳誥恩榮渥，鳩桑德意均。孺哀聲不絶，淚栢不成春。

宦達方資助，家肥忽悼亡。一區終異室，千載尚高岡。奉倩神猶慘，安仁鬢欲蒼。黄昏愁絶處，誰伴紫微郎。

太淑人葉氏挽詞 單侍郎夔之母

婦職躬蘋澗，芳年誓柏舟。壼彝全肅睦，梵行極清修。貝葉開空性，神篦豁病眸。飄然指歸路，净觀日西流。

爲國生賢子，三遷備母慈。版輿崇色養，從橐勉論思。戲舞老萊子，平反雋不疑。孝心天罔極，腸斷蓼莪詩。

從姑太令人挽詞

伯祖八賢女，惟姑壽且康。又聞歌薤露，誰復是靈光。采藻空南澗，生萱愴北堂。平生好心地，持以遺諸郎。

太恭人劉氏挽詞 王台州之母

籍甚成天助，薰然藹婦容。家肥身愈約，福備禮彌恭。上壽九開帙，湛恩四受封。何人紀遺德，女壻正乘龍。

衛氏一兒足，他人揔不如。一麾欣義檄，千騎擁潘輿。台嶽傷歸旐，青山滿送車。佳城流慶遠，旁可萬家居。

蔣慈谿挽詞 鶚

伊昔丹丘去，相逢意氣傾。樓前巾子秀，山下育泉清。敬梓情逾厚，交梨論益明。淒涼千古意，潮落又潮生。

下筆欲生風，磨礱日有功。推敲詩益鍊，駢儷語尤工。經問南雷叟，家傳十八公。詞人誰可繼，文陣滑稽雄。

吴大監挽詞 飛英

庠校聲名早，朝廷譽望尊。忠言如日皎，笑語若春温。四擁皇華節，屢登金馬門。用才終不盡，流慶在仍昆。

曠典將行日，南宫得舍人。銓衡輕易地，造化漫勞神。舊事誰能記，交情我獨親。吁嗟三昧手，不見掌絲綸。

梁運使挽詞

風月詩千首，煙霞宅一區。三年著朝蹟，一節債亨途。南海瞻遺堞，西門破老巫。才高不盡用，無地寄長吁。

李撫州挽詞 庚

與物初無忤，臺評反謂傾。麾符成漫仕，林壑寄平生。跪履嗟何晚，揮犀空復情。天台隔風浪，無地拜佳城。

李下真無徑，門前可設羅。詩如翰林

逸，書似鄴侯多。奇字今誰問，遺編尚不磨。從來好哀挽，薤露忍興歌。

蚤歲文聲振，長沙見賈生。積薪看晚輩，推轂致名卿。子舍真連璧，生涯付短檠。風流今李漢，極口贊冰清。

王遂安挽詞 時敘

淮水占王氏，生平熟義方。三珠欣競秀，兩桂蚤聯芳。才大用何嗇，源深流自長。青氊傳令子，一箭取雙鶬。

學問自冰翁，詞章聳巨公。不蹔循吏傳，真有古人風。捫蝨書猶在，飛梟迹遽空。人琴悲子敬，三讀愴深衷。

趙提刑挽詞 子濛

毓秀從天派，盱衡動至尊。使星方炳耀，卿月遽侵昏。已矣悲吳館，誰歟護北門。慶源流未艾，文獻藹諸孫。

處事才游刃，論文辯粲花。英姿凛熊豹，健筆走龍蛇。持橐身終外，垂車夢到家。平泉花木在，愁絶舊生涯。

客授早登龍，襟期一笑同。門清心似水，論正氣如虹。近問書猶濕，重來跡遂空。無因送丹旐，老淚灑西風。

李度支挽詞 嘉言

忽作堂堂去，門前爵已羅。夢隨彈指斷，事向蓋棺多。心繫六州鐵，身傾千丈

坡。暗暗晝夜哭，柰此敬姜何。

孰匪同升素，君於我最親。詞章傳自舊，翰墨恍猶新。別去情逾篤，歸來跡遽陳。無從效經紀，悲結淚沾巾。

安人鄭氏挽詞 木詹事爲銘

勤儉佐家肥，猶齊舉案眉。錦封俱被寵，鸞鑑可勝悲。謝砌森群玉，郄林先一枝。木華文雋麗，銘德粲堂碑。

王夫人挽詞 陳少南之室

淑質依名士，身期百不憂。藁砧家萬里，蓬首日三秋。陶母傳遺業，嵇孤託舊游。幽原誦詩傳，無媿栢爲舟。

方運使挽詞 有開

聖主一見決，孤忠自致身。籌邊滿軀膽，處事掇皮真。氣直老彌壯，言高用未伸。留屯十二事，公論付淮民。

祝通判挽詞 鍔

坦坦曾無我，休休蚤見幾。虛舟寧忤物，抱甕自忘機。老去心逾壯，歸來事已非。賞延推不及，有子尚家肥。

花縣弦歌化，蓮城水竹居。舊寮情義厚，近別信音疎。不作三刀夢，空垂別駕車。新阡何處是，東望倍欷歔。

王武陵挽詞銖

胡虜久未殄，功名誰與同。惟公負才氣，遇事等英雄。井井清邊瑣，駸駸有父風。惜哉天不憖，遺恨渺無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挽詞

袁府君挽詞文和叔之父

家學傳三世，几間無二書。力行真勇猛，進取故舒徐。前輩多遺墨，先人秖故廬。後來窺饔牖，志士爲欷歔。

坦坦幽人履，恂恂長者言。憂時見顔色，樂道竟丘園。隱行推同氣，高賢萃一門。四明耆舊傳，他日數諸袁。

朱婺州挽詞安國

治行古循吏，風稜真諫官。鋤姦清遠徼，持重息群讙。久弄趙堯印，重彈貢禹冠。去天才尺五，惜不見長安。

莫銅陵挽詞堂

經學高餘子，躬行慕古人。儒風三葉秀，和氣一門春。台嶺漸摩久，銅官撫字均。庠東亡二老，凝望倍沾巾。

張泰州挽詞禮本

燕趙多奇士，如公名不虛。胸中九域志，筆底百家書。報國心尤壯，籌邊智有

餘。功名竟齎恨，西望倍欷歔。

周路分挽詞良臣

蚤負功名志，從戎豈素心。治軍先肅靖，游藝亦精深。湖海開豪氣，雲天廓義襟。高門尚餘慶，蘭玉正森森。

台嶺論交契，天街惜別離。飛書能幾到，埋壁遽成悲。舊識歸樵句，愁看結局詩。紫髯無復夢，空有淚交頤。

在丹丘時探梅浮江，李史君有樵字韻詩，公和篇最工，云「却從谷口問歸樵」。

彭宣義挽詞汝知，子復父。

種德不在大，至誠天所親。但能存一念，何用活千人。經笥儒風遠，香山句法新。功名付兒輩，不必在吾身。

籍甚清湘守，脩名所在聞。宦途資畏友，家訓仰嚴君。歸路飛丹旐，長空慘白雲。生芻不成奠，揮涕想江濆。

沈朝奉挽詞雲章，宜之之父。

相業富青箱，丁年稔義方。生兒有如此，與世遂相忘。終老三牲養，凌晨一炷香。浮休了無恨，流慶尚深長。

石通直挽詞莊問，純度之父。

籍甚新昌族，真成萬石家。源流端有自，悃愊更無華。奉職冰同潔，持身璧不瑕。慶門傳未艾，蘭玉茁新芽。

王檢正挽詞 回

到處稱循吏，星軺復郡侯。威名致降虜，恩信感亡牛。省闥主公議，祠庭尋舊游。善人天不憖，愁絶峴湖秋。

客授蒙傾蓋，朝參喜綴班。開藩才一水，去國遂千山。晚遇名方重，言歸鬢未斑。功名付諸子，含笑謝塵寰。

張欽州挽詞 舟之

少誦東窗句，從君見典刑。義襟希賓十，才刃比庖丁。古鏡悲鸞偶，寒原愴脊令。恂恂守家法，蘭玉滿階庭。

游宦二毛侵，欽山繼鬱林。精神雖滿腹，撫字亦勞心。膚使章交上，雌堂疾遽深。護喪嗟季子，又復喪清潯。

姻好自諸馮，東床取阿戎。平時深念我，晚歲忍銘公。書字今猶濕，心期誰與同。回頭三十載，灑涕向西風。

陸郎中挽詞 沅

壯歲聯雙捷，衰年困百罹。肉身心佛子，霜髮貌嬰兒。萬事幾樽酒，百年千首詩。浮生成夢覺，吾道竟何之。

從弟忝東床，相從二十霜。人琴一何苦，冰玉兩俱傷。別久成今昔，歸來失老蒼。稽陰終反葬，西望倍淒涼。

齊國夫人曹氏挽詞 趙知宗之母

痛哭王孫去，南來萬里餘。解衣催艇

子，扶杖擁籃輿。已矣空鸞鏡，誰歟得鴈書。辛勤立門户，地下勿欷歔。

宗子今曾子，夫人古敬姜。邛郲承孝養，浯水刻恩章。湯沐封逾寵，芝蘭晚更芳。九齡天報遠，餘慶尚流光。

信國夫人秦氏挽詞 林子長之室

夫人富貴出懷綳，擇配和鳴得仲卿。鸞誥蚤能封大國，魚軒不及伴雙旌。肥家得法晚無倦，教子登科新有聲。難息南谿未成屋，❶鳳凰山下啓佳城。

王夫人挽詞 羅尚書外祖母

婦德勝賢士，嫠居成大家。陰功宜有後，餘慶尚無涯。楊惲出司馬，陶潛傳孟嘉。文昌紀遺範，外氏倍增華。

恭人强氏挽詞 曾南仲之母

祠部源流遠，來嬪曲阜孫。事夫終婦道，訓子大吾門。頒誥恩光渥，升堂笑語温。相期送丹旐，馬鬣近周原。

恭人董氏挽詞 劉侍郎穎之母

敬饁尊夫子，升堂乳阿姑。鄉評推至行，家慶展新圖。半世悲鸞舞，高年樂鳳雛。蜜章應未艾，卿月映階符。

❶「難」，殿本作「歎」。

恭人胡氏挽詞 陳奉直千能之室

懿行表閨房，情親共晝傷。繡衣來宅相，彤管著銘章。蘋澗誰供祀，藁砧空悼亡。芝蘭俱秀發，所恨失元方。

時參議外生劉提舉誠之爲作銘，因行郡送其葬。先喪其長子。

趙司户挽詞 琇夫

奕奕佳公子，詞場早策勳。願爲新進士，終屈病參軍。舊事成清夢，高標想斷雲。傷心桑落酒，無復到孤墳。

王大卿挽詞 正己

少壯節先著，年侵氣不衰。忠雖由父教，清亦畏人知。處世無求合，安時竟數奇。甘泉人物會，一老漢空遺。

麾節東南半，澄清冠一時。權輿周翰傳，頂踵阜陵知。自謂二宜去，人稱三不欺。卷懷終未盡，流慶稱家兒。

圖史但環堵，江湖幾問津。雖多暮年樂，誰忍半生貧。海内清名滿，毫端秀句新。風流嗟頓盡，晉韻更何人。

老去王摩詰，歸來道更全。賸添天美禄，真得地行仙。日欲增三徑，君胡欠百年。桃源不無路，重上慘風煙。

上世總儒先，猶傳夢雪篇。惟應佳壻選，可配老姑賢。父行偏知我，交情不問

年。槁梧誰共語，愁斷伯牙絃。

徐少卿挽詞 子寅

聖主一言寤，長淮千耦耕。山川皆在目，草木尚知名。盍被腰金寵，徒爲攬轡行。諸郎襲餘慶，定自不慙卿。

所至多遺愛，丹丘最有聲。奉常千載久，攀戀一城傾。已恨數離别，寧知隔死生。湖邊舊門巷，一到一心驚。

陸提刑挽詞 洸

數馬謙恭甚，揮犀色笑温。風流士龍裔，文采左丞孫。晚幸成三徑，身胡遽九原。素欽仁者勇，大獄竟平反。

早歲擅詞場，夷途列鴈行。一麾分楚甸，雙節照江鄉。蓮社容寒晚，葭莩接老蒼。八旬俱已矣，回首倍淒涼。

史敷文挽詞 彌正

八行諸孫盛，三公嗣子賢。連收四鶚薦，秖欠一青氊。郎省刑章肅，侯邦政譽傳。平生憂國意，齎志入重泉。

學問源流遠，樂哉賢父兄。人琴亡舊曲，風木愴寒聲。深痛幾成毀，沉痾汔喪生。孝恭無可憾，猶得傍佳城。

少小相從久，自慙雌甲辰。交情日加厚，姻好晚逾親。别去驚葭律，歸來見棘人。西莊行樂地，望斷爲沾巾。

寧海劉君挽詞次皐之父

不識紫芝眉，空傳有道碑。義方真可法，闇室肯容欺。未覺山川改，深明晝夜知。薤歌慙不稱，冢子素能詩。

丁寺丞挽詞允元

家世傳經術，膠庠藹儁聲。上方思舊學，公乃擅專城。滁上功尤著，潮陽政愈明。哀哉鍔流水，猶解不平鳴。

嚴冷不可向，其中實曠然。行藏睽素志，燕樂了餘年。鶴化人何處，鸞孤影自憐。才高不盡用，流慶尚綿綿。

曹工部挽詞耜

箕潁文章士，儀同社稷功。惟公承慶裔，有意振家風。祠禄真崇道，郎潛歎老馮。傷心循吏手，齎志九原中。

宦達推公早，丁年備皁衣。幾爲銅虎去，終向石橋歸。齊國世臣少，正元朝士稀。松風談笑地，回首倍歔欷。

范致政挽詞錞

義俠久無迹，吾鄉見此翁。紫微欣税駕，飛將許同功。銀茜聯恩渥，金蘭藹義風。雖增嬴博恨，猶喜桂成叢。

酒後昇平曲，閑中安樂窩。千金曾累致，一醉竟無何。老驥志空在，孤鸞悲亦

多。相望才歲許，託體共山阿。

王觀國挽詞 觀

晚識三珠樹，方知獨笑翁。舊游虧半面，遺恨想高風。小楷墨猶濕，殘膏澤未窮。梅花縞寒夜，埋壁衆香中。

高端叔挽詞 元之

百氏極旁搜，潛心老不休。鄰光時自照，簞食孰堪憂。弟子多藍綬，先生竟白頭。淒涼數閒屋，知我獨春秋。

鐵石賦梅花，閑情白玉瑕。兩公終磊落，千載敢諠譁。清節成瑰偉，浮詞尚蘗芽。君看死生際，不見一毫差。

滿卷變《離騷》，歐公一素袍。豈惟將厚意，要使丐殘膏。宿草成千古，生芻爲一號。雖無韓子誄，貞曜本來高。

錢江陰挽詞 佖

庾嶺梅花暖，賢侯惠愛深。精神雖滿腹，撫字亦勞心。九轉竟難遇，二毛何遽侵。傷哉東逝水，無復大江陰。前知南安軍，移知江陰。

客授向東歐，❶君爲郡督郵。豈惟寮契篤，更喜吏才優。每嘆頻年別，俄驚一夢休。虞山渺何許，淚落不能收。

❶「歐」，殿本作「甌」。

李删定挽詞叔益

積善務增厚，求名惟恐多。白圭寧有玷，古井竟無波。議法資修定，監州極撫摩。佳兒傳素業，留眼看巍科。

冰玉心相照，誰云内舉私。深居無浪出，清節畏人知。尚憶紫芝宇，無慙有道碑。填空雨黄葉，西望不勝悲。

趙左司挽詞鞏

行誼高餘子，文章自一家。嶽神均客禮，敵國歎才華。直節曾無苦，全瑜更不瑕。儒流有遺恨，不見草黄麻。

淮甸争錢幣，夔城辯戍兵。詔歸南郡近，公去北門輕。避寵若將浼，求閑竟不成。亦齊無適莫，一笑老于行。

許國終無撓，居家不願餘。深蒙明主眷，未覺故人踈。高論三千牘，陰功四一書。佳兒承積慶，端可大門閭。

鄉貢蚤馳譽，郎潛方比肩。求仙容我學，成佛歎君先。天癸年將暮，金丹語未圓。忽傳長别偈，天闊散雲煙。

袁通判挽詞章

大道知如路，一心長似齋。耄期稱不勌，胸次樂無涯。孝謹古難及，友恭人自懷。無瑕夜光璧，黄壤痛深埋。

盛德不容贊，多言可柰何。大圭元不瑑，古井竟無波。前輩苦凋謝，後生誰琢磨。同庚適齋老，託體共山阿。

僅有一區宅，曾無二頃田。相過惟載

酒，至老不言錢。幾得拜牀下，何堪哭道邊。門人多著籍，下馬向新阡。

方興化挽詞叔珪

廟乏著靴鬼，夢中言更明。起家尤感勵，爲吏極廉平。薦口聲名重，朝行去就輕。奏篇真確論，何日遂施行。

鴈塔深論契，鵷班試著行。參亡聞易簀，越弔後除喪。支郡難留鄧，佳城久夢方。吁嗟德浮位，回施與諸郎。

寧海駱君挽詞季友

古《易》人皆學，惟君志益堅。研朱滴秋露，讀簡斷韋編。空谷甘無用，佳兒尚有傳。清風誰得似，竹滿卧牀前。

朱坡史居士挽詞

巖邑富人物，才惟史氏多。流傳有丹桂，遺逸歎朱坡。學飽終難售，詩成秪自哦。空餘著書在，令子挹餘波。

交友俱名士，儀曹禮意周。使華臨夏口，詩興共南樓。喜得江山助，還同汗漫游。更煩賢宅相，相與發潛幽。

劉吏部挽詞俣

總角異群兒，庭趨蚤學詩。一鳴登桂籍，百里静潢池。所至清民瘼，平生號吏師。郎闈方進用，何乃棄明時。

剸劇最雲間，題輿上越山。洞庭王澤遠，庾嶺使星還。中道趨臺治，名曹切近

班。陰功多及物，陽報看循環。

誰擾奚山衆，焚林獸已窮。徙薪能遠慮，下瀨得深攻。南嶠肩隨息，中朝論愈公。但知分謗喜，寧肯自論功。

兄長與慈恩，相親色笑温。公方持使節，余忝代王言。共約游三徑，俄悲作九原。佳城隔風浪，丹旐愴飛翻。

戴縣丞挽詞 機

小戴久儇去，何堪更哭君。舊游驚昨夢，陳迹愴遺文。晚暮期相與，死生俄遽分。銘成媿潛德，揮涕望新墳。

高士終爲簿，豈惟勾小稽。鸞凰雖在棘，桃李自成蹊。官府資關決，儒流仰品題。定知餘慶遠，遺愛滿雙谿。

王提刑挽詞 正功

廉白真家法，原由金紫賢。兄辭嶺南賻，弟卻澧陽錢。築屋吾將老，藏書手自編。老成俄已矣，聞者爲潸然。

籍甚青箱學，醇乎赤子心。片言皆可復，一僞不容侵。處事幾游刃，論交欲斷金。諸郎傳素業，桂子看成林。

二廣外臺首，威稜著一門。志期諸郡肅，忍見匹夫冤。奮擊猶鷹鷙，興讒有兔爰。投閒了無恨，此意與誰論。

伯仲三珠樹，優爲一世才。人琴先起恨，金玉遂俱摧。南阮方深痛，阿連尤可哀。桃花源上路，老眼更堪開。

鄭華文挽詞 若容

蚤擅春秋學，賢關第一流。少公清澤國，贊府著神州。試邑人交薦，還朝譽更優。如何急流退，不使上瀛洲。

籍甚柯山政，兒童識貴温。歡謡聞魏闕，殊寵鎮吴門。就養家傳子，休官澤及孫。吾鄉耆舊傳，千載德彌尊。

兄弟忝同登，論交最有情。頽波知勁節，徹底歎真清。正爾尋姻好，胡然喪老成。抱痾難執紼，揮涕望佳城。

姜鍾離挽詞 柄

門户期興起，交朋務琢磨。反身求大學，決意取儒科。贊府聲尤著，鄰封惠亦多。傷心濠上路，無復聽弦歌。

別去期三載，伻來痛一書。死生誠大矣，力量果何如。平日真知我，遺言苦問予。作銘雖不愧，回首倍欷歔。

顧養直挽詞 義剛

萬頃東湖下，曾門起大家。子孫昌世業，文字作生涯。堂後萱猶樹，庭中桂欲華。惜哉時不待，誰忍送悲笳。

舊向君家去，宜齋屢舉觴。人哀誦諸顧，里不見他揚。身世驚春暮，湖山愴夕陽。園林未成趣，鷗鷺亦淒涼。

孫子才挽詞

身後名何用，人亡意愈深。蓋棺悲昨

夢，掛劒答初心。潛德仍能發，遺言尚可尋。悼元情更切，接隴栢森森。

潘安仁《懷舊賦》：「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以接隴，栢森森以攢植。」元謂道元，楊戴侯之子也。

俞通判挽詞茂系

强仕賦歸去，頻年亦漫行。宦情雖淡泊，官事極精明。贊畫王公幕，監州亞父城。佳兒守遺訓，清白勝金籯。

象邑推三俊，靈光賴此賢。老成俄已矣，遠邇爲潸然。孝敬心何極，公平録尚傳。佳城隔風浪，忍賦薤歌篇。

求參議挽詞子紹

紥世朱陳舊，宦游多向鄞。飛凫觀政美，展驥愈情親。久草歸田賦，欣迎入幕賓。斯人忽千古，望斷剡溪濱。

玉立期清貴，厖眉望壽齡。父兄嗟奄忽，姑姊亦凋零。厚德今誰在，佳城慘欲扃。孫曾聞競爽，蘭玉在階庭。

魏郎中挽詞熊夢

相公鍾鼎蔽詩聲，鯉也聞詩蚤得名。高隱碧谿心更遠，今游湘浦句尤清。握蘭未足酬吾志，攬轡寧知老此行。今日哭君誰最切，山房門下老門生。

宋南雄挽詞价

二宋久云遠，遺風君庶幾。才華試文戰，政譽藹王畿。梅嶺方騰最，雪谿俄賦歸。情親今已矣，老淚不勝揮。

莫子執挽詞珪

樂有父兄賢，談經絳帳前。桂林孤素志，芹泮老遺編。小阮情何切，童烏業未傳。橰間最崇篤，口口話齊年。

繆伯恭挽詞

我實由汪出，垂髫托外門。非惟拜先德，猶及見新婚。謹厚推鄉曲，恩慈篤弟昆。善人今已矣，餘慶在兒孫。

朱南劒挽詞

再世文章伯，三朝侍從臣。傳家推篤學，游宦肯謀身。别駕歌章水，甘棠想劒津。虚堂兩遺像，誰不倍傷神。

朔望第一客，巡寮意更親。有詩欣和韻，不飲喜娛賓。名帖藏中古，珍茶試早春。據鞍猶矍鑠，何遽迹成陳。

棋戰久不對，詩盟亦寖寒。方期會真率，乃爾變悲歡。歲晚本無憾，情深那忍看。佳城何處是，東望涕汍瀾。

盛夫人挽詞

婉嫕閨中秀，清高林下風。相夫能盡

禮，教子使移忠。邊郡官無曠，都城養得終。壺彝今具在，流慶復何窮。

宜人史氏挽詞

閥閲冠三朝，尊公兩珥貂。夫賢能盡禮，家貴肯期驕。教子門風振，澄神性地超。悼亡無可憾，直筆付孫樵。

太令人軒氏挽詞 趙山甫母，自號覺庵居士。

緣斷身先隱，年侵鬢未華。死生猶曉夢，富貴更空花。佛祖親提印，兒孫競起家。無因拜靈几，一奠趙州茶。

舊説蘇無著，夫人亦正宗。毒蛇横在路，栗棘更無蹤。蕭散超塵界，扶持禮紺容。覺庵誰嗣法，别去德雲峯。

無著贊臨濟宗旨云：「一條毒蛇，横在路上。」覺庵云：「栗棘蓬，栗棘蓬，一口吞却更無蹤。」

宜人聞人氏挽詞 趙婺州之室

四郡歌賢牧，魚軒從隼旟。深閨無褁謁，色養謹安輿。故里稱家法，諸郎讀父書。美哉彤史筆，三誦爲欷歔。

太孺人蔣氏挽詞

之死靡他志，天乎不諒人。嫠孤蓬在首，艱苦棘成薪。晚福容千指，心空滅六塵。平生貞烈意，終作坐忘身。

潤屋惟純儉，居然法度循。松楸先壟下，風月舊湖濱。子婦皆知孝，孫曾亦可

人。浦江如可贖，真欲百其身。

百四從妹挽詞❶

姊妹二十四，凋零餘二人。他鄉忽傳訃，老子倍傷神。已歎嫠居久，何堪逆境頻。佳城千里外，西望淚沾巾。

孝養全終始，真成乳阿姑。衾裯幾年共，甘毳四時須。衆子俱傳業，諸孫足自娛。吾家女兄弟，似此亦幾無。

去歲桐川弟，新從姊處歸。備言家慶事，猶著嫁時衣。尚欲尋松社，寧堪哭素幃。人生真一夢，回首事皆非。

蘇江陰挽詞十能

萬卷蟠胸次，千篇秀筆端。朝行期奮迅，賢路竟艱難。雖號循良守，欠爲文字官。遺編幸無恙，留與後人看。

伊昔初傾蓋，摛文已甚工。親聞南澗語，謂有魏公風。既往言多驗，歸來道更窮。誨言非教佞，後裔報宜豐。

趙縣丞挽詞彥宲

玉立佳公子，哦松始戍瓜。拳拳飭邊瑣，寸寸畫江沙。慷慨志憂國，清修僧在家。送行詩尚濕，身世遽空華。

鮑潮州挽詞濂

三試皆前列，一官何後時。低佪廣文

❶「百」，疑當作「廿」字。

舍，齟齬使君麾。遇事有如燭，衛生寧及葵。舊游成隔世，流涕讀新碑。

客授壬辰歲，巍科盛永嘉。芹宫屢揮麈，竹院幾烹茶。假守深交誼，清談及道家。猶懷郡齋晚，群雀噪簷蛇。

張運使挽詞 孝仲

惠周劒外與淮南，歸卧空山且避讒。宴坐幾年期不死，臨行一著信非凡。不應杜乂東高閣，真使謝鯤居石巖。欲向西陵尋宿草，秋風何日送歸帆。

張工部挽詞 季樗

忠簡傳清白，家聲屬弟晜。惟公殿諸老，積善見多孫。兩桂昌書種，雙椿藹慶門。壽終無可憾，況有典刑存。

壯歲登郎省，旌麾歷五州。仁聲號循吏，治行最諸侯。憂國言多切，籌邊慮更周。積薪無恨望，終老得夷猶。

勑局同寅舊，雌堂屢肯過。故人今有幾，朝士更無多。問信書猶濕，相望鬢已皤。忽聞埋璧痛，薤露不成歌。

戴迪功挽詞 應龍

猶記天街會，同爲乳竇游。姻家頻會聚，親意愈綢繆。吉德宜多壽，奇痾竟不瘳。無由見安道，汎雪悵回舟。

好學數仍奇，躬行家遂肥。時將詩自樂，晚悟世俱非。教子惟黄卷，高門看緑衣。阿連悲未泯，無淚爲君揮。

宜人楊氏挽詞 鄭華文之室

里閈依楊氏，年家託鄭門。升堂從壯歲，擇壻得賢孫。婦德儀中壼，陰功燕後昆。尤憐吾女子，流涕説慈尊。

夢入枌楡社，心游水竹灣。丐歸期拜壽，近侍望承顔。一昨聞微恙，寧知竟大還。佳城無路到，夫婦淚俱潸。

孺人錢氏挽詞 丞相之女，適曹氏。

家世戟如林，來嬪藹德音。功容俱可度，疾疹遽相侵。已矣空蘋澗，誰歟助藁砧。佳兒隨玉折，尤切悼亡心。

齊安郡夫人金氏挽詞 趙左司公碩之室

避地供湯餅，當筵接縞衣。倉皇奉神版，巖險遜征騑。遇事智尤敏，相夫家寖肥。考終無可憾，蝶夢遶芳菲。

五子俱英發，尤知仲氏賢。勤明真世濟，廉儉信家傳。別乘徑爲郡，高城欲捍邊。版輿俄棄養，事業待他年。

太令人趙氏挽詞 王帥枏之母

令德比鳲鳩，芳年誓柏舟。承平猶有態，❶曠達了無憂。方奉平反笑，俄成汗漫游。哀榮誰得似，同穴樂哉丘。

❶「態」，殿本作「戀」。

節愍名驚代，浮光孝絶人。宜生克家子，賴有斷機親。勉使方張虜，終能不帝秦。一栢扶上馬，孰不爲沾巾。

姻婭託三槐，同朝得往來。迎春煩設席，舉壽荷携杯。京尹俄遭難，都人亦助哀。琅琅垂絶語，烈婦信高哉。

挽詞 別藁

安恭皇后挽詞

天作周文合，褘褕禮可觀。屢陪金輦幸，幾奉玉卮歡。吴女簪新柰，梁房掩舊蘭。春深蠶事起，誰復上桑壇。

鬱鬱南山路，傷心鳳翣紅。哀歌凄薤露，秘殿掩椒風。故劍恩雖厚，中璫事已空。但餘彤史筆，内傳紀陰功。

同前❶

玉勝摽祥兆，褘衣配至尊。柔儀高馬鄧，盛德邁娀嫄。鸞掖空陳迹，霓軒服厚恩。傷心臨七夕，素柰已花繁。

圖史懷規鑑，篇章妙翦裁。承歡方秘殿，委化已泉臺。幽壤湖濱秀，清笳日暮哀。未央當月望，不見翟車來。

楊武恭王挽詞 存中

歷數中興將，誰爲第一功。兩朝忠衛上，四海雅推公。富貴無危溢，哀榮有始終。吾知尚遺恨，不見朔庭空。

❶「同前」，殿本作「又代人作」。

勇氣真虓虎，仁心劇放麑。推鋒多折馘，解縛屢招携。細柳門堅閉，長楊馬不嘶。夜深星忽墮，何處問撑犁。

同　前

父祖成完節，丹心激懦夫。枕戈梟逆虜，撫劍志伊吾。忠孝公何媿，哀榮世所無。從今紫荷橐，接武上亭衢。

王爵報元勳，臨危更致身。鯨波飛戰艦，狼子歎江神。木落淮南暮，塵清塞外春。功臣誰第一，圖畫在麒麟。

陳文恭公挽詞 康伯

唐虞千載道重光，奕奕元臣任贊襄。謝傅風流冠江左，晉公威譽比汾陽。折衝曾不勞聲色，輔政惟先振紀綱。天意高高誰可問，坐令邦國歎云亡。

德量汪汪萬頃陂，直將去就佩安危。干戈雖在相尋日，休沐宛如無事時。奏罷未聞宮漏轉，歸來俄見哲人萎。哀榮終始誰能及，百世旌忠頌德碑。

同　前

輔贊藏諸用，庸人自擾之。惟公知好静，與物盡忘私。德望儀群辟，威名慴遠夷。傷心白雞夢，梁木有餘悲。

致主唐虞上，東山志不渝。衮衣重入覲，胡騎敢長驅。夢已商楹奠，朝猶漢殿趨。哀榮極終始，何止渡江無。

何内翰挽詞溥

豪奪錦標天下聞，慨然有志整乾坤。諫坡論事言皆合，帝幄談經道益尊。千古高文在鼇禁，一時名士上龍門。經綸未究身先死，痛惜誰能作九原。

姜祕監挽詞師仲

文筆無勞巧剪裁，一時妙斵冠蘭臺。王楊仕宦曾相接，游夏淵源有自來。治獄心知有陰德，立朝人嘆有餘才。功名回施與孫子，公亦何爲不豫哉。

久聞政績最淮淝，鄮嶺循良親見之。梓里尚遺前日愛，棠陰還長舊年枝。鈞墳方兆非熊卜，曳杖俄興梁木悲。千里佳城空望斷，他時歸哭峴山碑。

許待制挽詞尹

吏事緣儒術，人材第一流。宦游幾五紀，遺愛滿諸州。叱馭無長阪，籌邊有舊樓。遺安陰德在，袞袞見公侯。

蚤擅文章價，名公屢品題。碑銘摹諫省，丘壑訪愚溪。得句追飛兔，摛毫走怒猊。遺編聞好在，後學仰筌蹄。

同　前

十載更麾節，陽春萬里同。時時逢蜀士，一一話文翁。到處留遺愛，諸郎守教忠。慶源知未艾，往日有陰功。

唐舍人挽詞 闕

鴈塔名三世，螭蚴侍九重。循循儀學舘，諤諤著囊封。至性悲三釜，高懷薄萬鍾。典刑傷不見，衰涕忽無從。

夷路方馳轡，甘泉喜問津。廟廊平日志，露電百年身。掐掌雖多恨，爲箕自有人。發棠陰德在，陽報質蒼旻。

李公執挽詞

乃翁志欲卧煙霞，宅枕清江欲泛槎。心地共知容渤澥，夢魂曾不到京華。伯魚久已聞賢訓，魏子端能起外家。瀰望三江梁下水，隴西德澤信無涯。

未甘辛苦去朝天，故作逍遥陸地仙。老子平生萬事足，人間五福一身全。厭看日月同奔驥，擺脱塵煩等蜕蟬。重到江頭人不見，曉風吹淚忽潸然。

吕崇德挽詞 晝問

剸劇推才刃，臨機妙斲輪。傳家得清白，滿腹是精神。未上金閨籍，空留花縣春。善人陽報在，蘭玉正詵詵。

回首情親處，相過瀨水陽。十年能幾見，一疾痛云亡。縣郭山空秀，家園橘自霜。主人今已矣，鷗鷺亦淒涼。

王縣尉挽詞 彦正

幹蠱恢才刃，誰能貨殖私。人皆競毫髮，我獨破藩籬。風雨空殘夢，池臺愴昔

時。板輿臨穴處，行道亦興悲。

同　前

潤屋公餘事，能爲人所難。蓼莪遺恨在，夜雨舊盟寒。家有書堪讀，囊無錢爲看。情親悲不那，望絶旐飛丹。

潘大卿挽詞

直上青雲不作難，壯年何事掛衣冠。功名已矣乖時望，風節翹然見歲寒。鴻去冥冥矰不到，蝶飛栩栩夢驚殘。傷心耆老今無有，留得遺編向後看。

樊運使挽詞 光遠

妙齡便有老成風，孝友丹心天與通。師友淵源得西洛，文章聲價冠南宫。固知夫子才難用，猶喜先生道不窮。他日鳳泉山下路，幾人下馬拜塋中。

樊侯勳德佐中興，百世兒孫尚典刑。闔境民蘇御史雨，列城人仰使君星。憲臺嚴冷獨峩豸，道院清閑誰掣鈴。謡頌洋洋在人耳，不須樂石更刊銘。

同　前

科目公餘事，南宫第一人。七閩新使節，三署舊儒臣。倦拜方辭餽，哀良莫贖身。家聲知有繼，仙桂兩枝春。

横浦云亡後，斯文付此賢。命其隨道喪，學又絶心傳。河洛湮來派，西州憶舊緣。傷心耆老盡，揮淚對霜天。

莫將仕挽詞 隨

自歎清才久陸沉，晚從内典用工深。諦觀炯炯死生際，寧復紛紛利禄心。載酒今誰問奇字，遺經古亦勝黄金。十年契闊遽如許，老淚臨風自不禁。

伍主簿挽詞 景善

好賢元不減緇衣，客到公家如所歸。二浙聲名三鶚薦，四山風物一翬飛。桑榆冉冉身先蜕，蘭玉森森家正肥。人有百身寧可贖，發棠誰復濟齊饑。

同　前

由來風誼獨穹然，坐享家肥不計年。墮幘何妨分百萬，指囷寧復問三千。靈椿老去仁宜壽，玉樹種成身已仙。衮衮公侯殊未已，正應含笑入重泉。

晚年朋舊益彫零，歎絶斯人奠兩楹。不忍㘅悲讀佳傳，可堪回首念平生。交情君獨全終始，人物誰能繼老成。清些楚魂招不得，朔風凄切淚縱横。

梁審計挽詞 季琦

壯歲嶄頭角，夷塗試著鞭。群公争倒屣，諸老亦忘年。論議傾朝譽，功名短世緣。神傷賢伯仲，風雨夜無眠。

壽夭固難問，吁嗟不忍言。嬰啼摧玉樹，衰淚灑芳萱。事契深群從，英才愴九原。悲吟慚楚些，無地與招魂。

太淑人管氏挽詞

彤史久不作，誰能有婦功。寧知貴家子，乃有昔人風。鈿軸恩何渥，芝庭澤不窮。死生無可憾，況已悟真空。

陳夫人挽詞程吏部之母

作配知名士，周旋《内則》篇。宜家兼四德，訓子見三遷。就養榮方逮，歸寧病忽纏。慶源流未已，佳兆得牛眠。

陸參議挽詞沇

中外衣冠盛，流傳識後凋。聲名三語掾，身世半僧寮。寶晉書尤逸，坡仙隱可招。梅溪殘月墮，蕪没舊風標。

飾吏先儒雅，低徊五十霜。萑蒲掃韶石，桑柘滿黄岡。知己平津老，傳家删定郎。八龍無半在，風雨夜侵床。

李堯卿挽詞唐佐

里社久相從，知君陰有功。救人多藥喜，持論耻雷同。素業諸郎在，浮生一夢空。淒涼宋清傳，健筆媿河東。

周左司挽詞頡

從政心無媿，敢言人所難。精忠憂世切，清節照人寒。交臂失持槖，乞身終考槃。老成今已矣，西望涕汍瀾。

乙丑慈恩會，今幾六十霜。軺車來握節，相府記傳觴。詩藪懷高隱，郵筒見短章。不堪千里隔，丹旐想飛揚。

王夷仲夫人挽詞

彤史無人續，誰能識壺彝。蘋蘩奉先祖，詩禮付佳兒。未見魚軒樂，俄興鸞鏡悲。藁砧方得路，腸斷悼亡詩。

陳夫人挽詞

族姓甲休陽，夫人懿範彰。奇男已南省，快婿更東床。珍錫人加嘆，佳城神所藏。平生陰德在，餘慶尚難量。

雅有幽閒操，來嬪清白家。相夫全禮敬，見子致清華。方享乘軒樂，俄興陟屺嗟。誰將彤史紀，大筆爲雄誇。

茅夫人挽詞鄭貴虛之母

清心玉映許誰同，更有飄飄林下風。政爾高情恊宗老，故宜嘉遯樂龎公。遠謀蚤識身爲重，晚境還知性亦空。已擬張林碑婦德，合歸彤史巨編中。

張夫人挽詞余元老之母

婦德天然備，肥家五十年。平生勤内則，晚歲識真詮。倒廪非徼福，翻經亦應緣。于門有孫子，佳氣藹新阡。

王修撰挽詞

十載頻褰刺史帷，名卿風裁映紳緌。慶門共仰聯三鳳，禁路咸嗟欠一夔。神武衣冠終遂志，平泉花木總成詩。傷心積翠樓前月，斜入欄干欲向誰。

賤子何能直一錢，夫君於我獨知憐。樽罍談笑幾侵夜，琴劍周旋不計年。此去空懸徐孺榻，重來無復孝廉船。百身願贖嗟何及，衰涕滿襟如迸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柔，明之鄞人。曾祖元吉不仕。祖洙，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累贈少師。妣恭人王氏，累贈越國夫人。明今爲慶元府，亡妣生於大觀四年，歲在庚寅三月八日，❶少師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尚書工部郎官，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禄大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禄大夫。父諱异，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兩家少師實爲中表，金紫無恙時始命締婚，年十九而歸于我。紹興十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三年封恭人。淳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某該郊祀恩，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慶霈封太碩人，紹熙五年壽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年光宗聖體清安，天子行慶于下，封信安郡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封大寧郡，嘉泰三年郊禮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月癸酉，以疾薨于晝錦坊之弟室，享年九十有五。子九人：鍚，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錫，承

❶「三」，殿本作「五」。

議郎、權發遣嚴州軍州事；某，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錧，登仕郎；鏘，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錙，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太平惠民局兼户部大軍倉；鋁；鍨，迪功郎、温州司理參軍；鉼。女二人，蚤夭。孫三十一人：渢；澡，迪功郎、新泰州海陵縣尉；溆；滌；潭，從政郎、紹興府上虞縣丞；濛；潚，從政郎、紹興府嵊縣丞；淍；淶；洿；滐；溹；洎；潗；湅；治，承務郎；況；濂；淛；減；洔；潯；浯；澾；灡；湞；濡；湣；渟；渥；溧。女十二人：長適蔣與求；次適承奉郎、知紹興府餘姚縣蔣綸；次適孫仁，再適奉直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軝；次適伍璿；次適戴謨，再適迪功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逢吉；次適儒林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潯；次適何沐；次適馮廣；次適迪功郎、新温州瑞安縣主簿王棐；次適將仕郎鄭圭；二未行。曾孫男十六人：棟；機；杓，登仕郎；械；枝；樾；檏；格；枚；札；桔；楅；櫟；机；柯；樫。女十人：弟二人許適戴闓之，弟四人許適陳篚，餘在室。二兄及錧、鏘、溆、濛、棟，弟二、弟六、弟八孫女，皆先卒。先君葬于奉化縣金鍾之原，將以十二月丙申奉亡妣之喪合焉。

亡妣幼而敏悟，五歲從外祖教授雄州，歷歷能道河朔所見及邊上風物騎射之詳。日在親側，凡箋書往來皆能記其人之名字，親庭或有遺忘，問之如響。將嫁，外祖曰：「吾之紺珠往矣。」數歲已能作家書，越國賢明，口授詩語，教以裁剪紉縫纂組之類，不待習而工，平正端整，皆可爲法。外祖爲王府贊讀，虜犯京師，事定携家南京以歸。亡妣及笄，歘具遭亂散失，餘又壞於漏舟，不

以爲懟也。先君自少清介，亡妣實爲合德。事李氏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禮，曉練世故，謙抑遜順，被服寒素，内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亡妣愛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篋直與共之。爲擇良配，遂歸王公正己，仕至太府卿，與之偕老。王公之父提舉時方宰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與爲結縭之助，罄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賢婦，致謝再三。是時亡妣年才二十有七，秖此一節，過人遠矣。自爾同先君宦游，内助廉平，言不出閫。或有觸怒，必勸使從寬。有所饋予，必贊令從厚。故廬既碎於兵火，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多寓外家，亡妣因得盡晨昏定省之敬。二舅出仕，參理家務，上下歡服。既遂終養，執喪盡禮。自以不逮事舅姑，歲時祭祀，蠲潔誠至，必躬必親。晚雖分命子婦，猶臨視之。先君乳母劉氏本中原人，忠愛子孫，亡妣待之甚厚，卒老于家。又以亡姑三人無後，春秋皆預饗焉。節序薦新，未始少廢。竣事飲福，必欲家人俱集，髫齔不遺。莫年髮不勝冠，或勸裹以烏紗，則曰：「非所以爲禮也。」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於榮利，素不蓄財，有則緣手而盡。不喜爲時世粧，沖靚雅正，無珠璣之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虜時僅以澗水進脱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不翅足矣。篤於教子，至質貸以供束脩，諸子粗有成立。或問何以爲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無嫡庶之間。方授室時，時家之有無以爲豐殺，❶平心處之，自無間言。其遺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適

❶「時」，殿本作「視」。

者，多誦北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爲婦，親邊不是家。睦婣存古訓，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幼孤無依，取而育之，亡妣爲畢其昏嫁。其它解衣以爲助者，不能悉書也。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祕方，歲營珍劑以爲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壻陳公膏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聞有除目，則爲女弟贊喜，遣賀惟恐後，無分豪羨慕及欿然之意。少卿忽下世，輕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親戚家，聞從子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爲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喟曰：「心地乃爾邪！」先君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兄又以毀卒。亡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胷次豁然，起居不改其度，人尤以爲難。某守永嘉，迎侍爲八十之慶，暇時領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擷黄甘以分餉，略無衰相。某亦仰體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駮久不決，跪以告曰：「朝夕且得嚴譴，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若先歸故里，脱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矣。」盡室爲之東下。嗣歲復來，時仕者間自引去，同列或謂某曰：「子有親老，可明告于朝，使子弟奉以歸，非它人比也。」某亦以告，亡妣曰：「吾兩陷圍城中，還鄉又脱虜厄，以是知死生真有定分。在此則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過，徒亂人意。」某竦而承命，不敢復請，聞者無不歎服。某自吏部尚書謀補外，亡妣聞之曰：「可去則去，毋以禄位爲累也。」既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

越國生二女一子，仲舅尚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子諱居仁爲中書舍

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里之族姻孟春爲慶。既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别爲一席，以侈其盛。仲春爲尚書慶，酬酢稠疊，迭爲重客。季春又夫人生朝也，簫鼓之聲幾無虚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恩，亡妣授郡封，尚書公進真學士，郡太守致上命羊酒粟帛之賜，焜燿兩家。先君在時固已贏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未問納婦及壻，惟孫曾子女增四十有五人，童丱滿前，愛撫惟均，歡笑雜沓，不以爲猒，問安直頷之而已。晚歲備福，誠世所鮮儷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閲《大藏經》，取《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寒暑如一。晝静多觀大字，未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至尾而後已。書傳過目，如素所習。諸史舉大端興亡之際、賢否之著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説所見尤衆。性復善記，非出彊勉。二族交婚如朱陳然，親連至多，姓弟之外，姻婭宗派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焉。及見宣和盛時暨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間能指其不然者。後得《夢華録》，覽之曰：「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茶褐墨緑等，皆本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歎習俗之變於夷也。太師史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敬，數年間遇舉壽，則大資趙公郡侯洎倅貳而下俱集。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某輩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扶板輿，每顧笑以爲樂。客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

見，問勞周悉，旁及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咸仰神明之未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爲依經馬之劇，或至夜分不倦。去年方覺頓弱，雖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目明如舊。某比蒙恩與郡，以九十者家不從政力辭，亡妣以爲然。疾既革，元日猶自力危坐以待賀者。某痛念嚴州兄禄不及後，郊恩以奏，從子澡歲首受命，亡妣猶能以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面西側卧，時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纊，殆善業之報也。仁慈薫然，待妾媵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扑而自馴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以恩意接之。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已而大資率鄉之士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黄公、郡縣官及鄉校正録而下，各來致祭，多有哀辭以形容盛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上壽全福無可憾者。

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況自父兄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爲命，年彌高，懼彌甚，不敢一日輕去膝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逆以至於此，尚何以生爲哉！方忍死以襄大事，追惟吾母淑質懿範，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粹，曲盡人情而動依大義，非惟閨閫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某自省事以來，親見實行，聞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痛孺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苫塊，肝膽潰裂，魂魄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窀穸有時，未敢求銘於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亡妣之稱，效後山陳公先夫人行狀之體，敬刊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哀哉！餘生無母可

事，長號擗踊，冀相尋於九原之下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某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禄大夫。

妣翁氏，贈永嘉郡夫人。

祖异，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

妣馮氏，贈秦國夫人。

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宫。

母汪氏，封恭人。

先兄諱錫，字予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居于鄞，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出於東陽，不知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世。先生以古學教授鄉校凡三十二年，擢第起家，金紫、少師皆以伯仲踵世科，後來者又繼之，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部郎，有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爲墓銘。生九子，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絶人，自幼從學，迥出流輩。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鑑裁甚精，兄一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平江，母氏携伯氏繼往，兄已能理門内如老成人。自爾舉業之餘，幹蠱尤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智力所不給，兄爲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劇易必舉。故雖未冠，而中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於世矣。先公久欲問舍而無其貲，兄承親意，竭

力圖之，銖積寸絫以立堂宇。先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兄慨然曰：「親年益高，兹可緩耶？」入城謀度，日以就緒，落成奉二親定居，而後侍行。蓋一力任事，米鹽靡密、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二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元中銓，授右迪功郎、秀州司户參軍。先公赴處州，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雞初鳴侍左右，至受謁聽訟，則俟于屏内。公退，候伺顔色，承命惟謹。書尺之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累先公之心。故先公專意郡政，無有内顧。

既赴户掾，太守徐公蒧、曾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懵甚，守方委兄恊濟，俄有旨使録事專典獄。漕使吕公正己行郡，民有訴獄冤者，以詰糾曹，呿不能答。兄前曰：「兹事甚明。是時新制未行，某與聞之。」因引姓名歲月與事之始末，辯數明暢，四座屬耳。吕公嘆曰：「作吏不當爾耶？」顧吏一依兄所言，糾曹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訴于朝，且自言久掌軍用，列校貸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以滅口，脱身而來，後必有追者，出此門則不得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郡置獄，盡繫所訴者，欲遣理官以往。今丞相梁公方參大政，慮摇軍心，請敕漕臣擇州縣清强官，許以理寺推獄行。時胡公昉新爲東漕，與吕公合詞薦兄。吕言秀州事，胡曰：「自淮南易節以來，密訪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檄兄。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兄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意。某試吏未半歲，豈應與此？」二公不許，曰：「隆暑不可久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數日，以待子之來也。」請械軍校以自隨，塗中時與之語，鈎得其情。比至，桁楊

滿庭，所繫有官横行者，兄以所訴貸錢之目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已償矣。」各以左券來。有須會問于軍者，頌繫一二，餘即日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之妄明甚。察爾之情，欲逃死耳。上罔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即吐實，尚全爾生。」其人頓首感服，一筆不用，僅三日而竣事。大理吏跽請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有悔。」兄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爲我行文書，它日有責，我當任之。」既出，尚書蔡公洸爲守，握兄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爲之震動。非君來，某亦無所逃責。」然尚疑兄年少氣鋭，或有疎略，因爲備言之，喈曰：「弗可及已。」歸塗比文案，該敘詳密，老獄吏所不能爲。二漕聞兄及門，大驚。既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士不繆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大喜過望。涉筆書名，即携兄詣丞相府，先入白相。唯唯問安在，自賓戺徑以便服謁見，色尚不怡，曰：「折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者乎？」二漕相目，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囚詞數百言，視首詞筆跡不少異，又無一字揩改注乙者。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人。」翌日與梁公奏聞，上爲之嘉嘆。因共薦兄，謂如此等人不應使沈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吏有巨蠹，既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慁子？特不欲使子捨禄而遲次也。」

既就職，潤色成法，隨請于上，積弊寖銷。在法譏訶出入得其過失者賞有差，故雖名同事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曰：「吾儕爲國主藏，任責匪輕，各謹攸司，某亦

不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集。南庫闕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寶貨品目至繁，而位置紛糅，躬督帑吏彙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而總其凡於籍，標識粲然。未幾，上忽遣中使臨視，兄執籍取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即取屋角弊繒，將封以歸奏，官吏失色。兄徐曰：「是非軍衣所須，蓋裒以備賜花等用，數實若干，籍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尚書張公津曰：「某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微君，吾其殆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場會子庫，關陞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服勤其中，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手。日造萬紙，無不精好。一日謁丞相曾公，有同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僚顧見兄，踧踖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謁，白相君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度必復於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它日恐難遽集。況作僞者它皆可爲，惟貫百例不能亂真，故多敗。此曹無聊，若冒爲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丞相曰：「子不謀身，而遠慮及此。」即白於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爲真。職最清簡，靖共自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爲可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舉鎮江獄事贊之，且奏曰：「是時虞某即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知之，尚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上曰：「朕猶記向時事，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

時方修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旨揮五千餘項，立條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

行法。兄夙夜疚心，筆削損益多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首誦主上孝儉之德，上曰：「朕之即位，卿與觀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朝列，冬至正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上顧而笑。再奏請明詔有司議立科目，凡是則是傚、有一於此者，令郡國察舉以聞，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厲天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贓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閒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出於睿斷，修定新書，止緣頒降尚遲，州縣無所依據，胥史因得爲姦，反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編別勑。仍下諸道，且用舊法理斷，免致因循。」待報。遷太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既無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户舊與免科，聖朝優恤之恩，反爲豪户欺隱之地。上焉者財力豐裕，與吏爲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户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砧基多至百本。却致中産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以産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户，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爲下户者，實富室也。真是貧乏，十無二三。若仍舊貫，不爲更張，則必盡歸五等之籍，無復可敷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於下户。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爲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爲歲額，止以産錢均開。上户雖就和買敷身丁，而和買之敷則頓減。下户雖就身丁敷和買，而身丁之免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爲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敷之患。若

有丁無産之民，則又可以全免，而爲太平之氓矣。」上襃嘉再四，❶且曰：「卿所陳利害甚明，朕即爲差漕臣與郡守同共措置。」又論左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既非正支，止是私置文記，遇出即注，才入即銷。雖有據憑，終難檢柅。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無姦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考。」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即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寵。兄前後再對，所陳九事皆蒙睿奬，今録其施行於時與其最著者。

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固所當謹。兄尤悋意從事，謂天獄追逮，非它處比，一夫所向，閭里驚揺。每見吏牘，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既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之。或先有案卷者，預審事節，一問即得，故囚之宿於獄者甚寡。考掠尤稀闊，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爲廋隱者，僅施十數。囚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爲戒。適有大獄三數，皆晻昧翻覆，最爲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爲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鬬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愈深，士大夫則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爲初官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熟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

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

❶「襃」，原作「褒」，據殿本改。

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更旱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逋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寮屬，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掾筦庫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於道，日不暇給。兄曰：「郡尚可爲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既已肅然，然後使來受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與夫當蠲而未蠲、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朝莫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蠲者落筆掃盡，其它或爲之倚閣，或爲之分限，其應輸者皆指期至。郡倅貳以下争以爲不可，兄不爲變。邑無官吏之擾，又罷無名之歛，期會寬而信，欣然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曆，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宰欲有所言，親題曆上，不時往還，吏不得與聞。其閒脉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寡，上下安便。及期無一金之負，寮吏聳服，郡始少蘇矣。木栰出於歙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此以濟。比歲苛取，商賈不通。兄爲之簡節䟽目，按舊額而寡取之。會計甫畢，牙儈一爲保識，即縱之順流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者益衆。以故三閱月而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倍征也。版曹漕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悉，又隨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彰。民訟多據案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舉手加額、稱誦神明者相屬也。外邑番訴，閒取其甚者自處之，必窮其情狀，而抑彊扶弱，不爲已甚。有訴喪衣囊於津亭者，期以餔時必獲，已而果然。學校頹圮，所未暇及，兄爲之區處，表裏一新，像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

或以疑事來諗，從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爲先務。近城木埸苦於潦水，築墻則善隤，插籬則易壞，或以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爲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事。馭吏接物，厨傳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然，愁嘆之聲化爲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求直於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慈父，設祭於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户部侍郎曾公逮當今吏師，謂人曰：「試郡而辦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爲政平静，百廢具舉，雖老於治民者未易過也。」

既歸，追慕摧割不可解於心，力貧謀葬，顔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未遠也。閲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殁。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子男三人：澡、潨、溁。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澡録兄行事以告于某，與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尚忍言哉！子之所不知者，吾爲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容物，或學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兀傲，矜敏而怠惰，察以爲明，嚴而近刻，爲己而嗜進，計利以自豐者，閒有未免。惟兄器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之觸，傍觀爲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所閲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無暇日，而學問不倦，尤好説《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漕臺，卒困於南宫。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

客作書，真行俱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兢作篆，心顧好之，下筆輒工。好事者争求扁牓，流傳甚多。晚更歛制，稍尋斯、冰之體。近方攷證《説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鍾鼎遺文，從韻𦘕分，欲爲一書，竟不就。餞别慶賀，閒爲詩詞，皆清新切當，壓倒坐人。此其見於外者。至涵養饜飫，增益德性，委運自適，則又其所安也。和氣薰然，無貴賤長少，與之盡禮。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或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胸中之欲言者，爲之致曲，不翅己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爲不可學。遇有不可，亦必曲爲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爲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船居旅次，容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横出，人取以爲法。終日矻矻，有古人運甓之志，每曰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不足以立身矣。人之情僞，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垢匿瑕，❶如弗聞者。動有規矱，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率歸於恕。徊翔筦庫，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之門。❷晉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爲近之。心計有餘，使之利析秋豪，有不足道，而踈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虚日。閒遇士子就試，親賓坌集，兄預爲舘穀之計，帷帳器用咸備，手行觴豆，彌月無倦色。少閒又問勞其乏絶，

❶「垢匿瑕」及下文「有弗及」，原殘，據殿本補。

❷「人」，原殘，據殿本補。

商榷文義，人人自以爲親己。婦家寖窶，輟衣食之資以助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爲之，存殁無憾。再從弟鏞幼孤，求師在所，兄曰：「是吾叔父之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又爲謀資身之策，温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厚善，乙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爲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於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❶張爽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既在選，謂所親曰：❷「吾霑一第，益友之賜也。」其於故舊類此。嗚呼！在私門爲亢宗之子，在公家爲有用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況復容貌頎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爲時聞人，而止於此，是可痛也。故斂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耋穉，皆相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今吊者尚未絶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凡，抗志閎遠。紹興和買之請既行，郡民聞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來惠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令候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蠲減殰宫及寺觀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兄之言。兄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言之，而無及矣。兄之齎志於地下何止此哉！

嗚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葬撫孤，甚有恩意。弟八弟鍈之生，先公以多男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澡之居喪，鍈實同力

❶「無」，原殘，據殿本補。
❷「選謂」及下文「舊類此」，原殘，據殿本補。

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每與某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某自度才具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以佐其傍。處家從宦，更爲勉勵，欲寡其過，以毋貽親憂。官勑局，丞外府，適相後先，連簷以居，並轡以趨，匪敢以爲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誠人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又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雙親西上，鄉曲豔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大合樂以送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爲郡之勞，而使家人女子極奉親之歡。」躬調旨甘，又閒以政事施設具言於庭闈以請益，甚適也。不幸天禍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口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乎哀哉！游宦許久，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秩才四年而得郡紱，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爲哉！竟何爲哉！今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數，不可逃耶？世言陰德隱行有益壽之理，未問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平允之心，嚴陵一時臨民循良之効，亦宜得佑於神明，而大禍之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曉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門户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某何以堪之！嗚呼！不可活矣。與澡等忍死以圖窀穸之事，又雪涕以書此。或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繁乎？」某泣曰：「吾兄之亡，斷吾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顯於用，特書屢書，猶未能形容大概，以寫吾之悲也。吾暇文乎哉！」乃長號授澡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妣李氏，封淑人，贈商國夫人。

祖令譮，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妣劉氏，封宜人，贈齊國夫人。

父子偁，左朝請郎、祕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狀。

某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緐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備，真足以度越千古。恭考《國史》，開國以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皆生長宫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有如周王，亦未嘗著民庸於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業寖顯，各以所長自見，爲世豪英，代不乏人。曾未有位極人臣，出處繫海内重輕者。若夫歷事四朝，寵光赫奕，以閒、平之賢，躬曾、閔之行，出爲龔、黄之政，入有旦、奭之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四十餘年閒其惟崇憲靖王乎？某四掌玉牒，嘗考福國公藝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爲秀州嘉興縣丞，孝宗實生于官舍。

安僖生不及進用，殁有追封賜謚之寵，尋又築祠堂於行在所，建園廟於塋域，如濮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爲嘉興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弟，交游皆一時名公。王在髫齓，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侍，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毁，見者隕涕。有旨令秀州應辦，王傾橐以襄事，一毫不取於公家。

十八年授右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盗，王周行境内，以五家爲甲，一家警盗則四家應之，一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盗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不通。王建議疏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帑廪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案前政，王請寬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劾吏竄，則亡失者不復可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爲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争之。守是獄掾，觀望者隨靡。王辯愈力，後加詳讞，罪止流役。戚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弊，檄郡爲桴筏，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既周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已具，役民恐不及事，又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競勸，甫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孝宗自普安郡王爲皇子，封建王。是冬以舉主循

從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内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爲魚矣。細民多以鬻鹽抵罪，王深念之，諭巡尉使嚴譏邏，獲鹽則歸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爲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虜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不絶，驚謼詾詾。王命邀郵筒於遠郊，密受以入，民始晏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麕至。分處寺觀，發廩振捄，多所全活。真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囊齎巨萬，吏請没入。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爲利乎？」爲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明年，戎酋致謝曰：「吾國貴近亡歿，尚籍其家。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來者且言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圖，繪王像以祈壽。島夷傳聞，無不感悦，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六月，以獲海寇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窖湖，豪右侵築，民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有茅砧碶，與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水則以慈谿爲壑，紛争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争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既遭内艱，擗踊攀號，絶而復蘇，溢米不入於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面色深墨，哀動行路。四方賻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辭之。

五年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學宫頹弊，大出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齋舍門廡，爲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閑以規矩，與生員同。後多修飾取科級者，於是相與立生祠於東序。制司水軍舊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移定海軍于平江之許浦。王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徹備，移制司軍以實之，增葺舊營，度容萬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璽書褒焉。歸正揀汰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爲度地城隅，爲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本欲直犯吾境，或譌傳虜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嚴閲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覘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明張甚，

王以方略授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順禍福，遂降，羅拜於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爲却兵衛，霽威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進其黨詰之，其脅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罪不可貸，且恐其飽則颺去。王曰：「既懷來之，反其鋒以爲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以佚罰爲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爲難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爲一也。明感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爲裨將。自是賊之巢穴虚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歲饑，糴價翔踊，王曰：

「此富者閉糴以幸災，治之則益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於浙西。閉糴者計窮，爭先出糶，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大平。饑而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尚中和，寬猛相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寀，人樂爲用。兩造在庭，必據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抵於罪，率從末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邪？」人與錢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於籍，後犯决不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曰：「節用愛人，不易之道。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若量入爲出以求裕乎？」不飾厨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盡歸公帑。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歛不及民。以郡之西湖爲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於側，刻採捕之禁。待遇賓客，不爲豪侈，而尊俎風流，恩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也。自以久去松楸，紥求閑退，雖優詔狎至，而歸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去郡之日，貴賤耋稚攀轅挽留，出境不絶。

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二月，换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九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孝宗，天顏感動，清問欵密。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朝于德壽宫，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至。禮成，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充郊祀别廟亞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於素幄。龍輴啓

塗，事大體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六月，加少傅。八月，充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熙元年三月，詔入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弟於安僖祠堂之側。屢欲奉孝宗幸祠弟，王力辭。憲聖慈烈皇后賜水月園，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弟中又有堂曰「慶遠」，圃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概」，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洎孝宗、光宗皆同中闈屢嘗臨幸，光賁林壑。詔益其地，並湖爲複閣，有司既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閒，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洽，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宴于北宮之静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簫鼓之聲不絕，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爲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杯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自節省，若肆意所爲，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兢業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於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大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厲以廉耻，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立宗學，月書季考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禄以助贍給。又以減宫廟員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韙之。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大宗正事。七月，主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詔加兩鎮，於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永阜陵攢宫禮儀使。

慶元元年，以復土拜中書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答曰：「遜避莫回，勉從所請，可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名。嘉泰改元，賜弟爲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二年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子孫扶掖，命有司復營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

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賵贈加厚。賜棺含，以蟬冠朝服歛，遣内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吴思忠等五人護喪。設祭之文甚寵，曰：「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召繇外藩，賜弟于京。廼分茅社，于彼滎陽。赤旂金節，絢爛綬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師維垣，衮衣煌煌。爰暨沖人，應龍初翔。宣力百爲，調娱多方。予嘉乃勳，臚句不名。紫微是令，遜避弗遑。貴極愈謙，年耋益莊。子侍孫携，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熾昌壽臧。子侍孫携，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熾昌壽臧。踰七望八，精神方彊。謂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邇，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死哀榮。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奠，寄哀一觴。」又遣太常博士錢易直等載祭于都門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邦典，命使以行。遥致奠斝，以賁泉扃。爰以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原。王娶安德帝姬之女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駙馬都尉邦光，實徽宗皇帝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夙有懿範，媲德娠

賢，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襄奉哀毁而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謚恭榮。次師揆，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園令。次師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稷，蚤亡。次師禼，深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皐，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嵒，朝奉郎、新權發遣通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事。師嵒、師彌、師貢俱得旨除直祕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適故朝議大夫、直祕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主，適朝奉郎、直祕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二十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議郎、新權發遣黄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差通判慶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衢州軍州事。希永，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顔，故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郎、特差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議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主奉秀安僖王祠事。希忼，右千牛衛將軍。希訥，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權充秀安僖王園令。希憕，忠翊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希琹，承事郎、新差監臨安府糧料院。希禔，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吕，忠翊郎。希恄，成忠郎。希復，忠翊

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補官。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埸范莘；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吴璞；次適從事郎、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林燮；次適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韓杞；次適承節郎、新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吴珙；餘未行。曾孫九人，未賜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沈熚，餘尚幼。

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爲真天人，某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人夢彩仗傳呼，導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鈞天之樂，既覺聲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霧滿室，終日方散。及爲安僖卜宅兆，銜哀走數百里，惟烏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裴回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矍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售，今寢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舍，夢有形狀獰異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訶問之，則曰：「公它日當爲地主，故巡護爾。」既爲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憔悴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哀。尋見所召者，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而道旁藁葬纍纍，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邪？」悉爲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嵲屼久之，瞑而不跌。頃之，語人曰：「適覺神游帝所，以閔雨告，帝既許我矣。」翼日膏雨如注，闔境告足，翰林學士洪公邁

載於《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固爲難言，如王之交於神，皆明白而又有驗於後。故屬纊之日，起處如平時，夜尚觀書，甫二鼓始覺體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矣。」了無怛化，殆僊去矣。嗚呼！王真天人也。

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年未嘗廢。每旦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摭其旨而爲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爲之説，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無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爲之辭，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此，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玩法書，字畫温秀如其爲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多記詩詞，筆端富艷。棋品甚高，皆其餘事，居閒則以此自娱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尤謹。迎養在官，退食娱侍，夫人必勉以恕。服膺慈訓，不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我之淺也。」終爲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申夭夭，無疾言遽色。侍側勝冠者衆，童丱紛如也，皆假之色辭，弟戒以謹守儒素。下至臧獲，未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節公於

山閒，先屏騶閧，及門下車，趨就賓廡。吴興太守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爲之加禮。總角朋游，雖寒左能記憶，至録其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爲真率之集，以勢位遼絶，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襦用布，浣濯紉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詹事王公十朋爲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尚窮事力，意邸弟必極輪奂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日久，則令人走閭里賑施。嬰孩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蓋用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

某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與班綴，時得進拜，眷撫有加焉。王在朝端，山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宫，調虞密勿，若不動聲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爲重。造厀從容，多有獻替，一語不露於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此某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於官舍。屏居海角，不敢以姓名入脩門。王賜之書，且致酒殽之饋，若施於敵己者，銘於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殄瘁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既不及爲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下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某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蘊自是無由表見於外，人但見其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

少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爲一代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四明樓鑰大防

行　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太師王公行狀

曾祖本，紥贈太師、魯國公。　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任承議郎，紥贈太師、魏國公。　妣陳氏，贈魏國夫人。

父師德，故任宣義郎，紥贈太師、楚國公。　妣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　王公諱淮，字季海，年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爲儒，至魯公守道自晦始闢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湘潭縣。是生四子，次曰師心，繼踵世科，仕爲吏部尚書，終顯謨閣學士。其幼即楚公也，倜儻有大志，義風爲鄉里所敬，故翰林學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於靖康元年六月七日，幼穎悟，粹温凝遠，寡言正色，顧瞻步趨，率有彝度，力學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進士科，調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振一見即以公輔期之，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秩滿，循左從政郎。蕭公帥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争欲羅致。公曰：「受蕭公

深知，故奉親爲萬里行，詎爲利禄計耶？」既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十七年，爲省試點檢試卷官，知舉湯公鵬舉薦除樞密院編修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爲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九年，兼吴王、益王府教授。既入館，屏遠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亦入，抵暮始歸。一時名臣汪公應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重。三十年再考省試，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舉臺察，薦公及史、虞、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月，遷右正言。首論：「大臣矜勢以養尊，小臣持禄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臣，勿假以權，刑賞黜陟之柄一聽於上，使號令無紛更，官吏無數易，則其它將不革而自去。」上欣然嘉納，公自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無素望，偶中科目，權臣引之要途，致位公宰，竊弄威權，動循覆轍，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既罷政，又論其植黨營私，懷諼迷國，竟鐫其職。又論大將劉寶之在鎮江私殖貨財，陰交權倖，方命掊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言，言之必盡。時高宗更化之初，興滯補弊，公所言無非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於上，則法守明於下。乃者用事之臣持己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有送部勘當看詳措置之類，當處以無心，總要聽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是事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元降續降之别。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於本部成法即無所礙。變舊章而惑觀聽，有司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欲望明詔大臣，令各以

成法來上，盡去宿弊。或依違遷就，則坐以違制。」御筆令三省六曹遵守，此實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且將大用。三十一年正月，轉左奉議郎。四月，丁楚國憂。上聞之惻然，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亟有金繒之賜。

隆興元年，服除。孝宗厲精政事，妙選部使者，是冬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除科鹽之宿弊，洗滯訟之寃枉，治最上聞。乾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責難之説，必欲致君於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内治外治之策尤詳，上皆賞歎，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體。」四月，除祕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慤，五月，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幾皇孫降生，申乞檢照典故，有沮之者，與外任。三年閏七月，轉左承議郎。十二月，起知江州。四年

奏事，改建寧府，仍舊職。對祥曦殿，陳擇將、備器、簡兵、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關征、賦籍、榷酤、水旱、義倉、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莅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儉節爲先。明年，就遷轉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尼之，公亦力辭而止。始建谿用浮梁，潦水則撤去，行者告病。公命以石爲之，既去而橋成，榜曰「平政」，生爲立祠。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邵上供銀，悉施行之。奏事畢，上令一至東宮，皇太子以師儒之重，加以拜禮。公於詳讞之際，尤切哀矜，直欲使無一人之獄，又切戒預借折帛之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天申節上壽，奏浙右水災，欲令許浦水軍任疏鑿之役。又言州郡任情，或以輕罪編置，失太宗奉法

除姦之戒。賜田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當行重禄，盗販榷貨配隸加詳。上曰：「議論切當，朕所簡注。」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九年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直學士院。七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興以來，上下相沿，事干機速則先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舊制，正救於未行，使天下不見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事，轉左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龍而援例轉兩官，龍大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猶除資政殿，皆封還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體。十二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依舊太子詹事。二年，知禮部貢舉。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説罷樞密，除太尉，在京宫觀，力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月，以東宫講《易》徹章，轉朝奉大夫。四月，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對，退不以語家人，無得而傳焉。閏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上謂卿存心至誠，學有淵源，及倚用之意，且戒以推誠待遇將帥，同濟國事。又曰：「人臣須是徇公，不當遴權。❶古人有願公無權之説。」又嘗曰：「樞密每事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從容多暇。」又稱遇事無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馭衆無術，幾致生變，命龍雱體究。上

❶「遴」，殿本作「遨」。

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雱條奏亦有不然者。」公奏雱謂其留心軍務，但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其所長。然謂僻於自用，剋剥侵漁，勢不可復留，因薦可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茶寇真是有功，行賞太濫，却須核實。此皆大節目也。其它應酬邊事，如湖北之夷人，占城之刼掠，皆因事制宜，隨即帖息。高宗慶壽，奉上尊號，爲篆寶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彦使回，上怒虜酋無禮，公奏天下爲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四月，國史、日曆書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大夫，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盡公無私，裨益爲多。簽書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上又語之曰：「王某難得，卿宜同寅協恭。」傜人姚明敷已就禽，而率逢原擅入多殺。文州蕃部漸就安業，而李昌祖誘殺降人。公皆已謂不足爲武，徒傷好生之德，上皆令體究責罰。上言：「中宫躬儉誠信，太子温恭儉薄，本朝后妃多賢，朕自以爲幸。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上曰：「然。德行爲本，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閲批出，然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無遷令之患。」參知政事李公彦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而退，即作聖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舊人，懷不自安，始日具事目進呈，退就殿廬批旨，然後上馬。今若再經審閲，然後付外，則事無過舉，人無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擬，仍注鄉貫於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賢否，不事形

迹。誠賢耶，不敢以鄉曲故舊而廢；苟曰非才，亦不當以己私而庇之。」上曰：「善。」郊祀充儀仗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同行相事。五年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太中大夫、樞密使。

公在右府，憂邊思職，約束諸軍擅差白身人任職事，揀汰筋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爲合入差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撫存草羌山招到作過人，措置歸正添差員闕及冒名承代之弊，安邊鄙以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峒、李接之變、淮陰刼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又嘗顧簽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事至公，遇事不曾放下，卿宜協贊。」又曰：「向來大臣不知兵，所以用兵多無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憂？」錢公亦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曆書成，轉通議大夫。八月，《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月，明堂充禮儀使。或請主兵官置親軍者，宰執謂主帥不可無此，如韓世忠置背嵬，卒能成功。上欲令三衙建康主帥相度聞奏，公獨曰：「若令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虞，外有尾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輩當艱難日，握兵于外，置背嵬等軍以募死士。今無事而置此，他軍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爲用。又請受賞給勢須加厚，怨望日生。萬一有警，使之擇勇敢，出死力，亦何不可？」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却顧如此，真善謀者也。」嘗論立賢無方，而或言閩人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京、蔡卞，然曾公亮、蘇頌、蔡襄、

陣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名臣，亦有王欽若、丁謂輩。顧人主所以用之如何爾。」上極以爲然。七年八月，詔公今後垂拱殿及後殿奏事並免宣名。賜宴隱秀，上曰：「朕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等，王樞使言：平常寇賞格比北虜戰功減半，議罰亦宜如此。朕釋然而悟。」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軍之將，罪固當戮，聖恩溥博，遂從寬宥。臣何力之有？」十二月，《四朝正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邑實封滿萬户，封信國公。公執政絫年，謹守成憲，執内降之難行者。張説之子薦以水教溺士卒褫官，封還敘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萬里，公區處軍務，率皆合宜，眷意益厚。公歸美君上，無一豪矜伐之色，人望愈歸之。

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授光禄大夫，封福國公。絫月亢旱，至是大雨霑足，人心闓懌。公奏事力辭，上曰：「卿直道自將，知無不言，朕所信用。卿而不宜，尚誰宜者？」又曰：「卿等朕所倚信，當盡言無憚。」公對曰：「有君如此，苟爲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雄罷政，朝中蜀士率有去意，公曰：「若宰臣一出，而引用之人相隨以去，是激之使爲黨也。」皆以次進遷，於是始按堵矣。大拜之初，好進者蟻附，踰月無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競之秋，若驟爾陞黜，非惟有駭觀瞻，尤非平日所喜也。」旱勢既廣，力贊荒政。起李椿於休致，以次對帥長沙，知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爲郡國之倡。兩路出粟，專濟邊郡歸正之闕食者。借貸二麥種子，戒飭檢視官司甚嚴。孝宗遴選從臣，皆出獨斷。版曹闕貳，俾公擇才，因薦曾逮、

周嗣武，皆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爲閩漕時，侍御史李處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全久閑，若不録用，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朝士有論朋黨，始聞五鬼七殤之目者，上以爲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爲，示之以静，則無事矣。」虜使魏正吉朝見，執書未進，公諭以禮，而正吉劄行欲退。公即奏請皇帝還宫，降旨别日引，令館伴議之，次日卒如儀而去。樞密副都承旨王抃竊弄威柄，招權納賄，軍機邊事輒用白劄子，徑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無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上始爲之動色，既而欣然開納，曰：「非卿盡言，朕不聞此，當爲卿斥之。」後數日，上又及之。公奏：「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謗。一旦斥去，中外無不服陛下之明斷。」既而宣諭欲改用文臣，公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薦蕭燧，以待制爲之。上嘗諭：「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與丞相議之。」上曰：「朕欲奬用直言以起治道，而好名之士至於以虚爲實，毁譽亂真，豈朕所望？」公曰：「誠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非奬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穎輪對，上以爲：「言涉沽激，全無根蔕。自王藺以言進用，一傳而爲劉堯夫，此後如周洎、鄭建德輩妄肆臆説，相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遂扇。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與外任，以卿前奏，故留至今。」公奏：「頃以象緯失度，陛下畏天求言，縉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耻不相若，雖入於激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亦可賀。或加沮抑，則有諱言之謗。莫若奬其切於治道者，

好名無實置而不問，以示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上稱善久之。豐儲倉蠹弊上聞，有司請窮治，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吏已隨所犯流配，官則更易已多，難以令見任人獨任其責。」上即蠲之。知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罪，而汝翼亦伏闕訴陳。有旨索案，而栗繳回省劄，上怒其擅格君命，鐫秩罷之。大理當汝翼死罪，公以其與夷人殺傷略相當，又詣闕聲冤，欲貸命編管内地，處以不死，潛消姦宄之心。又奏栗廉介有才學，此亦無它。上曰：「少俟。」又復職，除二廣監司。恭、涪、忠、萬饑，公奏去歲荒政施行略備，蜀遠旱傷，尤當賑卹，乞就江陵及總所各撥萬斛以濟之。職事官闕，上令先及侍從薦舉人，公拔其尤，如羅點、陸九淵、彭仲剛、劉清之並與職事官，莫叔光、趙鞏除删定官。武臣鄒詡乞大減任子之數，以清冗官，上付外集議，公奏：「去郊尚遠，姑令熟議，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定宰相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職員郎以上三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上曰：「張大經説近日差除頗協人望，亦欲卿知。」上又曰：「黄洽稱成都除留正甚當，以得人爲賀。朕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奏：「聖主在上，賢不肖較然。稟受聖訓，庶幾寡過，敢不竭誠以圖報？」嘗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相於人物不苟如此。」公奏：「臣於人物恐不能盡記，自有手記，有繙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者，何敢輕也？」

九年七月，爲明堂大禮使。九月，拜特進、左丞相，進封冀國公，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修玉牒，詳定一司勑令。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决天下之疑，如不

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克家拜右丞相，同心輔政，上益傾任之。公首以用人爲己任，以館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及選治郡高第者爲之。於是薦召蔡戡、謝師稷、周頡、尤袤、林枅、鄭僑、羅點、鄭鍔等，又以張杓、傅淇、徐詡、王正己、京鏜等分爲監司，一時翕然稱爲得人。户部申明赦文，蠲閣税租之外，其餘赦所不載者欲起催，則荐饑方蘇，恐致重困。公奏：「嘗令計之，爲緡錢三十七萬有奇，若朝廷補其經費，方可蠲放。」上慨然從之。明堂訖事，上以任子減前郊幾半，公奏：「仁宗時韓琦等減任子，猶不免紛紛。陛下行之，既盡人情，後效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人將八十，久任機衡，求退甚力，上不許。嘗欲行推排事，公謂同列曰：「非不知其利，以臣寮所請而行，尤或可緩。若作直旨，則奉行過當，利未及而害先之。吾輩在此，見民所苦，當如疾痛之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因擬周極安豐軍，公奏：「跅弛之士，緩急可用，臨難不顧其身，小廉曲謹者未必能之。平日愛惜人才，正爲此耳。」對境報虜主歸上京，所差人使權止一年，公既陳設備之詳，又謂接伴亦不須遣，蓋彼既止吾使之來，亦難受彼之使。上意恐啓争端，已而虜又報使人更不差發。上曰：「卿言乃驗於今，豈非真廟謨哉！」十二年十一月，爲郊祀大禮使。高宗慶八十，議典禮賞賚甚詳，既被命撰尊號册文，又爲禮儀使。禮成轉兩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月，象緯告異，求解機政，章四上不允。九

月，公喪長子，求去愈力。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四朝國史列傳》，祕書省《會要》，爲禮儀使，玉牒又進書，力辭官。進封魯國公。十四年，以旱又求去。上一日以手札問：「樞密非古制，晚唐不足法。欲罷之，人吏併歸三省。」公奏：「廟謨雄斷，非臣下所及，未敢輕對，乞少俟籌度。」已而晝度夜思，基命之地，軍中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氣。又批：「正觀、開元兵强天下，其視唐末，密院豈係輕重哉！」公又奏：「祖宗規模既定，難以輕改。」上令促擬旨揮，且曰：「此於兵將別無利害。」公奏：「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權重，不無疑貳，故置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之地，謂之内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收天下兵柄以制外重，於軍中豈無利害？與其行而中輟，孰若小忍以待大業之定？」其事遂已。高宗不豫，公請依唐正觀四年典禮，權不視朝，以見不遑安之意。逮升遐，扈從于德壽宫門外，一時典禮皆參畫成之。充撰謚號册文官，及陵名廟號，充上册寶禮儀使。公撰册文號大手筆，稱天定謚，衆説競進，高廟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定永思陵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皇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調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補，御筆：「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否？密具奏來。」公復奏曰：「陛下方修廢官，遴選在庭，難逃聖鑑。雖非臣所敢與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實與官職相當。」上乃出命。蓋孝宗無事不與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

公又以親年益高，上章丐外，議政復不苟同。十五年，高宗祔廟禮畢，請益力。五

月，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內殿朝辭，褒諭勞勉，至于再三。退辭東宫，慰撫尤厚。宰執百官郊餞，奉版輿還鄉，極衮衣晝錦戲綵之盛。又以便親求閑，秋，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明堂大禮加恩，積食邑一萬五千户，食實封五千七百户。十六年歲旦，詣鄉校講釋菜序拜之禮，齒於韋布閒。二月，光宗受内禪，以詔書咨詢初政，略曰：「卿曩以經術羽翼朕躬，以德業股肱聖父，周旋政地十有四年。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與夫因革損益之宜，可以裨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公奉詔感泣，遂奏疏曰：「初詔求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舊臣復加特詔。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此而不言，臣則有罪。天下之事，莫難厥初。」歷陳盡孝、懋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六事。又言：「高宗、壽皇如堯、舜，而以禹處陛下。」又力言禹之所以繼舜者以對。有旨建節開府儀同三司，會魏國薨，候服闋日降制。公執喪孺慕，悲泣無時，不肯少近滋味。仲秋中使傳宣撫問，賜内帑銀絹七百匹兩爲賻，公親具表謝。才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有四，卦氣已盡，而哀苦衰病如此，其能久乎？主恩未報，母葬未舉，爲恨耳。」遂乞休致，口授遺表，戒子孫忠孝，無一語及它。前一月，大星隕于第，至是神色不少變。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實八月十二日也。拜少保致仕，遺表上聞，兩宫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師，賜銀絹一千匹兩，親屬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護葬，官其子若孫七人，卹典甚備，殄瘁之歎，中外所同。紹熙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城之北十里許隆壽之原。紹熙二年，贈太傅。五年，贈太師。皆以諸子陞朝，該大禮恩也。娶何氏，左奉議郎、知

温州瑞安縣紳之女，封冀國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模，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樞，朝散大夫、新知岳州軍州事。次曰機，通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樸，迪功郎。次曰棟，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次曰櫼，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曰栻，修職郎、新監台州支鹽倉。模、機、樸，皆先卒。女三人：長適故宣教郎、通判平江軍府事姚穎，餘皆蚤卒。孫男十三人：儀，承奉郎。僑，承務郎。億，將仕郎。俌，承奉郎。侔、倫，俱承務郎。仍，承奉郎。佖、偃、儔、信、倓。孫女十一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程珌，次適將仕郎姚元特，次適姚元哲，次適從事郎、信州貴溪縣主簿趙汝鏷，次適將仕郎丁嗣延，餘未行。

公神宇秀整，雅有丰度，清虚粹夷，望之自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邃深，詞藻贍麗，蚤步清要，輿望已屬。中雖邅迴，晚乃際遇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爲之志，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内治，選任儒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爲之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凡七府，公獨遍歷，以至端揆，近所未有也。孝宗聰明果斷，臨照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娱萬務，守法度，行故事，大綱小紀，持守無失。取人才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則不爲苛急，論兵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必當罪而歸於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内乂安，君相儆戒。上無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治者必稱淳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彌縫，而藏諸

用者外人不得而見。其所薦進，能盡其才，而避遠名迹，若不自己出，蓋有受恩而不自知者。沖澹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衣至十年不易。素不喜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絶聲色之奉，一意篤學。聚書數萬卷，無所不觀。雖機務叢委，退坐静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制誥尤有體要，一時文學之士皆出衡鑑。上選詞臣，必以密訪之。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愛諸弟，任子恩先以及之，撫卹遺孤。居無墮容，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産，門無雜賓。功緦之慘，素服盡禮，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某不肖，再點朝行，負丞太府，忽有容臺博士之除。上問班序反下，若左遷者。公奏：「議禮之地，最當擇人，而近歲乃以序遷。臣所以爲此者，欲重其選也。」某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雖以私諱不及就職，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某之投閑亦久矣。樞等以行狀爲屬，將以上于太史氏。仰惟公之備道全美，宏才遠業，某何足以知之？謹敘次爵里、履歷、行實之大概，參以見聞而書之。蓋公之爲善不可勝書，徒恐辭費，又不敢以溢美也。嗚呼！高宗擢之言路，不及大用。孝宗眷倚最久，經綸未究而乞身以去。光宗以舊學之重，待以爲政，而公不勝喪矣。此縉紳之所重歎。然自古稱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尤爲罕遇。如公之受知紊朝，哀榮終始，士之致身至此者有幾，亦可以無憾矣。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行　狀

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

曾祖元吉，不仕。妣何氏。

祖洙，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妣陳氏，累贈太碩人。

父思温，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累贈少師。妣王氏，封恭人，累贈越國夫人。

慶元府鄞縣武康鄉沿江里。❶汪大猷，字仲嘉，年八十一狀。

惟汪氏派出黄帝，得姓尚矣。然自歷代以至本朝，未嘗有一顯者。宣城、鄱陽、上饒、四明諸郡大率皆出於新安英濟王，廟食千載，後裔繇衍，宦路相遇，多講宗盟。祐陵時大司成瀞以耆儒名，翰林學士藻以文章顯，嘗謝司成薦舉，止用張衡《思玄賦》汪氏龍魚及《檀弓》重汪踦事，❷且曰：「遥遥譜牒之相傳，没没衣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遠，莫厠崔盧之閒。」概可知矣。丞相伯彦首相高宗，遂爲佐命之臣。紹興、隆興閒，簽書樞密院事勃、樞密使澈俱至大位，子孫宦達相踵。端明殿學士尚書應辰以重

❶「慶」上，殿本有「本貫」二字。
❷「重」，殿本作「童」。

名崛起，雖不至公輔，而道誼風烈足爲一世師表，此其尤盛者也。公以文昌舊臣歷仕四朝，康寧耆艾獨殿諸老，抑其次焉。今汪氏所在衆多，幾如王、謝家，豈族姓盛衰亦有待於時邪？

公之曾祖處約而有士君子之行，受知於范文正公、王荆公。正奉爲鄉先生，文行淳備，沾丐後學。少師紹興初爲太府少卿、兩浙漕使，風誼尤高，搢紳推重。生四子，公其仲也。始越國方娠，公之從伯父，夢應真受生，産於叔父吏部鄞縣丞之官舍。生而岐嶷，骨相穎異。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紹興七年，以少師遇宗祀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衢州江山縣尉。公漸漬義方，曉暢吏道，若老於州縣者。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榦力之優劣，輒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内肅然。鉤攷滯訟，斷之以理。歲在甲子，洪水稽天，發廩爲鬻，以食避水者。又取鹽商大舟救之，存活爲多。時方申兼經之制，以嘗試南宫，公餘肄業，再薦漕臺，遂中十五年進士乙科。秩滿關陞左從事郎，爲婺州金華縣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文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豪民陸氏析産嚚訟，案牘紛積，公詰其要，謂祖屋枕山，長兄據其前，而使諸弟由山蹊以出。公曰：「此最其不平者。」按圖更分，已得要領。又訴義遜及贍塋嫁姑之厚，公曰：「爾父兄同力起家，義遜有法，奉先冢，嫁諸姑，豈得不厚？」一婦以衆錢買田，託以嫁資，公考婦家户籍不滿半頃，復取均之，且諗之曰：「若送所司，一門無全人，至親不復可相見，汝家破矣。」命講長幼之禮，歡服而退。時

户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行經界，選公爲龍游縣。覆實官約束嚴峻，已量之田隱藏畝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氣臨人，無敢忤者。公獨曰：「愚民不識弓步，不善度量，若田少而所供反多，須使之首復，乃可並行。」李公問當何如，公曰：「凡有不實，許其自陳，俟驗實與改正。」悉皆施行，受賜者已不知其幾。既至，躬行阡陌，唱弓量之目，則已默計其廣袤之實。吏運籌久之，無豪釐差，觀者以爲神。凡事俱有方略，邑人鼓舞，旁縣皆取爲法。事畢躬納圖帳，李公又欲以十保合爲一圖，仍與鄰都犬牙相入。公曰：「一保之圖，用紙二百番，已無地可展。又從而十之，不惟不能圖畫，亦安所用之？徒重勞費，無益於經界也。」由是諸郡俱免催科。辦事談笑而了，不失忠厚。二十年，丁越國憂，星奔哀毁，悲動行路。服除，爲嚴州建德縣丞。二十四年，饑民嘯聚熾甚，守禦調度多出規畫，以迄無事。分都賑給，衆中指一夫，詰曰：「是某都某人也。」蓋居兩都之間而冒請者，械繫於前，餘多引去，事已徐釋之。又嘗遜薦牘，辭受輸，皆人所難能。明年，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旋遭外艱。既造朝，有達官使獻生財之説，將用以爲薦。公曰：「財不可生也，生財者必害於民，寧甘心寸進耳。」遂謝之。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虜亮犯邊，饋饟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群工扈從咸知公名。三十二年，賜緋魚袋，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文書盈几，目不給視，公閒摘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歎，謂未有也。或言榷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諉，公躬自檢校，得其實以對。

隆興二年四月，參政錢簡肅公宣諭淮東，辟爲幹辦公事。九月，改充參議官。內禪幕府，外案邊陲。海、泗、唐、鄧之弃，錢公執以爲不可，公亦贊之。雖不得盡行，終免倉猝之變者，宣諭司之力也。遷大宗正丞。乾道元年，兼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左選，又兼户部右曹。有蜀士理和糴酬賞，吏必欲以小節取會，公曰：「在法有旁照可驗，許比類而行。」即取其同類者併上之。省吏沮抑尤急，公力争之，自是始爲定例。六月輪對，錢公先薦於上，乞與之言，察其人物。公奏：「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又乞表薦宗子，隨事録用。上注目久之，謂輔臣曰：「疏通詳雅有議論，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公自登弟，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在州縣時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宫名表一出，士林誦之。此外無佗職務，同列言於廟堂，謂公撥煩治劇有餘而清簡太甚，丞相洪文惠公以此諭公。七月，遂兼吏部侍郎右選。九月，除吏部郎官，主管尚書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宫，妙選寮寀，是月以公兼太子左諭德、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莊文深所欽重。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宫寮同賦。既退，公謂同列曰：「燕既不與，無以措辭。若出於御製，或儲禁爲之，猶可賡和。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與也。」白于太子而止。二年，爲省試參詳官。參政林公安宅以户箧同知貢舉，就除諫議大夫。自言去場屋久，以考校事屬公，公爲之協心焉。訖事日，欲邀公議論，辭不往。林既罷政，獨免於評議。六月，除祕書少監。高宗聖政書成，進讀于紫

宸殿德壽宮。道山清高，領袖名士，職當修神宗以來《會要》，而曠歲不舉，深懼典故散逸，率屬分纂。上聞之，爲置局，命宰臣提舉。書奏，五朝之大典始備。金國來賀四年正旦，借吏部尚書，爲接送伴使。上閲語録，見公敏於酬對，處事有體，滋嚮之。尋兼權刑部侍郎，六月兼崇政殿説書，八月兼權給事中。孝宗厲精民事，訪問不勌。宿直玉堂，夜宣對選德殿，賜坐，從容導公使言。時欲遣察官決獄畿邑，公奏使果有滯囚，亦且先次決遣，事體太重，徒擾諸縣，必又甚於監司之臨按，不得不謹於始，遂改命通判以行。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爾每遇夜對，上多訪以時事。嘗曰：「卿爲侍從，天下之事無所不當論。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正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公悉進所欲陳者，奏對明白，曲盡情僞，上多聳聽而行之。其造厀啓沃之際，若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具有遺編，亦或削藁而不傳，惟見於事功之實者謹書之。以池、饒、信、建水灾，乞用澶州劉涣收買耕牛之法，令州郡廣收糴以備賑糶。論役法則陳一鄉通差、物力均差、均錢雇人、官户例減限田之詳。又别白里正則專主煙火盜賊，耆長壯丁則催科承引，今取耆長雇直撥入經總制司，並緣法意。里正承役之初，抑使兼充役者，受害爲甚，至死必争。又乞改定役法，未可輕變，廣求衆議而後可，必須遲以歲月。若欲寬其困苦，當先嚴禁誅求。又論亭户不充役次，以鹽折税，或有未嘗親熬波之勞，居近場監，貸錢取息，射利爲厚。且三公尚有限田，而此曹獨無定數，反受官户隱寄。又均和買於編民，欲將家産及二等以上依官

户充役。又論給賜勳舊近戚以田，一得指揮，豪奪占據，桀黠者妄指官之籍没、民之户絶者以爲獻，藉勢陵轢，州縣至不能誰何。寧忍惠及一家，而使人重罹其苦。自今惟當錫以金帛，使自求之。又論籍没財産止可行於彊盜囊橐、官吏犯贓之人，然朝爲富室，莫爲窮民，流離凍餒已自可念。至有倉庫綱運負陷官錢而致破家者，宜有以處此。欲應以欠負拘産不在給賜出賣之數，計其租入，償欠既足，則以給還，使復故業。以至廢鄉村私立税鋪，罷官監酒坊，及陳萬户酒之策。嘗因輪對論銅器之害，則曰：「産銅之地不發，浸銅之水漸涸。皷鑄重費，楮券弊深。洩於邊境而法不嚴，壞爲器用而官不問。若立用銅之罪重於銷銅之人，居官而使人爲器用者坐以贓私罪，則法乃可行。」論捕酒之害，則曰：「民户遭劫盜者猶有官司可告，盜既不敢肆毒，鄰里亦得救應。今捕酒者空人之家，鄰里至前則誣以拒捕，官司不復明白，則是捕酒之暴甚於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身，而老幼自若。今一遇捕酒，舉家拘縶，非法受苦，則是犯酒之罪重於殺人也。」大率公之論事，皆深切著明，考究詳備。玉音嘉奬，嘗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臣寮所未及。」一一付外，雖議有不同，不盡見諸施用，亦有遂著之甲令者。

五年，再爲參詳官。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兼侍講，職於秋官二年餘。孝宗垂意刑章，哀矜庶獄。公乞重修法令，謂：「中興之初，首立詳定一司，自建炎四年六月以前著爲紹興法。今四十年，多編集監學、貢舉、常平茶鹽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因革增損迄無成書。敕局官多吏繇，俸優賞厚，

因減冗官，遽行廢罷，舉數十年之法，一切不省。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若不刪其緐重，定其當否，有司率用新制而棄舊法，日移月改，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售其姦。及今不爲，久益難考。乞明詔盡行編纂，命大臣典領，而選廷臣討論，庶幾筆削必當，以杜吏姦，以一民聽。」上極以爲然，即令條具，仍差大理二卿、本部三郎官、寺丞、司直各一員，公遂兼重修敕令詳定官，此四年之冬也。佗官去留不一，惟公疚心修定以爲己任，推舉詳明通練之士以自佐，訪求舊吏，網羅故牘。若一司一路專法，不係海行者，即釐送之。一時申嚴，或雖係續降，尋即衝改者，即刪去之。於見行法中增損元文五百七十四條，帶修創立者三百六十一，全刪舊文八十三，存留照用者百二十有八。墨書舊文，朱書新條，年餘書成。進書之奏公所草也，謂將前後續降，參以累朝法意，酌以四方人情，考訂編入。各有看詳案册，明言去取之因，而例不以頒降，欲申敕有司，凡州縣於新書有所未曉，許條具申所，當以元修因依行下。孝宗取進本列於選德殿之左右，朝夕觀覽。嘗宣問所疑，隨即奏對。上又取條册指問，與所奏俱合。嘉賞再三，曰：「文字緐拏，不易盡記，留意所職，乃至於此。」對曰：「此法將與天下共之，況屢承宣諭，敢不盡心？」佗日又問如初，遂亟稱於宰執。有忌公者遽入譖言，賴聖明不以爲信。爾後屢更修定，今凡再易矣，規畫大率循公之舊，而精力不能逮也。

上又嘗問本職事，刑罰黜陟豈無過差，公因奏温台大水，郡不以聞，使之具析，以守臣王之望嘗爲執政，陳巖肖爲從官，特免

違慢之劾，乃移罪二漕，各降一官。上云：「亦覺未是，待作一名目改正。」公又奏：「知其未是，當明以示衆。若别作緣故，則前失仍在，不若徑改之。」有旨改正。又奏：「知信州趙師嚴補糴前政所虧常平米，方及半而坐擅用，鐫兩秩，永不得任親民。提舉李庚巳嘗申明送饒州取勘，亦以不行，檢察坐之，且不得與監司。雖欲示警，而皆不當其罪。」案上皆得追改前命。辯台民楊大任匿盜，而能告捕，不應坐以越訴，即依條給賞，仍免其罪。論一案推結之法屢變，會問無期，獄訟淹延，即令别行立法。時尚書周公執羔、韓公元吉、樞密劉公珙以彊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侍郎林公栗爲右司，謂今之彊盗非親下手已殺人者類皆不死，請依太祖舊法，贓滿三貫者皆斬。公恐遂行，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彊盜豈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何爲不可？惟是天聖、景祐、宣和以來，益用中典。太上與民更始，非以刃殺人者一切貸死，遠近歸心。循襲既久，寖失禁姦之意。今已議爲法六項，犯者依法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矣。此輩雖愚，豈無黠者爲謀？知有可生之路，志在得財而已，所全尚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悉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既立，未必能禁其爲盜，彼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無噍類，爲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計之，死者益衆矣。」陳公良祐爲諫議大夫，請取案例，公以見定一案聞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才四人，若如舊法則百七人俱死，遂從公議。借吏部尚書，爲六年賀金國正旦國信使，歸至盱眙，得印榜云：「今後犯彊盜並依祖宗舊法，所

有六項指揮更不施行。」到闕未及結局，即以不得其職，自列求去。上聞其詳，即日復行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焉。有請以大辟奏案如情理可憫即上朝廷，若情法相當者止從刑部審覆行下。公以爲既經奏聞，非有司所得自專，當依舊例擬斷，降旨處分，尤見詳審欽恤之仁。監司按發官吏，不得送置司州軍根勘，紹興之良法也。久而寖紊，爲弊亦多，公申嚴之，使見有違戾者並行改送勘院翻異，當究問其詞，具申監司。有詔物價騰踊，以絹定罪者每匹增爲三貫，公乞以錢定罪者亦如之。其明罰敕法，助聖朝好生之德者，未易悉數也。

使虜之役，權要爲輔行。公在朝累年，於人甚周而介然有守，未嘗與之通。至是惟議使事，相處亦不爲異，惟不能過爲奉承，事已又疏之。衆服其裁正，而其人自此不相樂矣。時孝宗方欲經略中原，使回者或承順旨意，過爲大言。公歸，首以爲問，對曰：「夷虜過分已甚，固應不久。然其法令簡嚴，亦未易傾。故不到淮南不知此所以可守，不到虜庭不知彼所以可取。」因具陳經行所見聞者。上曰：「如卿所言，則未可爲攻取計耶？」公頓首曰：「誠如聖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益務内治，以俟機會耳。」玉色不悦。公又曰：「臣不敢妄論迎合。」聞者以爲名言。七月，除權吏部侍郎。九月，兼權尚書。再置敕局，兼詳定一司敕令。先少師嘗爲吏部郎，仕者脱兵火，亡失文書，訴者日集，躬爲辯析，吏不得蔽。建請改官狀五紙之外，許令改舉，聲績卓然。公少親見之，自爲郎，嘗歷三選，以至長貳，清通簡要，兼古人之長，建明尤多，率以先德爲法。或曰：「今日凡事從窄，非曩時

比。」蓋有務爲沮抑，號能任怨而至顯用者。公曰：「方且鄙之，何忍效尤乎？」調官陳詞者多孤寒之人，於此不爲留意，使不得其平，尚謂之銓衡邪？」由是鬱者得伸，滯者得速，求者得遂，人人感悦。亦未嘗屈法以從人，其有不可，明以告之，退無所恨。辯宗室及陣亡人女夫不當在七色之數，乞恩科權官選人願致仕者請以歷過嶽廟爲考，修正川廣定差之弊，命官被訴不經勘正者免關刑寺注籍以妨差注，縣令臧否欲俟其任滿奏聞，案後收坐不當之人止就部檢照，免行下取會，又條列部中留滯節目附赦施行，皆欲去弊剔蠹，使選法流通，以爲公私之便。中使嘗夜傳旨學士院，袖出《資治通鑑》一册，指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無此弊，其説可與不可行，來早面對。」退即呼燭草奏，既入，先歷陳數項，謂：「事與今異，弊雖似之，其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更試一言。」因奏：「正恐言不能盡，曾筆於紙，深夜書寫不謹。」上即令展讀，讀畢不敢留中，退至廡下。又遣宣取，且云：「更欲詳觀，可遂留下。」宸眷日隆。

會當郊，特差充鹵簿使。人知枋用有漸，而忌者愈甚，竣事力求外祠，上亦知之。七年正月，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侍從館閣諸公賦詩留題，以餞行色，今石刻存焉。還鄉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而辦。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爲島夷號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佗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爲備，更迭勞擾，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爲便，不敢犯境。後左翼軍狃於盜賞，忽又報侵犯，徑捕至

庭，自以爲功。公曰：「毗舍邪面目如漆，黥涅不辨，此其人服飾俱不類，何邪？」察之，乃真臘大商四舟俱行，其二已到，餘二舟以疑似被誣。公驗其物貨什器信然，軍人猶譊譊不已，公諭其將曰：「使真是寇賊，固不應縱捨。既知其爲商旅，又豈得陷以深文？」始皆退聽。即使盡入來遠驛，所販黄蠟償以官錢，命牙儈旬日間遣行。軍屯城外，有入盜庫銀者，踰垣而出，爲邏者所偵，反執而歸，誣以爲盜而上之郡。公已得其情，仍械邏者，使參對。失銀十二鋌，得十而遺其二，主將辯數甚苦，公不爲動。已而軍士首伏，即其所窖取之，皆伏辜。微公明察善處，則俱失其情矣。蕃商雜處民間，而舊法與郡人争鬬，非至折傷，皆用其國俗，以牛贖罪，寖亦難制。公號於衆曰：「安有中國而用夷俗者？苟至吾前，當依法治之。」始有所憚，無敢鬬者。三佛齊請就郡鑄銅瓦三萬片，舶司得旨，令泉、廣二州守臣監造付之。公上疏極論其不可，既犯中國之禁，又爲外夷所役，獨不與。南外宗正司廩給歲廣，久以爲病。公撙節用度，增價以糴，民始免於苛取。公再歲兩求奉祠，九年，以治行尤異，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賜衣帶。

淳熙元年，申前請，始有興國宫之命。歸次延平，除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赴闕奏事，甫入國門，即令引對，臨遣甚寵。江上有篙師謀害主人而據其女，因有資財。女聞公威名，密告縣令，公爲究治，得主人夫婦二屍於神祠之後，冤始獲伸。吉民王氏雄於財，怒武尉之不容冒佃官地，誣訴于州。尉不屈，夜歸過其門，使人折其足。事達帥憲，公同奏其事，且謂父

子皆以貲得官，恐從末減無以懲姦，乞先除其名。孝宗閲奏震怒，徑下所勘建昌軍，皆黥配嶺海，併坐推吏之受賕者，江右無不快之。五月茶寇賴文政等起湖北，自湖南向江西，帥司即令境上防託。江西所恃惟贛、吉將兵，亟遣未及，而賊已入境，與吉兵遇，一使臣死之。以湖南曾戕官軍，至此又小勝，止爲逃死之計，遂據禾山洞。公遣副總管賈和仲總數州之兵以討之。和仲老將，意頗輕敵。或已議其很愎難任，然兵官無踰此人者。未及出門而得旨，果以委之。主帥調發而箠牧領兵職也，武人謂朝廷專委，凡事寖不相關。一到賊壘，莫夜驅迫將士入山，反爲所覆，不可復用。又遽遣約降，至折箭爲誓，人知其爲詐而不寤。賊立旗幟爲疑兵，由鳥道竄去，兩日而後知之。六月初，有旨湖南令帥臣王炎節制，如已入江西，即令賈和仲統率四路人馬討捕，是時猶未委公。及和仲輕舉妄發，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都統制，月末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暑中兼程而進，洪至吉七百里，勢不相及。賊亡命習險阻，常隱叢薄閒，弓矢所不及。官兵驅逐，接戰十餘，殺傷相當。多猝遇於隘隘之處，交鋒者不過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蹤跡。使荷戈被甲之士與之追逐，雖欲列陣併力，有所不可。既逐入廣，而又復回。初就招安，列六百餘人，後止餘百輩，則知所喪已多。勢既已窮，而有許拔身自首指揮。間有禽獲者，亦言本非兇逆，若開其生路，必來降矣。遂以小榜具載指揮，募人入賊，賊云：「望此久矣。苟得曉事文官來，即當隨往。」提刑辛棄疾同議遣士人借補以行，而公已罷，盡復

遂降。

逃去。❶未幾興國尉黄倬請行，正合前説，

公初以和仲敗事自劾，降龍圖閣待制。會有爲和仲地者，又降集英殿修撰。後帥既以僞功受賞，公遂落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十二年始得外祠。十三年，高宗慶霈，復龍圖閣待制。十四年，再奉祠。十六年，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宫。紹熙改元，盡復舊職，二年致仕。兩朝即位之初，皆有詔求言，上又賜詔書撫問，賜銀合茶藥。公退閑既久，無復用世，拳拳憂國，終不弭忘，疏論天下事各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朝家優老，特除敷文閣學士，賜衣帶鞍馬。六年秋初感疾，七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上，贈四官，官一子。娶樓氏，封碩人，先二十七年卒于隆興。男三人：端中，奉議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立中，宣教郎、知婺州武義縣丞，沿檄歸省，弗可久留，方將丐祠就養，而公亡矣。議中，將以遺恩補官。女四人，三蚤夭，一適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樓鏘，再適修武郎、新東南第六副將撫州駐劄趙善琮。孫男四人：之翰，承奉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之幹，之輔，之範。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臨安府臨安縣尉求得宜，次適里士沈楷，次適通仕郎趙遵，次許適王元恭，餘未行。曾孫女二人尚幼。碩人以淳熙五年葬于慈谿縣石臺鄉龍潭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丙申奉公之柩合焉，禮也。

嗚呼！公之爲人幾於全矣。少而孝弟稱於鄉黨，長而聲譽振於場屋，入仕則公勤廉恕施惠於民，立朝則忠諒精白結知于

❶「盡」，原作「畫」，據殿本改。

君。用雖不盡，退而居鄉，高誼特達。四明素爲義郡，至公而忠厚之風益盛焉。天性樂易，於人無不容，而風裁自高，截然有不可犯者。其在朝行，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奬最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爲宫寮，王侍御伯庠實爲姻家，前後同時。公樂於平進，既無附炎之迹，又不涉於指議。公精敏而寬和，處事有體，其在禁路，尤爲梁文靖公、陳正獻公及今少傅周益公所知。惟虞雍公與史、魏、錢三公不咸，雅不相樂，徐而避之。孝宗察見隱微，幸保終始。方龍、曾鼎貴一時，諸公不事孫劉者蓋寡。龍在閤門，聞諭德之除，亟稱以爲當仁。有史官坐中問曰：「亦與之熟邪？」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爲三衢兵官，只見人説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聞者益以此服公之介。曾向有簡矊之嫌，隆興之屢貶，南康之久謫，既歸而八年不得祠，多其力也。時碩人未葬，豈不念歸，史公風公通書修好，謂求進則不可不爾，恐梗歸計。公歎曰：「若能爲此，前必不致相失。竟達空函，貽羞千載。老矣，一聽天命耳。」後得善脱，史公深歎美此節，每以語人，謂不可及。南康之行，親戚恐公未免嬰懷，或致摧沮。公方挹送行者，曰：「使某年近六十，以恩科得官，今赴星子一尉，豈不爲我賀？」其曠達類此。既至，樂廬山之勝，杖屨徜徉，登臨自適，若將終身者。借書郡庠，益沈酣於史册，上下數千載興亡大概，下至稗官小説，罔不該究。塗中和淵明《歸去來辭》，平易精切，視前輩無媿，佳處或出其上。遇觴客則使歌之。王魯公謂公不求復用，公聞之曰：「求之廟堂而辭之君父，非自欺乎？」既登七十，即抗章引年，求致

其事，朝論以爲高。又予之祠，再申力請。其後諸公相繼得謝，遂爲清時美事，實自公發之。尚書鄭公丙貽書曰：「公少某二歲，先吾著鞭矣。」

始少師以深仁厚義稱於世，嘗曰：「事事上行方便，物物上有利益，此吾志也。」公又能推廣之。少師奉先塋素謹，公之葬二親，皆力貧襄事，規橅宏大，纖悉周備，鄉人視以爲式。既畢窀穸，假貨經營，久而冢舍方就。廬居終喪，拜埽之外，諱日必親薦羞於山閒。南城祖隴、外家王氏奉川諸墳，一一經理，可爲永久。三妹尚幼，竭力嫁遣，俱得所歸。聚族寖衆，闢先廬房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内外百口，獨當家務，出私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所得，盡爲諸院公費，又以及女弟之貧者。二外孫既孤，收養至今。官賦輸送皆親爲之，不以累兄弟，又得整辦，無一金之負。少師既任諸子，晚歲一以及伯氏長子行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衆，推以與次子積中，尋又奏其二子得中、稽中，又及季弟江州之子敏中。既拘限員，將復予叔弟之子闡中而不果，然終念之。厥後江州沿公之意，命以一官，甚愜初志，而公之孫今尚有白丁焉。兩宫聖節，非有疾未嘗謁告，子弟之已仕者，必使之俱行。曰：「汝曹世受國恩，終歲閑處，獨不能以頃刻之勞，效後天之祝乎？」宗黨有急，以公爲歸。産業素薄，僅足自給，納禄之後，用亦寖窘。隨力周施，嫁人之孤女，葬貧者之喪，不知其幾。敘宗盟及累世外門姻黨宗派條列，號《興仁録》，以遺子孫，使之不替親好。預營美櫝，嘗輟以予人，至于再三無靳色。家有一池，鄰里來汲，每歎曰：「安得有財如水，以濟人之欲乎？」力

既不及，遂率鄉之人爲義莊，首割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競勸，至三百畝，又得郡中益以絶産二頃。凡賢士夫之清貧、身後不給者，量多寡周之。買地立莊於城西門之阿，親爲約束，防閑曲盡，可爲無窮之利。庠校自兵火草創，歲久寖圮，勸率巨室，❶且爲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徼福，不如新夫子之宫以助風化。首創儀門，聞者不約而趨，黌舍一新，冠于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事，少長以禮。推年長者爲學賓，遇釋菜則爲祭酒，自編於布韋之間，以爲一鄉矜式。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之。賓客造門，必與鈞禮，不問遠近，必親謝其門。性不喜飲而好客，觴豆不至過豐，而情意周備。歲講壽席，自爲歌詞，皆安分知足之語，人多傳誦。會者不下百客，手自勸酬，連夕不厭，㒹及僮僕，無不霑洽。閒赴宴集，必盡主人之歡，危坐笑談，雖達旦不先退。真率之約，觴詠琴弈，未嘗以爵齒自居，此皆終身行之。後生之官多以卷軸求教，公樂於訓誘，隨所職一一以告，能行公言者多著能稱，真一代之吏師也。成就人固多矣，而薦舉非名士不與。樞密大資政葉公翥方爲掌故，公一見識拔於稠人中。尚書錢公象祖、侍郎劉公孝韙、史公彌大、經略潘公時、屯田鄭公鍔、簽判沈公銖，皆卓然者。其佗汲引光顯于中外，有知人之稱。晚更篤學，如少年書生，有《適齋備忘》十七册。取唐宋名公詩抄，曰《適齋存藁》二十册。觀書手集，編爲《詩韻》四十册。又有《漫録》、《訓鑑》等書。端中等方會稡，俟佗日鋟木以傳，今藏于家。

❶ 「巨」，原作「臣」，據殿本改。

某曾祖金紫娶翁氏，公祖母陳氏，翁陳出也。兩家少師爲表兄弟行，又甚相好，先君工部遂締姻焉。公之碩人又某從伯父之女。交婚至今，如朱陳然。先君依甥館，某輩生長外家，蒙外祖教育之賜，事諸舅如諸父，受知於公尤深且久。公爲禮部祕監時，某留侍側，護客使虜，皆許侍行。晚而僥倖與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繼登從班，居素切鄰。公既謝事而某得奉祠，六年之閒有行必從，有唱必和，徒步往來，殆無虛時。劇談傾倒，其樂無涯。去歲老母年九十，公少十歲，鄉閭合慶，元夕之後簫鼓相聞，暮春方止。歲晚公既爲真學士，老母亦進封信安郡太夫人，郡奉詔旨均致粟帛羊酒之賜，皆爲一時之盛。平時慕白樂天之爲人，仕俱至尚書，白以五十八歸休，猶一出爲京尹，公之歸又先二年，而壽過之。以「適」名齋，「宜静」名室，畫履道宅圖於屏，且書《池上篇》等於其顔，後又易以《無可柰何》之歌。詩造平澹，能道人情曲折，和《達哉樂天行》等篇寘之集中，殆莫能辯也。某嘗與公同閲石林《避暑録話》，論樂天事甚詳，公歷言出處大概，慨然而歎，謂：「吾非敢追配古人，而大略偶似之。」某遂録于册。益公見之，賦詩甚工，以公比樂天尤切。公曰：「雖不敢當，然足爲不朽之榮矣。」遂礱石寘適齋中。公既有疾，時問安否，一日奉版輿過公，笑語竟日，不見小異。才隔再宿，有報公之疾變者，亟走牀下，則已不可爲矣。藥石襘禳，皆所不及。嗚呼！公豈厭塵世而徑僊邪？何去之速也？內行修飾，名節純全，壽考令終，幾無可憾。惟僊風道骨，必謂上壽，禍起非意，最爲驚痛。聞公之亡者，無問貴賤小大，駭怛赴弔，相

向而哭，俱爲盡哀。鄉之達尊，郡太守而下至庠校之士相與設奠，而寓哀於文，皆盛德之感也。某痛徹肺肝，固已不堪。若太夫人之悲慟，深不忍聞，行道之人所共歎也。諸孤以葬日迫近，未遑求銘於當世儒宗，俾某敘次行事。竊自惟念愛我撫我莫如吾舅，而知舅之詳者亦莫如某。公之名位至此，小官時事不必屢書，痛惟侍坐之次，公歷言入仕之初以至通顯，凡經區處者，歲月姓名一一不忘。聞見所記，既不可勝書，謹擇其可法者備載之，不嫌於詳也。佗日定謚法、秉史筆者，庶有取於斯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行　狀

華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陳公行狀

曾祖砥，故不仕。曾祖母林氏。

祖嘉謨，故贈右朝奉郎。祖母黄氏，贈安人。

父膏，故任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累贈特進。母蔡氏，贈安康郡夫人。汪氏，封咸寧郡太夫人，贈新平郡夫人。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義里。陳公居仁，字安行，年六十九狀。

惟陳氏胄出姚虞，爲世著姓。後漢文範先生以來，世系蟬聯，皆可推考。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亂，自光州徙于泉之莆田，國朝陞邑爲軍，至今衣冠不絶。特進宦游，聯姻四明，遂著籍慶元之鄞。始特進來依甥館，公以建炎己酉生於奉化，未及月而虜騎奄至，親黨竄伏窮山，寇攘蠭起。公在襁抱，不作一聲，同行相與言曰：「此貴子也。」少長穎悟，性不好弄，厚重如成人，十歲已學屬文。特進以文章氣節望于朝，始分教汾州，佐延康張公克戩守城捍虜。知惠州，值曾衮之變，徑至賊壘譬曉之，賊氣奪而降。爲御史，四明有僧法恩謀不軌而事覺，或請屠城以示四方。力論多殺非聖世事，得旨赦不在法恩之籍者。又争之，謂

籍餘萬人，其實不足稽據，況皆脅從，願悉寬宥。兩州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公幼時侍立，聞汾州事，能憤然激烈。特進爲泣下，且曰：「此兒當大吾家。」特進嘗語之曰：「似聞欲以我使虜，固不憚行。汝能任家事乎？」公曰：「大人惠州見賊時，未嘗反顧，今尚何念？某雖幼，敢不勉？」特進益奇之。甫十四歲而孤，執喪如禮。新平夫人挈以依外氏，誓終靡它，公尤盡孝養，相倚爲命。勉之學，益自刻苦，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少師、外祖母王夫人撫愛如己子。以特進遺澤補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取漕薦。

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科。特進舊與秦丞相投分至密，時御史多由此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臣，堅拒之，而抗疏求外，坐此左遷，而弗能害也。時秦公威柄方盛，喜公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公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鉛山當孔道，盜賊出没，公設方略，部分而厲使之，盜不得發。嘗以公事忤泉使，及行縣，以威脅公。公請納告辨白，退束裝以俟劾，使者竟負媿去。繼之者翻以此知公，授永豐令，改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隆興元年，孝宗修高廟聖政，妙選寮屬，時參政范公成大爲和劑局，與公皆自筦庫中兼檢討官。二年考滿，當改秩。既已進卷，丞相壽春魏公使虜，公嘗學事之，辟公爲書狀官。時和戰未決，虜兵在淮北，人情恟懼，公以身許魏公。至境上，議久不定，突騎大至，上下失據。公欲上馬，猶從容舉酒告魏公曰：「先生冒寒，且釂此觴。」觀者壯之。既退京口，尋復北向，真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遣諭虜兵，開道而入，

兵皆引滿以待。魏公察公無懼色，喈曰：「仁者之勇也。」卒遂成禮，減歲幣而還，公之贊畫爲多。

改左宣教郎，以奉使賞轉兩官，差充諸王宫大小學教授。時魏公日貴，乾道元、二間進秉國均，公方忍貧需遠次，閉門讀書，未嘗求進。初虞雍公一見奇公，欲引以爲用，公不欲就。六年始赴，又導公言兵，謝不能。退以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雍公爲之動色。踰年始爲軍器監主簿，明年宗寺闕官，競謀攝事，以希寶牒之賞。俄得堂帖權丞，宰執謂公曰：「求者紛然，擇不求者授之。」輪對奏：「立國之要，在規模先定。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公奏：「陛下鋭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無定論，不知何者爲規模？」上曰：「此則隨機而應。」公復奏：「發號施令，使人必信可也。今朝令夕改，人得一闕，臨時更易，尚不能保，外間至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已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此不可以不戒。」以録本納政府，雍公曰：「適已見之，規模即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國子監丞、祕書丞。再對奏：「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奬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又非兼用之本意。」上曰：「只爲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聖慮甚至，但又不可過，恐復至於偏勝。」又奏邊民盜馬事，宣諭直旨行下。少蓬去位，公專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生所學淺陋，請增三二書以試之。公顧同舍曰：「國家禁此等書嚴甚，不應用此增試。」

無敢忤御史者，公入奏，上稱善，即寢前議。議者不樂，公乞去。相君堅卻之，且曰：「上方譽美未已。」將上，則御史不安。是年郊恩賜緋，荐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邁，久在禁林，不待臣言。李燾、莫濟，豈應棄之侯國？」上欣納，甫數日，首召李公。尋再請，差知徽州。時朝行三數人以故去，皆乞免對，公不欲爲異，亦乞免謝辭。上指曰：「陳某無它，可令陛辭而行。」臨遣甚寵，且曰：「方欲用卿，乃遽求去。卿其清省獄訟，盡心民事，政成當召。」又謂大臣曰：「陳某論事明練，貌類汪大猷。」曾丞相曰：「是其甥也。」

淳熙四年赴郡。郡自五季楊行密割據，刺史陶雅宿重兵，賦入倍旁郡。祖宗削平，每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八折十，絹匹當重十二兩，徽獨止十兩。左帑忽加退剝，守遽使如令，民益不堪，控訴徹聞。上慨然欲蠲之，出自睿斷，謂申舊制恐悍吏或能重爲民病，乃命並輸十二兩，而舉郡所輸之數率十二匹而蠲其二，以絶並緣之姦。公適當其時，官吏奉行過當，揀擇太精，公即諭告而痛革之。時版曹威嚴，無敢忤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節經費以惠僾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自今苟及度程，隨至輒受，敢預以告。」已即自以名銜受輸。植二表於庭，有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老校抗聲以告，親爲分明之。鈔至隨即批銷，人無留滯，吏不得摇手，實惠確乎及下。秋苗益選良吏，減加耗之甚者，石可四五升，民往往裹贏以歸。徽之政甚休，而得民之深多此類。又連歲大稔，米至不論

錢，民以爲數十年所未有也。郡有大溪，歲晏民未病涉，忽鳩工造渡舟數十艘，莫測所用。梅霖暴漲，遂得以濟，始知公先事遠慮之效。自是歲一舉行，抵今賴之。既新軍資庫，造閱武亭，復於郡庠創御書閣甚偉，皆取於餘財，民不知役。聽訟明敏，剖析滯事，情法曲盡，或至千言。鄰境有詣臺省，願得公定斷者。御史府索案去，官吏創見，爲之股栗。公略不排比，徑以授之。御史亟稱於朝，曰：「古之良二千石也。」既受代，吏民遮留，真有截鐙斷橋者。公由它道去，父老或送別數十里外，生爲之祠。去郡十餘年，遇生日郡人必來拜壽。後赴武昌，取道郡中，猶聚綵揭旗，闐擁道路，亡慮千萬人。非素有以感其心，顧能爾耶？

還朝入對，褒諭再三，首曰：「新安之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爲朕言，且舉卿所斷水利之訟，爲之賞歎不已。」奏劄四篇皆依奏付出，其一乞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上讀此數句至再，曰：「可謂名言。」其二論絹賦匹數既減，吏胥市例大有朘削，恐後日復有苛取重擾，乞加告戒。上曰：「變法之初，賴卿盡心，方成實惠。正恐後人未能遵守。」尋即御批：「行下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如敢違戾，具申尚書省取旨，重作施行。」初在郡，因奏五事，末章極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戰士反輕。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處戰功之别。此輩皆出萬死策勳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丐于市。軍士歎恨，有解體者。乞明詔優卹，以示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上覽

之嘉歎，會駕幸白石大閲，即以是日出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爲之呼舞。至是上又稱：「向來五事中，論戰功事甚當。此曹既曾爲國盡死力，豈應老不加卹？卿於職事之外，能用心采訪，尤見爲國。」公遜謝，玉色甚悦，且曰：「便當用卿。」自是受知益深矣。翌日諭大臣曰：「陳某詳練敏達，爲政極有聲，奏論又切當。且留爲郎，以俟用。」遂除户部右曹郎官。《會要》書成，奏篇適在除郎指揮之後，特旨轉行朝議大夫，且語丞相曰：「治行方爲天下第一，一官不足道。」嘗兼攝度支，貳卿欲援歲例從南帑借貸，公曰：「用度方殷，援例或不從，則無策。去歲明堂借撥左帑金帛，莫若徑乞撥還。」上初以借貸不可爲例，知爲還撥，即許之。貳卿曰：「公之先見乃爾耶？」再兼禮部。會樞屬闕員，方以著庭名進擬。上曰：「陳某今何官？」對曰：「今爲郎。」上曰：「豈有人才如陳某而可久爲郎乎？」即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二樞不受私謁，差遣恩例悉令投牒送檢詳所，公爲之考令甲，酌故實，可否立決，右選翕然歸心。

年除歲遷，徧歷左右司，三年至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天下事上於政省者無不關都司，公處事明審，持心忠厚，論議寬平，咨白又爲明暢，執政曉然易從。閒有不可，隨事辨析，終歸於是乃已。退亦不以語人，諸公由是開心相予。綱餉調撥，展轉失序，謂如湘潭來赴昇潤，江西却上荆鄂之類，道里回遠，費倖滋繁。公盡搜故牘，考閲程限，擇其便且順者更之，計歲省導行費等百餘萬緡。賞典不與，軍屯得米既便且速。嘗因輪對及之，上曰：「非卿忠於體

國，誰能及此？」又歎曰：「似此非一端，本爲貪賞，如此鄭重，人樂因循，故不能改爾。」荒政方急，事有便民，立爲稟行。徽旱尤甚，蠲放至八九萬緡，嚴、婺亦且十萬。會有論徽、饒二守捄荒無術，又有言流移多二州之民，上震怒，皆至追停，自是守令罷者相踵。公奏：「長吏不能奉行，黜免爲宜。但送迎費重，文書斷絶，職業且廢。今既罷去其太甚者，餘或有聞，請姑從鐫秩，以責來效。」上深納之。先是文書之下六曹，指定勘當者三日之限，或逾月不報，公摘其尤者繩之。長貳徑白宰府，請從闊略。公曰：「六卿雖尊，事在有司，安可慢令？吾位固卑，所以糾六曹者，安得以尊撓法？」卒治之，朝綱爲肅。刑房獄案如山，翻閲不倦，一以平心應之。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以故平反雖多，而無失刑。士夫陳理恩賞，改正過名，有所拘閡者，一至都司，鮮有克濟。公曰：「吾豈賣恩者？若一切沮之，則吏愈弄權，失職者何賴？」躬自疏白，不以屬吏。有任滿賞爲部吏所格者，公詰之，乃曰：「指揮中有『自今後』之文。」公曰：「前乎此、後乎此者皆得之矣。指揮本欲從寬，今乃爲汝輩舞文之具耶？」徑爲放行，且請删此三字，以絶吏姦。又捕盗賞有執續降爲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可用乎？」吏駭服。大禮之後，理雪紛至，公爲之裁訂擇取，七人皆當改正。丞相難之，辨論數四，艴然曰：「檢正自將上則可。」公曰：「丞相以爲多耶？某於二百人中精覈得此，皆坐罣誤而沈抑者，願推内溝之念而行之。」固争不可，退各疏其冤狀，且欲引去。丞相徑以公手疏者將上，上一閲之，即曰：「陳某精審，尚復何疑？」便與施

行。廟堂嘗啓擬某人能文，上曰：「朕但聞陳某能文爾。」是歲攝侍立者三。嘗因旱求言，公應詔，乞詔公卿務行寬大。頃歲監察御史京鏜極論從窄之弊，已蒙開納，此風未革，殊無和平氣象，聞者韙之。中冬，上謂宰執曰：「欲令陳某奉使，聞其有親，能爲朕一行否？試諭之。」公回奏：「有賤息可以奉老親，惟命之從。」遂借吏部尚書，差淳熙十一年賀金國生辰國信使，正初陛辭。公嘗兼領左藏三庫，上首曰：「每以繁劇相浼，備見忠勤，但非所以累賢者耳。祖宗用人不拘，清濁全才，須詳試乃見。」公奏：「每恨駑蹇，不足以共煩使，褒諭非所敢當也。」

使還，除起居郎。入謝，上曰：「卿端静有文，將處卿以清要久矣。去歲欲用爲諫官，今日立螭，不必多謝。」論：「圩田多勢家所據，使水無所瀦，復無所泄。圩田未作，歲多豐稔，作圩以來，水旱屢告，利害甚明。」上稱誦久之，又曰：「卿今在近班，凡有所聞，悉當忠告。」會西掖暫闕，即令攝事，曰：「朕亟欲觀陳某詞命。」兼同詳定一司勑令。上曰：「朝士中如陳某惟善是從，所謂心平氣定之人也。」明年春，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避。有察官奏旅櫬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焚爇。公即繳論，謂如此則緇徒之無賴者得以藉口，而子孫之不肖者亦得以挾詐。請增爲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爲之勘驗得實，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悦，從公之議，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同。」時虜幣不通，人情多疑。公因對，上問：「卿比使虜，見其情狀，果何如？」對曰：「必不動。自古敵國欲有

爲，必匿其壯士健馬，今呈露無餘。又其上下習驕，以兵爲諱，决不輕舉。顧在我不可不備。臣以爲外敵未足畏，而內患不可忽也。」前郊祀四日，除中書舍人，人益知上眷之渥。陞兼詳定，既謝，上云：「已將宿齋，百冗中忽記得卿未爲真，豈應更過一郊耶？」公曾以足疾求去，問勞尤篤，且曰：「當自處一方賜卿，須是就補中有去風藥乃佳。」移時方得出奏劄，論：「上有恩惠，而小民不與。名爲寬逋負，足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足以惠姦民耳。願因慶赦，盡放天下五等户身丁，四等户一半。」上笑曰：「正合朕意。」乃於赦中行之。

公在詞掖最久，論事不爲苛細，而詔令有不便，事關國體，人所難言，公輒論奏，率蒙報可。安定郡王乞封妾爲夫人，公以葵丘同盟事繳奏。它日入對，上迎謂曰：「所論子彤事極痛快，且是有補風教，朕爲之擊節不已。」奏事訖，求去，上曰：「今氣宇大勝前時，何爲及此？」對曰：「進退之義，所當講明，況近列乎？」上曰：「朕用卿之意殊未艾。」又嘗論：「朝廷之事失於好詳，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猶，事末節而紊大體，願深思漢明帝黃老養性之言，俯循唐劉洎多記多言之諫，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智慮以頤精神。」上曰：「近亦自覺叢脞，遠近小大之臣未曾及此，尤見忠誠。」次日語輔臣：「陳某之言甚忠。卿等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即省，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之體。全在卿等留意，熟復其言可也。」後數日，王丞相以外郡財賦事奏，上曰：「前此方言之，如此則又非陳某奏劄中意。朕不

欲自催幾錢，此當責之監司。❶方説不可叢脞，不應又爾。」丞相以下媿謝，此事已編之《聖政》中。閣老李公巘出疆，以闕官奏，上曰：「陳某一人足辦，不必更差它人。」内相洪公邁典貢舉，復命兼直學士院，王言俱出公手，應之不煩。上臨朝嘗曰：「官欲擇人，信非虚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内外制獨陳某當之，略不見其難。」時因邏者興獄，公奏：「長吏帥屬有贓不劾，至煩陛下自用耳目。既非執要之道，又恐人不自安。乞詔内外長吏各公心考察，陛下端拱責成可也。伺察之風，誠不可長。」又論：「列聖德澤至深，自熙、豐變更，崇、觀侈靡，利源日以浚廣，脂血日以朘竭。今賦入數倍於昔，而大農調度略不少寬，日以益甚。聖心焦勞，固欲省賦以寬之，而養兵所仰有不可闕。然今日曰養兵，明日曰養兵，是終不可爲，豈不深可慮哉！願詔大臣博議，絶浮費，汰冗兵，以其可省之數，定爲蠲除之目。所以續民命而壽天下之脉，豈止召和致豐而已哉！」上皆是之。

一日上從容謂輔臣曰：「陳某老成凝重，可大用，葛邲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坐廟堂，自然安靖和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秋復丐外，上固留，且曰：「卿忠厚而疏通，朕大用之意已決，切勿廣也。」冬，高宗升遐，醫官王涇死有餘罪，止從鐫官編置。公勃然，必欲寘之極典。時當上房，本無與，率同寮俱入奏。省吏謂無前比，公曰：「臺官既許全臺，省官獨不許全省乎？」極論之，得旨貸命，杖脊于都市，刺配筠州，無不快之。給舍久無連銜之舉，至

❶「司方説」三字，原殘，據殿本補。

是復振矣。思陵之役，臺察漕臣相繼以戒苛擾，節冗費爲言，公獨奏：「欑宫應辦，事重期迫，不無煩擾。議臣不得不以上聞，陛下不得不加申飭。臣剽聞沿路八頓只作二頓，翻衮酌獻，神幄亦欲轉移，酒果微物三日一易。過爲裁抑，四方何觀？願存大體，毋至削弱，以全送往之孝。德壽宫官屬兵衛宜與寬假。」上瞿然曰：「人但以浮冗當節，不思反失欽奉之意。」忽泣數行下，曰：「向非卿言，朕亦未寤，尤見忠藎。更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必降詔。前日詔百費自内庫支，罷諸路州軍貢獻，已自明白。但乞持之以堅，則聖孝有光矣。」上曰：「卿每事盡忠而知體，久欲寘卿於經筵，適無闕。近諫大夫有闕，深欲處卿。亟閲班簿，在職已二年，不應下遷。少須徑爲中司可也。」公力辭不敢當，上曰：「祖宗時必用忠厚淳直者爲之，卿正其選。」又固辭，上曰：「别思所以用卿。」數日，兵部尚書宇文公价對，方及欑宫事，上遽曰：「若欲省費，斷然不可。」公與權禮部侍郎顔公師魯俱久次，宰臣奏各二年有半矣。上曰：「顔某奉使回，即與爲真，陳某則更欲少俟，近及三年。以其代言論事皆得體，又甚盡忠，俾久留後省，須殊遷以報之。」十五年五月，新平已被疾，求對，力丐外祠，以便醫藥。上却之，且曰：「卿每每要去，可見易退。即日當峻遷，非平進也。」對曰：「臣豈敢以求去要進？」上曰：「尊親壽幾何？何以致疾？」公對曰：「小人有母，何敢當尊親之稱？」具以實對，竟不許去。公再拜，復奏懇切，上爲之蹙頞，眷眷不已。雖許留劄子，退及家，則不允之命已頒，尚方之藥踵至。次日旬休，十一日欲下除目，宰

執奏已遭内艱矣。上嗟惻久之，亟以金帛之賻。❶公哭過於哀，公卿吊者不惟惜公之去國，而尤慮公之幾於毀也。

服闋，除集英殿修撰、知鄂州。鄂號難治，唐崔鄲所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者。在今日最爲重鎮，三司鼎立，尤費調娱。及公爲之，從容泛應，三司如一家，軍民帖服。郡計仰商征，公總大綱，加惠行旅，而課入倍蓰，人情翕然。盡心力爲之，三數月而領略江山，得坐嘯之適。政譽流聞，以爲前後所無有。寬賦勸耕，曠土加闢，築隄捍江，水患遂除。興國、沔、鄂之閒，私鑄聚衆至數千人，巢穴深阻，寖成盜敓。公聞之曰：「勢已滋熾，緩之則害大，急之則事生。」諸司欲調兵，公曰：「計必出此。然民兵習知地理，可使大軍持重以爲聲援，不足平也。」密召總首，諭告纖悉，俾圖之。不踰旬，梟其魁以徇，餘皆縱使歸業。始以奏聞，仍乞分戍以鎮其地。郡有安樂寮，以養窮民病夫，歲久漸隳。公爲增大之，具器用，給公田，至者如歸焉。紹熙三年，進焕章閣待制，褒治行也。秋大比，計使以外郡士子附試。公固持不可，則徑以勢臨考官。公度其必致紛争，五夜躬至棘闈之前，叱外郡士毋得入，譁者始定。屯兵數萬，軍民有訟，平心而處，隨輕重曲直，牒軍中治罪。主帥既樂其不相侵，亦不輕貸，由是感悦而知懼。去郡數年，人皆祠之不忘，此豈驅之使然哉！

秩滿，移建寧府，俗尤勁悍，動輒殺人。公首治鬭毆，尤嚴於爲首者，環視不勸止亦且連坐，鬭者爲之衰息。聞浦城有謀弄兵

❶「以金帛之賻」，殿本作「賻以金帛」。

者，戕一家數人，鄰里擾動。公召左翼戍兵五十人，授以方略，計日禽之。崇安又有因告糴而殺傷者，尋亦捕獲。今上覃霈，公與二使者議此輩皆亂民，苟赦之，不惟死者銜冤，將覆出爲惡矣。遂誅之，而待罪自列，境内肅然。郡苦多訟，蓋有專以把持誣訴爲業者，家已致饒，鑿空造事，吏因爲姦，日不暇給。公親筆數百言，疏其情狀，示以法禁，且戒屬邑無輕受妄訴，受者先坐之。舉必行之令，嚴反坐之法，自此鉦訟頓清矣。寬宿逋十餘萬，又代輸下五等䕠税，民以生佛稱之。公在鄂渚政聲行於江湖閒，建去在所不遠，❶朝家益知公爲詳。

改知鎮江府，適當荐饑，請粟於朝，謂郡有餘貲，不應。公再疏曰：「舊將所留緡錢十有四萬，不能糴三萬斛。以支兵食尚不足，何以爲振業計？」又不報，直以書抵丞相，曰：「丞相平昔以愛民稱，一旦得政，豈應遽變所守？畿甸之近，尚委而不顧，遐方遠徼，且將若何？某願乞身以歸，不忍千里之民徒爲餓莩也。」始許稱貸。公分畫詳備，講究深切，委遣寮屬，事無遺慮。猶以爲未盡，乘扁舟，屏騶衛，時一到給散之所。苟朝去而暮可還者，皆不憚往。有弊即懲，有勞即勸，至誠惻怛，無不感勵。吏胥亦習知公勞瘁之意，至不忍欺。人人如使君臨其旁，闔境均及，全活數萬計，他郡流移者亦及之。邦人以爲自昔賑荒，未有如今日者也。始米價翔甚，雖給糴以平之，正恐不繼。又告糴於荆楚，遠商聞之曰：「是陳待制耶？」俱告于湖北計臺，願以米就糴。計使胡公璲以書來曰：「公之

❶「在」上，殿本有「行」字。

恩信固有以孚于商賈，此事殆古所未見。」米舟沓至，價遂以平，郡民不知饑之爲害也。前守造閘於丹徒鎮，欲取江潮以灌漕河，而地勢高仰，水終不登。公爲之撤去，改造石磋以泄霪潦。父老因公按視，羅拜謝曰：「固民所願，不謂使君慮及此也。」城下巨艘連檣，櫛比江滸，公問：「風濤猝起，汝曹安得無患？」合詞對曰：「沈溺時有之，顧無策以避爾。」公訪問舊有海鮮界港，歲久湮塞，亟往營度，鳩工濬治。民旅相賀，謂自此可以無恐矣。又造二巨艦以濟揚子之險，皆爲永久之利。嘗有一僧投牒，自言結廬瀕江，每爲邏卒所侵擾，願行禁止。公察其庸悍，詰之曰：「距此幾何？」曰：「在鎮江江陰之間，各數十百里。」公曰：「吾得之矣。地僻而介于二境，官府既遠，盗賊出没，汝必爲之囊橐。」僧懼甚，立命尉曹掩捕，果得盗數輩。其中多爲便房曲室，即破壞之，悉寘于理，撤其屋以增養濟院，籍其田歸焉。吏民驚以爲神，咸曰：「此巨蠹也，非迅雷不及掩耳，未易鉏治，自此奠枕矣。」饑民既蘇，髽庾赤立，幾不可支。商旅久服公名，願出於途，課入增羨。公不欲多積，又代下户之輸。嚚訟未息，公自以「向者三郡令無不孚，此邦獨未盡服，是吾之過也」，乃罰俸以自咎，百姓感悦。憲使何公異聞之曰：「韓延壽之閉閤復見于今。」具列政績及此事聞于上。三山謀帥，公爲首選，加寶文閣待制。邦人挽留不可，迓吏至，或詆之曰：「爾輩乃奪吾慈父耶？」赴鎮過建上，父老歡迎如過徽時。喜公容貌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福之屬邑十有二，有去城數百里者。預戒令佐毋得詣郡，專以静鎮之，推所以治建者行之八州。

初入境領帥事，狂民有嘯聚者，公念攻之必散入旁郡，分遣迓兵數路要截，如指諸掌。禆校奉成筭以行，賊計窮，酋豪度不能脱，皆自經，餘數人定罪有差，脅從者縱去，姦盜爲之屏跡。治宗子之横暴，申蠱毒之舊禁，蠲買鹽之宿逋，優貢銀之市估。内侍幹辦啓運宫，忽折簡相要，公惡其桀傲，劾去之。

慶元三年二月，召赴行在。長涂冒雨得疾，及闕遽劇。既平，待對蕭寺，又爲嵐濕所乘，疾復作。力請外祠至再，始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六月庚戌抵家，甲寅疾勢遽變，遂薨于正寢。甫歸，即語諸子：「吾之病病矣。仕至禁從，五綰郡組，事君臨民，不敢有媿於心。今日無可憾者，惟先塋之碑未立，義莊規矩未備，汝曹其圖之。其爲我上章休致。」尋有旨轉一官致仕。遺表聞，贈金紫光禄大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居隱之女，封令人，先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六人：曰鞏，宣義郎；曰革；曰鼙；曰芾，通直郎、新知湖州武康縣；曰卓，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曰阜，承奉郎。鞏先一年卒，革、鼙未命，女一人未嫁，皆前卒。孫男四人：允協，承奉郎；允迪、允修、允諧。女五人，長適紹興府鄉貢進士石㮚，次許嫁王埜，餘尚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樂鄉横谿西奥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甲申奉公之匱合焉。

公性資渾厚，風度凝遠，胸次洞然而臨事甚密，與物無忤而見義必勇。和氣襲人，望之而意消；至誠待物，不能以形遁。忠孝篤實，始終不渝，耻言人過，寸善必取。不以己長望人，而喜人之勝己。自奉如寒素，而周人之急則不計有無。善與人交，久

而逾敬。道廣而能周，雖有彊戾鄙倍之人，❶一與之處，自然降心。非意相干，恬不之較，彼自悔忸，待之如初。推賢揚善，不遺餘力，無一毫娼嫉之心，人以爲不可及，而公出於中心，不自以爲長也。自爲小官，所立已不苟。出入朝行，奏論一於納忠，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推誠薦士，有味其言，一時推輓多名流，有致身法從者。林公栗夔州之罷，上怒未已，公力救之。楊公萬里由祕書監漕江東，上疏留行，皆人所難。獻替甚多，而不自表襮，故天子信之，而士夫推服。在都司嘗以論事忤王魯公，久乃信服，曰：「吾之益友也。」知院胡公晉臣同省，嘗曰：「舊聞名而未識面，今自以爲得師也。」給事中王公信每語人曰：「陳公一片心地，所謂海内少雙。」少以文受知於魏丞相、汪端明應辰，進學不倦，文亦愈工。尚書韓公元吉稱之曰：「文詞温潤，有制誥體，異時必以名世。」正獻陳公嘗薦于上曰：「前御史陳某在太上朝挺然爲名臣，今其子賢而有文，金玉之德絶似乃父。」文惠史公婁執手曰：❷「觀公人物器業，必當鼎貴。」在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襲、黄當反出其下。」待制楊公曰：「陳公海内名勝，某平生之知己也。」周益公尤愛公之文，時以佳句誦於百寮上，又薦之孝宗，嘗曰：「某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

特進之徙于鄞，田廬之在莆者悉與群從，鄞才有租四百斛。仲氏蚤世，尤愛其

❶「倍」，殿本作「俗」。

❷「婁」，殿本作「屢」。「婁」乃「屢」之古字。

季，每以自隨。特進捐館，新平命公中分以與叔父，後以特恩補官，卒老於貧。公時自窘於用，而周卹其家甚至。試郡奉叔母與板輿俱行，葬送婚嫁，一力辦集。二子、諸壻及甥又皆仰給，久而彌篤。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俱亡矣。取張氏中女爲羣之婦，既寡居，奪以嫁曾嚴州集，又嫁其季女。❶王氏妹生一子曰澈，新平尤愛撫之。今上受内禪，公在建，命之奉表，遂補文資。莆中宗族生事死葬，無不被賜。從弟翟仕於南而歿，其兄雅方教育其孤，而雅又亡。公取其季以來，愛之猶子也，遂聯入太學。兄子肇頗友愛而貧，無以自存，公以叩益公，益公爲感動，遂官之。公又命諸子斥田二頃，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矩，以給宗媏。三山之行，晝繡有光，族黨接踵至戲下，待之如一，捐俸以給之。親故有急，無不周卹。待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義襟特達，人有難及。徽州招三衙軍，立表於門，有願行者躬閲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卒伍，問姓名，曰雍彦恭。詳問之，則泣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仕。厄貧，故自棄爲此。」公惻然，既飲食之，命取文書來，爲召保任奏上，且給其費。命下，又撫養之至數年。在都司有稺子訴其父官廣中，歲餘不得俸，竟死，曆券具在。即堂白下左帑代支，令本郡償納。仍飭諸道，小吏俸不以時給者劾長吏。在建有嫗自言前推官之家，夫婦既没，二子乞食久矣，求自便。公訪其實，乃華亭柳氏，即爲闢官舍，給常平之粟，取布帛於私帑，爲之買田，又教以學，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類此者衆，三事尤其著者。

❶「又」，原作「文」，據殿本改。

公自宰掾以至禁從，無歲不上丐外之請，或勸止之，則曰：「叨在要途，不可待君相厭薄而後去。」晚臨四郡，在外八年，後來者多已得政。或爲公稱屈，則笑曰：「前輩有言：人生五馬政不惡，與人處處爲春風。」故能不薄其官，奉職日謹，精力德量皆不可及。所至惠利及民，水旱有禱，率應如響，若有相之者。尤善因其俗以爲政，寬猛適宜，鋤姦無所顧忌，撫恤善良若不可解於心。去徽之後，尚爲長慮，論：「夏税和買，著在甲令，兩數有差。更法以後，臣既去郡，乃悉輸十二兩，是欲輕而反重，請並從定制。」上從之，徽人聞此感德深矣。寮吏各盡其情，樂爲之用。賢者推轂恐後，間有按劾，皆甚不得已而後發。一吏一卒不至屬邑，各置一曆，守宰親筆往復，吏不得窺，情實具見，如對面語，不待鈎距出奇而政成於户庭矣。未嘗以私喜怒施一箠，亦不妄用一錢，非有疾故不謁告。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如私事。每曰要當一日必葺，而便坐蕭然。自謂凝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公退則讀故書，尤熟於班、左，摘其精要爲一編，名曰《擷芳》。故公之文温厚爾雅，有二書之風。有奏議制藁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諸孤將版行以傳世。歷任四朝，出藩入從，飭己甚嚴，了無玷缺，天下之言長者莫先焉。

某亦汪出，與公俱生長外家。公見老母及舅氏尚書每興如存之感，待中外諸表俱厚。某既奉祠，無時不過舅家。聞公之歸，謂當春容里社，鄉人已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謡。天乎！何奪吾表兄之遽也！今始公荷孝宗隆眷，垂上政途，而以憂歸。今春召還，謂必枋用。及門而病不能朝，終不

得究經綸之藴。豈非命耶？嗚呼！姑無問此，以公之仁厚有餘，奇厖福艾，意必享上壽，而年不及七十以卒，尤爲可痛也。薨之日，上而士夫，下而兒童走卒，識不識無不傷嘆。内外姻黨哭之盡哀，五郡吏民以次致奠，且道其邦人聞訃涕泣，幾爲罷市，殆傳記所罕見也。諸子承公義方，各以才器自奮。鞏嘗魁國子監，芾兩以漕薦上禮部，卓登紹熙元年進士科。積善餘慶，其在兹乎？將葬，芾等泣拜求狀公之行。知公之詳無如某者，又以舊所聞審於母氏舅氏，謹書之，將以告于太史氏而請謚于朝。若處鄉治家之法，皆公之餘事也，不屢書。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行狀

侍御史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王公行狀

曾祖寂，故任永静軍東光縣令，累贈少傅。妣趙氏，贈成國夫人。母丘氏，贈濟國夫人。

祖禔，累贈少師。妣張氏，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故任資政殿學士，左太中大夫致仕，累贈太師。妣趙氏，贈秦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王公伯庠，年六十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繼文，贈特進者，以明經出身，嘗爲河中府虞鄉令。四世祖昇，贈太保者，以甲科爲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府翊善十餘年，請老而歸。避大河之患，葬特進於濟南，因家焉。少師古學精深，兼通醫卜，工真行草篆，尤邃於《春秋》。既免少傅喪，不樂進取，携二子屏居青崖山之兩河。太師因教授其閒，以供甘旨。名聞東州，學者雲集，時號兩河先生。紹興初，執政凡四年，力丐閑退，已遂致其事，居於四明西湖之陽，今遂爲鄞人。公登紹興二年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吉州左司理參軍。試教官爲第一，改充明州州學教授。十一年任滿，循左從事郎。便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太師方在政

府，詔以諸將成却敵功，皆二三大臣奇謀指縱之力，可與一子職名，改左宣教郎、直祕閣。顯仁皇太后回鑾，太師充禮儀使，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尋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四年，授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太師薨，服除，二十二年通判平江軍府，奪職罷歸。三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十一年，賜五品服，通判鎮江軍府。三十二年，以覃恩轉左朝請郎。隆興元年，改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二年省罷，知興國軍。乾道元年七月，召赴行在，除户部左曹郎官，仍有旨復舊職，明日兼皇子慶王府贊讀，尋改直講。二年南省試進士，爲參詳官，就院擢殿中侍御史。五月遷侍御史，八月罷。四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二月知閬州。五年八月，復直祕閣，改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七年，移知温州。九年赴上，才三月，終于州治。累官至朝請大夫。

公忠孝謙勤，得之天資，自幼刻意問學。家素清貧，太師教子甚力，朝夕講習，至以楮衣禦寒，手種苜蓿以充飢，及冠猶未知肉味，父子易衣以出。而抗志不凡，慨然有立名當世之意，手抄古書，往往成誦。太師守道州，欽宗登位，奉表者例當推恩，公請以叔父次皐行。既乃連中世科，人益奇之。分教四明，人士仰慕，適與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過去、未來三佛名之。初被延閣之命，時宰欲擢丞列寺，太師既不欲私其子，公亦力辭焉。平江當冠蓋之衝，毗贊郡政，聲稱甚美。會以讒閒遭論，自此不復造朝，安貧樂道十有餘年，若將終其身。一旦趣召，際遇聖明，首論養人才、裕民力、理財、訓兵，以爲不可勝之備。又論考察、薦舉、鬻爵、積粟等事，奏對明白，音吐洪暢。

上意開納，陛楯亦屬耳傾聽，爲之咨嘆，即日除户部郎。講讀王府，究繹經旨，詞義俱勝，帝子歛衽受之。逮執法殿中，進遷南床，自以起遠外，被異知，益展盡底蘊。謂：「彊國在法制，固國在人心。然國勢可振而易彊，人心難得而易失。乘航之喻不可不知，駭輿之言不可不鑑。」又奏：「方今之弊莫大於風俗苟且，而苟且之弊生於士大夫議論之不公。惟不以虚言先實用，不以高論蓋真材，苟且之風或可少革。」是時宿將類以罪廢，公奏：「奔北固爲可罪，而戰多有不可掩者，不應以一眚而廢之。宜及此無事之日，以次召還，使備環衛，撫之以恩，折之以威，庶可收效於後。」上深以爲然，稍稍録用。沙田蘆場議起租税，民以爲病，無敢言者。公乃極論之，其略曰：「沙漲之地，未嘗耕耨，施工布種，乃是務本之民。既未能如漢置力田科以勸農，而可擾之乎？蘆葦之生，本非種植，各以其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古捐山澤之利以予民，而可困之乎？豪彊坐據，雖曰非法，然怨不及上。今朝廷遣官增税，怨始有歸矣。」上感悟，即令罷去，以便貧民。廢省兩浙舶司、簡閲宿衛之士，皆自公發之，由是眷意愈厚。嘗奏事良久，上肅容謂公曰：「卿所言一一可用，議論全似唐王珪。」

公平日耻言人過，未嘗臧否人物，恩讎一視，坦無城府。既居敢言之地，遇事輒發，抨彈所及，動涉仇怨，無少分顧忌意。或爲公危之，公正色曰：「言責所在，顧忠於君者如何爾。一有愛身之念，紀綱何賴焉？」筆力素高，作奏不能自休，諫藁謹密，子弟弗得與。論事尚多，非施行於外者莫傳也。諫長率公論政府乞置詔獄，已乃下

其事臨安，一日太守請閒，公語之曰：「始得之風聞，不容自默。今既事在有司，豈復當與？」獄具失實，即上章自劾，以故俱獲譴，而公止從罷免。上亦知其非出於公，念之不忘。或言去國之後，事有涉公所嘗論者，上必取元奏親加省覽而施行之，且嘗曰：「此真臺諫也。」奉祠未幾，以閬風起公，遂易夔帥。夔部曠遠，夷夏雜糅。公首圖諸郡地理，合而爲一，分別險要，獸蹊鳥道，纖悉畢見。區處指授，盡出於此，人莫得而欺也。撫夷人以寬，養百姓以惠，馭官吏以嚴，夔以大治。郡有巨刹，既爲嵩呼祝壽之地，而祖宗諱辰、薦修及三歲合五州人士群試皆在焉。公以爲庬且陋，命葺廢寺，分行香之所，又建貢闈二區，以其一予漕司。土木之工，皆有條理，不目而成，士民誦而歌舞之。巴俗多略子女以爲貨，公特嚴其禁。有綿竹獄掾者稛載而來，爲瞿唐關所詰，蓋以此牟利者有年矣。公立訊之，皆遂寧、潼川閒人，爲給貲，各還其家。或請發其事，公曰：「不可究也。」雅責而遣之。城素無井，筧水於山，杜少陵所謂「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者，郡失於葺，或課民以錢。詹事王公十朋嘗縱民取水，目曰義泉。公修王公故事，又增治焉。市人歡呼，相謂曰：「二公豈伯仲耶？」其他營繕非一，先賢遺跡如子美高齋之屬，皆以餘力一新之。施、黔、珎三州與南平軍地接生夷，而思州則田氏世襲，撫御尤難。有何思明、任鬼師、楊震、穆會等皆豪族，動輒疑阻，牒訴累興。公化之深得其道，宣布威德，譬曉禍福，揭示要束，至或親致尺書。思明投牒乞藏牓於家，傳示子孫。楊震得書感泣，歃血盟誓，邊境帖息。公遇

事敏明，臨機善斷，戢吏至嚴，莫敢仰視。聽訟之際，反覆究問，誠意具孚，無不退聽者。

既而有伉儷之戚，亟請祠禄，遂移永嘉。赴闕奏事，上意欲留，惜公已衰矣。到郡篤志從事，不少懈，而病以不起，實二月二十五日也。娶同郡成氏，封宜人，柔淑孝謹，克配夫子。男三人：曰星郎，未名而卒；曰有大，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後公九年卒；曰正大，文林郎、新處州軍事推官。女三人，長適朝請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舜元，次適承事郎汪大有，一幼亡。孫男十一人：坦、域、埴、堈、垍、埏、垓、圻，餘未名。坦、埴將仕郎。女八人，其一適進士孫瑜，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淳熙元年正月九日，葬公于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

公事親至孝，少時所得成夫人奩具，悉以奉太師。居喪哀毁盡禮，有人所難及者。記問絶人，博覽載籍。當宣、政間，舉子惟務金陵之學，公獨貫穿經史，旁出入百氏，至老未嘗釋卷。賓客相對，諸子侍立，奥篇隱帙，隨意舉似，以探其問學之進否，後生多親附之。舍人朱公翌嘗問侍郎周公綰曰：「比見表中用一驢載都市事，偶忘所出。」周公素簡默，僅舉一二。公適參坐，又以目公。公歷誦《臧質傳》中數十語，二公歎賞不已，又歸以勵其子焉。作文雄奇，操紙筆立就，若不經意，而語多警拔，諸公銘誌類出公手。有《歷山集》、《雲安集》、《奏議》、《告蒙》、《資治編年》、《宏詞集要》、《夔路圖經》等藏于家，其他不及屬藁，散落甚衆。人雖以公不作文字官爲恨，然崇論宏議，日月獻納，亦可以少伸素志矣。立朝典

州，威望凛然，而待人接物卑牧已甚。閑居客至，應酬終日，倒屣延納，惟恐其後。朝章野服，顛倒層疊，人人與之傾寫，略無倦色。士夫無不愛敬，下至閭里，聞風悦服。踈財好義，不計家之有無，義所當爲，無所吝惜。四明舊爲義郡，顯謨汪公思温爲之主盟。汪公殁，公實繼之。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爲之經理，故鄉人尤歸心焉。廉節傳家，他無嗜好，俸給之外，一豪不以費公帑。在夔首禁科買狨麝之類，仍以公移鏤版，徧滿山谷。有以書求市者，則以墨本寄之。永嘉軍卒百工咸具，公一切罷遣。服用所須必面與之直，至或倍償。人謂其過，而行之不疑。故治温未久，病告幾半，而喪行之日，百姓巷哭以過車，非德之感人者深乎？寮屬問疾卧内，見公几案蕭然，鎮紙以甓，皆嘆息而退。初治入蜀之裝於建康，有以白金來售者，曰：「以此西上，當有倍蓰之獲。」公曰：「不幾於商乎？」止以緡錢行。比歸，輕舟而下，以餘錢自隨，人愈咨其清。方家食時，未嘗忘國事，凡所聞見，必詢究講明，務求可行之實，蓋其志尚如此。及膺進用，期不負所學，以報主知。去不以罪，人猶望其再入也，終不得究見德業，朝野共惜之。病且革，二子以藥進，手格之去，静默焚香，宴坐自如。上章休致，處晝家事若平時。及屬纊，不怛不亂，翌日入歛，肢體和柔如生，皆積善之報也。

某汪出，因外家以拜下風，自畬歲辱知獎，問置坐隅，匪怒伊教，殆非一日。公將泝江，某以假吏之燕會，别于金山。客授永嘉，公適來守，尤得窺治行之詳。公之二子不鄙，以行實見屬，自惟荒淺不足以稱，下筆復輟者屢矣。壬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

起，殊使人有愧於泉下。今推官又以爲言，乃取所聞見敍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❶

四明樓鑰大防

行　狀

國子司業王公行狀

曾祖景章，屯田員外郎，贈金紫光禄大夫。

祖真臣，朝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禄大夫。

父俱，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光禄大夫。

公諱速，字致君，姓王氏。上世居大名，蓋三槐晉公之别派。會河泱，遷墳墓于洛。高祖贈吏部尚書軫徙于陳之宛丘。建炎南渡，待制再爲户部侍郎，終工部尚書，寓居越之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公幼警悟絶人，書一讀輒不忘。建炎二年金人破宛丘，公年十一，被擄，能以婉言脱禍。至幽燕久之，會調發騷動，脱身走河朔，復歸宛丘，日爲南向計。嘗默寫舊所記《論》、《孟》、六經、《爾雅》，教受汝潁間，時作歌詩，蓋未嘗一飯忘君親也。紹興八年，中原成兵有自拔而南者，公與之俱，遂達行在所。自是益耽玩書史，一試入太學，在諸生間已知名。二十五年，以尚書郊祀恩補登仕郎。明年春，中銓試第一，循右修職郎，

❶ 卷九十四至九十七，原闕，據底本目録次序，依殿本補入。

特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未上，丁尚書憂。服除，監行在雜貨務雜賣場門。樞密使汪公澈以御史中丞宣諭荆襄，辟差充湖北京西宣諭使司准備差遣。汪公素聞公名，事必咨焉，公亦不爲苟合。嘗坐中得蔡捷，賓僚相賀，公獨歎曰：「蔡人塗炭矣。」聞者甚之。公道所以然者，已而果然。汪公既歸，宴僚屬，亟稱公論事不苟，舉一匠屬之。訖事，特改右承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

隆興改元，中進士第。明年，赴計院。上問北方人材于尹侍御穡，尹以公對，忽有旨引見。公奏對雍容，上喜曰：「早晚當用卿。」退除御史臺主簿。越七日，遷監察御史。時金人再窺淮甸，朝廷旰食。公與同列奏疏曰：「昔婁敬勸漢祖都關中，張良亦勸之，是日車駕西都長安。趙充國上書請先誅先零，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史臣書高祖事必曰是日，書宣帝事必著日辰者，皆表其從善之速也。夫遷都大事也，即日啓行。金城去長安遠甚，璽書往返僅七日。應機如此，事何由而不成？今天下事急矣，臣僚所言，不可用則置之，或有可采，願陛下遠法高祖、宣帝，斷以必行，不俟終日，庶乎不失事機。」又嘗奏論西邊上流形勢，詳陳備禦之策，凡五條。大略爲：將帥不和，務使輯睦；士卒寒苦，宜加勞賜；益武昌舟師以張黄州之勢；分兵戍郢州以防荆襄之衝；且請多方疑誤敵衆，使不得專意襄陽。又奏疏條上急務，願下哀痛之詔以收人心，選宰相之賢以任國事。出令必由三省，則命令事一，且絶姦人矯僞之萌。諸將小衄不聞，則必致誤事，寧開功過相補之科。因極論大江而上，我軍單弱，

乞詔沿江諸郡守臣從宜措畫，一面施行，以一上下之力。是時宿將如李顯忠、邵宏淵、趙樽、姚仲之徒猶有居閒者，公一一條其才用。有以貪殘得罪者，乞加拔拭，以收其死力。且言：「姚仲舊在川陜，曾將燕北兩河歸正人，號赤心軍，以保川蜀。今江上歸正人不無危疑，宜令姚仲將之，以聽督府節制。」每一進説，上皆嘉納。十一月，擢右正言。陛對之日，首論擇相之難，且言：「專取親舊，排斥異議。官義制之人于有初之地，置循默之士于必進之塗。樞密院之權反奪于機速房，尚書省之事不關于左右司，皆宰相之私也。」次論其釁未已，科擾騷然，群盜根芽，姦宄不禁，宜詔守宰行寬政，務實惠，安固群心，以静邦本。次論講和有三可疑，且請督師不專于持重，諸將不專于分守，悉遣鋭卒，以順攻逆，以主待客，各爲決戰破敵之計。此聲一出，雖未必交鋒，敵人聞之，知吾有備，和亦在其中矣。次論：「陛下以願治力行之心，憤衆事之不理，慨然更革，令欲必行。人情或有不安，終至廢格。不若責當言者使之言，擇其當者，明坐其人之奏請而舉行之。或有浮議，責有所歸。若其可行，利興害除，善聽善用之功歸于陛下矣。」是時晁公公武爲侍御史，一日與公同條具急務利害，翌日得旨，晁某理財之説最長，除户部侍郎。公入奏言：「臣就晁公武家同草奏疏，同銜進入，内殿又同奏陳。公武既因此改除，揆之義分，臣不應獨留言路，願縶劇自効。」上賜御筆曰：「卿方守諫職，且朕親擢，不須引嫌辭避。縶劇之任，當俟異時，勿復再有陳請。」上意隆渥，

且將進用。會論館職免召試非是，❶忤執政，遂除吏部郎官供職。一日力求外補，除直秘閣、知鄂州，尋以母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三年，除知台州。會永嘉闕守，執政以海溢之後艱其選，擬試郡有績效者五人。上曰：「近嘗令王某守台州，未行，此良吏也。」遂除知温州。既至，一意摩撫，寬猛適中，除積歲無名之求，罷廚傳不急之費。公未嘗更州縣，而公庭無留訟，屬邑無吏迹，雖老于吏事者不逮也。水利多廢，得内帑錢二千萬，❷盡心力而爲之。擇縣官之能者總其事，召鄉之士有才幹者董其役，如朱浹埭、瑞安塘、路石岡斗門，功役浩繁，皆不日而成，民蒙其利。災傷流移之餘，歲事屢豐，士民怡愉，遂爲樂土。郡人畫像于州之普覺寺，祠之至今。樂清縣令顔大松邑事整辦，豪右不得逞，相率誣訴于部使者。公審其無罪，辯之，事至臺省。朝廷爲差理官就郡訊鞫，公又執前説。使者憤其異己，併按公黨蔽贓吏，人皆爲公危之。獄成，令果無事，始服公之守正不撓。四年，改荆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丁内艱，服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奏陳常平以陳易新之法甚備，上令先行之一路。公乘傳至部，敷諭聖意，約以檢校之期，親行按覯，弊蠹隨革。從行不過數輩，所至静謐。遇僚屬之賢者，一見即薦之，求者弗與也。裁節浮費，公帑積二萬緡，以其半入建寧府庫，充常平本錢。九年丐歸，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改元，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明年入

❶「召」下，原有「詔」字，據文義删。
❷「千」，四庫本作「十」。

對，上迎問曰：「卿去國有十年否？」公對：「向蒙陛下擢從冗官，俾任臺諫，分符察州，十有二年，恨無報効。」上曰：「毋往湖外，且將用卿。」公奏：「天下之士口有至公之論，而中有至私之情。願有以絶覬覦，塞流競，舉無遺賢，劾無佚罰，則人無所容其私矣。」遂留爲吏部郎官。三年，遷軍器監。嘗因輪對奏言：「管子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人臣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又曰：『無代馬走，使盡其力。無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此言深責成效于臣下也。願陛下使群臣各居其位，職任分于臣下之所趨，誅賞操于人主之獨斷。日省其事，歲攷其成，小大協心，以張國勢。」又奏：「紹興以來，軍器先閲于本監官，然後赴部，旬終進呈。近用御筆，軍器非進呈不得出所。自此止是文移往來，更不加攷察。臣以爲職與事合則功罪可稽，事職相離則誅賞並廢，欲乞略依故事，仍令監丞旬月就本所察其美惡，不爲虚文。丞貳專主親臨，監部總其大綱，有不精詳，無敢逃罪。」十月，差充大金賀生辰使接送伴使。舊例宰執具郎曹而上姓名以進，上獨遣公調護使客，了無間言，往回奏對，益稱上意。四年秋，國子監試進士上舍，攷官以子弟預上舍試，引嫌自列，特旨别開院，以公持文柄。鑑裁精甚，士論稱愜。至九月，遂除國子司業。公在學校久，士子素所欽服，人情翕然。謹守規繩，始終如一。公嘗得暍疾，至是復作，謁告未滿，求致其事。遂以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二，累官至朝奉郎。娶張氏，故知漳州轔之女。子男一人，中行，迪功郎、前明州慈溪縣主簿。孫男一人，大臨，將仕郎。女一人。

公性孝友，尚書治家嚴整，子弟小有不謹，正色視之。公一兄二弟，相繼蚤世，公事尚書無闕者，居喪盡禮。後雖寖顯，輿轎出入不敢就廳所，避尚書之舊也。迓吏到門，一不改度。母文安郡夫人黄氏生公旬浹而殁，痛念終身，語輒泣下，遇外家特厚。繼母河南郡夫人宋氏撫公于齠齡中，以至成人，事之尤謹。尚書捐館之後，率循家法加詳悉，事寡嫂孤姪，内外斬斬，無一毫之私遇。父母諱日，潔齋兼辰，哀動左右，奉塋域及四時之祭皆可法也。少歷艱苦，通練世故，慨然有大志，不爲無用之學。究極事變，著明利病，動數千言。初登第時，張魏公方鋭意進取，公上書辯論，以爲無規模而決大計，以天幸而希成功。魏公不以爲忤，曰：「正欲各出所見。」後省率如公言。既居言責，當國家多事，知無不言。居憲臺百日，諫垣三旬，而前後論奏數十上，皆切中事幾，有人所難言者。以遺補舊人再入爲郎，稍遷監長，士論爲鬱，而公處之恬然。出公門，入私門，貴近未嘗識面，旦望一見政府，不請問也。天資素高，而力學至老不少衰。黎明誦書數十過而後盥櫛，日常以六經群書至《文選》、韓、柳、李、杜詩文，大率成誦。暇日正坐默誦《左氏傳》，一字不遺，尤通貫漢史。嘗辯班固牴牾，爲《西漢決疑》三卷，《補註杜詩》三卷，編集南北戰争事實爲《南北龜鑑》。詩文至多，少作皆棄不取，存者尚十卷。爲監門時，姚令威寬嘗有所遺忘，折簡問公，答三百餘字，皆史傳全文。姚問所遺介，云：「就筆揮答，不見有所閱也。」姚大驚服。尹、晁同居臺中，一日有言蓄鵝于陸者入水輒沈下，公曰：「是必以豆飼之。」客曰：「然。」因引嵇康

《養生論》「豆令人重」之語。二公歎曰：「公記問可謂精博。」姚與二公皆號該洽，自以爲不及也。自少才氣不凡，方赴銓選，時張公綱爲禮部侍郎，吏持銓牓來，張公遽曰：「魁非王某乎？」吏曰：「唯。」同列怪問之，張公因盛稱公才學之懿，非第一不可。其爲前輩所期待如此。爲文務極本源，謂近世學者多苟膚淺，其教子弟嘗曰：「欲爲文必自先秦文章，欲爲詩必自三百篇以及騷、選、唐人，欲作字必自鍾、王諸公。」故公之詩文皆高古，字畫有水墨積習之功，尤精小楷，手抄書盈溢巾衍，首尾遒整，開卷粲然。對賓客宴笑，高談雄辯，援據詳明，率傾其座人。晚頗務簡嘿，叩則應，明理益深，聞者悚歎。居家自奉甚約，間以其餘賑宗親之不給者。春夏間傾困廩所有，下其直以糶，一邑米價賴之以平。乙酉大饑，爲粥以食餓者，里人勸率，全活甚衆。

攷公之平生，以世家子淪陷異域，脱身而歸，力學自奮。兩薦上庠不上第，又以上書得罪權臣，閒廢十八年，不預世賞。年且四十，纔得一官，暨登一科，不兩年居諫省，未幾去國。更憂患浮湛久之，一旦天子引以自近，且貴矣，曾不得一在言語侍從之列，齎志而殁。士大夫無不痛惜，兩學諸生哭之盡哀，又相與祖祭于江干者數百人，行道嗟呀以爲未有也。中行既以五月二十八日葬公于縣之雙林，屬鑰狀公行事，將以求銘于立言之君子。鑰不肖，公以兄之子妻之，又爲癸未同年進士。公既撫兄子如己出，且不以子壻遇我，其敢以固陋辭？謹摭平日所親見聞于公者，具如左。謹狀。

直秘閣知揚州薛公行狀

公諱居寶，字云華，世爲明之鄞人。曾祖弁，故不仕。祖唐，累贈右朝議大夫。父朋龜，故任右朝奉大夫、知衡州，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以儒學起家，純明簡静，鄉黨尊敬之。公自幼敏悟，風骨魁梧，通議公期以遠到。受致仕恩，補將仕郎。初任福州長溪縣東尉，任滿循從政郎，尋以監賞改宣義郎、知湖州武康縣。始至，延父老問疾苦，一以仁厚遇之，追科不擾而集，庭訟益稀。民方喜公之政，而遭母淑人王氏之憂以歸。服闋，差主管臨安府城南右廂公事。南廂户口十四萬，最爲劇繁。公手決訟牒，了無滯礙。有武弁安儼者，其母嘗充掖庭，怙勢横恣。公曰：「此而不懲，是箭張禁、酒趙放復生于今日也。」列其姦狀于府，府上其事，有旨鐫秩免官，徙之他郡。有府胥持公移造庭下，肆言慢侮，公以爲如此何以助彈壓，杖而遣之。吏部尚書薛公良朋時帥臨安，喜公臨事静厚而能不畏强禦，貳車有闕，必使攝事，事多咨訪焉。工部侍郎姜公説爲漕副，當乾道初間都下大疫，漕以上命遣府僚視民疾苦，惟公領醫家，至議疾賦藥，醫不敢欺，所活最多。于是帥漕共以公績上聞，被旨候任滿日陞擢。初，四明海多盜，户部侍郎趙公子潚以龍學出守，復制置司，以鄉兵分委士夫之里居者。公曰：「是畦下也，緩急何可用？」乃即遠郊勒兵，以法教之坐作進退之節。是時舳艫雲集，而篙師輩無所用心，日遨城市，公獨率所部與之期而肄習之。一日趙公按視，公所轄百艘沿泝奮迅，餘州爲之辟易，趙公亟稱之。

及任都廂日，諫大夫尹公穡出使東浙，措置海道，雅知公諳練，辟以自隨焉。

授臨安府通判，未赴任間，會曾丞相懷以户箔領榷酤，始議併二十一庫爲七，思得通敏静重之士爲之屬，遂辟公爲主管文字。當併省之初，群失職者不樂，浮議横出，欲挽取之。公洞究弊源，隨事更革，不見其迹，又能調娱上下以迄于成。課入增倍，至今行之，公之力爲多。權發遣興化軍。始至庭，盜跖充斥，吏或請分曹以治者。公不聽，親閲而審詰之，往往得其情。窮教令之黨，嚴妄訴之罰，處決精當，訟者悦服，郡以辦治。興化士子盛多，而學宫隘陋，弗稱教養。公爲之建傑閣以庋御書，崇齋宇以安學者，廣書籍，備器用，奕奕一新。有浮屠自謂遇金僊，得咒術，有疾者飲其水或愈，愚民相扇，所在城市財施日積，旬月間累百萬。公聞之曰：「執左道以惑衆，罪不容死。」弗忍究也，逐浮屠境外，悉以其資歸之學，多士韙之。郡圃歲入苧麻，以爲太守圭租。公視地狹，不足以出此，則曰：「朘民以自厚，非吾志也。」立罷之。就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以爲監司自有體，簿書期會固不可慢，而非政之先，頗以激揚爲己任。甌寧尉執盜謀賞，會公攝憲，疑其附會，摘獄辭之隱以折之。獄吏詞屈，具得尉曹姦利之狀。移官審究，則良民也，駮正其事而散遣之。朝廷興修水利，公驅馳川谷，不憚勤勞，所在必集故老與鄉之秀者攷言遺迹，一一疏濬。吏受成規，奉行惟謹。循行諸郡，約省騎從，不以聲勢臨人，或不知爲部使者也。公除郡時，少保陳公當國，自喜爲鄉邑得賢二千石，且道主上選擇之意。及少保帥閩，公方持使節至三山，羅價翔

踊。公還建寧，發常平粟萬斛，順流而下，少保公難其神速。尋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力丐奉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

秩滿，赴都堂審察，得旨内引。公力言常平虚數，水旱無備，請盡洗宿弊，與之更始。又言閩中部綱公取夫力之費，所至輒起夫騷擾以爲常，請一切禁止。上嘉獎，留爲倉部郎官，既而陞郎中。漕粟都至，有折閲者，所司括責逋負之人，聯以脩垣，百十爲群，徒困笞箠，而無所從出，藍縷枯瘠，無復生意。公憫其然，爲同長貳奏請，令漕司下所屬償納，囚繫一空，鼓舞而去。淮西漕闕，有以公姓名薦者，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即日獨班對便殿，臨遣甚寵。面諭兩淮事宜，委以城險要、浚池隍，又將立倉廥以豐塞下之粟，且曰：「勉力辦職，朕不忘卿。」公感激受命，即日引道。至治所，府庫枵然，公訝其已甚。及會出入之凡，則嘆曰：「用之無節，安得不匱？吾知所以治之者矣。」于是汰冗吏，罷不急，補罅導源，時取而約用之，蠹弊之迹剗磢殆盡，漕計始優。一意屯田事，修築塘圩，廣募種藝。又以其餘貲修無爲軍庠校，遂爲淮右之冠。興利除害，纖悉上聞，主眷既渥，隨即罷行。安豐軍光州舊有忠勇軍水寨，不隸漕司。上以公肅静有謀，併以委公。陛辭之日，上親語公，漕司所造弓弩就令和州築屋貯藏，公檢閲其目，虧數尚多，亟爲奏審，御筆仍令增造。公不以纖毫擾州縣，而如期辦集。樞府上其勞，特轉一官。淮東謀帥，上因公奏陳邊事，深嘉之，即以公知揚州。淮地被邊，狗鼠之盜雲合鳥散，無所踪跡，邊民多苦之。公設醲賞，置耳目，取其尤者明正典刑，窮治囊槖之黨，疏其姓名

而揭之市，群盜屏迹，外户爲之不閉。

淳熙庚子，旱既太甚，公以禱禬勤勞，蔬素日久，遂得下痢之疾。郡民日到庭問公起居，以安否爲休戚。閲兩月，竟終于郡之正寢，十月四日也。百姓爲之悲慟，士夫亦傷惜之。累官至朝請大夫，嘗以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娶朱氏，封宜人。男六人：長揚祖，迪功郎、特充淮南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次佑祖，以國子入太學，將受公遺澤；次循祖、懷祖、延祖、述祖。女四人，長適進士汪閎中，次適承務郎、新監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王克常，次許嫁將仕郎劉安正，次許嫁通仕郎徐晞夔。

公稟資寬亮而能濟以嚴，遇事明察而不流于刻，自奉甚約而未嘗嗇于人。性不喜酒，居官未嘗夜宴。視王事如家事，惜官物，歷官三十年，了無玷缺。以緩急叩請者，割俸以周之。維揚公帑負民錢積數頗多，公到郡，捐私財先爲償之。遇事有可疑而難辨，或以非意相干，必退而深坐，思有以處。俟其心平氣定，徐起而應之，故未嘗失色于親舊，事亦無不得其平者。平生多巨公奬予，更爲汲引，馴致宦達。晚結主知，親擢閫寄，士夫不惟以公之才業應有以得此，且謂公奇龐沈毅，福禄未易量也。而年止五十有八，不得盡其才用。嗚呼天耶！諸孤以九年六月七日葬公于奉化縣志義鄉雙各嶴之原，從新卜也。鑰母于公爲中表，鑰視公爲諸舅行，平時相與素厚。公之諸子以公之行事屬鑰編次，因紀其大者如右。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行狀

文華閣待制楊公行狀

曾祖端，故不仕。妣蔣氏、魏氏。

祖零，故不仕。妣邵氏。

父渙，故宣義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本貫慶元府象山縣政實鄉美政。楊公諱王休，字子美，年六十六狀。

楊氏世居郡城，公之曾門始家象山，遂爲邑人，累世以隱德聞于鄉。公生而奇龐，邵夫人中年抱孫，極愛撫。于髫齡中已有成人氣象，莊重寡言，樂然後笑，相者以爲必貴。中散延儒士教之家，苦無書，傾貲買經史于胄監。肄業蓬萊山僧庵中，窮日夜之力，至雪積于階而不自覺。尤好詞賦，兼通《春秋》。游郡庠，名出諸生之右。紹興末年始名鄉書，再薦，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左迪功郎、台州黄巖縣尉。首興邑庠，公自課督，又獎拔其尤俊秀者。其後登科相踵，皆以爲出于公也。邑有豪民，武斷一方，蓄雄狡數十輩，分而爲三：曰大神者爲之謀事，曰中神者爲之行貲，曰小神者則無賴善鬭之人也。官吏莫敢誰何，公具得其奸狀，白于郡，黥隸他州，閭里懽伏，稱公爲鐵面少府。遇略賣生口者，痛懲而歸其人。請捕盜立賞格，計實而募于衆。禱雨則神

龍爲之示現，捕盗則鯨海爲之肅清。蓋筮仕之初，器業聞望過人已數等矣。

尋以賞典改左承務郎、知盧州合肥縣。邵夫人年過九十，方欲奉重親之歡，而邵夫人壽終。公追慕含飴之愛，不欲行。中散同徐夫人執喪于家，勉公前邁。公攜一僕自隨，晝至聽事，夜寢書室，洛誦或至夜分。尚書王公希吕爲帥，歎曰：「據案決是非，此猶可及。官舍如僧居，二年如一日，實有所不能也。」又愛公筆端，箋奏皆屬之。帥、漕不相能，久不覿面，僚吏無敢言者。而皆敬公，各致剡舉，公因得調娛其間。二公爲之釋然，置酒交懽，而待公益厚。淮民多爲客户所侵，地訟難決，公親行阡陌，爲之平章，訟日息而野日闢，至今賴之。賦役均平，一毫不擾，民樂就役，欲及公任内爲之。歲饑，發防邊馬料運米給貸，漕司詰之。公疏艱食之狀，且已責其秋償矣，至期皆不督而集。萬弩手赴帥司檢閲，多苦傷寒喉閉之疾，公擇方製藥以給之，病者多全活，其不幸者官又斂之。郡多草廬，易致延燔，公白于郡，請易以瓦。帥曰：「非君孰能辦者？」公一力經畫，市木傍境，教民陶瓦，未幾民居一新，邊方爲之壯觀。

淳熙四年，磨勘轉承事郎，明年任滿賞轉宣教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待制朱公熹時爲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自行經界以來，境内苦于賦重，民不聊生，流移者衆。公與朱公力請于朝，利害甚白，雖幸少寬，猶惜其不盡如所陳也。廬山東南勝境，官宇有吏隱堂，正與五老峰相直，娛侍雙親于堂上。太守尤敬中散，扁一亭曰「敬老」，公餘則奉安輿遊名刹，以盡其歡。六年，轉

奉議郎。初有詔臺諫、給舍舉察官，王公已在西掖，以公及丞相京公鏜應詔。京公遂峩豸，而公遭内艱以歸矣。扶護暑行，悲感道路，執喪甚苦。九年，又丁中散憂，勉舉大事，家爲之罄。邑鄰台州，有蓋蒼山高絶，人迹罕至。公處僧室，閱佛經一藏，以資冥福，人以爲難。服除造朝，言士風奔競，皆上之人有以來之，仍言海舶不可徑造都下。貳相王公淮、梁公克家是其言，有意留公。自以五年憂患之餘，力求鎮江府分司糧料院以歸，人尤高之。十二年到官，職務至簡。而少保吴公琚爲總領，一見公，期以遠到。幕府事既爲盡力，吴公亦開心聽可，一司賴公爲多。明年轉承議郎。吴公召還，首薦公才德之美，孝宗命中書識之。

既滿秩，王丞相欲處以司農寺簿，公又力請外郡，除知洋州。十五年，轉朝奉郎。光宗時以皇太子參決庶務，公辭于議事堂，論淮甸撮課、紹興和買最爲民害，又論四川綱馬利病。光宗喜曰：「議論人物俱偉，當爲敷奏施行。」是冬赴鎮。洋本佳郡，近歲有健訟者，公剖決精明，人不能欺，坐以無事。治賦期會信必，不嚴而辦，征商榷酤亦皆沛然。郡有丹淵、二蘇、鮮于子駿四賢繪像，旦望必率子弟拜之。丹淵有《園池三十詠》，公盡復故迹，退食多賦詠其下。又崇教化，課農桑，百姓安之。纔一閲月，俄改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前守一武吏，居輿元，席卷以歸，又盡焚其籍。公至則枵然，且無所稽攷。爲之節用度，懲吏姦，不能給一二。詔置獄，前守坐編置，没其家貲。公又極力經理，僅能成邦。西津兩渡，公咎征利病民，首罷之。創浮梁于西津，以惠行旅。人爲立祠，過者必祝。處分西城、漢

陰、平利三邑綱馬，以損均敷之費。施竹木柴場之利，去受輸倍征之害。州有榷茶場，其初止隸茶馬總領，三司抱納息錢之外，郡計亦藉其助。守或乘勢權取，至移用係省以增本錢，從官多售。既已科擾園户，深治私販，配隸者相屬，守亦或以自累。公極白茶司，欲賣引以便民，朞年始有更引之命。公力贊之，俾官僚及諭鄉之大夫士各陳其事，酌取衆説，罷茶場而鬻引，一方無不快之。帥守尚書宇文公价、憲使朱公致知相與歎曰：「安康之政，前所未有也。」條其政績，交薦以聞。光宗登極，轉朝散郎。郡之士風素陋，鄉舉者二人，其一又流寓也。公爲大興學宫，學者寖盛。鼎新祭器，春秋釋奠如禮，有雅歌投壺之風焉。十六年，爲四川類試攷官。境内一水遠通襄鄂，行商不絶，有鬼愁灘，摧舟絶險。公出錢募人平理之，石堅不可破。公臨視之，得古鐵于沙中甚夥，鑄爲鎚鑿，嚴醯熾炭以攻之，石爲之解。以砲竿移去，遂爲安流。郡宿重兵，多以權利啟争。公視如一家，愛軍士如愛吾民。都統田公世卿固已交歡，殿帥郭公棣奉祠里居，相與從容無間。嘗獵近郊，步騎俱從，三公戎服並馳，公又素善射，以一矢斃雙兔，二老將敬服之。閒語同僚曰：「中興之初，余爲均房鎮撫使，敵騎犯塞，大將以金舊隸京師，置不問，止保洋州饒風關，遂致此郡失守。又乘勝擊破饒風，直擣漢中，賴王師力禦之，遂由斜谷而遁。今郡爲西蜀喉襟，上津縣即商於之舊邑，自商之豐陽西至洋之重陽關，横亘一千三百里，關隘六十四，邊面闊遠而權輕財匱，何以備倉猝乎？」聽者竦然。公曰：「向以大將爲守，與三邊軍府角立，廚傳動有重費，交賄通及

四鄰。惟當痛絶舊習，雖賈憎不暇恤也。」歲餘，以所積置防邊器具，增保勝民兵衣甲，親給支犒，無侵漁之患。時比箭賞，革游惰之習，休日則較禁卒事藝，號令精明，賞罰有差。將官有夜飲于城外者，私留門鑰以俟。公曰：「吾與敵畫地而守，其可弛乎？」懲闇者，而軍中亦治其騎將，内外始肅。舊有撫養庫，例與公使用等。公曰：「此正以防邊也。」自軍用外不支一錢。去之日，爲緡錢十餘萬。

紹熙元年，轉朝請郎。二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自郡赴臺幾千里，道遇訟牒，隨即受理。御吏甚嚴，秋毫無擾。攷察吏治，置籍大書明別淑慝二條，區别賢否，列城爲之震悚。利路屬郡多在關外，漕計入不支出。適當洊饑，西師除掌武門下，增俸不貲，重以歸正之蠹，方左枝右梧之不給。而暑雨爲災，上煩宵旰，又躬撫勞賑濟之役。金州大火，幾無孑遺，守卒僅以舟免。公兼倉使，即發米以救之。漕司力不足，寢食爲廢。貳卿楊公輔方護餉四川，與公同年，氣義相許，公力請于楊公曰：「安康一爇甚矣。軍中有事力，多使令，猶可興起，公私赤立，何以爲州？若請僧牒于朝，萬里難應。頃罷本州安撫司，有備邊庫錢二萬萬，樁留使所。前守拘没贓錢，有旨輸内帑。二者皆本出于金州之民，若以此建官府，措居民，于經費無所損，而可以新此邦矣。」楊公慨然從之。公既兼憲使，聞關外六七月方食麥，盜賊横行，吏惰訟淹，德意壅不宣。冒暑慮囚，歷階、成、文、鳳四郡，賙貧剖訟，所至有恩。行褒斜谷，出武休關，道不通車，間用籃輿，徒步以度，險于中暍。以文州地荒民稀而力役最重，爲奏罷其不急者

數條。西帥吴公挺久鎮貴重，待賓客尤厚，公既深入邊關，吏曰當道武興。公曰：「此行正欲到軺傳不到之地。」遂由文南以歸。吴公猶以例卷至司，公力辭，帥服其廉，蜀人翕然稱之。有利州兵官告訐太守，陰平知縣以縣庠爲酒肆，公以爲犯名分、敗風教莫甚于此，俱劾罷之。嘉陵江暴漲，漂壞棧道，郵傳隔絶，公大爲經理，以其費上聞，總司助其役。由益昌至大安軍，修創棧閣二千餘間，視舊加闊，今成夷塗。明設條約，補役兵之闕，畫疆分掌。椽柱緉茭，乘暇採取，風雨侵蝕，以時繕治，期以勿壞。自祥符、皇祐、元豐三爲此役，元豐嘗紀用數，今役不翅數倍，而不以取于民。有《修橋閣記》甚詳，蜀中皆歌詠之。

三年，移成都路提刑兼常平事，得旨護試外省。公自向爲攷官，固已具知蜀人多爲廋語于程文中，有容私而幸中者，謂之「牢籠」。公身率官僚，力革舊弊，寒俊獲伸，無不感服。又詳究試闈曲折，參以南省規式，關防備盡。既施行之，又編爲成式，申制司以爲後舉照用。綿州歲市黄雀數十百萬，一切禁絶之。藥局歲久，劑料陳腐，焚而易之。巨室責租，至使耕夫自戕，公治其甚者。綿、漢告饑，親至二郡，主行荒政，故饑而不害。西蜀藉江水入堰灌溉，舊率取竹木于民，春猶未集，水已大至，積薪救急，簡陋重擾，徒有倍費。公豫于冬初收買，歲始修築。又眉州蟆頤山下一堰歲苦衝決，命伐石爲之濬廣溝畎，謹視瀦泄。又捐俸爲漢嘉西門石梁，郡人名「楊公橋」，皆爲永久之利。臺有平允齋，聚獄案于中，夜則閲之。有疑則親筆究問，緘以紫囊，亦令所問官親筆批執，吏不得預之，故多得其

平。三年，轉朝奉大夫。四年冬，除本路漕。黎州蠻獠青羌攬邊，州所遺兵爲羌所圍，公適攝帥，以策禦之，遂遁。嘗聞道旁兒啼聲，得嬰兒于枯木中，因籍城内外，得遺棄者百餘人，悉加撫養，俱遂生全。剖決兩司詞訟，迎刃而解。酒禁素嚴，有捕郭二十五私醖至庭下，公詢之，郭乃一邑令。公察其非滌器之徒，治告捕者而慰遣之。郭少城大族，擁笏致謝三十餘人。府庠養士至千人，每月必再入，攷閱程課，旌其能文者。庖饌豐贍，士愈悦造。吴蜀會子紙每界至六千萬，漕計始十七萬緡，偶會多事，費倍平時。或慮乏興，而公處之裕如，遂積緡錢至四十餘萬。兩在漕臺典外銓，倖門尤衆，一以公心行之。量能授職，多得實才，人服鑑裁之明。

慶元元年，覃恩轉朝散大夫，尋又以年勞轉朝請大夫，召赴行在。七月，除户部郎官、湖廣總領，仍令奏事。對便朝，奏罷邊民守關及非法役民者，以軍兵爲之，此安邊恤民之急務。又奏禁盜賊之法：「彊盜已有六項指揮，欲于『殺人屍不經驗而無證佐，依大辟疑慮奏裁』指揮下添入『彊盜殺人者非』六字，使盜賊有所憚，且明示無惠姦之意。」又論錢弊甚悉，謂：「貲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東南則用行在會子，兩淮則用鐵錢會子，湖北會子則又異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聞。不若罷兩淮、湖北會子，其在民間用行在官會收之。俟收兩處會子盡絶，則官會通行，實爲利便。」總司金穀浩穰，公首去八弊，而總計爲之日充。詳閲軍用而覈虧數之實，親臨出入而究楮券之姦，分錢交子爲三而不容互用，判軍糧樁積爲二而不許移易，拒河支廊支之

請而米綱無陳腐之憂，繩兑支截支之擾而茶引有通行之便。以至廣儲蓄之地，兩郡爲屋百楹。舊以蘆荻藉米，一易以板。後遣使盤量，惟湖廣之數豐盈，人益歎慮事之周也。循行邊屯，會襄陽火災之餘，亟議撥錢五千緡，瓦礫之場盡興棟宇，公又親撫存之。軍中升差赴司按試，公勉以忠節，親校武藝，仍書公移置几上，中選者即書其姓名，手以授之。進退既公，軍士感悦。

三年春，就除司農少卿。九月令赴行在供職，十一月除太府少卿，十二月三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六日始入國門，先次供職。明年奏事，陳備邊之策，謂金方與韃靼相攻，未知勝負，然皆足以爲吾患，不可不慮也。又列擇將、審勢、修戎器、招勇敢士四事，因薦統制而下内可爲環列、外可爲將帥十人，御筆籍記。時中書積獄案甚多，月日或有揩改之迹。四月轉對，即奏曰：「奏案動關人命，中書豈能悉察？吏得以爲姦利，以小節迂回而俟赦降，或改移月日後先，謂該恩宥。乞以大理寺及四方案盡申御史臺置籍，月委察官一員稽攷，勾銷已結絶者，而催督其餘。或有淹延太久，日月差殊，則奏劾之，庶無冤滯之民。」又論省部吏引任緦麻親之弊：「國家以天下之務隸于六曹而總于三省，故爲吏者賞優而廪厚，又爲保引之法，許録其子孫若異姓。而今日厖雜殊甚，習學守闕，不知幾人，氣習趨向，非復舊風。輕儇苟求，詭秘百出，反甚于州縣之吏。乞加澄汰，止許保引子孫者，許引同宗大功親一名，其異姓之人一切停罷，庶少清吏選。」聞者皆韙之。六月假顯謨閣學士，兼侍讀，爲金國賀生辰使。過泗州，北書表初參，索使副出笏，公令掌

儀以禮折之曰：「都管而下便服來參，乃欲使者以盛服相見，豈無差等耶？」竟受參如儀。至真定謝酒果，金之中使忽謂使副不當用皂背白領，蓋北方朝儀皆用紫也。公曰：「本朝止用此服。且泗州、東京既用之，儀正如此。使以左衽至本朝，豈爲不恭？」即麾三節人退班，終不能奪。歸而奏曰：「臣將命殊鄰，因得觀民情之向背，敵勢之盛衰，與夫士馬之虚實，財貨之盈虧，皆已可知。此固已見天道好還，今古不異，然在我不可一日而不備。」又奏：「和糴所以惠民而備兵，今平糴良法寖壞，牙儈胥徒操其權，而官受其敝。乞置埸收糴，聽民商從便，免致科敷，可以絶姦利而價自平矣。」

四年，以勞遷轉朝議大夫，又以年勞轉中奉大夫。十一月，遷太府卿。轉對論：「奉使三節人從近歲託請，貨取僥賞而已，安有能覘人之國者？欲乞除上節親隨等選辟如舊，餘悉取于三衙及江上諸軍。上自統領，下至隊兵，輪轉差撥，已行者不許再差。歲兩遣使，約不下百餘人。彼城壁之堅瑕，地理之要害，必有能覘之者。因使士卒經行洪河太山，激昂壯志，轉相傳聞，一旦用之，必有助焉。」又論：「郡縣拘到銅器，或憚于解發，而收貯不嚴，竊取求售，所在有之。乞令盡發赴錢監，仍申嚴禁戢。」五年，差省試參詳官。五月，除秘書監。公性嗜學，久從吏道，未嘗廢書。自謂平日欲見祕府書而不可得，遂終日坐省，沈觀未見之書。尤不喜趨競，同省贈以詩，有「九衢達宦方馳轂，群玉詩仙獨下帷」之句。有以爲後時者，公笑不答。九月，兼實録院檢討官。十一月，除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六年，進故事，論：「監司廣朝廷之耳目，孜州

縣之否臧，以惠安斯民者也。若罷軟不擇，癈耄兼容，徇苟且而略風節，尚資歷而混賢否，亦何取于外臺之寄哉！」因歷陳高宗、孝宗聖訓，願深詔大臣，除授之際雖不可廢資歷，一當先擇風力强濟、材具精敏之人，使充此選，則一路可以蒙福矣。光宗玉牒書成，公讀于殿上，以賞轉中大夫。四月，兼工部侍郎。夏旱，上封事，請下罪己之詔，修應天之實，布之天下，使内外之臣圖弭天變。五月有詔罪己，仍詔侍從而下疏陳闕失，又奏，備論二税徵榷之擾、和糴先備之計尤詳。

時慈懿皇后上仙，兩部事繁，公嘗病暍，往來冒暑，感暴下之疾，力請外祠。三請，除文華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以歸。歸而病寖革，啓手足之際，色莊不亂。命具紙筆，曰：「吾將逝矣。」書一頌甫畢，遂終于正寢，寔九月壬申也。病中乞致其事，轉大中大夫。遺奏聞，贈四官，澤其後二人。娶同邑史氏。子二人，燡將仕郎，燧先半年卒。女四人，長適吴興鄉貢進士周儼，次適承事郎、新知常州宜興縣丞洪偁，丞相之孫也，二女皆先卒。次適文林郎、新紹興府嵊縣丞俞杭，次許嫁未行，後公一年卒。孫男一人，基，登仕郎。以嘉泰二年九月庚午葬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四明龍井山之原。將葬，燡請狀公之行。

鑰少與公同薦，公自海上後至，遇于途，峩冠粹温，即語同行者曰：「風度如許，一第何足言？且當以賢貴有聞于時。」遂定交焉，今四十年矣，中間離合不一。公之賢譽日起，人猶曰長者耳。其使蜀也，聞公不畏强禦，幾危其舟。嘗按郡守，有爲之地者，反欲相傾，人爲公懼。公抗辯于朝不少

屈，中執法爲直之而後定，于是益壯公之爲而加敬焉。京丞相嘗謂鑰曰：「祖宗不以蜀人帥成都，又多以東南士夫參錯于諸路麾節間，有深旨哉！某帥蜀時，固知蜀多名士，求其曉暢吏事、所至治辦而不疎者，無如楊嗣勳。東南士夫入蜀者亦多可稱，求其最賢而有才者，無如楊子美。故某與之尤厚。」紹熙初，詔内外從官薦可爲卿監者，首薦之。公欲歸而未得，會京公趨召，公命燡浮家依京公東歸，獨處于蜀者又三年。蓋其清修約己，一意公家如此。前朝用人，往往歷偏遠而後歸主大計，以至柄用。公之宏才遠業，所莅不苟，揚歷最衆，見其歸而持橐，意必由此而升。姑未問經濟事，使其婆娑從班，吐胸中之奇，以見于論思之間，亦何止此？厄而不得騁，豈非命耶？逮其賦歸，已先卜城居，棟宇閎敞，猶望爲老朋友以相依。然公歸而病，病遂不可爲，一見亦不及也。哀哉！

公厚重周密，與人不爲翕然熟，久而敬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古志之矣。惟公之來，而朝無間言，猶謂其晚，去而共惜之，是必有過人者。素少病，聞歸班時氣貌尤充悦，人咸以爲富貴未艾也。歸自北方，始覺稍衰，而又連年有兒女之戚，人所難堪。使堂堂雅望，奄至九京，此尤識者之所共嘆也。著述甚多，宦游名山，隨處題咏。散落之餘，入川時有《遊岷漫筆》一編，又有《東齋集》五卷、《諸史闕疑》三卷，藏于家。篤于孝友，中散每憚航海之險，屢謀入郡而不果。公既貴，遂問舍于湖上。將赴洋州，故廬先業盡以與二弟。漕成都時，以捧表恩任弟之子燫，又攜以出疆，循從事郎，今爲台州支鹽倉。遺令燡曰：「吾家素

寒微，群從多困，其有以助之。」燡泣曰：「敢不承此志？」公在蜀中，樂賢之衆，多所薦引。如今吏部尚書費公士寅、前兵部侍郎趙公介，俱嘗與公同朝，此其最表表者也，其他大有建立。是時燡已奉母而歸，不能盡記。公又以爲王事所當爲，不惟不夸于人，亦鮮以歸語其家，恐尚有遺事，未能備也。謹摭其可記者爲之狀，將以求銘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行狀

直秘閣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公行狀[1]

曾祖義，贈中奉大夫。妣胡氏，贈令人。

祖佐，贈宣奉大夫。妣許氏，贈碩人。

考立之，故任朝議大夫，贈特進。妣李氏，贈安定郡夫人。

本貫登州黄縣。

公諱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特進以紹聖初元登進士甲科，南渡先寓會稽，建炎四年令人梁氏生公，徙居四明，今遂爲慶元人。特進家無儋石儲，而篤意教子。公生而敏悟，尤所鍾愛。先意承志，務進于學。授《詩》于鄭先生剛中，累冠鄉校。紹興十年，以明堂大禮恩補將仕郎。十八年春銓中選，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時法官多山東人，與特進厚善，勉公習法。明年，公方弱冠，一試中其科。二十一年丁特進憂，遺訓有云：「吾以孤寒自奮，爲正郎者三十年。中遭兵燹，僅能立家。汝曹異時莅官，内勿欺心，外勿虐民。」公泣血書紳，終身誦之。服除，授建州司法參軍。任滿，

[1] 此題，殿本原作「直秘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據宋本目録改。

闕陞右從政郎，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帳司。未赴，以法科改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審復囚牘累百，凡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吏部以聞，減磨勘一年。公曰：「法所當輕，非敢縱囚以求賞也。」竟存而不用。

隆興元年，以舉主改宣教郎，授兩浙西路提刑司檢法官，改除大理評事。乾道元年，以鞫制獄除丞，其詞曰：「志業有立，操修可觀。潛心于孔子孟軻之言，兼邃于柱後惠文之事。是于聖人之意，其知之矣。」三年，差充删修續降指揮所删類官。四年輪對，力以清刑爲請，上固已識之。丐外補，除知無爲軍。十一月陛辭，奏：「兩淮議營田屯田久矣，地有餘而人不足，每以爲病。比年歸正之人甚衆，分處州郡，仰給大農，徒有重費，猶患不給。臣嘗因鞫勘歸正人公事，嘗以詰問之。皆以爲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此。若得官備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餬其口，何苦犯法哉！臣矜其言，竊嘗詢究淮上治田之具。蓋每招一家，必首給錢百二十緡，以其二買牛，一爲室廬、耒耜之資。是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艱得。計道途之費，固應倍于内地，又緣經歷商税，費亦寖重。臣恭覩仁宗皇帝《國史》，凡鬻牛者免算税。紹興敕令云：『若以牛販賣，其過税勿收。即遇災傷，放税及五分，過往税亦免。』欲望遵仁廟之法，申甲令之文，並免販牛過税，至兩淮者住税亦免。耕牛輻湊，則曠土日闢矣。臣恭聞陛下方發内帑，委守臣備耕具，招歸正人營田。若更免牛税，則必欣然從事于畎畝，農隙閲以武事，邊備之至計也。」上大悦，且曰：「牛税可免，卿能保歸正人樂于耕乎？」對曰：「臣豈敢爲嘗試之説？蓋詰以『汝輩未歸，

此時在北方亦耕夫耳』，咸曰『然』。臣使手書款狀，皆其真情。」因袖出舊辭以進。上尤擊賞，玉音甚寵，曰：「朕圖此久矣，未有利害較然如卿所陳者。卿于訊囚之際，乃能體國遠慮及此耶？卿未可試郡，朕將用卿。」既退，御批陳獻可採，先次差往淮南、楚州相視措置，條具聞奏。

公在朝行，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對奏，卓然動上聽。感激自奮，始盡力于淮甸，而眷寵日深矣。公躬履阡陌，募樂耕之人，與之通情詳議，不以使者自居。上嘗念公之勞，又未見圖上事宜，因中使至盱眙，戒以訪徐某所在，宣諭催促。公性簡易，方在田間議事，語既久，出盃酒與之分酌。中使適至，傳宣既畢，匿笑而去，以其太簡也。歸即奏之，上曰：「孰肯將使旨而爲朕究心如此者？」明年正月歸奏，上首褒諭此事。公遂奏條目甚悉，大略謂：「楚之淮陰乃沿淮極邊之地，監城沿海雖有閒田，❶未有以處歸正人。且于寶應山陽得空閒水陸田五百餘頃，勸諭到歸正傅昌等四百餘名，欲人給一頃，五家爲甲，一爲之長，隨處置莊，仍給備耕牛、農具、屋宇等錢，家與草屋二，兩牛并屋一，種糧萬錢，並俟入莊日給付。初年開荒免納本錢，次均五年還，還足給其田爲己業，候滿十年起納税賦，其勸諭等人奬勸有差。」詔可其奏。淮東帥奏乞措置監城、喻口兩地守禦，上曰：「非徐某不可。」就俾措置。公奏：「喻口當射陽湖入海之要，監城築壘不堅，又無屯兵，乞下楚州措置守禦。」從之。是月除大理正，不候授告，先次供職。復往淮東，御筆賜知揚州莫濛：「覽

❶「監城」，依文義疑當作「鹽城」，下二「監城」字同。

徐某所陳歸正人給田利便，甚有條理，已令施行。卿宜協力，使一一就緒。」五月詔對，奏諸莊水利：「有二古溝可洩水田夏潦，循其舊而浚之，因而賑給歸正原耕之人，實爲兩利。」又奏荒田及守令拊摩等事，亦得旨行下，並依所乞施行。七月，詔以莫濛措置淮東山水寨及民兵總首并莊寨使效，已及半年，未曾審實，委公按視激犒，仍支舟師器甲等。尋兼權尚書駕部郎官，又奏仍舊置萬弩營。六年正月有旨：「徐某措置官田，招集人民，委有勞效。」除駕部，告詞有云：「司興郎吏高選，非曾把麾持節不以授，今特命汝。」上曰：「徐某清貧，不受餽遺。」繼命中使賚白金五百兩。四月，差知高郵軍，公奏：「措置官田，節次勸諭到歸正人及種田使效計一千四百餘人，共置五十莊，屋宇牛具畢備。緣諸莊散在揚、楚、高郵、盱眙四郡，今差知高郵，切慮諸莊疑惑，欲專委才吏措置兩淮官田。」得旨徑委公兼領，許令每年一往諸莊激犒。俄改知泰州。又一月，召奏事，因陳鹽場利害及捍海堰事甚悉，遂兼權淮東提舉。御札：「令俞召虎與徐某同措置營田，卻令徐某同措置鹽場，各宜協濟，以副朕使令之意。」十一月，以職事修舉，除直秘閣。

七年，賜緋衣銀魚。四月，奏事選德殿，復條具鹽事，遂除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官田如故。楚州申淮人陸梁，恐開敵隙，上令相度。隨即奏聞，上喜，御批：「卿無所避憚，挺身任責，足見恪勤乃職，朕甚嘉之。當官處事，正宜如此。然淮民既已肅靜，卻當撫之以恩，不可專用刑威也。恐卿等或未之思，故兹獎諭，復示朕懷，宜加體悉。」十二月，以鹽課增羡，特轉一官。丞

相虞公允文貽書，謂「一司治辦，前所未有」，欽歎不已。是年以和糴最多而先辦，仍自行津運，委見盡心國事，又轉一官。八年，坐不覺察所部私渡，降一官，後乃得實改正。屢請外祠，以鹽司積壓鹽本降二秩，卒以總領所申額鹽虧失罷。九年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元年正月召赴闕，奏對稱旨，除工部郎中，仍舊措置官莊。樞密院得旨列具淮東官莊已成之數，總五部七縣，及楚州忠勇使效，爲五十四莊，屋二千四百四十九間，耕者一千二百有奇，牛六百二十有五，稼器六百二十五副，老穉五千四百二十有七，耕田九百一十四頃。上見實效，尤以爲喜。公蒙上異恩，感激盡力，嘗歎曰：「古者專以屯田爲養兵開邊之計，國無重費而可成功。今講和方堅，無所展究，將有見忘者矣。」已而果然。淳熙二年，官莊結局，除將作監，點校官莊。三年四月，除大理少卿，六月罷。十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四年春，除淮南運判，不赴。九月再命，仍專一措置督修城壘。五年，兼權揚州，于是瓜州城成。六年五月，除知揚州。八月，除運副，時暫差知楚州。九月，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闥斗門函洞隄岸，可以固護民田約三千七百餘頃。特授中奉大夫，封黄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未幾罷歸，兩任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十三年，轉中大夫。十四年，除知隨州。十六年，賜紫章服，冬始赴郡。

紹熙二年任滿，尚書張公杓爲帥，薦于朝，三年，除知台州。公至郡，詢訪利病之實，思欲不闕郡計而又裕民，量入爲出，優有餘地。榷酤征税，大率從寬，闔郡熙然，塗歌巷詠，率有「太平官府，昔所未見」之

語。明年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爲優。人謂既以利予民，非天雨鬼輸何以致此，益以爲不可及。或問公，則曰：「求弊當求其源，台有二弊，偶皆得之。一曰秋苗爲鈔，二曰軍士虚籍。」有姦胥增改鈔額，照以倉籍，僞增至八千餘石。至以十爲百，以百爲十，上下蒙蔽久矣。公既發之，而使輸苗者每鈔不過一石，弊無所容，至增萬斛。虚籍尤爲重耗，因立賞罰，使之自陳，置籍几案上，親爲銷注，月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財賦條盡，較計精詳，節不急之費，罷饋賂之私，杜刺軍之請，是以能不擾而辦。屬縣寧川邑庠久廢，公爲買田五百畝以振之。剖決滯訟，情法俱當，人既悦服。一毫使民，則爲之蠲積逋至十餘萬。謡頌騰播，遠邇寮吏亦皆感歎。倅貳賢者還朝，語人曰：「郡太守職在便民，政有不平則吾當正救之，今徐使君專意撫摩，如恐傷之，吾無所用其力，惟贊之而已。」憲使陳公杞行郡，父老擁車請留太守者累數千牒，陳公歎曰：「得民如許，諸郡未見其比，當以聞于上。」五年四月，除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郡人尤惜公不滿秩而去，立祠塑像，以歌謡刻之石，攀轅卧轍，喧動千里，幾不容去。

公歸此亦倦遊矣，力丐祠，而促行之旨益嚴。既抵所部，詳刑決獄，務在寬平，恩威兼行，列郡皆聳。慶元元年春夏之交，欲偏歷諸郡。或謂瘴煙季春爲甚，姑緩之，公謂職在澄按，不能自已。至五羊，疾作而還。第四子隨侍，自公得疾于道，驚憂精禱，願以身代。公既還而此子先以疾卒，公罙不堪，遂相繼而逝，寔五月八日，相去纔五日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贈令人，再娶陸氏，封令人。七子：長晞

皐，通直郎，先三年卒；次晞益，承直郎、知台州寧海縣丞；次晞稷，嚴州觀察支使；次晞夔，儒林郎、新鄂州觀察支使，即死于曲江者；次晞垂，將授公遺澤；次晞契、晞夷，習進士。女五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唐灌；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事郎、監溫州在城商稅□琴；次適承奉郎、監台州在城商稅汪立中；次適史宣之，寔太師之孫，將以遺恩補官。孫男十一人：❶師顔、師孟、師周、師偃、師雍、師錫、師點、師召、師伋、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二年九月丁酉葬公于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從新卜，且公志也。

公天性夷曠，與人以誠實，素嫺吏道，晚益更練，故台州之政，尤爲人所稱。孝宗知獎，實千載之遇。往來淮南數年，詳究精密，論事上前，如辨白黑，動輒寤，朝奏暮行，間有飛奏，亦皆響答，故凡事皆見功緒。人但見其寵渥，使藩成大家，亦其才業勤勞有以取之。公爲漕時，有揚州教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郡，守皆俯從之，來求于公，公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吝必在旦夕。邊郡章奏動徹上前，萬一以爲問，何辭以對？」力卻之。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公不以爲恨。後數年，其人以賄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諫之，彼自不用，故獨免于罰，仁者之報也。一閒十餘年，築屋湖上，日以觴奕杖履自適。尤善居鄉，未嘗忤物。宅欲成而東南尋丈之地或執不售，公曰：「我亦何用此？」左廡止爲前榮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自奉如小官時。兄子數人，撫之有恩意，調給惟

❶「十一人」，據下文，當爲「十人」。

均，無有間言。公在淮南，鄉人有被盜，疑公之僕爲囊橐，追捕治掠甚苦。公聞亦不爲動，已而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我以家事付汝，累歲侵漁已多。汝尚何訴？」其無競類此，聞者服之。麾符所至，前後薦士百二十餘人，其間有在從班者。而公出入三朝，受孝宗之知尤深，官止列卿，豈非命耶？

鑰汪出，早歲及與公同舍，姨母既歸，公情親寖厚。丞相留公當國，最重然諾，鑰一日見之坐中，有語及公者，留公曰：「此人有才。」鑰因問曰：「相公何以知之？」曰：「朝廷每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隨州一奏甚明而可行。」因曰：「其人純茂，向來口語非其實也。」其後丹丘、廣東之除皆出其手。鑰不惟服公之知人，而又喜公之爲留公所知也。諸孤請狀公行，并以所聞書之，俾求銘焉。謹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行　狀

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代汪尚書

曾祖暄，故任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累贈太師、鎮國公。妣陳氏，贈國夫人。

祖景臻，故任少師、安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康國公，尚仁宗皇帝女秦曹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父忱，故任少師、瀘川軍節度使，累贈太師、雍國公。妣唐氏，雍國夫人。

本貫開封府。錢公諱端禮，字處和，年六十九狀。

吴越忠懿王六世孫也。高祖惟演以文章受知章聖，掌内外制十有餘年，擢樞密使，以襄鉞鎮盟津，移洛陽，歐陽文忠公修、尹公洙、謝公絳皆在幕下，一時士靡不歆艷，謚文僖。鎮公在慶曆、治平間號良二千石，神宗朝王莊定公存領三司，鎮公爲副使。奕世光顯，至康公而愈大。公雍公第三子，以賢穆之孫，政和初授宣義郎，七年賜緋，宣和三年賜金紫，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靖康元年，監登聞鼓院。未幾隨侍重親，避地湖廣，累奉祠禄。紹興三年，添差通判台州。歲饑，方議賑給，飢民千餘人集譙門下，守欲設兵衛。公曰：「是促之爲亂也。」亟開倉俾以次受粟，無敢譁者。識其間有猾吏數輩，白太守，尸諸市，一境安堵。

公時方年二十餘，由是聲名籍甚。四年，通判嚴州，又改湖州，皆不赴，主管華州雲臺觀。七年，通判明州。太守尚書莫公將知公明敏，郡政多決于公。除直秘閣。後政以苛敏自任，僚吏重足而立，公獨以理折之，不爲屈，又加敬焉。十五年，除提舉淮東茶鹽。引對，改除兩浙轉運判官。時方繕治行闕，增葺宫城，公與臨安守分任其役，率先告辦。除直徽猷閣，進寶文閣。漕司有積鏹近萬萬，或勸公獻之，公曰：「此朝廷外府也，何以獻爲？」時宰不樂，遂罷歸。

十七年，除淮東轉運副使。時金使方通，官吏希賞，趣辦過豐，一切取給于民，怨嗟相聞。公日力言于朝，人皆危之，公曰：「目覩公私之害，忍不言乎？」秦丞相亦察其誠，遂爲減入，至今賴之。漕計率耗于無名之費，歲用多請于上，公革去宿弊，絫廩有餘，遂乞罷大農歲給，又儲三年之貲爲備用庫。明年，進直龍圖閣、知婺州。公入境，聞歲方苦旱，即齋素默禱，首祈于星祠。香火未收，雨已大注，邦人歡呼。已而霖霪不已，公度必有水患，亟募客舟百餘艘，人或以爲蚤計。一夕水暴至，城不没者纔數版，浮梁既漂去，溪南市人求救者號呼震動。公坐城上，厚賞舟人，競載以濟，幾數千人。公分處僧舍，計口給食，悉遂全活。去之日，遮道挽留，生立祠至今。奉祠三年，丁雍國憂，服除知衢州。過婺，闔境送迎，近世所無也。三衢大火，公以民居侵據通途，不因是時一正之，害未艾也。乃訪古溝遺跡，盡復其舊，自是無火災，民方大以爲便。嘗治一豪氏之無良者，偶與漕有連，以屬公。公必欲竟其獄，漕陰中公而罷，人

皆冤之。二十八年，除知撫州。抵玉山，以病丐歸。是冬召赴行在，次年陛對，除太府少卿。七月，除秘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公嘗領浙漕事，至是十四年再至，人以爲淹回，而公曾不介意，振舉職事，視昔有加。居無何，顯仁皇太后上仙，太上皇帝欲得典禮嚴備，御筆委公專領辦護。公晨夕不少懈，訖事，進右文殿修撰。三十年正月，除知臨安府。府以應辦積欠民户緡錢幾數萬，公曰：「天府爲郡邑首，即售物不償其直，何以示天下？」盡還之。明年七月，除權户部侍郎。先是，御史中丞汪公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太上問誰可者，對曰：「錢端禮可。」故有是命。八月，兼樞密都承旨。九月，兼權知臨安府。公嘗建明用楮爲弊，至是專委公經畫，分爲六格，出納皆有法，幾月已易見鏹數百萬。三十一年八月，丁

雍公憂。次年今上即位，公取故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瓘所撰《蜀説》中二十事，事爲之説，號曰《正論》進之。

時邊境方擾，公言戰守爲尤詳，其略曰：「當今國家利害，莫大于夷狄侵侮，然圖大之計，不若從是而務實。張虚聲，蹈實隱，非國之福也。去年諸軍所可恃者，獨一劉錡，而首不能支，託疾退師。其餘或避舍宵遁，或全軍陷没，或逗撓不進。間取小捷以欺君上，公肆大言，然無成效。幸而敵人自相殘滅，不然可爲寒心。今金主新立，陛下嗣服之初，所當講聘睦鄰，修明政事，訓勵士卒，增理邊要。外與之和，而不忘内修，中原之民將見襁負而歸王化矣。」上每爲稱善，賜親札曰：「卿世積忠孝，姻聯戚畹，雖居憂于外，乃心罔不在國家。載閲奏篇，備詳忠讜，嗣有聞見，無憚剡牘。」公又

奏曰：「陛下訓練甲兵，申命將帥，人人賈勇，無如今日。兵法曰：倍兵不戰。蓋衆寡强弱既已不同，縱有驍勇之兵，忠義之將，適足以餌虎口耳。今彼勢雖屈而事力尚强，未可與之較勝負。今日將帥非無忠勇之士，恐爲匹夫之勇，乘危僥倖，貪小利而忘大計，使得一城一邑而旋得旋失。既不能保持其民人，又不能堅守其要害，更相屠戮，以激强敵。不惟終無所益，久致寇兵。願陛下審思利害而熟計之，明詔諸將無妄出兵以蹈後患。夫戎狄俗尚殺戮，然兩世俱遭篡弑矣。報應之理，各以類至，是殺人豈有利哉！藝祖不血刃而得天下，盡除五代專殺之弊，故四海之内歸仁焉。陛下若取法祖宗，以仁政爲先，自可以鞭撻夷狄，不在于戰勝而後定也。今彼殺我亦殺，彼鬭我亦鬭，諸將疲于奔命，民困財竭而兵革不息，意外之虞又有不可勝言者。太上講好息民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虚名招實禍，獻言之士徒以口打賊，若將帥妄希功賞，誤國遠圖，後雖孥戮之亦無及矣。臣竊謂當修睦鄰好，以懷柔爲務，則安靖休息，不妨固守邊障，遵養時晦。上以奉兩宫之歡，下以安百姓之生，仁及草木，則中原不難圖也。」

隆興元年冬外除，召對内殿。自符離失利之後，南北相持，和戰未决。公奏曰：「竊觀注措施爲，可謂勤且勞矣。且夫大功必立而未聞其效者，豈非議論偏勝，機事失宜，未得其當耶？中原之當復，人皆知爲不可緩，恐須時至則可爲耳。今士多持以爲進身之資，揣摩上意，所以施爲之事未嘗有成，徒捐貨財，虚費民力。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是欲增重兵威而反弱國勢，

豈不爲鄰人所侮哉！至于招納叛亡，交結鄰援，此皆賈怨生事，無益于國者。」又以江東守備未具及所用將帥未盡得人，又奏：「臣聞金人數有文移，取索俘擄人衆，是釁已開，爲興師張本。敵人犯邊，淮東必自清河，淮西必自渦口，兩處當豫選梟將，委之拒捍。維揚、六合、和州當爲聲援，須擇有謀略三大將臨之。高郵僻在一隅，三面阻水，止可以處游兵水寨之屬，或可爲間探，不可專恃。陸贄謂兵當居重以御輕，蓋謂以輕兵居前，重兵居後，爲臂指之用。淮上既固，則大兵當屯于沿江，如采石、宣化、鎮江、江、池，皆當嚴備。又須選名將數人，如前日有因事而罷者，願加收卹，諭以恩意，稍復官爵，責之後效，孰不願盡死力？仍須以威望素著、懷忠善謀者，使各護一路。敵知備禦有方，未必便敢輕犯。若處之失宜，反爲所易。故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定勝負也。」是日除户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二年，寓吏部侍郎。上面諭：「前日劄子議論甚好，朝臣皆不及。」時韓公仲通爲尚書，同對，論及經費，因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正恐此去或更有調發，不易應辦。公奏曰：「臣頃在户部，已見支用不足。嘗總一歲出入之數，比較五年增損多寡，爲會計録上之。後自度牒既行，僅得八十萬，通約有四百餘萬，内庫取撥又不在此數，而辛巳調兵爲之一空。今日匱乏，實由于此。今宿兵之久，未見休息之期，臣等所以夙夜惴恐，未知救弊之道。」上云：「直須恢復中原了，財賦須充足。」仲通奏曰：「恢復恐未可必，且願陛下經度目前所用。」公奏：「仲通之言甚是，望陛下聽納。」上亦稱善。時左相湯公思退、右相張公浚招户部長貳同到

都堂，右相問兩淮興兵用度錢糧，公云：「未知合用多少？」右相云：「軍中大費，且備千萬。」韓公欲退而議，公云：「此事體大，須與兩丞相執政面議。若非于經費内分撥，必須飛泛措置。經費既不自足，飛泛必取于民。民力困敝，若無名横斂，不惟不堪，必致人言。」韓公云：「民間科斂甚難，不知以何名取之？惟有鹽鈔一事，容試議之。」公曰：「鹽事差可爲，然添起鈔面，則民食貴鹽，未必及千萬之數。改法亦重事，若一切行之，恐致中輟，須先有定論，然後有司可以奉行。」後再論鹽事，右相云：「不若賣度牒數萬道。」尋有旨，且給一萬道，然竟不施行。

時左相乞出，公因對，又奏：「今廷臣群居竊議，但以和、戰、守三事爲進身之資，未嘗權國之利害。分朋植黨，牢不可破，以惑上聽。萬一事變，奈何？三説不必執一，但度事力淺深，知彼己當何如耳。」上極然之，問：「今日當何如？」公即奏：「三代以至秦漢，夷狄多得志于中國。所謂『王者不治夷狄』，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也。」因歷陳秦皇、漢武用兵之禍，高帝和親、宣帝不用兵之利，澶淵之盟爲中國之福，燕山之役致靖康之變。又言：「太上講解以致乂安，陛下欲成恢復之志，此聖主之用心也。然兵者凶器，帝王之道以仁爲本。太祖灼見，故以不殺爲武，應天順人，指顧而定。中原破蕩，而四海獨知有趙氏，豈非仁恩之至乎？非不知順旨迎合可以保爵禄，世受國恩，蒙陛下非常之遇，臣而不言，誰當言者？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上改容欣納云：「卿論事甚詳。」因賜卮酒，且云：「卿可見湯思退，諭朕旨

令，勿再請。仍見張浚，令早行。」退詣二相府宣諭，右相遂行。

三月，充淮東宣諭使，王公之望使淮西。公奏又詳陳秦漢之事，且言：「魏晉以下，無術制夷狄，以至于亂者多矣。惟有唐制頡利，得先後之序，和吐蕃，有終始之謀。五代石晉之事，尤不足言。自完顏亮入寇，于今四年，天下不得休息，殺傷不可勝紀，疾疫者殆無虚日。官爵不足以充賞，錢穀不足以爲用，内外急迫，上下煎熬，而議者不深維大計，惟空言以永虚譽，抵巇而要利權，國何賴焉！臣故歷陳自古所以制夷狄者在德，保人民者在仁，願躬行此道以致太平。今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欲增兵則餉饋無所從出，欲增備則人力有所不勝。雖使敵不犯邊，但見日以自困。今所以未長驅而來者，蓋完顏亮覆車未遠，慮挾彈者在後。欲與臣下重兵，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又河南困敝，未易鳩集，故委前日餘兵付二元帥，使自經理，其意蓋欲和耳。故在今日和之爲利，南北均焉。或以前日持用兵恢復之説者爲勇、爲忠、爲剛，以今日和議爲懦、爲怯、爲弱，此不明事機、不計事實之甚也。用兵而敗，豈不爲懦？連兵數戰而無功，豈不爲怯？與敵角逐而不能勝，豈不爲弱？今斷然行仁義之事，修文德以來遠人，可不謂勇？陳帝王之道以輔明主，可不謂忠？以柔克之，可不謂剛？又況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禮文之事安可遽絶？前日敵帥力言四郡之地，若使命得通，庶幾有可商榷，未至遽行。萬一彼以重兵攻下四郡，寇襄漢淮甸，重相邀索，和則退師，不和則進兵，不知其時議者何以處之？昨小使之行，自

來無此體例，爲彼摧沮以自取辱。蓋緣事多輕發，不思後圖。玆蒙選擇，俾宣德意于淮東，及令經度事宜，不敢隱默，取誤國之誅。望察臣愚忠，明詔大臣早定其議。」御筆付三省。

又奏：「向者經營山東，得海州而終不能守。中原之人非不懷祖宗之德澤，歸陛下之仁聖，然自出兵收復，所至劫掠，重擾其民。既而又不能堅守，爲金人屠戮，肝腦塗地，生業蕩散無餘。若此望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難矣。陳、蔡、順昌、壽春等處皆被此患，如此招來，適足以離人之心，堅後日之敵也。傳聞道路，或謂吴璘已失德順，秦州不守，還保川口，果爾則可見用兵無效，虛費錢糧，枉殺軍士，初無益也。不徒無益，正恐釁端再起，兵連禍結，養成大患，雖有智者不能爲陛下謀矣。方今將帥兵强馬壯未有如璘者，力尚不敵，況餘人乎？建康、鎮江之兵經王權、李横敗衄之後，率皆傷殘之餘，又且數易主帥，士氣未振。江、池、襄、漢之兵尤爲烏合。殿司一軍爲成敏破壞，死損大半。而東南諸郡起發之兵懦弱，不堪披帶，緩急必致誤事。臣故曰和戎，國之福也。聞金人大軍見屯虹縣，積粟糧，秋冬必爲邊患。兩淮城邑半爲丘墟，雖欲堅守，戰備不具，又無兵力以拒之。或欲清野，則是先自棄之。萬一彼留戍淮上，俯視長江，以久相困，豈非危道哉！雖欲與之連和，彼必偃蹇邀索，何以應之？靖康議割三鎮，百官廷議，舉朝皆謂寸土不可與人。後敵騎長驅，事窮勢迫，則或言割地，或言固守，一時不能堅決。金人徑抵京師，三鎮平下，遂成大變。前日議臣相與太息而已，真可爲痛哭也。臣所以墮肝膽，吐情

實，願陛下夷攷前事，永以爲鑑，早定和議，遣使通誠，以保國安民爲計。既和之後，養勇以待時，蓄積以富國，待兵力既壯，機會可乘，惟陛下所欲爲耳。」又奏：「專言用兵者，嘗謂敵人已弱，可以恢復。今止得一宿州而遽棄之，則恢復之計復如何？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則必勝之説果如何？有自獻其説，欲折服人使用敵國之禮者，及從而遣之，則辱命無所不至，使至今和好未決，則未見其折服使人之效也。有稱長安談笑可取，鳳翔之虜如何可逃者，今西師取一德順尚不能有，則未見其談笑取長安之效也。凡此數事，皆可攷驗，誤國明甚不可掩。願聽言則審其忠實，立事則黜其浮議，幸甚。」

五月，公至揚州，頒詔勞賜諸軍，即申朝廷云：「雖未至楚、泗，淮上守備大略已見。揚州城補葺破敝，全無樓櫓，何以容人？借使有人，須積糧爲一城之計可也，設敵人自天長徑入瓜洲，曠野約可容二十萬，則揚州巋然在後，詎能堅守？瓜洲兩小城不過容五七千人，豈足當其鋒？兩處守禦止如此，泗州邈在淮北，如敵兵渡淮，不必取泗州，遠則光、濠，近則浮山一帶，皆可以濟。近日淮北賊過浮山寨，卻奪婦女驢馬，泗州恬然不知。或敵人徑渡，及自清河口運糧而來，泗州必先隔絶。此不待圖上，灼然可見。若自西路而入，則海、淮、泗折北不支，揚、楚坐困，前日劉錡之敗是也。今營屯備守皆嚴，將士亦願賈勇，其如地勢平曠，分布難遍，聚于一處則不能分守要害，各守一方則臨事難應大敵。今劉寶一軍分屯外，在寨者不滿二萬，自以爲憂，正以前出後空，別無後繼。或謂輕兵在邊，重

兵留屯江上，則敵可直臨大江，小駐不去，坐失兩淮，尤非策也。至若軍須調度，糧饋犒賞，金帛官爵，計今日帑藏，可充其用否？今泗州姑少增兵以張聲勢，移江陰一軍，亦可以安邊民、助軍聲爾。若決欲守備如金湯之固，前日蓋嘗大有所費矣，皆徒勞而必不可恃。若欲開拓以希大功，萬無一可。故曰用兵難而守亦不易。」罷揚州牧馬監，塞楚州滿浦閘，增清河之戍兵，積監本之贏貲，皆公措置之大略也。

既至盱眙、泗州，宣詔犒師，與守臣遍巡城上，觀覽形勢。時準御筆云：「泗州可棄則棄。今夏金人蓄鋭，秋必犯邊。彼以重兵得泗州即去，則于我無利害，不必與之争鋒。若守而不去，則會重兵，絶糧道，是不戰而勝也。若彼得泗州而平其城郭而去，則我亦平其城郭，如淮陽軍之類是也。朕調發卿以前軍屯楚州，扼清河，輕兵守泗。王琪以殿司兵二三萬屯揚州，郭振屯六合，淮西自有王彦、張守忠等。敵兵雖衆，何足憂？止恐調發不及而來，卿宜保江上，朕便遣三衙兵至江上，卿宜軍往楚州。别有所見，即具奏來。」時審議官胡昉、楊由義已回兩月，❶金人聲言聚兵于近邊，有意連和，而朝廷尚未通書遣使。知揚州周淙、提舉茶鹽吴巘謂彼計如此，必有所待，欲作本路帥臣一書，鈎致彼帥之意，然後審處其宜。公爲聞于朝，謂：「兩淮與金人各爲屯守之計，彼既清野，稍遠其兵，我亦宜休息，少減屯戍，其意各欲安静。然彼此未絶關防，欲休不得休，欲静不得静，則餉饋不減于前日，戰守相去能幾何？緣國

❶「楊」，原作「揚」，據《宋史》及下文改。

是未有定論，前嘗有書往來，今遂南北阻絶。周淙等恐因循及秋，敵情難料，若彼趣和之意欲速，則興師之舉必急。兵一交鋒，所傷必大。若待其無禮侵踰而後與之盟，曷若先事通情，可以款其意？」因具以淙等書上之。回至楚州，又奏論：「前此屢通元帥書，使命終不曾行，議論久無果決，所以致彼之疑。必曰既不遣使，又無禮幣，謂我通書止爲款兵之計，持空言以相誤也。布薩忠義在邊累年，❶若成和解，彼則無功。今業已簽軍，意欲一動，力彊則自取，待其不可然後連和，固執前謀以邀功利。今雖與之書，彼必持此説，沮格其議。不若便遣信使直造燕山，一則可見金主之意，一則可伐布薩之謀。仍調發諸軍，分屯江淮，以備不虞。或不納我使，納而過有邀求，則曲在彼而不在我。兵以曲直爲勝負，不繫强弱衆寡，前日完顔亮之事正類此也。」又得御筆云：「比得陳敏奏泗州兵少，欲增戍兵，朕俟近秋調發。設若七月敵人伺我不備，衝突泗州，輕則敵，衆則避。縱使得泗州，終何能爲？卿當按兵持重圖之。」

六月歸奏事，納劄子十二及六圖，一一指陳，仍言守備疎略，恐敵人入寇。再對，上問兵力險要，具以實對。改除吏部侍郎，仍再令日近起發。公又一再入奏，乞早定和議，及和議未決守備當嚴。七月，回至鎮江，被省劄住楚州，以此體度應副北人。登舟至江口，得盱眙報，北人未有來耗。公具申朝廷，謂來朝未可知，若遽往而守，待日久彼無來耗，勢必空回，徒致衆疑。俟報而

❶「義」下，殿本有小字注：「案『布薩』舊作『僕散』，今改，後同。」

動，庶合事機。又遣屬官楊由義赴闕，奏乞遣使發兵，云：「北人來期皆是不定之辭，未可信憑。今又無耗，敵情狡詐，竊慮别生姦計。其遣使、發兵二事皆不可緩。若只發兵，以待其報，則海、泗二郡必先受兵，中其陰謀。若只遣使，以俟其和，則可否未決，不可不虞。惟當遣使與發兵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若使至北廷，則堅決之語，誓書一定，然後抽回軍馬。脱議論有變，勢必相侵，則嚴兵固守，與之力戰，是謂應兵。臣雖不武，實無所懼。所以至于再三冒瀆天聽者，恐一失機會，後必噬臍，望速賜睿旨施行。」數日又申朝廷：「乞速遣使介以示信。彼見使來必喜，無有使行而兵來深入者。兼使人見敵酋，言必端的，彼此可決。使回即遷西城所有，不過信宿事耳。與其先墮其城，不若速遣使介。彼料吾重于遣使，若使命既往，信非空言。其間設有小不相從，至再至三，議當定矣。書中務存大體，簡嚴其文，不必用前日來書中辨曲直之語，却恐引起不遜之言，後復難處，當少遷就之，以濟大議。須兵與使同遣，一則使敵人聞我有備，和議早定。二則安海内之心，亦知吾本謀得和則和，必不得已則戰，以和爲先事，以戰備不虞，如此則間言異議無從而入。不必待其書來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則不若先遣以釋其疑，以破其謀，于計爲得。」

八月由義回自行在，云：到日得旨内引，上云錢端禮所奏未是。左相又面授劄子三十五道，令親納宣諭。劄子係奉聖旨，令將海、泗二州戍兵先次撤回，便令奉行。時丞相魏公杞爲本司參議官，是日招劉寶及參議官以下與由義會議。公大言曰：

「某屢于内殿奏和戰之議未決，且當固守邊圉，觀敵情以待其成，舉動皆未可輕。必不得已而爲應兵，曲不在我。若與之和，彼已求四郡之地，前後雖已許之，彼必候盟書約定而後退師。今使命未遣，雖敵帥通書本相，未曾計割四郡。若無故撤戍而回，是棄之也。彼乘虚據之，自言收復，不以爲我之惠。他時别有邀求，或乘時侵軼，孰任其責？上不以某不肖，付之一路事權，一已去就至輕，此事繫天下休戚，斷之于心，必不敢奉行。須俟遣使，或朝廷通書議定，始可議之。」即具申奏，力論撤戍不便，緣繫北界回書未到之日承降指揮。今北界回書已到，本朝之書有續當遣使之文。若所議之事北界書中悉已相從，則目下撤戍便可交割。或事有未定，只撤戍，占據之後餘事難以商量。縱欲備宣聖主示信之意，他日亦難以口舌争也。又慮未曾遣使交割，撤戍之後敵帥據以要功，自稱收復，又執盧仲賢之語，必愈費力。兼兩州撤戍合行事多，難以申明待報，恐致誤事，乞暫赴行在面奏曲折。得旨：「邊事未定，未須求對。别有事宜，速具奏來。」遂上奏，并牒北界官司檢繳申。未浹日，金字牌至，奉御筆：「覽卿奏劄，欲遣使事。朕初遣卿爲宣諭，意在肅軍政，明守備，二者皆無所陳。卿當與諸將嚴戰守，主和議非卿事也。雖金人重兵屯于淮北，亦須待許我議事方當遣使，若因而侵犯，則將帥之任安在哉！撤戍可早，關邊無害，不可遲疑，即日便宜施行。卿恐兵一動，若彼不回書而發兵，則當何如，卿欲奏事，邊上未可闕，卿可頻具奏來。」翌日又準金字牌，魏杞令疾速赴行在奏事。公亦乞罷，遂請劉寶面付撤戍省劄，仍與議定候朝

廷北界書先行，然後抽兵，庶敵人先得書，知是以海、泗與之，不是白棄兩郡，日後免于邀索。是日發下宰相與布薩書，登時入遞，盱眙申齎書已過北界。

九月癸未朔，得旨過淮上措置，撫于軍民，以二州撤戍，人民南奔也。報差魏杞奉使，康湑副之。庚寅，盱眙報撤戍人回。辛卯，招撫司申胡明兵馬已回，敵已薄海州而未入。公申朝廷云：「自至淮上，兩具申稟，又遣幹官稟議，乞發兵、遣使二者兼之。既而被旨撤戍，即具奏合候使行議定之後，正防姦詐。尋蒙璽書切責，已即恭依。近北界射過榜文已相見欺，未知厥後之意。方今兩州未受，奉使未過，正是危疑之時。雖飭諸將嚴備，竊恐兵力不加，累乞王琦一軍，望早賜調發。引疾求罷，非敢規避，誠恐死無益于國耳。」尋報金人有入寇之意，蓋遽得二州，反以我無信，具以聞。望日敵騎已入泗州，民有不及南渡者，或刖其足，海州歸正人亦多被害。兩州積糧尚二十餘萬，半爲居民所焚，餘者皆爲敵用。壬寅得御筆：「已令王琪起發，劉寶軍馬有分在他處者，可盡抽回，不可使兵分，詔劉寶亦如之。」公奏：「敵人貪婪無厭，既見撤戍，遂啓姦心，虛張大言，公肆迫脅。陛下憫南北生靈，俯從其議，令大臣通書講解，撤戍以示大信。彼宜應答如響，而乃包藏異意，自反其説，此殆天亡之時也。夫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臣已謹戒邊吏，固守封疆，不爲禍先，不可輕敵。若取接使介，則信義不可輕變。或妄爲陰謀，別有窺伺，臣當傳檄六師，奮勵諸將，堅壁以老其師，持重以乘其敝，絶其糧道，挫其鋭鋒，以逸待勞，可以決勝。」甲辰，王公之望除參知政事。丁未，

報左相除都督。戊申，得省劄，除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贊。庚戌，淮泗報金人侵廬州，本州移治。初頓遇守壽春，金人繫橋，不敢禦敵，是夜南徙。韓璡守廬，謂敵已渡淮，徑入焦湖，郡人奔迸，致溺舟狼狽甚衆。既而聞虛驚，復還。十月庚申，公以督府既建，宣諭司乞結局。又申朝廷：「比得盱眙錄到來書副本，正緣先得四郡，遂致猖獗。如取俘擄等人決不可從，事須斟酌，不宜欲速。若固守道理，使知我不畏怯，乃所以速之也。」癸亥，差充大禮鹵簿使。十一月癸未，探報敵騎已至濠梁，盱眙守移治天長。奉使楚州，敵未渡淮而盱眙大火，軍民奔走，一路震動。因取所遺錢糧，自燕館郡治，民間屋宇，盡移泗州。魏勝力拒于清河，死之，進據楚州。初金人本不爲渡淮計，而一旦至此，豈無自哉！

丙戌，公赴闕，既對，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户部尚書。乙未，上問：「欲遣楊由義持敵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者？」公奏：「臣聞王抃者，雖不識其人，前副盧仲賢行，知事之詳，又亦審細，自願一行。更望召見，察其人而用之。」上欣納，數日遂行。丁酉，下詔親征。戊戌，上宣諭：「卿議論實忠于國，欲用卿爲執政。」公控辭甚力。辛丑，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甲辰，兼權參知政事。時邊報日至都下，官民多謀移徙，或傳德壽宮亦有諸宮燒香之議，人心愈摇。太上宣問近事宜，公奏：「金人必和。但民間驚疑，似聞陛下亦有所備，所以日有妄傳。臣不敢少誤陛下，此豈小事，願陛下不可輕動。」太上開納，自是始定，去者復還。或議峻其法禁，公曰：「朝廷鎮静持重，人當自

寧，豈可家至户曉也。」閏十二月乙卯，得旨令執政等進呈文字，以左丞相陳公康伯疾也。公奏：「適見付出王之望奏，金左副元帥見在滁州，恐王抃徑往都元帥處，則于左副元帥情意不通，乞將書本别寫，發往左副元帥處。臣竊詳之望嘗建三策，欲放彼處人至淮，用兵掩擊。今既過淮，之望又在江上，若見得可擊，必已擊之久矣。而乞再通左副元帥書，可見之望親臨所見，必不敢妄言以背前説。乃所以盡忠，望從而行之。」乙亥，王抃到闕。先是，上嘗宣問敵情如何，有需索否，樞密虞允文對必有之，公曰：「若然，是不欲和。若只如盧仲賢約定方可議耳。」抃至，書未啓封，上復問允文，奏：「定有需索，恐難應副。」公獨以爲：「今既駐兵不動，又連來通書，皆無不遜之言，欲和本出彼意。若必欲和，定無意外。或果有難應，不足從也。」及見書，止是欲世稱姪，國書用名，後用「再拜」，皆舊書元定項目内事，餘無他請。上曰：「今既别無所需，可如其式報之。」虞曰：「何必一如他説。」公曰：「而今正以未能制彼死命，苟力可制，又豈以一言半辭爲輕重？但權其事機而已。」虞曰：「且如和尚原最係川蜀襟喉，豈可復與？」上曰：「他要辛巳年以前舊界爲定，若于内不與，和定不成。」公奏：「固知險要，我若求之而得，彼卻以求，何以應之？況與向來之和不同。」虞曰：「有何不同？」公曰：「今既以皇帝兼稱，則名位已正。雖曰稱姪，是敵國，與向日殊不同。又減十萬歲幣。此三事最大，我執之已堅，彼不能易。此外若更力争，是求釁也。謀國當思遠圖，姑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内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恐欲爲治兵親

征之計，臣乞先罷，專任能者。」争辯至漏下數刻方定。虞已承命，明日又奏：「王抃行只理會，乞令奏使朝陵寢一事。」上曰：「不若且休，待事定了別議。」公又入奏：「第一次遣使，莫若安静，庶幾他日有事，卻可與言。」抃遂行。

十二月辛卯，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先是，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奏除其令。論館職不當限員，又論人才當須自外召三五人面論，然後審擇而用，上皆從之。奉使過界，北軍已回。甲午降詔，和議已定。丙午，上問改元事。隆興，故叛臣趙諗嘗用，虞公以爲載籍所不載，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典也。」簽書王剛中奏事留身，上以爲問，剛中奏：「此事具見曾布《日録》，不當復用。錢端禮欲改，虞允文有不同之論，臣以爲當改。」御筆欲用「乾統」，西北虜曾用，别擬四號以進，遂改「乾道」。元年正月辛亥朔，上親祀圜丘，公爲禮儀使，率百僚班賀于端誠殿。庚申，充德壽宫使。丁卯，公乞出，不許。丁丑，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公以帝姻不可任執政，公即再乞出，堯封除太常少卿。戊寅，又申前請，上云：「朕已宣諭堯封，朕以公選用才，即非私意。」公奏曰：「既移臺諫，愈不自安。」上曰：「決難請去。」己卯，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月庚辰朔，祥曦殿奏事，虞公奏云：「錢端禮輔佐陛下，方成和議，恐未可去。」上曰：「和議出于朕意，參政端不可去。」王公亦奏：「大臣進退，所繫非輕。」公又奏乞從臺諫之言，間陳累數百言，退復入文字。辛巳御筆：「朕念即位以來，股肱鮮克勝任。倘得其人，不以私義廢。雖議者或有不容，而曾無眚愆見于論疏。抗章屢

上，丐去甚力。方憫風俗之極弊，嫉浮言之易興，卿宜竭節推誠，亟安厥位，毋以小嫌咈朕意也。」次詣德壽宮，太上亦再三諭不當去位，又云：「只如許大一件事，非卿誰能了得？」丁酉寒食，公奏欲上先世諸王冢，上再三宣問，因歷敘家世。上曰：「卿以才德選，不緣私親。」是日約族黨具集表忠觀焚黄，兩宫壽聖殿並賜酒果以爲榮。丞相陳公已病，公爲援典故，以長子偉節爲直秘閣，次子安節賜同進士出身。既薨于位，以少師、大觀文致仕。公奏：「逆亮内寇，康伯以重德鎮浮。陛下踐阼，康伯以大忠翊戴。宜優贈典。」遂贈太師。已而王剛中薨，公亦稱其竭忠輔治，引詹大方故事，乞贈七官外，更加贈一職，以示優禮。所以周旋二公之後備至。

公既行相事，兼權提舉玉牒，監修國史。八月乙酉，詔立鄧王爲皇太子。壬辰，公入奏避親嫌。甲午，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宫觀，仍奉朝請。踰月兼侍讀。公在經筵，論事不少貶，而勇退之志益堅。七上章求外祠，始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辭日宣坐賜茶，褒諭尤渥。

四年秋，起知寧國府，仍奏事而行。公治尚簡静，幕府省文書，蠲畸零税八萬餘緡，一方爲之鼓舞。建炎初劇寇攻城，故參政莊簡李公光力卻之，奏爲立廟。境内有麻姑山，地曠多藏姦盗，公奏立砦，仍置官徼巡。百廢具舉，不加鞭笞而租税如期，郡以大治。雖鋤治姦猾，終以恕行，每曰：「治道去太甚者爾。」六年四月丐祠。六月，知紹興府，力辭而歸。九年，申前命，辭不獲免。適修荒政，不憚勤勞，民賴以安。又勸種麥，官與之種。明年麥大熟，收數倍。

決滯訟，理經費，吏民以爲神明。兩郡皆爲之修建貢闈，且葺公宇廢壞者，率談笑而辦。最聞，除觀文殿學士。公在越，凡有建明，直達上前，請無不從，或以御筆批行。忌者恐再用，因以飛語中公。既以祠歸，竟降資政殿學士以罷，時淳熙二年四月也。三年，太上皇慶壽，公以紹興從臣特轉通奉大夫。六月，再提舉洞霄宫。四年三月，復資政殿大學士。八月屬疾，請致其事，復觀文殿學士。壬辰，薨于正寢。娶李氏，中奉大夫、直顯謨閣莊之女，贈文安郡夫人。再娶高氏，封鄆國夫人，先公一年薨。男當，故奉議郎。女一人，爲莊文太子妃。孫象祖，承議郎、知處州軍州事。女三人，修職郎、監行在車輅院吴修年，迪功郎、新福州侯官縣主簿王鐸，承務郎、知常德府桃源縣許軫，其壻也。曾孫二人，曰雲，曰澤，並登仕郎。女一人尚幼。

公生而不群，居重慶下，承顔幹蠱，曲盡孝道。雍國尤所鍾愛，親教以詩書。雍國父之問，質肅公介之幼子，嘗仕館閣，以元祐黨廢，娶晁氏，濟北先生補之實爲群從。公承平時生長京師，富貴中了無膏粱之習。唐氏、晁氏諸老尚無恙，公從容其間，因得以講論文詣，商搉古今。又先世自文僖公以來文獻相繼，故公曰自少多識前言往行，熟于典章，由熙寧以至政、宣間事，世所不及知者，歷歷能言之。謂李德裕不應進士科，以至宰相，非力學烏能至是。耽玩經史，未嘗一日去手。少時嘗手節十七史甚備，晚又著《諸史提要》行于世。[1] 尤通于《左氏》、《西漢》，率多成誦。幼好爲詩，

[1] 「諸」字，原脱，據《宋史・藝文志》補。

伯祖内相文肅公綍，字穆父，與蘇文忠公游，往來書尺唱和甚多，公尤刻意慕效，詞翰得其遺風。清癯如不勝衣，而眸子瞭然，如神仙中人。尚氣節功名，雖在下位時，聞國有大事，必默爲經畫，揣成敗多中。嘗稱子房貌若婦人，乃能仇秦而興漢，蓋自況也。爲政飾以儒雅，不專事文法，望之儼然，即之也温。寮史稟白，使盡其詞，一言剖決，是非立判。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不顧一己之私。意所不欲，迫之終不能動。靖康用兵，公親見和戰不決而致大患，故力陳和議，終始不變。公規畫甚遠，亦非苟于就和者。但以内審國用，外察兵力，少休王師，方可支吾以圖大計。崇深果決，洞見敵情。嗚呼！辛巳敵寇之變，無可奈何。若甲申歲，公揣事勢，謂金人弑亮之日，以無名興師、騷動百姓爲辭，今新造之國又負簒弑之名，必不肯效尤以取禍，但欲偃兵以靖其國，徒張爲虚聲，實主于和。故勤勤懇懇，欲乞遣使以通好，出兵以示備，緩棄海、泗以爲惠，至于執詔書而未出以當之。使盡行公言，則敵兵不動，不至淮楚再遭蹂躪之苦。公之言亦不爲不用，而用之頗失其機。西則廬、濠先遁，東則劉寶不援，魏勝以致敗死，豈不痛哉！是時士氣愈索，幾不可支，而敵人似進而退，似攻而緩。公益探其欲和，而己之説爲是，故王抃之行，諭之曰：「此行有三。一曰正位號，二曰定名分，三曰減歲幣。」往往人不以爲然，謂如此何以卻敵，至有面詰公者。公笑曰：「事成是非乃定，姑少待之。」抃回，既皆如約，金果退師，人始服公能斷大事。自此南北晏然，以至于今，誰之力也？公始至台，吕忠穆公頤浩一見賞歎，以公輔期之。又爲參

政席公益所汲引，中書舍人潘公良貴、元樞賀公充中皆相友善。尤有知人之鑑，丞相史公浩、魏公杞、知院王公綸，或交于布衣，或取于賓僚，推輓名士至輔弼禁從、卿監臺郎者甚衆。一介之士，苟所許可，無不委曲薦達。嘗曰：「韓安國自謂所舉皆天下士賢于己者，誠竊慕之。士之賢者恨未盡知耳。」好賢樂善，如恐不及。嘗奏事德壽，太上賞雪，賜坐，以玉盃宣勸，不以名呼，隆眷如此。因問及閒居自號，乃大書「松窗」以賜，上亦賜「忠實」二字。兩朝宸翰，光動一時。公雖家居，而恩數視政府。其孫裒所著詩文奏議若干卷，號《松窗集》，藏于家。

初康公賢穆葬天台之護國山，公以某年某月甲子從葬，遂爲台人。公初歸，寓瑞巖僧舍，年餘始卜築于城之東北隅，有林泉之勝，立精舍，繙經其中。暇日幅巾野服，與方外之士徜徉笑傲，觴詠琴奕，甚自適也。及遇圓悟禪師，究心内典，超然自得，視軒冕如無，故出處死生之際，絶人遠甚。得疾，即屏去醫藥，曰：「生則有死，亦事之常。大期將至，待之而已。」疾革，家人捧藥泣告，公曰：「汝曹豈解此？大丈夫何可倖覬萬一？」浮屠氏或勉之，亦笑不答，第捐金分施以謝之。前一日肩輿登所居山園，瞻謁釋道像如平時，歸即瞑目安坐，至終神色自若，豈苟然哉！公薨之後，象祖以書來曰：「先大父居官立朝之大節，公知之最詳，願爲紀述，將以告于太史氏。」鑰竊惟參政德望勳業，在家有牒，在國有史，搢紳知之，士民誦之，豈衰朽骫骳之辭所能發揚？觀公自隆興以來，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奏對者多矣。皆本于忠實，合于人情，是非有效于前，而所成敗有驗于後。其先

見如蓍龜之明，其定力如金石之堅。至如回太上燒香之行，抑都人遷避之擾，皆所目擊而心服者。載念鑰自幼識公于三衢，首蒙賞愛。來倅鄉郡，鑰初竊第以歸。及尉江山，公方主漕事，即收置門下。公之守婺，鑰適丞金華，知遇益深。護慈寧之喪，辟以爲屬。後入爲六院，正隸版曹，煩使必以見屬，宣諭之行亦備數幕下。進參大政，力薦于上前。以鑰之不肖，叨寘從列，實基于此。四十餘年所以挈提成就之者至矣，而鑰既無所効尺寸于公者。矧公之門，名人才士凋謝無幾，何敢以固陋辭？謹摭其大者書之，不敢隱，不敢諛，卒狀如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謚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❶

奉敕撰

高宗皇帝以孝宗君德日就，將屬以社稷，妙選天下學行端粹之士以輔導之。紹興二十有九年，太師、會稽郡王史浩以國子博士奏事殿中，高宗一見契合，屬目送之。諭大臣曰：「浩，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祕書省祕書郎。粤五日，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受知高宗，被遇孝宗，實昉於此。明年，孝宗封建王，遷司封員外郎，兼直講。又明年，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孝宗受內禪，遷中書舍人，兼侍讀。十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八月，參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罷政，再典巨藩。淳熙四年春，召爲侍讀。五年三月，復拜右丞相。十一月罷，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見，恩賚衆渥，每以老先生呼之。孝宗移御重華宮，以宴處清間，思見舊學，太上皇爲敓詔諭賜御札。明年，遣幹辦御藥院楊舜卿撫問趣行，命守臣以禮津發。既入覲，孝宗

❶ 此題，底本目録作「純誠厚德元老之碑」。

顧公曰：「卿輔朕初潛，親遇朕建朱邸，陞儲宫，登大寶。兩居相位，三入經幃，逮今三十餘年。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五年四月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寢。訃聞，孝宗、上皇震悼，賻贈有加。有旨以公身居極品，又爲壽皇潛藩舊學，贈卹之典宜從優異，可特追封。自餘賻葬恩數，並如陳康伯例。今皇帝登極，賜謚「文惠」，親灑宸翰，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焉，且命臣鑰爲之文。臣以末學待罪北門，乃得對揚明命，敷述盛美，以詔不朽。臣雖甚陋，何敢辭？竊伏思自古君臣以遇合爲難，而篤眷不替，善始以終，殆千載而不一遇也。方孝宗以藝祖統系之遠，承高廟付託之重，時公以所學糾正贊弼，自其緝熙光明，推而至于事親以孝，事天以誠，兵不輕用，刑不妄施，人才盛多，夷夏乂肅。孝宗繼志述事之功，承顔順色之愛，刑于四海，光于萬世，而又惠顧帝師，日篤日親。胙我太師，福慶流衍，光大顯休，追媲典謨。孝宗奄棄慈極，公先六旬以遺表聞。嗚呼！豈偶然哉！

公諱浩，字直翁，世爲慶元之鄞人。曾祖簡，祖詔，父師仲，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妣洪氏，俱贈冀國夫人。曾祖蚤世，葉夫人有遺腹，指天自誓，願得子以續史氏之祧，是生公祖。教之甚嚴，以八行薦于朝。積德垂祐，寖大其家。仲子才紹興二十三年爲簽書樞密院事，公又繼登揆路，衣冠盛事莫尚焉。公性穎異，記誦絶人。少孤，自力於學，貫穿經史。理致超詣，措詞持論出人意表。年四十始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尉，尋爲温州州學教授。郡守張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諸生推崇之。以中書舍人吴秉信

薦，除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公智慮深長，臨機輒斷。平居若不勝衣，而剸裁勇決，毅然不可回。推究經旨，多先儒所未發，引經處事，動中要領。逆亮南牧，邊廷用兵，建王抗疏請爲前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告，聞之亟往，問：「孰爲大王計？誤矣。國步方艱，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得有靈武事？」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聞議出於公，歎曰：「真王府官也。」廟堂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視師之行，而内禪之意決矣。高宗將過德壽宫，公議嗣皇當乘馬扶輦，高宗諭公曰：「執鞚前導，不足爲法。」公對曰：「臣於肅宗何取？父行而子隨，萬世不易之道也。」孝宗竟用公議，高宗數遣使邀還，出皇城門而止。既參大政，召宴禁中，公奏：「臣頃在翰苑，雖暮夜宣召可也。今居政地，非有中使不敢前。若恃恩奔命，非大臣體。」孝宗深然之。嘗問當今施設何先，公曰：「莫如保邊境，收人才。」前言辛次膺、張燾人望所屬，即日召還。又薦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等，以次收用。公平時咨問天下人物，有所聞，密疏其實，且識言者，録爲一編，皆於此乎取。又得金安節、王大寶、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書所長以聞，並爲時用。嘗對德壽宫，高宗曰：「皇帝誠孝，卿輔導之效居多。今又得卿佐之，朕心亦安。」又曰：「卿爲皇帝親臣，凡有規正，不可回忌，賴卿悉力調護。」公既摧謝，次日又因奏事言之。上封事者多乞減任子，公請歲一試，且損其額。試者必習所業以應詔，既不傷恩，足以激厲。孝宗顧左相陳康伯，

議合。公因奏凡有所陳，皆先與丞相議而後言。自是臣僚奏請，更改政令，必先以示公，然後施行。嘗因諫擊鞠事，張燾共政，退而曰：「相公愛君至矣。」燾又嘗語人曰：「參政今之賢輔，不可妄議。向來柄臣得君，多以威嚴脅人。史則不然，事多迎刃而解，志於寬厚。上前別白是非甚明，宰相器也。」康伯乞罷政，孝宗批問：「恩禮已盡，當與何職？」意蓋屬公也。公即奏：「康伯前朝老臣，不可不留以爲重。若其請未已，必得德壽聖諭，可安其意。」是日高宗賜以御筆，康伯乃安職。尋密詔公曰：「朕粗勤庶政，然軍務民事未得其要。若礦金璞玉，方以卿爲良工，其毋怠焉。」

公既相，益思所以報上者。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録其子孫，凡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諜者日衆，公雖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倜於境外，官胡昉於書生，皆賴其用。有滕忠信等八人還自山東，自言已結集萬五千人，可爲内應。公詰問再三，皆無其實，語塞汗下而退。初已借閤門宣贊舍人，遂令赴督府，張浚亦以其無證，僅補承信郎而已。燕人劉蘊古該通古今，談辯如流。一日濠州奏，募到北方游手僅萬人，欲以營田。蘊古力請以抗虜，時欲許之。公獨謂此必姦人，姑欲藉以反其國耳，因詰之曰：「樊噲欲以十萬横行匈奴，季布猶以爲可斬。君得萬人，何以成功？」蘊古錯愕不知所對，曰：「此皆無家，必不爲朝廷留，不如乘其未定而用之。」公曰：「其家不來，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幼皆在幽燕。」自知失言，戰灼久之。後因刺探

事宜，私遣僕歸燕，僕以告，遂伏誅。吳璘以兵取德順，捷至，方議行賞。公奏：「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郿，即今之鳳翔，得之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也。姜維舍此而多出隴西，狄道、臨洮，得之無益。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諭其歸。」登命公即選德殿廬作詔，令徹戍班師，專保蜀口，以俟大舉。斯須而就，詞旨明暢。孝宗閱之曰：「它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既而吳拱、王彦奏虜已扼璘歸路，方募人往報，❶璘亦勢迫，間道以歸。袁孚罷右正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妄言德壽宫有私酤。」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宫中左右皆閹宦，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爲疑。若暴其罪，恐啓兩宫之間，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尋除直祕閣、知温州。自是益無纖介之隙。

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虚。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鋭氣，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之命令不行耶？」浚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説，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

❶「募」，原作「慕」，據殿本改。

千四百萬，今何以繼？ 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虜有一騎衝突，則都城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 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辯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公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虜？」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公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 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虜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 今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虜廷，以雪大耻。 恭想宸衷，寢膳不忘。 然邇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 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 德壽豈無報敵之心？ 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 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 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讎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 此臣區區素志，實天下之至計也。」

督府乏用，欲取之民，公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外賊未必至，民貧將自爲盜。」康伯與公相顧，同奏曰：「必欲取於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爲之給虛告五百道以庚費。 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爲

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兩入奏，其一曰：「虜日爲姦謀以撓我，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方以招徠爲功。數年之後，蠶食既多，國用益乏，彼將反有怨悔之心，可不遠慮乎？固不可絶其内嚮之意，其有至者，當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彼且無所歸怨，而虜亦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爲自蹙之計？」其二曰：「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願棄名取實，以集大勳。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言甚切至。又與浚言：「平時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相公養成名望，一旦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杜預輩有平吴之功，而晉歸功於羊祜，以祜立規模而預竟其功。相公若先立規模，後使人藉是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爲之？」浚因内引，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既而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至是？」公對曰：「道德元老無如陳康伯，忠義慷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之憂。浚鋭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國，遂遠清光，然卷卷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以歸。未及月而宿州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己，而浚

亦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弩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亦悔之。嗚呼！公本欲修政固圉，裕民練兵，雖不求近功，而規模甚遠。議者不察，雜然以爲獨無意於事功，惟知之者乃信其非苟爲異也。

公卜居東湖之麓，徜徉山水勝絶之地，以奉親歡，歲時賀表外，不以一字至行在所。後除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孝宗見公，首曰：「卿前所奏陳，如龜兆數計，無一不驗。」從容賜坐，訪以治道。公以求治太速、聽言太雜爲對。至鎮，爲民興利除害，不可縷舉，越人至今德之。進檢校少傅，領保寧軍節度使。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幾罹内艱。公性至孝，平日奉母甚周，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時，得上方珍饌，必以分遺。登位之後，間問動静，以正旦賜酒肴使爲壽，特於洪夫人生朝拜公爲相。又嘗以御筆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賜酒果爲太夫人之慶。」其歸自帥閫，旌旆行前，公擁版輿於後，人子之榮極矣。至是悲毀骨立，忍哀舉葬，纖悉周備，世所難及。前即吉數日，除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及入對，賜宴内庭，勞問加優。後三日，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孝宗指心而言曰：「於此甚有功。朕學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初過越，老穉迎拜擁道，有垂泣者。時方滋爲帥，謂公曰：「公去此時，有緡錢十六萬，米斛四萬，漕司取充羨餘，遂爲歲

例，柰何？」公奏除之。至閩，甃山路七百餘里，葬旅櫬以千萬計，闢官舍以益貢闈，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爲式。建、劒四州多不舉子，臧獲則取於福與漳、泉間。公置田爲莊，貧婦孕育月有所給，既使生齒益繁，又免誘略之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宫。後三年，孝宗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頗聞有尼之者，至兩降親批，三遣金字牌，又取尚書省移文封以付公，不得已而後起。

抵都城，聞輔臣謫英州，及見，奏曰：「陛下未嘗以大臣投嶺南，實國家忠厚之意，此門恐不可開。」孝宗唯唯，他日語近臣曰：「史浩厚德人，蓋深知前日事也。」進讀《三朝寶訓》及真宗《正説》，事關治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嘗宴澄碧殿，酒數行，步至清激觀機泉，宣勸無筭。至二鼓，孝宗携手登橋，又賜三爵，命宿玉堂。夜參半，引雙蓮燭以送，且曰：「此游不可無紀。」是夕公進古詩三十韻，孝宗和答之。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赴闕。既再相，孝宗曰：「自葉衡罷，虚席以待丞相久矣。」與執政入謝德壽宫，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公以士夫留滯旅寓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爲之一清。初相時，蜀帥以緡錢獻，公謂宜以儉德風天下，請以賜蜀郡，復二税。是年紹興所獻復倍此，孝宗曰：「却之必有散失，姑令封樁如何？」公對曰：「郡方困於和買丁錢，願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是年虜曆以八月晦爲九月朔，或言會慶節使人將先一日入境，請治曆官。公曰：「天道難測，未知孰是，而遽治曆官，是自彰其失也。

但當諭接伴使，若使人渡江，則當語以『晦朔尚可議，皇帝生辰則不可改』。先一日乃是藝祖忌，後若欲行慶禮，當如舊期。」孝宗以爲當，後皆如公之言。車駕既幸太學，公因請幸祕書省，三衙皆與坐。乃奏：「閤門舍人方以比館職，亦當列於西廡。崇儒矯弊，皆有深意。」孝宗謂：「公視文武如一，爲得大體。」十月，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亡，請得自招捕，許之。而並緣彊取，被略者或至斷指以求免，都下洶洶。公飛奏盡釋所捕，又禽爲首者送棘寺。宣宰輔及樞密都承旨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公謂未得其平，兵士可斬，百姓陸慶童當坐流罪。上怒不以爲然，公曰：「陛下恐軍人有語而百姓爲可欺耶？豈不聞『等死，死國可乎』？此豈是軍人語？」上愈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同列相顧失色，公徐進曰：「如『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聞者縮頸，而公不爲動。議罪既如初，遂日求去位，除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孝宗曰：「史浩蓋嘗力争，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賜第城中，出御製《長春花》詩，酬和至再，以示眷留之意。又薦薛叔似而下十五人，叔似召用，餘以次收擢。佑聖觀故建邸也，孝宗嘗自北宫臨幸，語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爲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甘盤無此樂也。」公屢求歸，時陳俊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公奏：「俊卿年未及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媿見吏民邪？」孝宗嘗自擬館職策，極言取士用人之弊，大要謂國朝過於忠厚，以示公。公讀畢，奏曰：「太祖不忍殺一不幸以得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而大備，夫忠厚豈

有過耶？乞改曰『一於忠厚』。」孝宗曰：「非卿不能爲此言。」五月始許歸，除少師，留至八月，陛辭猶進八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永、衛、魯三國公，於是進封於魏，仍如曾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彦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奉命音乃絶江。

公晚治第西湖之左，裒兩朝所賜御書，建閣以奉之。因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以賜，公謝不敢當。孝宗曰：「古人願爲良臣，卿輔朕之久，日聞忠言，深悟朕心，尚何慊乎？」敕後苑造扁榜，命中使馳賜之。上嘗以「舊學」二字即政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於此。」請鑱諸石，爲省中榮觀，公又謝不敢。既歸，以名其堂。歲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年八十又加器寶。兩宫使命相望，高宗再舉慶典，詔公隨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金魚，踰月乃東。上皇御極，進太師。降詔求言，首及故老，公上封事數千言，皆當世要務。重華之召，引辭甚切。孝宗誥曰：「今與卿皆閑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詔乘肩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詣重華，孝宗從容謂公曰：「與卿復得相見，既無嫌疑，足可爲度暑計，毋亟言歸。」因奏：「陛下躬行三年之喪，復見堯舜三代之盛。」孝宗曰：「此皆卿平昔所以語朕者，今日得以行之。正如滕文公盡哀戚之情，而吊者大悦，實自然友反命之一言。」蓋公平時專以忠孝二者發明聖學，謂父子天倫雖自有至性，亦宜先意承志，曲盡誠心。後又屢奏欲報莫大之恩，唯應尊事不倦，使慈孝兩盡，爲萬古父子之懿範，垂之

子孫，永永無極。故孝宗不忘此言。再對，奏：「陛下召臣，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恐有一得之愚，少裨繼明之治。敢爲四説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隱難，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謂教皇子、備夷狄、舉人才、受盡言也。太上垂聽，慰奬再三。

既歸之次年，長子彌大以疾不起，公起居寖衰。後感疾危甚，呼諸子及孫，戒曰：「吾受國厚恩，欲報無所。汝等惟當世竭忠節，以圖尺寸。」命左右取手藁遺表曰：「吾且死，其以是進。」遂瞑，享年八十有九。娶貝氏，追封魏國夫人，先三十九年卒。子四人：彌大，故通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寧國軍府事，贈銀青光禄大夫；彌正，朝奉大夫、復直祕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彌遠，朝奉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彌堅，通直郎、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彌大、彌遠皆登進士第，彌正、彌堅亦累舉春官，人以是服公之教子也。女五人，長適朝請郎、新權發遣永州軍州事陸杞，次適從事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豐謙，次適朝請郎、前通判湖州軍州事李友直，次適迪功郎、新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夏鼎，次適承議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槱。孫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宜之，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丞；定之，宣義郎、新知婺州蘭溪縣；守之，承事郎、前監平江府糧料院；安之，迪功郎、温州瑞安縣主簿；實之，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宣之、憲之、寯之、寬之、宻之、賓之。孫女十五人，長適奉議郎、新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叔恭，次適通直郎、新知明州鄞縣丞吴樸，次適宣教郎、前知湖州武康縣丞

秦鉅，次適宣義郎、新監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税胡綱，次適修職郎、新秀州華亭縣支鹽官王友元，餘未行。曾孫八人：唐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周卿、漢卿、顯卿。曾孫女十人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于鄞縣翔鳳鄉吉祥安樂山，合魏國之兆。

公盛德絶人，備福無比，蓋嘗竊窺其大者。性本至孝，有不可解於心。故爲士時惟見其事親事長，篤朋友鄉黨之義。及出而事君則盡其忠，謀國則竭其慮，接物則極其寬，臨事則務於恕。匹夫孺子不失其懽心，而義有不可，不以死生禍福少變。率自孝道發之，君臣道合，脗然無閒。蓋近古人主躬行通喪自孝宗始，而公又以此事之，其能不膠漆而固，豈無所自哉！孝宗嘗謂公曰：「卿所薦用人，其閒有負卿者，亦知之乎？」公頓首曰：「此臣所以報陛下也。臣所薦未嘗以語人，亦不受其私謝，故人人自以爲得上意。薦賢者臣之責，用賢者君之恩也。」嘗擬知湖州陳之茂進職知平江，孝宗知之茂嘗毁公，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作詹事王十朋行狀，詆毁尤甚。公薦濟掌内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公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公之寬厚類此。人雖有不説，然無物可以忤意，古人所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雷霆破柱而神色不動者，猶未足道也。公既極貴，處鄉曲一如布衣時。每以事親爲未足，又推本史氏積德累行之原，自爲之文，時節誦於家廟。上以報祖考之施，下以勵子孫之習，其用意篤矣。事物之來，不問劇易，雖至難甚冗，或連日夜廢寢食，而精

神酬應，益有餘裕。考其克勤小物，凡事精密，園館器用動出新意。其在富貴中，望之如神人，而謙虛退然，若無與者，野服蕭散皆不足以累其中。此如萬斛之舟，容物有餘，不見其多，而經濟之業，則用之猶未盡也。而又居權之日少，安佚之日長，故舉世無怨無惡，惟以鉅公大度推之，生榮死哀無可憾者。公屬文多立就，雖老，表章猶自爲之。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二十卷，《論語口義》、《尚書講義》、《周禮天官地官講義》傳於世，餘皆公之細也，不勝書。銘曰：

於皇高宗，天開中興。鞏宋基業，思永繼承。藝祖七世，有孫神武。是用付託，纘宋之緒。高宗曰嘻，帝命不易。我儀圖之，謹厥輔翼。孝宗武文，實維承之。雍雍太師，實維成之。帝咨臣弼，一本于學。緝熙光明，德修罔覺。兩輔予政，毋輕黷兵。毋過取民，毋濫用刑。言如蓍龜，靡有差忒。旁招多士，寧我王國。天地清夷，中外晏然。繼志述事，二十八年。兩宮燕娛，天壽平格。三奉玉巵，四登寶册。召對德壽，嘉帝之孝。又曰太師，輔翼之效。帝謂聖父，教誨之功。臣亦歸美，媚于高宗。天用昌之，耆艾康寧。帝用休之，福禄寵榮。孝宗乘雲，太師騎箕。君臣始終，雖恨莫追。有赫景命，湯孫是纘。顧瞻遺烈，于以追遠。錫之篆碑，孝宗有臣。報我天子，詔爾後人。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❶

奉勑撰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故左丞相、少

❶ 此題，底本目録作「忠文耆德之碑」。

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第，十二月丙申葬于廬陵縣斗岡之原。至嘉定元年，公之子綸告于朝曰：「先臣備位首相，既葬而隧，碑未立，敢泣以請。」天子曰：「嘻！此四朝之宗臣也。」謚以「文忠」，御書「忠文耆德之碑」以賜，且詔臣某爲之文。臣某不佞，荷文忠公知奬之深，屏居四明，先以撰公隧道之碑矣。聖恩起於告老之餘，待罪翰苑，欲引前碑以辭。綸又曰：「昔歐陽公脩已銘程文簡公琳之墓，復以勑命爲之碑。故事甚切，願毋辭。」臣既共二史館，敢不敬承明旨，以答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光，用詔後世。

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家鄭州之管城。曾祖衎，朝奉郎。妣郭氏。祖詵，左朝散大夫。妣潘氏、李氏、張氏。父利建，左宣教郎、太學博士。妣王氏。公既貴，三世俱累贈太師、秦國公，妣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通判吉州，因家焉。公幼而孤，十三又遭内艱。天資高亮，記問絶人。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録，召試館職。高宗見奏篇，曰：「它日可掌制。」除祕書省正字，次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明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可進近作。」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上曰：「初止謂卿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此皆被眷注之始也。應詔條上十事，皆切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群臣六參，除朔望過宫外，勿改舊制，至今

行之。事有未便者，不憚極論，上亟獎歎。公亦曰：「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覿除知閤門事，公與給事中金公安節同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覿罷帶御器械，俱爲知閤。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搢紳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非舍己從人之義。」有旨：「罷劇就閒，已允公論，尚兹回繳，可特依奏。」既而再除，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越三日不獲命，以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劒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陛對，留爲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改告詞首尾，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意，親制贊書。臣觀漢社稷臣，乃在周勃、汲黯、霍光之徒。儒者公孫弘輩皆持禄位，❶故宣帝以爲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所藴可以自見，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録院檢討官。加上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以後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册文，皆稱「皇帝」，議遂定。七年奏事：❷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上稱以爲要務。兼權兵部侍郎。上云：「學士院湫隘。」公奏：「宫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宫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之麗也。」除

❶「位」上，殿本有「保」字。卷九十九《周公神道碑》亦有「保」字。

❷「事」上，殿本有「四」字。卷九十九《周公神道碑》亦有「四」字。

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陞同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出御札，引唐太宗魏證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正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證論爲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於篇末，蓋是時惟證爲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上嘉納。又奏：「諫官虛位，願蚤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戢，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蚤爲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勤英斷？」上曰：「朕自此知戒矣。」又奏曰：「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於任事，速於求售者，必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藝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爲新説，欲徼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君，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爲流俗，尤當察之。」江湖亢旱，上稱龔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乏事。非不知縣官急闕，然艱食則盗起，盗起則調兵，費可省乎？」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兼侍講。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非是。」上曰：「止欲爲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兼中書舍人，固辭，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於出

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卒因繳奏而遂免兼。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公當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爲不可，陛下欣然聽納。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亦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許。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天下愈高之。

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説罷，召爲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八月，兼直學士院。上嘗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於言，而温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邪？」兼太子詹事。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❶中人惟上所御。爲官擇人，則引中人爲君子。爲人擇官，則引中才爲小人。」又奏：「聞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閲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正以讎耻未雪，不欲自逸耳。」嘗奏：「聞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陞兼侍讀。郊祀禋禮，執綏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於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脩也。」五年，爲

❶「用」，原作「謂」，據殿本及卷九十九《周公神道碑》改。

御試詳定官。得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上尤稱之，賜御書白居易《七德舞》，墨猶濕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而又以禁暴安人爲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並無禍亂。」公曰：「本朝似周，秦兵雖彊，興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定圜丘合宫互舉之議，再執綏草赦，明著古禮，以示來世。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戒。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爲所能爲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改爲「從」。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宣力文字之間，未爲勞也。」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

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上曰：「卿遇事殊不依違，宰執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日有所争，退則歡然，最爲可法。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嘗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已數倍。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耳。」上爲之悵然。進呈湖北月樁錢數，公曰：「固出於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荒旱，若非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蠭起，亦安肯束身自歸於司敗？所貴得民，正爲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也。」上深以爲然。有

侍長樂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奏，公謂：「不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命下，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任怨如此？」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所謂任責，非任怨也。」九月，知樞密院事。上曰：「三省本末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又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曉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十一年，御筆欲移興元義勝軍於襄陽，此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者。上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聞其營砦遺火，因遷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於襄陽預辦，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爲也。」先是，金主避暑壽安，過上京，北牒以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嘗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十二年，金州謀帥，公欲合侍從管軍薦舉。上曰：「軍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考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巨細，卿皆究心。昨密問一事，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謂王藺論事頗偏，公奏：「藺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獻納爲職，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御筆嘗謂大

石契丹欲加兵於虜，❶又諭結約夏國，又有忽魯竊據上京之報。公奏：「但當嚴備，隨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矣。」

十四年二月乙亥，面諭：「卿在樞筦，事皆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也。」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勑令所。上諭以委任之意，公奏：「自古鮮有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内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隨事戒勑，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日有論奏，動繫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奏、臺諫論列，已爲後時，不若致審於初。」又奏：「人才不失之虚夸，則失之緘默凡冗，宜求篤實爲國者。」因旱求退甚力，請依慶曆中例降秩，皆不許。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税，施德當自近始。」上方篤意救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多言宰執同異，公奏：「要當各盡所見，豈可尚同？既是協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詰何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所繫，自應反覆論難，止欲歸於是耳。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復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始末稽考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禮兩備。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令館伴使諭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行人遠來，而朝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焉。正旦使將至，或請易淡黄袍御殿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虜果心

❶「石」，原作「臣」，據殿本改。

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典禮，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故實，恐不宜於今。不若取西晉宣猷堂，爲議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始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永熙故典，呂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而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必無爭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之重事，謀之帷幄，有不必詢衆者。」上尤稱獎：「卿能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奏乞骸骨。忽宣諭：「以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公奏：「聖體康寧，止是孝思稍過，豈應倦勤？」上曰：「禮莫嚴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

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因奏事始諭二府，旬日當内禪。又令公獨呈詔，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陛下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光宗首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至滎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公。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覃霈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始受之。奏以朔望之次日朝重華宫。五月，求去方力，而諫省有言，請益切。

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殿中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罷倍税牙契錢二十萬緡，郡事皆親理之。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滎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主上登極，求言於舊弼。公奏聖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皆切於世用。遣閤門官賜少傅告，控免至再，始許貤恩。慶元元年，於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遺奏既聞，上爲震悼，輟朝二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户，食實封五千八百户。娶王氏，監察御史葆之女，益國夫人，❶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請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孫顥，宣義郎、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彖，餘尚幼。

嗚呼！天之生公，固授之以閒氣。公之出仕，亦可謂千載之遇矣。自決科以至考終，五十有三年，始以文字受知高宗、孝宗，以至位極人臣。晚輔光宗之初政，退被主上之休寵。孝宗在位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爲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翰苑，時方承平，極鋪張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秉鈞，盡輔贊彌縫之妙。兩以逆折姦鋒，深忤上意，事定言驗，得眷愈隆。致身元宰，出處爲時重輕，幾無纖瑕微纇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論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謀謨如崔祐甫。宋廣平之守文，杜如晦之善

❶「益」上，殿本有「封」字。

斷，公幾兼之。乃所願則尤切切於陸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平日著述，爲書十餘種，總爲二百卷，行於世。校之前碑，撮取其名節國事而略其餘，謹再拜特書，以對揚休命。銘曰：

巍巍孝宗，天錫勇智。二十八年，是爲盛際。猗歟益公，善始以終。始進以文，終察其忠。再折姦萌，逆鱗以批。事定言驗，表表忠節。❶ 獻納論思，知無不爲。彌縫輔贊，百工惟熙。三聖相授，同守一道。公實佐之，家有宸藻。憂邊思職，具存宏模。臨機輒斷，華夷密如。告老既休，著書自若。拳拳斯文，以惠後學。天不憖遺，殄瘁興悲。既銘公墓，又勒豐碑。生榮死哀，身美君顯。是爲宗臣，後慶其衍。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❶「節」，殿本作「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厲精求治，久而不倦，聖德日新，光紹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會遇可謂盛矣。求其相爲終始，全德備福，未有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親見龍飛，御名之立，已嘗預議。中間再以力排權倖，沮其方用，忤旨去國，略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矣。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周旋密勿，終贊與子之決。以孝宗之實睿實聰，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光宗於春宮，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聖朝之宗臣矣。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抵四明樓某，曰：「先公既葬，而隧碑未立。」謂某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嘗待罪太史氏，俾爲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李公壁所作行狀。某不佞，謹摭其大概，洎平日見聞之實而書之。

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爲鄭州管城縣人。曾祖衎，朝奉郎。祖詵，左朝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教郎、太學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

妣王氏，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爲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中靚知平江府，靖康元年公生於郡治。幼孤，歸信州外家，從汳人陳持學。太夫人躬督誦書，率至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記誦絶人，徒手入舉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緻，遂名薦書。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火罷。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録，召試館職，高宗稱奏篇，謂它日可掌制。除祕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有近作進來。」此眷注之始也。侍立講筵，奏：「勸講非爲分章析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聖聽，究治體。」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邊事，上以蜀爲憂。對曰：「蜀民久困征求，願降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又奏：「比歲史官不備，故記注多闕。欲先自六月十一日修纂，前未備者併修之。」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上曰：「初謂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公奏：「前宰執侍從依赦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應詔條上十事，皆切中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群臣六參，除朔望過宫外，勿改舊制，至今行之。安穆皇后追册祔饗，公奏神主謁諸室前殿則不以欽宗服而廢祖宗之樂，別廟奉安則乞備而不作。金人來邀舊禮，詔從臣指陳定論，公率同列奏：「向者祐陵未卜，慈寧未返，以講好之故，寧親寧神，兩遂所欲，禮

雖屈而志則伸。今而遽許之，必謂我怯，將有難塞之請。使者之行，當再用鄰國之禮。彼或有辭，則告以通好於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耶？」事有當駁者，皆極論其不可。上亟加奬歎，公亦言：「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覿除知閤門事，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覿罷帶御器械，俱以閤門處之，實遷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搢紳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陛下於將相要官或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獨此二人乃爲之遷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旨：「罷劇就閑，已允公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已而二相宣示御札，謂：「給舍爲人鼓惑，議論群起，小事豈應如此？」公等奏言：「昧於事體，專徇流俗，輕瀆天威，居家俟罪。」再乞重賜竄責，俱不允。入謝，上曰：「朕察卿務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旬日，二相又道上意已再除兩知閤，且云：「後省想亦無他。」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聞。越三日不獲命，以信州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劒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陛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副具官而非其人。又論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用，益縣令之俸而責其廉，及捕盜官俟六考行賞。執政奏擬祕書少監，上可之，仍令兼直學士院。會草晁公武知楊州不允詔，御筆改定。公引故事乞罷，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初，鄭聞草公制，上改首尾詞，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敢因訓詞

推廣聖意。臣觀漢社稷臣，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至於儒者持禄保位，則公孫洪輩實爲之。故宣帝嫉之，以爲俗儒不達時宜，蓋有激而云爾。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陛下以漢爲監，則士風趨向歸于正矣。」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又嘗曰：「平昔所蘊可以自見矣，自此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録院檢討官。加上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例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以後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册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驌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齎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祕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人才。」賜坐久之，欲退而不記來路，上指示之，命内侍導而出。

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上稱其爲要務。皇太子領臨安尹，公既草制，因奏：「恐别無被受，欲依詔書體式，降付東宫。」兼權兵部侍郎。上云：「學士院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升同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御札，引唐太宗魏證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

數易之弊，且言：「《正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證論爲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於編末，蓋是時惟證爲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上嘉納，且曰：「方圖力革二弊。」又奏：「諫官虚位，願早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早爲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勤英斷？雖天縱濬哲，安能盡見？」上曰：「如人奕碁，當局多誤，惟旁觀乃見之。朕自此知戒矣。」又奏：「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於任事而速於求售者，它日必至敗事，不可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謂才臣能趣辦，今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藝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爲新説，欲徼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人主，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爲流俗，尤當深察之。」上曰：「蘇軾却是流俗，可謂顛倒。」嘗奏江、湖大旱，上稱龔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乏事。非不知大農急闕，然艱食則盗起，盗起則調兵，費可省乎？」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謝曰：「臣惟以不欺事陛下。」兼侍講。上以雨雪愆亢，欲加精禱，公奏：「《洪範》『肅時雨若』，此殆言路曠官之證。臺端一日不可闕，今乃五旬不除。」上言：「未有人。」公奏：「百執事何至乏才？兼御史臺令殿中闕，具察官姓名取旨差權。苟未欲輕用人，亦可舉行此制。」上驚曰：「朕不知此。」遂宣諭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

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亦未可用。」上曰：「太宰今吏部尚書爾。止欲爲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

八年，權中書舍人。公奏：「西浙爲今日根本之地，而賦税供億反重於他路。且户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争肆漁取，致以隱漏爲名，增無實之税。」上曰：「此漕臣之繆。」公曰：「陛下既知，何不改正？」因辭西掖，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於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上曰：「正有望於卿。」因奏閩漕陳峴議變鹽法，恐擾民難行，又奏曹耜除府推事。上曰：「知其人才，欲與寺丞。」公曰：「臣即有文字。」上意不悦，退而繳詞頭：「願別擇俊寮，恊贊元良。」耜知嚴州，公亦免兼矣。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王之奇賜出身，並命公當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爲不可，陛下欣然聽納。嘗云兹事誠誤，旋即改命。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若謂西府閒以武臣，願擇大將有威望者畀之，臣非欲專任文吏也。且當是時，之奇亦曾論奏，今乃與説同升，恐亦未當遽受也，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再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又趣公出門，匹馬便面，翩然徑行。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

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説罷召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嘗論改官舉削到部放散之制，後雖潤色，然自公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上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仍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於

言，而温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向者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上論史事，公奏：「李燾於史學如耆飲食，《長編》攷證異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爲官擇人，則引中人爲君子。若爲人擇官，則引中才爲小人。今不及數月已望遷擢，後將無官可遷。願力革此風，愛惜名器。」又奏兵將官刻削等事，上曰：「今不如此。」且言：「王友直極廉，安有刻下？」公曰：「昨聞殿司進羨餘二十萬緡，此何從而得？」上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不受，當思其所自來。」上曰：「統制官不治財賦，統領却治之，可相關防，不致妄費。」公則曰：「此尤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得懽心。今因小利，更相猜察。情既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聞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作色曰：「卿言甚忠，得非憂銜橛之虞乎？正以讎耻未雪，不欲自逸耳。」又奏：「聞金星近前星。」上曰：「止是略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其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陞兼侍讀，大禮執綏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近乃有任怨之説。法行以公，人自無怨。」上曰：「朕每諭大臣彌縫人情，無有是處。」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於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脩而

已。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擠人而利己，揚己以取名，安能逃日月之照哉！」上曰：「學士宴見無時，至爲親近。」

五年，爲御試詳定官。屢乞去，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吕祖謙能文。公謂：「翰苑須用有學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知典故，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内直宣對，别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采贍蔚，召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墨猶濕也。後進呈《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兵非不用，而以禁暴安人爲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並無禍亂。」公曰：「本朝似周。彼秦兵雖彊，興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奏：「祀帝祀天，以祖宗配，此前朝已行之制。世俗止誦《孝經》之語，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爲疑。」由是定圜丘合宫互舉之議。公再執綏草赦，引周漢故事，有曰：「俶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偏秩群神，有紹興之近制。」蓋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誡。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爲所能爲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遂改爲「從」。嘗奏：「祖宗涵養善類，名卿才大夫相望。自章、蔡沮士氣以壞風俗，獎讒諂以植黨與，卒致裔夷之禍。中興一洗前弊，得人爲多。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刻之資，引庸人以充侍從，對畢輒納副封，既出其門，

無所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今。論思之職，上規人主，次及大臣，下及四方，安可納副封耶？願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上曰：「如曾開輩，今豈易得？」又及：「舜之無爲，非皆無所爲也，特不爲期會之屑屑耳。」又言：「自古上自人君，下至士庶，鮮有不爲左右前後之人所牽制者。」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正使宣力文字之閒，未爲勞也。」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

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日有所争，退則懽然無間，最爲可法。」後又嘗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今乃肯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臣嘗以紹興初聖語示同列，勉其恊濟。況陛下虚心無我，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緣蔽欺？」八月，以久旱，御筆付三省求直言。初，回奏慮所在因是皆有賑濟之請，公言：「上明目達聰，而吾儕不能將順，獨不愧於心乎？萬一上自行之，或以此奏示外，豈不獲罪公議？」相亟從之。又奏：「聖明在上，星變旱災殆繇臣等所致。」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須留中。」公曰：「付出何害？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昌化有箭穀得米，相以上再三及此，議宣示外庭。公曰：「天若爲瑞，必無水旱。乾道間有以九華山竹米爲瑞而得罪者。且宣和有此，豈是休證？」遂已。有乞改常平不以赦原之法，公奏：「紹興中因孔括申請，遂與謀

叛等同科。乞令削去，只從海行法，遇兩赦或非次赦聽原。」公嘗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乃數倍。支移折變之數日有所增，齊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爾。」上爲之悵然。進呈湖北月樁錢數，公曰：「固出於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旱荒，若非陛下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蠭起，彼亦安肯束身自歸於司敗？所貴得民，正爲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其來有漸矣。」上大以爲然。上嘗謂樞密非古官，公奏：「在唐止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分宰相之權。神宗亦有意廢併，聖諭可謂盡善。但二百年官制難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互領，更加熟慮。」有恃長樂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公奏：「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此所謂任責，非任怨也。」上嘗言《唐鑑》一書興衰治亂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皆可備乙夜之覽，篇篇即是諫疏。」

九月，除知樞密院事。上曰：「卿才堪其任。三省本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謂公：「如統制官之類，可時與之接，以觀其才。」公因奏：「雷世賢説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然。廬、和則當其衝，滁阻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楚州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人，公奏：「山陽控扼清河口，韓世忠實屯重兵。今無故減戍，它時或

增，必致虞疑。揚州武鋒軍有衆八千，本屯山陽，若歲撥三千同戍，誠爲兩便。」十年，奏：「白氣自西南亘天，宜爲兵備。」上曰：「日脚之氣，冬常有之。」公言：「此日官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無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文州蕃部刼殺二漢人，吴挺止申照會，公請：「督其根治，使知朝廷事必留意，不敢忽略。日有萬幾，不察於微，弊不勝救。」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温州軍士喧悖憲司，欲先定汪義端刻削之罪，仍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愈驕。」郭杲請移江陵萬二千人與其孥永屯襄陽，公言：「止當以兵之半分戍。」杲謂襄陽爲要地，而江陵亦在江北爲吴楚喉衿，争辯甚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盡行。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特命中使賜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宣諭：「金主避暑壽安，所徙器用倍多，且分諸子出鎮。或謂欲至東都，秋間議過上京。」公奏當預爲之備甚詳，上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彼方恫疑虚喝，正恐我或先動，所當精擇邊將，鎮之以静。」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人自無説。」公曰：「所以私者，欲收人情。其來無窮，得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以公道，恐譽者不若毁者之多。以陛下聖明，臣等智慮所不及則有之，何敢有所欺也。」十一年，奏：「廣中鹽法既更，州縣空乏，事勢可憂。詹儀之、胡庭直皆賢而才短，故鋭於革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孜

孜國事，殆不多得。王希吕緩急可當一面，彼小廉曲謹，雖無瑕可指，却恐誤事。」上曰：「如趙雄、汝愚、希吕，皆帥才也。」義勝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屯於興元。御筆以金、商山險，欲移襄陽用騎之地，聞其營砦遭火，因以遷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於襄陽預辦，方可議遷。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

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絶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它人不能也。」呈諸軍陞差籍，公奏：「已及一季，欲開召一二。雖不專用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上令赴樞密院審察。後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與罷軍，上曰：「此皆樞使措置之效。」北牒以上京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等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王希吕乞增兵戍廬州，上以萬弩手民兵已多，止可分數千人。公奏：「須與萬人。蓋當以正軍爲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沿淮歸正、山水寨民兵皆爲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西兵已免起一年，今年取旨。上以三衙不可闕，欲令發來。公奏：「襄陽兵少，閻世雄欲得此人。虜不得志於四川，又嘗送死淮南，深恐睥睨荆襄。」遂與一年。金州謀帥，公欲令侍從管軍薦舉，上曰：「大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考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奬諭云：「事無大小，卿皆究心。」公又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事？」上曰：「昨密問一事，卿便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謂王藺論事頗偏，公奏：「藺雖稍

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者，陛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獻納爲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之福也。」先是，御筆：「大石契丹欲加兵於虜，果有之，在我豈得漠然？固不可違誓，或有釁端，何以爲詞？」公奏：「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宿、泗？若果有釁，何患無詞？急在閒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約夏國事，公奏：「頃嘗因任令公帛書通信，虜以示范成大，夏國難保如此，似未可也。」後又報忽魯大王據上京，上問公，公奏：「兹事體大，當隨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樞使真有先見之明矣。」廣東帥潘時以擅斬逃兵自劾，上批無罪，公奏：「帥無便宜之文，不經録問詳覆而斬四人，雖鋭於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洪邁守婺，誅首亂六人，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

十四年二月乙亥，宣諭：「卿在樞筦，凡事無不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勑令所。上諭以擢用人才及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比，自古鮮有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内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陛下隨事戒敕，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日有論奏，動繫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已爲後時，不若致審於初。」又奏：「人才不失之虚夸，則失之緘默凡冗，宜求篤實爲國者。」大旱求退甚力，上曰：「方賴卿等協贊，若捨朕而去，誰與共此？」❶又請依慶曆中例降秩一等，

❶「共」，原作「其」，據殿本改。

亦不許。偏禱群望，下詔求言，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税，施德當自近始。會稽和買詭避至多，請權免一年，徐議釐正。」會秀州乞權減大軍總制錢二萬餘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勘當時耶？」奏蠲之。上方篤意捄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奏：「豈可尚同？要當各盡所見。臣每謂同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相詰責何害？止欲歸於是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治忽所繫，自當反覆論難。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正欲斟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上僊，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禮兩備。初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公固謂事體不同，不當曲徇。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令館伴使發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朝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後正旦使將至，或請權易淡黄袍御殿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虜果心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典禮，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陛下既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永熙故典，吕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而有司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引見受書，即是成禮。上壽時不過隨班拜舞，若奉觴致詞，皆無所預，臣等保無争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家大事謀之帷幄中，有不必詢衆者。況事理曉然，不必

徒爲紛紛。」上尤稱獎：「卿能任責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留身奏：「臣歸自陵下，即欲求外。緣京鏜使回，聖慮來賀者求報，復令臣少待。人使已行，願乞骸骨。」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且留。」公奏：「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勸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

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宣諭二府，旬日當内禪。又令公留身呈詔草，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陛下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日侍天顔，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光宗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至滎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霈恩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後受焉。奏以朔望之次日朝重華宫。五月，求去甚力，既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自居，罷倍税牙契錢二十萬緡。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以

賄敗，降滎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五年，力求奉祠。主上踐阼，詔求言於舊弼。公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訏謨也。遣閤門官賜少傅告，一再辭免，始許貤恩。慶元元年，公於是年七十矣，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十有九。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户，食實封伍阡捌伯户。遺奏聞，上爲震悼，輟朝兩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仍命弟之子縝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帳司，以護襄奉。尋賜謚文忠。娶王氏，監察御史葆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顥，宣義郎、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象，餘尚幼。初，益國夫人葬廬陵縣斗岡之原，十二月丙申奉公之喪合焉。

公在高宗朝已擢臺察，事孝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挹美官，而秉心不欺，遇事輒發，不復顧身，屢踣復奮，上久而深察其精忠。北門之官有四，公徧爲之，前後十年。兩宫極孝治之盛，講慶壽，加尊號，親祠赦宥，立后升儲，過宫出郊，無非盛事大典。公皆在屬車間，鋪張揚厲，實有以佐宋之光明。若水旱災異、夷狄寇盜之辭咸無焉。自參預樞筦，以歷二揆，又涉十年。榻前論事，出入經史，練習典章，動有援據，不爲空言。故天子聳聽嘉奬，而同列自以爲不及。以國事爲己任，進退人才，一本公道。養民擇守，憂邊訓兵，仰贊睿謨，慮周而敏，被遇日隆。數當大事典禮，論議裁處曲當。内禪尤爲至重，吉日徽稱，宫名

母后，孝宗獨與公素定於數旬之前。近將浹旬，始諭宰執，注意委任，可謂不膠漆而固矣。天資超穎，非凡才可及，而體夫子忠恕之道，大《易》勞謙之義，孝友淳篤，事從兄如諸父。自奉甚約，絶聲色之娱。周䘏族姻，具有恩意，官同姓者六，異姓者五。少自號省齋居士，中年曰青原野夫，既貴而閑，曰平園老叟。孝宗生於丁未，一時輔相多在丙午、丁未閒。公及丞相王公淮、參政錢公良臣同爲參樞，人謂三府爲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潞公「同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猶引故等夷之齊年者，遇生朝同會，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廟堂，一介之善，收拾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無虚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文苑英華》及《六一居士集》訛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黄手校，如老書生，鋟板家塾，以惠學者。卜築貢院故基，公實預薦此地，故以「充賦」名堂。作唐虞二典閣，藏兩朝内禪詔書洎崇陵宸翰。又爲玉和、蜀錦二堂，皆自爲之記。晚歲康彊，神明不衰，天下猶望公之再起，不謂天之不憖遺也。嗚呼！殄瘁之痛，四海所同。有如某之不肖，素辱知遇，假守東嘉，屢有收用之意，未滿秩而公已歸。比忝代言，公之除少傅暨加恩，兩與草制，又四作不允詔書，嘗蒙摘句稱賞。投閑以來，書函詩筒倍加奬予。當世銘記多求於公，間使某書之。公已書丹，或徑以賤姓名題，蓋此意甚厚，皆非所敢當也。嘗竊謂公初入禁林，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公，公之始卒絶似二公者。無事不言，無言不盡，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不媿於宣公。而得時遇主，無追仇盡言之患。文忠晚居于潁，望瀧岡而不得歸，公乃

優游平園，使里人矜式。是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若克勤小物，誘掖後進，皆公之細，不勝書。有《省齋文藁》、《别藁》、《平園續藁》、《掖垣叢藁》、《玉堂類藁》、《詞科舊藁》、《政府應制藁》、《歷官表奏》、《奏議》、《奉詔録》、《承明集》、《玉堂雜記》、《龍飛録》、《親征録》及《閑居紀録》等書，總二百卷，藏於家。其行於世者已多，屬文之士傳誦以爲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微至題跋之語，考古證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歎服。末爲《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也，精確簡嚴，幾於絶筆。嗚呼！一代風流，於焉盡矣，某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何謂才難？有君無臣，自古所歎。吝驕平凡，動則爲己。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無患失心。一有遇合，奚翅斷金？於皇孝宗，才選於衆。誕謾畏縮，慨不足用。堂堂益公，負王佐才。始以文鳴，芸省蘭臺。高文大册，追配古作。獨步禁林，不負所學。二十八年，相爲始終。屢跆而奮，致身上公。堯既授舜，舜亦命禹。首贊大議，龍飛再覩。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言。既掛衣冠，無與世道。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隕于堂，人之云亡。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似，觀行取則。後其有興，視此銘刻。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節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夷虜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時伏節死義之士，絶無而僅有之人，皆以爲祖宗涵養幾二百年，不應至是。殊不思自熙寧時，當國者惟務變更，尚同忌前，風俗大敝。至章、蔡用事，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立於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姦宄，則闒茸貪黷之人。禍變忽起，搏手無策，首尾衡决，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抵巇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爾忘家者，自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募能使絶域、蹈不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亦多以高爵重禄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機智勇辯，忠義出於天性，而又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虜，卒徇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卓然者。其可無傳乎？

公諱倫，字正道，世爲大名府莘縣人。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爲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三子，仲子文正公旦相真宗，而王氏益顯，始

居京師。季子諱從九從日，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蔡京罪惡，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公生於禮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概事，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沈俗間，頗以俠自任。聞士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爲道士。靖康虜犯京城，公以太平日久，官軍驕惰不可用，於是上書言民兵之利，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内憂。書奏召對，翼日授迪功郎，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虜先攻通津門拐子城，公説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縋而出戰，虜失利小却，録立功姓名，爲之謁都大守禦使孫傅。傅欲置籍次弟之，公曰：「首戰獲捷，行賞豈可緩邪？願以便宜從事。」傅從之，士氣十倍。是以一拐子城，虜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戊申，虜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官渠愷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禁中，乞命愷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衆聲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實欲劫内帑。公復乞以愷兵三百與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股栗聽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日掃李丞相邦彦之門，會有旨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公又懇曰：「此某效鳴之時也。」李攜以入，忽於殿下嵩呼，欽宗愕然，使問之。即大言曰：「臣真宗朝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自

進。比歲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無它策，京師豪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役之，當募死士數萬，奉陛下，侍上皇，挾諸王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命整齊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可除尚書兵部侍郎。」既拜賜以出，次日再對，自言：「已得數萬人，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勸上幸青城者，宰相何㮚已主和議，將用其説。上以問公，公曰：「此必誤國，非臣之所敢聞。」上悟曰：「倫之言是也。」㮚進曰：「萬一誤國，臣當伏死。」公怒髮衝冠，㮚叱曰：「若何人，敢至此邪？」公亦叱曰：「爾何人，乃至此邪？」又面斥其「不材寡謀，必誤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㮚怒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爲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公執御批立於從班中以免。又次日，㮚晝旨送御史府，將置之死地，賴上全護獲免。用事者乞换公左武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公皆不拜，止循修職郎，已得間出都矣。

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問：「國璽安在？何不賫迎大元帥康王？」同韋拱侍淵得璽遂行。會聞大元帥已次南京，即與淵倍道奉璽勸進。高宗移蹕惟揚，公走行在，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時高宗正思擇人，即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胄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虜帥粘罕凶焰熾甚，公與之抗辯，旁若無人。罕憤怒留之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尚未知

兩宫安否，日禱於天，以朝通夕死爲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永亨曰：「二聖、太后在黄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曰：「此天所贊也。」即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宫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通焉。一日粘罕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爲桀驁，公藐視之。語及契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與大金先大聖結盟海上，約爲兄弟。大金與契丹相持，師老糧盡，使使告急。即遣兵進援於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功。豈非有重恩於大金邪？契丹已滅，大金之臣屢請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稱兵，至使二聖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緐年喪失人馬不可勝計，殆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比渡江深入，崎嶇敗衄，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宋。今主上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復讎。盍爲遠謀，歸我二聖、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苦，幸爲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此意。」明年春，粘罕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者數輩，於吾所問皆未知對，今乃遽欲議和，决非南朝實情，直侍郎私意爾。」公曰：「主上臨遣，若非尋盟，來復何爲？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公裁之。」粘罕不知答。

紹興改元，乃以公歸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覲，具奏羈留曲折、虜情底藴。天語勞奬，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一從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粘罕不從，遂擕皓、弁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犯邊，和戰未决。三

年，韓肖胄使還，虜遣李永壽、王詡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不辦此。」召問之，公曰：「虜性貪，但邀賂耳。」上問幾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聽取去，凡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爲之。公袖之，拜以出，徑入驛，與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二人不自知詘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使。廟堂擬除邊帥，公謂在虜中知兀朮幾爲我禽，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機不可失，力陳進取大計。詞意剴切，覬上親征。大臣難其請。主管江州太平觀，居會稽。七年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學士、左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宮使。至南京，僞齊授館於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及使指。公曰：「國書當納金主，使指無它，報謝訃音，迎護梓宮而已。」明日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府驗實，遞至軍前，俟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無貳，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鐫餼廩，增兵圍守，莫不失色。公曰：「無能爲也。」虜遣接伴以九月渡河，見虜帥撻辣於涿州，問：「過淮已久，何來之遲？」公備言劉齊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朴内姦，營私掊刻，民怨神怒。方欲吞噬兩朝，能保它日不爲大國之患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虜曰：「若將豫與南宋，能制之否？」公曰：「皇帝聖孝神武，卧薪嘗膽，志在恢復。但以天下爲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儻欲驅除，何難之有？」痛言利害，淚滿茵席。撻辣顧謂兀朮曰：「江南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

使人導意云：「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虜廢豫，使謂公曰：「歸報皇帝彊梗掃去，自此和議無復間阻。但有當議者，須不倦以終之。」於是仗節來歸。上在建康，嘉歎彖日，好賜特異，徑除所借職任。

明年，又往見撻辣於祁州，虜出諸軍招誘蠟彈旗榜八百餘通詰公：「南朝欲和，而沿邊日獲姦細，文字語言無理，奉使只是欵兵相陷耳。」公曰：「奉命三至，專以講信脩睦。諸將徒見往返猶豫，各欲乘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束，豈復敢爾？」二酋相視無語。初，公之族有留京師者，季父存欲結太行義士徑擣虜巢，聞公拘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駑，無以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幸竟斯事。」未及發而謀泄，虜捕存黨，囚之地窖。至是知爲公之族，押存付公。存既還，改合入官。虜遣張通古、烏陵思謀報聘，使者朝謁，進止詳華，曲盡臣禮。上因賜之酒，思謀從容進曰：「陛下知劉齊之廢否？始因王某極言，遂了此事，真口伐也。北朝將相重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上欣然領略，於公益加信任。御札令公籌度，别以金器、龍腦、茶具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學士，爲迎奉梓宫使，兼請太母淵聖祖宗山陵。上念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曲盡聖情。公泣拜以辭，期於必濟。既見撻辣，具宣上旨，願親見郎主敏請。撻辣曰：「非不欲侍郎至闕下，但九州之外荒寒殊甚，恐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行。既見虜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虜主喜公之來，撫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今日獲遂所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詎敢以登頓爲勞？」嗟異

良久，燕犒連三日，遂決大議。歸奏，上大悦，除龍圖閣學士、侍讀。虜遣蕭哲、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非它使之比，豈可用平時禮數相待？」邀索百端，迓客者無如何。副使藍公佐密奏，乞命公一行，借端明殿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渡淮相見，有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既就館舍，公索副書及議朝見，哲愕然，既不肯道所以，欲損朝儀。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北軍前議之。」退取旨欲行，以足瘡未能陛辭。哲問館伴使：「兩日不見王端明來議事，何耶？」上聞之，即俾公力疾入，令子弟扶掖賜坐，命以調護。哲問：「連日何不一見？」公曰：「簽宣不遵故事，已被命再行，當少須，回日議定。」二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於此，遠去何爲？」公曰：「既不相聽，何憚一行？」哲方肯啓國書，割地講和，許還兩宫及梓宫。既入見，起居進書如儀，上下喜懌。

九年春，真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充迎護梓宫奉還兩宫交割地界使，兼東京留守。公既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庾以賑窮乏。兀朮留數百人取僞齊留貲，名落後司，公聞其紛擾，盡逐之，民始安堵。兀朮一親信人見公，若欲有言，公屏人問之，遂言兀朮有害撻辣之意。公厚遺之，即密奏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岳飛守西京，吴玠守長安，張浚建督府，盡護諸將，以備不虞。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連促北去。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向之主和者盡爲兀朮所屠，事皆變矣。既見虜主，令耶律紹文作宣勘官，傳言問公：「還知元帥撻辣等罪否？」答以不知，又問：「交了許多疆界，而略不及歲幣，却

欲一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知有北朝邪？」公曰：「前日蕭哲等齎書至本朝，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上之盟，庶幾與民休息。行人則往來通兩朝之好耳，豈有它哉！」是日風雪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憤激烈，辭氣不少沮，見者爲之喪膽。歸館，又遣紹文就驛受辭，公對如初。度必不得歸，通夕密語副藍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變，亟奏上矣。知閤若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無令輕失中原。虜至今日已如彊弩之末，兀术不達時變，貪而無親，將自取斃。往回幽燕，父老談道本朝，未始不泣下。咸知君明臣良，必大恢復，忍死以待太平。虜之貴臣往往輸誠相結，衆叛親離久矣。它日若來請和，當盡復土疆，則可與議。又去年嘗禀宰執，❶乞不發歸正人，切無苟且，以失後圖。」自是四旬無所聞。十一月庚辰，紹文至驛傳言，問公：「向拘雲中，本無還期，曾不知恩，反貳我君臣。今遣副歸，留以待報。」將分驛，與公佐酌別云：「區區悉已前白。」無一語及其私。

留河間六年，虜以公爲平巒三路轉運使，公力拒之。驅迫日甚，公曰：「君命無貳，臣之節也。貳而苟官爵，倫實耻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受則死。」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厲聲言曰：「先臣文正公旦勳業炳然，臣爲國將命，猥被拘留，復以僞命見逼，敢愛一死，上孤國恩，以辱君命？」於是大慟，斥駡使者，聽其絞死，實十四年七月戊午也。是日秋宇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雹雨雪，咫尺不相

❶「去」，原作「考」，據殿本改。

覾。城郭内外地皆震裂，數日不已。河閒人懼甚，亟立公祠，家繪公像以奉之。明年，公之訃始聞，天子震悼，特輟視朝，報其家。贈左通議大夫，賜銀絹各千，勑就平江府安葬，仍令有司應辦。享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封安康郡夫人。二子：述，朝請郎、通判光州軍州事，贈奉直大夫。逸，朝請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述之子五人：朴，承奉郎。棣，承直郎、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杞，修職郎、監行在打套局。椙，中奉大夫、守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事。樞，將仕郎。曾孫五：焕；炎，從事郎、新監衢州都酒務；炳、烼、焏。女七。逸之子四人：梓，通直郎。機，文林郎、新臨安府觀察推官。棠，迪功郎、新光州録事參軍。枃，迪功郎、新監常州薛堰犒賞酒庫。曾孫八：焯，從事郎、隆興府分寧縣主簿。焌、焴、燧、爚、熺、煇、燦。女九。公之亡也，時相專和戎之功，又忌公之死節，令公家止稱在虜身亡，故卹典有未盡。孝宗淳熙初搜訪知之，始命杞、椙、機皆爲將仕郎。述自聞凶問，擗踊號絶，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是冬冒萬死，與從兄遵同北方豪俠訪得公之骨於河閒，歸葬于長洲縣陽山大石塢之原。

嗚呼！古之膚使，止以專對爲能。若公前後五反，兀术、粘罕、撻辣等皆貪如狼、暴如虎，未易以口舌辯也。公性根忠義，藐視凶酋，隨宜應對，悉中事機，以濟大事。投身鼎鑊刀鋸之閒，氣不少讋，智意横出，它人莫及。臨死生之際，又洞達勇决如此，非烈丈夫能之乎？述等摭公言動及使事始末，懼禍久不敢出。郎中鍾離公松嘗爲使屬，知公尤詳，乾道閒始敢狀公之行。紹

熙元年請謚于朝，禮部尚書倪公思爲太常博士，議以「節愍」易名。某時在考功，爲之覆謚。又二十有二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求銘，距公之亡蓋六十八年矣。比歲權臣妄開邊釁，横挑强鄰，以爲功在旬月。兵連禍結，始謀講解，無敢行者。椑時爲城南廂官，帥臣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之志未展，被命辭母而行，至再至三，卒就和議，可謂不忝其先矣。擢帥淮西，進尹京邑，皆有聲績，其進用未艾也。於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資政殿大學士，廟號「忠肅」，而公之名益顯矣。某妻祖工部尚書俣實與晉公分派，居宛丘，公最後出疆之時，語尚書曰：「此歸當講宗盟。」而竟不還。兩家尋此盟久矣。閩舶淹，公之從孫行也，與某締婚，又助之請。某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矣，謹摭行狀之大概，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興小曆》、《遺史》、雪谿王公銍所作《御劍銘序》與其子明清《揮麈録》，及網羅舊聞，以就此碑。大懼散骸之文，不足以發潛德之萬一。抑聞之韓信不顧酈生之烹，李靖以唐儉爲安足惜，故使絶域者惟恐其用兵於後。公每先以酈生、唐儉自處，將行必請戒飭諸將練兵備器，脱有可乘之機，不必以臣爲慮。雖閒居于外，時時貽書宰相，請措置兩淮山水寨，以陝西弓弩手法行之沿邊，以俟大舉。間有召命，家人相賀，則泣曰：「大將富貴俱極，誰肯進討？見上必傾盡愚直，又將觸怒大臣，未知死所，何賀之云？」然則公之志豈專以求和爲功哉！嗚呼！天未悔禍，醜虜尚存，九京之英必有遺恨，此忠臣志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已也。一時假吏必取通儒與之俱，其有才智可與同患難者，雖屠沽所不廢。自以品秩

雖微，事君以人，不敢不勉。聞有欲以貨取者，輒笑曰：「是豈所以遺子孫邪？」及其被留，士子十餘人競願從公。虜止許留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多病，終不相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此。兀术之犯順昌也，逆風暴雨，戎壘深濘，大爲劉公錡所破。兀术輕騎宵遯，行一舍間，知不雨，始稽顙三歎曰：「小人不信王端明説，南朝國富兵彊，徒虧和好，咫尺不雨，是天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乃折箭誓不復敢輕舉，三日馳至韓州。劉公後親以語公之長子，且曰：「畫淮之約，何遽如許！苟繹公之言，徐與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而已！」劉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尤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公初自奮於稠人中，驟膺欽宗之眷，後又身任南北之議，其事日偉。及其死節，則雖有異議者，至是翕然歎服。惟公之終始，天下喜聞而樂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所聞，不能齊一。今特表公之大節，以厲世之爲臣子者。其間小有異同，尚可略云。銘曰：

三槐之王，族系緐昌。衣冠鼎盛，名德相望。公生其間，不扶而直。少慕奇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忽逼神都。主憂臣辱，顛倒廟謨。奮由布衣，親上方略。欽宗忠之，賜劍予槖。徒手一呼，得數萬人。欲奉兩宫，決圍南巡。謀不及用，出狩于北。奉璽勸進，求使絶域。高皇聖孝，五以節行。凶酋虓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視之無如，而奪之氣。隨機肆辯，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副上心。事成功高，忌其大用。晚遭囚拘，疑有陰中。虜啖以官，死生立分。痛哭怒駡，卒殉以身。天作風雹，地爲震裂。或者蔽之，使不上徹。有子

死孝，終歸其骸。卹典雖頒，烈士所哀。公之有行，請益兵備。機有可乘，雖烹何畏。分驛之際，語不及私。死輕鴻毛，了無異辭。公亦勤止，萬里往反。全軀之臣，尚蘖其短。迨其執節，無不心降。鬼必厲賊，公乎不亡。孫有祖風，捐軀將命。屢探虎穴，和議以定。帥淮尹京，得請于朝。隆名世祠，寵數孔昭。我作銘文，會稡衆説。萬世臣子，仰止忠烈。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録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傅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湗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邃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絶人。隆師親友，有不可解於心者。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户參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爲絶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受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後又相從於滆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爲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即仙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

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説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行於臨民治軍之際。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爲己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自韋布而名動宇内者不過數人。公自爲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爲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爲尤盛。

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鴈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録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録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用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閒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迁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

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倉司則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須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邪？」奏留爲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説》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温，儐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黄公裳之詞也。兼實録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寮，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期年始迁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虚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宫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宫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顔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上雖不

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既行，授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

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實録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藴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敘復元官，再畀祠禄，遂除泉州。以病力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凌口酒庫潘子順，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子燕，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沖，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子奉公之喪合焉。

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别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内外制，經帷史館，不爲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爲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摭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覲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説不易。謂：「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爲本。攷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閒，南征北伐，未嘗無

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税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物，熙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樁，皆至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榷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爲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贓罰，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於此，但以處置爲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説，既奏，褒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爲寬民，置局講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爲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

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户長

壯丁而取其錢，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税，而耆户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爲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爲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爲之。今士夫恥言安石之爲人，指章厚爲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爲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爲減折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用。如請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黄裳給事中，則引唐吕元膺、紹興程瑀以爲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吴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誅，忽除内侍省押班，瑣闥攝事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爲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麄暴，恃有奥援，所至兇横。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爲總領鄭湜所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鐫戒，方待罪閒，自副

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内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爲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

某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爲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某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某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閤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禄格全支，公已書行而某駮之。再命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某之駮章，且曰：「樓某委是允當，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旨揮，使有司無所憑守；三則耻過遂非，無見善則迁之義。欲望追寢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於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宋文仲、吴獵、蔣礪、楊炤，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吴仁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爲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群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蓋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爲之序，其門

人遂以銘爲請。某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爲最詳，若畏避而没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稡未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

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宫邸時，寮寀以詩爲壽，惟翊善黄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爲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某，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絶。」某讀之爲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儒學之淵。閒氣所鍾，挺生斯賢。舒向金玉，游夏淵源。群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爲前。典刑具存，訓詞是專。王邸螭陛，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力欲回天。經世澤民，齎志終焉。天之生才，夫豈偶然？儲神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不行，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齋，見此銘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某、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對，又以爲請，且録其諫草以進。皇帝爲之愴悼，詔贈寶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欽與寺監簿差遣。」三年，禮部尚書章穎、侍御史劉榘、起居郎黄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論》，且言公之盡忠，知無不言，首論侂胄之姦，爲其沮抑，抱恨以殁，乞賜美謚。上賜謚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爲批出。」八月，三人又因晚講奏謝，上云：「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此謚。使人人如此，必能寘人主於無過之地。」先是紹熙五年七月甲子，上受内禪，公時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在重華宫，一時舊寮惟公最承睿眷，宣召幾無虚日，未幾由西掖遷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胄奏憲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寖以出入兩宫，始有竊弄威權之

漸。公極論之，且乞去。公除職與郡，侂胄罷知閤門等職事，轉一官内祠。時某爲給事中，大中爲中書舍人，同狀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爲優異。韓侂胄無罪，辭劇就閒，可與書行。」某與大中再奏：「龜年以貳卿得此，若以爲優異，侂胄無故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以侂胄爲無罪，龜年以盡忠陛下，直言無隱，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侂胄内祠日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矣。」某遂爲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爲吏部侍郎，尋皆補外郡。某得嫠不赴而奉祠，公在荆南亦以疾丐閒，林公在慶元罷歸。三人者鐫職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權之久，罪惡貫盈，妄開兵端，舉世震動。主上奮發威斷，加以誅殛，中外稱快，故翌日而二人趣還。獨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

公字子壽，世爲臨江軍清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夫。妣楊氏，紥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盡孝如成人。幼穎異，讀書能曉大義。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年十八薦于鄉，三與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書言月椿錢病民。趙公因計爲緡錢七十萬，而無名者彊半，皆出於苛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麴引之類，先罷之，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爲非親捕，不就賞。公方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關陞從政郎，調吉州安福縣丞。縣有寅陂，灌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錮其利，歲以旱告。按圖疏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察保甲而無其籍，憮然曰：「是縣之根本，不

務可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户別其老病强弱之丁，士農工賈之業，税租有無多寡之數。調夫既均，後有賑貸，按籍立辨。它日檢旱，賴此尤得其要，蠲放不及二分，而民閒歡服，以爲前此未有得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爲後法。育嬰兒，救疫疾，雖不禁巫覡之禬禳，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舉主改宣教郎。以母碩人年高，丐祠便養，主管建昌軍僊都觀。自初弟而歸，益篤於學，以「毋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張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摳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辯，時相與折衷於晦菴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滿而遭内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録》。晚又定《祭儀》行於家。

服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得旨引見。時光宗初即位，内降頗多。公首論正始之道，願以仁宗杜權要請屬爲法，以崇寧御筆爲戒。公又言嘉王傅相少而侍御多，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舉左右之議，使府寮之勢重於侍御，道義之訓密於宴游。光宗首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豫之戒，謂：「國家大讎未復，而内外宴安，猶襲宣和之舊，淫侈成習。」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陛下爲之不難，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學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光祖因論帶御器械吴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

伸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欲大變文格，下太學選經義、詩賦、論策各二百篇爲式，長以督課學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爲下策，又使之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禮遇雨，祠於望祭，光宗意鬱鬱不豫，至展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内引宰執。三年，許國公始朝參，公爲言保富貴之道無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爲《朝參須知》，且言：「雖與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爲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爲詭隨，遇事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舊班對，乞復經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宣召講官多用晝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留，卒不就。

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祕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虚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樞廷争之，遂寢。五月，兼嘉王府直講。論説經理，精切明白，裨益爲多。不勝書，書其大者。嘗讀梁燾辨邪正之奏，公曰：「此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退之時，不可不詳覽。」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

具述元祐、紹聖君子小人進退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燾奏而發。又嘗賜所書《瑶山》詩，乃光宗在東宫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廣厦媿膏梁。」公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王曰：「下以風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爲君者，須使人臣直言其事方是。」公曰：「願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識邪正。」王親題其説於奏議上。贊讀沈公有開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王曰：「要是病根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亦請王題講義上。聞王宴居書「知人難」三字於坐右，公質之於王，王曰：「然。畢竟人如何知？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正恐錯看爾。」公曰：「堯舜亦以爲難也。」

光宗久不詣重華宫，公與同館入疏。又以會慶節未舉進香之禮，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光宗曰：「久欲見卿説話，此官待有學識人方除。」公謝，且進《内治聖鑑》，奏以祖宗家法集爲此書。光宗曰：「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不可容易壞了。」公對曰：「聖論及此，天下之福。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親戚之道。此書宦官女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光宗云：「不至是。」三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書，言動無不記者。今一月四次書『免到宫』，陛下半年不出，如此已書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駕幸玉津園。公言於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津，不奉三宫而獨出宴游。」宰執以公言乞恭請，公亦入奏。會被命禱雨，因言：「兩宫

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宮。或仗集而不出，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重華不豫，已奏告，公與侍從、臺諫請對不果。八日戊辰，公繳納告敕，乞竄逐，待命江滸。戊寅，壽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對及求去，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砍額久不已，血漬甃甓。搢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光宗云：「知卿忠直，理會何事？」公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事。」光宗云：「須用去。」公又極言：「陛下屢許群臣，一入則又不然。內外不通，禍亂不聞，臣實痛心。」光宗爲之慘然，曰：「終當去。」

六月戊戌，壽皇升遐。七月甲子，主上受內禪。是晚召公對于大堂，聖容蹙頞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許，至今怔忪。」公奏：「此乃宗廟社稷所繫，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太上皇，因擬劄本，上即寫入，又問初政及人物。明日再見，猶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泣下，又言：「昨太匆匆，參決可尔。」公奏：「今只得盡人子事親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黄公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書舍人。庚辰，上朝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牋而退。上嘗問：「恐太上皇未肯過泰安，如何？」公奏：「陛下本出於不得已，必不以位爲樂，況宮室乎？壽皇梓宮

在殯，且居喪次，於禮爲正。旬日閒三降旨經營泰安，紛紛不定。太上微疾未瘳，不若且居南内以休息聖躬，陛下少留重華，以居喪聽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純孝友，轉右武大夫帶行遥刺。公封還詞頭，謂：「固當推恩母黨，然上事三宫，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宫戚屬次弟推恩。」内侍符滁得罪於太上，而差幹辦泰安宫，劉慶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公皆繳奏。上於劉慶祖事批：「可與書行。」公又奏曰：「慶祖無官可轉，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之以官。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蓋爲朝廷惜此一門。陛下自登大寶，聽言如流，忽於此事首降『可與書行』指揮。夫『可與書行』乃近世敝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書哉！」上嘗言中宫未建，聖節未立，隨龍人恩例之類直俟祔廟後施行，公即極口稱贊聖德。後隨龍命下，封還再四，且言：「祖宗隨龍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勣、何執中除待制、侍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四官之例，誠是太優。今於己分，正當過爲裁損，酌中推恩。」命遂寢。因對，上語公曰：「朕尚未見父母，如何敢恩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繳章爲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遷矣。

上問講筵所奏諒闇罷講舊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不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爲急務。」上袖出二紙，一具太上講筵書目，一具潛邸講堂書目，謂：「講筵講書太少。」公奏：「今有機務，不比講堂專一讀書。」上云：「朝退亦無事，恐自怠惰。況酬應萬務，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學

與書生不同，惟能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弟一事，不在多也。」它日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秋》、《禮記》、《詩》、《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寳訓》、《奏議》、《長編》節本；一書臣寮十人：黄裳、陳傅良、彭龜年、黄由、沈有開、朱熹、李巘、京鏜、黄艾、鄧馹。公請聖意，上云：「朕欠讀書。太上讀許多書，養德東宫，垂二十年。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舊講殿上，晚只用小衫，依講堂例坐講。」公曰：「講學愈切，此帝王之舉也。若少讀而精，庶幾有益。」又曰：「十人充講官否？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而待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堯俞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筆舉御史有「不植黨與」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小人，不可問黨與。元祐黨籍弟一人是司馬光，小人陷君子，變白爲黑，何所不有？」又言：「近差除多自中出，此不足爲威斷，適爲小人所賣耳。」

九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變，乃陳四太之説，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分太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号令，故天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權柄，皆起於号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至平江奏：「漢元帝時日青無光，恭、顯指爲堪、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始切責言者。小人機心，古今一轍。」楚州應詔一疏尤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未孚於人，而暱比小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得與

聞；而小人誤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明堂禮成，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見廟堂之權日輕，侂胄之勢愈重，言官又多出其門，於是歷疏其姦，大要云：「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陛下總攬之權恐爲此人所盗矣。」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且曰：「只爲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奏，丞相以聞，上云：「侂胄是親戚，龜年是舊學。講堂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又性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説。已而侂胄雖罷職而予内祠，公除職與郡，給舍繳駁不能回也。除焕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公既去，丞相竟論罷矣。

公至荆，罷和糴以平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斂，治牙儈以寬商旅，撙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脩長隄，教民兵，乞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丐祠，一請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與趙丞相言政和中嘉王事，乞加貶竄，於是追三官勒停。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奉興國祠。開禧二年起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寶謨閣待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聞，特贈中奉大夫。娶敖氏，先三十年卒，贈碩人。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特差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

事。女四人，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章瑢，次適進士敫清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位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二年卒。生一子鉉，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沄。孫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窆于縣之建安鄉金家井之原，從治命也。

公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爲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盡道理，義所當爲，白刃可蹈。正色立朝，其愛君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爲事，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顔面，賓客非親與賢不妄交。郡縣吏乘時羅織公之親黨，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欲捃摭細微，以媚權倖。公視之如無，彼亦不得豪毛之隙。自僞學之説興，鮮不變者，公於關洛之書益加涵泳，著《止堂訓蒙》一書，蓋終始不變者也。聞蘇師旦爲節度使，曰：「此韓氏之陽虎也，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著《内治聖鑑》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爲若干卷，藏于家塾。某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某。偶然未死，尚何辭！銘曰：

矯矯彭公，天予剛介。學問淵邃，言議正大。自其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邸簡寮，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納於善。重華違豫，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螭陛直前，龍墀敂頷。言雖不用，忠節愈白。聖主龍飛，風雲是依。無日不召，擢居綸闈。開口論事，略無顧避。志欲回天，側目多忌。權姦蘖牙，惟公先

知。抗疏逆折，鳴鼓攻之。上色爲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歎膽决。一去一留，消長遂分。言者雖力，無救絲棼。聲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横挑黠虜，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初，與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幾。嗚呼天乎，不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爲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子。公凛如生，誰顙有泚。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閒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部侍郎孫公從之之子、新瑞金西尉鐩之書，寄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於慶元五年四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八九年，重不幸二兄俱蚤世。凛然門户之託，惟先友有以碑于隧道，以惠顧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書以泣曰：「方公之薨，余方遭嚴譴，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又自遭内艱，憂苦無生意，以至于今，悲愧多矣。老而學落，本不足以銘公。義激于中，有不容已。」閲五年，始克謹摭行實之大概，序公平生，而系以銘。

公諱逢吉，從之其字也。先世居南蘭陵，五季避地於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青霸之命徙名數於龍泉，今爲邑人。曾祖文，妣李氏。祖叔遇，通經博古，倜儻有奇節，雅不喜王氏學，弃科舉不就，尤爲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孫，卒昌其家。公以按行阜陵恩，特贈承務郎。妣李氏。

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禄，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公居長。次逢年，終上猶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中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於紹興五年，時方俶擾，學士解散。公就學雖晚，而資實俊邁，課藝穎出，父祖奇之。自弱冠三薦于鄉，隆興元年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郴州司户參軍。乾道四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義理，衆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爲帥，給事黄公鈞領漕計，相與愛敬。沈公留寘幕府，御吏剛嚴，無敢迕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無不言，未始一語詭隨。始若難合，終必垂聽。豪民匿罪越訴，捕之不獲，吏執其子于嶽麓書院。沈公怒甚，既得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不僉書，且曰：「父有罪，子不知情，何可從坐？」争之數日而後得，因力

辭攝事而歸。沈既薦公關陞，既而又畀以京削。或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舉賢，安知其它？」歸欲力薦於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郎。黄公還朝，薦於廟堂，欲處以學官。公以二弟游宦，懼闕子職，授常德府教授。會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辯如響，恨得之晚。且曰：「儀曹有京削，留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以畀公。樞密劉公珙、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焞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淳熙五年，改宣教郎。太令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閲兩歲，令人强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學道愛人爲心，不爲赫赫名，而惨怛惠利之政，出於至誠。值歲大侵，待哺者數萬，荒政皆有實惠，不爲便文逃責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芰

旱苗，養禾孫，是歲饑而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萬市穀。創社倉以濟貧乏，擇賢士主之，民賴其利。催科不亟不徐，行雨露於膏火中，民亦樂輸。縣計既裕，稍捐其餘，還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窶，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教之義役。縣苗税素重，爲裁酌而損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爲錢四百餘萬。馬驛三在境内，歲有繕脩芻藁之擾，事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經久之計。脩學市書，督課諸生，身爲之師，士風大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心，而邑當孔道，謡誦藹然。起居舍人吴公燠出使湖陰，過縣，貽書江西諸司曰：「部有賢令如此，雖欲蔽賢，可乎？」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籍記，士民亦至今歌之。

代還，丁内艱，服闋家居又久之。十三年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國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實録院檢討官。紹熙元年五月，徙祕書郎。八月，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駮，四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輪對論今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節用惠民，以當天心。上諭公曰：「圜壇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勸上容納狷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上喜，悉可其奏。會諫官鄧馹請增諫員，即擢公右正言。首奏：「帝王經世之學根於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於此心之運。此心融徹，發之政事，則天

地可位，萬物可育，舉無難者。」其言甚備。時營繕寖廣，一弟之建，撤民居數百，咨怨者衆，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知，思欲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所難言者。期於不負所學，無復顧忌，故亦不得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罪，反以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爲優遷，而罷其言職，後不可爲矣。」兩疏不報，再對復論：「言路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無由上聞。願留神于逆心遜志之戒，則雖失之於前，尚可收之於後也。」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劾奏，竟逐之。未幾公亦有遷官之命，大臣奏：「踐祚以來，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肯留。」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上諭旨曰：「士論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職，而求去愈力。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公正曰：「是有仁者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獻替，上豈能一一垂聽？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對曰：「宰相與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無可否。官以諫爲名，是專以言爲職業也。不得其言而不去，人將狗彘我矣，烏可與丞相比哉！」君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關外，人謂中興以來才一再見。

公褰帷入境，風采凛然，守法度，識大體，不專按刺，傅經決獄，多所貸宥。案牘盈几，披閲參考，决遣如流。未數月文書爲清，民亦自以爲不冤。尤篤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吴鎰、方銓，工部徐應龍皆所薦也。五峰胡先生宏之子大時、元城劉先生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衡嶽，公請官之，

以繼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韙之。兩攝漕事，通融有無，深得計度之體。衡之茶陵秋輸特重，公曰：「昔祠官使臣大軍仰給於邑，不免加賦。今則咸無焉，尚取贏，可乎？」量出計入，蠲十之三。令下歡聲如雷，邑人相與作佛家道場三晝夜以報，伐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一無取焉。參政陳公騤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某好士人。」

三年九月，召爲祕書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主上受内禪，登用舊學，越三日擢公兼權尚書吏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學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得斯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爲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邸，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有曰：「陛下嗣膺大寶，蓋非得已。願起敬起孝，數申温凊，撫接宗戚，俾之開釋太上，推明陛下之本心。乃若建立長秋，推恩隨龍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學以養其明，揆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先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事而得其宜，遭變事而達其權，天下可運於掌矣。」上欣然納之。覃恩轉朝奉大夫，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服。明堂恩封盧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丞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庶可固結民心。丞相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群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

心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充孝宗殯宫按行使，朝方議撤祕書省以爲壽康宫，而以東宫爲館閣，公毅然力争，謂於理非順，地狹屋弊不可以奉慈極，事亦竟止。待制朱公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於上前争論甚苦。因講《權輿》之詩，反覆紬繹以爲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熹論祧廟獨與衆論不合，它所説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用，願留之以重經幄。」冬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闕違所當講者二，曰謹爵禄、曰節用度。又論治體之要曰：「治化之原，肇於宫壺，而達於外廷。宫壺嚴則内外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職脩。妃后之家多啓私謁，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宫嬪佐六宫之政。内侍本備掃除，自閤長而上，願遵舊制，選年四十以上者知内省之事。樞宰之職論道經邦，願萬幾之暇，從容與之議政。近習之臣職在禁密，願全其恩數，勿使與事。」上深然之。十二月，假焕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充館伴金國賀正使。虜使需竹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皆難得之物，戎心無厭，當遏之於初。」大璫王德謙典司國信所，懼失虜意，密請匪頒，公卒却之。慶元元年正月，兼實録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對，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北事，竊聞自孝宗上賓，虜寖有輕視中國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將帥習媮，士卒習惰，風俗習侈，上恬下嬉，無復有枕戈殄虜之意。願陛下拔材賢，旌循良，核名實，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鋭，城要害，備器械，講求孝宗内治外攘之策。」上尤嘉納，而公於是時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力捄之。侍郎彭公龜年補郡，

又論不應爲近習而逐正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蹕，有馬上迴揖之者，公獨不顧，彼又以爲簡䮬也。一日會食部中，或報王喜除閤門祇候，公曰：「此乃優伶，嘗於内廷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爲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抗疏力争，否則於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内批與郡，而王喜之命亦寢。或以爲出於誤報，而公憂國愛君之心亦云至矣。

潛邸恩轉朝散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史自娱，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禄矣。終于里第，壽六十有五。五月，除集英殿修撰致仕。嘉定五年，上以公舊學，軫其遺忠，特贈寶謨閣待制，仍度越彝典，賜謚「獻簡」。娶李氏，累封令人，與公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銶，承奉郎、監鄂州在城鹽税務。錤，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季即鐩也。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迪功郎、前臨江軍司户羅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杙，其壻也。孫男四人：涣、溱、潡、沸。女一人尚幼。六年十一月乙酉，葬公于萬安縣龍泉鄉繇津之原。

公資稟醇澹，於外物一無所好，惟刻意經史，不可解於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爲有用之學。尤精於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宦族之譜系、除拜之歲月，與夫前代疆理卒乘之法、封國行河之利，參貫融液，無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有志焉。發爲文詞，以理爲主，以意爲先，體制具備，關鍵

嚴密，簡而有法，不爲綺麗之習。晚歲自號静閲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於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恂似不能言。遇人無賢愚貴賤少長，咸接以禮。平實誠慤，表裏如一。脩身踐言，樂於聞過，遜賢達善，心無娟忌。喜怒不形於色，而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之風。以某平昔之所見聞攷之，胡君之行述不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欲以銘見屬。老復病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二，余亦視蔭幾何，有不能已者。與公爲同年，初未相知，晚幸定交，情義至篤。爲少司成則實爲交承，出入從班，又爲僚於講讀之官。余與給事林公大中於晚講之次，論救吕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力。嘗論日食事，謂：「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得明照，必有背氣等變。」三月朔去正陽之月一間，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瞭然，使萬目見其剥蝕，天之示戒如此。公又奏曰：「至次日則又雨。」此雖片言，爲助多矣。當紹熙、慶元之間，上既隆寬，下亦多盡言。余幸周旋其間，固有激於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與諒直，事君不以犯顔爲難，與同列不以忤意爲憚。劉德秀爲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君寄心膂於宰相，寄耳目於臺諫，皆當以天之心爲心。儻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思而後行。」其盡言類此，居之不疑，惟義所在。嗚呼！斯人而在諫争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事，尤爲當才，相與論脩史之規摹甚備，汗青無日而身去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在於此乎！銘曰：

帝王之興，四門以闢。無人不言，猶恐不力。官以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所共太息。孰爲敢言，爲糾邪慝？矯矯孫公，古之遺直。學爲有用，博聞多識。其處友朋，直諒三益。幕中之辯，不爲婉畫。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無隱，嬰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聲色。鯁論日聞，不容煖席。召還蓬山，上方御極。首擢從班，寵光赫奕。經帷史館，人望丞弼。遑遑靡寧，期補君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國。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容何病，爲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1]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婁公神道碑[2]

國家中興八十餘年，四朝以聖繼聖，相守一道，夫豈不欲復大讎、歸侵疆？而申締鄰好，遵養時晦，以俟天命，蓋其廟謨深矣。比歲權臣竊弄威柄，富貴已極，猶以爲未足，假恢復之名以逭危溢之禍，其黨又相與嗾之，平章軍國，益無忌憚。一旦妄發，以債帥爲方召，以驕兵當犬羊，人人知其必危。競進者方縱臾以苟爵位，不在其位者固不容强聒，仕于朝者雖面從而腹非，無敢有誦言爭之者。時惟婁公機以直諒之資，抗議無所回撓，一爲御史，即上疏明辯之。是時權臣雖倡此議，猶未敢自任。鄧友龍初不知兵，將漕淮右，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叨召還，專主此議。爲侍御史、爲給事中，公皆與爲寮，每語及此，未始不奮然力詆，以爲必敗國事。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者不已。」公亦自以不合丐歸，除職與郡，竟求奉祠。會泗州獲捷，友龍上表稱賀，自以爲勢當如破竹。群讙競和，諫大夫遂以詆公，褫職罷祠，此開禧

[1] 本卷卷端原闕，據底本體例補。
[2] 本篇題及正文「聞之不悦」以上二千零五十三字，原闕，據殿本補。

二年之五月也。已而延敵致寇，塗炭數郡，姦黨失措，始媿公之言。八月再畀祠禄，明年二月復職。十一月元惡既誅，大明黜陟，天子思公之忠，十二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嘉定改元正月到闕，兼太子詹事。五月除給事中、兼權工部尚書，七月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八月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十月參知政事。蓋公天資忠鯁，不畏强禦，逆折兵鋒，言雖不用，而後日皆驗。先見敢言，人所畏服。既坐廟堂，不以詞色假人，相與維持和議，密贊更化。惜乎年高疾侵，奉身而退，居無何，考終于家。經濟未究，孰不興殄瘁之悲！諸孤以鑰同宗同朝，交情之厚，既葬而求銘。義不得以老退爲解，先書立朝之大節，系以言行履歷之詳而銘之。

惟樓氏自武王封夏禹之後東樓公于杞，而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别爲婁氏，其實則一宗也。建信侯在漢爲劉，蟬聯數十世至郊，事吴越，避武肅王嫌名，始復爲婁。仕左千牛衛上將軍，占數嘉興，五傳而至公之曾祖諱億，億生乾曜，俱爲將仕郎。父壽，朝奉郎。以公貴，三世累贈少保、少傅、少師。曾祖妣杜氏，祖妣鄧氏、顧氏，妣郭氏，爲譙國、崇國、榮國、成國夫人。少師莊重有家法，教子甚嚴。公其第三子也，字彦發，幼而穎悟，日誦數百言，能自刻苦。長益奮勵，該貫經史百家之書，作文直欲以左氏、班、馬、韓、柳爲標的。或謂其持論太高，公曰：「他日以此致君澤民，要當自立，詎可苟徇時好？」蓋其立志已不凡矣。兩上鄉書，乾道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丁成國憂，服除，主和之含山簿。銅城有八十四圩，遭夏潦大

壞，僅存其一。郡以委公，役工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優給庸直，時犒酒炙，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邑人歡服，礱石以記。七攝淮邑，率以治辦聞，薦章交上。尋丞於潛，漕使檄公攝宰之闕。潛川以蠶桑为命，織紡貿易至于再税，公首罷其一，民甚德之。酒坊縣計所仰，久廢弗葺，公大修酒政，歲羡息錢近二十萬，日以寬裕。先代輸貧民之奇税，寖以及四等户，所被廣矣。版籍既亡，有産去税存之害，公一新之。獄訟幾絶，庭空囹虚，治行稱最。邑素無學，大比無應選之士，公首建夫子廟，啓庠序，擇師儒，士有以養。李廷光首預賓送，擢賢科，親書「桂枝坊」以表其廬，❶士益知勸。政聲上聞，有旨都堂審察，以少師得疾而歸。既遭外艱，士民莫不借留，匍匐奔慰，縞素盈門。公性至孝，居喪盡禮，手書《華嚴》、《法華》等經以伸冥報。免喪，爲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嘗易淮東，已而復舊。

淳熙十二年，以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西安縣。十六年光宗覃恩，賜銀緋。縣當舟車之衝，號難治，公以學道愛人自任，不可干以私，有騰謗者不爲動。巨室買地爲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公曰：「設得金，將誰歸？」守督賦峻厲，公不忍施一箠，課亦不乏。親閲案籍，豫定役次，民服其公。紹熙二年，❷通判饒州。五年，皇上踐阼，轉朝請郎。慶元二年到官，事多關決而無侵官之嫌，滯訟隨以清省。一重囚獄具欲上，察其誣，白郡覆鞫之，得不冤死。又

❶「其」，原作「具」，據《四庫》本改。

❷「熙」，原作「興」，據上下文義改。

二人已經詳覆，以其可疑者同太守以聞，俱得減等。參政袁公説友帥蜀，辟議幕不就，攝州及南康諸臺，益稱其能，相率列薦。內相洪公邁稱道尤不容口，謂公學有源委，工詞章，身端行治。既以敘公所輯《漢隸字源》，又以監司科薦之。丞相京公一見即除幹辦諸軍審計司，五年之七月也。輪對奏：「祖宗盛時，吏禄兵廩歲不過緡錢十數萬，熙寧月支四萬。南渡無歲不用兵，月猶不及百萬。乾道已支百六十萬。欲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弊。六年十一月，遷宗正寺主簿。

嘉泰元年，爲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卹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以惠國公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公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國公鋭情學問，公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寘之坐右，朝夕觀省。嘗謂公曰：「今日甚熱，禁廷深邃尚爾，閭閻細民豈能堪之？」公以奏之。上問：「昨日與先生説何事？」國公具言之，上喜曰：「唐文宗但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更無一句及百姓，此意過之遠矣。」又嘗語孝宗戒食蛤蜊事，國公曰：「此無他，只是廣好生之意。」公隨事開明，多所裨益。

三年，除太常丞，仍兼資善，旋兼右漕郎官。五月，爲秘書省著作郎。尋以民曹事煩，改兼駕部，以專訓導。都城大火，命百官條具闕政，公力言三弊，謂：「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其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爲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强軍律。」時公年七十，丐閒，上以資善倚重不允。周旋四載，不懈益

虔，同寮予告，公每當之，首尾如一日。國公睠顧最親，字畫少差，必求是正。公深于小學，辨析如響。又著《廣干禄字》一編，國公得之尤喜，命講官戴公溪爲之跋。四年六月，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已頒，國公戀戀，幾不忍捨，公亦爲之感涕。入臺省，論近時士風薄惡，聞者聳然。又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時小史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必罪去，而獨憚公。嘗與閤門納謁，公于寒暄外他無所及，师旦俛首不敢吐一詞而去。兵端方開，惟公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亦孰不願？今士卒驕逸，遽驅于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權臣聞之不説，所議愈密，外廷罔測。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友龍方爲臺端，主議甚力，公日以苦語勸之，且曰：「今日大將爲誰，計臣孰任？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

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八月，除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閏月真除。今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公力詆友龍用兵之説。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諫集議，公義形於色，略不少變。聞欲以公宣諭荆襄，公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聞諸道進兵，謂：「吾老矣，無所施力，惟晨香致禱，願天佑國家，以安邊境。」及聞泗捷，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

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尚何言？但恐進鋭退速，禍愈深耳。」未幾還朝，德望益隆，鸞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聞風采。見上首論三事，謂：「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横生，敗國殄民，今惟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讎未復，且爲沮仰，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次論：「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仍請檢柅權臣内侍等所籍家貲，專爲養兵之助。天顔説穆，玉音嘉奬，曰：「太子尚小，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莫耄昏，恐無以補儲德，上曰：「昨已除詹事，猶未知邪？」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書問安否，以多事未果發。聞公來歸，問信絡繹，仍致前書，以示不忘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東宫愈加愛重矣。公在選部守法革弊，吏銓爲清。有里人故任天官，喪未舉而子赴調。公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韙之。上望治甚切，公奏：「古人爲國之心頃刻不忘，而望治之誠未嘗以日月冀。夫子無欲速之戒，誠以維持成就，非可亟圖而驟致也。」又言：「貢舉貴公，乞下禮部具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與免差御試諸位官，以絶異議。」嘗繳奏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寖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上顧宰臣曰：「所繳極當，庶不爲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上以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與聞廟論，諳知民瘼，命日侍昕朝，宰執並兼宫官，仍時赴宫會議。公爲宫端，益思所以禆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王總要》一書加以潤色，上下三千年閒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綱舉領挈，粲然畢陳。

俾某爲之序，以備參决之餘，可用考訂，儲肩尤以爲要覽。時以飛蝗求言，公奏：「和議甫成，先務安静。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又謂：「臺諫論奏，以爲月課。若政有闕失，人有非賢，或除授之不當，患在不知，知之則恐去之不亟。當隨事輒言，無嫌於數。」所論皆切於時。既登兩地，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弊蠹紛然。公彌縫協恭，裨贊爲多。重惜名器，持循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内除，公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陞朝官賞，陳乞封贈，公曰：「士夫辛勤一第，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斷不可行。」

嘉定二年八月臨軒行皇太子册命，公攝中書令，讀册於廷，百辟傾聽。九月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儲君與公俱生於癸丑，雖相去一甲子，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才五日。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裒時英氣；三吴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固已寵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縟儀，適聚旬浹間。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之。貢闈方按鼓吹，嚴更警塲，五使同坐堂上，正用公之生朝。某退而慶以詩，公與諸公皆屬和，尤爲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禄，不允。三年五月，以禱雨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彊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智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

復敘四説以進，懇請不已。皇太子又遣宮寮勉留，而去意堅決。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延見親故，上冢燔黄，寢復康彊，尋上休致之請。忽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偈，顧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夕遂薨，實四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夫，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爵至嘉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陸伯户，國史、實録、勑令、會要皆嘗提舉纂修。遺奏聞，上爲之震悼，輟視朝。贈金紫光禄大夫，旋以東宫徹章，加贈特進，賞延卹典如制，皇太子賻奠加厚，可謂哀榮矣。娶徐氏，大晟府典樂申之曾孫，封吴郡夫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郎；紹彭，從事郎；紹聃，承務郎。以公參豫，俱監西京中嶽廟。女一人，適故朝請大夫、直焕章閣、知慶元府程準。孫二人：續祖，承務郎、知於潛縣丞；同祖，尚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郎、監兩浙轉運司慶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績。曾孫一：楚。孫女一。五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興縣履仁鄉東洲之原。

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弟拜親，少師戒之曰：「得官誠爲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其謹之。」義方類如此。又禾興輔郡，紹興間寓公寄客多時英賢，朱少卿自號「巖壑」，最爲名勝。次如董公彌大將、方公侍郎務德滋、方景南雲翼、祝舜俞師龍、鮑任道仔、聞人務德滋，[1] 皆源流前輩，詞章政事、學問論議各有所

[1] 「聞人務德滋」，疑「務」當作「茂」。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

長。公從之游，聞見益廣，所著諸書悉有功於後學。既以此發身，又自初筮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譽望已高，擢用甚峻，而士論遲之。主眷日隆，注意大用。皇太子垂情宫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輔導最勤，顧遇尤渥。然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權姦，翩然求閒，不復顧忌，一歸若將終身焉。憂國一心，耿耿不少變。再爲聖主一出，干霄直上，建立愈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耄未及而疾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年皃相若，愛之固深。棟未冠而孤，撫育訓飭，卒爲善士。近歲先卒，貤恩贈官，詔特從之。嘗命諸子以遺澤任二弟之子。居鄉以誠接物，不事緣飾，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雖憚而服之。周貧濟急，尤篤姻黨。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無雜賓，亦無敢干以私者。故廬僅庇風雨，既歸，闢丈室於左，以東宫所書一軒榜以銀題，朝夕游處，庭前殆不容旋馬。清裁若不可犯，而樂善好賢，稱奬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近時小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干禄》，用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爲工。作字遒美，行草俱勝，隸古小篆動皆有法，尺牘人多藏弆，扁榜亦所在寶之。某初未識公，而同年李吏部聖俞嘉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致公之意，俾爲序引，則知公之相予有年矣。既老復來，公亦賜環而歸。會當集議，傾蓋於政事堂，一見如平生歡。同入兩地，協心無閒，議政餘閒，商榷古今，論文説詩。亦時出法書名畫，清談從容，温然如春。事有不可，剛毅不回。久而益敬，真畏友也。執别而歸，書

問時往來，墨猶未乾而訃聞。云亡之痛，固非稠人比。既受銘文之託，偶以多病，心志凋耗，筆研盡廢。日過故府，惕然于中，乞身欲歸，僅能屬藁。既不能發明潛德，終有媿於公云。銘曰：

婁之得姓，實本東樓。在漢爲劉，自建信侯。後復厥初，乃因避謬。累葉嘉禾，義豐德修。惟公國器，河圖天球。文以發身，仕學俱優。立朝正色，告后嘉猷。寖登要津，貴名日休。權姦專國，欲挑氈裘。債帥總師，妄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抗論，力遏狂謀。六月出師，石爍金流。人厭綌絺，士困橐兜。僅取邊壘，捷書置郵。自謂破竹，期功於秋。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幾如鄧騭，欲棄涼州。謂公立異，屏居林丘。一偓不容，衆楚競咻。初謂沮軍，末乃思婁。元惡既誅，舊德是求。四皓來漢，二老歸周。閒于兩社，克壯其猶。同寅協恭，厚德鎮浮。饑饉寇攘，瘡痍未瘳。彌縫調燮，相與咨諏。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遒。典刑已矣，後孰與儔。殄瘁悲深，爲銘諸幽。尚爾後人，先烈是侔。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禄大夫曾公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事太宗、真宗爲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有文章政事材而仕不合，爲文十餘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志其墓，蓋首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鞏，爲中書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

曰布，位宰相，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謚文昭，當元祐盛際、徽皇初政，再爲詞臣，氣節論議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嚴有大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郎炎與從弟吏部尚書焕相繼取世科，同爲天子從臣，故家文獻表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於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纁，明《春秋》擢第，奉使數道，歷知高郵軍、舒州，甫强仕，終承議郎，贈左中奉大夫。父愶，年十九以詞賦魁胄監，一上不第，則攷古著書，有《雲莊集》行於世，終朝奉大夫、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强氏，文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清。公幼警悟，能言即知讀書，正奉語公曰：「吾家繇密、魯二公至而祖，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禄而已，汝當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服膺義方，益自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三十年入太學，端明汪公應辰爲司業，深器之。

隆興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泰州海陵縣尉，兼主簿。時虜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公曰：「巡徼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爲榜諭以安集之，親捕劇盗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於理官，兵燬之後宜從矜貸，類得末減。臺郡争論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關陞及酬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官，課試精審，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親就養，與其季燮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忠公必大、參政李忠文公彦穎繼爲禮部侍郎，與當路交上京削。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爲温州教授，如所以治徽學者。凡經指授，皆爲時名人。淳

熙八年，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轉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制，公不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犴屢空。催科無擾，民感其惠，皆先期樂輸。推排陞降，悉得其實，至役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於暇時摭前輩賢令嘉言善行與法令之所當守者，爲《邑政總類》一書，講畫既詳，故施於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府借留，參政錢文惠公良臣帥江東，偕監司上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獎拔，以爲天下治邑者勸。任滿命赴都堂審察，十五年以明堂恩賜緋衣銀魚，十一月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光宗覃恩暨年勞轉朝奉、朝散郎。紹熙元年八月，遷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事。究心詳讞，稱爲平允。輪對請選劇縣，歲命近臣舉歷任二人以授之，無拘資格，隨事旌賞，治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榷酤征稅之禁，利害詳明，時論韙之。二年八月，除司農寺丞，被旨和糴米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筭，戒以苛取，不趣而辦。三年轉朝請郎，九月丁母碩人憂，五年十二月擢知温州。

慶元元年三月陛辭，復申劇邑薦舉爲令之議，又請稽板籍，聯保伍，汰廵尉之罷軟者。永嘉號多士，素服公化，故教令所下，不誡用勸。闢良田以贍學，創養濟院以醫，廪其廢疾無告者。民産子棄而弗字，月以公錢給乳哺者費，全活甚衆。二年秋未穫，颶風淫雨，海溢爲菑，樂清尤酷。具舟筏畚梮以濟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錢數千緡。水退，修築瑞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爲東塘以殺其衝，皆使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舉，戢吏拊民，以循良稱。里社生爲立祠，且碑以紀其德。丞相

葛文定公邲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二年轉朝奉大夫，三年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勸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聽納忠諫，斥遠私昵，杜絶用例之弊，申嚴贓墨之科，遴選邊將，久任帥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羡銅錢，廣和糴以厚邦儲，蠲逋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除尚書户部郎中，治左曹事。躬理文案，滯訟頓清。九月，充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憲聖慈烈之喪，既越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它辭解。抵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止之。比押宴者至猶然，公避席不拜，引義詰責，往復論難，竟去口宣賜樂等語，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勉從。使還，未嘗道其事，惟以講求内治諄諄爲上言之。始文昭嘗使朔方，增重國體，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對，稱嘆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竣事轉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户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諸郡賦不時入，侵欺移用，其目寖繇。綱運弊蠹特甚，緡錢失期者三百萬餘，它物稱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下諸路，期以兩月起發，且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約以不多爲文書，不遣吏卒，要束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運當進秩者面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勸，軍給以饒。五年，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繫，而訟者反匿不出，乃戒郡縣必兩造俱集，始得予决。自是良愿無擾，姦無容欺。奉詔上便民事，公奏請委部使者以翻訴之多寡當否爲縣令殿最；詳列賦税于契券之首，以革産去税存之患；二税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選獄官，多見施行。又

奏倚閣上四州積負鹽本，併免州縣所負正税及虧收錢合十有六萬緡。累歲困於郡邑囚繫者，呼舞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鏹百萬，悉付來者，以寬氓征。

嘉泰元年三月，詔入奏計，因論屬縣掊克之弊，謂：「縣有内外，内縣於州取給，故苗税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給衣糧與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爲郡者苗税或概輸於州倉，征商或使它官吏侵擾，爲縣者反籍以旁征巧取，肆行無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詰，宜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删修勅令官。二年三月，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徧居宰掾，裨贊爲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因直前奏事，請搜舉遺逸，長吏禮遣詣闕，以備咨訪。九月，勅令所修進《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月，除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二月，轉中奉大夫，尋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三年四月，除權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兩朝寶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忠恕，臨事明審，每謂刑獄爲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舞文，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其弟，流竄逃歸，輒從外臺改正，復有訴者，下棘寺閲實。權門諸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爲道地，綴補文書，肆爲誕嫚。公察其姦，執付京兆。獄吏求解萬端，公持不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史院進孝宗、光宗實録，轉太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

嘉定改元，皇上更化，盡起故老。二月，公被命守婺，未幾改姑孰。暑行抵郡，

適師旅饑饉之後，勞來流徙，寬逋節費，政聲徹聞。至秋感暈眩疾，會合肥擇帥，詔以集英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子事君，東西惟命。今既屬疾，焉可冒爲？」丐免之章數上，有旨輟行，治姑孰如故。雖整軍息民，爲國遠慮，而疾日以侵，求去益堅。二年二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四年自爲奏述出處大概，乞骸骨，詔以通奉大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禄大夫告弟，官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錢塘縣欽賢鄉西谿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年卒。子掄，承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税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州東陽縣陳貴誠。孫仲良，登仕郎。

公資稟純明，器識凝遠，事親盡禮，謹守家法。妙年決科，安於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爲聘使者，虜問其氏族，自言蜀人，又問南豐後孰在班列。既歸以告，於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從校官卒故業，遂爲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艱。既免喪，或以銓制方嚴，欲爲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顧。竟遲次六年，而前舉者皆無恙，恬於勢利廼如是。先世資産推與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内外族姻以至鄉黨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己持正，不可迴奪。敭歷中外，徊翔久之，始登禁從。既不得其職而去，杜門却掃，谿園數畝，杖屨徜徉，自號「覺翁」，因以名菴。晚年意象簡默，所造益深。繇少至老，好學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

定，且以諸史傳記攷釋《資治通鑑》，續於《考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率皆温潤典雅。而楷法行草見謂精詣，尺牘書判好事者藏弆爲榮。有《覺菴集》與《邑政總類》藏于家。公既葬，掄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先君子於法當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爲銘詩，表于隧道。」慨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邸，正奉接武周行，一時列院有子若弟多爲新進士。某於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攝事西垣，公丞大農，俱奉親輿，升堂展敬。兩仕永嘉，載筆左螭，皆有在前之媿。及某起於掛冠，公方奏最藩部。同年生落落如晨星，日徯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某長於公四歲，亦豈久於世者？死生契闊，撫事興悲，衰頽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本朝，使隣壤，挺挺有祖風烈。《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公之謂歟？銘其可辭？銘曰：

惟曾受氏，曲列始封。舞雩之傳，望于南豐。有户部郎，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弟上考功。德望彰徹，曰文昭公。本厚源深，寔生覺翁。學以求己，中積外充。早擢世科，奏最一同。翱翔周行，歇歷西東。仗節殊鄰，氣讋夷戎。外庸既訖，從上法宫。進難退易，先哲之風。聖化更新，起於閒中。申畀鉅藩，疾已内攻。施弗盡才，奄其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從來方興，銘詔亡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正惠林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某、林大中召赴行在。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權，妄啓兵端，禍及南北生靈，國勢幾殆。主上赫然震怒，俾誅殛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命，公足以當此矣，某何以堪之？

公字和叔，婺之永康人。曾祖禄，太子少保。妣陳氏，咸寧郡夫人。祖邦，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爲林。公少篤志問學，文章自出機杼。紹興二十七年入太學，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俸薄，郡欲月有增餽，卒謝之，所立已如此。乾道六年丞貴池，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貽書至四三，不聽。公取告勑納之州，求劾而去，守媿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於郡，已而視歲額反加焉。差役盡，公多端寬卹，受役者無異詞，有先一年而預定者。丁少師憂，役人泣曰：「反誤我

矣。」七年，知湖州長興縣，在浙右號難治。公益究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縣境高於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攘奪之患。民寡蓋藏，官無贏蓄。公方憂慮而無策，夜半涌水自荻浦灌河，聲震數里，米舟輻湊，闔境以爲神。和買比經界前增四之三，公必欲寬之，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户，增輸以實者帖然。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齗訟日稀。期限寬而信，可展而不可違，去如始至，所下文移無一紙遺於民間。二邑遺愛，迨今未泯也。詹侍郎儀之力薦于朝，十年，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求補外，同擬者四人，孝宗皇帝指公與計衡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常寺主簿。十四年遭内艱，十六年夏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

時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舉察官，户部葉尚書翥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事無所回挺。紹熙改元三月，御批賜公等曰：「臺綱正則朝廷理，委寄匪輕。言事覺察，各有舊制，兹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踰越分守，誠如聖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爲稱職。」遂與同列答奏，又曰：「職有常守，期各務於遵承；言所當言，庶不孤於委寄。」自是風采益振。五月遷殿中侍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講。公之論事根於忠實，上不求合於人主，下亦不避嫌怨，而愛君憂國，務存大體，毁譽皆有所試，抨彈無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最爲稱職。知静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若欲收用宗室，以彊本朝，當擇其賢者。善俊何人，而

可當特召？」上問孰賢，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又申其説。御批善俊與郡，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行言聽之始也。鄧司諫馹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正丐去，公率同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而伸諫省之氣，誦宰相之賢，它人不敢爲也。有薦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無特操，不可爲執政；與公舊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户篷督迫州郡太甚，公上彈章，上曰：「别易一部何如？」對曰：「昨爲刑部，專爲深刻，易别部亦不可。」章至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上意，公曰：「言事不行，只有一去，更無可商榷者。」此語既聞，竟與郡而去。監文思院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人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爲元祐名臣，高宗念其以忠直斥死，擢其子同爲中司。願特免其真決，寧加遠竄。」公勇於逐方用之從臣，而拳拳於一纍囚如此，排擊固多，此皆其著者。

至其論議，尤爲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概曰：「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趨向不正，雖小有可喜，不失爲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差，以消沮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絶其漸，無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僞之萌。則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無所容其姦。」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然事變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爲，彼有釁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於心，則陵寢如見於羹墻，故都如見其禾黍。於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根本既立，綱紀日張，而治功可得而成矣。」雷雪求言，公以事多中

出，疏曰：「雷電之後，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閒君子，夷狄得以窺中國，女謁得以行於外。」嘗論邊事，謂：「今之言備邊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爲一道。慶曆中分河北、陝西各爲四路，悉用文臣爲大帥，武臣副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事，則緩急可以協濟以成功。無事則同任撫養士卒之責，有事則獨當號令行營之寄。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又奏：「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母、父母令别籍者減一等，而令異財者無罪。淳熙勑令所看詳亦然。今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令異財者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虚名，而不知壞風教之實禍。欲申嚴律文疏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財，初不析開户籍，自不應坐父祖之罪。其非理破蕩所異田宅者，理爲己分。則不肖者不萌昬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移風之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爲便。江浙四路以和買折帛重困，公奏：「有産則有税，於税絹而折帛，猶有説也。和買其初先支錢而後輸絹，中以錢與鹽分數均給，後遂白納紬絹。今又使納折帛，反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意。欲求對補之策，以寬民力，而固邦本。」於是減其輸者三歲。

公初論版曹齟齬者幾月，僅能去之。繼論棘卿，至四章不報，遂明以姓名申尚書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部侍郎，丐外祠，除直寶文閣，與棘卿俱與郡。後省同奏留公，且言：「當與被論者有别。」公尋知寧國府，改贛州，而卿以祠去。何正言異因對，上謂曰：「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爲易章貢見次矣。」贛爲劇郡，公一以平心處之。

文移期會，動有成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摇。聽訟初有數百，後惟十餘紙，猾胥豪民爲之束手。所奏便民五事，一論州之冗官無職事而糜廩禄者可罷；二請添置土軍弓兵；三請以錢分給諸邑而禁科罰；四乞禁廣東之民誘致盜掠郡人賣爲奴婢；五謂贑縣兩武尉，乞差文臣一員。皆郡之急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趣召公還。贑石至險，公欲行，不雨而水高數尺，怪石盡没，俗謂之清漲，殆出神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人。十二月，遷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之體，而繳詞批勑，風裁如臺中時。侂胄來見，公接之無他語，使人通問，因願内交，又笑却之。會彭侍郎龜年抗論侂胄甚切，有旨侂胄特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宫觀，龜年除焕章閣待制與郡。公尚在西掖，某在瑣闥，連名上疏，謂：「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反下於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内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請留龜年於經筵，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奉御筆：「龜年除職與郡，已爲優異。侂胄初無過尤，罷職奉祠，亦不爲過，可並書行。」又同繳奏：「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於愛陛下之誠心，豈爲過乎？恐自此無敢爲陛下出力論事者。龜年既已决去，侂胄難以獨留，望予外任，或予外祠，以慰公議。」初趙丞相登政府，汪義端爲監察御史，力攻之不得，遂罷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公又駁之。改除公吏部侍郎，蓋兩以言事得此。官竟不拜，除焕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

元年。

某素聞贑上之最，慶元鄉郡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親見之。公清心寡欲，無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黄堂，非二膳不入。克勤小物，如爲長興宰時。剖決民訟，是非立辨，人固不敢干以私，亦無可干者。始居郡齋，有盜若鬼神之狀，人人皇惑。公以爲此黠賊也，必欲捕治，已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亦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廉明敏，皆安而行之，不可屢數。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江浦抵隄下者數處，河漲潮登，幾混爲一，行者病之。間遇潮退隄决，河水盡傾。某自幼即熟聞此害，不知自舊幾年矣。鄉之有才智者屢謀而未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才數月，撙節浮費，得贏貲二萬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石爲之。吏不得與，民不知擾，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水橋以至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永久，民用歌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尤冠。」謂侍郎栗、郎中枅，皆在前有聲也。「得守如此，未聞有所褒進，又不留以福吾州，乃聽其求閒邪？」未行，銀臺駁論，鐫職罷祠而歸。耋穉攀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六年，引經有請，復元職致仕。未幾御史承風旨論列，摭四明異政一二爲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

嘉泰三年十月，再復職。一閒一紀，退然一布衣也。去邑居三里所，得龜潭之勝，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勝處。時挾書以往，客至則擷杞菊，取谿魚以佐酒，談笑自適。

亭榭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門，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知力所能移乎？」邊釁既啓，朝夕憂之，歎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召命，令州軍以禮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矣。內引奏對，玉音嘉獎，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吕祖儉以論擊侂胄皆以貶死，其它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伸其冤，且以爲直言之勸；末謂侂胄之竊權、陳自强之貪沓，官有定價，乞嚴贓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宫官，公兼太子賓客。公抱負所學，中外俱有聲績。及在西府，當侂胄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事之當爲，推誠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顧身之利害，亦不暇顧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議講解事，上曰：「朕爲生靈，不憚屈己。事定之後，亦欲與卿等作家計。侂胄十三年敝政，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及此，國之福也。」退爲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勩？獨念和議未成，未能體承聖訓，盡革敝倖，爲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而公薨矣。廬帥王柟初往通好，虜忽謂之曰：「近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與某同日被召，二人如何，王以實對，歸誦其語。公以語某，且益相勉不可忘也。

公孝於親，友愛諸弟，既終信安夫人之喪，悉以先疇分與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奉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禮，不惡而嚴，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

不倦，郡齋公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聲而不識其面。悼亡之後，自言子雖蚤殁，而三孫足以承家，清修幾二十年，尤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干州縣，守令能訪利病，則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或浼以外事，雖至親不答也。所居殊陋，既貴不改。出以二僕肩輿，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自服其名節。朱待制嘗貽書朝士，有曰：「林和叔初不識之，但聞其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凛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後同在從班，相得愈深。公文詞淳實，如其爲人，未嘗無用而作。有奏議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冒暑得疾，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上爲之震悼，輟視朝，賜水銀、龍腦及銀絹各五百，東宫亦致賻焉。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輓祭，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於縣之長安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謚曰「正惠」，特添差從子籥爲婺之司户參軍，護其葬。朝旨轉運司應辦，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郡夫人，至是合祔焉。子簡，以公樞府恩例，特贈登仕郎。女七人，長適從事郎、新汀州州學教授陳黼，次適進士胡一之、王樾，宣教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應懋之，國學生喬時敏，里士趙遜、孫栻。孫三人：楷、樅，並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棫，迪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楷實承重解官。曾孫四人：子熙、子點並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尚幼。

公摽矩自高，望之儼然，若不可以挹酌，臭味苟同，歡如平生。始在宫庠，某爲考功郎，一見傾蓋。公久在御史府，某入後

省，當紹熙間，各欲維持公議，往往不謀而同，交情由是益厚。已又同司論駮，相隨出關，託芘桑梓，別後俱墮百謫，自謂此生不復再見矣。赴闕之初，握手笑且歎，相語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嘗爲龜潭賦大篇，公見而喜，寄烏絲欄使書之。某取友固多，晚而出處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之交淡以成者邪？天不慭遺，喪此元老，殄瘁之悲，又非它人比。楷等求銘，義不容辭，發揮幽光，愧弗克稱。《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范太史稱司馬公曰：「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幾於是乎！銘曰：

儒者制行，或流于偏。猗歟林公，行幾於全。喜怒未發，公名斯得。發而中節，以表公德。學以致身，政能及民。秉心無競，掇皮皆真。具區灌河，贛石清漲。心與天通，動有陰相。謹終如始，視險若夷。非通非介，不磷不緇。遇事敢言，獨立不懼。兩貳天官，不合則去。號三不欺，藹然吏師。兩四明之政，實親見之。風生栢臺，節著瑣闥。百謫横加，清聲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舊人。上喜見公，俾貳宥府。望尊朝廷，名落夷虜。經綸未究，胡不慭遺？一鑑云亡，殄瘁何悲！子產遺愛，叔向遺直。孰其兼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禄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希點，字子與，處州青田人。陳姓出於有嬀，其來遠矣。九世祖名師訥，吴越王時爲銀青光禄大夫，積勳上柱國。曾祖圭，贈宣奉大夫。祖汝錫，擢紹聖四年進士

第，仕至左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高宗駐蹕會稽，朝廷草創，賴彈壓辦護之力爲多，威名甚聳。直道自將，不能與時高下，一斥不復，士論惜之。父棣，篤學有賢行，奉議郎、通判潭州，贈中大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葉出，碩人石林先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有場屋聲。入太學再預薦，連丁内外艱。淳熙八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郎、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丘公崈爲守，屢以職事爭辯，丘公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自爾公所書擬望而許之。樞密羅公點以浙西提舉兼府事，舉兩司事無大小，悉以屬公。行荒政，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左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再歲遷國子正，日進諸生問難經史而嚴私謁，所拔多宿學有行誼之士。時重華寢疾，光宗亦不豫，省覲闊疏，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公謂上實被疾，而間其心者得以肆其邪説，因疑成畏，遂至猜阻，上疏備言之。讀者以爲辯而不激，直而有禮，深體父子之至情。又嘗代從班兩疏，反覆至數千言，皆剴切出於衷誠，言及則悲傷感泣不能自已。愛君憂國，其深切類此。尋遷太學博士。

主上即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天命、曰法祖宗、曰結人心。敷敘詳明，用故事不納副封。時宰以公嘗出其門，不以間見，固已不樂，至是以爲輕我，且曰：「是不尊廟堂也。」奏令赴吏部銓。上獨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簿，人爲之憤，公曰：「上知我矣。」欣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經，法家自以爲不及。丞將作監，又幾年，丞司

農。大農除江浙十一州運米外，餘仰和糴中糴以助歲計。淳熙初州郡歲額糴降本緡錢計一百六十八萬，是時年豐楮重，未至迫蹙。後又議寬減，加以虛額及收馬料等，凡減去二十餘萬有奇。中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凜有乏興之懼。公與同列究敝源，權輕重，爲之少裕。時權倖方張，公不少屈，遲回久之，丐外知泰州。陛辭，陳農寺四弊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耳，弊在朝家，有大於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石之外，實支一百三十八萬餘石。馬司既已移屯，而紹熙以來不下支一百六十萬，此臣所未解也。願究昔之所以省，今之所以多，力圖而痛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幾國計稍可爲，官吏亦得以任責。」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邊爲辭，公上祠請，改知衢州。

州當舟車之衝，訟繁事夥，將迎無虛日。公謂財裕則可以行志，首閱歲入之籍，痛節浮費，力裁厨傳。用既不闕，時有蠲減，得以裕民。寓公服其風裁，軍士犒給無闕而憚其嚴。愛民如子，惜官錢不啻己私，或用至數十緡，拊心歎息曰：「此皆民之膏血，箠楚所取，安可輕用耶？」秩滿視帑藏元額餘十四萬緡，吏請上聞，公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舊數申發，留其贏以寬征取。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糴，歲歉價增，富商大賈反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乘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積及三百萬，則可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以限田：「視品秩爲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舊法，四品至六品止於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於孫，從八品止於

子，八品而未嘗歷任與九品止於本身，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別計。庶官户既有限節，下户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除户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火，延燔省部。家人進饌，公輟匕著曰：「主上無失德，皆姦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略謂：「西漢之末，人主無甚過行，徒以上下偷安，風俗脂韋，浸成衰弱。」併論贓吏債帥及士風日偷、州郡數易，皆關政之大者。又言：「晉之南渡，未嘗與虜和，故不弛備，而戰亦不慴。今上下恃和爲安，將驕卒怨，虜勢雖衰，未易乘也。」遷右司郎官。時權臣專制政柄，貪相濁亂朝綱，公與今知樞密院雷公彌縫其間，一裁以法，雖盡所職，而念去已深。遷軍器監。平章之初，方觀衆情向背，公一見首求外補，旁觀者爲公危之。公曰：「去意已久，非容心於矯也。」遂以直寶謨閣爲福建路提點刑獄。訟訴萃於憲司，明恕而行，處決不倦，人以不冤。時方用兵，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略，逮繫百數。公謂皆迫於乏食，不足深治，取爲首數人寘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還，論虜事，皆深長之思，切中時務。復歸舊著，不數日元惡就誅，遂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未幾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

公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亂大端，祖宗立國之本意，必反覆陳述，太子爲之起敬，聽者聳然。立嫡之初，首陳西蜀兵事，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旅不能爲之輕重。成都者漢沔之根柢也，今漢中三大軍無慮十萬，而成都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末大之患？」逆曦之變，至無敢抗者，謂：「宜如揚、廬帥司增置親兵，仍增募屬縣之卒，庶

足以鎮一方，緩急可以倚仗，策無便於此。」嘉定初元，當兵荒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成肅喪制未終，主上不應親出禱雨。公直前奏謂：「出而于逸于畋于觀則不可，若循仁皇禱西太一故事，親屈萬乘，爲民一出，則人人皆知陛下閔雨之切，人心悦而天意解，孚應必矣。」上爲之感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一宫，甘雨隨車，都人歡呼，歲亦中熟。進起居郎，未踰月，兼權中書舍人，尋爲真。公既代言，詞尚體要，隨職戒諭，不爲虚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繼入。事關大體，漸不可長者，必痛抑一二以警其餘，末節細故亦不屑屑也。詔求時政闕失，公言：「太上知天，其次畏天，其下慢天。知天者興，畏天者存，慢天者亡。請以周事明之：文王知天，故以之興；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厲王、幽王以慢天而亡。累聖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彌久彌固者在此也。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儉之心、敬畏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者必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闕，是殆未知推其所爲而已。」公前後論奏，於天命人心之際，必反覆開説，指切事情，雖不盡見於施行，而立論率可稱述。

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之病病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十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以皇太子册寶恩，贈光禄大夫，爵青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先三日設榻正堂，至是斂襟危坐而逝，問以家事，一無所答。識與不識，莫不傷正人之云亡。上深惜之，賻贈加禮。贈官之制首引唐文皇

之言曰：「收也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亦足以見眷遇之深矣。皇太子尤爲惻然。三年二月，諸孤奉公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娶同邑朱氏，封碩人。子仲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埴，承務郎。仲垍，國學生，先公九年卒。仲垓、仲坊，將以公致仕遺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州學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税兼煙火公事盛立禮，其壻也。孫男女五人尚幼。

公性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爲阿附，人以爲難，公蓋優爲之。慕王陵、汲長孺爲人，少作《見剛録》以寓意。其哭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乃重。漢曰汲、蕭，唐稱魏、宋。誼形于色，賁育其勇。或招麾之，亢立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著，二十餘年終以落落不爲當路所知。自博士左遷，遠迹清要，更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爲己任，嘗曰：「世之不治，非謂無法，法亂之弊也。救時之相固不易得，苟得平心守法者，其庶幾乎？」蓋自許也。孝友勤儉，得於家傳。碩人能承公意，謹奉甘旨。既畢葬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如事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又推所遺田宅悉以予兄弟，自奉如未遇時，所居才蔽風雨。作詩雖多，録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畫端方，如其爲人。

公静默嚴重，出於天資，兒時已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風摽益峻。起居飲食之處，終始如一，喜愠不見於辭色，雖家人莫窺其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書觀大略，苟有會心處，則涵泳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於踐履。執喪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吕太史之門，一見氣合，相與質疑

辨惑，由是聞見益明，而所守愈定矣。有《淡齋筆談》、《淇渌遺興》、《璧水雜著》、《西掖類藁》、《經筵講解》及《奏議》，各藏于家。此皆右史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也。仲堪等求銘于某，自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厚，與公同朝相好非一日。掛冠復來，恩及三世，一歲閒封贈至三四，訓詞皆出公手，知某家世之詳，敘述委折，使自爲之亦不過是也。殄瘁之歎倍於他人，故不敢以固陋辭。銘曰：

誦詩讀書，孰非儒雅？悠悠千載，未見剛者。我重彼輕，惡圓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群，尚友陵、黯。持志養氣，明目張膽。天分既高，學力尤深。閱世多變，秉吾一心。進退以義，落落難合。更化始用，論思獻納。西掖代言，訓詞温淳。東宫横經，輔導諄諄。折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疾困之，遂隔千古。鶴谿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如公，一節始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四明樓鑰大防

神道碑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奏乞正太祖東嚮之位，上考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弅、王公普、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涣奏議，參訂其説，集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遇祫饗當奉太祖居中東嚮，尊無與二，昭穆旁列，以侍所尊。寔允萬世公議，久而未正，願陛下一定廟制，上當天心，光昭祖烈。」上極向之。會有沮其議者，公又爲《闢異》一書，尤爲著明。人以比唐之陳京，而考論過之。上既謙遜未皇，公嘗撫其書而歎曰：「玆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誰能信之？」至上遺表猶曰：「推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沉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其志可哀也。

蓋我宋之興，與商周不同。契稷爲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廟凡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惟唐雖起於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契稷，爲唐太祖。建隆初元，立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太

祖造邦之主，所以列於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仁宗祔廟，七世已備，至英宗既祔，祧僖祖於西夾室，禮也。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僖祖以爲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争之，安石强辯固執，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甚，請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哲宗祔則宣祖當祧。蔡京在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祖，而復奉翼祖于廟。高宗中興，公之叔父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説。時方明宣仁之誣謗，除元祐之黨藉，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此議，慨然從之，擢爲御史，俾廷臣共議。議者十有七人皆合，亦以横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卿丘公崈有請盡用公之説，得旨集議，又不果。主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祧宣祖，而少卿曾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于御史臺，無不以爲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某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備究始末。時待罪瑣闥，群公俾爲之辭，既又有旨使定祧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寔自公發之，而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某方投閒四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既辱狀其行，而墓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無如廟議，又蒙力信其説，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不朽。今之知此者幾人哉！願有以詩之。」泣拜不已，某亦爲之流涕，敢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而銘之。

公字叔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身，號「東西趙」，西有丞相清憲公，而公則東趙也。曾祖伸，不仕。祖公綽，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濬，左朝散大夫，紊贈通奉大

夫。通奉因宦東南，久寓會稽，卒葬明之鄞，遂占名數。明今爲慶元府。公天資絶人，書一覽不忘，厲志高邁，自幼篤學，不煩師傅。下筆成章，詞鋒鋭甚。通奉文高一時，父子間自爲知己，謂：「此兒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年，與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順昌縣主簿。乞免截鹽，充失收經制錢。州與邵武虚認明谿寨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寛民力。蓋初筮已不苟於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闕陞左從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雖在筦庫，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爲國器矣。乾道元年，用薦者改左宣教郎、調吉州永豐縣丞。二年，丁妣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抱負不凡，聲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簿。公世明禮學，用贊其長。輪對奏乞辯雪岳少保飛之冤，❶録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厲將士。又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税不役，家出一兵，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機密十論》，俾邊帥招中原之人，用奇以擣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狄之説，參考歷代事迹，揔歸條例，爲十六門，四十卷。又《富彊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説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看詳，咸云學問淵源，議論詳確。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文具之弊，願深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祕書郎，翼日兼權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後凡三攝此職，論事無所回挺。建康將佐以獲盗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脩，部曲劫盗，曾無責

❶「保」，原作「師」，據殿本改。

罰，反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權臣館客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倅臨安。公謂其無一日考第，如此則其類進矣。耶律适哩乞其子閤職，又二子爲額外統領，乞寢罷，使遠人知朝廷之尊，不敢妄有僥覬。劉光祖濫以邊功求厚賞，條其不應格者五以駁之。又論：「紹興府會稽和買太重，欲除子户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説。」上曰：「如此則利害詳盡。」又奏選將於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考察，上曰：「誠如卿言。已試而顯者，多軟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勵。」上以公誠實振職，每加激奬，不可屢書。大將真倖，從臣召命，亦行繳奏，上尤歎其正直，且曰：「卿不沽激，不求名，封駁皆當，正欲如此。朕見卿有節概，是以用卿。」公奏：「臣孤立，惟陛下聖明，是以容臣愚直。後省維持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攝瑣闈，無非務發明公道。陛下揔攬於上，宰執圖回於中，臣輩扶持於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僥倖路塞，小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朕自照知，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太子左諭德。嘗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立定制，以賦入之數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命江東漕臣及此稔歲，糴米分貯諸郡。郊祀先雪後霽，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羨餘，請更加覈實，以代下户之輸。除權吏部侍郎，暫權刑部侍郎。淳熙元年，虜遣泛使梁肅、蒲察守中來，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送伴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煬王敗盟送死，爲千古笑。」肅等唯唯，且言其主

遣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先舉則曲有所歸。公曰：「皇帝守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靈爲念，豈肯容易言兵？彼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相顧云：「如此則濟矣。以尚書開懷見待，略無疑忌，是以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備奏，上大悦曰：「卿可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郎。公久貳天官，盡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架閣以下歸部，以開公道，以清中書。右選必候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人及舊許壓在部者，請依次注擬，以均寒素而待才能。川、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等，宜加裁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妨平進，公請次任方許薦舉改官。條列銓試之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曹，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委任之意。近懲數吏，爲之肅然。」上曰：「公生明，卿既無私，澄汰多矣。」公雖愛惜名器，而持心近厚，士夫受賜者衆。有蜀士數人當改秩，而吏以微文沮格累歲，公立爲申改。有恩科得官而復衰病，來赴銓量，公慰藉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姑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聞者感歎。此皆本職大概。若論思之際，知無不言，嘗奏：「承平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爲先。」論軍政則乞遴選大將郡守，申嚴藝祖階級之法，使分守益明。一日又論四事：一，博訪諳悉水利之人，開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多，難以贍養，宜分給田廬，以爲兩淮殿最；三，文武官欲换授者，並試文藝；四，罷太學混補，令方州於解試内取貢。敷奏詳蔚。上曰：「似卿人材難得，前後更無一人説。卿嘗論王安石及雱父子姦邪，當罷從祀畫

像。」又乞崇奬直言，謂：「人主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裒贈魏掞之、奬諭鄭鑑，足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還，或令因任。過失苟非已甚，且令鐫降，以責後效，庶免數易之患。宰執侍從歲舉邊帥一人，堂察奏聞，且與邊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唐取武士以八科，不試孫、吴之書。欲倣其制，止以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事招兵，號武士科，中者與免丁役。如齊之内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閲，以次犒賞，擇其出衆者爲之長。」又請條具積欠錢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高宗過南内宴賞，坐出此奏，兩宫歡甚，就宴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留，求之愈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典銓曹，勞績日著。」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時孝宗方以職名爲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眷之深首得之。四年三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訪利病。以簡静不擾爲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愛，姦盗爲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充溢，既補積逋，又代貧民之税。決訟如流，吏不得與。秋税受輸多取於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槪，事既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時加饋遺以勉之。嘗謂榷禁太嚴，愚民抵冒者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醞價廉味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帑，止令備償，其人慙甚引去。公曰：「錮人聖世不忍爲也。」大軍分屯，下車大閲，以錢三百萬犒之，軍士歡服。營壘取水回遠，爲創大池以便汲者。百廢具舉，兵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脩舉、實惠及民，陞龍圖閣待

制，民爲立生祠。六年春，移知湖州，挽留者繫道不絶。在池陽與監司互乞回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初遞卒汪青私啓遞筒，實以匿名書，至徹宸聽。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此而不懲，恐有甚於此者，上深以爲然，遂處極典。八年臺評以爲疑，公坐鐫職。十三年，高宗八十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浸劇，自言厄運方迫，必不可爲，却藥不進，求致其事，四月甲戌薨于寓舍。公自持槖之後，年勞賞格不用者二十餘年，故官止承議郎，爵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遺奏聞，特贈四官，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長幼亡。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竱，承奉郎，後公十五年卒。次竴，修職郎、新吉州永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温州司法參軍辛勸，次適修職郎、監嘉興府澉浦鎮税曾晏，次適承事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槩、榮、棐、梁、㮚、杲、棠。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奥之原通奉墓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焉。

公事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遜與長兄之子靖，次兄以疾廢，又無後，公經紀其家，取從子竦爲之嗣，先以世賞及之。崇篤外家，養從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己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蚤就，年幾五十始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幾於九遷，入從出藩，睿簡冞厚，人謂枋用，而遽退閒。居鄞十年，夷然不以得喪芥蔕，與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汪公爲真率之集。僑居僧坊，僅芘

風雨，自號曰「梅堂」，號燕坐曰「意足」、曰「樂静」。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持身玉潔，表裏無異。望之儼然，即之甚和，無貴賤疏戚，均爲盡禮，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寂寂，郡邑幾於相忘。凝塵滿席，處之澹如。暇日幅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爲甘泉舊德也。字有楷法，水墨積習，出入率更、公權之閒。尺牘爲人藏去，告身書名端重勁正，見者敬之。學有原本，文有體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治道，古今典章無不該貫。論事剴切通暢，能動人主之聽。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劉、白之作，誦習無遺。不爲艱深奇澀之言、矯激崖異之行，兒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久。位既通顯，專以薦士爲己任，片善必欲揚之使達。❶所舉至多，皆知名之彦，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諸書藏于家。晚猶取歷朝實録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者廩給之。或請禱，曰：「吾素不欺，無事於此。」嗚呼！公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萬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祫則東嚮。昔在五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穆與昭。猶虚東嚮，以俟後世。既祧而復，熙寧横議。群公争論，百有餘年。惟公會稡，❷集其大全。神堯興唐，封始於虎。陳京抗論，爲唐太祖。公之爲力，倍過於京。惜議之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

❶「揚」、「使」二字，原爲墨丁，據殿本補。

❷「稡」，原作「猝」，據殿本改。

是東。問公安在，何見之晚。乾道末年，幾於九遷。入從出藩，聲望燁然。建明非一，廟議爲大。自公發之，禮正昭代。惟玆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斯銘，不顯幽光。巖巖豐碑，以賁其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黄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泰。六世祖曰文友者，寶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劒、閬三州饑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阜生脅，脅生楔，是爲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成。考安中居縣東郊，顧公齒長，恐亡所見聞，悉捐舊産，居邑中不治他事，篤於教子。母鄭氏，繩之加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授業，公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藁。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於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總領趙公公説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束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而奉太夫人游青城、無爲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有古風，於世澹如也。後總領李公蘩復招以往，時邊民苦和糴，實不得一錢，吏且督輸旁午，漢中尤以爲病。公作《漢中行》以諷，與李公意合，力奏罷之，民大悦。公又作《罷糴行》，至今歌之。公將之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

用舉主關陞爲興元府録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脱冤死、伸無告甚衆，終不訊一囚。用舉主當改秩，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關外四州邊於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多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榷民以養兵，歲月既深，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率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費省。今千里漕粟，商因爲利，幾以三石而致一石，名爲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猶可及。」孝宗下其説，卒不果行。次論常平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官司豈無樁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無窮。以此救荒，似爲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驍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視不救，遂皆陷没。自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自作一軍，專攻守之謀，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録。未幾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闕官進擬，孝宗怪問：「黄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萬。甫除喪而趨召，既至，太上已登極。公謂守成之主，要在恢張志度爲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略以爲：「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道必有能爲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强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内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

重鎮。」因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以課其功，二當計資考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臣以鎮之。今吴蜀綿亘萬里，雖號爲重鎮，宿師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之藩籬門户者，固當若是耶？陛下即位之始，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主其謀，宰相任其責，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於始，必輕棄之於終。」别奏：「國方有大讎大耻、大害大憂，而爲人臣子乃狃於無事，忽然忘之。此風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於躬行，以感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省吏。臣以爲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無事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説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之説，則當以理論之，縱有怨咨，寧無曲直？夫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即日行之，其效猶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以衆，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於目前、嫁禍於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陛對，其言條達明切，太上異之。於是始被簡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改祕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爲嘉王府翊善，曰：「黄裳善論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爲己任，前後凡五年，規切諷諫之語無虚日。前朝號爲能直

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貫切劘，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爲帝。今之郡鎮，即古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吴、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與民分任。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中興以來，三聖相授，苟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既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是可不汲汲於學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鄢」，公曰：「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庳，不及以政。凡親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與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宫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大驚，退以告公。公翌日講《左氏》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説，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事，胸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大喜曰：「大王之學，正當見之處事，今日等衰之説即是意也。」公大抵即某事則以某書言，舉某書則以某事合，雖所汎論，亦必曰前日某書云云。或上所未喻，又曰某日某書云云。上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

極、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爲學之道，要當體之於身，本之於心。大王宜以心爲嚴師，於王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凡上所行有一善，必誘掖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無所諱。上謂人曰：「黄翊善言語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無不爲上精言之，上必傾聽。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誥》語，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太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明、曰公、曰斷。」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陛下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言。」時太上意主安静之説，因循寖怠，而用度賜予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公接伴虜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曰：「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虜使難之。公曰：「前乎此在二十七朔之内，故未皇及。今已即吉，當互傳廟諱。」往返數四，虜使語塞，然卒以前例不果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事關國體，後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説。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公具封事，其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慾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之中，凡涉震體者，取義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静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

也。復之静，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脩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政之謂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郎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告滿百日，甫出即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證，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於公，而執以己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者爲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爲仇，必求有以逐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爲之蔽，雖以太宗之於證猶不免，況其他乎？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得其職而去者幾七八輩，陛下亦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某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庇之愈力，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静察吾心，勿使有秋豪之私。此心既公，無所偏係，則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王邸，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上爲學日益，因誕日作渾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爲之。因爲歌詩，勉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及念祖宗郡國太半陷爲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觀公之志，凡可以動悟王意者，無不爲也。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浸削弱，復勸太上以右武爲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拊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言者，無

不感激，恨天下無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勿替此意。」又請權撥鄂渚兵一二萬人分屯襄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方恬於宴安，公策亡所施用。都人比歲日夜望車駕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幾除侍講。公在瑣闥甫一月，封駁之章無慮數十上，貴戚宦寺一限以法，最後指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王邸奏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爲翊善，公始就職。未幾瘡復作轉甚，連丐去不許。病稍差，又上封事，請車駕即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侍講，引對便坐，又爲太上力言：「父子天性，陛下於重華不應有他疑。」太上徐勞公曰：「近見嘉王學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比，皆卿力也。」公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僚屬。」且言：「王初就傅，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學官，以廣王之聞見。」太上悉嘉納。時太上久不過宫，中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孝宗不豫，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聽。公復抗聲切諫，至號泣隨之，宫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即移疾關外，待命兼旬。聞孝宗遺誥，亟入臨，瘡遂大作。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上語輔臣：「此黄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權禮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真尚書乎？」且令兼侍讀。上意即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略以謂：「書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

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年，而其所爲之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於後世之主，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爲，是非美惡如出兩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由其持心之一與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否則有始而無終。陛下今日政如涉大川、行萬里，固未知登岸税駕之期，臣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且陛下新即大位，初臨萬幾，虚心忘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萬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陛下應酬日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説，謂陛下委任大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於外庭，權不歸於人主，日積月累，恐成亂階。陛下聞之，能不介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爲？陰竊主權，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爲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陛下深鑑近弊，奬用臺諫，每有彈劾，無不聽從。善惡區分，綱紀振立，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無厭。厭心既生，不能無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説，謂陛下奬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怫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奬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

使君子小人不相侵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聽用，則爲臺諫者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於陛下之身者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舉曰：「陛下篤於孝愛如是，勤於學問如是，薄於嗜好如是，然臣亦恐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不以爲憂乎？昔唐太宗老於世故，在位日久，魏證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疎君子，五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其漸忽水旱。使證生於今時，其所以爲陛下憂者又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心又與常人不同。溺於富貴，放於安逸，朝善暮惡，固不可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説，臣請終言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豈肯須臾自放於安逸之地？《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亡之念不關於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絶筆之作也。明日上復召公，移坐與語，從容良久。後數日，有旨充明堂禮頓使。公疾寖羸，不復可出，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必不可爲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蓋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至

是以積憂故，瘡雖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陛下好爲之。」上大驚詫傷悼，即日批出，除公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爲國之不幸也。丞相爲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賻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爲拘拘。平時於利害是非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見其發於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爲人喜思慮，樂辛勤，而對客輒懽然言笑，終日飲酒無筭。其爲學恥一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與之交而究其說。推賢獎善，憫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内僅書一十考，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連失二孫，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客視公，公嘻笑曰：「僕甚愛田閒與耕夫爲伍，此時稻芋蓊然，豆飰藜羹，山中之樂真無央也。儻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大節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鎧、前進士何伯巽。某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里，而肝膽相照，傾倒無不盡。嘗笑謂某曰：「前後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忍言之？左史劉公光祖狀公之行，瑾以請銘於某。因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一種風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人而能知之。若其剴切精

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流涕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文實事覈，敬俾載於石，而系之以銘。銘曰：

井絡之區，爲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卿有雲，有武有淵。三蘇諸范，踵登英躔。巖巖劒門，山險地偏。勢連關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蜿蟺。萬山之中，乃生斯賢。英特雄邁，高視八埏。輔以學力，窮探本原。移孝爲忠，立朝卓然。大放厥辭，亹亹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嗣聖，設職惟專。官雖屢進，職終不遷。公能盡忠，左右累年。引經據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爲，執之彌堅。死生禍福，咸委於天。神會氣合，奉以周旋。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心震悼，恩賁九泉。炳炳八圖，今寘經筵。殄瘁之悲，心折涕漣。嗚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吕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惟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爲知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勳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旨：「王正己不畏强禦，節概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録。」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聲。高宗皇帝以廣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脩絜者爲之，樞密沈公與求、參政陳公與義俱以爲薦。既對，擢提舉市舶，果以清裁著名。歲大疫，夫婦繼歿，賈胡哀之，率錢二百萬爲賻。公時才冠，固却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雖貧旅，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聞者歎服，以爲有是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孝宗皇帝厲精之初，既有訪問之寵，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勵末俗，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事爲稱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當爲，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考之《周禮・天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説者曰：「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爲難，而況廉耻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究於用，而子卒爲世名卿，皆自此發

之，盛哉！　公舊名上字從「忄」、從「真」，下字「言」，以避孝宗嫌名改焉，字伯仁。父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桐廬人，六世祖仁鎬仕吴越爲明州衙推，因家于鄞之桃源。曾祖説以學行爲鄉里所宗師，實五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青光禄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舉也，終左朝散郎，贈金紫光禄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遺澤奏長弟。少卿尚無恙，自欲任公，又請與季弟，必欲自取世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幡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學足矣，何必爾？」遂不復事舉業，而與信州王使君從相與通經考古，務爲有用，至今二王爲桃源之望焉。爲洪州豐城縣主簿，漕檄部綱，方詣臺受要束，使者却謁，叱鈐下卒迫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爲時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會冢舍失瑞香花，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公證其無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然。歸而攻苦食淡，左圖右書，饘粥幾不繼，泊如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舉縣令，會稽郡王史公浩爲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泰州海陵縣。張忠獻公浚募萬弩手，官吏畏怖，奔走恐後。公獨以邑民方脱兵火之酷，募既難從，聚亦無用，陳利害以獻。旁觀爲之股栗，公亦謁告以俟。忠獻以書遜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歎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上意嚮納，改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乾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

丞相魏公杞在瑣闥，薦對祥曦殿。權司農寺主簿，知江陰軍。在任得旨沿江郡籍民爲兵，防江守城，爲大軍聲援。公抗疏列上徒擾良民、無益備禦者七條，且言舊嘗爲山水寨，騷動兩淮，競進圖册，謂得勝兵數十萬。虜亮深入，乃無一人爲用。虜退，起焚官寺，聲言欲燒棄山水寨案牘，以絶後害，此最深切著明者。公以此罷，而他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州，改嚴州，復改饒州。以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州崇道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權右司郎官，遂爲真。葉公去國，公亦遭論，再奉祠。除嚴州，改婺州。内引奏事，尤加褒納，至漏下數刻。治婺數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移知湖州。未半年罷，而版曹以一全年逋欠奏，公鐫兩秩，不辯也。又爲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議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議可否，公首貽書於胡，又奏其事。胡還朝，盡變前説，議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公不爲屈，復辯析甚苦。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無法可救，漕計立見空匱。諸郡取辦，勢必不勝弊而又變矣。臣去替不遠，計任内決可支吾，豈以利害不及身，遂爲詭隨，以欺陛下？」移公漕湖南，而議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且領鹽事，行其説。庭直身受其弊，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乏，民不聊生。孝宗聞之震怒，議臣坐嚴譴而法果變矣。爲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淮南，以職事修舉，直寶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借禮部尚書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虜使之非儀，折儐者之踞肆，無不聳服。太

上皇帝踐祚，賜金紫，遷宗正少卿。自以任子不當預玉牒史事，力辭，改太府卿。丐外，除祕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以末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既再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今上覃恩轉朝議大夫。慶元二年三月二日屬疾，却藥不進，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樓氏，徽猷閣直學士贈少師之季女，封宜人，先七年卒，贈恭人。子男五人：汲、洌、涣，皆蚤世。澤，文林郎、監紹興府都税務。潛，登仕郎。洌出繼少卿爲曾孫。女六人：文林郎、鎮江府金壇縣丞延平陳大應，武節郎、閤門舍人開封朱龜年，同郡樓鎓，將仕郎、延平陳仲紱，宣教郎、新提領建康府户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廣漢張忠恕，其壻也。一幼亡。今惟朱氏、樓氏二女在。孫男八：頤之、顒之、頟之、顯之、頔之、頡之、穎之、顥之。先一年顒之卒。孫女五：長適同郡樓滁，次適毗陵張篪，餘未行。曾孫男四：惟賢、惟寅、惟明、惟清。女三俱幼。諸孤以五月丙申奉公之喪合于恭人之墓，是爲午嶺之原。公資不凡，而自力於學，多識前言往行，曉暢事理。立身立朝，所守一定，不可回奪。尤安義命，置禍福於度外。始則不畏上官之嚴，久益自强，雖壓以大君之命，亦固執而明辯之，仕以此多齟齬。上下既信服，亦以此踣而復振云。平生惟是之行，視人所難，揆以古道，謂：「彼亦人也，吾何爲不可？」人駭其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干名於時。廣東一節，有孫偉奇父者知名士，自號七澤老漁，作蔣周翰傳，具載始末。公嘗刻於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賻數十言。則公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於人，而當世大賢相知甚

衆。孝宗擢公於下寮，奬待尤渥。漕淮南時，或言鎮江軍帥張詔不法，幾中深文，特命公竟其事。公爲辯明，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部而治事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敭，終不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之，笑曰：「少欲掛衣冠，老乃强吾顔以進耶？」風力素高，晚而益嚴，絶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幾半東南，所至無聚斂之政，省鞭扑之苛。不徒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即之也温，洞見肺肝，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忘年忘輩行與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晉宋名勝，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萬卷，手抄爲多，號酌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文似其爲人，少嗜山谷詩，造詣已深，爲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少陵、蘇長公爲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近詩，喟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硯矣。」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始孤，撫養弟妹，妹得所歸，二弟教之有成。正功今爲蘄州，正民倅天邑，三人同時奏子，鄉里以爲榮。某不肖晚出，以威姑之故，辱在親黨，省事以來，蒙誨予特異。比點朝行，聞公林泉甚適，夢寐欲侍巾屨。歸而相得愈歡，以爲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哭人之云亡，有識共歎，豈某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梧誰共語，空斷伯牙絃。」嗚呼！尚忍銘公也哉！銘曰：

士爲民瞻，莫先於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嚴。父不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皇孝宗，知公最深。視公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譽望日偉。三仕三已，踣而復起。毅焉而和，介焉而通。老成

典刑，今孰踰公？人惜公歸，公自謂晚。一丘一壑，往而不反。我銘新阡，匪哭其私。緊爾後人，尚其似之。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勳繼登進士科，提舉疏財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己。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同奏子，興固未艾也。嗚呼！昔者某既銘太府之墓，才八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既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君燮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至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感今懷昔，乃摭其大概，爲之書而系以銘。君舊名上字从「忄」从「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孝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父。曾祖説，先生也，贈銀青光禄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禄大夫，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薛出也。家世之詳，已載於太府之志。惟君生而不凡，幼篤於學，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右迪功郎、撫州宜黄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訴夫死於毆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筠號道院，而獄事亦繁，精意推鞫，狴岸屢空。乾道二年，循右從政郎。四年，爲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帳司。給事

黄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寮屬僅取充位。君果於立事，滯訟見屬，剖析無留難，黄公舉以厲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爲帥，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爲忤也。二公爭薦之，又爲延譽，不期月舉削應格。七年，改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縣素難治，始至牒訴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寖以清省。宋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枅守信，其從父太學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曰：「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後爲監司，嘗表薦之。邑岸大姓鬻鹽，因爲寇鈔，捕獲數十人。其黨篡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焉。又修陳霸斗門，以永灌溉之利。淳熙六年，賜緋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推誠佐郡，守貳無閒言。郡人有爲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於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慙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喈曰：「是已罷官，而爲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陛辭論沙毛錢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歎再四。三年到郡，帑庾枵然，廩禄累月不給。君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無乏。及朞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即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澧陽樓，前俯大江，巨麗

軒豁，遂爲一方偉觀，嘗屬某記之。由是人心闓懌，士氣振厲，比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賕於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年，奉最還朝，奏事重華宮行内，深稱上意，遂知蘄州。自私錢之廢，淮民多窶，鮮有蓋藏，遇霪雨至絶市無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亟發廩而損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艫輻湊。又念歲收才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它貨來售，禾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爲遏糴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變如此，自爾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鑛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説，耆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無益，治户以虧額坐深文，鬻産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定也。」君爲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無藝，人病其擾，莫敢詰。君出郊，有訴者，亟捕之，寮佐勸止不聽。比至，一黥隸爾，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於冒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爲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寖危矣。興安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於言者，公遭論而歸。自以無慊於中，處之怡然。二年冬，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三年正初屬疾，癸未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九年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

人：深，從事郎、新無爲軍巢縣尉。湏，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府會稽縣户部贍軍上阜酒庫毗陵張符女，後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與第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信之。信之先一年卒。孫二女：一夭，一未行。先是，伍宜人葬于鄞縣桃源鄉排陝之原，諸孤以四月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禀忠信，不發一妄語，妻子不見喜愠之色。開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有問，亦告以實，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小人，過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機穽險巇之人，一對以誠，彼自意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籠之。太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别。人但以君爲恂恂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爲，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食君之禄，徇情撓法以取説於人，自爲計則得矣，如體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不受。澧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莆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辭之。恬於仕進，不求知於人，而人自知之。丞相趙衛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尤稱其真淳，力薦於上。晚歷麾節，皆其力，而君不自知也。張侍講栻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愛重，呼君爲「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己至薄。得禄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損有餘補不足之説，有義事亦勉爲之。後既稍裕，親故有

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與無倦色。幼孤，鞠於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無及，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即某先祖少師之季女也。伍宜人亦順適君意，躬執婦禮。既亡，祔于廟，以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籢具良厚，皆人所難者。性嗜學，多録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録略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爲詩，周旋太府與王信州之閒，佳句與之相下上。莫年益造平澹，有《荆澧集》行於時，餘藏于家。嗚呼！《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爲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基於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於世，惟君制行醇篤，立身處家、施於有政，風誼聳然，而其本體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風俗庶幾於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而遽已矣。此某平日敬歎，每以語人者。今也四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爲善者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朴野。周云吉士，漢言長者。君其人歟，力行不捨。藍田皆真，元規非假。施於有政，不言而化。義所當爲，勇於施舍。麾節倦游，求田問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颺之，用慰泉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弆，字元應，明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徙焉。曾祖杲，不仕。祖郁，以古學全德爲鄉先生，登第，主廬江簿，以禄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篤學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無不該貫，句讀音訓，考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黄讎校，學者取法焉。小學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澹於榮利，少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復爲場屋文，而學問益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之女，勤儉静專，克相夫子。蚤歲居貧甚，夫人心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爲怨。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孝悌。和州病沉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稚未立，所以奉甘毳、畢昏嫁者，維力之盡。夫人承其意，無不周悉。他日罄先世家産四分之，獨不取一金，夫人亦無難色，且贊其決。正議好著書，手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爲憂。夫人捐金募人窖藏，人至今得爲家寶。居士中年益薄世故，好浮屠氏之説。名山古刹，意有所寓，

假榻宴坐，一鉢一衲，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爲人樂易，無長少與之無間。豪飲劇譚，衮衮竟夕，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稗官之説，如畫一二，坐客傾聽不暇。倦遊還家，屏處一室。乾道癸巳歲，於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以卒。夫人既率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户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至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觀，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歎曰：「吾焉能以垂盡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謀，盡以家所蓄分給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珹，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直其婿也，一蚤亡。孫四人：鋙、鍰、鉉、錦。女六人，長適翁烜，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致，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絶。有如和州居士，雖不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爲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實先祖少師之從弟，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某自念生晚，少見前輩，每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歷能記餘論，又爲字某以「大防」也。嘗爲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人又亡矣。乃以二

叔之命，併敘而銘之。銘曰：

學焉甚博，行也無闕。窮通有命，不繫巧拙。達人大觀，欣戚泯絶。不亡者存，厥有高節。變彼賢配，千載同穴。孰發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爲餘杭人。有曰蟠者仕吳越，位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焉。曾大父偕，德興令。大父兑，贈通直郎。父師聖，迪功郎、充户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興公且老，猶提五子試場屋，各明一經，號六經家。孺人年十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爲通直郎，賜緋魚袋，寔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爲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雅相器重，遂爲忘年交。既銘德興之墓，又締婚焉。孺人資凝重，喜怒不見於色，平居歛衽危坐，一語不妄發。有所譸答，唯而已。笑纔啓齒，若懼有所聞，閫内雍如也。孺人厚貲裝，嬪大家，舅又鼎貴，而自處沖靚，食不兼味，裘葛無副，未嘗有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而宦情甚薄，兄升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不屑意，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長子藏年始髫齔，文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辭至泣下，文憲爲之嘉嘆，然卒先之。遇下有恩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惰容。妾媵有過，告諭至于再三，不加鞭扑，故有終身不忍去者。淳熙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遂革。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子會通直引年休致，明年以郊霈贈孺人。子

男八：藏，新處之松陽令；莫，新建康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蘧，先卒。曰芹，曰藹，曰薈，曰藝，曰薰。女四，長適姑蘇翁浩，次適丹丘錢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杲、昭孫、叔旦、會孫、皓孫、魯孫、晚孫。孫女六，長適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人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與諸子哭之甚哀。松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不孝，素爲吾母所鍾愛。宦學垂二十年，輒不偶，無以奉一日歡。隨牒遠方，又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無窮之悲。」予於洪氏有連，又與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於善而壽不洪，安於儉而報不豐。夫與偕老，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强仕，而養不洎于千鍾。嗚呼！其命耶？斯銘也，尚以詔於無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叟先生之名，其學本於伊川，欲見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徒江君之賢於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沔，從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屬以卒。君其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爲己爲本。手抄《中庸》大繫置座右，口誦心惟，寒暑不廢。弱冠有聲庠序，漳守陳公杲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蓋張出，是爲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黨籍解，詔没者官其子孫一人，無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與龔公夬俱無後，龔氏以

官予外孫壻臧珙，陳公欲以右史之澤與君，君辭焉，迺及其友壻戚㶧。既欲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年益壯，學益明，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絶不爲舉子語。既遭外艱，廬墓毁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志於家。號所居爲「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記，以便觀省。創樓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明善」，命其子震、升、謙、蒙、革肄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絶口不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中闥有亭，以限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凡，不勞而辦。不事生産，家業無所增益，伯氏仲氏貲息日倍，人以百畝與之，謝不取。樂以所聞見告人，願學而力不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其口體，養其材也。」嘗有小疾，一日出就外寢，焚香默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惟勵諸子以毋忘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實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葬于禄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録》，《易》、《中庸》有解，他論述尚多，藏於家未傳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事足以得，而其學又可見於用，乃翛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孔門有用之學，上可以爲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使從政。觀聖人與點、説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之爲高，而以政學者皆自欺也。余於道未有聞而仕，仕而未能優也。聞君之風有媿焉，故爲之銘。銘曰：

仕以行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脩，不用於世。淑諸人者，

抑君之細。命雖匪長，後其熾昌。銘以訂之，觀者勿忘。

知嵊縣季君墓誌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制曰：「上書公車，日以百計。高則近迂，卑則涉諂。至於出入經史，動含諷諫，覽爾奏篇，朕甚嘉之。進官一列，不獨爾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摭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既頒，士夫相與傳誦。聖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暴白於天下。君居八年，再上萬言書，敷繹前説，又泛論當世之務，不報。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於天祐楊涉，作《編年録》，論説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勳如郭子儀亦不得與，讀者爲之聳歎。嗚呼！才不得究，齎志而殁，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處之龍泉，七世祖超爲吴越錢氏常侍，始籍于温，居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瑩，俱不仕。父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祖宣教公蚤世，君方在髫齔，號慕如成人。祖母猶無恙，與林孺人自釐家務，俾君一意問學。君少穎悟，痛自激昂，於書無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子古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益加刻苦，視生産作業與閨房之私一不經意。群試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邃，不見圭

角。閤學林公待聘、待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關陞左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丁太孺人憂，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嵊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嗚呼！ 君之抱負厚矣。學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期，而見於用者止於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張横浦高第于恕、郎曄，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勵，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數人。邵陽僻遠，士無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郡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謝特起輩，有聲湖湘間，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浙西漕河淺淤，例調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爲便。閩有僊湖，爲豪右所田，君按黄謙議之舊，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興民利者然也。君之聽訟，不爲鈎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無不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爲盗以希賞，連帥丞相陳申公命君鞫治，悉從平反。公欲騰奏，又力辭之。有母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安得以不孝坐之？」申公稱其引經之決。剡民張僖之子爲盗所戕，疑怨家黄氏爲之，黄無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故緩其獄，得子之衣於東陽，遂禽真盗。又有王生與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證，僧自誣服。君獨以爲疑，求之竟得於其

家，告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爲文具，皆出於惻怛之意，所至疢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畿邑大歉，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君列急務六條獻之，隨即施行。給事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聞丞之才，嘗下君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分糶。民爲之謡曰：「飢不憂，與之庾，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憂，今有袴，儒林季公民之母。」既爲縣，又遭洊饑，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預令富室致吴中之米七千餘斛，丐於府，得常平緡錢二萬於鄰邑，始得按堵。而嗣歲尤甚，禾未登場，民已菜色。秘丞朱公熹力舉一道荒政，尤詳於越。君求哀諸司，得米四萬斛。縣有二十七鄉，凡爲賑糶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爲變。朱公每貽書勞勉，曰：「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也。」君爲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詳，請於長而後行。及爲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爲盡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思。卒之日，剡中耋穉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不識皆喟曰：「善人亡矣！」平日安於義命，論説甚明。儒林之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耶？」竟客授湖外以去。巨公知己甚衆，亦有欲薦於朝，亦或有尼之者。君雖聞之，不以介介。至義所當爲，則奮然直前，無所顧忌。親故以出位抗論得罪，後當敘理，無敢保任。君方爲簿領，慨然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爲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𢾾。」聞者韙之，亦以是終不得爲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周氏，清儉端

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明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次兼善、舉善，蚤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明，次適陳權，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暫去厀下。有疾必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與弟兄光度友愛，誦書作文，自爲師友，終身無閒言。無他嗜好，惟以論著自娛。奉養寡薄，俸錢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卷藏於家。爲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幾乎一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曰「雙清」，軒曰「静寧」，欲爲晚歲歸休之地。竟不得一日之適，顧非命邪？諸子將以某年某月甲子葬君于邑之某鄉某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來求銘。某頃官東嘉，一見辱定交，盡得君之書讀之，相與益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學，而見於行事者僅如許，既已屢書於前，惟所著之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未爲不遇。位雖不豐，朝有顯譽。章交公車，君獨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曰宰曰輔。汎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論著。忠邪盺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勳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恕。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鑑而切時務。紬繹乎義命之説，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於世，則必古人之與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於勸沮。嗚呼！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於不腐者也。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宗，隱然爲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柬之，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未幾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於靖康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携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旼亦在蜀中，間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紹興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於廛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别十餘年而得。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爲世吏師。公年尚少，筮仕筦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哀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爲明之鄞人矣。十七年，爲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關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饑寇作於傍郡，或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斃之杖下，而後聞于州，群黨帖息。授湖州長興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吴公芾爲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爲，奏改命公。既至剸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寛之。先是，以奉永祐

殯宫，免三鄉支移折變，公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折帛，止輸本色。吴公具以聞，不挾日而得上旨，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丁展氏憂，服除，權通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撫龔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濟盡力，全活者衆。倅廳有羸貲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錢，龔公益歎嘉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列薦于朝，差知台州。陛辭，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民爲務。」公祇上命，罙自奮勵，聽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郡有静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牘至前，隨即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家尤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内外斬斬，人不能欺。理財精察，量入爲出，無一毫妄費，帑庾爲之充衍。增田于學以養士者幾百畝，上下澹足。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群立庭下，厲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凛有風采，舉衆聳聽，無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間有廋隱，隨即擿發，人以爲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發亦輒得。治獄雖以寬縱爲戒，而重因苟有罣誤之迹，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爲母子如初。諄複訓諭，使之改事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枵然，八閲月而罷，所蓄已

四萬緡。蓋公之勤儉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於家者移於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賦，而用以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公於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勸止之，不可。拜命才數月，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亡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奥之原。男四人：長曰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錡，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不得於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頗裕，皆公刻苦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廪以食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掛衣冠，可謂賢矣。然惜其不究於用也。先君工部久與公周旋，某贅倅丹丘，以父執事公。公相與殆忘輩行，治郡之績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來憂居，公時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畀以奉甘旨。方爲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爲忤。獨於某拳拳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不得辭。銘曰：

矯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事無劇易，遇之輒辦。低徊宦塗，惜用之晚。丹丘之政，尚有可紀。使其用大，

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其天。公乎不亡，視此銘鐫。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横遭上官摧折，心實念之。事既白，會余從兄編修作州，摩撫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書來求銘，言甚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愴然其不能自已也。子忱諱蘩，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大父擬，紹興初爲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禄大夫，謚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晚居台之寧川，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判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國軍在城酒税，未赴間以綱賞循右修職郎，改監行在户部贍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金穀出入以千萬計，倖門至多，挾勢行賄，變亂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無敢犯者。樞密林公安宅時以户篚領糴事，庖人以緘題補吏，君察其僞，白林公。公治庖人甚峻，奬君於稠人中，時人兩賢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苗米五百餘斛，名存而實亡，公私交病。宰以書抵君，君爲閲簿書，得其始末，告於帥而蠲之。參政龔公召還，尚書汪公爲代，問僚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怨，臨事不苟。尚書與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善君。督捕茶寇，引以自隨，無一日不同艱難。功未及成而罷，君復還

官次。分寧宰謝君磐忤後帥意，有妄訴者，降攝旁縣酒官，囚繫滿獄，君深知其誣。會以漕檄行縣中，父老皆詣君訟冤，歸白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即呼訟者究詰之，皆無實狀，官吏俱按堵如故。府西門火延燔數十家，兵官五人捄焚甚力，徹旦方止。帥欲委罪兵官，劾章已具，君歷道其焦灼勤勞之狀，始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無德色。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事，民以丞暴弱，群訴于漕臺，迹狀昭晰，丞竟罷去。郡將芘之不可，遷怒於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以告守，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按以聞。君時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筠陽，竟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可爲，逋負不貲。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頹綱而一新之。春霖暴漲，田家無所得食，歛手待盡。君載米家至，損直以糶，間有無貲者，以私帑償之。夏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蓋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緩逋，以次舉行，無不極其至。已而甘澤霶霈，謡誦相聞。疫癘繼作，飭毉藥，謹護視，賴以全活者衆。崇飾縣庠，弦誦不輟。有封股以奉母者，獎厲有加，邑人勸焉。初癸卯歲旱，民負官租七千餘斛，至是猶未及半。君曲爲之圖，糴及三之二，從漕司和糴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箕歛之煩。林公枅嘉其意，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惓惓三請，謂不及今爲之，他日必至重擾。迨從其言，而君不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禱雨得疾，猶勉親細務，寖不自堪，顧孺人曰：「我父年五十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矣。」遂以

八月十七日卒于邑治之正寢，神色不亂，三日而歛，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發之女。男五人：柟孫、棣孫、栝孫、桂孫、椿孫。女二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鄉某里。君天資孝友，推以待物，高誼過人。自痛禄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自勝。幼妹未行，舉部綱所贏，又益以曾孺人橐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季兄芑爲邵陽從事，逢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來都下，願納禄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當塗諸公，卒脱吏議。閲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君家，別三日而僨于道。銜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豐，又挈其孥於邵。併育伯兄之子，甘苦同之，勉以學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無倦。隆興寓客胡峽州括掛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禮，至以逋租，没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責，還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與君定交，嘗以公事忤貳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辯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虚日，且爲求直於有司，而君已病矣。縣主簿之妻以免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無怨言。方窘辱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爲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絶跡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於前甚哀。良民失所依，至巷哭以過車。君在官名爲二年，涖事之日才半，其得人心乃如此。潔廉自將，禄粟圭租，有升斗之贏，必懲其人而歸之。然剛直自任，胸中無留事，一有不平，空臆肆

言，不肯詭隨以徇人。雖以此故所在整辦，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顧卹，久而人亦亮之。惜乎天不假之年，見於事爲者止此，是可悲已。

銘曰：惟文憲公，策名中興。丹陽之洪，藹然簪纓。君志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否終則傾。齎志以歿，聞者歎驚。急誼首公，尚有令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宦以作邑爲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爲越壯縣，户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爲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其不能辨，吏民亦望而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崈一世吏師，威望赫然，君一見白事，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曾未浹日，聲稱流聞。滯訟見則冰釋，兩造至前，或片言折之，無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以爲神明。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箠，而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以聽令。丘公及部使者大稱之，以爲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校，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爲親己，殆無一人議其後。才半歲而屬微疾，不閲月而不可爲矣。闔境相吊，如喪所親，日相與聚哭於門。喪舟之行，耋稚長號江滸，雖古之循良久於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此。是豈可以力致哉！蓋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爲知己者累世。君少俊邁，近歲尤刻

意向學，刳心好問，進進未已，故其敏於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易得爾。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嘆爲謳吟於旬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藴，天遽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義興亟亭侯者，代爲聞族。君之曾祖猷，事徽皇爲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墓曰：「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虜難，卒于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爲鄞人。祖謨，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父臺卿，奉直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爲將仕郎。五年試銓闈，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年之官，八年以强盗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酉葬于定海縣太丘鄉富都奧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己甚衆。盡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不冤。盗賊不敢發，發亦輒得。改秩之後，憂患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三人俱以毁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娱上下，内外姻族了無間言。君之志得行於其家，而不得仕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酒，不問家有無，以是益匱，得禄曾未信眉而已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嗇，又素多病，見於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名譽於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無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於前，幾不容口，追

痛於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蚤喪，君哭之不能自勝，至於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傍及群從，切磋學問，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之官，縉紳以爲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忍聞，而況於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一女，爲欲得快女婿，戊子歲就試漕臺，歸而喜曰：「吾得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讀之，駸駸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覔舉，上書請行，氣宇爽甚。」閲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書，即德言也。德言於余最厚，既嘗爲之狀奉直之行，今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既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君以兄子爲後，曰興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因君昆仲請銘於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藹流聲兮與江俱東。手摩兮瘡痍，居無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奈何，風搖搖兮水揚波。英爽兮如在，託體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舊諱冬卿，字成甫，世爲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遏，贈少傅。父諱綰，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禄大夫，文學清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嘉郡、縉

雲郡夫人。君縉雲所出也。年十三以郊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光禄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未赴，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禄憂。服除，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轄文思院，提轄榷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父淮東帥諱璹之次子諱鏜之女。子男二人：長大受，從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夭。女三人：長適葉相，次適樓椅，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禄遺澤。次復之。三女皆幼。明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明之奉化縣松林鄉桃花西奥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禄爲當世儒宗，教子甚篤。會伯仲俱殁於壯歲，叔氏浸長，晚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學，亦不强汝之苦學。」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慨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下筆成文，衆皆驚歎。自爾手卷不釋，博貫經史，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詩文、稗官雜説動輒成誦。鼓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劒擊刺、圍棋投壺無不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説，道家符籙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一聞則心通類解，記輒不忘。發爲文詞，筆不停綴。飲酒餘斗不亂，席間賦詠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出驚人。後或十數年，問其故作，歷舉不遺一字。商推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傾歎。間出雅謔，應口如響，又莫不絶倒也。加以臨事能斷，有志於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

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除左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迹切於今日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爲君道，長養成就，當爲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浹日而逝，可痛也已。帥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帥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降神勁弓，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實董之。且持檄偏閱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爲用。西帑最爲浩穰，君處之裕如，又以其餘閒温習故業，登名薦書。間有綱運稽程，調度偶闕，上下搏手無策，君臨時制變，動中事機。一日郊賚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駔無不厭服，出錢纔數千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版曹賴以無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蓋朱出墨入，二年無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寮皆藉君以濟。文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攷，君始創簿物，以號別之，至今遵用。北使之來，凡錫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視，至勤御覽。君以爲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過禮以傷事體，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歲久積腐，君請于部，編估而鬻之，得錢數萬萬以給工費。侍郎李公昌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又以邊郡薦之。榷筦歲額八十萬緡，類多虧數，君始就職，皆曰：「君來則歲事無慮矣。」既視事，密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先，吏輩匿之以爲奇貨，未始輕出。間因白事，君引類擿發，旁通無餘，愕眙相顧，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汲趣辦，歲未終而額已溢矣。乙巳南郊，攝符寶

郎。先郊三日，命宿八寶于奉常。君謂寶國重鎮也，今先兩夕置于外，非便。日者祀明堂，設寶于殿左，宜即其所，俟駕興以從。會宰執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謂君知體焉。勾稽外府，方嚮於用。左右揆知君素深，自爲筦庫時，皆略去東閤苛禮，見不以時。君亦自喜有朝蹟，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胸中之奇。使見於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謂其止是耶？然上而受知於當世名公，往往期以國士。與人無高下賢愚，又悉與之歡。有以急難告，輒傾身赴之，匍匐救喪，尤爲周盡。見有陷於罪者，苟可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聲名已籍甚；才雖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死之日，朝列皆爲之痛惜，親黨鄉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吊，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栝蒼達官最盛，皆與君至厚，亦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禄晚益清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悦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談經論文侃侃如也。執喪哀毁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任門户之責，襄奉勞苦，人所難能。自郡至蓮峯葬所凡三百里，水陸險絶，又適大雪，君徒跣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然。道中灘水激舟，幾至傾覆，君號呼入水，負舟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禄與某伯父俱將漕湖南，始議締婚。伯父由淮甸丐閑以歸，光禄入蜀道還，使江東，君乃就成於四明。光禄自永嘉奉祠，寓于鄞，置田欲爲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氏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忘鄉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某尤厚，相從之日又久。兩仕于朝，復更爲鄰，無一日不奉周旋。頃某遭外艱，銜哀星奔，委家不暇顧，經紀其後，君之力爲多。思欲一致泣謝未

果，而以訃聞矣。間過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大受乞銘，銘曰：

栝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禄大之，世推儒先。君濟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兼數器。中都十年，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嗇！千載之英，閟此一丘。尚爾後人，有發其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明叔將葬，其子萬里、萬石、萬容踵門再拜求銘於余，余爲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從李先生若訥學，明叔亦與其兄德光受業于門。既冠矣，余兄弟皆以兄事之。明叔二十六而入太學，猶時時相過，友義日篤。隆興改元，試南宮，明叔與鄉人張伯玉璧、王彦方敦義同邸，余與從舅汪公删定求分以處，而舅甥偶在選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游，德光與伯兄俱蚤世，伯玉亦不禄，彦方止於一尉。淳熙十年春，仲兄與余護先君之喪歸自嚴陵，明叔來吊甚哀。未幾聞明叔之訃，爲之失聲，又兩月而仲兄不幸，甲辰之冬删定亦亡矣。憂苦之餘，親朋凋喪，俛仰感觸，尚忍言哉！明叔之亡也，余方在苫凷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日新，明叔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璿，以君故該慶典，封迪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洛誦聲徹夜旦不休。賦篇素工，兼長於書，多記經史子傳之文，喜爲人講説，纚纚可聽。以其餘力爲詩詞，發語清麗，倡酬無虚時。君性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爲異。三兄繼

殁，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關務適其平，門户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學，延名儒訓督之。君尤篤親故，見單寒者親解衣以遺之，立。兄子亦□□□，餘皆嶷嶷自立。無德色。間有造門，觴豆留連，談笑彌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閲人甚衆，交情終始，無纖芥之間。儕輩或致位通顯，曾不以毫末干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售。病且革，戒其子毋爲禬禳事，遺言琅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才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女一人。諸孤卜地於嵩溪王奥祖塋之側，以十四年正月己酉襄事。銘曰：

吁嗟明叔，而止於斯。少也篤學，幾忘寒飢。足用皸瘃，目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於時。命之不淑，十上空歸。孝友衆知，月評則推。有子克家，尚其似之。我作銘詩，維後之詒。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譽，字静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嘉國公。大父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四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直郎。公弱不好弄，年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固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户，不知飢渴寒暑之變。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爲第一。登進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邈在海嶼，公介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爲辯曲直，皆明達平允，邑人相與愛服之。或訴

于郡，多願決于主簿。今太師嗣秀王時爲守，俾攝邑事，對易定海、慈溪，三年簿領而與撫字之寄。踰二期，三邑父老猶能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欲奏以上賞，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爲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典。嗣秀王爲奏，貸群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聞也。授兩浙轉運司幹官，忽報改秩，知撫州臨川縣。縣在江西最爲繁劇，公始視事，即爲文徧諭鄉井，出於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爲條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過一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日省。縣久困於預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爾必不繼。公命取税籍閱之，逋負實繁，蓋上下蒙蔽，無有發此者。按籍征催，不擾而辦。有無額官地歲入頗多，以資妄用，公白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是者。或議虚市，比之私創税場，請撤屋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燁、葛公郯列治績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與立生祠於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考也。添差通判常州。浙右飢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舉士，備言文學政事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遷大理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草封事上之，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姦僞益生。甚者唱爲任怨之説，竊徇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之習日趨於褊狹機巧之域，而無有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來攘臂建議、争以爲功者，果何補歟？」壽皇嘉納。爲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

繫天獄，官吏重足以俟譴。公察其無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則不可勝誅。若斷以一二年來，且有刑罰不均之歎。」上覽奏開悟，得末減。平江民唐賛之獄，皆以爲凶惡，無可矜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謂贓證無實，情款抵捂，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考官，六月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陛辭，壽皇曰：「朕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爲己之心重，則愛民之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怠；得失之慮深，則伏節死義之風必泯。」上深然之。先嘗進《南北攻守類攷》，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又進《易説》，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之於書，天何言哉！易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矣。」數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學文章，雖士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日，躬走村落，撫慰飢羸，得户四萬餘，口二十萬，通融諸郡常平之儲，盡以爲用。賑糶貸濟，三者並行，動得其實。疫者藥餌兼之，奏閣貧弱夏税。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携幼來謝。初行賑貸，或謂荐饑，將無所取，至是民争負以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税場十餘，河渡四十五，歲入甚微，而豪民大爲民害，盡罷之。十三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讞議，州縣鬬訟，稽考平反，細大不遺。才三閲朔，漕使闕，上稱公儒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絶妄用之蠹，脱斯民於暴征苛歛之苦。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歛爲事，號爲材能者，務趣辦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力之寬乏

未始問也。」故其視州縣如一體，有無緩急皆得上達，悉力以應之。諸郡所貸緡錢至十餘萬，俾守貳置籍，約以朞年，優裕乃償，自是蜀東諸郡舉無憂熬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歛煩急、酒税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以觀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供之數，郡守垂滿者莫不督責舊逋宿負，征商榷酤，肆行苛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劾，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當，不過能速殺之而已，儻歸之有司按鞫，亦不免於死。萬一愚訥不能自明，冤恨之氣豈不上干陰陽之和乎？」兼遂寧郡事，闔郡熙熙。民有争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察宿弊，擇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隨低昂，聽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實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庠立學，以教宗子，率知鄉學。持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上章力丐歸，主管華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率禱祈，及歸，耋稚奔送，涕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絶家事，獨處一室，圖史自娱。一日忽謂家人將歸正寢，且欲自爲志。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瞑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也。娶錢氏，僅再歲而亡，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子男五：汝傅，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伋，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儀。次汝何，國子進士。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窐。孫男一人：崇揆。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明，識見

超詣，研精性命之説，發爲議論。及所著《易説》，明白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爲擴先儒之未明。頤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貫三才之理於其中，一諸儒之説於其外。二公師表一世，於公特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頤正出一編書，公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寐。嘗即《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爲書十四卷，曰《皇朝開基要覽》。又爲《皇朝聖政類編》，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攷》、《晉載記年表》，皆行于時。又有《論語説》、《鐃歌鼓吹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號《恕齋類藁》，藏于家。公孝行根於天性，自以禄養不及，祭祀務極豐潔，悲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仲弟善與同登科，季善謩亦以取應得官。女弟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既卒，訪其遺腹子爲之嗣，且厚給之。其他篤故舊，撫姻族，恩意稱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行郡例册皆擯不使前，按例餽遺者悉歸公帑。刺舉尤所盡心，苟賢矣，不待其請，舉奏牘面授之，其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以浼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强有力爲憚，所部肅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稱道之。公抗志不群，砥節礪行，不泥紙上之空言，必欲施所學而見之行事。尚友古人，思與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考求世故，貫穿今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齋以「宗迂」，以勵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有利於民，圖之甚於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在爲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田與山，專爲編氓

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郡買田，各畀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與計偕者。在潼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子莊，孕者、産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假之年，處以大位，益攄所藴，膏澤必將下於民。而官止於員郎，壽止於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呼！豈以多記損心、憤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不可逃邪？某與公相見之日可數，而相與特厚。汝傅妙年躋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學以守素業。汝伋入太學。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汝傅會稡公行事來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弗著。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爲儒門。公起孤藐，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與之並。學貫經史，仕更麾符。學仕俱優，形于帝俞。平心濟民，一變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齎志何言，勒銘山阿。有子繼之，尚其不磨。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九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瓌，左朝奉郎、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林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台州，今爲台人。公生於贛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墜于前，以裾承之，僅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實生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恃，固窮自守，必欲以學奮身。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於學。五年，遂登進士第，調温州樂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督捕甚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徑路所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爲功。爾後獲盜不一，公謂此曹雖有兇暴，實以失業至此，多爲寬其獄，識者知其爲偉器。憲使程公大昌奇其才，薦於朝。

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郎，守宗正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爲祕書郎，兼吴王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閲月兼權中書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爲文字官，制詞温厚，真若素宦。嘗草胡公銓詞云：「吾寧身蹈東

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彊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辟權倖，是歲爲殿試編排官，宣召之日，繳奏池州守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薦之，五月除直祕閣、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醫藥，衣不解帶。五年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内艱，哀毁盡禮。甫終喪，起知静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專務摩撫。八年秋閲，先期有告效用將殺將官以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邪？」械以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來，欲用他日，公不爲動。陰部勒以制其變，仍携家縱觀以安衆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格，比訖事，無敢譁者。歸即取告者，謂當反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人無知，不足以膏吾斧鉞。」叱遣之。效用又率其衆訴曰：「前日誣枉已蒙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願納軍器於庫，以釋疑謗。」公善諭之，羅拜而退。爲出錢五十萬於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便於民，欲罷官鬻而行鈔法，詔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宜，致于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萬人。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鄂兵萬人隸荆南，分荆鄂爲二軍，以襄陽爲都統，荆南爲副。」未幾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公徑以此書繳進。十一年，均州報虜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移封疆過此」，均人訩訩，謂必開邊釁。公知其妄，奮筆爲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家

族保無他。每歲虜中獵騎多逼近境，公與兵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虜遂不至。又嘗虛傳有警，爲之出遊峴首，抵莫而歸，終以無事。赴鎮之初，遭歲荐飢，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恬不講荒政，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顯謨閣，改帥瀘州。敘人與石門蠻互市紛争，蠻被殺傷者三。公謂蜂蠆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練兵習武。時忘戰日久，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强弩，躬自教督，軍聲大振。其後石門蠻王特錯果貽書卭部川都蠻王墨崖，欲借兵以侵邊，又集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素備，不忍戕民於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人堅欲得前敘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諜知蠻中有郭萬肆者，最號桀黠，爲之主謀，致此邊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衆，公曰：「此易爾，恐復因此生事。」奏請縻以重役，迄今役于神泉監。蠻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吏，邊徼以寧。

紹熙元年，進龍圖閣，再任。明年召還，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宗正少卿，尋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爲金國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發於背，或勸其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在室。孫男曇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墓。

公性警敏，記誦絶人。先以武舉進，既精習兵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贍蔚，隨事立就，議論通暢，纚纚可聽。古事今事問無不知，旁通釋老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爲士林第一。醫卜星曆動皆精詣，琴弈雅鄭入手輒工。儀表瑰偉，神情灑落，唱第之日，壽皇屬目良久，簡記蓋有自矣。從遊玉津，一發中的，亟被金帶之賜。在瀘南教士卒，衆列兩傍，百矢出帳中，蝟集帖上，無不駭服。至於考辨鼎彝古物，游戲翰墨丹青，一一造妙，其他世故叩之無窮。而又貫穿文法，練習吏事，恩威兼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毫可察，而持心忠恕，事率從厚。僚吏有請，度其可用，雖忤公意，幡然從之。故人樂自盡，公亦不勞而事集。疏財容物，尤所難及。歷官雖久，用度之餘隨以散施親舊，無所計惜，月給歲賦，旁及鄰里之鰥寡孤獨者。身後纔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之外儲蓄無幾。暫攝檢正，於讞議之際，務從寬典。亦有譏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謹，無貴賤與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絶物，不以一毫之私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圃北山之麓，取孔德璋《移文》中語列爲扁牓，泊然若與世相忘者。徜徉盡日，望之者以爲僊。平日有志事功，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觀山川，問風俗，歷歷胸次，獨恨未識中原。張嬗有行，欲周覽洪河大山，以贊國家規恢之略，而齎志以殁，薦紳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三十卷，藏於家。

某客授東嘉，始以同寅相與特厚。贅倅丹丘，周旋二年，見輒傾倒。嘗與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指授大略，則又曰：「謹之戒之，惟忍於殺人者可以言，吾

儕皆不忍也。」每歎服之。公自蜀歸，一見即自言：「此行他無所得，嘗從康節先生孫曾傳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時相過，論人窮達壽夭奇驗甚衆，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今年我當厄，會萬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書細焚之而去，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兄弟來求銘，余亦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爲之銘。銘曰：

穆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武進，旋以文顯。一尉討賊，賞謝彝典。召對明光，結知至尊。不四三年，西掖北門。于廬于桂，于襄于瀘。所至稱最，復歸中都。司宗司府，拭圭北行。望舒感夢，卒止於卿。人皆期公，出入將相。齎志以歿，天乎不諒。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尉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龍，字舜臣，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令蘧，邕州管内觀察使，累贈少師，追封昌國公，謚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於長興，先大夫宦游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餘姚。公幼穎悟，嶷如成人。七歲聽講《春秋》，能解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爲邑尉，二子與公同研席，公日記千言，下筆成章，魏公奇之。未習聲律，以古體著《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

隆興二年，以鎖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郡委受輸，庾吏以壓案銀來，公正色叱去，盡革宿弊，俾自概量，邦人已稱之。有民田在大江中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無親臨者，率不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帥閱其辭，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掾，帥漕交薦。秩滿調知武進縣，訟牒填委，剖析如流，落筆精當，老胥聳服。縣爲士夫淵藪，豪民倚勢縱横，歲輸殿諸邑，送使緡錢負數萬。公諭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箠，先期以足。乾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分造廬舍，將校邀賂。公不從，徙之磽埆地，倍費工力。公躬自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吏，寬猛適宜，而若老於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嘆，譽益聞。部使者列薦于朝，權知邵武軍。陛辭所奏皆郡邑利民事，進止詳華，占對明辯，壽皇嘉納，且曰：「秀王之孫與卿同名，孰爲長？」公對曰：「臣爲兄行。」遂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爲歲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寮吏俸給至累月不支。公剗磢百弊，規畫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帑藏充溢，至今賴之。土俗慓悍，至白晝以刃相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爲之禁，俗爲衰止。嘗捕强寇至庭，公一閱知其非，縱釋之。邦人疑其太匆猝，已而得真盜，衆始駭嘆以爲神。有富民兄子尚幼，熏其目，又寘毒食中，幽囚以覬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爲證，逾期不至，俾搜其家，得於僻舍，瞽廢骨立，非復人形。公爲析其産，命毉用

藥，復爲全人，真生死肉骨之恩也。興郡縣二學，增其廪給，鼎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學冠南宫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於御前，彊弩不能徹。而第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耆艾遮道舉留不可數計。憲使謝公師稷首以聞，❶漕使柴公瑾、錢公佃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欲使持節嶠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憂。服闋除真州，奏事，睿奬尤寵。儀真酒政廢闕，税課日虧，公爲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商，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社壇，百廢具舉，諸司争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温州。温在東淛爲劇郡，人士尤繁。公延見盡禮，務以儒雅緣飾。春秋釋奠于學，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雪冤誣，或持短長嚚訟者，得其情，不欲已甚，正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鉦箭爲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僞爲符印以盗庫金，亦爲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吏重足一迹，無敢犯者。會歲疫甚，公盡力調護，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謡誦轉聞，徙知婺州。首蠲宿逋、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敷賣之擾，人尤樂之。

才閱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將盡。平生不泥佛老，不諂鬼神，不好機祥，不信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毋爲禳禬，使

❶「聞」，原作「問」，據殿本改。

我爲畏死戀生者。」名豎四集，皆以禮遣之。又曰：「吾死無憾，惟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爲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養有加於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簀之際，不怛不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郵軍高郵縣尉。希一，泰州如皐縣尉。希白，湖州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希章，尚幼，受遺澤。女四人，長適文學應宗度，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與慶，次俱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葬公于縣東石堰西嶴之原，以祕書省正字顔君棫之狀來求銘。余與公同登進士科，相與素厚。假守東嘉，去郡數月而公至如皐，又娶舅氏汪韶州之女，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實可考，爲掇其大者而序之。

嗚呼！公簡重而周於物，謙退而敏於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盡孝，居父喪哀毁幾不勝。錢宜人早喪，殯於青田，公自幼聞之，每深霜露之感，卒遷奉以歸，以公遺命葬于先大夫之近山。弟妹嫁娶身任其責，門内專守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無巨細動有繩約，内外肅然。篤於教子，雖吏道倥偬，公退必使之環侍，講貫經史，商榷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之效。家素窶，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無華采，藏書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觀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於官，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介自勵，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卹，各盡其意，雖居閑亦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若不經意，而援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之迹，爲《博古摘

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詩幾千篇，以名其藁，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慶系繁衍，賢才輩出，進與寒畯並驅，仕爲朝廷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進學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於世。天不假之年，其所施設著於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已爲，足以知其欲爲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强以宗，宋祚尤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生明時，不爲不逢。惠洽四州，聲流南東。然而宏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位不充。家學有傳，餘慶所鍾。詩以颺之，尚詔無窮。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冬，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祕書郎擢右史，一日相與論近歲皇族人物之盛，余曰：「自元祐初子湜始見於進士題名，至紹興十五年，有伯攄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必遂通顯矣。後聞其沉滯選調，而賢譽甚高。」子壽曰：「子之論乃及此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興化使君今夏遭母太宜人曹氏之喪以歸，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欲併求銘於朝士。子其爲我銘之。」

君字德蘊，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使、濟陰侯。祖令杳，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父子暉，武經郎。君生於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不爲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而拊之曰：「是兒必以詩書光吾門。」靖康避地徽之婺源，武經赴調，君年才十四，幹

蠱有條。道方梗，踰年不聞問，君晝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爲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爲孝感。武經官臨安，母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兒有歌呼過門者，長老呵止之：「汝不聞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然。從祖令時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學辭。及隨侍臨江，聚會數十人，君盡力調娛群從，幼孤未立，友愛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薦送，有登科先於君者。高宗嘗諭宰臣曰：「朕閱取應宗子伯攄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見君名，顧近臣曰：「是能力學取高第，誠可嘉也。」召見稱獎，欲加進擢。君不屈於當國者，止依格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守初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昔自謂善料人，幾失之。趙掾殆未易量也。」經界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强扶弱，不容姦欺。樞密何公鑄繼爲守，見君文體典雅，牋奏悉以屬焉。汪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甚，曰：「吾頃爲廷試諸位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沿檄至黟，一見如平生歡，即薦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爲鄱陽縣丞。洪公興祖守饒，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俊方閒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薦之，調柳州州學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單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憂，仕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知貢舉，擢君爲舉首。及登參預，聞君赴調，喜甚，延譽時宰，欲振耀之。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

君曰：「是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公欲留之不可，曰：「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將之官，代者祈少緩。君與之同年，爲遲遲幾年而後進。會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於此，苟求非吾願也。」郡在庾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勵，弦誦寖廣。甫書考，遭武經憂，哀禮有餘，治葬惟按之《禮經》，略陰陽拘忌之説。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禮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徼福乎？」服除，轉爲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帥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折以片言，莫不悦服。有求薦於提舉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章，欲留以待一賢者。」君晬篆，首以剡上，蓋與君嘗寮，知之尤深也。

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旱，重爲暑氣所中，疾如痢瘧，屏去醫藥，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不言，但以手加額，若誦佛然而逝。家人環泣，忽顧曰：「勿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晡，卒於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興化通藉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棟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年十一月壬申，太宜人之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祔也以九月庚午。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即興化也，官朝奉大夫。師攸、師翰，俱爲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州事王沇。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孫六人：希諫，蚤世。希謨，承節郎、添差監永州在城税務。希律、希訦、希詢、希許。女七人：長適王節之，次許嫁王汝嘉，次適承節郎胡

晉，餘未行。曾孫女一人。

抑聞君之爲人，誠以處己，恕以接物，寬以待下，儉以居家。嘗教子弟曰：「人福力有分量，當重惜之。仕宦盡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安。」嗚呼賢哉！君以二弟少亡，撫教諸孤，不翅己出。君之長女未笄，武經久已許嫁文州。君方遭外艱，語所親曰：「介弟諸女已長，求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則從子受室，女出適，又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姻。事親族之長者以禮，待其幼以慈，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顧也。未嘗談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己有之。爲人謀必長慮却顧，爲經久計，而忠告之。性酷嗜書，經史百家無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動以書自娛。曰：「老矣，豈以求進？但欲賴此收放心，免爲外事撓耳。」奉佛尤謹，旦必課經，終身不替。世味沖澹，不蓄長物，其容退然，而所存甚遠。使盡其才用於世，必有大過人者。厥後孝宗尤親睦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止於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興化能以才諝自見，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受知思陵，迨文恭之相也。竟沉下僚，何天之不諒也。道行於家，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幾今之劉向也。我聞其賢，而銘於既葬也。後人勉旃，尚惟宗之亢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爲大家。

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鎡。公以一時名儒，篤學洽聞，典内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時，刻意于學，夫婦攻苦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内，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心，所以得專意宦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邃於《易》。一日自卜卦，顧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姑實繼室，性又嚴厲，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人有弟爲廬州録事參軍，亦蚤世，孤嫠又衆。夫人經紀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己私。憂樂與之同，婚嫁與之均，人尤以爲難。孀居十餘年，二子長立從仕，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輿往來兩間，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唄無倦色。暇則歌酒爲娱，含飴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子宰鄂之崇陽，迎侍。滿秩，夫人以微恙，卒於郡中頭陀寺之寓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長曰溉，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平江軍府事。次曰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進士李昌齡、汪淼、李熙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木，蚤卒。次克昌，從事郎、充四川都大茶馬司幹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楠，迪功郎、嚴州壽昌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嘗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建寧府大挺

場葉延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爲軍崑山鎮虞方簡。夫人始葬于石埭之黄龍山。少卿嘗位于朝，方以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齎志而殁，日者又盛言黄龍山之不利，紹熙三年啓夫人之穴，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既歸，遂以五年九月望相與遷葬于九華山下。某少嘗誦舍人之文，三入脩門，不及識少卿。及平江爲户部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吴門貽書，以夫人之銘相屬，且示以巴之通江陳宰淇所狀遺行，而某已得娶而歸。今日又以書來曰：「子既得閑，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範懿行皆可得銘，而平江之請勤甚，敢敬書之□□□。銘曰：

惟紫微公，掌内外制。謂將枋用，而不永世。二子克家，以才致身。孰知閫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用心均壹。始任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是藏。我颺以詩，後其允臧。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逾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疏也。投閒來歸，攜《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爲，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來，手札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爲進士時白襴及其史藁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爲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亡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墓。」余爲之泣曰：「鄉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邪？」卒敘而銘之。

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㬚，朝議大夫，是爲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埴，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亳，是爲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曰慶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絶人，勤篤亦絶人。居近市，獨處赭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曉大旨。

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彊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牢落，辛苦萬狀，人或猒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盥櫛，繇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鍔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鄭公爲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寖得束脩以奉親，且力於學。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繇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采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稡爲一書，間出己意，号《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説、陰陽方技、種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真有劌目鉥心、穿天出月之工。既乃日造平淡，以幾於古。作詩數萬，存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暾》，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於《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義之衷，以障隄於隤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

顔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續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邪？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古人内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畮以遺親黨。事父母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羹胾必以奉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無疾言遽色，彊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生徒，勤懇盡誠，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逾力。有念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於鄉，君無德色也。婺士柳義老於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爲之棺斂，至殯於家，皆人所難。

乾道四年薦於鄉，淳熙改元又爲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財五十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爲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爲書以别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高、子文。一女：淑，尚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申葬君于桃源鄉蔣山新盛隩之原。

始修職生名門，實爲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於殿撰從子侍郎孝韙、周公侍郎綰。周公年八十有

二，爲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贍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脩。此其志欲立於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栝蒼，吏部何公偁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忼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攷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爲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於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邪？《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説》、《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荼甘甲乙藁》，藏于家。嘗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於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閒而刳心於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已。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疏財；皃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尚書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爲開封府

祥符縣人。曾祖之器，宣義郎。祖組，由太學登宣和三年進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書省，換授武階，兼閤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刺史。有《箕穎集》，參政謝公克家爲之序。父勛，得世父官，歷事四朝，爲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謚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爲嘉國公，道州爲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皇帝在德壽宫，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從徽廟北狩，親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宫、太后之還。盟兀术而却其師，使逆亮而得其情。且曰：「終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疏行事大概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縉紳讀之，無不感歎，以爲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

公爲忠靖仲子，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九年，忠靖爲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翰林司。二十九年，忠靖使虜，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無以示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其才，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十月，充顯仁皇后欑宫總護使司幹辦公事。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太宗正丞。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差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判明州。

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練人情，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裨贊，相得甚歡。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寮寀，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獎。未幾隨府罷，出知嚴

州。年未四十，初試畿輔，爲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亦以妙年爲别駕，俱敏於政，庭無留事，至今相與如兄弟然。錢塘江岸爲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憂，執喪盡禮，號慕毁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既奉梓宫、太后以歸，功高眷渥，見忌於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爲台人。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决滯訟，皆得其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煩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舉，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軫疲甿，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鐫三秩停任。於是列郡聳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十六年冬陛辭奏事，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問勞甚寵，留爲尚書司封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所自，或告之故，且曰：「曹工部宦達最久，今日卿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省户，言議文采豐蔚可觀，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得此也。

紹熙改元夏，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任沖佑。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乙未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

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人：恕，承奉郎。志，忠翊郎，改奏授迪功郎、處州松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歲八月丙申葬公于臨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原。忠靖奉佛老甚謹，即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於其側，從新卜也。

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無驕矜之色。忠靖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無比，有萬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高宗知公爲愛子，又閱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於太上，進登郎省。然三十年更歷内外，才不見於施用，迄止於此，非命也耶？忠靖樂桐栢山水，築庵於西偏，高宗書「沖嵓」二字榜之，傍有雲壑尤勝。公閑居日久，增飾其舊，徜徉於中，意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爲鄉曲義事。爲邑中建西橋，甃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斂，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爲之焚瘞。建佑聖殿於松隱山，爲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爲沴，必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郛有三渡之險，爲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户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其事，鄉閭無不嗟痛。嘗過越上，見茶園路僻，雨濘則不可行，又天姥一嶺尤巉巖難進，皆捐金平治，加之以石，爲利大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忞，今爲奉化縣尉。宗族親黨倚以自給者甚衆，風誼出於天性，非勉强爲之者。達於時變，自以再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欲以此自見。既不得與寒畯争執，

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者如此，使得盡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卻藥弗進，嘿無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其所存矣。修謹潔廉，仕途略無玷闕。新安雖坐嚴譴，無有爲之明白者，及得毗陵，言者止謂引疾丐去，不應治劇，當別與閑地。然其中却稱在徽之政，捄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粱之習，夷考其迹，乃大不然，罷非其罪，人多冤之。由是知人有善可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亦可以無恨矣。某女弟爲洪文憲公孫婦，與公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將葬，復在齠齔，奉祖母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究於用，子皆蚤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録，參以平日見聞者，爲敘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鐸，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累代，達者蓋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猗歟太皇，門多侯王。公家晚著，奮于潁昌。曰文曰章，名馳宣政。忠靖繼起，閥閱益盛。公寔鍾愛，克世其家。蚤登三丞，荏苒歲華。受知太上，始在郎列。卒不得施，蘭摧玉折。二州遺愛，一鄉陰功。孤孫秀穎，其報必豐。天台赤城，父子僊去。我惟銘之，以詔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爲殿廬諸位官。臚唱之日，掌以甲乙科號名奏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下皆動色，以爲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也。余從父弟鏞嘗與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簡爲同年生，同以表儳事入期集所，時相與見過，故與喬君尤

稔。慶元改元，余既丐外，得嫯而歸，喬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去載季冬之癸酉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艱矣。未幾又以教授李君誠之所爲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得以一日之禄奉吾母菽水，願求銘以賁九京。」余哀其言，又知李君非溢美者，遂摭其實而書之。

太孺人世家東陽，曾大父羲，大父咨益，父嗣回。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逮事，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問其平生所嗜，如古人所謂昌歜羊棗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黨之事舅姑者，每加羡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及盡此禮矣。」治家嚴整，内外肅然。自奉甚薄，時儲酒肴以待居士之須。賓至則奔走治具，晤言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於黃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煩。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所活滋多。比鄰以室廬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戀故棲，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還之，其人感悦終身。居士憂二妹之嫠而貧，孺人慨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況君之同氣，忍坐觀其失所耶？」併其子挈以歸，撫養皆有恩意。有子不責以營生，惟勉之學。里巷舊無學者，喬氏獨闢家塾，延師儒，以爲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家事，一豪不以累諸子。子嘗手揣輕重，曰：「是猶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勵以學業，當論文時，往往立屏閒傾聽，記其要處，退必詢究之，不會於中不已也。故士亦樂與其子游，升堂進拜，

禮如家人。春秋寖高，子屢舉不得志，念無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爲善士，豈求必於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歆豔，孺人視之澹然。徐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爲之喜。及屬疾既革，則又曰：「吾生於宣和之三年，至此不爲不壽。汝曹第求自見於世，以顯其親，禄養不及，吾無憾焉。」人以是知孺人之教子真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爲悦者也。子三人：長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驤，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郎、饒州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之琮。孫男三人：從龍、次龍、元龍。女六人，尚幼。先是，長子既喪，孺人於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冢婦鄭氏以毁卒，亦可以知婦姑之閒矣。十一月丙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該慈福慶壽恩，故得封云。銘曰：

柔而寡識，閨門則均。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歟夫人，乃異於是。以義相夫，以學教子。子登甲科，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于心。壺彝之懿，莫此爲盛。我銘諸幽，尚篤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父自丹丘來主鄞簿，粹然佳士也。已而其長兄見過，昆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一日共父爲余雪涕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矣，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矧共父之言篤實，必無溢美，爲次而書之。

昌陵皇子燕懿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舒國生定州觀察使、博陵

侯從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國公世彊，是爲公之曾祖。房國生皇兄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磾，是爲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南渡，轉徙久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詔宗室群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訓武郎。初監南劍州沙縣鹽税，歷台州黄巖縣酒税、明州奉化縣税、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任嶽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都監，又以外艱不赴，遂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十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固鄉蔡嶺之原，去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龍潭之精舍，至是合焉。四男子：師紘，今爲忠訓郎，添差充潭州排岸。次師臬，亡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税務。次師邦，修職郎，共父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郎張萬孫。男九人：希魚、希珉、希賀、希淵、希魯、希瑀、希蒧、希韶、希梃。女十人。

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静，莊謹自將。長好儒學，善屬文，治《尚書》。博觀史傳，尤習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無闕。武德晚嬰末疾，藥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居喪毁瘠，兄弟和樂無間言。介不絶物，和不同流，聞善則勇於必爲，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無緣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爲不可及。横逆或加，未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蹈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躬行如此。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群卒忽擁門告曰：「軍且

變，恐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間道以入。迨群集郡庭，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開譬禍福，羅拜聽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儉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觀其義方之訓可知。仲弟蚤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鄺今爲承節郎。公恬於利禄，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政賀公、錢公，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大父而上陪葬山陵，悉淪異域，痛心北望，不如無生。禄仕實非素志，家貧親老，無以爲養，故未能自已，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强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手種花卉，時節互秀，無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禄又不足代耕，因以别畦蓺蔬，日鬻以助用。安分自足，與物無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其得試於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於世，然胸次夷曠，無豪髮怨尤形於詞色，識者可以見其所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贅倅丹丘，一介之善，多與之接，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請，得爲公銘，姑以致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翩，舊聞其賢。篤學自立，詞采燁然。孝以事親，欽以奉先。半生漫仕，樂以窮年。教子義方，科目相傳。定交令子，獲聆緒言。老圃之適，吾將學焉。爲發幽光，見此銘鐫。

奉議郎黄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約之，姓黄氏，本出建寧

浦城谿東之族。慶曆、皇祐間，高祖銀青仕於中原，因家於陳之宛丘。曾祖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祕閣，累贈金紫光禄大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母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支郎出守台州，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嚴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艱。服除，監台州支鹽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縣丞，綱賞循從政郎，孝宗覃恩循文林郎，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丙子卒於黄巖長子官舍，享年八十有三。娶高氏，建昌軍通判公惕之女，后族也，先四十一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諸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台州黄巖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古，早卒。次直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孫男三人：正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鄭樞。君先葬高氏於縣之寶化山，又自卜壽藏於禽孝鄉車盤隩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二月庚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

君家世多名德，性警悟，長於記問。《史記》、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言無遺忘。及見前輩，逮事直閣公，典刑具存。多記承平舊事，談之纚纚不倦。内明而行以至誠，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絶口不言人過，有德於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爲矯激沽名事。韜晦恬淡，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俗獷悍，競渡多致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之

以術，帖然不譁，邑人謂未有也。嚴歲取米數萬斛於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米於蘭溪，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約，嚴乃得實用焉。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群卒掉臂忿怨，坐上倉皇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黄佛子有言，安敢不聽？」訖事肅然。邑隸縱榷貨受賕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攝法官，曰：「法重情輕，可從輕乎？」吏以爲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知。」請於守詹公儀之，卒如君議。赴青田日，道由縉雲，今樞密葉公自户篷居喪，一見道舊久之，且曰：「青田鐵阬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爲丞，民其少蘇乎！」君期會寬而信，課反盈於舊。永嘉遣海舟詣軍前，既籍篙師爲兵，乞取家屬。樞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馮勢妄指怨家妻女，以爲其家人，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事，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徑取之？」不爲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艱關南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宦既不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與二蘇公爲同年，且通婚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君力貧悉刻之石。君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遒勁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黄巖年餘，真草行書幾滿屋壁，見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歌笑如平時，少焉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乎？某妻祖尚書王公舊居宛丘，娶君之祖姑，奉川又爲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銘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壽考，厖眉兒齒。上接前輩，終殿餘子。舊事歷歷，及聞正始。靈光獨存，

今焉已矣。吉德之報，手足爲啓。後其昌兮，勒銘千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爲鄞聞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家，是生三子，曰：處厚、温厚、師厚。伯、季俱躡世科，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爲荆湖兩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禄大夫，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鍔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爲邑令，小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沖，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熚薦于鄉，焯薦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某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監嶽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退爲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於用，伯濟守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二子能振發如許。某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聞伯濟之賢，獨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伯濟之亡，因往吊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卜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

君諱楫，伯濟其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學，凛如成人。扃户誦書，率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抄書用

楷法。既冠，一舉不售即棄舉子業，而耽翫書史，以詩自娱。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至忘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名利事。監嶽燕居好客，日與賢士夫從容觴豆，君無兼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加録用，清敏豐公、少尹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爲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未報，連遭内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産，奉祀之餘，僅取自給。田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至質貸，了無愠色。寡言若訥，不爲諂諛，克勤小物，憂深慮遠，舉足如蹈規矩。遇人無少長與之鈞禮，真有不欺闇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户之重訓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攷，焯、焊屢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際慶霈，君年不及，❶或爲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爲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亦不見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輿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車中，自爲局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絶嗜好，薄滋味，康彊少疾，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平時。歲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覺困憊，疾遽侵矣。諸子日奉醫禬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善人云亡，識不識相與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子男九人：煇、燁、焯、煥、焊、炤、煜、煒、燀。長子及炤、煜蚤卒，焯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女三人，壻孫輗、劉佃、紀㯰皆里士。孫二人：填、

❶「君」，殿本作「焯」。

坦。女四人在室。銘曰：

周爲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學爲業，而仕以退爲高。猗歟夫君，閲世滔滔。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遨。有子克家爲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於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爲兩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申，皆與少師同，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某，又長於外家，與季舅丱角嬉戲，少長同研席，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餘年，相與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倒，對酒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歲一别，遂成千古。每拜繐帷，哭之未嘗不盡哀也。將葬，内弟求銘，何忍銘吾季舅？又何敢不銘？

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爲鄞人。曾祖元吉，有隱德于鄉。祖洙，爲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温，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城府。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哀毁躃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嶽廟，未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國信所官屬，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務場歲課三百萬，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簿書，乃以增羨受賞獨厚。

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豐公誼、左司潘公畤，皆清介之士，相與如平生歡。魏王薨于四明，將葬于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運副韓公彦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股栗。他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爲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地形，復興舊閘，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閘，立栅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掖喪舟以進，略無欹側。舳艫相銜，序進而不譁，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舍三十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帟幕華焕。祭饌頓食尤爲珍腆，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來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襲以應之。二公既歸，言於廟堂諸公，以爲一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録事小忤其意，不以關白，徑杖之。吏來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爲不可撻汝輩？尚敢訴邪？」更加懲治。丞始媿服，聞者以公爲善處事也。

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爲帥，政事嚴明。公謹事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與，裨贊爲多。閒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爲之平。僚屬恃公以無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别，時人兩賢之。税契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啗公，公正色却之曰：「我知勾攷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以此得譴，獄吏推尋根原，公汔無一豪之累。漕司交歲幣於虜，遴選其人，命公與幹官權公安

節俱行。虜貪而愎，齟齬萬狀，至欲易白金四之一。濡滯踰期，雖日過淮北，虜使辭疾不出。一日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於是襆被爲留宿計。虜始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畢。漕使以聞，權公由是進擢，公不自言也。知韶州，郡計惟仰諸邑常賦，而令多攝官，去來不一，幾不可攷究。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逋緡錢三萬。公曰：「民貧，可重困邪？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輸焉。舊有漏澤園，在光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骸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間，纍纍無數。公因勞農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興念，而未有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無妻子，卒于官下，公既爲之經紀葬送，篋中尚餘數百千。公悉舉以辦役，掩骼埋胔各得其所，曰：「以此爲許君植福，勝於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光祖爲之記甚詳。經略趙公彥操、漕使黄公掄、倉使吴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李公信甫、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得衆，行簡臨民，勤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還，朝廷用諸司薦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

江素號名郡，訟簡財裕，可以卧治。及公之至，大異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萬，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千。公爲之矍然，日與同寮圖之。蓋征賦既弗辦，而游士耗之又特甚。公曰：「浚民膏血，使往來者揖取之，以邀虚譽，吾不忍爲也。」會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不爲動。剔蠹剗弊，謹朱墨，節浮費，飾厨傳、稱過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

舊逋，蠲貸之如曲江。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萬緡，吏俸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者萋斐寖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與語曰：「不知誰爲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侵用郡帑，吏乘爲姦，既下有司，公曲爲保全，姑與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爲怨，鼓倡游言，巧爲陰中，人尤爲不平。二倅張君泌、陳君邕、總幹王君興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驩然莫逆，有賴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之歸，尤眷眷不忍别。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證明白，送軍中使自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詳盡，俟其首服，多歸於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必盡法，爲之屏跡，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隨輒響應。舊祭社多委寮吏代行，寖以弗虔，公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貳車有詩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

公自以由支郡升巨鎮，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采自奮勵。又素著廉潔，而横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無怏怏。去郡尚無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池陽，忽得微疾，一昔殁于舟中，實慶元四年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娶陸氏，故發運使寘之女，明慧勤約，内助甚飭，相夫教子，俱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適陸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侊，里士黄沐，皆婿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

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龍潭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

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問小大，待之鈞禮，故所至與人無所怨惡。檢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産，了無贏餘。昏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廬西偏，欲少增闢，竟莫之遂。外家友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書任兄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闢中以官，其篤於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訃音至鄉，親故無不隕涕。母氏洎仲舅皆以高年見公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於此耶？公荐以臨遣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論韶州岑水場兵匠之弊甚悉，謂諸路配隸之餘，選以應役，或聚而爲盜，害及一方。若從爐户之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者，照舊格給據縱遣，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實遠方經久之利。敢書大概，庶幾後人或有取於斯。銘曰：

猗歟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起家，深仁厚義。舅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仕非不遂。胡嗇其年，殁而齎志？公之爲政，慕古循吏。害公客邪，亦命之制。龍潭之原，往從伉儷。有衍不祛，慶在來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龍游爲浙東壯縣，号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州萬載尉以捕盗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鋭，往爲之宰，親黨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於君，下不欺於民，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竦然。首定規畫，凡聽訟追科，出納簡稽，公吏抱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敝，智者不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薄楮，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僞略盡。有宗室子與强民爲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操兵夜鬭於市。尉趨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栗不敢飲。吏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衆何罪，而使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决雌雄於前。」兩人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邪？」分囚廡下，至彖月始悔過求免。邑衆爲言，願相保任使自新，即縱之。俱媿惕感服，君既歸，猶以時節致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爲魚鱗圖，居處鄉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崛强無行，鄰里可以糾告。或犯法

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鬬毆，隣不爲勸止者與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令者。法令易行，井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下，未果也。豪右並大溪爲舂碓以擅利，久爲舟行之害，間有廢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址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以爲易，今知其難，則可爲矣。」守待寮屬嚴，一日令賦外别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争曰：「使某左枝右梧，月獻緡錢千計，未爲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怒，君辭益堅，且曰：「寧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薦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革湖鎮當水陸之衝，戍兵經由，不戢寇盗，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法齊之，無敢譁者。有一士籠禽於市，爲惡少年侵侮，君責其不學，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程課。居數日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悦服。視事才三月，有訴君於部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又訴之朝，洎付有司，乃扳引前令事爲言。其人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謡誦雜然，如十德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鋟木鏤石，幾不勝數。流聞四遠，境内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以神事之，或致禱焉。帥憲具績效奏聞，有旨候任滿赴都堂審察。

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俄改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云：「風力敏彊，有聲劇邑。」是時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治縣而擢爲郡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毗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内安撫之權，人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陛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資淺

論罷。五年差知興國軍，前論者又以爲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年適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人：度、廙、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孫女三人尚幼。君之入廣，從行者多困於瘴癘，第四子序卒於梅。君念之切，閱月而君亡。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產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闔助爲多，人無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己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勩，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於鄞縣清道鄉邵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祔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邪！先是，君之諸子爲君求銘，以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於君有連，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

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季之亂避地東來，❶有官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綸，累贈宣奉大夫。大父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學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舉經明行修，爲吏部郎，遂爲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歲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

❶「季」，原作「年」，據殿本改。

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僉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至育於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發，躬勤部伍禽得之。念其窮，無所衣食而致此，以爲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飢，道殣相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具優長薦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縯、提舉陳公傅良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失守，不强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爲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最，簡當精密，無所容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允，相率列其狀於上。今諫議張公釜爲廣帥，以歲有登歉，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爲經略司樁備倉。創立未久，專以委君爲之條畫綱紀，辦事既速，了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間，官舍民居率以茅竹爲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驛舍、庫廩、兩獄，先以公帑爲之，民亦樂從。郡計匱竭，爲之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爲養士計。汀、贛接境，歲晚輒百十爲群，名曰負販，實爲剽掠，松源、石下爲二州淵藪。淳熙間有嘯聚者，自是幾無寧歲。君下車即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群盜爲之屏跡。郡治之後茅葦彌望，君令民築室兩傍者復其身，遂爲通途。舊以土客户社丁供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爲罷去之。皆起來暮之嘆，惜其見於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勇於立事，不顧彊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約，爲令時鬻產以繼禄。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衡陽之劾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爲奏草，以待施用，久遂成編，

名《愚見録》。藏書教子，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寶藏甚飭，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爲邑宰而得名於史傳者衆，如君龍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捷徑》等書，皆公見於已試者，後來尚得以考其規槼云。銘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衆。永嘉南渡，始爲吴人。或官于明，遂大於鄞。君起孤藐，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絶後光前。治聲燁然，徹于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仆。晚試于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齎志而亡。哀哀賢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尚啓厥後。

黄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黄氏，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之，又爲編修壻。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恨未識也。一日以書來，訴推官亡於上饒之官舍，歸葬而求銘。爲摭所録行實而銘之。

君諱宗諒，字仲友，世居洪之雙井，與豫章先生俱本於婺州之黄。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遷諸暨，遂爲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正議大夫。祖彦，朝議大夫，贈太中大夫。父克寬，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學，手卷不釋。紹興初建太學，以弱冠上優選，月書季攷屢占前列，馳聲二十餘年。秦申王當國之久，士子習爲諛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

道，時文中不復及興亡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爲何書。二十六年歲在丙子，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挾書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趑趄其行。君以素業賈勇而前，登名薦書，儕輩歎服。時命不偶，淳熙五年始以特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昌尉。年近六旬，而勞苦不憚，警捕之職甚舉。境接建安，俗獷悍，小歉則盜竊公行。里正嘗以嘯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逐之，凶徒相顧，駭曰：「黃佛出矣，忍犯之邪？」相與遁去，一境晏然。十年任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到官適歲大侵，義倉出納惟謹。尋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國正季君翔爲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於畫諾。君老而益壯，剖析滯訟，案牘山積，推究無遺，據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間類爲四册，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苦脾濕，雖多在告，竭力公務，不見惰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事郎。方將俶裝東歸，放意林壑，以樂餘年。未幾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融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士彸之女。聯姻天族，袒免親法當補官，君獨不就，識者高之。子四人：與之，先六年卒。次即定之，登仕郎。次一之、尚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亡，次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男三：季雅、季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某日葬君于縣之孝義鄉魯墓之原，合趙氏之墓。

君資彊毅，而與人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無嗜好，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庠草創，二丁祭器亦不能備，君悉力整辦，爲之一新。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邑，貽書

相賀，有「闢黌舍以延生員，爲斯文宗主」之語。在丹丘時，直閣田公渭以倉使按郡，一見嗟曰：「老先生尚爾淹恤，乃令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顧歉然。」即以舉削來。詞曰：「學高前輩，政有典刑。允謂老成，尚堪繁劇。」人以爲知言。禮部尚書尤公袤時居西掖，以詩寄君，有云：「金馬玉堂慙我輩，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爲人。垂絶不亂，命諸子無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号隱退老人，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銘曰：

吁嗟黄君，馳騁文囿。少蜚雋聲，不爲不售。晚服官政，感歎耆舊。踰七望八，不爲不壽。日月逝矣，用不及究。善積慶餘，尚啓厥後。

趙深父墓誌銘

長兄績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丘嫂最愛季女，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德夫婦偕老，杜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淳熙二年賜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婚。」審於鄉評曰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近制改師溽，字深父。既壻于我，與之游處，被服儒雅，略無膏梁之習。慶元二年，君既悼亡，謀葬於通遠鄉白石里石營保之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亡矣。哀哉！母安人馮氏尚無恙，一女二子哭聲不忍聞。石營去所居才里許，將舉深父之喪合焉，求銘於余。忍銘君乎哉？

君實爲藝祖皇帝系孫，贈保康軍節度

使、高密郡公令儇，君之曾祖也。贈武義大夫子蓋，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迟，武德也。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大抵居官廉儉，謹蓄俸餘，以爲待次計，與鄰里不以財交，故内外肅然。深父生而奇厖，長服義方，自力於學，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彊敏自喜。始調官，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盜改秩者。」君以爲非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强盜，一獲私鹽甚夥，皆應受賞，照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於吏事，以此受知於諸公。邑民自經而有傷，又以移尸興訟，令受私謁，諭君毋生事。君正色曰：「事干人命，今日正欲得實耳。」長揖而起，終直其事，人皆稱平。令慙且不樂，時以職事相窘，君弗恤也。有十將雄狡無賴，前政莫敢誰何，偶有犯當治，輒肆言曰：「尉欲治我，不望改官邪？」君寘之理，窮詰宿過，卒逐之，餘皆聳服。尋爲衢州西安丞。工部尚書謝公源明時爲守，趨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郡中有賢丞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爲優，備言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嚴州桐廬縣，最号難治。君爲之談笑而辦，才譽益顯。任滿授紹興府録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會有旨，侍從臺諫各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薦君之兄師津。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舉員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爲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劉公德秀爲監察御史，問人於憲長，謝公亟稱君之賢。劉公慨然薦之，其詞曰：「奥學有源，素履無玷。雖歷官未久，而聲問益彰。」併及辭盜賞事，爲遠到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初不識面，真公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

仲屏居山間，憂患之餘，名徹天聽，照移狎至，幾於羔鴈成群者，鄉人榮之。本無意於干進，僅以此俱得添差幕官。君授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書張公杓多以滯訟屬君，處之當人情，合法意。衆議有未定者，獨招入郡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趙公彦逾素知其才，見其盡公贊畫，受輸決事無不曲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爲之延譽，諸司交薦，僅一考而歸。既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爲部胥所賣，再往都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卒。

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既辭盜賞而不用，蹉跎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伸矣，而止於儒林郎。素壯强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邪？子希侶、希偓，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學不倦，垂意經史。同寮賡和，往往傾其座人。心計精密，治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友勤謹，自奉澹薄，不務華飾。思有以自見於世，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其子請曰：「何用爾？」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爲之。」茲聞訃音，變起倉猝，昆仲方議經紀之。希侶等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奢儉之中。噫！豈有知邪？葬以六月某日。銘曰：

父子之賢，聞于鄉閭。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甚優，知己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既殂，又銘其夫。尚惟諸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綬於家，頗聞安君光遠詩聲。一日褁長箋臨門，倒屣

迎之，貌甚偉，文甚工。與之語，纚纚可聽，而忘倦也。又六年，過余於外府，求跋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閒里居，故人罕不見者，獨光遠未能相過。已而聞其病遂不起，實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孤將以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隩南山，其次子踵門以銘爲請，手編先集，列載行實，粲然可觀。余既哀光遠之不遇，愛其子之克家，遂屬筆焉。

惟安氏系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全之後。國朝勳籍節度留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雄勇功臣習，七世祖也。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寓，武德大夫，真定中山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從義郎。三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辟地，著籍于明，今爲慶元府，居小溪鎮四十年矣。君諱昭祖，娶軒氏，亳社左承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辟彊、去華、棄疾。女二，長歸馮季參，次未行。孫男一，女三。君世爲名將，至廉訪始以文采受知祐陵，與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帥蔡公靖游，尤與寶學劉公子羽厚善。劉公狀其行，自謂急難之義天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學尤懿，見於張公總得祁之帖、正字王公銜之銘。兄弟終鮮，承父祖之傳，幼敏悟力學，抗志高邁。從義指物命題，脱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此豫以不能待人者。」性端静，衣或數歲一澣，緗書已熟，若手未觸者。舉動不苟，絶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十得君，篤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檠相對，至十餘載，自爲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同客都下，從義得疾委頓，君憂惴願以身代。旋即東歸，竟至捐館。執喪哀毁，悲感行路。母

素嚴重，家政至是益肅。君亦敬事盡其歡心，及疾革，醫禬未效，至刲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喪葬俱備哀禮。自以世襲衣冠，未有以文發身者，扁其室曰「觀行」，朝莫激昂，期紹先志。蹉跎至五十，始慨歎曰：「科舉之不效，命也。」遂一意於義理性命之學。舍後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爲古文，尤工於詩，平澹敷腴，不爲艱深之詞。每曰：「工夫到處，却無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窗張武子與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鄭黄中、王德新、龔養正、薛清卿、湯孫將諸君，皆相與爲文會酬倡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爲長者，老而益高，君尤與之厚。嘗銘其墓，人以君爲應之亞匹云。與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戒子弟勿與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横逆之來，如在荆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禮法自將，不識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内外無閒言。喜事愛客，客至趣備酒肴，擷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合，或館致累日。室無長物，惟好古不衰。先世遺書，殘編斷簡，皆手自整比。書尺往來有可觀者，亦謹藏之。筆札素工，稱其文，骫髒高簡，莫窺其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示訓諸子，不待出門而家傳充然有得也。自卜葬地，無復世閒意。參閲内典，旁接諸禪，趺坐至深夜不動。年才五十有七而疾病，垂絶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亦足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亦樂，困而亨。奚其爲政，不言而行。維卒不施，以昌其詩。江山爲助，筆乃縱横。優游田里，以得此生。彼其憂於心而毁於後，雖曰得志，未知與此孰重而孰

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有興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持論以求賢用吉士爲先。蓋其天資寬宏，務爲忠厚，家傳孝謹，以此教子，以此擇壻。玉局李公删定其一也。公諱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太師爲尉，與公之父游，見公所爲文，奇之。又喜其端粹，遂締姻焉。公甫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言，同舍有不知其爲丞相壻者。其恬於勢利，自爲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太師子壻孰賢，以公對。即除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時淳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爲言者，雖寢前命，至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爲真吉士，可謂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祖竑，從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大夫。妣茅氏，贈宜人。

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祖奇愛之，稍長益自刻厲。主簿學行爲里人所宗，以貢入京師，晚才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孫曾四人踵入太學，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上游，首名薦書。後以恩免舉，將再上禮部，俄遭外艱。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茅夫人憂。淳熙改元，該免省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蕪湖，未上而有勑局之擢。才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改承奉郎。輪對便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救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嘉納，悉以付中

書。或諷公謁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愚忠爾。」後議者立附試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以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爲驟，得旨外補。丞相王魯公諭使求倅，謂杭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便鄉，公止丐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政李公彦穎、中丞蔣公繼周爲守，皆知公賢厚，每事咨焉。公外寬内明，政務大體而略苛細，恂恂若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上官以禮，雖不爲異，亦不肯希意苟合，惟是之從，不可干以私。僚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於諸公。居歲餘，復求郡丞，遂倅湖州。劇郡數易守，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當增奉，叱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公亮、提舉黄公遹將列薦于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彊敏明察，官吏嚴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守爲之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可得而親疏，時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煖席劾去，外臺怒未釋，偵邏日至，符移旁午。先是郡有舊胥，爲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頗肆。籍其家，得守與其壻數書，戎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私書以擠人於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弗罪也。後窮詰之，守果無與，事遂白，微公幾殆矣。秋賦多皷譟之患，公爲監試，前期以訪鄉老，具得其情，爲之區畫，無敢譁者。考官以去取求決於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與計偕者十一人，獨此四人擢上第，人深服鑑裁之精也。尚書程文簡公大昌舊爲司業，素知公，嘗曰：「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真淵乎似

道者哉！」侍郎莫公叔光代公爲删定郎，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平昔之所敬慕，未易及也。」其爲名勝所重如此。

慶元改元制，曾兩任通判者方許拜州，曾經擢用者方許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脩門，謂公必留。而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詭。丞相余公謂：「何取之廉邪？」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以疾求閑甚力。今左丞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勉諭。既不可回，又爲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事簡，可以卧治，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需公之至。公謂求閑居而得便郡，辭遠次而就見禄，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都府玉局觀。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莫捐館，舍人尤哀之。子四人：曰賡；曰康，迪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曰庻，以公遺澤補官。賡、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功郎、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固而卒。次適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亡矣。餘在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謐、詡。女一人。諸孤將以六年九月辛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湖劉公陝之原，合於宜人之兆。

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無嗜好，經學邃於二《禮》，屬文長於駢四儷六。間爲人草箋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切，號爲得體。他有碑志銘賛等，出輒爲人取去，無留藁。公既没，僅裒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渾，似其爲人。字畫遒美，鄉有石刻必求焉。凡公所長，不以自衒也。

性至孝，禄不及親，終身以爲恨。故於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趣向，使自知勸。誘掖後進，絶口不言人過。杜門却掃，或十餘年不至城邑。令佐歆其賢，多就見之。清修謙謹，無賢不肖一接以禮，犯者不校，不見喜愠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盡哀，里閭耋穉亦咨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榦蠱，即委以家事，俾毋關我。築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足。多焚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疏財喻義，不事生産，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既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遽屏醫藥，至屬纊無一語亂，膚色温潤，竟日無小異，家人幾不忍斂。顧非寡欲積善之效邪？某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氏之姪歸康，與某之次子實爲僚壻，稔知公平日大概，故康來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染有自來，嘗薦漕臺，進學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温良恭儉，先聖規橅。門人從事，有無實虚。猗歟李公，渾金璞玉。終始如一，慊不自足。施於有政，如古循良。進稱於朝，退淑于鄉。云胡不弔，喪此吉士？慶必有餘，昌爾來裔。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龍潛，妙選寮寀，端明張忠簡公與太師史文惠公實爲贊讀、直講。內禪之際，二公翊贊爲多。文惠既相，忠簡爲工部尚書，告老而歸。上意恨用之不盡，恩數優渥，視簽書樞密院，君臣相遇可謂盛矣。公

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世爲温之永嘉人。曾祖積，祖忱，贈中奉大夫。忠簡諱闉，母盧氏，絫贈魏國夫人。公資彊敏，少承義方，力學博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學校更新，在選多名士，已能與之相下上。月書季攷率在前列，又兩預薦書。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隆興二年，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在豐儲倉。九年，史公以使相帥福州，過闕，力薦其才。孝宗念舊學之子，即日召對，閏月改宣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

淳熙元年遷太府寺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陛辭，因論常平利病，敷奏詳明。上爲之嘉歎，問闕在何時，以實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改荆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持節入境，體臨遣丁寧之意，疚心區畫，利興害除。因劾寮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此齟齬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後知江州，再知通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禄，至慶元改元，始爲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定，旁枕襄沔，地卑水匯，閒三四歲僅一熟。富商歲首以鹺茗貸民，秋取民米，大艑稛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曰：「種未入土，民已無所告糴，可無以處此乎？」謄書帥漕，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爲收糴之計。倉廩充實，邦人賴之。野曠多盗，重爲民害，公分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痛懲以法，盗爲引去。期年，公感末疾，視事不少懈。未幾寖革，遂以五年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

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已爲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宜人。男三人：爚，通仕郎，既冠而亡。次烜、燠，俱以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一人：埴，當授公遺澤。孫女二人。

公蚤歷艱苦，忠簡晚既貴，家事賴公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無長物。通經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鉤奇撮要，手自抄録。所爲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又再薦于外臺，四上禮部，竟不偶。中閒困於煩言，才不得試。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卜築謝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戚之色，家傳有自來矣。宜人幼穎悟，嫁時公家尚窶，相與刻苦，以奉忠簡，閫門無閒言，善相其夫者也。二子將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于縣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來求銘。某於公家爲有連，歲在癸未，與公之弟尚書公春卿爲同年進士，獲拜忠簡下風。迨官敕局，公之季弟延卿爲寮，公方丞外府，居又比鄰。客授公鄉，後又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同列從班，公入議幕，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卿以華文閣學士守鎮江，延卿爲濠州，伯兄之子晦之爲泰州，一門四郡守。諸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澤。夫何公與春卿繼卒于郡，遠不能致束芻，而駭悼實深，故不得辭而爲之銘。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𦨣台輔，望壓薦紳。君承義方，蚤入太學。嘗顯于朝，卒困流落。復政未報，而乃忽焉。哀哀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未已。我維銘之，以詔孫子。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於史氏。自八行先生以純德奥學，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之登政地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是爲太師、會稽郡王文惠公，位極人臣，而史氏益大。故君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賞延繁衍，而決取世科者纍舉不乏人，其興又未艾也。盛哉！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堯翁，世爲明州鄞人，今爲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纍贈金紫光禄大夫。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纍贈太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是年十月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辟爲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關陞從政郎，用舉主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散郎。紹熙五年，今上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年引年

致仕，三年九月旦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才六十有三，已無復宦情，其見於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爲政，豈虚語哉！

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歉，弟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爲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矣。」參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爲簽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傅，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户外，寒暑如一，李公奇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大寧，次長安埭，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爲之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敘而行，已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是將汙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寧既下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爲命。娱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敢食。執喪盡禮，既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旦旦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菓之屬未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朝不爲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谿别墅遺之。制幕例得僦直，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庭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贓事，君曰：

「彼出死力得盜，以贓爲賞，亦不爲過。若以屬吏，是爲賊報仇也，誰復用命？」王爲寬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寮蔡君大成廉明有守，或汙衊之，將寘于法。君力辯其非辜，及出又厚爲之禮。東錢湖積葑膠轕，王欲開治之，有請于朝，欲給錢穀及設醲賞，且以屬君。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今爲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畚臿之屬，儻優給軍士，當必樂趨。弟嚴爲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杙岸旁，取葑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疲於犇命，吏急於言功，止得目下瀰漫可觀，根蔓不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

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熹時爲提舉，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産之民，以析户交訟三紀矣，案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必將復訴。」詞意愿欵，察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深爲器重。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於前而去。得罪於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聽，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厲自新。蓋平時鄉隣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法，不悛者或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兄之歡乃已。其有暴戾恣睢，很于鬭，冒于貨者，亦誨之諄諄，俾歸于善。故見於政者，專以風化爲本也。君於催科不擾而集，嘗曰：「寬之於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於半菽不給之際，是罔民也。」乃爲之曉諭，謂及今不即輸納，將來不免追催，諄勤周悉，無慮數百言。讀之者雖頑鈍之

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促而辦。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今邑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趣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曆爲信，自輂輸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間户不過再及之，遠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溉田甚廣，舊有隄以障狂潦，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至爾。」出官錢，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埭經君修繕者，無不堅久。鄉吏銷鈔不以時，遇有點追，擾及已輸之民者多矣。君深慰勞其人，問其道里期會之費，官爲還之，罰吏金以償官。吏困於輸金，其敝遂絶。有士與民訟田，君謂士直而牘未具。士復來謁，君曰：「兹事已決，彼當無辭，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鬻於人矣。」即詰僧曰：「此人甚窶，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妻鬻故訟爾。」僧詘。又有訴僧寺殺其子而屍亡者，君念筍蕨方盛，此必爲盗，被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蓰，償者無所出，則以錢百萬獻於官。公問：「錢安在？」曰：「散於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餌我，而欲自爲計也。」即受其獻，而列名及數，悉蠲之，無不稱快。或殺人於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盗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既而真盗乃見，猶微服至其處覈之，與獄辭合。

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逋負以萬計，君考歲入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是，歲用一吏司出納，號場典，群吏表裏，假貸爲姦。君使日一易之，凡一

日之入，暮歸諸帑。久而浸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既立，上下寖以相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頹圮，衆以爲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爲市及就役者，加與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壟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於我耶？」卻之。先嘗籍諸鄉之盜，日飼之而拘焉，民間無復犬吠之警。既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爲此，然朝莫惕恐，未嘗得飽食安臥如今日也。各已知悔，且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執役於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鄉民不知有役，咸聚觀以爲神。縣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於民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與議，即以爲獻，厚償其直。於是面勢軒豁，新殿廡，列棨戟，觀者嘖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名薦書、取儒科者相踵。元日爲敘拜禮，衣冠畢集，爲陳尊俎，設介僎，敘長少，獻酬雍臾，無敢譁者。且曰：「鄉飲之禮，昔固嘗行之，未有濟濟如此者。」耋稺皆相與觀禮焉。君資明而健決，兩詞至前，情僞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曰：「久訟廢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一經予決，雖宿姦巨猾，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滯訟幸無翻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爲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於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感泣者曰：「令君爲我長慮及此，真父母也。」咸請立生祠，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携幼，前期出境數十百里，俟於水濱，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

婺遭大水，溪南之民登屋緣木以避者

數千計。守倅乘障，君首募善舟者救之。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竭貳廳之蓄，繼以私帑。到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男女混處，恐其淆雜也，人尤伏其慮深。盜入民舍，覺而遁隱于桑間，主人訪求，盜投以石幾中。主舂以矛，盜隊而殞。吏以盜從手受矛，❶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乎？雖非所持，然中則主人死矣。闇中偶傷於刃，此爲登時，勿論可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棘寺卒從君議。有毆傷保辜，限日未滿而殂者，吏坐毆者以重辟。君已知傷者能遨于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於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舅以私，舅不承而死於獄。吏白無所考證，守將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爲輕。使其無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此以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謔之不從，夜詐稱夫歸。婦痛無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縊。君聞而爲葬之，表曰「義婦冢」，罪其爲詐者。君之莅政多此類。嘗禱雨於龍潭，冒險親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湫中，得神物以歸，陰雲隱隱，及郡而霈然作色。時凡禱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刺之兵百餘人未知所歸，君使盡集于庭，探籌分管，隨即帖定。三易郡將，備盡禮敬。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和好如初。

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不爲苟求，終無有以姓名薦達者。恬於仕進，改秩之初，文惠公在經筵，欲以

❶「從」，殿本作「徒」。

請於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閑居歲久，祠禄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厲躁競者。山居蕭然，棋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鄉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贍於家。歲計僅給，均爲十二，每月一出之，効東坡段作三十塊之説。不治産業，凡貨利之事未嘗爲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必濟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爲成就。爲梁以濟涉，解衣以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爲粥以飼餓者。疾疫之家既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莫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親見義役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以争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争役之害大，勸率爲之。爲請於邑大夫，力主其説，今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莊守禮，語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奬借勸勉，如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爲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子弟有墮容，必正色以臨之，童穉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追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爲華靡之飾。或見之，則歎息世態之薄也。嘗在衆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銖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爲陋也。」澹然一室，無他嗜好，唯取《禮記·檀弓》《學記》《中庸》《大學》《祭義》《祭統》《儒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於教子，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皆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望其取青紫也。長子中弟，又二子入太學，未嘗以爲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爲之講大義，每日洛誦之聲，賢於絲

竹遠矣。莊談梵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秩秩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實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知矣。」口授數千言。既革，神觀愈清，自書一頌，尤爲曠遠。又書二紙，戒毋受賻贈，大略言：「生無益於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毋用緇流。既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旦晝耶？

君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爲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樞密超遷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地，歸享上壽，康寧宴衎，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嚴，事之至謹，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君置妾，君曰：「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蕃衍，蓋不妬忌之効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爲祟，吏言請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乎？」不爲動，而亦帖然。族妹爲邑士之室，始至遺饋之，及歸則與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梱外事，俸入亦不舉知其目，君之清德，所助爲多。凡君所爲，極意奉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必攝衣揖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使未嘗譴怒，詈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綉之飾。年才五十有七，卒於婺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山之原。子男五人：瀰遜，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主簿。瀰迥，迪功郎、新台州臨海縣主簿。瀰遵，先卒。瀰進，將仕郎。瀰逮，太學生。女二人早夭。孫男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舉之、希之、翬之、阜之、常之、準之、异

之、⿱登廾之、⿱罒廾之、彝之。女九人在室。諸孤將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喪合于宜人之墓，來求銘。某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録君行實甚詳，且其施於政者皆可爲後法。又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没，懼無以顯於世，願併書之。故爲具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始見於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訟。人皆望君，夷庚飛鞚。僅乘貳車，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閨門自養，無所倄綜。潭府不居，歸侍丘隴。家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門化之，無敢奢縱。屏絶聲樂，喜聆洛誦。謝去機事，志甘抱甕。力行所知，不牽於衆。誰毁誰譽，終不爲動。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卧痾，向風一慟。詩以颺之，後人其諷。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此《柏舟》之詩所爲作也。女不事二夫，古之道也。共姜獨見於《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守者，而況後世？然共姜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若從嫂太孺人蔣氏，真有共姜之節，而婦道壼彝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

蔣氏世著籍于明之鄞，今曰慶元府。曾祖諱侃，隱德不仕，鄉里稱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禄大夫。父諱琉，朝請大夫，贈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方孺人兒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

于我，實伯父揚州諱璹之仲子也，諱鎧，字仲宏。紹興十五年，伯父提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兄資孝謹，事親主於敬，接物謙和，遇臧獲亦未嘗失色。伯父宦未達，産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閒輟口腹以與兒輩，猶嘆曰：「人多不能報上，但知報下爾。」壯益進學屬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書皆有楷法，雖米鹽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於柯先生宋英，先生亟稱之。孺伯父與恭人馮氏尤所鍾愛，哭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六歲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在仕塗，所生母楊氏太安人真欲奪而嫁之，舅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璿諭之曰：「守志固美行，顧汝年尚少，能自保乎？」泣謝曰：「相待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爲動。揚州擁麾持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姑存撫備至，兒女子群居，閒有人所難處者，一切安之，而婦職愈謹。歸自維揚，恭人得疾，就醫於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卧起必俱。既卒，執喪盡禮。歲在辛巳，揚州以廩橐均付子舍，用稍裕矣，即戒諸子曰：「父葬未安而當遷，汝曹俱壯而當娶，異時長穉猥衆，何以待之？吾性儉約有素，汝其毋徇侈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舉從兄之柩改葬于松林鄉報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姻家蓮峯侍郎周公綰爲之志。諸子遂以次授室。將析居，默禱于先曰：「未亡人願守故廬也。」果得之，聽宇不改，餘皆一新，視舊不敢加。瀕湖仍存風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某大書「勤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

略用范文正公義壯規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以增益之，戒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贏，今有端緒焉。延慶寺有十六觀堂，禮長懺僧，未免乞食。揚州欲買田以贍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萬錢以酬先志，且爲揚州立祠。得龍眠李公伯時所繪五十三善知識於故家，置廣慧寺中。有以乏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用者，大率不吝。至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纖粟不輕用也。諸子少小蒙訓，夜坐則諄諄然語昔者嫠孤艱棘與夫處己治家、事上撫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也。每言：「今衣食登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亦何力之有，僅知守而勿失爾。」故凡牟利稱貸等事未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嗇其出，磨以歲月而至此，亦不復詳記多寡，坐總其凡。諸子幹母之蠱，無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曾詵詵，時節上壽，斑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世，百口無閒言。內外姻戚莫不歎仰，以爲古之烈女無以過。或謂節約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手加額曰：「非舅姑之賜不及此。」故於諱日及家廟香火四時祭享，必躬親之。孀居幾六十年，執禮益恭。吾母大寧郡太夫人閒一過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禮於上下。前數年嘗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區處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留我，吾亦不復戀汝。勿爲哀毁，能保家如今日足矣。」戒喪葬毋侈，以高侍郎夫人爲法。嘉泰二年四月辛巳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淵，承議郎、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皆先亡。叔曰洪，季曰深，國學生。女歸故

承議郎、太府寺主簿周元卿。孫十三人：椅，國學生。桐，國子進士。棣、梓、榛、枅、栱、槐、植、根、棁、櫛、栟，俱業儒。桐、梓、栱、槐、植，先卒。女九人，兩浙轉運司進士趙巘夫，從政郎、新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宣教郎、建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潼，國學上舍生宣繒、高保孫、吴櫄之，國子進士趙汝括，皆壻也，二未行。曾孫六人：儀、伾、僖、儲、儒、儼。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祔于從兄之墓。淵既陞朝，贈父至宣教郎。孺人先以高宗慶壽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爲可哀。蓋其資禀有父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以學問，文辭蔚然，鄉評甚休。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事無不辦。受知於名公，而未嘗一與同寮相忤，行己無毫髮之玷。此宗族之所痛，而況母子乎？然孺人之喪，洪、深率婦孫哀禮俱至，孺人爲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興，彤史無稱。猗歟孺人，婦道備成。執節守義，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幾烈丈夫之所不能。蓋孟光之潔，顧婦之清，軻親之嚴篤，陶母之賢明，殆將兼而有之，何止乎繼《柏舟》之名邪！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某，字靚之。曾祖常，左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禄大夫。祖异，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琚，右朝散郎。世爲明之鄞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衆，及嫁娶者男五女六，而家訓素嚴。紹興二十三年，知紹興之新昌

縣，夫人於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爲邑中衣冠名族，有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文。朝散曰：「馮亦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歸之。文字時亨，生未晬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相與爲命，忍貧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寖以立。夫人性資曉慧，容止端莊，幼閑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歸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職中饋事，婦姑相安，慈孝兩盡，若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一日。太孺人舉家務付之，年未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節。時亨有志古學，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之。策名薦書，賢譽日聞，而夫人亦有内助之稱焉。時節烝嘗，必躬必親，嚴潔精專，至晚不倦。

石氏族黨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恩意加之。遇有慶吊，率先而往，無不敬歎。時亨尉羅源，道遠單騎以行。夫人與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調娱藥餌，須臾不去左右。既喪哀踊不勝，棺槨衣衾既已豫備，送終纖悉舉出其手。雖皆子婦之職，亦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習聞論議以及死生之説，往往領解。慶元六年年六十有四，聰明如少壯，髮無斑白，又素少疾病，一旦以下利奄然如蜕。既斂，面如生，兩手俱結釋氏印，信爲善之報，實六月乙未也。親黨哭之皆盡哀。生四男子：穉、徠、倜、顓。長先十二年卒，次爲太學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黄日宣，先八年卒。次在室。二孫：順孫、興孫。將以嘉泰二年某月某日葬夫人于僊桂鄉石谿之原，祔祖塋金紫之兆次。時亨不堪悼亡之戚，來

求銘。某諸父五院，猶記少時惟伯父洎先工部多鄉居，兩家往來最爲親密。夫人與余齊年而後一月，相與幾如同氣。又念群從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僅十數，而夫人又亡矣。時亨復雅與余以臭味相好，兩嘗過其家，登飽山閣，舉酒道舊故如昨日。至是不勝愴悼，而爲之銘云。時亨今爲修職郎、新嚴州桐廬縣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無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事姑克終，睦族以禮。子且有稱，遽悲陟屺。窆而求銘，伉儷之情。吾有感焉，引筆涕零。

績溪縣尉樓君墓誌銘

先光禄有十丈夫子，惟伯兄績溪尉生於紹興二年，仲兄嚴州生於四年，至七年而

某始生。二兄愛某厚，期待尤遠，研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兄年方三十有二而蚤世，仲兄與某不堪手足之痛，祭之以文，有云：「左琴右書，一室環堵。熒熒夜燈，共幾寒暑。」讀者悲之。葬送之餘，調護孤嫠，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公之喪，五十而終，某益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領諸弟、從子，幸不失雍熙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丘嫂又亡矣，哀哉！兄卒於隆興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奉化縣長汀先祖冢舍之側。嫂卒於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於禽孝鄉白石里徐嶼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之藏，以三月丙午朔奉夫人之柩合焉。先葬，泣以請曰：「渢、滌不天，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爲詳，請併登之石。」某亦爲之泣。念吾伯

兄抱負不凡，不見於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生晚，亦不及知也。欲無爲銘，得乎？

兄諱鍚，字昭聲，世爲明之鄞人，今爲慶元府。曾祖某，❶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禄大夫。祖某，❷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某，❸嘗權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禄大夫。母汪氏，今爲大寧郡太夫人。兄生而英發，少長風姿灑落，從鄉先生游，自力於學。舉業之外，哦詩結字，遇其得意，警拔清新，無不稱歎。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觴詠酣適，未始虚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拳石泓水，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間作墨戲，小山叢篠，雅有思致。及見杼山劉公，慕用其人，摹艸書千文，幾於亂真。又有榦才，先公築室，深入窮山，取材董工，身任其勞。踈財好義，篤於親故，恨力之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未嘗云難，甚劇者亦談笑而辦，人以遠業期之。歲在戊寅，光禄丞溧陽，以郊祀恩補將仕郎。次年中銓選，授右迪功郎、徽州績溪縣尉，未赴。今嗣秀王方守丹丘，檄監大田酒庫。勤於所職，檢柅弊蠹，不擾而事集，能令一方之人惜其去，詣郡乞留。未幾以小疾不禄。使假之年，其自見於世者何止此而已耶！嫂陳氏，家番昜。祖宗道，父兖登政和八年進士科，止於發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氏，新城名族，膳部公偉達之女也。無子，生三女，嫂其季也。光禄知烏戍鎮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亦新城人，與徐氏親厚，以膳部之

❶「某」，殿本作「常」。
❷「某」，殿本作「异」。
❸「某」，殿本作「璩」。

壻爲屬，遂締姻焉。素有母訓，歸而家人宜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年，幼稺纍纍，長女始及笄，而吾家清貧，又非今日比。徐安人尚無恙，欲嫁之。自以幼更多難，又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意俯育，人已服其守義。自爾斥去鉛華，專静勤約，心計精密，銖積寸絫。五女七適，三子納婦，雖次第成立，而嫂氏亦爲之早衰。年逾縱心，猶執婦道，姑嫜娣姒，歡然終身。晚耽内典，一絲不掛，養痾自佚，得壽七十有五。中子潄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蔣與求，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劒州軍事朱軝，次適迪功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逢吉，次適儒林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潯。伍、趙二壻及趙氏女亦俱亡矣。孫七人：曰楝，年十三而夭。曰機、曰械、曰枝、曰樾、曰枚、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銘曰：

嗚呼伯氏，自立千仞。齎志壯年，其用弗盡。孌彼賢配，厥有高節。《栢舟》自誓，以汔同穴。俯仰疇昔，首尾四紀。稱于宗姻，光于彤史。徐隩之藏，捨舊從新。我爲詩之，用啓後人。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某叨薦于鄉，時二戴皆在前列。曰機，爲詞賦之冠；曰樟，以《周禮》選。長字伯度，次字伯皋。戴氏世爲鄞人，居桃源鄉。曾大父侃，以財雄。大父冕，以通經屬文上禮部，不及仕而卒。父汝明，能傳家學。見二子蚤歲競爽，尤篤意訓教，母夫人朱氏亦課督之，一日俱擅場屋聲。父以二子故，尋封至宣義郎，賜五品服，母封孺人，而戴氏愈著。伯皋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諸暨丞。伯度至紹熙之元始以特恩補官，鄉黨固已歎其晚暮。才歷金華簿，待次鐵治，而一疾已矣，實嘉泰元年二月甲午也。君之子燧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既已忍死治墳於鄉之萬嶴，將以十二月丁酉襄事，敢求銘於先友。」余亦爲之泣曰：「蓋嘗銘子之祖矣，忍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袁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爲伯度内弟，知之尤深，無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於伯度益厚，君之歸，余偶苦足疾，竟不及一見。遂備録所狀，益以見聞，而系之以銘。

惟昆仲皆游郡庠，朋儕歛衽畏之。伯度尤長於賦，俊逸而不肆，妥帖而不局，體物匠意，有前輩風。君初調迪功郎、紹興府

蕭山縣尉，未上，丁宣義憂，服除始爲主簿。官雖卑，惟既厥心，夜漏未盡而起，旦即坐曹，簿書鈎校，不遺纖微。皂吏莫不苦其勤，憚其嚴，而心敬服焉。事不詭隨，亦不苟異，每以出位近名爲戒。歷事五太守，或寬或嚴，同列或未免少變，君趣操自若，曰：「吾知盡吾職爾。」田賦之入，異時涖其事者有刻下奉上、以溢數爲能，輸者苦之，彖月而未畢。漕以屬君，更前之爲，僅兩月告具。貧弱下户有積年未盡輸者，守俾督之，君詢究得實，言於郡曰：「民畏法，敢有不盡？吏擅私隱欺爾。郡計幸無乏，奈何重困吾民？」守悚聽，亟命蠲減，合七萬餘緡。先是，縣吏輕侮士類，被以惡名，有赴愬者多沮挫，不能自直，而真爲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於吏無所聽，沮者伸而庇焉者屏迹，邑人稱誦之。守與憲交薦，其詞甚美。既終更，今丞相謝公一見深念之，以爲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官。踰年會屬疾，以承務郎致仕，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娶汪氏。二子：長即燧也，次炳。女適嚴仲游、伍玠、方復、嚴輔之，皆里士。孫男塤、埴。一女。

君風規峻整，志尚卓犖，耻與碌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諂辭令色，蘄悦於人。非道義之契，不與深語。區别善惡，若已甚者，而德性温温，胸懷四達，不設防畛。色養親闈，恪謹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愛諸弟，於仲氏尤篤，拊存孤嫠，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開，而深爲先生之兄侍郎公所器重。自是爲學愈力，有勝己者必從之研窮講切，日進而不止。根本諸經，博采百氏，喜《史》、《漢》書，敘事奮筆效之，沛若泉湧。英詞麗藻，出必驚俗，愈出而愈新。

尤工偶儷之文，如觀寶藏，金珠象犀，爛然溢目。喜作七字詩，多關風教，有《蟄齋集》十卷，蓋庶幾乎詞人之秀。一第易爾，而困躓若是，人爲慨嘆，君處之怡然，無隕穫憔悴之色。晚得一官，稍見施設，方爲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病。病愈復作，竟致大故。嗚呼！如彼其才，發攄素藴，足以顯於用，顧若是而止乎？然君之持身傳後，自有不可泯没者。官金華也，奉入至微，而尉廩差厚。守曰：「主簿、尉官等爾，而勤怠有間，勤者薄而怠者厚，可乎？」使均之。固辭不許，曰：「吾以懲勸官吏，非爲主簿也。」然卒不受，其義利昭晰如此。官事稍暇，時從名勝相與講貫，有日新之益。教詔二子，朝夕諄諄，無非切己。曰：「吾平生所守，『不欺』二字而已。」其子亦刻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養根源，顧不厚哉！

銘曰：

昔吾鄉兮兵燬，求故家兮無幾。訪戴氏兮故廬，自熙寧兮經始。歎古風兮猶在，信不陋兮不侈。川流兮無窮，喬木兮高風。忽不見兮伯度，儼丹青兮德容。嗟二儁兮齊名，抱器業兮長終。百不試兮一二，泣遺藁兮焉從。幸素業兮有傳，庶不悼兮土中。表斯銘兮宿草，尚過者兮必恭。

駱觀國墓誌銘

《易》道不明久矣。夫子之於《易》，不可及已，然讀之至於韋編三絶，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者，莫如康節先生，亦寫《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徧。今之學者未論明《易》，能讀者蓋寡。嘗聞旁邑有駱君觀國，能淩晨暗誦全帙，大寒暑如

一日，至老不廢。每嘆以爲難及，而未之識。近者叔父學賓與從子沐致郡博士楊君成己之意云，有里士駱士宏，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既而沐又介以見，泣拜且請，就閲行實，即觀國也。乃爲序，而系之銘。

駱氏統仕吴爲偏將軍，封新陽侯。《姓苑》曰東陽人，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有賓王，以文章顯，貫義烏，實烏傷也。五季之末，有友義、延訓者，相繼爲台守，自義烏徙寧海，遂爲邑人。君諱季友，觀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全，父恂，世爲著姓。君於兄弟爲季，幼敏慧，父奇愛之，多買書而題其卷末曰「留遺子孫」。君少長即感勵力學，未冠而父與長兄俱亡，母項氏以悲憂感疾，氣癥如石，鍼藥弗及。君創屋一區，寬明温清，娱侍無闕，家人化之。未期年而頓愈，至九十以壽終，鄉黨稱孝。事仲兄尤謹，恊力克家。嘗讀佛書有感，脱略世故，逍遥林壑者數年，儼若凝思，專以達性爲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徹者，不問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皤然而歸，曰：「吾乃今知天地萬物初無二致，儒墨殊塗而同歸。求其體用具存者，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爲有用之學，家政益井井有條。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讀書必研究至極，嘗自嘆曰：「若欲窮理盡性，知時識勢，開物成務，無出於《易》。非圓機之士，孰可與論是哉！」其子至前，間取卦爻象辭以警之，使之通貫而後已。子雖鍾愛，十歲即就外傅，有名士必使從之，遠亦不憚，歸必使誦所聞。士宏讀《孟子》至「引而不發，躍如也」，君撫几三嘆，且令掩卷，曰：「此正孟子警拔人處。

既不待發，尚思其所躍如者何以得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數四，士宏聳然，因名以「躍」，而字以「子發」，後始改焉。淳熙間，高宗慶霈，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鰥居二十餘年，不復再醮，獨處一室，植竹繞榻而讀書其中。雍容閑雅，作詩如其人，暇則風詠以自適，日涉家圃，好吟《歸去來辭》，其於聲利澹如也。性耿介，事有曲直必爲之辨析，里人憚之。感疾既革，神閑氣定，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曰：「生必有死，世間止如此爾，初非異事。」命筆俾書四句，頃之氣絶，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里魏氏。生一男，士宏也。二女：長適進士王夏，國子監丞、知信州及之堂弟。次適楊考叔，成己之從兄也。孫男五人：朝宗、光宗、儒宗、可宗，皆業儒，開宗尚幼。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葬君于縣北大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藁，會閭風劉允叔次皐過余，問以鄉評，曰：「此真吾邑之善士也。」贊余銘。銘曰：

君子於《易》，日讀一通。百徧義見，況終其躬。學成不試，得正而斃。積慶之餘，尚啓來裔。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爲中興元臣。聞四明曹公粹中之賢，妻以長女，翁壻間自爲知己。學問大率以躬行實用爲先，真有冰玉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絶人。長而力學，既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焕發，落筆千言。仕雖不顯，而見於政事有可紀者，足爲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主平

陽簿，深歎其不可及，交情日深。三十年來，君之文益工，政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爲世用，而遽亡矣。哀哉！將葬，君之子孝忠以行録泣求銘。

君諱蛊，字囦明，明之定海縣人。曾祖慎微，贈宣教郎。祖實，贈奉議郎。曾祖妣袁氏，祖妣閔氏、黄氏，皆贈太孺人。父朝散郎，建寧府通判，君既升朝，絫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致仕恩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等，授迪功郎，爲平陽主簿，次調江陵令，遭内艱。淳熙九年，循從政郎，監行在贍軍激賞酒庫。十五年，以舉者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既書再考，引親嫌改知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州，六年授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朔，以疾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娶陸氏，封宜人。子二人：長孝忠也，將仕郎。次孝先，當被遺澤。一女尚幼。十月還鄉，三年三月癸酉葬君于奉化縣禽孝鄉童隩先塋之側，宜人祔焉。

君兄弟競爽，而君尤俊邁不群。十二能作舉子業，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文地理與夫天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貫。詩章文賦，命題立就，動輒驚人。少嘗留題寧都金精山，有曰：「手擘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群兒。」中奉見之爲失色，且戒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爲當究經術，務爲實學。君自是日則幹蠱，夜則讀書，昏定率飲三盃，君止求小盃，置書燈上，至四鼓酒温，始一引而寢。奉親盡於敬愛，不忍頃刻違膝下。貧不足養，恐貽親憂，至躬負米之勞。中奉被疾，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既革，許誦《金剛經》萬卷，誦之

終身，至于倍蓰。自少攻苦食淡，忍貧自克，奉身至薄。至用於義則不吝，尤篤於友愛。伯氏多女，爲嫁其二，餘又厚助之。介弟寓江陵，遠宦相值，情好尤篤。見其子與能書，不翅身得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爲次子，即孝先也。其在平陽能聲已著，上司委以事，幾無虛日，訟者亦多自請求決。士民歸心，去而挽留，殆不容行。侍郎曾公逮自溫除漕，深知其才而薦之。大卿辛公棄疾帥江陵，治盜素嚴。有盜牛者配江州，吏緣其意，欲沈之江。君慨然稟白，公改容歎賞，卒俾如令。寸金隄去城二里，實捍大江衝突之患，歲役人夫數千，具文而徒勞。君調夫均平，躬自督課，增卑培厚，以爲永利。又以農隙修築沿江官隄，使前日巨浸衝決之地復爲膏腴。流移歸業，耕墾日闢，諸司公舉，具載實跡。南軒張公栻尤知君，引置簽幕，其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隨，有足嘉者。」榷酤餘杭，京尹尚書張公杓、韓公彥質更薦之，遂以更選。公餘任刀筆之須，談笑揮翰無難色。嘉興劇邑，且當孔道，牒訴山積。君以五鼓秉燭治事，遲明而畢，人歎其敏。既至長溪，辛公帥閩，以鬻鹽來委。君謂縣爲出産之地，開國以來未嘗與民争利，持不可。帥怒，易糾曹。比至，帥已釋然，不使就職，相與觴詠彌旬。會貳車闕，即以處君。其在山陽，尤悉邊事，帥漕總餉合詞，乞不次擢用。嘗論五事：一乞令楚州守臣仍舊節制出戍軍馬；二乞開壽河以爲山陽饋餉之備；三乞申嚴淮禁；四乞止用官會，不必再印兩淮鐵錢交子；五乞開淮東荒田，以實邊儲。習邊事者皆以爲當。思欲一登玉陛方寸之地，以吐胸臆，而所向不偶。性素剛，銓部偶有

漕幕見次，授之以歸。會閩中歲旱，白使長此不可謂細故，緇黄禱祈，亦置勿論。辯析滯訟，疏決岸獄，加以振貸，庶可感格。貳卿曾公炎悉從其説，隨獲甘澍。君位不稱德，其見於政事者止此。中奉《詩》、《易》皆有傳，先以《詩傳》俾某爲序而刊之，遺藁自甲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君之屬文，兼備衆體。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獻于闕下者，無慮千數。君進賦篇，無媿古作。尋有旨付後省看詳，取文理優長者十人以聞，給事王公希吕、中書舍人鄭公丙、季公木以君爲第六，觀者無不歎服其工。開府吴公琚倅京邑，監漕臺試，夢神人以黄牒書君之名者，不能遽識。明以語同事，俱異之。君時自平陽來試，吴得君名而喜，已而果在選中。比爲浙漕，君引夢事爲詩以見之，吴公加禮焉。君抱負不凡，動以古人自期，摽致甚高，不合於俗。每謂與其取美以求合，孰若行吾之志。宦雖不顯，而氣不少懾，所至放達，不暇商計。嘗歎曰：「識真者少，從古以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君御家嚴整，居鄉尚和。父老童孺相爲爾汝，非意相干，自能理遣。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言夜以一燈，使婦奉姑，别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客至則討論古今，觴詠奕棊，意殊不倦。客去則凝坐一室，多採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悟者，書之坐右。自號牧庵居士，不喜雜交，以傍人門爲耻。骯髒兀傲，自適其適。既不能少貶以求進，使得壽考，爲鄉里老成，夫豈不可？中更游宦，處此室廬僅十稔，而夫婦俱以喪歸，可哀也已。宜人世居台之寧海，曾祖熙，祖扆，父之機，起於富室，而温恭勤儉，無媢妬之私。事姑相夫，

婦道惟謹。君有幼妹寡居,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姑嫂相處無間,不願再適,同居二十年,此尤可稱者。君之成家出處無玷缺,内助爲多。年才五十有二,先君一年卒,七月二十有一日也。孝忠痛怙恃之繼亡,併求著其母之賢,亦君平時之所稱者。牽聯書之,以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矯矯囦明,天與令姿。學有自來,而文益奇。駢四儷六,篤論工詩。奏賦明光,大放厥辭。見於有政,精敏光輝。才高位下,知我者希。胸中耿耿,噤不得施。吾徒掌制,媿於先之。伉儷同穴,行道興悲。我銘其藏,慰爾孝思。

參議方君墓誌銘

余爲兒時,先光禄知烏戍,已知秀州史君方公之名。既冠,公守四明,才三閲月而去,民歌之至今。乾道七年,由永嘉郡文學爲秀之考官,公方奉祠居城中,訖事始得一拜床下,侍德容,聆教言,從同事者各詢其鄉里官所之詳。故家意象寬弘,歎仰前輩風度,以爲不可及。公既云亡,始識其子夷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貳司府,夷吾之子叔恭爲打套局,喜其有父祖之遺風,遂薦之,幸遂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聞夷吾以九月八日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既以二月甲申葬君于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禰塋次,以書來求銘。新浙西參議官王明清仲言實余所敬,娶君之女弟,既狀其行,又助之請。仲言有史學,書詳備,乃摭其實而系之銘。

君諱導,夷吾其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嚴之鸕鷀原。晚唐

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楷以進士起家，仕至駕部員外郎。生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禄大夫，君之曾祖也。妣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元修，朝請郎、大名府主管機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餘杭郡夫人。父滋，敷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越國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專城擁麾，幾徧東南，所至有惠愛。晚登從班，隱然爲一代名臣，及見正始，源流深遠，所交皆當世名士。在二廣八年，自趙忠簡公鼎、張忠獻公浚、洪忠宣公皓、李莊簡公光，諸巨公皆爲秦氏所擯斥，流散湖廣，或在海外。秦方興羅織之獄，急進者睥睨遷客，以爲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乏絶，不幸殁於煙瘴者，又爲津致北歸。旁觀者危之，曾弗之卹，竟亦不能害。此其最爲世所稱。君忠亶孝謹，目濡耳染之久，故濟物之心切。因得師承侍郎横浦張公九成，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山宗丞林公之奇游，講究精微，達識宏度，是以似之。局於名位，雖不得展布，而平生出處有可書者。紹興十九年，以郊恩補將仕郎，尋兩該恩例，循右從事郎。二十一年，差充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少師罷四明，寓姚江，不忍去側，自監潭州岳廟，凡兩任。孝宗登極，循右文林郎。乾道初元，少師出疆，以親屬恩，循右承直郎，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冬遭内艱。九年，丁少師憂。淳熙三年，監兩浙運司造船場。八年，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明年明堂大禮，賜緋衣銀魚。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十六年，光宗覃恩，授朝散郎。紹熙二年到官，五年差知沅州。

主上覃恩，授朝散大夫。請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三年，差知黄州，復請武夷之祠。久之，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而遂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御史中丞同之女，君之姑秦國太夫人所出，封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閨闈視以爲則。子男三人：長叔恭也，朝奉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次叔寬，宣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皆賜緋魚袋；次叔敏，繼季弟後，承事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女四人：長從釋氏，次適進士張淳厚，次適計詵，季尚幼。孫男六人：熙，將仕郎。點，將以遺恩補官。默、熊、照、然。❶女五人：長未行，次適承奉郎、知常州晉陵縣丞張佺齡，次許嫁四明史文卿，次許嫁進士李景藩，餘尚幼。

初，君在憲幕，王丞相淮爲使長，雅知君賢，君亦疚心恊贊，多所平反。德清縣鞫茹菜者數十人，請論如律。君究其實，乃鄰邑鄉民因售薪致競，爲怨家誣訴，兩造俱斃，案中皆牽連者。又婺有倡家子規富室之産，既已伏辜，而嚚訟不已。君悉白使者，平其獄。魯公大喜，欲以論薦，而君憂去矣。船場在華亭，造船本錢舊屬五郡，期會玩弛，歲額浸虧。君克勤細務，額既登足，異時闕廩貸物者俱償之。漕司於青龍鎮創許浦，移屯寨屋三百餘間，久之未定。君承檄定基，既便於事，請以所征商販木植爲用，尅日而辦，仍爲痛除重征之弊。武康密邇行都，易致越訴，君律身既嚴，剖決公平，不科罰一錢，寬猛得宜，訟亦衰少。縣出絲纊，賴以濟税課，郡利其羡，使別儲以

❶「照」，原爲墨丁，據殿本補。

俟命。縣無所從出，商人患苦倍征，旁出山蹊，公私交病。君請於郡，復舊規，蠲宿逋，申法禁，減則例，以招之。曾不踰時，來者輻湊，井邑亦爲之改觀。米運至豐儲倉，退卻至數百斛，典吏鬻妻子不足以償。君爲於他州賤糴，取嬴以補其數，又以餘貲代下五等畸税。義役良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規式，勸諭誠篤，民咸信之。追科不事鞭朴，間出郊野，食用百須皆以自隨，無纖粟之擾。於是争先就役，他縣至取以爲法。後有欲更張者，老稚叩閽幾二千人，竟仍其舊。嘗久雨，有怪民昌言水且大至，人皆悚懼謀避。亟捕至庭，焚其書，械繫以俟期。既不驗，杖而逐之。有訴夫久出不還，知其必死而迹不明者，君爲設方略，得姓徐者，一問即承，境内盜賊帖息。雨暘致禱多驗，洊值豐歲，上下熙然。寓客任公紳，諫議古之從兄也。靖康失母，長齋泣血以求之。虜歸我河南，徒步走北方，奉之以歸。孝行上聞，擢敕令所删定官，改秩主管官告院。母終廬墓，事之如生，與世相忘久矣。君訪其家，列其高節於朝，控懇備至，遂賜金紫，聞者欽歎風化之美。提刑劉公穎行郡，謂太守曰：「自蘇至此，惟武康無一詞至前。」蓋君專務行所學，視四境如一家，不表暴以取赫赫名，而民受實惠。便坐有梧桐瑞香，一日甘露降其上，晶熒潤液，挾日不晞。邑人聚觀，士夫形于歌詠者數十人。其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不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吴門最号劇郡，君闗決閑暇，貳卿沈公揆同里之舊，相得甚歡。外臺多屬公以事，無不得其平。兩攝郡事，尤爲得體。秩滿久滯逆旅，今丞相謝公深甫、大資政趙公彦逾俱在起部，亟稱公，始有沅州

之命。黄州陛辭，乞銓擇巡檢以備不虞，又論犯茶鹽之禁，多妄引仇怨與多藏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敷奏詳敏，上甚悦，皆見於施行。逾年會言路申七十之制，君官簿適及，即爲納禄計。再就祠禄，又授議幕，皆非其志也。吴門苦旱，嘗躬禱於横山龍母祠，有隨車之應。都城延燔之後，人情未定，秀亦連歲大旱，公憂惴尤甚，若任其責者。率里人禱於道宫，極其精誠，至四晝夜，雨爲霈然。既病，猶以裕民之要聞于廟堂，丞相擊歎致謝。少師在番禺，羅致洪忠宣公長子适爲屬，丞相文惠公也，仍命君定交，共處郡齋。文惠入相，然後引之，退然惟循塗守轍而已。入仕甚早，重去親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刲股以救越國之疾，執親之喪，號慕幾致滅性，皆人所難。誦《列子》如流，達其旨奥。尤喜讀《通鑑》，策其治亂源委，往往懸合。嘗論太湖高於運河，當疏霅川、浦漊之要者，庶無飢歲。後湖守得其説爲之，果有功焉。少師楊歷最久，非令甲當給者悉不取，閑居又戒與民争利。君守遺訓惟謹，歲歉或食不足，未始以語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如平生歡。苟非其人，雖强附弗與。年甫弱冠，夜聞有溺于江者，竭力拯之。從叔希文以窮來歸，少師解衣推食，君又爲畢其喪葬婚嫁事。隆興二年，虜犯淮，少師守鎮江，警檄交馳。君日視烽火安危之報，多至夜闌。軍士有失號者，法當誅。君默念之，尋訪而還其人。少師喜，爲似我也。明年凶荒之後，饑殍盈路，嬰孩悲啼不忍聞。君取道旁數十人育之，皆遂全活。既長，男女各有所歸，或詢訪其家而還之。好周人之急，假貸亦隨力而應之，施藥餌以濟貧疾，歲時酒炙以遺鄰

里。先有小圃，相羊其中，客至稱家有無，歡宴終日不倦。蘇氏女兄既寡，奉之盡禮。晚年姊弟合處，夫婦垂白，子孫衆多，簪紱滿前，雍睦之風，鄉閭稱焉。又以平日見聞爲《覺齋見聞録》。病中呼子弟，戒以孝弟保家，終制從約，書四句偈以見志。幼嘗有得於佛書，長從大慧宗杲游，且死猶誦杲舊所遺法語而逝，是皆可銘。銘曰：

惟方叔之在周兮，以壯猶而爲勇。子孫蟬聯兮，見衣冠之光寵。元英出晚唐兮，擅詩名而最重。六傳七傳兮，爲名臣於我宋。仰少師之深仁厚義兮，有盛德之邁種。禱祠求子兮，感精神於吉夢。君之初度兮，信釋氏之抱送。宇量是似兮，惟慈顔之是奉。孝弟根於心兮，利欲不爲之動。推是心以往兮，仁將不可勝用。源流老蒼兮，學無不綜。策千古之治忽兮，寤沖虚而成誦。小試雖不得騁兮，著聲望之已聳。片言可以折獄兮，幾空庭而無訟。蹇挽須與扣閽兮，何不約而有衆。致甘露之下墜兮，著碧梧而流湩。懷憂世之心兮，不敢諫而以諷。吐其一二以自見兮，言必有中。悲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慟。幸相從於九京兮，依上世之丘壠。詩以颺之兮，顧何取於折衷。尚後之人傳業兮，庶家風之接踵。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姜君子謙赴鍾離。既餞之，又爲考濠梁故迹，爲大篇以贈别，所以期之者甚遠也。明年冬初，其兄鈐轄子陽來見，涕泣而言曰：「鍾離弟將亡矣，以書來相報，亟往赴之。」袖出其書，言甚悲而不亂，謂得疾之不可爲而復甦，殆不可免，婦

弱子幼，非兄來不可。其末猶曰：「見攻媿尚書，爲致永訣之意。」某爲之失聲而泣，然猶冀其無恙也。未幾而訃至。比閒關扶喪以歸，往哭之哀，見其遺書一卷甚備，又曰：「求攻媿數語，以表吾墓。」其友袁木叔櫄又得書云：「欲懇攻媿求銘，而孤介能自植立，不肯頹墮，惟子深知我，望與發揮之。」嗚呼！子謙死生之際不亂如此，而何拳拳於我之銘！將葬，木叔爲述其平昔大概，文核而事實，子陽又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

君諱柄，子謙其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佺，故右侍禁、閤門祗候，贈武德郎。祖寬，故成忠郎、閤門祗候，贈吉州刺史。以靖康避地始徙鄞，今爲慶元府人。父浩，故武顯大夫，累贈和州防禦使，君既陞朝，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仁懷皇后姪也，封宜人，累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秩滿充樞密院準備差使。淳熙十二年，轉保義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宣奉公憂，服除辟差監婺州蘭溪酒庫。十六年覃恩轉成忠郎，紹熙四年轉忠翊郎。是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覃恩轉授承事郎。慶元三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巳疾卒於縣治，十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魏氏，丞相文節公母弟，知寧國府涇縣柖之女，封孺人。男一：煓。女二，長許嫁迪功郎、新黄州黄岡縣尉司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於縣之豐樂鄉東山唐家嶴之原，從治命也。初，姜氏之富甲於京師，而喜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聞，教子弟尤力。兵火流離，貲財蕩盡，銖積寸絫，以立門户。雖事力不及上世之一二，而儒風寖昌矣。

宣奉之弟諱濤，始登科於紹興十二年，終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君與四兄皆未出，模四取漕薦；棫蒙孝宗召對，特除閤職；樸雖抱疾不仕，其子有場屋聲；桐即子陽也，與君同升禮部。君最幼，一再垂翅南宮，必欲以科第發身。感慨奮發，蚤夜力學，不知飢渴寒暑。蚤宦嚌膚，洛誦不輟。謂事不成則無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卒遂其志，又與子陽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燧復躡世科，自爾兄弟之子薦漕臺、登胄監、入太學者相繼，實自君興之。在密院時，已名薦書，不以官卑而辭勞。近郡有禁卒犯階級而主帥不以實聞，君上書樞使周益公，謂：「軍政不修，緩急何以使人？」語苦切，益公大奇之。宣奉之喪，或言可免解官者，君曰：「吾忍爲此哉！」倚廬三年，哭不絶聲，不茹葷，亦不入於家。寺丞吕子約時仕于明，見其居處容皃，愀然動色，遂相與討論喪禮，洗末俗之陋。後數年貽書朋舊，猶曰君執喪有禮，足勉世俗，士友所共欽也。君資素警敏，初止鋭意舉業，年二十六七，翻然自以昨非爲悔，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折節虚心，親近師友。里社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遇之必斂衽求益，反覆叩請。其在蘭谿與婺女諸賢尤稔，陶染既久，懲忿矯薄，見於踐履，臨事規規典刑中，其進殆未已也。於潛巖邑，士風久不振。君之邑庠，爲選士之秀者補弟子員，每旦陞堂，講書校藝，皆有尺度。口授指畫，與士日親。期年而向學者彬彬然，鄉舉占名者三，而登第者二，尹光庭者名在第五。邑人榮之，相語曰：「贊府作成之倡也。」昌化爲隣，舊許民釀酒而輸賦於官，有議欲榷酤者，衆訴於府，尹以屬君。或謂出於朝旨，且欲以裨郡計。君

曰：「此實民便，安可漁奪？」卒免之，老穉歡呼，争繪像立祠，君力止其議。尹益重之，檄入僉幕，贊助爲多。君本以鍾離事簡而往，而訟牒紛委，不減内地。君疚心剖析，日力不足，夜以繼之。内和外剛，勇於爲義，人不能奪。有獄吏罪惡貫盈，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逮，已得其情，而輒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鞫而服。白於郡，竄之，遠近無不快之。或言在君左右者皆其黨，恐有爲之報者，君不爲動。吏民聳服，聲聞爗然。外臺多以滯訟相委，隨即剖決。總領韓公亞卿以文章政事科薦於朝，郡太守尤加敬異，應用之文又以屬君。體素弱，撫字已勞，而種學績文略不少懈，縣事畢舉，而君病矣。君生長膏粱，而丰度高勝，蕭澹清苦，無聲色之奉，又不喜飲酒。藏書數千卷，凝塵滿室，蕭然如物外人。即所居超蓮堂池西累石創亭，名曰「磻隖」，時從雅士徜徉其中，坐無雜賓。尤工小楷，作詩清婉有思致。文節公於詩少許可，閒居惟雪窗張武子爲山中客。碧谿泉石勝絶，君每至甥館，遇游賞，必參坐論詩。善與人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既侵，至相率寢食於縣齋，醫禬盡力。前數日，即命妻子治後事。已而屏人危坐，既爲子陽書，又書以與親故，人人致訣別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善者，大書數紙以戒其子。區處細故，纖悉明白，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薰染講切。見於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推見其所未爲者。其亡也，邑人爲之聚哭。喪歸，鄉曲無不爲之痛惜者。哀哉！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邪？躬行自立，疾没世而無稱邪？以其學力致其身，起其

家，施於政事，末而見於死生之際，足以不朽矣，而何待於余之銘邪？余方畸於人，無用於世，吾何足爲九京之重輕邪？顧言猶在耳，遺墨未乾，余不得而默然。悼痛之深，將何時而卒邪？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碩，字興祖，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於用，言議亦無以表暴於外，躬行于家，里閭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之赤隴。楊敬仲簡既識其壙，袁和叔燮又狀其行。樓某納交既久，君之子若孫請銘。銘曰：

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曾祖曰簡，隱德自高。祖暐漫仕，韶司户曹。財雄一鄉，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嵩儒科，晚仕不顯。節度推官，官止清遠。母也馮氏，賢如軻親。君少挺特，篤於自信。講學至勤，求友至切。質疑請益，甚於飢渴。網羅百家，博覽彊記。或問所在，開卷指示。儉不苟費，傾貲買書。手不停披，萬卷有餘。尋得目眚，謂當佚我。使人誦之，竦聽無惰。君之讀書，根本經學。久而愈明，自詳趨約。恭敬誠慤，檢柅此身。劇暑甚病，飯必冠巾。心若無倦，形體自攝。聖學之要，正在兢業。人靈於物，知反爲累。吾有知哉，道斯可致。執喪盡禮，水漿不入。祭祀必齋，箴規汲汲。救人之失，退無後言。謀人必忠，赴急必先。清心窒慾，不作無益。聞過則喜，改無

難色。嫠不恤緯，惟時是憂。賢否用捨，如身戚休。禹功萬世，予獨何人？究觀聖心，專在爲民。敬奉遺體，不敢不懼。涕唾不輕，爪髪藏去。克勤小物，動有彝則。端勁小楷，見之心畫。誦言行録，自深媿怍。詠康節詩，如在伊洛。躬行于家，是亦爲政。恂恂二子，處恭事敬。伯曰惟忠，叔曰惟孝。字之以全，義方之教。叔既登科，伯亦舍選。人謂君家，慶由積善。伯也忽焉，人疑于天。宗一繼進，才閲三年。夫人曰任，克相夫子。叔官從政，司越之理。孫主邑簿，宣之旌德。次傳省任，不渝淳則。壻曰周焯，僅試一尉。次曰楊忻，孫女惟二。祖葬豐林，遠七十里。願依九京，今從其志。君病病矣，呼友執别。神氣泰定，怡然不屑。收視云久，已無晝夜。今忘生死，安有怛化？君則無憾，士友盡傷。尚其不亡，視此銘章。

戴俊仲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蓋士夫之淵也，職于學者多佳士。而戴君俊仲爲録，以文行爲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爲詞章，詩清婉有思致。性質粹温，不得而親踈。久處庠校，與之議事，詳審而寡失，故尤與之密。君是時已嘗薦于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文學，尋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光堯慶壽恩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假守，真欲下榻以禮孺子，避堂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末疾，監潭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徒有室邇人遠之嘆。十六年，既以光宗覃恩循從事郎，余以八月去郡，聞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享

年六十有八。娶陶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無間言，後君十五年卒，實嘉泰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八十。男二人：誠之，爲郡直學。淇，爲太學生。女六人：長適張涣，次適諸葛詵，次適包暹，次適迪功郎、廬州州學教授張泳。次爲尼，名法壽，住處州回向院。幼適王廷碩。孫男三人：橚、杕、復。孫女五人。君之喪，以紹熙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鄉湖嶼之原，夫人以開禧元年仲冬合葬焉。君方領袖諸生，時誠之已能屢試上游。淇雖幼，亦秀爽可喜，與余諸子同研席。雖嘆君之滯留，庶二子之奮發。今誠之亦困於場屋，淇在上庠，尚可望也。公之初喪，二子來求銘，久而因仍未就。夫人既祔，又以請。余投閒多病，又復許久。杜工部既葬四十年，其孫過江陵，謁銘於元微之，一日而成。余既許君之銘，二十年而不就，有媿多矣。君性孝友，幼失怙恃，語一及則痛自惻悼，至欷泣不已。弟一飛夫婦蚤没，力貧治葬，撫愛其子女如己出。開門授徒，席下多名士。郡延之學，後進皆知所矜式，至今猶推淵源所自。而卒不偶，玆非命歟？《經解》三十卷，文集號《横蕩類藁》，五十卷，藏于家，後人尚猶因此以見君之大概云。俊仲諱厚，又字長文，世爲鄉之著姓。曾大父天休，大父臨，父端夫，俱隱德不曜，後其有興乎？從兄之子溪、闓之俱擢儒科，溪有盛名，今爲兵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在君諸生中尤傑然者也。銘曰：

嗟嗟俊仲，鄉之勝流。學博文優，衿佩從游。坎壈半生，不忮不求。命也奈何，何所怨尤。我銘雖緩，尚銘諸幽。後有知者，其惟《春秋》。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端拱二年至乾道末，登進士科者幾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以第一人及弟，實爲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褎然之選，意必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已。君字洪卿，世家吴興，後徙于明，明今爲慶元府。曾大父阜，迪功郎、容州司户，輕財好施，創必慶堂於城南，延師以教宗族之子弟。於是姚氏後又有曰大任、曰持、曰孚者，相踵擢弟，遂爲聞族。孚即君之大父也，尤号博洽，三與計偕，入太學。宦情素薄，再調和州録事參軍，遂致其事，終左奉議郎。父孝全，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母宜人楊氏。君在髫齔，嶷然已有成人風。五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能屬文。試郷校占前列，郡博士疑之，别命題使試於前，應手成章，時號神童。師事屯田鄭先生鍔彖年，能自刻苦，洛誦多至徹旦，幾忘寒暑飢渴。經史百氏、傳記注疏，下至稗官小説，多所貫穿。大書《論語》置几案間，又取二程、上蔡、龜山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説，決擇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體簡嚴，自出機杼，有以爲後時者，曰：「是有命焉。」由漕臺試南宫，參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以宗伯知貢舉，得公文奇之。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學》之旨，幾數千言，未論敵國事宜尤備。孝宗皇帝以其議論正大剴切，親擢首選，而戒勿版行，蓋不欲傳於外也。聞喜宴御書《旅獒》篇以賜。授承事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特命員外置。力祈寢免，上嘉歎而許之。皇子魏惠憲王鎮吾邦，欲侈其盛，命

以騶哄皷吹迓君，而扁舟已歸郊居矣。祖妣史氏，蓋太師文惠王之姑。時文惠再相，侍立上前，一聞臚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方知樞密院，問與公何物，文惠道所以，且盛稱其賢。魯公鍾愛一女，託文惠以締婚焉。魯公後因對及之，孝宗曰：「策中用趙逢墜馬事甚佳。」乃知簡眷之深也。七年之官，龍圖鄭公伯熊爲守，相得歡甚。繼之者治尚嚴，君能濟之以寬，乘閒語之曰：「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則邑十之五。吏曹以爲利，懼民之不堪也。」守感其言，爲之霽威。歲適大旱，榷酤之課不登，逮治苛峻。君緩其期而蠲其無所從出者，人心歡然，甘澍隨應，邦人尤德之。八年被召，有旨引見，以未經審察，辭不敢當。次日遂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敘謝，繼論治體切於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讀未終，玉音琅然云：「道理當如是。」又論義倉等利病及守令久任，上皆嘉納，除祕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胥史例以雌黄塗數字，請書其上，以應故事。君不欲循襲，非手校真有譌舛，不下筆也。時言路多選於館中，頗有饋遺，君不啓書，加以緘封而還之。魯公當國，引嫌丐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不果。館閣皆一時名勝，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用「風流半刺史，清絶校書郎」分韻賦詩以送之。仲冬奉二親以行，會郊祀，以曾任館職恩封及親。吴門一都會，地大事夥，關決無壅。吴江民交訟久不決，部使者以屬君。邑以其人素不可追，君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正以制豪彊耳。」窮竟黨與，卒究其獄，一郡竦服。君自念蚤以大魁丞輔藩，歛藏淵靚，若

無所能爲者。間有所爲，❶亦不欲人之指目爲能也。不要名，不混俗，無所阿附，名齋曰「迂」。嗚呼！可謂深藏若虚者矣。十年，禱旱勞悴，感疾以終。年才三十有四，官止宣教郎。屬纊之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養不終爲恨，實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一女，在二子之間。君未第時，欲卜築於鄞之陽堂鄉延壽山，至是遂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妻以丞相恩封孺人，於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母，誓不背姚氏。却鉛華不御，賦《柏舟》之詩，撫教其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歲時供婦禮，無敢慢。嗚呼賢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弟無間言，後諸昆弟遵秦國夫人之命，以遺奏恩予元特。未幾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今俱爲迪功郎，調饒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壻于外家。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之孫、新吉州通判檝之子也。孫男女今各二人。

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之喪，已能悲慕盡禮。大夫素嚴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愠色，至閉户自檛，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解帶，藥非親嘗不進，祈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力之盡。平日動以古人自期，文詞之作尤爲精敏，他人汲汲不能發舒者，下筆輒過之。掩抑覆護，不欲衒耀，而自不可揜，真如其爲人也。裒爲家集十卷。方在甥館時，諄諄言宰相之職惟進賢退不肖，昔王文正在位，憸壬豈能悉去，不以爲憂也，惟多引諸賢使不爲小人所勝耳。因密疏賢才三十餘人，雖不及盡用，終多爲知名

❶「間」，原作「聞」，據殿本改。

士。君之志豈小哉！體瘠神清，人以爲似文惠而與魯公，真有冰玉之譽。出門軸折，此識不識所共歎也。開禧三年，君之二子踵門泣曰：「先君之葬，時兄弟穉幼，未及銘墓。念不可以無傳。」又以通判贛州袁君燮所作行狀爲請。余尤哀其意，爲之銘。銘曰：

人之生子，惟恐不敏。敏而好學，乃善之盡。既敏而學，又或恃才。浮躁衒露，爲身之災。猗歟洪卿，實具才美。蚤冠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在躬。文惠是似，清如魯公。天胡不仁，蘭摧玉折。二親俱存，共姜守節。有子競爽，志於家傳。不在其身，天其舍旃。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晉公、魏公益顯，占籍京師，号三槐家。魏公之兄諱懿，仕祕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爲夫人之曾祖震，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妣潘氏，越國夫人。祖仰，尚書金部員外郎，贈太中大夫。妣閻氏，碩人。唐氏，淑人。父從，知信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太中建炎避地來明，後遂葬于鄞，正議定居桃源鄉。夫人生於紹興八年十一月，年十九歸于向氏。文簡公八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五世姪，名公援，字伯劭，太府卿兼權兵部侍郎士偉之子也，終修職郎、徽州司法參軍。夫人金出也，幼失所恃，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長。淑人爲質肅公之孫，有家法。

夫人習熟閫範，動以爲楷。至疾革，猶以祖母爲言。逮事侍郎之母游碩人者一紀，曲盡誠敬，寢疾歷歲，奉養無怠容。侍郎季女適仇氏寶學悆之孫由，尉贑之會昌，夫婦俱喪，一子伸孤立。伯劭與夫人既經紀其家，夫人又以幼妹歸之，以振仇氏之門。侍郎之薨，有女才七歲，夫人拊愛，教以婦德，擇曾文清公之孫樵以歸之。伯劭友愛素至，介弟登仕郎公擢蚤世無嗣，其婦高氏嫠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仲孫大年爲之繼。以其長女歸高氏兄子鋭，賴其經理之助。次歸蔣興邦，亦名家子也。伯劭晚有女，甚愛之，夫人篤於手足，議以歸仲弟涵之次子概。涵授樂清令而不禄，資送加厚，過於己出。伯劭先娶栝蒼葉氏，僅閲歲而亡，❶寄葬山寺。夫人爲繼室，略無諱忌，上冢修祀，如奉其先。伯劭將葬，謂二子曰：「葉無子而又別葬，若不舉以同穴，則後日必寖致廢禮。」遂合祔焉，此尤人所難能也。伯劭嗜書，手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其寒煖，不以俗務累其心。及其亡也，治葬送、撫諸孤益謹。家政米鹽靡密，井井有條。平居凝重，語笑不輕發，闔門幾百口，内外肅然。歲時姻族會聚，始假借顔色。雖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苟有過，惟恐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義，旁通醫卜之説，又善攝養，少病疾。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爲，實開禧三年二月戊午也。二子：之邵、之翰。二女：長適甥王蒼舒，次即概也。孫男四人：大成、大卞、大方、大應。女二人：長許嫁蒼舒之子、將仕郎簡，次尚幼。將以五月甲申祔于雙鴈鄉蓮峯之原司

❶「亡」，原作「止」，據殿本改。

法之墓。始余妻祖尚書公俣上世由大名徙宛丘，自晉公分派，故南渡以來，與三槐通譜。二王氏、向氏皆居明、越間，夫人之弟柯山使君淹又與余締婚焉。於是使君哭女兄甚哀，以書來曰：「自涵弟云亡，與吾姊相倚爲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專以謹守學業、不辱門户相勉，罔敢怠忽。今捨我而逝，人皆謂其令終。吾今獨存，何以善吾後？寃乎痛哉！吾姊夙佩慈訓，善學力行，遇事處決，有大丈夫所不及，某實敬畏之。與君姻連，必亦稔聞。爲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乎？」余姑之夫太府卿王公正己與信州爲莫逆之友，每稱伯劭風度之佳，記問之博。一日見伯劭於鄞簿廨舍而不值，夫人相見於碧梧軒，縱談家務世故及伯劭所職，纚纚移晷。卿退而語某曰：「吾與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其女之慧，亦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嫺於辭令者所不逮也。」蒼舒及簡又尚書之孫曾，余以故屢獲升堂，辱延遇，益信卿公之言，敢併敘之云。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贅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賢甚悉。方與四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邵武貳車，忽一疾不起，遂以朝奉郎致仕，識與不識莫不痛之。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其母太孺人張氏繼卒于家。季和之兄應符遣其子祖祐來見余，曰：「祖父雪齋之亡，季父嘗持故國子録沈君煥所狀行實，乞銘於晦

菴朱公。公許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今復見之，恨不及展龐公之拜。銘文見屬，其何敢辭？』既而公亡，迄不果銘。今不幸祖妣繼季父以逝，顧當今孰能繼晦菴者？敢泣以請。」余以衰病掛衣冠，而迫於上旨，收置北扉，震懼固辭，不獲命，念季和之交誼，又不可以固陋爲解。讀其所示事實，見雪齋七十歲時倣程公太中自誌其墓，有云：「雪齋野叟孫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也。族緒寒微，難援譜系，但聞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予祖爲長，諱政，孝慈馴善，鄉黨稱之。生四子，長從釋氏爲昇師，次爲十伯父，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諱子全。昇師持苦行而有高識，兼通儒書，喜聽賢士大夫語。歸葬父母，守冢三年，則聚諸弟之子，躬授《語》、《孟》、《詩》、《禮》，蘄變其家爲儒。已而予生於政和甲午八月辛未，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於鄉先生胡定翁家，聞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號噎奔喪，哭臨以時，孝悌之端發於天性，衆稍驚異。其後兄常携寓鄉館，側聽講説，文義粗通。然退侣燕朋，弛怠不進。十四五潛喜哦詩，兄使誦杜集，頗費日寡益。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哀痛之情如失乳哺，如割肺腸，倀倀無相，幾不自立。因從畏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迫於凍飢，踵兄故步，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經史注疏且閲且抄，不敢荒逸。竊志古人，務爲實學，時文非其所好，而又無師，屢試不利，決意退藏。尊拜先聖，覬扶吾道。晨誦《孝經》以致時思，人多非笑，不之恤也。壯室張氏，既得三子，捨館歸

訓，鬻田就竭，人不堪其憂。五十九歲始幸小子應時試入太學，閱三載遂叨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厠鄉選。予於是家居寡出，諸兒分寓，歸辦菽水。今既七十，已隨應時滿尉黄巖，還鄉閉門養痾，不交人事，挾策自適。凡予自少至老，備嘗艱阻，不可具言。初侍所後母陳氏，遭義兄陵暴，慨然景念孤臣孽子，竊以舜、曾、閔爲師，承意調諧，各終其世。紹興乙丑，仲兄有重罪，予未諳律令，以身援之，幾併坐縲紲。偶值星變，原赦俱免。其他困阨危難，苦心衡慮，改過遷善，迄能自持厥躬，不見薄于鄉里。吾家父行享年多止五十，今幸同産次兄七十有七，與余白髮相保，夫妻兒婦歡聚無缺，捫心感舊，粗足樂矣。然余所以行己立心，不忘恭敬，近而冠屨，微而紙筆，未嘗輒輕易服用。常謂不能動天地不足以言誠，不能正室家不可以爲道。故其在畎畝，未始一日忽忘君民。對妻子唯恐食息僣違禮教，一言一事必求合於人情，可無怨悔者而後出之。其受人子弟之托，教之不啻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與人交不敢失信廢禮，受侮不敢争忿蓄怨，平居確意，安貧守分，不萌非義之求。聞人有善，心恨弗及。見人之惡，口不忍言。自信不移，量力而動，平生謹畏，求寡乎愧怍而已。噫！使予少年微有依怙，不歷屯剥，壯歲室於理性，不明否泰，未必能操心慮患，固窮順命，亦何以至於今哉！凡吾子孫勿墜家學，推本源流，念之敬之，此吾之實録也。」

余三復而嘆曰：嗚呼！其可謂躬行篤學、樂道知命之君子矣。凡君平生操履大概已見於此，而國録沈君所狀尤爲詳備，余復何所措其辭？至於蓬藋之居陋甚玉

川，而門堦户庭咸有銘勒；簞食菜羹終食不飽，而絜齋整齊如對大賓；子良婦教，孫枝競秀，家法修明，門雍户肅，下逮僮僕，舉訢訢也。其遺風餘範，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其典刑矣。初，君以淳熙十一年太上皇后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年上皇再慶，進承奉郎。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于泰州海陵縣丞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後應時陞朝，累贈承議郎。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嚞，大父儼，父日休，封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君四年卒。次曰應符，次即應時也。一女未嫁而夭。孫男三人：祖祐、祖詒、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宣教郎、知婺州義烏縣丞胡衍，次適里士胡伯韶，次許嫁四明沈嚴曾，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珍、曰玷。君初葬于燭溪湖潘山之塢，穴頗不安。季和之亡，得吉卜于新奥竹山，始遂遷葬，今將以嘉定改元某月某日奉太孺人之柩祔焉。太孺人質性莊重，雪齋動以古人自律，孺人事之如賓，終始若一日。季和宰平江之常熟縣，號難治，吏民歡服。既滿，横爲郡將所捃摭，困阨兩朞，至開人使訴，卒無一詞，猶被鐫降。孺人曰：「但不得罪於公論足矣，窮達非所計也。」閑廢累年，方權臣用事，不肯附麗求進，菽水不繼。族黨姻舊皆勉以禄仕，孺人獨未嘗一語及之，曰：「使吾兒失節以爲養，不如粗糲之爲甘。」蓋不如此不足以配君子，不足以生賢子孫，不足以成禮法之家也。季和不幸，出門軸折，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孝友以承先訓，後其有興乎！銘曰：

德在陰，報必明。活千人，後必興。天人間，響應聲。有篤行，出志誠。子必賢，

家必名。偉孫君，真不朋。動以禮，善服膺。不愧怍，無虧成。廟之璉，壺之冰。行於家，森典刑。噤不施，閟幽扃。過者式，視斯銘。

贈金紫光禄大夫姜公墓誌銘

公諱浩，建炎、紹興閒來寓四明。至十年，歲在庚申，公之弟濤以流寓名薦書，十二年遂登進士弟。人争曰：「是東都大家，能以舉子業致身於兵火流離之餘邪？」惟姜氏當承平時，富盛甲京師，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聲勢翕赫。而最重儒學，藏書築館，延太學名士以訓子弟，禮意隆洽，賓至亦留設盛饌。參政簡齋陳公及一時勝游皆求閲未見書，或登科以去，又請舉其友若昆弟。題名家塾，多有顯人。如參政謝公克家、侍御江公躋、待制高公至臨、少卿汪公思温及其季吏部思齊皆在焉。積而至此，以起其家。公盡室南來，弟猶未冠。公方急禄，每以未能卒業爲恨。獨任家事，勉其弟力學，撫育訓導，儒風益振。二十九年，其長子模中浙漕舉，至于三四，汔不弟。又二十年，曰桐、曰柄、曰煁、曰焕、曰光等，相繼糸上禮部，入太學，而柄與光同以紹熙四年賜弟，遂又繼之，皆公之子若孫也。噫！亦盛矣。公字浩然。曾祖德安，杭州助教，贈忠翊郎。祖侁，右侍禁、閤門祇候，糸贈武經郎。父寛，成忠郎、閤門祇候，糸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娶朱氏，封宜人，糸贈和政郡夫人，少師孝莊之女，視欽成皇后爲祖姑，又仁懷皇后之姪也。宣和四年，少師以郊祀恩奏補承信郎，調監平江府都税務、福州鹽税務，改明州市舶務、行在草料場、

嚴州在城都税務、臨安府比較務、點檢户部贍軍酒庫所羅場、行在左藏庫，再任京畿第二將荆湖北路安撫司準備將領，改兩浙東路兵馬都監，駐明州者四。一改婺州，尋除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升馬步軍副總管，駐明州，秩滿改福州。踰年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又任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滿納禄，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七，積官至武節大夫。始夫人先公十年卒，葬于慶元府鄞縣豐樂鄉東山之原。明年二月庚申，諸孤奉公之喪合焉。男六人：模，故忠翊郎、監建康府户部贍軍酒庫所羅場，贈通直郎。棫，以召對職賓贊，終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兩浙東路兵馬鈐轄。樸，以疾不仕。桐，武翼大夫、新權發遣郴州軍州事。柄，故奉議郎、知濠州鐘離縣事。林。女六人：長適故朝奉大夫、知泰州司馬儼，次適武節郎、新東南第四副將紹興府駐劄董璆，次適奉議郎、知嘉興府海鹽縣事史彌謹，次適國子進士樓溱，再適儒林郎、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王深，二蚤亡。孫男一十人：❶炳。燁，武經郎、新特差充殿前司書寫機宜文字。煁，故承節郎、閤門看班祗候、監饒州在城商税。煥，故從義郎、監兩浙轉運司婺州蘭谿酒庫。光，奉議郎、新通判婺州軍州事。燧，文林郎、監泰州角斜鹽場。焯。爚，國子進士。烮，國學生。煒、煓。熠，國子進士。焯、燔、焴、燐、焆、熑。炎，承信郎。孫女九人，修武郎、新監湖州在城都酒務宋克明，太學生汪祥，進士陸杓，迪功郎、辰州司户參軍司馬遂，奉議

❶「孫男一十人」，下文列一十九人，疑「十」下當有「九」字。

郎、知江州彭澤縣事趙希蓁，迪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主簿黄夢與，史挺之，承信郎、新監撫州户部贍軍酒庫王堅，迪功郎、新嚴州淳安縣主簿趙希忩，其壻也，餘在室。曾孫二十一人：❶埏、垓、填、垕、埜、壄、坰、奎、坡、塾、增、堂、坒、墅、基、墉、壁、至、壆、堅。曾孫女十人，適進士何沖、朱中庸、顧大聲、國子進士趙時古，餘在室。

公少警敏，及見前輩，篤志問學，書傳多成誦，尤熟老莊之書。人但知爲佳子弟耳，家在汴都外城，一旦碎於兵燹，至京口遇潰兵劫鹵，忽爲窶人，吉州旋即世，聚食數十口，皆仰給於公。甫冠入仕，厲志官業，動有可稱。虜將陷平江，郡人驚奔而閽者阻之，公叱使開關，去者不勝計，公殿後幾不免，人皆德之。及掌榷酤，請創糴場以供酒事，貸本錢於版曹，要告身爲質。公以文書銜袠而進，即命公爲之。定糴價三等，比時估爲高，初亦罔測。未幾米商輻湊，價日以平，歲終會其息至百萬緡，衆始歎服，至今遵用焉。孝宗登極，婺以犒軍稍緩，口語籍籍。公禽治數輩，無敢譁者。所至總戎有律，閲武有程，慢令者豪髮不貸，行之以公，人自畏讋。所事帥守魏惠憲王、崇憲靖王、丞相梁儀公克家、參政周公葵、給事吴公芾、敷文閣直學士俞公俟、龍圖閣學士趙公子濚，皆深相器重。樞密胡公松年守姑蘇，擇官寮十人，日供故事。右列中惟公得與選，所陳又能切中時病。仕於明最久，詹事周公操、朝請莫公伯鎔俱嘗同寮，相與素厚。莫公諸子皆爲清望官，公至必使環

❶「二十一人」，殿本作「二十人」。按下文所列爲二十人。

立以侍。中書舍人濟來爲長史，以父執致敬。周公爲御史，露章推薦。太師史文惠王、丞相王魯公、周益公皆稱於朝廷，諸子出仕猶賴前數公提挈之力。觀其所與，則其所存可知矣。前後以見辭五對清光，奏陳多合上意，有老成更練之褒，遂賜横帶。入仕幾一甲子，吏考十之七八，終始無玷。臨機健決，不問劇易，遇事風生，以智爲樂，談論亹亹，音吐洪暢，聽者忘倦，此皆出於天資。惟是生長富貴，既更世故，遽能率家人刻苦廉介，有寒素之所不及。田里細務詳練通曉，尤爲難能。少有至性，母恭人郭氏疾革，刲股以進。友愛宗黨，初以銖積寸絫漸爲温飽計，會從弟迫於官逋，舉以濟之。季父客死江西，又無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之側，歲時祭享。族人之廢祀，必徧及之。弟妹昏嫁，身任其責。一介不妄取予，性實好施，推其餘以周人之急，亦所不靳也。宫教濤出繼伯父，既定居吾鄉，買地城北，分東隅與之築室比鄰，人羡其雍熙之軌焉。舊學不忘，時有清新之句。自爲上梁文云：「思舊隱於夷門，不堪回首；築新居於鄞水，粗可容身。」此特其一班耳。專意教子，不以家務嬰其心。夜或焚香危坐，使之誦習，率二鼓而罷。模、柄之預薦，棫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在嫛時，東萊吕太史未弟，公知其賢，遣二子從游，模與之同中漕薦。既即世，子孫益守遺訓，雖事力不及盛時一二，而文風彬彬，遂爲儒家。始以次子封武顯大夫，絫至和州防禦使。柄陞朝，改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禄大夫，足以信公之志於泉下。後裔方興，殆未可量也。奉佛素謹，《楞嚴》、《法華》諸經，夫婦繙閲以千萬計。入閩，積俸置《大藏經》，歸

寘家舍。結字端重，雖薄遽中，家書無一筆行草。手鈔内典數十軸，首尾如一。從妹歸丞相壽春魏文節公，平昔相好。爲堂西偏，藕花盈池，丞相名以「超蓮」，書扁以遺之。既屬疾，掛衣冠，杜門自頤。家庭孝謹，調娱藥餌，久而不倦。多拱手默坐，閒乘安輿致敬家廟佛像。一絲不掛，汔以壽終，可以無憾矣。某汪出也，外祖少卿兄弟仕京師，同爲王府贊讀。既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先妣吴國時猶未笄，能備言公家風範。相依下汴，初寓浙右，數困寇攘，其卒來鄞，蓋以外祖爲歸也。外祖尤顧舊好，經理不遺餘力。既命伯舅娶公之女弟，而宫教洎文節公與伯仲二舅同在家塾，訓飭如一。四人聯捷薦書，自爾姻婭如朱陳然。某以外門之故，得從公游，又與諸郎共學。仲舅尚書狀公之行，蓋嘗助之屬藁。今二十餘年，母氏、舅氏俱即世，而棫、樸、柄、煁、焕、剡、焯亦皆亡矣。郴陽泣謂某曰：「先銘未立，日夜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無幾，捨君無有知先人之詳者，敢以請。」某撫事感慨，又嘗銘其二兄及鐘離之墓，不得辭。銘曰：

大嶽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益大而昌。延招名儒，談經左塾。典刑具存，燕及嗣續。矯矯姜公，克荷克承。艱難百罹，既踣而興。才有餘刃，仕一甲子。黄金横帶，晚克知止。積善餘慶，遺訓有傳。踵登賢科，儒風蔚然。東山之原，松柏斯兑。銘以表之，其興未艾。

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於西周王子朝，漢有錯爲御

史大夫，元魏有清爲樂陵太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杲。或謂其家有劉元德起兵時錢券，則其傳世遠矣。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内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汴、鄭、澶、濟間。南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實皆出於昭德，無他晁也。君諱某，字某，生於濟之任城。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禄大夫。祖端義，奉議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考巽之，超然不仕。妣閭丘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於孝友，嘗刲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年踰强仕，從叔侍郎濟陽侯謙之以郊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爲沅州司法參軍。君宦情素薄，而臨事殊不苟，率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强犁人之墓，冤訴莫直。君爲得遺骸於田中，遂伸存亡之枉。廣昌令以匿寇事攘富人之貲，骨肉駭散，凍餒於外，獄久不決。君受責欲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實聞，而還所籍，其家優裕如初。居沅才粲月，有冒官稱者，守意希賞，抵以深文。僚吏和之，君獨不可，守數諭意不爲動。善善惡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而起居如平時，忽趺坐而逝，安静不怛。不惟積善之報，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宜達而沈下位，宜壽而止六十一，實乾道元年正月三日也。娶姜氏，蚤卒。子五人：子騫、子與、子思、子游、子冉，文學才幹俱有家法。三女，壻通直郎趙某、沈忠恕、杜雋，皆世家也。孫男八人：百源、百則、百海、百制、百利、百禮、百揚、百順。女六人。曾孫二：世黻、世表。七月朔，歸至寓居撫州金溪縣。十月二十六日，葬君于臨川縣崇德鄉崟峩山之西。敷文閣直學士公武，君之弟

行，嘗狀君之行事。至開禧三年，凡四十三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孫亦亡二人矣。百海游鄞，求銘於某。老矣學落，何足以發幽光？獨念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獻相傳如昭德之晁，則又鮮矣。少時及識敷學風采，服其該洽。其誦君之賢如許，以託名不朽爲幸。銘曰：

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晁之在漢，實配于董。至宋益大，名勝繼踵。法藏耄智，讀者皆竦。濟北嵩山，詞采泉湧。恂恂法曹，典刑莊重。以君之才，卒於流冗。我思前良，託名爲寵。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❶

四明樓鑰大防

墓誌銘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❷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莘除直秘閣，❸蓋異恩也。始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闕，海内雲擾。建炎二年寇蹦江右，叛將大盜蜂起。公之生纔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公既省事，自念生長兵間，欲得盡見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間，具列事實，制敕、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掇無遺，成二百五十卷。又有《綱目》一册，併藏于家。至是史官方修《高宗皇帝實録》，修撰楊公輔率同寮十人奏乞取公所編之書，仍下臨江軍給筆札抄録以進。十一月，史官又奏其書有補于史筆爲多，仍薦公之賢，大略云：「廉静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命。又奏所編書目内有百餘家館所未備，復命録其全書。諸公欲相挽一出，與同

❶ 本卷端原闕，據底本目録及體例補。

❷ 本題及正文「故有是命」以上二百八十七字，原闕，據殿本補。

❸ 「莘」，原作「華」，據《宋史·徐夢莘傳》改。

筆削，有諭公者，答曰：「此書本不爲進身計。」力辭之。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所居闢一堂，取詞命褒語，扁曰「儒榮」，以侈上賜。樞密劉公德秀爲之記，待制楊公萬里爲之銘。少傅周公必大、端明洪公邁而下，賦詩者數百篇，遠邇流傳，而公之名愈顯矣。公字商老，清江縣人。曾祖用和，祖士穩，俱不仕。父世亨，累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俊敏篤學，至忘飢渴寒暑。讀書過眼輒不忘，通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該綜。作文皆有根據，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赴。調鬱林州司户參軍，到官未幾，又以母憂而歸。後爲江陵府司户，任滿闢陞左從政郎。乾道四年，外移南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華州雲臺觀。紹熙元年，授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沖佑祠，引年致仕。六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幾五十年，閒居之日爲多。南安官舍素在城外，請遷入以附校官。建雲漢閣以奉御書，立濂谿、二程先生祠於左，劉元城、張横浦先生祠於右，自爲之記。參政龔公茂良時帥江西，讀而善之，以講筵官薦。湘陰並湖，少田多盜，帥括盜耕湖田者悉輸租，號增耕稅，他邑或移别賦應命。公恐重困吾民，謂邑無新田，稅無從出。帥盛怒，移湘潭丞，仍窘摭邑事，無可疵瑕者，卒免於行，更加禮焉。增葺學宫，嚴設祠像，祭器書籍以次而舉，選士主之，湘陰於是始興於

學矣。朝廷議更二廣鹽法，遣浙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銜命與二漕臣集議境上。西漕王公正己以公審知利害，邀至蒼梧會所。公謂：「二廣事體不同。使者徒見東路郡多瀕江，可通客販，固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近江者少，道阻運艱，客販不通，價必騰踴，郡計不給，重爲民害。郡有兵吏可役，民不告勞。若止循官般舊法，初無抑配等敝，公私俱便，可以經久。」衆不能奪，胡亦是之，議定而去。將入奏，爲主議者所訹，畏罪希進，盡變其説，擢爲東路提舉，旋升西漕。侍郎詹公儀之出鎮桂林，共行客販之策。盧公或以賓州奏事，必撼成説。熊武憲飛素不快於公，二人從而甚之。熊上悔舉之章，公遂罷。不三年，二廣之害果如公言，民食貴鹽，富商至破産喪生。胡憂懼至死，詹亦得罪，復行舊制，至今便之。

周益公當軸，謂公前謾未直，公答以事久自明，不待辨也。歸而悼亡，連喪子女，宦情愈泊然矣。楊誠齋挽使造朝，薦進甚力，廟堂將處内郡，止求議幕。荆帥樞使王公藺移鎮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公。經時而侍郎袁公樞始來，知公止請上幕俸給，盡以三月帥俸歸之，又力辭，尤歎其廉。既而從母之子侍郎彭公龜年爲帥，公去替止半年，法不用避，公乞祠以去。彭公餞以詩云：「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嚴。」年雖已高，手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醫録》、《集僊後録》各三册，《會録》四册，皆以「儒榮」冠其目。家有萬書閣，籤帙甚整。能視細字，如年少時。事親盡孝，祭器封鐍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祀禮式。又揭「百不憂堂」，以志義方之効。閣前亂石森立，石間多紅薇花，若張錦然，號「紫微洞天」。

勝日深衣坐閣下，二鶴翔舞于前，殆神僊中人也。弟妹四人，弟得之亦休官而歸，時節聚會，子孫甥壻羅拜爲壽，竟觴卜夜無倦色。從母昆弟七人，時置酒款集。韋濟川楫、黄仲禮琮、彭子壽而下俱效之。開禧元年，親黨爲八十之慶，宴笑數日乃罷。中嬰小疾，精明如故，猶能課諸孫誦習。三年八月，浴出瞑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娶豐城鄢氏，先公二十一年卒，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從事郎、新邵州新化縣令。範，迪功郎、新袁州司理參軍。簵，業進士。次子符，幼子節，皆蚤歿。二女：長適免解進士曾三異，次適進士鄒埛，亦前卒。孫男十人：長峯，亡矣。次嶢。次金酉，薦于鄉。崧、峩、峕、崇、嶷、嚢、崁。一女，適鄉貢進士向公美。曾孫二人：郯、郁。二女尚幼。諸孤以嘉定元年十一月庚申，奉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鄉古牛岡之原。始某屏居四明，得子壽書，俾爲儒榮堂賦詩。時雖抱痾，爲作古風寄之，已而子壽與公俱以書來謝。比聞子壽之訃，固已不堪云亡之痛，而公亦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赴調來見，謂前詩恨未見《北盟》全書，盡録以見遺，又出其季父致政所作行狀求銘。致政嘗著《左氏國紀》，中書舍人陳公傅良爲之序，蓋深於經者，書事尤覈，敬掇其狀而爲之銘。銘曰：

靖康虜禍，古所未有。凡曰臣子，痛心疾首。公生初元，以及己酉。犬羊長驅，荐食江右。幼而得全，實賴襁負。少長讀書，志已不苟。宦游四方，諮訪尋究。網羅舊聞，編不停手。二百餘家，筆下輻湊。繫日繫年，别記誰某。有制有書，有疏有奏。衆説雜然，考證是否。名聞于朝，六丁下取。

蓬萊漢閣，寵數加厚。儒榮名堂，足以不朽。才不盡用，仕多不偶。身退名尊，二疏俱壽。奄然僊去，何憾何咎。有子克孝，慶流在後。銘以發之，尚照林藪。

朝請大夫吴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僊居吴氏，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康肅公以儒術發身，入從出藩，爲時名臣。長子興化使君首躡世科，兄弟簪笏蟬聯，多至郡守。族黨中登貢籍、擢科級者相望，遂爲巨族。某淳熙五年由敕令所删定官贅倅丹丘，始拜康肅於湖山堂，時居邑之石井。既掛衣冠，夫婦偕踰七十，子孫詵詵，坐享耆福。谿山勝絶，來者如游崑閬。某一見，辱知獎良厚，因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矣。興化明鋭奇厖，謂必可接武夷路，不幸嬰末疾，止於中壽。次子鄞丞，壻四明史氏，某以第三子娶其女，遂爲姻家。今知吉州公比爲大理寺主簿，同朝見過，泣而言曰：「先君抱負不凡，先妣婦德素著，而葬之日兄弟尚未立，未有銘文以傳後。介弟既亡，繄誰之責？」援親契以請。余感念疇昔，爲之永慨，乃掇括蒼貳車郭君晞宗所爲行狀及興化自爲姚碩人行述大概，併爲之銘。

君諱津，字仲登，世爲台之僊居人。曾祖允昭，故贈武略大夫。祖師錫，故任右承議郎，累贈光禄大夫。考芾，康肅公也，官通奉大夫，累贈少師。妣郭氏，贈魯國夫人。君幼嗜學强記，博通群書，尤熟《文選》，或覆誦終帙。年十有五以詞賦魁鄉校，嘗從祕書郎王公衜、頌臺主簿胡公權、殿中季公棠游，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

肅爲御史，以郊恩任將仕郎。爲銓闈第二人，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侍旁益肆於學，連薦漕臺，登乾道五年進士乙科，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改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監行在都進奏院。爲親求補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九年，賜五品服。十年，繼丁内外艱，執喪哀甚，倚廬增慕，靈芝産于楣，人嗟其孝感，紀以詩文。服除，權發遣江陰軍。未上，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尋知廣德軍，以足疾丐歸，改興化軍。慶元二年屬疾，八月四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四，累官至朝請大夫。娶姚氏，封安人，先公六年卒，葬之地曰西隩，去先墓百步，絫贈碩人。男四人：機，朝請郎、知吉州軍州事。樸，故通直郎、知慶元府鄞縣丞。栻，迪功郎、福州福清縣主簿。標，迪功郎、衢州開化縣尉兼主簿。女一人，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燁、煜、煒、灼。孫女九人：長適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樓治，次適從事郎、新贛州司户參軍葉言，次適將仕郎盧樵，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點坑冶司監轄銅錢金銀場顧士龍，餘在室。曾孫男一人。諸孤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隩之原，遷碩人之柩祔焉。

公志趣高邁，不溺於膏粱之習，種學績文，與寒畯争馳。久在親側，宦學增益，小試於外，動有可稱。初入帥幕，丞相蔣公、太師史公爲帥，屬以文詞，以遠器期之。丞相葛公、樞使黄公爲僚相好，號一時幕府之盛。麗水試邑，恪守家範，夙興冠帶視事，決訟如流，庭無留牘。嚴於治盜，民以莫居。邑社稷壇壝圮壞，學宫尤不葺，公謂非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學之東偏，又徹學而新之。歲祀月書如儀，士民俱勸焉。

及官奏邸，同知樞密院事謝公時在諫坡，舉公自代，有曰：「治邑有聲，立朝無玷。」方嚮於用，懷親求歸。朝士歎其高致，賦詩宴餞。歸娱刴下，久之乃到官。參政李忠文公多以郡事委之裁決。歲饑流殍盈路，公請發圭租，倡率勸分，人遂樂從。待制朱文公爲提舉官，任以荒政。躬走阡陌，如懷隱憂，有所措畫，俱從其言。以文學淵源、政事詳練薦之。廣德久旱，種不入土，粟價翔踴。公齋禱祠山，隨車沛然。時米舟輻湊，官兵得空券紊月，悉以給之。積訟不決，而兩獄隘陋卑濕，公曰：「不葺不決，疫將興矣。」先呼囚徒稽皃察辭，隨處以法，輕繫以片言折之。諭獄官邑令日決數事，旬餘囹圄爲清。減商筭，損酒價，訪水利，民聽已孚而去矣，遮道擁車，至有泣者。曰：「官何來之莫，而去之速乎？」康肅軫惠鄰里，穀貴則損價以糶，歲寒則賦粟以濟，散藥給棺，一方賴之，公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時整葺，追慕不足，築祠于堂之隩。又以隱居詩篇刻石，時節擷芳薦新，事之如生。耆舊有爲父母所厚者，尊禮之如故時。正旦合鄉之士夫于邑庠，謁先聖先師及先賢之祠，序齒講拜，升堂舉酒，略如鄉飲之儀。爲文平淡，援筆成詩，蔚有父風。合詩文十五卷，藏于家。莊重恬静，中無機心，與人交久而彌親。不知者或以爲簡，公不改其度。寬裕容物，無疾言遽色，服用儉約而厚拊姻舊，雖甚費不靳。康肅嘗以歲侵爲憂，公適歸自稽山，白曰：「頃年得禄，儲穀可數千斛。」舉以均濟。親顔大喜，殆有前輩麥舟之餘意。使其得究於用，可以及物，可以亢宗。而見於世者止此，可哀也已。碩人家黄巖，承信郎羲之女。甫笄喪母，已能

任家政。既歸于吴，舅姑丞郡，而家尚窶，寓族長之家。光禄洎夫人俱存，家法素嚴。魯國病足已久矣，夫子方從師友于外，無娣姒之助，以冢婦獨任梱内之責，人以爲難。光禄與夫人既喪，用益窘。小姑出適，發奩具以佐之。石井卜築，竭所儲以庚費。康肅素好賓客，不問家有無，先意治具，以竢所需。康肅以賢婦稱之，見于遺札。其亡也，夫子哭之甚哀。吉州以作邑有聲，連歲進擢，以至大郡，可以知興化義方之訓。鄞丞既亡，而吉州求嫡母之銘甚切，又可以見碩人鳲鳩之德，是皆可銘也已。銘曰：

栝之陽兮僊所居，伊石井兮公之廬。隄萬壑兮清流瀦，夾明鏡兮澄冰壺。偉康肅兮蚤垂車，謝軒冕兮天爲徒。君冢嫡兮如伯魚，傳衣鉢兮鄞侯書。宦學富兮歷仕涂，見諸用兮直緒餘。歸不改兮先規模，終相從兮山之隅。夫人德兮鳲鳩如，義方壼彝兮藹里閭。我維銘兮子刻諸，慰孝思兮賁幽墟。

直祕閣孟君墓誌銘

君諱嵩，字嶠之，孟姓也，昭慈聖獻皇后兄子信安郡王之次子也。后以聖德母儀四朝，信安勳在社稷，密贊中興，賢德問學爲戚閈之冠。高宗寵遇如唐肅宗之待李鄴侯，無與比者。公之高祖在，安武軍觀察留後，贈太師、韓王。祖彦衎，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録，贈太師、豫章郡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贈太師。母秦、魯國夫人王氏。世本汴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衛州共城，後復居汴，信安南渡，家姑蘇，遂爲長洲縣人。君

十歲以祖廕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劄下者數年。紹興二十七年任軍器監主簿，未幾信安薨，懇免臨奠，特恩除直祕閣，賜緋魚。服除，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幕府笑談，一坐盡傾。事無巨細，勤於關決，使長多資決而後行。未滿，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興改元之季冬也。乾道初供職，職事簡寡而才地有餘，尚書郎或有假故，長貳更委攝承，幾遍二十四曹。遇事益練習，而聲譽日休。輪對陳利害甚悉，上嘉納之。六月始以制書攝倉部，公自以驟進，抗章請外。二年，通判楚州，又力請祠。再任主管台州崇道觀。❶滿秩，通判臨安府。七年，瓜期將及，會光宗以皇太子尹京，易倅爲府推。八年，始改浙西安撫司參議官，淳熙三年八月到任。蓋家食者餘十載，澹然不復以仕進爲意。人皆期以遠到，而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卒，享年四十有四，累官至朝奉郎。五年四月癸酉，葬于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之原，去先塋數百步。娶仲氏，左朝請大夫、淮南安撫司參議官并之女，後公七年、歲在甲辰卒，有賢行，克相夫子。子男五人：夔，右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次曰曾。俱先卒。次曰猷，朝請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次曰導，朝奉大夫、權知嚴州。幼曰翔，故迪功郎、信州司户參軍。女一人，適朝奉郎、知真州李大理。孫五人：繼勳，修職郎、監鎮江府大軍倉門。繼華，修職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都錢庫。繼顯，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尉。繼勤，將仕郎。繼勇，兩浙轉運司進士。惟信安謙恭

❶「台州崇道」四字，原爲墨丁，據殿本補。

威重，有大功而不居，遜遠權勢，被服儒雅。居弟擇窮僻處，門宇卑陋，以終其身，至今不爲勢家所奪，猶存其舊。吴公棫字才老，仲公參議字彌性，皆名士，以女弟嫁吴，而與仲爲姻家。其好賢類此，故子孫多賢。公自幼承義方，問學有原委，論議正平。性又彊記，一經見聞輒不忘。詩句清新，有冰翁之風，一時名公多與之游。自奉寒素，而好濟人之急，篤於教子，刮磨豪習。二子三孫俱聯名薦書，繼顯先登嘉定元年進士科，藹然爲儒家矣。某少隨侍都下，嘗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公在部門，丞相魏文節公爲天官，舅氏尚書汪公爲郎，與公相厚，稱美不容口。沖佑漕淮浙，爲太府卿，兼權刑部侍郎。嚴州嘗爲大理正。兄弟有賢譽，俱得奉周旋。某比知貢舉，首閲榜帖，一見公之孫姓名，爲之欣然，知孟氏之方興而未艾也。得書，以公之葬未有銘，遠以見屬，遂銘之，以慰孝思云。銘曰：

昭慈之聖，信安之忠。輔成中興，盛德豐功。公爲愛子，餘慶所鍾。問津郎曹，受知諸公。位不稱德，壽弗及中。積善曠達，不于其躬。子孫日興，益振家風。我惟詩之，表于幽宫。

周伯範墓誌銘

周氏爲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其來也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退休，有四休堂，則家風可知。明今爲慶元府，周氏世爲鄞人，居城中西湖十洲之西。君之高祖告，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姊也。仕至朝散郎，任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禄大夫。次子曰鍔，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兩娶王氏，翰林學士覿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伯强之女。仕至中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憤上書，遂陷黨籍。又以外家妻族皆一時名公，俱在姦黨，動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南雄小郡，賢士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淵，亦有家聲，仕止右儒林郎，娶俞氏。君即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範。性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篤志於學如成人。從濟南劉壽夫游，又學書於睢陽徐濟父，有楷法。年才十七而儒林下世，兄弟終鮮，四姊一妹俱未行，親黨爲之危慮。君雅有心計，沈静善謀。既訖葬，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善士，皆人所難。免喪之後，一舉不遂，即棄舉子業，一意世學，紬經閲史，幾不釋卷。以爲名第有命，不可彊求，不墜家聲足矣。

建炎兵燬，先廬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屬之君。君承先志，大啓堂宇，甲於吾鄉。奉餘世丘壟，隨力葺理，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濯。諸父既亡，從兄伯濟比鄰，君事之如同氣。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其友愛之篤。中大夫遺文甚多，如《承宣集》等行於世，文集僅二十卷，君恐其久而墜失，手加編校，以千緡爲鋟版印造之費，始得家有此書。年登半百，即以槥櫝施貧人之喪，所濟甚衆。官道傾圮，加以甃甓，行者賴焉。經理家務井井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姊妹既行，及宗族之疏遠者，恩意有差。居閒好客，觴豆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益以自適，號得閑居士。縱心之會，鄉里合慶，以爲君福壽未艾也。明年，是爲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熺，慶元四年爲

鄉貢進士；次曰烜，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汪之彦，次適鄉貢進士李夢龍，幼在室。孫男六：壄、垓、圭、垍、堪、埏。女五，長適陳錤，餘未笄。先是，朱夫人葬于通遠鄉銀山，熺將以十二月壬午奉君之柩合焉。君素了達，不以窮通死生累其心，預卜壽藏，美櫝之備已十餘年。吾邦舊有真率之集，仲舅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與焉。余投閒一紀，從容其間。君少余一歲，棋品又相近，在會中尤爲親密。後雖以憂患疾疢浸廢，去冬西上，君送于郊，握手道别，尚期餘生爲老伴侣。聞君之訃，盡傷殊甚。熺來求銘，義不得辭。余有表妹之夫子建植，於君爲疏族，死無所歸，君呼其子某使葬於其先塋之傍，某游學，又任其掃松之勞，是尤可書也。銘曰：

四明之周，著名吾州。家在十洲，堂有四休。君承其流，抱才則優。不忮不求，無悔無尤。家立身脩，晚益夷猶。棋枰觥籌，里閭沈浮。積善未酬，如穡有秋。我銘諸幽，後人其收。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某及識其五世矣。始秉義，諱珂，善富樂施，鄉稱長者。再娶王氏，實提舉廣東市舶勳之女兄，太府卿正己之姑也。卿爲某之姑之夫，以是與李氏有連。某生長外門，幼年外祖汪公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過其家，先妣吴國攜侍行。時李氏鼎盛，夫婦偕老，子孫滿前，宴樂連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秉義之墓，謂其持心廣大，與造物者合。三子，長諱佾，字子列，尤善幹蠱，奉親有稱，仕爲修武郎。建炎三年

虜殘四明，游騎向奉川，出財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全，某嘗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第四子諱充庭，則君也。字伯振，資孝謹，最爲大父母鍾愛。昆弟既衆，家析而非舊矣，君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元白居長，受學于舒貳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爲太學上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子俱有場屋聲，聯翩科級。詵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内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迪功郎、新紹興府餘姚縣尉。詞伯在兄弟間才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効，而士友固已期之。從子森同以舍法待年，從弟之子誨伯亦薦于鄉。於是文風大振，遂爲儒門，鄉里歆艷，其興未艾也。君沖澹，與物無競，善處宗黨，周旋彌縫無間言。父母既没，撫弟妹畢昏嫁，經理不遺餘力。親族子弟不問賢否，一家誨誘。里中間有彊獷之人，遇君輒斂避。教子以踐履爲先，不專事舉業。諸子學成而不偶，不以介意。及其名第寖興，視之亦藐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書史自娱，前言往行有契於心者，必書之座右。首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我必不忠不仁無禮，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之德必報，況其有甚於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君所存矣。閒作歌詩，平淡如其人。閲《名臣言行録》，遇合意即作詩以記之，至百餘篇。慈福宫慶典，以二子在學，封迪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轉承奉郎。就養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女，姑之子也。六男子，長即元白，次詵伯、詒伯、詞伯、誠

伯、訓伯，惜詒伯、諴伯先卒。女四人，黄直愛、張復、袁邦傑、張繹，其壻也。孫九人：以稱、以制、以牧、以豫、以清、以寧、以生、以似、以翼。孫女六人，長適袁沂，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諸孤葬君于鄞縣塔嶺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來，日見李氏昆仲奮發，益歎積善餘慶之盛。聞君既亡，家人始得遺言於篋中，區處後事甚悉，且戒喪葬俱循古制，無徇世俗。有曰：「家中遺産，惟有一經教子而已。」又曰：「吾幸有子，所欠惟一死。」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開慶門，父全鄉邑。君繼以善，子孫玉立。或升于學，或薦于鄉。儒風大振，名第相望。衣冠方興，所貴持久。毋渝淳則，用篤厥後。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決科起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奔，獨殿諸老，《説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通貫，幾於成誦。某侍教紊年，故頗知字學。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爲同好，相與考訂文字，毫髮必計。後十五年，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也。别後時見其筆畫愈工。余既投閒，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爲請。既列君之行實，又以張忠父所作乃祖志銘、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爲之傷歎，此真季澤留意之書也。因爲掇其大概而系以銘。

君諱雩，季澤其字也，温之永嘉人。曾祖文淵，祖君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里人稱樂善先生。君仕陞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兄黔，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强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以是文亦日進，援筆立就，不爲艱深之辭。❶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除再調台州司户參軍，關陞從事郎。淳熙十二年，爲高郵軍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主上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慶元改元，年勞轉承議郎。三年，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娶萬氏，有婦道，先君五年卒，贈孺人。十一月庚申，合葬于西山廣惠院先塋之後山。二子：有開、有大。孫四人：師中、師善、師俞、師心。女三人。君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張公闡。忠甫名淳，君之内兄。君舉名傅良，又張氏壻。龍圖鄭公伯熊、毗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名公。周旋其間，不扶而直。聞佛老巫覡之説，必深排之。既仕而知者益衆。丹丘郡用不足，取于民者多，居嘗受輸，爲之撙額外之求，宿蠹一空，五邑稱之。朱公熹爲庾使，風裁甚高，一見君如故交，留語或至終夕。屬以荒政及滯訟，以辦集稱。祭酒李公祥爲淮南提舉，薦四人于朝，籍記中書，高郵教官預焉。錢公之望爲帥，舊與君同舍，知其才，訪以民瘼。君爲論科買瓦甓薪葦洎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邑

❶「辭」以下至本篇末共八百五十字，原闕，據殿本補。

日，危坐聽事，事至立決，故無留獄。出儲粟以賑乏，增學糧以養士。閩有蠱毒，法禁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復鍛鍊，或至誣服。君察其誣，白之部使者，曰：「蓄蠱者固不可赦，誣人者自應反坐。」卒平反之。鄰邑連江亦有是獄，太師鄭公僑復以委君，又得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畏其明，而民樂其寬焉。死之日，巷哭相聞，有攀號輛車不忍去者。士夫挽章盈帙，祭文率數十百言，且相與祠于老氏之宫。平時勤謹禮法，冠昏喪祭皆有典則，律子弟尤嚴于拜跪舉止之際，衣冠服色斥去浮薄之飾。君既亡，其子行絞紟之制，悉去世俗不經之文，承君志也。君性孝友，二兄早世，撫育諸孤，爲之畢婚嫁，治室廬，又勉之學。勇于赴人之急，惟力是視。樂聞人善，有過多面折之。敏而善謀，審度事宜，往往中的。惜乎不假之年，其見于用者僅止此耳。《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爲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禄校讎之職，必有補于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銘曰：

古之設教，學有大小。六藝之目，殆不爲少。幼而貞淳，習之既成。壯而用世，足了一生。惟此字學，是爲一藝。後世忽之，謂學之細。禮樂既壞，射御罕知。數亦失傳，惟書可爲。我家有原，余亦素嗜。間亦語人，鮮有同志。頃仕東嘉，日親友朋。惟此謝君，時稱筆精。以文發身，又敏于政。篤意斯文，字爲之正。亡年五十，始得其書。著之于銘，以賁幽墟。

贈銀青光禄大夫宇文公墓誌銘❶

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爲成都大家。隆興初元，鑰忝進士科，與淮東總領子震、兵部尚書价同登。尚書嘗幸同朝，而總領以出入參差，竟不及識。三仕周行，多見蜀士，尤聞今貳卿及樞密之名，恨未遇也。告老復來，樞密由京襄宣威召還文昌，遂躋右府。貳卿以棘寺奉使北歸上從班，皆一見如故交。貳卿引嫌出守當塗，鑰既叨參預，與樞密情好日隆。一日親攜貳卿書，以二親銀青及夫人之銘爲委。謝不敏，至再三，終不得辭，謹摭所示行述書而銘之。

銀青諱師説，字德承。曾祖宗象，紊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彦，故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紊贈太師、齊國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紊贈通議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固陵深知，迭掌翰苑，繼爲丞轄樞廷，家聲臨一時。公少在富貴中，而天資沖澹，惟專意於學，自爲程度，風雨不渝。由伯父任補承務郎，鋭情舉業，兩占薦書高選。父母既鍾愛之，公亦不忍離膝下，既冠，三請祠禄以便養。龍圖勉以仕，始爲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使長喜興獄，一道騷然，州邑爲之屏息。淩忽官寮，雖有言不屑也。公氣平而語勁，遇事堅執，未嘗少屈下，期於用己之學。長爲歛容，獄亦寖息。俄丁母碩人房氏憂。父既奉祠，公亦不調。龍圖服除，又任常平司幹

❶ 本篇題及正文「不得辭」以上共一百六十三字，原闕，據殿本補。

辦公事，甫到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實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議郎。平時鄉黨縉紳品論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爲稱首，至是相與嗟惜，又不能自已也。兩娶房氏，贈通義、文安郡夫人。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謂，故文林郎、知敘州南谿縣。次紹彭，由權户部侍郎、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次紹節，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密太傅肅愍公後，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議郎、新知簡州楊思成。孫五人：景韓、景脩，俱終於將仕郎。景琦，迪功郎、監漢州商税。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孫女三人，曾孫□人。二子以郊恩，累贈公銀青光禄大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廣都縣龍華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安夫人祔焉。公既蚤歿，諸子尚幼，公之學行俱不得顯於世。文安每舉公之遺烈以教之，大略以爲：「公之讀書爲文皆有繩準，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繙閱，沈潛反覆，隨疏坐右。旦爲某書，夜爲某氏之文，手鈔成誦，若布衣初學之勤者。喜與士友談《易》，時誦《家人》正家之道以勉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閤弦誦，哦詩緝文，一不以家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而道行於妻子之實也。歐陽公幼失所怙，罔知其父崇公之詳，其見於《瀧岡阡表》者皆鄭夫人之言也，敢引以爲比。公之隱德，所謂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膺大用，宇文氏之興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乎！銘曰：

宇文之先，其積已厚。樞筦丞轄，赫然華胄。公居其間，卓稱孝秀。天爵爲貴，多

文爲富。學優入仕，不渝素守。出門軸折，才不及究。非此其身，宜昌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朽。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於唐，廣明中扈蹕西狩，因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妣安人宇文氏。祖希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群兒中獨若成人。少長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於女工也。宇文氏世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龍圖閣時中之子銀青公師説，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爲夫人。夫人之姑，姑也，未幾即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視龍圖次舍食飲之宜。已而治閫内，奉烝嘗，一如姑無恙時，以寬龍圖悼亡之悲。銀青爲潼川漕幕，夫人年才過笄，恪守家法，食不重肉，而豐賓客之奉。夫子盡職不苟，退則耽書，一不以事物自嬰，内助之力也。嘗侍龍圖疾，奉藥餌甚謹。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兄如父，夫人待長姒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於潼川倉司，夫人三十有二，諸子皆幼。送終治葬，無一不盡。自後專意教子，晝夜不怠。又舉銀青學行以爲法，故諸子益自刻苦，相繼預薦，季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之兄赴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教愈力，用愈儉，歲入之餘悉儲以聽，一豪不自私。合州晚歲閒適，夫人與其姒分月主家務，或客至紛

沓，❶供酒肴無倦色，伯與姒皆敬嘆之。姒既寡居，相好益篤，事無大小，未嘗先可否。至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黨皆以爲不可及。姒止中壽，四女未行，悲卹撫摩，不啻己出，俱使之得所歸。長子紹猷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於便親，即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盡孝養。宜人及見外孫以次授室，相繼出仕，謂夫人曰：「汝父與舅皆稱汝孝，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亂所守，固知其有今日矣。」送子之官，戒飭尤備。引雋不疑之母之語及談上世官業以勉之，❷且俾廉勤首公，無躁進，無詭隨，不以馳騖寵禄爲急也。肅愍公靖康奉使結約舉義，謀泄遭變，盡室死之，龍圖命銀青以紹節繼伯祖爲孫。甫冠，夫人即遣詣行在所，以其事本末請于朝。留十寒暑，每以書戒其盡力毋念我。事既昭明，卹典優渥，乃俾追喪，略無嫌忌，人尤以爲難。平生動中準繩，高見絶識，有士大夫所不逮。然語笑不妄發，未嘗以所長自爲表襮。賙人之急如恐弗及，故奩衣襦久而如新，視世之紛華榮耀一無所累其中者。淳熙九年六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十一月甲子，祔于銀青之墓。子、女、孫、曾悉在銀青誌中。嗚呼！夫人在家爲賢女，既嫁爲孝婦，妻道母道，又皆兼盡，可以爲閨門之規範矣，是宜銘。銘曰：

彤管不作，傅姆無教。孰能閨門，惟敬惟孝。猗歟夫人，謹于三從。事姒如姑，又篤其終。義方尤嚴，繩繩孫子。慶必有餘，川至雲委。典刑如存，是爲壺彝。凡此婦

❶「沓」，原作「杳」，據殿本改。

❷「之母」至篇末共三百二十字，原闕，據殿本補。

道，百世仰之。

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❶

隆興改元，永嘉進士得人最盛。尚書木蘊之既在魁選，一郡同登至二十七人。余忝末科，至乾道七年客授此邦，三年間多與同年往還，甚樂也。後又假守，則在者已寡矣。今四十載，惟余參議光遠、宋貳車正卿在，鑰亦偶未死，故三人時以音問往來，而正卿又亡矣。明年，其弟習之持書求銘正卿之墓。抆涕之餘，爲序其平生而系之銘，且請光遠篆其蓋云。

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徙温之樂清。邑有張文君隱居，築室爲鄰，而缑山僊人吹簫臺峙其前，真勝地也。今八葉矣，子孫繁衍爲名族。曾祖惟表，祖世則，俱晦德不耀。考允修，行義過人，有聲舍選，而終不偶。篤意教子，既口授以《尚書》大義，又力貧爲之擇師。君既升朝，生封承務郎，後又贈至奉直大夫。妣萬氏，繼母張氏，皆贈恭人。由是邑人益勵子于學。君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先生王公十朋游，學徒數百人，獨君首出。王公器之，曾以詩贈别，褒借甚至。未幾入太學，登乙科，授左迪功郎、汀州司户參軍。王公又以詩送行，期待尤遠。到官明鋭，任事不擇劇易，郡政待户曹乃決，有霹靂手之名。秋稼加耗病民，君以郡命蠲之，人皆讙服。校文三山，士踰二萬，杜君申有場屋聲，又嘗名

❶ 本篇題及正文「相戒有古樟」以上共一〇七五字，原闕，據殿本補。

薦書，文卷已遭摧剥。君識于衆人中，引義力争，竟寘舉首。果以經魁南省，人尤服鑑裁之明。時丞相王公淮、檢正吴公龜年、少卿鄭公伯熊同爲部使者，皆欲出其門。外移長谿丞，縣去福州數百里，休戚幾不相同。丞相陳公俊卿爲帥，君言邑之利病，多所開納。贊其長黄君藻，和而不同，相得尤深。罷官祖餞，揮涕而别。海舟之隸于邑者數千艘，君既被檄總籍其目，分番以備調發，舟人安之。時造戰艦期會趣迫，君緩其期，事亦隨辦。伐木必親相視而後取，其免于斧斤者號「宋公松」。丁奉直憂，治喪諸費一金不仰于公家。歸營葬送，仍自爲壽藏于側，泣曰：「尚當供養于地下也。」除服，調臨海令，以辦治聞。催科不擾，囹圄屢空。太守邀入簽幕，郡縣視猶一體，知無不爲。軺車行部，士民遮道，稱德政者動數百人。樞密丘公崈爲憲使，率諸臺薦于朝。及去官，壺漿攀戀，旗幟咽道，相望不絶，前此未有也。再調光化令，鄉人王公自中爲守，每稱爲老先生。被邊事簡，作亭豐山之顛，遥望卧龍舊隱，暇日相與登高弔古，哦詩度曲，不復以僚屬相遇。改奉議郎，知奉化縣。君三更邑寄，熟于綱目，刓方爲圜，坐以無事，民大愛之。丞相謝公深甫臨海人，素知治行，時在參預，欲引之周行。君赴部，授信州通判以歸。佐郡期月，即引年求謝事。謝公又卻其請，且勉留之。秩滿，竟以朝散郎致仕。或謂理賞可及正郎，君曰：「不翅足矣。」翩然還家，聞者愧服。天資孝友，奉直素爲鄉曲所敬憚，以儒術自信，黜釋老之説。每曰：「親亡而藉緇黄以薦，何待之薄也。死欲速葬，或溺于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至累年不入土者，不孝爲

大。」其卓見類如此。君之執喪一遵遺言，追慕老而不衰，歲時祭祀，焄蒿悽愴，如將見之，言及則必泫然。弟習之少君四十歲，撫之如子，捐祖産以畀之，而不忍析爨。弟亦恭謹好學，事君猶父，門内以禮法稱。護墳塋如護頭目，拜掃必躬必親。宗黨貧者收卹經紀，有孤女則爲遺嫁之。不惟子弟承教修飭，厮僕亦能以生事相戒。有古樟蔭蔽甚廣，自号樟坡居士。晚又築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賡酬者衆，某亦與焉。嘉定四年八月屬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氏，繼萬氏，皆贈安人。二子：長曰統，迪功郎、寧德主簿，衢州比較務，調邵武軍司法，姿禀端重，居家臨政綽有父風，不幸先二年亡矣。次曰纓。孫四人：僩、僑、俶，皆業儒，幼曰宅。孫女四人，伯適進士劉頤；仲適國學進士張復道；叔從浮屠，名法定；季適進士萬逵。女孫三人。習之與纓將以五年十月丁酉葬君于縣蓋竹山，實祔先塋，君志也。君敏而静，貫穿百家，不爲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高勝，澹而實腴。即席唱酬，鋒起泉湧，人畏其捷而服其工。所至留心風教，勉厲後學。長谿有隱君子林君維屏，号榕臺先生，君屈致邑庠，遇講書，與其長率邑之寓公聽焉，學者益勵。丞相梁文靖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盛，君實啓之。憂居開義學，來者輒受。勸諭有文，齋舍有銘，深衣大帶，濟濟翼翼，習俗益媺。臨海官事整暇，太守熊公克遇視學則請君爲説《春秋》。光化既爲一新軍學，至奉化則又親見之鋭意興作。❶里士監南嶽廟汪君伋與其弟份斥家財爲之倡，

❶「意興作」至篇末共二百五十七字，原闕，據殿本補。

衆亦競勸。輪奐鼎新，照映山川。舉梁之文，落成之記，皆鑰爲之。自爾累舉，得士爲多。家素貧，孫安人初以田四頃自隨，伏臘粗給。仕幾四紀，無一丘之益。客至必留盡歡，或假貸以續食，人爲不堪，晏如也。歸老餘年，齒落復生，髪白更黑，頎然爲鄉曲之望。詩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焉。

銘曰：

阜陵取士，隆興之春。惟温最盛，二十七人。我幸同升，洊官海濱。相與往來，久而益親。四十餘年，如星向晨。惟宋與余，壽踰八旬。宋君忽焉，而迹遽陳。行義治政，藹然弗泯。難弟貽書，其請甚勤。哀懷易感，勒銘翠珉。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1]

我大父太師齊國公五子，二十五孫。惟九伯父五子，皆鑰之兄也。諸兄凋零殆盡，惟兄長鑰一歲，自幼少追逐，晚益相親。鑰投閒十三年，時時步屧相過。山肴野蔌，聽琴觀奕，酒酣而歸，甚適也。憂患之餘，既掛衣冠，期與兄樂此晚暮。嚴召還朝，重惜此別。初謂可以復尋舊銘，兄亦促使蚤歸。忽聞兄訃，驚痛不自勝。乞身未遂，又聞將葬，二子來求銘。嗚呼！遂無兄可事矣，雪涕書之。

兄諱鎡，字少及。吾家世爲明之奉化人，入城而著籍于鄞者，至吾兄弟五世矣。

[1] 本篇原闕，據殿本補。

推而上之，僅得八世。積德有素，至高祖先生諱郁，決科起家，一仕遽休，仍教授鄉里，官止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曾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太傅。祖諱异，徽猷閣直學士，累贈太師、齊國公。父諱琚，朝散郎。母陳氏，封安人。朝散兒女俱衆，與安人勤儉治家，尤篤意教子。叔子鉉，有場屋盛名，以丙科仕至臨安教官。季子鉅，亦自太學，晚爲歙丞。兄幼子也，天姿謹恪，讀書之外竭力事親，于伯仲間急病讓夷，心計精密。既不及禄仕，一意守家法，安分知足。自奉至薄，量入爲用，數十年如一日。朝散得齊公繼繡堂故基爲宅，後既不足以容衆，兄得田三畝，力營築室。未幾落成，過者駭觀，入其家濟濟如禪房精舍，地無一塵。闢門臨水，得城南勝處，内地纔幾弓，花卉果蓏，手植以供小摘之需，真隱士之廬也。朝

而誦經，晝則假寢，暮止三酌，陶然自適。一呼燭則不復飲食，故絶少疾病。性諒直，語輒見肺肝，親故有過，忠告或面折之。自謂愛人以德，人亦諒而服之。奉丘壟及致祭謹甚，一物一器必出親臨。尤好賓客，至則談笑款洽小酌亦有恩義。夫婦齊年，俱至七十，親黨合樂高會，扁其堂曰「雙慶」。冬至元旦鄉校有序拜之禮，兄必夙戒子弟，率先而往，風雨不渝。每自言曰：「吾無才術以發身，賴祖先宗族之庇，處夏屋三紀，何以堪之？」生計素薄，不足以卒歲，斤斤自處，人不見其際，遂爲鄉里善人以終。嘉定四年六月屬疾，初無他苦，丙申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寧海李氏，克相夫子，以齊其家。二子：浹、洽。一女，適文林郎、撫州崇仁縣丞舒祐。孫六人：櫂、柄、校、槢、檜、榗，俱業儒。柄出繼爲長兄主簿鈺

之孫。孫女□人,長適方楷,次許適舒樞,外孫也,餘尚幼。將以五年八月丙申葬兄于通遠鄉金谷之原植德菴後,兄所自卜,欲從父兄于地下也。兄雖出世家,辛苦自立,竹頭木屑,未始輕棄,物多可爲兩用,若瑣瑣者。先具美櫝壽藏,雖一日二日可爲者,亦皆豫辦,略無拘忌之嫌,又可見兄之曠達矣。二子事親素謹,兄亦以家務分委之。浹繼繡舊堂幾不能保,兄言之或至泣下。浹力圖而得之,兄又喜甚,將以故扁揭之,未能也。鑰既不得歸奉吾兄,自念叨竊逾分,上有憂責,下困應酬,每起伏波羨少游之嘆。今日東望,尤爲心折淚迸,哀哉無及也已。銘曰:

齊公守鄉,始立錦坊。五家聚處,昆令季强。兄之與我,親如同氣。期盡此生,日夕陪侍。病不及問,喪不得歸。尚銘諸幽,以寫我悲。鄉里善人,又以考終。洛爾後來,尚振素風。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六❶

四明樓鑰大防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❷

徑山爲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人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冬，丈室虚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壽皇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今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中使齎御香以賜，恩禮甚渥，道俗輻湊，驚歎未有，且曰：「是爲叢林一段盛事，非師不足以當此也。」師名智策，姓陳氏，天台人，自號涂毒巖生，❸英敏穎異，父母素奇之。十歲，護國僧楚光見之曰：「此子風骨巉巉，有出塵之姿。」又六年，遂祝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迥出流輩。性剛簡，居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有不善雖親暱亦絶不與通。年十九，或告以定慧等學可以明見佛性，即造護國，請謁寂室光，僅七日，偶過門，洒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于叢林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麽？」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

❶ 本卷端原闕，據底本體例補。

❷ 本篇原闕，據殿本補。

❸ 「生」，疑當爲「主」。《補續高僧傳》卷十：「智策，天台陳氏子，自號涂毒巖主。」

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誠非寶。」師頷之。時豫章雲巖游禪師號典牛，聲震江湖，師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閲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什麽？」師曰：「打破虚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貞浄老人若在，見子亦當下拜。」遂領師至僧堂前撞鐘，大言曰：「侍者大徹矣。」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泉湧風駛，聞者爲之錯愕。踰年告别，牛送以偈曰：「咄咄臨濟宗，行行正在爾。」遂結菴于淮西烏崖之下。典牛凡見浙客，必曰：「識策公否？」客曰：「識之。」則欣然曰：「不虚生于浙江。」其器重如此。大圓移大潙，請居第一座。秉拂之初，衆已驚服。嘗問訊圓，圓俛眉不語，師曰：「何其瞀悶？」圓曰：「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峯存，潙山祐之流。而談天者謂子無徒，子意如何？」師曰：「參學惟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説法，亦高出諸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玄酒太羹，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國清。此菴景元方住護國，謂師曰：「公來歸三峯，景元即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黄巖普澤，爲典牛焚香，是爲黄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藏來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每謂其徒曰：「來日無多，豈久于此者？」弟子請建塔于東岡之麓，紹熙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

言出没死生如適園觀，此言幾户知之？時節因緣，乃在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别。舉衆日請偈贊者如市，隨叩即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宗惠問疾，囑以後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聽久之，至「酹茶尚饗」，爲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辰初湯沐已竟，剃髮更衣，萬衆雲集，説偈云：「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暉。」俄頃泊然而逝。八月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壽七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子已出世者十二人，度四十三人。案：此下原本空缺十餘字。余非學佛者，未嘗參禪，又與師無半面。而惠公余鄉人，録師行實求銘。既適越，貽書不已。惟師之始末勁挺洞達，無一毫回護意氣，于余心似有契焉。乃具載所録，而系以銘，其實無此可也。銘曰：

臨濟正宗，直下不絶。楊岐積翠，何有分别。矯矯典牛，付授親切。涂毒一聲，聞者腦裂。雲居版聲，風撼深雪。徑山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葛藤，光明透徹。我詞贊揚，慙媿饒舌。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❶

余家四明，十禪刹錯立名山中。兒時未甚省事，已聞人稱老尊宿頗衆，而大覺、小玨之名尤著且久。大則宏智正覺，小則師也。師名宗玨，和州烏江人，姓孫氏。生不茹葷，世業儒而性樂空門。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可，遂依貞州定山貞如住

❶ 本篇題及正文「令集優婆塞」以上共五百五十八字，原闕，據殿本補。

持德雲。十八進具，長蘆祖照道和聲振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奇之，留爲侍者。時真歇了公爲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麽境界？」歇竪起一拳，師擬議，歇揮之，師即領悟，遂云：「將謂無人到。」歇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歇主長蘆，學徒益集，至千七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爲衆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受深公室，語契淵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侍歇居補陀巖，道價愈高。郡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寵智時在天童，視歇爲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掛牌領衆。象山廷壽虛席，❶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太守陸公長民仍遷師于岳林，備禮開堂。丞相范公宗尹自號退晦居士，與師爲方外交，遠來勸請。參政孫公近時爲部使者，爲范公草疏，禪門以爲美談。師即嗣真歇，幾三年，退處翠山，依宗禪師。待制仇公悆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衲子雲趨，寺爲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俁請住雪竇。二十九年，直閣張公偁遂以天童招之。師念太白名山，實寵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道俗益嚮之。師容貌奇龐，度量恢偉，喜愠不見于色。終日頹然，無所修綜，亦未嘗振厲風采，而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人，人于是尤以爲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師生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書來。師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既行，吾亦逝矣。」翌日迎賓如平時，晚欲小參，侍僧以爲暮矣，即令集優婆塞。衆人知其有異，舉寺咸會。師從容普說，多致垂別之意。既歸丈室，濯足就

❶「廷」，疑當作「延」。

座，整容跏趺，泊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于南谷，壽七十二，臘五十四。師等慈接物，無貴賤之間。待制張公邵昆弟與師爲中外親，舍人孝祥又視公爲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三十餘人，分領宗風，而足菴、智鑑爲最顯。足菴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紹熙三年，余官後省，忽得足菴垂絶之書，專以先師大休塔銘爲祝。大休，師自號也。余幼欽師之名，而不忍違足菴之祝，爲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既曰休，死又何求。足菴之求，爲銘諸幽。

瑞巖石窗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號佛光道人，日誦《蓮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生師。父蚤喪，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捿真禪院僧則韶落髮爲師。宣和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於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方盛，師又更從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坐，一日坐殿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一入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即見宏智，反覆問答，機應如響，智遂留侍旁。久之，再歷江湖，徧參石佛萬年閑公室中，嘗一舉似地擎山話，經月不契。他日再往，閑曰：「似地擎山作麽生？」師掩耳而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師直造前，清舉拂曰：「識得這箇，參學事畢。」師曰：「拈却這箇，唤作什麽？」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曰：「老漢拂子也不識。」一衆駭嘆。黄龍忠置界方、槌、拂於香案上，師謂其侍者

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一拈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盡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即分座説法，遂爲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爲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虚席，帥移書於智，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參學行業，始終明白，薦之。既往，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爲耶?」塔成始行。未幾復住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郎出守四明，命主報恩。虜燼之餘，前人相繼興造，凡所未備者，如鍾經二臺等處，皆師所建，軒敞宏大，遂爲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滎陽郡王又起住瑞巖。居山幾一周星，闢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又建圓通傑閣，輪奂甚美，皆師餘事也。大參范公請師於雪竇，自得暉公歸自净慈，乃請以雪竇還之，復居瑞巖。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弟子曰：「毋以藥石累我，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招自得，且促之。越五日始至，談笑如平時，付以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緘，已而諸山皆會，以翌日遲明升坐説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師遺書，唶曰：「恨不識此老。」即以其座元如璧繼之。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人。山之西偏夙號上方，於是立塔以葬，實九月三日也。師之從姑歸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璧求銘於余。余非學佛者，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習律以檢其身，次聽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聞千悟，世出世間法，則爲全人矣。況是三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姿勁挺，持律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

古德自期。愛身如冰玉，終老不衰。累主大刹，起居寢食無一日不與衆共，不務緣飾，無他嗜好。自號石窗叟，峭直骨骾，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道者，雖坐下版，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略不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汰遣之。諸方異辭，輒遭呵咄。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罷參，指地曰：「人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喚作什麼？」僧未及對，即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語，遂舉一拳，師曰：「同坑無異土。」併逐之。臨安净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避命，郡爲申免。皇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禮，欲訪師於山閒，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名士爲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厚，嘗嘆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石窗則空門之御史也。」緇流以爲名言。師行解甚高，不爲夸詡以驚衆。壬辰夏旱，郡請説法，即日甘澍。次年又旱，定海宰延之，師曰：「前此偶爾，非吾力也。」堅拒不受。邑人固請，已又雨焉。嗚呼！禪林五枝，蓋出一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稱其與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子文稱其爲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一再傳而至宏智，尤光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卓立傑出，確然自信。末後一著，照映今昔，盛矣。師機緣有《三會録》、《瑞巖後録》，壁立千仞，不可挹酌，叢林尤所尊敬，讀者當自知之。瑞巖古道場，壁以師故，出世即居之，久而衆無異辭，不負所託矣。銘曰：

此道本無二，五派寖分别。猗歟曹洞宗，綿密更親切。稽首芙蓉師，壁立蹊徑

絕。邇來一再傳，奇雛出丹穴。石窗嗣宏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晚益峻，坐斷衲僧舌。如識滋味人，啗土炭石鐵。鹹酸甘苦辛，開口了無説。何以傳不腐，君其視玆碣。表裹無纖瑕，瑠璃含寶月。

雪竇足庵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滁之全椒人，俗姓吴。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白紙爲經，跏趺端坐，誦之琅琅然。母嘗與洗手瘍，因曰：「是什麽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餘言。連遭親喪，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之恩。真歇禪師方住長蘆，徑往依投，一見異之。師勤苦精進，終歲脇不至席。大休小珏禪師領千七百衆，爲首座，獨指師爲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真歇來四明，至補陀山，遇群盜蠭起，避地之馬秦，駭浪翻空，舉舟驚懼。師坐蓬外，獨不霑濕，真歇益異之。會京城三藏道法師講菩薩戒，師受戒已，背若負萬金然，道曰：「汝真得上乘戒之證也。」徐即身輕。真歇住雪峯，服勤三載，雖日親示誨，終未超徹。復回四明，遯于象山縣之鄭行山，乃海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入亦多以驚異逃歸。師曰：「吾爲法忘形，何懼邪？」乃即山中盤石縛茅爲庵。地高無泉脉，師禱曰：「吾辦道來此，山神其惠我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則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年也。一日有巨蟒入庵，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牀，師不顧而去。夜聞庵後巖谷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巨石飛墜，越庵而立于門，並庵大木皆爲之摧拉。變怪百出，略可

記者如此。師不爲動，終不能害也。明年正月十四夜，於深定中豁然開悟。師自念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證，威音王已後無師自證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庵小無牀可卧，若能與食展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師見地。師云：「一坐四旬，身心瑩徹。忽爾古鏡現前，非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浄光通，不勞心力自照也。昔真歇嘗於室中舉問：『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什麼物得恁麼？』而今照破，方知天蓋不及，地載不起，喚作古鏡，亦是謗他。」遂有頌云：「箇鏡光流遍剎塵，鑑照無礙體難分。群靈巨德皆稱妙，凡聖無非裹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欲航海，或指曰：「此鄭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環遶求偈。時天大風不可渡，師謂篙人曰：「吾爲汝借風。」暨登舟，俄頃而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至岳林，見大休云：「久違尊顔即不無，如何是同風不間底人？」珏云：「井底蝦蟇吞却月。」师云：「賓主不立，報化平吞。」珏云：「向賓主不立處道。」師云：「不辭道恐涉唇吻。」珏云：「只今將什麼祗對？」師云：「不借。」珏云：「佛祖不柰爾何。」師禮拜，遂令受具。聞翠山宗白頭機鋒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爲岳林行丐，擔一布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人所不堪。宗云：「爲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知有不勞者。」宗云：「尊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云：「觸處相逢不相識。」宗云：「猶是塗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雪竇，挽師偕行，荷負

衆事。會法堂新飾，且命師爲衆普說。宗歎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契。二十四年，遂舉住棲真。隆興二年，移定水。侍郎趙公子潚聞師名，屬侍御王公伯庠製疏，備開堂禮，嗣法大休，實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淳熙四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參政范公移主報恩。十年，遂歸西山，爲終焉計。十一年，雪竇虛席，衆皆以師爲請。師念明覺、知覺道場，勉爲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俗歸仰，至是尤盛。隨力葺理，内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止于寺之東庵。太守林公枅稔聞道價，命師再住，不從。必欲識面，既見，問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三年七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書，晦日以道具抄録，八月哉生魄夜分，沐浴，戒其徒曰：「吾行矣，送終其務簡約，勿用素服哀慟。」言訖，書偈趺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嗟異。四遠聞者奔赴盡哀，於是相與建塔山之左。戊午奉全身以葬，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餘人。師素與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蓄飛雪上流，爲一山奇觀，嘗爲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别，以大休塔銘爲屬。余既銘之，師之徒又以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聞古德相與傳授之際，多藉導師有以啓發之。惟師根器過絶人，自誓不悟不爲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鐵石，視身猶土芥，又有人所不能及者。初雖久依真歇，鄭行之居，略無怖畏。非有師傳而遂得道，禪門少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有靈，真有飢則一與之食、寒則一與衣之驗。夜行深雪，自然得

路，若有陰相。自以爲大千世界無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盡凡心，勿爲異解。」師爲之灌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朴厚，見地真實，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變。等慈接物，法施不吝，具大辯才，浩博無礙。爲人説法或自曉至暮，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無倦色，音吐洪暢，晚亦不衰，聞者聳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演説，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深火冷，尸居淵嘿，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豪施利，悉爲公用，丈室蕭然。故六主廢刹，積逋動數千緡，不過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暘、救疾苦，其應如響。神祠烹宰物命，輒爲易以素饌。有藏其須髮而得舍利者，此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爲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既亡，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文，有曰：「了悟圓通如觀音大士，隨機化俗如善導和尚。」人不以爲過也。師生於淮南，而化緣獨在四明，屢易法席，名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號足庵，人以古佛稱之，惟師可以無媿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燈燈相續，皆有師傳。師之得道，幾於神躍。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洞正宗，寔艱其承。十有一傳，至師中興。虵虺之宅，聞者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爲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四衆歸仰，廣爲津梁。震江湖，卒老吾邦。生於淮壖，緣在甬東。名行實堅苦，而大自在。法施不吝，辯才無礙。人稱古佛，師則無媿。銘以表之，用詔末世。

瑞巖谷庵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

住台州瑞巖寺。先是，參政錢公請爲墳院，公既薨，其孫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朝，仍請勑差住持。太傅史魏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巖，台甲刹，師一旦自海山膺勑命，孤雲野鶴，雖無心於去來，然空門之盛舉也。魏公分教永嘉時，與心聞賁禪師爲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旁有僧曰景蒙，皃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爲堂中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辨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爲延譽，而得智門，一住七年，寺以寖興。嘗葺古殿，得瓦於脊，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讖語六言，中有師名，若言超進之意，抑又異矣。在瑞巖前後十夏，道俗傾嚮。寺居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强半爲瓦礫之場，人以爲不復可興矣。師曰：「吾當任此。」既而財力交施，從容規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邁，不以豪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歎服，韜養之深，從可知矣。師姓邵，温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而娠，英特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浄覺大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游國清，又參育王山佛智裕公。裕問以宗門節目，師不知所對。嘗入室，裕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永嘉大師麼？」未及答，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癡，寢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即造室中。又問：「永嘉大師即今在什麽處？」師曰：「即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裕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讎應，又復逐去。次日

再入，裕方發問，師抗聲云：「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曰：「雋哉！」念母而歸，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聞以拂子擊左，師即畫以右手，擊右，師又畫於中，以兩手托呈，聞以拂子當中畫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辨苗裔，今日得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既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瑾、❶咦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淳，會下皆一時之名流。惟師妙齡傑出，聞以谷名師菴，且爲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志聞風壁立，學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若未墜者，尚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名山法席聚衆千數，師分座提唱，諸方咸畏而仰之。師孤高絶俗，若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既坐道場，槌拂所加，龍象蹴踏，長靈之道光焉。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爲施主説法，似感微疾。既歸，趺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獸鳴悲，緇白奔湊，如哀所親。越七日闍維，舍利遺骨瘞于居禪師塔之右，寔晦曰也。壽六十四，臘五十一，度小師四十，嗣法者十餘人。鑰贅倅丹丘，草疏請師赴郡假道，別未幾時而師以訃聞，亟遣茗奠。其徒以魏公真翰來，俾銘其塔，且曰：「吾師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鑰不敏，敢不承相君之命？銘曰：

鞔峯高高壓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浸稽天夜溟涬，世界變滅彈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庵若子一笑領。發揮金粟

❶「瑾」至本卷卷末，原闕，據殿本補。

舊光景，手高妙絶風斤郢。稜稜鶴骨雙眸炯，古廟香爐無波井。栗棘横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真隱神交錐脱穎，聲駕諸方增九鼎。我游丹丘與三請，再别幾何俄奠茗。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岐孰知警。勿謂空言如縛影，影與俱傳久逾炳。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爲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置佛殿，所以待後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期焉。余不及見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尊重圓辨講師道琛，永嘉人，初至説法。是時宏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顧，曰：「此非闍黎也，道價最高，大興此山。」繼以覺去，予嘗銘其塔。月堂惠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辨之正傳者也。惠詢字謀道，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寔，家昌國縣蓬萊鄉之眴山。母馬氏，夢僧倚門乞食而娠。生有奇相，甫八歲，父母攜入寶印院，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静不類凡兒，每竊奇之，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誦，無不駭嘆。十四爲僧，即造延慶，依澄照子先法師學，日勤講業，夜則坐禪，迥與衆異。或以飦食、物玩、游戲等試之，一切謝絶，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爲急。衆目之曰「詢獨立」。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居第一座，驟加稱賞，親炙數歲，盡得其説。欲徧見諸山，問所先，因曰：「天台能仁法照老人，當今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貌温恭，烈暑鑠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夜坐而不卧，不與群輩相狎戲。」又

曰：「兩山宿學皆吾故人，盍行矣。」法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侍老師，反不若新進耶？」夜堂講習，一呼而隨者數人，俱至師前，遽曰：「教門多途，叢雜非一，欲從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學佛祖之大道，壽量觀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諦皆是也。得之則見性成佛，失之則殃墜無間。有疑則問來。若名相之學，方困算沙，非吾所知也。」一衆愕然，不敢措辭而退。或曰：「此學海義龍也，安得以衆人待之？」獨步于兩山者三載。圓辨方住延慶，師曰：「百聞不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唱曰：「吾祖之道，荆谿之後傳者雖多，不無小疵。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性惡之旨，大闡圓頓之談。論即論具，豈待煩惱之轉除；約佛約心，寧外婆娑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捨。」師于言下洞然明白，感發既深，涕淚俱下。遂造丈室自列，辨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點示耳。」即日挈包在弟子列。自爾左右逢源，鋒不可觸。尋入堂司，有監寺以事忤衆，衆欲捲堂，負擔于門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曰：「維那之言然。」即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住，衆遂帖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亡，爲廣嚴第一座。偶擇主僧，郡以十名寘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年少爲言，師曰：「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住海瀕華雲，以省母之便，欣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群盜，刦盡所有，將解師衣，正色叱曰：「汝何爲者？我法戒貪嗔癡，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法，死有地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貧富有命，强取之物豈爲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

業，實可寒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吾以寂滅爲樂，汝若殺我，早歸寂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顧曰：「是善知識也，安可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退。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住奉川之禪院，又遷淨居，前田後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説法。」夜必炷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遶于前後，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燃燭，講罷輒去。嘗夜出，螢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既歸，螢忽來迎，如繁星然。師見而笑曰：「是待吾講耶？」自爾每見之，師不以語人，然自以爲差適人意也。移住普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一隅，大江横前，峭壁對聳，佛影岩也。前輩聚徒之地，吾子其當之。」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暮請，晝誦夜禪，禮講以時，策筵有節。乾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一舉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凝重，未嘗以詞色假人。精持律範，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説法必窮蘊奥，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燈，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麈縱辯。夜静堂深，言詳理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久立之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隕涕。制帥秀王每曰：「延慶，人中鳳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欲以爲貢院，勢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纔信宿，府主見招，迎謂師曰：「貢院之擾得無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有神現夢以爲言也。丞相魏文節公好内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稽疑以叩自得石窗，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師曰：「此非大力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

「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歲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既無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至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闊山高，鶴長鳧短，皆出自然。莫不名體不轉，貞常圓極，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立地成佛。」文節有省，嘆曰：「經綸之妙，還他教家。」魏惠憲王臨鎮來游，獨坐一榻，俾師坐而問所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家之直指。」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實知實見言之，何爲禪？何爲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不掛，然後龍菩提妙華偏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王大悦，屢以金繒爲齋施。尋盡出衣盂，建雨華堂等，又募緣一新兩廡。至于卧不解衣，講必更浄，非入浴走廁，袈裟未始去體，非赴齋啜粥，蓮經不曾離念。廚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報作略不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不恕，欺必照破，中外井井，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增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説，皆非所以説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之傳。吾求悟門，切勿自畫。」凡説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宗解》一卷，以救時弊。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曰：「吾覺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諷《十六觀經》，經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法祖塔之

側。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器，舍相無所，葬于蓬萊先塋，遵遺言也。分舍利之半，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閣。郎中省菴陸公沅贊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人，今柏庭善月其上足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龕即路之日，緇素男女秉爐持花，填郛溢郭，幾于罷市。觀者贊嘆，以爲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五年，其徒請銘其塔。余非學佛者，尤昧于教乘，以其請之勤，而察其實行實諦爲可敬，爲之銘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直指，教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辨之興，教門鼎盛。粵惟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淳，如玉之潔。入自悟門，縱横演説。辯才無碍，脱落窠臼。如老斲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孤老故躔。柏庭之徒，尚永其傳。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魏丞相

皇帝即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廓侍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覩殊勝。遂召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上大悦，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世業儒，踵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群兒强以聚嬉，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刹多有道之士，悉往從之。佛心纔分室

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肯之，❶而不自以爲足也。去之，見懶菴需公，爲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大慧杲公之高弟，❷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璞撫之以爲類己。然以未識大慧爲恨，不憚重趼，見于衡之回鴈峯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乃佳衲子，可爲成就，使異日爲吾家種子。」自此叢林争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衆踰千數，以爲第一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瓣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虚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堂于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爲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委金帛，創爲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飫僧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閲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辭幣甚恭。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滎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爲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于烏石山，名以「笑月」，爲終焉計。有偈云：「三峯斂卻閒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

❶「肯」，原作「背」，據《四庫》本改。
❷「杲」，原作「果」，按此指大慧宗杲，逕改。

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以後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黄金鎖，鑿碎玉樓鐘。騰身太虚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月五日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震，又得如師者爲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爲帝子公相之所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謂盛矣。籌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江開元，方有聲于時，而遽即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録萃爲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既没，乃始得百之一二刊之。余投老山林，❶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虚月。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求銘于余，爲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攖其鋒。佛日老子雲夢胸，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峯，妙智傑出傳家風。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酋傑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浮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爲最，蘭若相望，名德輩起。予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一代宗仰者，往往未免評議。至問覺雲師，則同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脣碧眼，長松野鶴，無一點世間氣。與之語，愈叩而愈無

❶「投」，原作「段」，據《四庫》本改。

窮，名下士信不虚矣。師既以隆興癸未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語鑰曰：「士之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猶不可爲滕薛大夫，矧釋氏事，寂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能使學佛者宗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無一可議，殆鮮有覺雲如者。我與之方外交，既已敘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系以銘。

師諱志連，字文秀，覺雲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于明州鄞縣之寵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竺乾法，令從禮寂公慧云爲師，肄業崇壽。年十八受具戒，明智目爲僧中鳳雛，圓照授以天台教義，後從智湧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適延慶爲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先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靖康以來更主五刹，惟妙音不及煖席而遷，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爲寶所。圓辯重建延慶于煨燼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廢礎尚多有之。虚席曠歲，實難其人。天童宏智禪師以師爲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有不備。施利山積，一毫不自奉，悉以資建立事。雲棟雪脊，傑然城隅，望之如崑閬間物，非大勤勞不易至此，而師未嘗足也。或贊其新伽藍者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爲功德耳，豈敢以此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爲法門罪人，故雖所至興建，而講學不少休。承學之徒，翕然向風。誠于祈禱，感應響捷。或欲記之，必痛以妄語爲戒。秘監姜公守四明，爲師作真贊，門人固請立石，師終不以爲榮，其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名士多樂與游，望之則毅不可犯，即之則和易温恭，久益敬之，終不得而親疎也。有達官與之劇談，貫穿禪律，纚纚不倦，驚

曰：「師禪教並通。」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師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于是肅然，尤敬異之。丞相沈公來鎮，以僧職處師，師以老疾固辭。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正一方，紀綱諸刹，毋退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受命。謙退謹愿，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從。或有私請，雖大勢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戒者僧吏邀取無藝，師爲立成規，省十之九。沙彌至于今德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所革宿弊，徐而不暴，□□□□。嗚呼！此皆人所難及者。然師之所存，心大而不密，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感疾既革，衆以葯進，師曰：「十方無碍入，一道出生死。」書偈畢，撫掌大哂，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不覺喜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所存果易識耶？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度弟子行丕等十有二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三十餘人。即以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側。銘曰：

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寂滅，釋所先。惟應酬，世所虔。工與拙，必一焉。偉覺雲，幾于全。峻而通，周而專。得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識不識，無間言。教不吝，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定生慧，無碍禪。融一理，逢其原。金而玉，嶽而淵。爲尊師，豈偶然。道既成，如蜕蟬。嗟後人，視銘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課　藁

受降如受敵賦受降之際，亦當嚴備。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敢矜已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於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僞。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撫醜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於大敵，懼見欺於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交綏之地，敢恃敦厖？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雖遺虜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焚其櫬，預防一旦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之鋭。議者曰：彼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之。何必招擕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犬戎之難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兹，果能平於突厥；耿公明此，遂終定於車師。彼有坑於既降者，固出詐謀；使之自縛者，尤非善畫。曷若我外雖弛於金鼓，內仍嚴於矛戟，深防禍起於所忽，亦慮敵乘於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爲，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因壘，既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

兼取武皇之策。因知力角於鋒鏑者，敵尚能禦；變生於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黠虜雖聞於讋服，禍心猶恐於包藏。惟吾之爲備也，既自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受欺於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刼於平涼。噫！屈膝而服也，人固畏威；噬臍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虜而獻俘于廟焉，不廢嚴兵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 渡江擊楫，❶誓清中原。

黠虜未殄，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枻；備言素志，願恢天子之京。時其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之故。爾乃緩引蘭櫂，❷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而群心已降。志必復於故土，誓有如於大江。吐我赤心，忽形言於剡木；指夫白水，期浄掃於中邦。謂夫胡塵久汙於京師，戎騎交馳於洛汭。鞠宗廟於禾黍，混衣冠於氊毳。我是以期狼氛之必敵，顧鯨波而作誓。方横橈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儻諸夏未平，尚何顔而復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綱維不舉也，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視逆胡而氣吞。倡義有先於温嶠，定從不假於平原。遂將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法駕之尊？果能

❶「楫」，原作「揖」，據殿本改。下「擊楫」、「維楫」同。

❷「櫂」，原作「擢」，據殿本改。

洗暴虜之腥羶，拯遺黎之沉溺。長淮以北也，復見於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於荆棘。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鄙漢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蠢尔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畫，舉虜廷而一空。振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冀朔，遂成再造之功。惜乎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維楫。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王師所至，食漿以近。❶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簞壺而咸至，實食漿而以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邇遐咸集，喜觀仁義之兵。惟王憫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橐弓韔矢，往平敵國之民；簞食壺漿，來勞王師之所。觀夫老幼紛至，饔飧共持。我之至也，救民於水火；彼之迓也，恐吾之渴飢。凡尔一時之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爲。兹蓋兵收不戰之功，人有再生之喜。竭蹷而趍也，欣塗炭之時脱；襁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邇。顧慕義以皆然，非吊民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抗衡；其小人以迎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孰肯徯后；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罔秋毫之犯，人無血刃之傷。

❶「近」，殿本作「迎」。

是宜至者獻酌，來皆裹糧。夏衆咸來，功可同於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於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來蘇；邇悅遠歸也，衆無携貳。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自坐見於功成，曾不煩於家至。如是則三軍益飽，何煩輓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望梅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絶也，何必饋食；釃酒以犒也，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而情烏可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咸篚元黄，人盡歸於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於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而飲衆者，爲功非易。豈知多助之擧，自有爭先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豈止壺漿簞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爲。獨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飛騰之會，統制方維。迹其奮宛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銅馬。念再造丕圖也，雖本自於神聖；而獨逢興運也，故能安於夷夏。軍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焉；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復，符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於列宿，載當二百而適際於中天。體純剛而有作，蒞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興，協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用能驤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馭世而起也，遂得位而得禄。威群盜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正於九五，祚遂興於百六。爰究位天之載，允協

羲經；詳推鬬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赳赳，濟大業以兢兢。既當陽而有造，宜取象於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潛躍；仰同符之高帝，果致隆興。因致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已新於育聖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於舉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令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故得息盜集之奮蝟，破野戰之群龍。回飈既止於九縣，彗雲寧見於高鋒。靈貺自甄，類五馬渡江之化；功臣皆厚，笑四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將也，有鱗集之歸；驤如吴公也，擅風行之譽。抑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皇復受天命，而遠跨於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爲弓賦 修身爲弓，發必中矣。

學貴務本，志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爲弓。正以不他，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中的之功。士有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存於我者，苟不知審；則發乎外者，何以示衆？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以四輕；猶弓人之爲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觀夫學問尚志，操修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邪也，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爲。慮以動，動惟時，罔蹈黨偏之適；奠而發，發必中，宜先審固之持。兹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皆審是。施於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游息則爲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

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爲的而思爲矢。彼有忠信爲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行爲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鑑彼省括，謹夫檢身。動切戒於失鵠，發何勞於叩輪。亦猶率乃攸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己，軻言如射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言功言德之方；弓之作也，有尚角尚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於射隼；材不良者，難求奇於貫虱。理既無邪，中斯可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爲良；尚小儀成，終日射侯而不出。

噫！主於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者，但知矯性之柔。曷如志正以體直，自然誠立以身修。殆將觀德於矍相，奚假矜能於養由？如是則有志於弧，禮何拘於《戴記》；其直如矢，道兼得於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爲；志眉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與人無争，則行何有闕？又當兢兢業業，以修吾之身，肯廢前功於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尊賢則士願立於朝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於賢德，斯願立於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充庭之望，不待旁招。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偕進；時乎慢士，則雖佚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撝謙；則群髦興入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晝接下，鼎亨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薦延。此既加於體貌，彼寧甘於棄捐。神聖謙沖，每優崇於儒術；英豪歆慕，咸樂効於官聯。自是來榮軒冕之華，去

耻山林之入。望旒纊者拭目以斯見，傒旌車者比肩而竚立。謂邦有道兮，於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斯其急。聖人在上，既聞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厠亂臣之十。大抵士雖貴於求仕，位尤慙於苟居。視君好惡以决己進退，觀道興廢以卜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嗟晚；則離蔬釋屩，而來唯恐徐。莫不有道，賤焉而耻也；豈若吾身，❶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投衒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儻恃禄位者，因明月而按劒；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故好仁文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之匿。譬如烏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來大宛。今也世偶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捭闔之言。又孰不思棄商築，來趍舜門？盡令雝水之西，同爲振鷺；肯顧鍾山之北，猶念驚猿。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式閭禮非常之士。俾乘駒以去者賁然而至，卧廬以隱者幡然而起。是之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馭夷狄以權賦 夷狄無信，宜馭以權。

夷狄無信，帝王審知。念何道以能馭，惟以權而則宜。制夫猾夏之戎，孰爲上策；用此隨時之術，毋守常規。夫惟惠中國而綏四方，東九夷而北六狄。制得其宜，則可以持久；馭失其道，則咸來作敵。困則卑而强則逆，肯守信以爲常；來不縱而

❶「豈若」二字，原無，據殿本增。

去不追，當從權而底績。蠢爾凶醜，緊予拊綏。恃力而侵邊也，我則爲之備禦；慕義而欵塞也，我則爲之羈縻。曾不勞於操縱，俾自至於殲夷。有德有威，控爾仇方之遠；或和或擊，運吾堂上之奇。茲蓋審變詐之無常，運機謀而四起。時乎當和，則厚其禮以無醜；勢或可誅，則犂其庭而後已。豈惟玉帛云乎哉，要在方略如何爾。其策則然，非權何以？惟舊文之守也，論鄙董生；以常道而制之，言殊班氏。非不知攘夷之事也，固不當廢；和戎之議也，尤非可無。柰何專以黷武，則反弊於中國；泥於息民，則見侮於强胡。又豈若適時變以爲備，因事宜而永圖。所以文帝和親，或議匈奴之擊；太宗誓約，終聞頡利之俘。或曰愼德則四夷來賓，修文則遠人多助。然而豺狼之心，不可以仁拊；犬羊之類，又難於情恕。故一時之制宜，在大君之審馭。術欲施於五餌，疎哉賈誼之謀；策徒論於三家，淺矣嚴尤之慮。彼有閉玉關而謝質者，謀出世祖；置金城而處降者，事由孝宣。一則遠絶於西域，一則窮討於先零。肯泥已行之迹，各從制變之權。故我智切戒於膠柱，謀當從於轉圜。以至分閫率師，必命兵機之決；出疆爲使，亦容利國之專。噫！干戈皮幣也，不可以爲常；縉紳介胄也，豈宜於偏信。必審察於敵勢，亦深防於邊釁。方今黠虜之背約，乃天亡之時，舉王師而一振。

濟河焚舟賦 濟河焚舟，志在立功。

戰欲必勝，歸寧預謀。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於故國；火其巨艦，示死報於强讎。昔秦穆違

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於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於拜賜。全師再出，俱懷犇北之羞；雪耻不忘，常起鄉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呼即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先於效忠。昔也喪師，曾愧萬全之策；今焉賈勇，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絶鯨波而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顧吾壯志已爲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之計。莫不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焚。烈焰奔電，長煙走雲。俾歸者以絶望，庶往焉而立勳。回視歸途，渺洪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於三軍。故得我師奮臂以長驅，鄰國斂兵而自戢。從横馳河内之地，談笑取王官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殽尸而洒泣。挫夫强晉，既聞國耻之消；威彼西戎，尤喜伯功之立。兹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於擊楫；好謀而成也，非不悔於馮河。百敗而勇氣不讋，一勝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不磨。誓必破於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於易水，小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因一眚而遂弃，徒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凛然如在。

本彊則精神折衝賦 本彊則以精神折衝

本既彊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士朋來，益聳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犇突之鋒。切原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爲本。苟并謀兼智也，能以

德而爲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聲而遠遁。蓋朝廷爲諸夏之本，能制勝於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於四遠。觀其多士同德，一人厲精。肅爾幄中之妙筭，凛然堂上之奇兵。勢既聞於克鞏，勝自全於不争。朝有德而益尊，人皆奠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争衡？兹蓋威稜之震也，足以聳動於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揭爲之儀則。人咸想於風采，我何勞於聲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於樽俎，兵自罷於鄰彊；齊威必勝於朝廷，會果來於敵國。大抵萬里制難者，以任用於賢士；匹夫敢争者，以輕量於大臣。今也俊乂垂紳而搢笏，臣主聚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正須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却强秦。譬夫猛虎在則藜藿不採於山，神龍居則網罟不親於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氣焰不可鄉邇。國家按堵以無事，戎虜從風而自靡。顧厭難於無形，非得人而曷以？賢五千之騎，隋何徒詫於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稱於一士。噫！子玉不去，則爲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楚之强。矧多士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之，則彼烏敢當？豈不見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侵彊。彼有威却匈奴者，未免於窮征；口伐可汗者，猶勞於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靈武而姦邪敢桀。方今優游於巖廊之上，而精神折衝九有，自聞於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歲星所居，宜有其福。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

有其福以誠宜。仰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咸被純禧。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運於上者象不虚示，則居其下者應爲甚速。爰占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育之理；王於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既循度而至止，則錫羡以宜其。右行於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其地，備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尨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摧吴國之强；晉室得之，果挫苻堅之鋭。大抵事將兆於休咎，星乃爲之疾徐。超而前者，或弃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虚。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所之得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况此應王者而紀於號令，主歲事而爲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淫在元枵之次，徒致鄭饑；既居析木之津，遂興陳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於天度；歲之居也，實昭於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樂，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考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予。斂時福而民罔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天性明達，好謀能聽。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之明。顧夙負於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於群議，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謂不咨於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具臧；屈群策以兼收，又能審聽。觀其逐鹿屈起，斷蛇勃興。善欲納則如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爲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爲最高，雖獨稱於赫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説辭或悦於監門，謀主或資於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於衆智，明達蓋由於天性。顧將軍何以教，深圖東鄉之功；非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可決於一戰，甲兵之利可服於諸侯。蓋念至仁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筭勝少筭也，敢忘用謀？我是以疑切戒於築室，從有如於順流。爲真王爲假王，悟陳平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無豁達。然而助桀爲虐者，欲居秦室之富；養虎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於能用，亂何由而可撥？所以關東欲弃，問不憚於據鞍；戍卒能言，見豈嫌於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孫之争；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於多士，智難合於敷天。殊不知過雖聞於有此，改必見於幡然。遂令信彼四人，爰割體膚之愛；封之萬户，深懲械繫之愆。至兹騎項雖倨也，諫而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

愛於兼聽，人亦爲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剪一時之强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開未從仕，聖人使之。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顧元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効施爲。蒙嘗尚友聖門，潛心諸子。仕焉非苟於利禄，學也所期於官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觀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於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效職；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獨能參於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厠於王臣。開也倏爾有聞，欲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於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於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己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急於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鍾。雖尚遲於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於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於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爲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於將聖？今也師以爲可，而猶切於退託；道既未成，則尚資於涵泳。志有同於曾點，姑樂舞雩；藝或及於冉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干禄而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於爵禄，迹寧滯於蒿萊？歷攷闕里，賢推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啓有民之説；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於恬愉，心不謀於富

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歉，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今天下可傳檄而定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一云「乘破竹之勢也」。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於遠邇；軍書所至，當自底於安全。夫惟信已結於人心，助遂多於天下。彼陷於塗炭也，無不徯我；則聞吾號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頸以望焉；于以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咸鼓，民思已深。萬里起簞壺之念，中原徯車馬之音。苟用十行之札，足安四海之心。寰宇雖遥，已欣聞於大號；尺書所至，自平難於當今。是宜敘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書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左。何在我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順從；馳吾插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强人之服者，必假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師之至，歡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膝，老稚聞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於平廣；淮陰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於歸心，國何煩於馳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强猶作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内華而外狄。掉舌而賢五千騎，豈勞辨士之隨；憑軾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之酈。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人心焉悦隨，則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興

可冀也，亂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郎，止諭意於蜀道；守夫鴨淥，卒貽誚於高麗。皇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於討論；帷幄之臣也，又加於審訂。俾萬姓以咸悦，聳百蠻而退聽。方今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仁孝之道，二致同源。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於二致，理蓋同於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於爾殊，人或多於自異。語其大體，則似有異用；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兹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充；究厥本源，是理曾何於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爲。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它岐？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别；舉斯加彼，率由内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塗；如鈎深探賾而言，孰云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於事親。苟志於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疑於前後，而本原不離於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曾何派别之因。本立道生，載攷《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陳。是源也，會精粗於一致之中，合内外於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於銖兩，先後豈殊於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愛則無差，本異

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鄠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於此、失於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並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見以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二子皆以其道而鳴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玆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考。以亞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學而終於窮老。其遇於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入聖人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顧二儒仁義之言，一根於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警於時。玆蓋二百餘章兮，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兮，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千載未光之病，豈没世無聞之耻。時將駕説，鼓木舌於諸儒；經本吐辭，和金聲於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於得已；況之説也，不貴於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難德衰之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人或擊之。茍匪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愈盈，固異震雷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爲。寧不由别王伯之尊卑，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衛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德

音之不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於韶樂，鄙弗能之后夔；鏘若鈞天，小爲文之韓氏。故能倡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鴃兮，豈巧舌之能騁；天下之梟兮，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之不惑，由大聲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文徒稱於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辭只見於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二。群儒敢飾於邪説，處士不容於橫議。然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它，由孟荀之不墜。

殘月如新月詩

近晦月猶在，蕭騷夜向晨。已殘幾欲盡，忽見恍如新。老桂沈清影，餘輝釦半輪。纖纖兩頭玉，皎皎一鈎銀。明似哉生際，光疑太逼真。粧樓誰起早，深拜誤佳人。

炙背俯晴軒詩

炙背情方適，融霜日正暾。何妨憑曲几，相與俯晴軒。愛景欣亭午，閑身得負暄。映簷成白醉，挾纊謝奇温。豈止寬寒色，猶思奉至尊。桃花滿肌骨，佳句憶王孫。

置酒沛宫詩

漢祖功成後，時因過沛宫。還鄉上心喜，置酒故人同。高會延遺老，酣歌和衆童。窮歡新笑樂，起舞舊英雄。一云「威方加海内，樂已勝關中」。慷慨悲游子，軒昂賦大風。

永爲湯沐邑，何用築新豐。

天寒割蜜房詩

埸圃功初畢，天寒樂歲穰。山居收密課，簷外割蜂房。弱羽依晴日，纖胥怯曉霜。鉛刀開户牖，棘匕薦甘香。作室何時再，趍衙未用忙。百花辛苦處，今日爲君嘗。

黄知橘柚來詩

一舸放長江，遥林底處黄。自知來橘柚，先已照滄浪。緑葉凝烟密，金苞射日光。相迎蒼縣雨，暗識洞庭霜。味詑江陵種，庭垂禹廟荒。何如船上看，數里更飛香。

背水陣詩

十里當勍敵，臨機事寖危。萆山兵已遣，背水陣尤奇。前澤書誠有，行權我獨知。正須投死地，何用恤群疑。拔幟終如約，傳餐亦應期。孫吴非紙上，方略要從宜。

鯤化爲鵬詩

鯤大幾千里，揚鬐氣日增。一時俄化羽，萬古記爲鵬。鱗族疇能比，龍門不足登。天池將轉徙，雲翼快飛騰。怪矣齊諧志，壯哉莊叟稱。鳶飛與魚躍，曾不事誇矜。

一月三捷詩

勇甚鷹揚將，身從虎穴探。六師心不二，一月捷凡三。戎卒時非久，邊庭戰已酣。神戈窮逐北，露布屢馳南。貔旅彌思奮，狼心敢肆貪。七旬有苗格，較德可無慙。

清泉潔塵襟詩

騷客事幽尋，清泉一派深。居然浮爽氣，聊用潔塵襟。徹底明蒼石，澄波漾碧岑。應添山澤趣，盡滌市朝心。洗耳何妨聽，吟詩更喜臨。至哉天下樂，穩坐讀書林。

復見官軍詩

元帥平京邑，歡聲夾道聞。不圖當此日，復得見官軍。將鉞來何莫，壺漿意已勤。重瞻貔虎士，盡掃犬羊群。王旅方馳電，民心極望雲。長安十萬户，拭目待吾君。

物色訪嚴光詩

肥遯推嚴子，招賢仰漢光。營求思舊學，物色訪群方。聘問期終得，形容尚未忘。羊裘方審識，蒲乘遂搜楊。不羨雲臺繪，還歸釣瀨傍。高風今尚在，江水與俱長。

冀北馬群空詩

冀北雖多馬，知惟伯樂工。秖因良種去，便覺舉群空。過視千蹄衆，先收八駿雄。謾聞餘布野，無復見追風。騏驥方犇逸，駑駘豈混同。儻非承一顧，鳴意孰能通。

習馬長揚詩

强漢承平後，兢兢武不忘。整師臨五莋，習馬向長揚。冀野來騏驥，天閑出驌驦。驤騰射熊舘，馳驟華山陽。輦路千蹄穩，瑶池八駿良。上方勤閱武，願賦翰林章。

飛泉漱鳴玉詩

翠巘幽深處，飛泉觸石鳴。跳珠不勝亂，漱玉有餘清。水落千尋險，風傳萬壑聲。玲瓏鏗璧韻，激濺破瓊英。漢水思遺珮，滄浪想濯纓。何須韓吏部，聯句賦琮琤。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和舅氏適齋汪公尚書詩

適齋慕香山之高續達哉行集香山詩句次韻

脱衣典酒曲江邊，不作閑游即醉眠。大抵浮榮何足道，生理何曾得自全。朝廷雇我作閑人，髥鬛緡錢二三千。一種共君官職冷，收得身來已五年。五年炎涼凡十變，老後誰能惜酒錢。塵纓世網重重縛，七十八十百病纏。千萬人中無一人，自喜天教我少緣。六十三翁頭雪白，貧家强健亦天憐。每媿尚書情眷眷，與君一醉一陶然。其間氣味都相似，猶在病羸昏耄前。月夜徐行石橋上，累累棟宇相連延。歲種薄田一頃餘，薄産處置有後先。更無俗物當人眼，遊魚鱍鱍蓮田田。爲君舉酒歌短歌，不妨兼有散花天。

適齋示池水大篇效元白體相答

適齋一片心，它人難與比。少時發此念，樂施到莫齒。婚姻成者衆，葬埋不知幾。義氣追古人，仁風動桑梓。利益及物物，方便形事事。先正有此言，源流固有自。外家有大池，清波照叢桂。來者不問誰，小大聽盈器。及其旱將涸，一雨復清泚。我舅爲欣然，作詩自言志。平生欲濟人，往往多割己。向來俸可分，掛冠踰一

紀。心勤力不逮，不得盡如意。安得有貲財，如此池中水。來求則應之，吾心斯足矣。長篇筆餘力，亹亹遂滿紙。病足正僵卧，三誦爲之起。韻險不容次，愚言不能止。公曰汝答我，只用元白體。公心與天通，言合孟軻氏。菽粟如水火，此意豈不美。黄金土同價，但恐無此理。求水易足用，近止及鄰里。上不過飲食，下亦止濯洗。求財則無厭，來不問遠邇。應者力已竭，求者殊未已。有如一富翁，獨處百家市。始焉逐什一，貧富本相濟。餘波被四鄰，人情皆可喜。久之責望重，爭訟隨謗毁。不言理曲直，但謂富者鄙。堯舜有至仁，猶病在博施。所以漢劉德，其言有深旨。富者民之怨，百萬輒散棄。貧富各有分，取予尤不易。生長在舅側，義事熟於耳。頗亦知爲人，緩急力不計。舅言出於仁，甥言裁以義。二者若不同，同歸於一揆。愛苟無差等，兼愛幾墨子。豈惟道非中，安有力及此。仁民與愛物，要自親親始。

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次韻

家舅年益高，何止七十稀。神明曾未衰，髮黄齒如兒。義概同古人，閭里咸歸依。度量海深闊，仁愛佛慈悲。居然三達尊，後生願影隨。爲作真率集，率以月爲期。平生持謙柄，自牧何太卑。善學柳下惠，不欲慕伯夷。一鄉有善士，收拾略不遺。以此娱我老，今是勝昨非。何必汗漫游，據龜食蛤蜊。但欲客長滿，痛飲真吾師。鄉黨既恂恂，朋友亦偲偲。凡我同盟人，共當惜此時。間或造竹所，寧容掩朱扉。耆英古有約，不勸亦不辭。此意豈不美，謹當守蕭規。

達哉杜陵客，從它人見嗤。

表兄陳安行遷右司、仲兄遷大理丞、余遷太府丞寄詩爲賀次韻

東塾談經歲月輕，外家生長復何營。王生此舅若無有，揚惲一書安得成。首寄新詩欽厚意，却思往事念平生。當時更荷外祖母，幼惠尤憐盛氏甥。

爲親敢説宦情輕，公退委蛇懶自營。朝路一時偕寸進，適齋新句已先成。圉師況復今同里，武子非惟愛外生。舊日阿童今欲冠，❶此恩更欲到彌甥。

適齋掛冠次韻

致仕吾非不待年，禮經自合許求田。秪圖徑取衣冠掛，不願更尋香火緣。富貴鼎來先瞥地，❷是非衮處獨翩然。鄮峰相對兩真隱，共仰元台與大天。

世事相牽無了期，平生待足是何時。抛官不作九閽夢，納禄尚餘三徑資。紫綬金章寧復戀，黄冠野服自相宜。耳根贏得長清浄，理亂從今不用知。

余初除西掖，適齋惠詩以二甥相繼綸爲喜，安行表兄貽書喜溢于辭，謹次二篇爲謝，末章以屬安行

漕臺生處寢之床，叢桂還分一葉芳。紅藥堦邊懷老謝，桃花觀裏憶劉郎。首煩

❶「童」，原作「重」，據殿本改。

❷「瞥」，殿本作「避」。

賢舅書增喜，想見慈親色更康。無忌安能真酷似，願從外氏借餘光。

敢謂封倫據此床，幸從科級紹餘芳。紫薇繼直中書省，叢桂猶爲同舍郎。太史書傳得揚惲，渭陽情厚爲秦康。外家宅相君餘事，魚目何堪比夜光。

余丐郡得婺以詩相迎次韻

風際端宜鷁退飛，青雲高處有危機。屢遮西日成何事，幾向東風詠式微。塞馬云何真是福，鱸魚正不爲知幾。休論五馬人生貴，且奉潘輿得賦歸。

約訪王卿正己**已而中輟次韻**

歸來親戚話通情，準擬流花得再行。已荷適齋容接武，敢從酌古遽渝盟。烏衣門巷人非遠，緑野樽罍計未成。官已得閑身未暇，因仍恐或過清明。

謝太守送雪次韻

一冬秖見曉霜寒，未得飛霙萬里看。多謝黄堂贈圭璧，欲從乳竇倚欄干。簷高安有冰成柱，坐久空餘水在盤。歲晚願呈三白瑞，要觀積玉滿林端。

清高閣觀雪次韻

衝雪上層閣，真成清且高。主人風節峻，坐客笑談豪。泛剡訪安道，賦梅思水

曹。好因窗映夜，凉飲讀《離騷》。❶

真率會次韻

喜奉潘輿得退身，烏衣相會總情親。樽前正好醉千日，林下何妨見兩人。閑暇止應開口笑，談諧尤稱掇皮真。夜歸更作驚人語，舅氏從來筆有神。

楊聖可棋集余方歸自桃源不及預次韻

屏處尤便野性慵，故人何幸總相逢。棋酒賦歸敢慕陶彭澤，自免猶睎邴曼容。交歡情正洽，江山得助景方濃。嗟余誤入桃源去，歸路滿城聞晚鐘。

汪達可招游臧園次韻

城下名園稱老懷，乳鶯飛燕共低徊。寒梅送臘曾先到，嫩緑留春喜再來。眼底芳時能幾許，樓頭衙鼓謾相催。主人好事不嫌客，素壁揮毫又一回。

滿架酴醾愜雅懷，更添林下紫徘徊。平湖不怕重門阻，勝賞何妨後日來。酒興已隨斜照遠，詩情無待片雲催。黄昏鼓棹欲歸去，望望煙林首重回。

士穎弟作真率會次韻

何羡祖希情好隆，朱陳累世意交通。

❶「凉」，此字底本經描補，殿本作「痛」。

舅甥巾屨頻相接，兄弟樽罍喜更同。參坐幸容攻媿子，主盟全賴適齋翁。日來愈得清閑趣，斗酒不妨時一中。

吊王卿之喪次韻

去歲同登百尺樓，相期春晚更重游。舟藏大壑夜俄去，橋跨清溪花自流。五紀情親真是夢，四山風物總成愁。一朝千古尚何及，空使文皇歎薛收。

喜雨次韻併呈郡守吴居父

一旱禱而雨，此心天與通。爲霖三日足，起舞萬家同。破塊朝方爽，翻盆夜正中。隨車真響應，巫覡又何功。

洗印日無幾，載芟春已祈。龍神來鄮嶺，香炷爇流眉。自笑受廛許，堪爲學稼遲。洋洋添野水，已足樂吾飢。

雨師爭自效，風伯尚何施。膏澤由分閫，空餐媿奉祠。農功今可濟，水利更毋隳。喜雨無煩記，行人口似碑。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學士奉祠次韻爲賀

屢報銀臺給事中，忽聞喚渡浙江東。長安幸免手遮日，圓嶠莫嗟船引風。廪繼真祠身暫逸，班聯内閣眷方隆。且歸同伴適齋老，便看鋒車召此翁。

送安行表兄葬次韻

深沈仙洞鎖神清，萬壑松聲不似晴。

宿草它年空悵望，生芻今日寓精誠。山川氣象渾如舊，劒佩風姿儼若生。猶記玉音稱酷似，始知無忌乃其甥。

尋春次韻

一自東皇天上來，坐看芽蘖起枯荄。化工潛有洪鈞轉，春事何勞疊鼓催。晚景鬢凋寧再緑，去年花謝又重開。賞花携酒那容緩，走遍郊原莫便回。

曉來陌上雨斑斑，同社相將便出關。席地亦堪尋酒所，得園徑與坐花間。從教多病須行樂，任是清貧也破慳。門外紅塵深幾許，誰人能得此身閑。

次韻十絶

休官

人生寧問草堂資，乞得閑身且徑歸。慙媿舅甥俱就隱，澹然相對兩忘機。

發書

故人惟賴幾行書，今日誰能更訪吾。舊日熱心今就冷，向來已自得揶揄。

見客

客至何妨送與迎，門前羅爵亦人情。可憐寒士猶相望，時有飢來柳絮輕。

出謁

杜門却掃寖多時，間傍人門亦漫爲。
茶竈筆床煙浪去，自疑身是老天隨。

赴會

幸身未老已先閑，到處時時盡醉還。
更欲相邀蓮社客，共尋精舍上孱顔。

病起

老去情懷百不宜，上樓腰脚覺舒遲。
適齋異稟人難及，病起精神略不衰。

安心

但使心如水在槃，坐令四體自然胖。
有人來問安心法，將汝心來與汝安。

讀書

佚老無如大字書，聊將遮眼度三餘。
有時忠義忽相激，間遇包胥與子胥。

染鬚

染鬚欲學少年時，笑殺當年榮啓期。
公道世間惟此耳，年來猶幸不相欺。

修養

聞道壺中別有天，能將俄頃比千年。千年俄頃俱成夢，只任天真却晏然。

同年鄭貴温寺丞直華文閣致仕次韻爲賀

先生久矣愛吾廬，絶勝揚雄宅一區。贖有珠宫來海石，不妨茅屋繞畦蔬。來書已許尋前諾，同社方將約並驅。更欲相邀預真率，車公豈可坐間無。

倦游歸騎自吴門，尋上封章叩帝閽。俞旨肆頒旌素節，華文進直示優恩。淵明妙句群賢和，疎傳佳名萬古存。加我數年祈謝事，此心難與俗人論。

次韻四絶

初得曾孫女

外子惟知媿可攻，羡公八十未衰癃。曾孫喜見新文褓，尚想當年擲鏡翁。

末莉花

江南創見喜孤芳，見説閩花徧海鄉。安得一居香盛處，帳中巧作寶毬粧。

從子澡滌築屋荷池上

樓臺墻宇家家月，楊柳荷花處處風。最喜兩涯相映帶，一時倒影入池中。

山亭納涼

不嫌西照與朝曦，城郭誰知住翠微。天幸外門才咫尺，欲陪杖屨夜忘歸。

次韻五詩

山行野老問年

田夫笑把褐衣牽，爭問壺中別有天。齒髮雖衰渾未覺，精神愈勝果何緣。公言已老偶能爾，我本無心只自然。再禱百分才及一，定應椿壽八千年。

堅鄭貴温棋社

二公休致我來歸，儘可同裁隱士衣。此已屢謀登竹所，君其無吝造城扉。人間厭見手翻覆，樂處但當頤指揮。涼氣一新宜近酒，盍簪莫似向來稀。

秋涼有感

公看魚躍與鳶飛，鶴脛雖長斷則悲。世事不容人苦較，秋風自有葉先知。青奴難免交新絕，素扇寧須手自持。宋玉賦篇終未達，不如老子笑成詩。

諭悲秋者

黄雲萬頃一時收，喜見高空風露秋。歲事及今將告畢，人生到老盍歸休。固知景物能興感，亦有癡人苦過憂。胸次果然無一累，豈容秋月使人愁。

舅甥賡酬之樂

神明未覺晉公衰，老母尤欣兄弟怡。范甯王忱無許壽，牢之無忌不聞詩。秋風對酒勸酬處，夜月乘橋來往時。但要兩家同此適，不須更遣外間知。

八月十四日携家泛月次韻

月到平湖金作波，一城惟此占秋多。水晶宫裹清無比，何用重登漢駁娑。

九秋風月正分平，盛滿金晶分外明。老子此行端不惡，夜深幾得聖之清。

稍先一日我中秋，[1]行徧芙蓉與菊洲。作意安排却非適，不如乘興徑行舟。

猶記年時看水嬉，不如此夜月相宜。仙翁一醉非塵世，爲問姮娥知未知。

草草真成一段奇，比鄰非不借餘輝。板輿何敢侵風露，略望簷間且勸歸。

[1]「我」，殿本作「是」。

次韻十詩

懶學仙家煉大還，但欣晚節在林間。鴛行免奏三千牘，駑駕難參十二閑。短艇有時浮淥水，輕輿到處賞佳山。莫言冷淡爲生活，冷淡終然無後艱。

秋來病體費支吾，深閉柴門臥草廬。藥裹多尋醫者問，酒樽浸與故人踈。時須勉强陪來客，未免辛勤答遠書。此外儒生真氣習，簡編猶欲趂三餘。

大率舟行岸自移，機緘何必更深思。雨餘坐見水三尺，雲浄喜看天四垂。荷沼已殘霜後蓋，桂林初綻月邊枝。閑中氣味深長甚，問却西風總不知。

幸堪擊壤樂清時，衰病情懷百不宜。秖好灌畦陪漢叟，更欣學圃慕樊遲。逢人草草須傾酒，得韻匆匆且和詩。琴意高低尤自適，高山流水久心知。

甥舅相尋向酒邊，相忘情話更怡然。人言難遇雙延閣，自媿叨聯兩大天。只覺光陰詩裏過，何妨枕簟醉時眠。此中別有真消息，莫爲人間醒者傳。

從來憂道不憂貧，晚向閑中得此身。直把宦途如夢過，任他世事似棋新。坐間可説舊時話，眼底幸多同社人。賡唱本求閑燕樂，莫夸末路費精神。

自憐鶴髮奉慈親，家舅還欣託寶鄰。已向雲間收倦翼，甘從波底作潛鱗。幸然松菊連三徑，❶誰謂神僊隔一塵。野服相從成二叟，不須更現宰官身。

笑它咄咄向空書，既老投閑計未踈。

❶「幸」，殿本作「果」。

釜裹有魚長自足，門前無爵是吾居。休論仙子生塵襪，莫問高軒織翠裾。百念已如灰樣冷，更無驕色與人鋤。

秋宵坐到玉繩低，歷歷明蟾數桂枝。重露半翻蕉葉徑，好風時颭荳花籬。不妨起舞弄清影，何用撞鍾夸小詩。濁酒困人垂欲睡，更揩病眼一揚眉。

秋到先生舊草堂，涼飈林葉已飄黃。漸看天宇清霜肅，更覺人家白晝長。歷世既經三折臂，坐愁何必九回腸。世間萬事消磨盡，秖有詩情未遽忘。

客省中次韻❶

三年此月綺筵開，盛意勤拳不待催。預約行人須已集，先欣數客肯俱來。詩筒才到先賡韻，酒興方濃莫筭盃。更欲秋深窮勝踐，鄒枚後乘可容陪。

花若開時定自開，芳心深靚不容催。主人又有新詩出，佳客應尋舊雨來。樓上已聞香撲鼻，堂前儘放酒盈盃。高燒銀燭照花睡，便到更深亦願陪。❷

次病足韻

定數無過偶與奇，達人處順更安時。不於椿菌量長短，豈爲彭殤較疾遲。雖是一時身有疾，行開九秩壽無期。外生六十頭先白，杖屨相從最得宜。

❶「省」，原作「目」，據殿本改。
❷「便」，原作「更」，據殿本改。

戲和三絶

脱索

纏縛千遭趂酒巡，環觀巧手競稱神。莫言名利如韁鎖，猛烈抽身亦在人。

藏㩵

儘教逞技儘多般，畢竟甘心受面謾。解把人間等嬉戲，不妨笑與大家看。

傀儡

假合陰陽有此身，使形全在氣和神。王家幻戲猶堅固，線索休時尚木人。

晝寢正酣以二十韻詩來亟爲次韻

老氏正求知我希，吾今老矣更何之。極知仕宦皆由命，縱有功名已過時。覽鏡形容寧復我，還鄉交友定從誰。慈親多幸方難老，家舅尤欣未覺衰。教誨至今仍似舊，襟期暗合自相知。新詩必使篇篇和，勝地還容處處隨。晝永劇談俱喜聽，夜深清坐更忘疲。素欽行己初無玷，願學持心不自欺。紫橐清班叨預列，黄金横帶忝同垂。六旬顧我猶加懶，八秩如公尚自持。但仰三尊知共慶，孰云十拗敢輕嗤。無情到此方爲達，省病從它不用治。世事只將同蝶夢，人生幾得見雞皮。觀書自適非求解，杖策徐行莫厭遲。儉素何妨貧勝富，優游真是樂忘飢。雖然調樂無千指，儘喜當歌有

十眉。報謁要須親自到，赴筵直以散爲期。醉翁雅意非謀醉，棋社清歡豈爲棋。白髮只宜甘散誕，紅塵任彼自奔馳。安輿來往長陪侍，此意終身誓不移。

次贈少微兄韻

汪樓比屋古城隅，彼此清貧不願餘。南阮諸賢今有幾，東床佳壻竟誰如。歸鄉年亦非全老，對酒情猶未覺踈。來往兩家無倦色，此身端合老犂鋤。

桂花方開約客次韻

久疑巖桂儘遲開，留待生朝伴舉杯。老去欲尋千日醉，客來同引百花醅。況臨高閣枝枝秀，好判閑身日日陪。家釀盡傾君不惜，莫教缾罄耻爲罍。

蔣德尚棋會展日次韻

棋社經年能幾回，身閑深幸屢參陪。一旬又見朋簪集，三徑還因聽履開。休苦索居徒面壁，何如相遇且銜盃。雖由藥裹寬初約，不礙重尋舊雨來。

太上皇帝聖體清康、老母進封信安郡太夫人、適齋除敷文閣學士有詩爲賀次韻

清朝孝治古無倫，通籍推恩總及親。八秩升班惟二老，九齡拜命更何人。春初慶席歡猶在，歲晚宸綸喜共新。須信長年多富貴，秖因同見會昌春。

吾母年高絶等倫，癡兒何幸得榮親。九重錫類真千載，八座承恩只一人。共仰外門流慶遠，喜同介弟寵光新。兩家盛事人争賀，和氣薰爲臘裏春。

次題曉上人閑静軒韻

我居城郭子居山，兩地相望數里間。我已得閑猶未静，子雖處静少曾閑。莫將花與夢相似，只用心如石樣頑。❶要識箇中真信息，孤雲僧事兩相關。

次韻十詩

棋會

歸來鄉曲大家閑，同社仍欣取友端。無事喻盃何不可，有時會面亦良難。少曾環坐坐長滿，賴有主盟盟未寒。琴弈相尋詩間作，笑談終日有餘歡。

老態

舅甥身退不爲遲，肥遯猶當未老時。東晉雖慙古元亮，晚唐知慕老天隨。公開九秩身方健，我甫六旬心已疲。不敢自言成酷似，腹心惟喜兩相知。

晨朝懶起

坐見一翁雙鬢皤，只贏曉夢到無何。窗涼風透真成適，日出事生還更多。足弱

❶「只」，原作「之」，據殿本改。

已難堪蠟屐，齒摇初不爲鄰梭。回思螭陛班心處，日日奔趍向馺娑。

見客

車轍長多長者臨，相過肯笑席門深。寒暄固有三分話，臭味還傾一寸心。客至自應閑不厭，年來寢覺老難禁。應酬既了無餘事，面壁何妨學少林。

晝寢

才盡甘爲世所捐，不如高卧了餘年。時逢毁譽心無諍，間有詩文手自編。老去已知身是夢，閑來更得酒中天。簾深午寂渾無念，只與白鷗相對眠。

喜閑

投閑時以醉爲鄉，人既相忘我亦忘。雨足已期南畝熟，風清更愛北窗涼。晝觀碧落雲千疊，夜看中庭月一方。時援素琴聊自遣，誰能更作鳳求皇。

杜陵鄭老共襟期，門外紅塵弗與知。近日頗荒攻媿課，多時不見適齋詩。竹深荷浄相留處，月白風清偶會時。地僻衣裳俱自懶，黄冠野服澹相宜。

讀香山詩

詩到香山不計篇，想逢佳處輒欣然。明知無子可傳業，每遇爲文自入編。舉世慕名多諷誦，惟公著句得純全。胸中相似

詩方似，一等不爲名利牽。

即事

旋插杉枝蔽曉曦，緩摇輕箑自融怡。調琴不用求成曲，得句何須湊作詩。❶無復趁炎同褦襶，但能尋睡學希夷。太倉日食五升米，老矣不嫌人更嗤。

西山

兩岸杉松翠蔭長，輕輿連日得彷徉。絶憐林下朝還莫，不問人間炎與涼。睡起閑情方自樂，齋餘歸路未須忙。何時更向月溪去，願著青鞋走侍旁。

燕居

大老今居東海濱，燕居晚歲更申申。外生但喜長依教，一笑相從莫問貧。閑裏只將詩作活，酒邊猶有筆如神。乞言授几俱休論，且作羲皇以上人。

子成兄年八十六、史子久八十二、舅氏八十一會于適齋次韻二絶

堂中三壽喜同時，黄髮相逢齒更兒。參坐共談宣政舊，風流不許後生知。

閭里舊游能幾人，適齋猶有筆如神。莫言二老升沈異，各現宰官居士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❶「湊」，原作「揍」，據殿本改。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北行日録上

時待次温州教授，隨侍兖公守括蒼，受仲舅汪尚書大猷之辟。

乾道五年己丑

十月九日辛卯，邸報：仲舅侍郎充賀正使，曾總管覿。副之。

十日壬辰，蔡興以仲舅書來，辟充書狀官，二親許一行。是日游南園，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俶裝。

十二日甲午，陰。

十三日乙未，雨。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以《鳳棲梧》餞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仁父約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晚晴。仁父酌别於少微閣，醉中唱和。

十七日己亥，晴。

十八日庚子，晴。飯後别二親，徑出城。張子質一見於驛亭。仲兄、器之、元聲弟、澤相送至壽寧寺，仁父繼至。飲罷東行，宿巖泉夏家店，去城十五里。

十九日辛丑，晴。行二十里，飯午頓驛。行二十五里，宿荆山上方。

二十日壬寅，晴。早登小樓眺望。行十里，飯蔣家店。過縉雲縣，少候仁父，即行。道經放生潭，山水秀發，策杖縱觀。聞有趙侯廟，鄉人敬之。石有如杖、如履、如甕、如舟者，皆以侯名。雙頭巖、白巖、烏巖，皆奇偉。白巖峭立臨溪，松竹秀潤。

烏巖下有石室，端植如門。渡溪，入仙都玉虛宫路，回顧南岸，石笋森列，有亭翼然。僕夫曰：「此初暘谷也。中有石鼓，叩之有聲。」以既濟，不復往。路轉山回，已見獨峯。大松夾立，清溪映帶。眇視林間，有巨石屹據如雪，且行且觀，遇道童，問石之名，云有洞名「忘歸」。既懲初暘之失，遂回登焉。洞中可容數十人，四旁嵌空，如出鐫斲。旁有小洞，一石横陳如臺。松風清微，俯和湍瀨，是真使人忘歸也。下行里許，益近獨峯。峯之上相傳有鼎湖，嘗有巨蓮葉因風而下。石壁隱隱有車轍，世言黄帝由此飛昇。塘曰「黄履」，言遺履之地。地曰「静樂」，言鈞天至此而不聞。峯後大山如屏，奇石崷崪。始望之，高列峯外，自謂儻登其上，必可俯瞰鼎湖。下有鋭石，僅如一笋。及即之，後山靡迤而退聽，石笋亦不可跂及。而此峯獨上摩穹漢，巍然削立，無階而升。人有捫蘿登後山之巔者，猶覺未及强半，是知此峯真衆山之宗，非凡目所可窺測也。後山有石空洞，躋攀而上，一竇通明。昔劉先生於竇之外横木爲床以居，至今遺簀猶在，號「隱真洞」。高不可登，悵望久之。循峯而北，又有仙水洞，一名鏡巖，懸崖數十尺。級石以上，石罅有水，僅如屋漏，終古不竭，下鑿小泓貯之。名公遺墨，鑱滿四壁，迂叟、介夫、趙清獻公皆在焉。携酒對酌，清坐移時，亦記歲月而還。再至峯下，大書姓字。小憩宫前兩亭，顧瞻偉觀，兀不得去。洞心駭目，生所未見。入據上方，相與痛飲賦詩，醉墨淋漓，揮掃滿壁。秉燭朗誦，傍若無人。詩榜櫛比，蓋自香山居士而下

不知其幾。閲十之三四，不能盡讀也。宫前有門，書「祈僊總真洞天」。是日行四十五里。

二十一日癸卯，晴。早復筆詩于版，各置醉墨高處。謁黄帝祠宇，李陽冰篆額，今留縣庠。聞有上宫名妙庭，相去三里而近，它無勝概。有洞名金龍，一竇通獨峯下，僅容小兒出入，而其中甚寛。宣和間嘗以金龍鎮之，爲睦寇盗去。脚力既倦，不得窮歷。出門相羊峯下，絶溪而西，數里間山川猶競秀未已。有徐氏小亭，横跨練溪，小憩而行，三十里飯黄碧。村醪醇釄，不殊家釀。二十八里宿和尚店，去李溪猶二里。會倅廳一兵楊靖自紹興回，因發家書第一封，録所題仙都二詩寄仲兄。

二十二日甲辰，夜微霰，早陰晴。行二十七里，飯諸應。行三十餘里，至龍窟。行五里，宿尚書塘。

二十三日乙巳，晴。行二十里，飯楊溪。仁父由新塘路之四明，分袂于此。田間行久之，猶能相望，將入山，舉手一揖而别。四十里，宿横塘暮嶺間張家店，途中惟售溪坊酒頗佳，然比之黄碧味不及，而價又三倍。深夜微雨即霽。

二十四日丙午，晴。行十餘里，入東陽縣。先見同年姚尉，瀛。次見王宰，楫。爲諸卒批旁，小憩一店。尉已先至，再三留一飯，力辭之。行十里，飯愛頭孫家渡。溪行五十里，宿余店，蓋過蘇谿八里矣。夜微雨。

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復止。行二十二里，飯羅嶺下篆坑何店。行三十五里，宿義井夏店，過牌頭十里。

二十六日戊申，晴，風。過平歷，遇客將李濬等回，發家書第二封。行三十里，飯高擁楊家。行三十五里，宿灰竈頭於店。

二十七日己酉，晴。行三十里，飯溪口傅店。行三十里，宿漁浦鎮上朱店。東陽士人周忠厚。同邸，清話久之。夜分，小雨作。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巳間晴。早作飯了，同周君行數里，三憩方到渡頭。裝載既畢，潮落舟膠。監渡厲君以小舟般剥，已又加一舟，蕩兀波間。久之，大舟既前，復挈行李裝載，勞擾良甚。又艤棹食頃，挽繂徐行。近廟山始用櫓，潮上方急，篙櫓努力欲進，爲山石所激，進寸退尺，舟人失色。少縱復上，久方得過。又挽行十餘里，雨霽風静，一波不興。至六和塔下登岸，已薄暮矣。驅馳至嘉會門，閉關已久，宿俞家店。是日又有松陽一士人姓葉同渡。

二十九日辛亥，晴。早起入城，館於仲舅家。飯罷侍叔舅同去僞謁副使曾總管。因登三茅山，上步司教場，觀仲舅習射。夜發家書第三封。

三十日壬子，晴。同去僞見劉察院，待范郎中，成大。久之，竟不見。客次遇蔡架閣，霖。去歲書狀官也。又遇留丞。正臣。飯季舅家。發承局繆欽歸，以第三書行。

十一月

一日癸丑，晴。講禮。何季膺、葉先生、憲平。閭丘監丞、尤監簿袤。訪及。仲舅赴副使會。

二日甲寅，晴。同去僞習儀都亭驛，部中見梁監門、叔玠。范丈、吕郎中。正己。赴景孟舅晚飯。

三日乙卯，晴。習儀驛中已不及，習於參政府。梁郎中訪及。

四日丙辰，天明微雨即霽。使、副以下習儀驛中，閱禮物，授衣衫。翟楫及承局翁葉行，兩發家書。仲舅招副使飯。

五日丁巳，晴。習儀政府，候黄御藥甚久。周邵州、伯駿。王智叟、沈尉、德潤。葉主管𡩋。訪及。

六日戊午，晴。驛中大習儀，使、副以下備衣冠。賈國信、竑。六知閤張説、張掄、宋鈞、宋直温、康諝、王抃。偕來。歸寫奏藁。

七日己未，雨。侍叔舅偕去僞赴何季膺、陳叔强早飯於豐樂樓。

八日庚申，陰。發行李上船。

九日辛酉，雨。下遞檐籠。

十日壬戌，晴。飯了登舟。高伯定、劉君任送出門，張伯純、劉邦達送過赤岸，景孟舅、姜子用、沈澤遠、王智叟約送長河。

十一日癸亥，晴。飯時過長河九十里，遣第六書，發周德歸。午過崇德，蘇彭年來迓。水縮舟膠，牽挽寸進。更初遇士穎弟于官窑。

十二日甲子，晴。飯時過永樂，行二十七里至秀州。仲舅入城回謁，閘頭登舟，風作。李同年唐卿。相見。

十三日乙丑，晴。四更，行六十里，過平望。姚漕相訪，仲舅破睡見之。行四十五里，過吴江。又行四十五里，至平江。仲舅入城回謁，船由城外至閶門，叔舅别去。一夕行九十里。

十四日丙寅，晴。早到無錫，携刺謁孫饒州父子。中途聞其入城，遂謁喻郎中，樗。以謝去春先辱。魏子師、子智訪及。行九十里，深夜去毗陵數里泊。

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遣人訪李表兄長卿，已同王直父候于門。蘇彭年亦來，皆延入船相見。王江陰正己。惠茶并公醞。蘇、李别于荆谿館，直父同行十里，待書而别。徐協恭過船棋戰。三十六里過奔牛，又十八里過吕城。月明水深，挽舟甚駛。夜行五十四里，過丹陽縣，約五更矣。

十六日戊辰，晴。行二十七里，小泊新豐。又二十七里，過丹徒鎮。行三十六里，午後到鎮江。以水澁，良久方抵丹陽館。沈抑强中立。既迓于門，又携具館下。協恭同集，使人通問於王侍御。

十七日己巳，晴。上館盥櫛。仲舅欲同謁王侍御，而侍御已在門。侍季舅同沈抑强、去僞别侍御，聞泊舟金山，因約同遊，窮覽勝處。主僧、寶印。首座心鑑。皆嘉州人，侍御方赴夔州，不謂得見於此。以小詩道别，又辱和篇。入船别其家，遂歸。仲舅招副使早飯，抑强復携具來，嚴墨卿同集，二鼓方散。

十八日庚午，晴。四更起，天微明即從使、副到江干，先登舟以待，沈、嚴二君相送，晴和無風。俄頃至瓜洲，登岸，未幾風作。胡撫幹、仲文。俞尉、茂先。陸泰興況。相迓。俟行李上坐船，即行，薄暮至楊州。城中水澁，更餘方出城。發第七書遞達親庭。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報送伴鍾尚書世明。等回，仲舅起相見。前處州湯路分逢時。爲鍾引接，送狼頭帽、五指子各一副，拂手香四貼。爲發親庭第八書，又以小舟來過。仲舅方與胡漕昉。對語，因與湯略見於舟外。少選鍾尚書、徐知閤本中。船

到，仲舅見之。約四更方得行。辰時到邵伯，去揚州纔四十五里，以夜來留滯故尔。張帆而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郵。仲舅入城回謁。兩岸然草如晝。三十里，夜過塘頭。

二十日壬申，晴。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水，三十五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黄蒲，二十里過平柯橋。

二十一日癸酉，晴。辰時到楚州，仲舅入城回謁。登熙臺，應山陽、藏密。晏判官喆。一揖於舟次。三十里過磨盤，三十里夜過淮陰，三十里過聞家峰。

二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欲爲般剥計，使、副借潮於瀆頭神。東北風作，欲候酉潮，而申初已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使、副上廟掛幡。又過數里，舟膠而止。

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潮亦先期而應。談笑過歐家渡，去瀆頭十五里。一行人歡呼而行，且感神貺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擺泊山下。見監鎮王，九思。曾同舍。

二十四日丙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泊燕館下。龔守鋈。携具宴使、副，約季舅、去僞分冬，發家書第九封附遞。

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使、副天慶觀朝拜，歸館望拜兩宫，各展賀。偕季舅、去僞遊第一山玻瓈泉，冰不可酌。遍觀磨崖石刻，見周司法、深。譙提轄、熙載。王幹辦。茂。龔守就館請使、副早食，軍衙晚食。

二十六日戊寅，陰晴。使、副以下具衣冠，習儀館中，依例就皇華館犒三節人。

二十七日己卯，晴。盱眙客將李實渡淮探

問，接伴使、副已到泗州。使、副赴龔守晚會，偕季舅、去僞赴王幹辦之招。

二十八日庚辰，晴。掌儀、引接等渡淮傳銜。少頃，同北引接禮信司高琚等傳到接伴使、副名銜：正使，昭武大將軍、行尚書吏部郎中、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唐括安德。副使，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廣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高德裕。使、副坐燕館，須其至，犒以三盃而去。移舟淮亭，使、副燕亭上。偕季舅、去僞赴譙提轄會。發第九書。遣吕葵、張吉歸。

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使、副以下巳時渡淮，至泗州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互參使、副，使、副互展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入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至館分位。是日與季舅别。

十二月

一日壬午，晴。車行六十里，臨淮縣早頓。縣境有徐城，本徐國，嬴姓。有徐君墓，季札掛劒之所。又八十里，宿青陽鎮驛。臨淮尉奪客牛以駕車，爲客所訴，鞭條子八十。虜法士夫無免捶撻者，太守至撻同知。又聞宰相亦不免，惟以紫褥藉地，少異庶僚耳。

二日癸未，晴，風。車行八十里，虹縣早頓。城門不容車，乘馬入驛。市井多在城外。驛之西有古寺，大屋二層，瓦以瑠璃，柱以石。聞其上多米元章諸公遺刻，三年前於寺中待使客。飯後乘馬行八十里，宿靈壁。行數里，汴水斷流，人家獨處者皆燒拆去。聞北虜新法，路旁居民盡令移就鄰保，恐藏姦盗，違者焚其居。有一鹿起草間，截馬前西去。兩岸皆奇石，近

靈壁東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綱所遺也。虞姬墓在西岸荒草中，横安二石板，相去尺餘。隆興間我得泗、虹，以此墓爲界。淮北荒涼特甚，靈壁兩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城，始成縣。道有粉壁云：「準南京都轉運帖，理會買撲坊場。」遞鋪皆築小塢，四角插皂旗，遇賀正人使，先排兩馬南去。虜法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

三日甲申，晴。車行六十里，静安鎮早頓。又六十里，宿宿州。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州城新築雉堞甚整，聞是五月下旬上畔旨揮重修，限四旬畢工，費一出於民。城中人物頗繁庶，麵每斤二百一十，粟穀每斗百二十，粟米倍之，陌以六十。大寺數所，皆承平時物。酒樓二所甚偉，其一跨街，榜曰「清平」，護以葦蓆。市肆列觀無禁，老者或以手加額而拜。有倒卧脚引書鋪，般販官局湯藥，蔡五經家餅子風藥。去州二里許，二郎廟前有下馬亭，即李顯忠斬李福、李保之地。驛舍鄰郡治，顯忠駐軍于此。破城之初，每兵止犒以三鐶，士卒憤惋。及逃歸，創殘之士不能自力，悉碎於虜手，爲數坑埋之。中庭有井，自投者尤多。負郭縣曰符離，項羽破漢軍於靈壁東，睢水爲之不流，即此縣界。

四日乙酉，陰晴風作。車行四十五里，蘄澤鎮早頓。又四十五里，宿柳子鎮。晚小雪，即止。

五日丙戌，霜寒頗力，行人鬚髮皆冰。六十

里永城縣早頓，驛中猶有燈。縣本芒、敬丘二縣地，有芒山與碭山相接，漢高帝隱於此。漢更敬丘爲太丘，陳寔嘗爲長，故城在今縣西北。又七十里宿會亭鎮。

六日丁亥，霜，晴。車行四十五里，沙山岡换驢。三十五里穀熟縣早頓。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縣外有虹橋，跨汴甚雄，政和中造，今兩傍築小土墻，且弊損不可行。絶河以入，又二十二里至金果園，果木甚多。馬行十八里，入南京城。市井益繁，觀者多閉户以窺。夾道甲騎百餘，城外及驛前皆步兵。大樓曰「睢陽」，製作雄古，傾圮已甚。驛曰「睢陽」，穀熟甲卒自言西人，月請伍伯短錢，聞本朝養兵之豐，歎感不已。南京城樓側有亭，名「解愠」。承應人有自言姓趙者，不欲窮問之。云城中猶有徐太宰、路樞密、鄭宣徽等大宅，多爲官中所占，亦有子孫居者。按此地即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啓，是爲宋國，後唐以爲歸德軍節度，本朝以王業所基，景德四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虜改曰歸德府。漢梁孝王所都，兔園、平臺、鴈鶩池、蓼堤皆在此。春秋隕石五猶存。

七日戊子，晴。車行六十里，寧陵縣早頓。古葛伯國，湯所征也。魏信陵君無忌封於此。又六十里宿拱州。本襄邑縣，屬開封。崇寧四年建，名輔州，以爲東輔。又改拱州，治襄邑。本宋承匡襄陵鄉也，襄公所葬，故曰襄陵，虜曰濉州。

八日己丑，晴。車行六十里，雍丘縣早頓。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故至今土人猶曰杞縣。祖逖鎮此，以禦石勒。圉城鎮在東南，本漢圉縣，屬睢陽國。王莽

擊翟義，爲京觀於此。漢外黄縣故城在東。又有葵丘，齊威公所會也。承應人杜從自言邑手分，邑有令、簿、尉、酒税都監、同監，共五員。二税輸粟及米，亦納絹，但薄而小。此間只是舊時風範，但改變衣裝耳。又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餘，過伊尹墓，唯一大枯木在側，斷碑卧其下，曰「湯相伊尹之墓」。又數里，過三塚。駕車人自言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我鄉里人善，見南家有人被虜過來，都爲藏了。有被軍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宿陳留縣，去雍丘六十里，驛中有蒼栢可愛。縣本鄭邑，爲陳所并，故名。

九日庚寅，晴。車行四十五里，道傍多陂塘，路頗迂回。古塚相望，發掘無遺。至東御園小亭少憩，使、副以下具衣冠上馬，入東京城，虜曰南京。新宋門舊曰「朝陽」，虜曰「弘仁」，城樓雄偉，樓櫓壕塹壯且整，夾濠植柳，如引繩然。先入甕城，上設敵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城。下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以入，内城相去尚遠，城外人物極稀疎，有粉壁曰「信陵坊」，蓋無忌之遺迹。城裏亦彫殘，街南有聖倉，屋甚多，望見婆臺寺塔，云城破之所。街北望見景德、開寶寺二塔并七寶閣寺、上清儲祥宫，頹毁已甚，金牓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側，各掛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靈應之觀」。又有欒將軍廟，頹垣滿目，皆大家遺址。入舊宋門，舊曰「麗景」，今曰「賓曜」，亦列三門，由北門入，尤壯麗華好。門外有廟曰「靈

護」，兩門裏之左右皆有闕亭。門之南即汴河也，故街南無巷，街北即甜水巷。過鄭太宰宅，西南角有小樓，都人列觀。間有耆婆服飾甚異，戴白之老多歎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員也。」相國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日開寺。兩塔相對，相輪上銅珠尖左暗右明。横過大内，前逆亮時，大内以遺火殆盡，新造一如舊製，而基址并州橋稍移向東。大約宣德樓下有五門，兩傍朶樓尤奇。御廊不知幾間，二樓特起其中，浮屋買賣者甚衆。過西御廊數十步，過交鈔所，入都亭驛。五代上元驛基，本朝以待遼使，猶是故屋，但西偏已廢爲瓦子矣。

十日辛卯，陰晴。歇泊。承應人有及見承平者，多能言舊事。後生者亦云見父母備説，有言其父囑之曰：「我已矣，汝輩當見快活時。」豈知檐閣三四十年，猶未得見。多是市中提瓶人，言倡優尚有五百餘，亦有旦望接送禮數。又言舊日衣冠之家陷於此者，皆毁抹舊告，爲戎酋驅役，號閑糧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末作以自給。有舊親事官自言月得粟二斗，錢二貫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勞。語及舊事，泣不能已。留守來謁接伴使、副，使、副連一榻南向坐廳上，留守設胡床侍其左，過盞勸酒，翼而退。接伴所得私覿物盡貨於此，物有定價，責付行人，盡取見錢，分附衆車以北，歲歲如此。又虜人浚民膏血以實巢穴，府庫多在上京諸處，故河南之民貧甚，錢亦益少。塗中曾遇蒲簍數杠，導之以旗，殿以二騎，或云其中皆交子也。都管慍其主人貪墨，以穢語詆之。又有「萬福包待制」之語。

承應人各與少香茶紅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尤使人傷歎。

十一日壬辰，晴。賜宴。既傳銜，使、副率三節人具衣冠出接伴位前，對揖而出，就褥位，與接伴、天使對立，三節人立使、副後。先引使、副東北向，聞勑兩拜，天使烏古論璋傳口宣云：❶「卿等遠持使節，來會歲元，適冒寒威，宜加宴勞。今遣具位璋賜卿等宴，仍差南京留守耶律成押宴，并賜教坊樂。」使、副舞蹈五拜。又聞勑兩拜，再傳口宣云：「卿等來朝歲旦，遠抗使旌，爰增原隰之華，宜有甘芳之錫。今差璋賜卿等酒果。」使、副搢笏跪左劄，叉手受賜，五拜舞蹈如儀。還立褥位，對展，次揖接伴，退就幕次，與璋茶酒三行，再立褥位。引接石旦側跪捧表，正使拜跪受表，却以授璋，仍送土物與之。璋退，即引押宴出，與接伴拜舞訖，與接伴對宴先升廳，側立，使、副拜舞訖，與接伴對行升廳，與押宴對展訖，就座。點湯，端笏離位少立。三節人東北向，再拜呼喏升廳。占位東向，南上小立，俟使、副初盞罷，三節方坐。初盞燥子粉，次肉油餅，次腰子羹，次茶食。以大盤貯四十楪，比平日又加工巧。别下松子、糖粥、糕糜、裹蒸、蠟黄、批羊、餅子之類，不能悉記。次大茶飯。先下大棗鼓二、❷大餅肉山，又下爑魚、鹹豉等五楪，繼即數十品，源源而來，仍以供頓之物雜之，兩下飯與肚羹，三下餅子，五下魚，不曉其意，

❶「璋」，原作「章」，據殿本及下文改。

❷「鼓」，殿本作「豉」。

蓋其俗盛禮也。次餅餤三，次小雜椀，次羊頭，次煿肉，次劄子，次羊頭假鼈，次雙下灌漿饅頭，次粟米水飯、大簇飣，凡十三行。樂次箏、笙、方響三次升廳，餘皆作樂以送，亦有雜劇，逐次皆有束帛銀椀爲犒。使、副以下皆離立以待謝恩。或云所賜初不及，皆文具耳。第十二行依例勸上中節，酒罷，三節先就班，使、副進。第十三行茶罷，與押宴、接伴謝宴，拜表庭下如儀。再送璋土物，與璋、成互展辭狀，即與接伴對揖歸位，送押宴私覿。往回自此每賜宴禮數準此，食味樂次大同小異。

十二日癸巳，晴。五更出驛，穿御街，循東御廊，過宣德樓側東角樓，下潘樓街頭，東過左掖門，出馬行街頭，北過東華門。出舊封丘門，虜曰「玄武」，新封丘門，舊曰「安遠」，虜曰「順常」。河中有亂石，萬歲山所弃也。北郊方壇在路西，青城在路東，面南，中開三門，左右開掖門，西開一門以通壇，皆荒墟也。北門内外，人煙比南門稍盛。車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又四十五里，宿胙城縣。途中遇老父，云女壻戍邊十年不歸，苦於久役，今又送衣裝與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爲始，凡物力五十貫者招一軍，不及五十貫者率數户共之，下至一二千者亦不免。每一軍費八十緡，納錢於官，以供此費。東京有千户二十一人，各有三四百人，共有八千兵耳。有張千户者，向來率其人戰，符離一敗，止存數十人，坐此除籍爲民。又言：「簽軍遇王師皆不甚盡力，往往一戰而散，迫於嚴誅耳。若一一與之盡力，非南人所能敵。符離之戰，東京無備，先聲已自摇動，指日以望南兵之來，何爲遽

去？」中原思漢之心雖甚切，然河南之地極目荒蕪，蕩然無可守之地，得之亦難於堅凝也。胙城之南有南湖，去歲五月河決，所損甚多。河水今與南湖通，衝斷古路，用柴木横疊其上，積草土以行車馬。按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戰國屬魏，東魏立梁州，後周改汴州，興元爲宣武軍節度使，後梁以州建國，升爲東京開封府，後唐復爲汴州，晉、漢、周、本朝因梁舊。汴河，古莨蕩渠，首受黄河水。隋煬帝開浚，兼引汴水。開封縣有浚溝，即《衛詩》「浚都」也。有沙海，《戰國策》顔率言大梁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蓼堤自睢陽至此三百里。吹臺今曰繁臺，本師曠作，孝王增築。祥符縣有夷門山，夷門，大梁城之東門，侯嬴抱關於此。蔡河，古琵琶溝也。寒泉阪，《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中牟縣，趙襄子時佛肸以叛，有中牟臺，是爲官渡城，曹、袁相持之所。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擊始皇於此，河決金堤亦此地。長垣縣，衛之匡邑，孔子畏於匡，古之蒲邑，子路爲之宰。鄢陵縣，克段之地也。封丘縣，古封父國，《左傳》所謂周以封父之繁弱賜魯。縣有黄池，吴王夫差所會。胙城屬滑州，故南燕國，周公諸子所封。《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十三日甲午，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到黄河。因河決打損口岸，去年人使迂行數十里方得上渡。今歲措置，只就淺水冰上積柴草爲路里餘。車馬行其上，策策有冰泮聲。遇深險處，即有人跣立道傍指示，使驅車疾行。河心有沙墠甚闊，蓋

河決時所淤積者。一行人兵車馬盡於此登舟渡，舟底平，無篷屋，於船頭品字用抄，兩旁又以大枋爲槳，併力喝号。使、副以下露坐其中，分數舟以渡。風静不寒，上下冰合僅二寸許，惟通舟處見水面數丈。此李固渡，本非通途，浮橋相去尚數里。馬行三里許，飯武城鎮，一名沙店。車行四十五里，宿滑州。途中有土山夾道，塵埃最甚，咫尺不可辨，俗號小灰洞，蓋前路有甚於此者。路西有白龍潭，傍有大碑，蓋亦是昔年河決所瀦也。滑即古豕韋氏之國，春秋、戰國屬衛，負郭白馬縣本衛國曹邑。狄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袁紹遣顔良於白馬，關羽斬良以報曹公，酈生所謂「守白馬之津」，皆此也。有滑臺，本鄭之廩延。

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濬州城外，乘馬入城，早頓。東廊有大碑曰「天成橋」，太師魯國公蔡京奉聖旨書。濬依山爲州，子城據山上，故州在今郡城之北。紹興初河失故道，蕩爲陂澤，遺堞猶有存者，舊河却爲通途。東有黎陽山，因以名縣。聞上有大佛，與館相直，橋之兩岸也。馬行三十里，過屯子河。河出太行，泝流而上，可至燕山，故虜又名清御河，築三橋以濟行者。望范公、善化二山。是日供黄河鱖魚，甚鮮而肥，始作家饌。道遇細車自北來，先牌云「蔡州都巡檢使宅眷」，與接伴使有連，各下車相見。一嫗一婦與正使皆胡跪，拱手摇肘爲禮，然後立談良久而去。復車行四十五里，過伏道，望扁鵲墓。墓前多生艾，功倍於它艾。經伏道河、伏道店，入湯陰縣。縣有重城，自此州縣有城壁。市井繁盛，大

勝河南。縣屬相州，本二漢蕩陰縣，羑里城在東南。

十五日丙申，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外安陽驛，早頓。馬入城，人煙尤盛。二酒樓曰「康樂」，曰「月白風清」。又二大樓夾街，西無名，東起三層，秦樓也。望傍巷中又有琴樓，亦雄偉。觀者如堵。大街直北出朝京門，牌曰「通遠門」，皆甕城。相即河亶甲所居，魏文帝、後趙石季龍、前燕慕容儁、北齊皆都焉。東南二十五里朝歌城，紂所都也。中出茜草最多，故相纈名天下，俗傳漂杵餘血所化也。門外過安陽河，至更衣亭，有脊記：「大金正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光禄大夫、彰德軍節度使、開國公鄭建元移建。」雖規模甚草草，然所創見也。至此從便馬行，每十里置一馬鋪。及所過豐樂鎮，居民頗多，皆築小塢以自衛，各有城樓。西望太行頗爲風埃所蔽，土地平曠膏沃，桑棗相望。至漳河，水縮沙出，中多石子，俗傳可以暖腹。南向循河行三四里，於隘處作柴橋以渡。層冰峨峨，中有水甚駛，載冰澌以東。聞水盛時至與高岸平，闊可數里，土人號「小黄河」。北行沙中，又數里，復渡一小橋，即漳支流也。回望鄴鎮，有塔，古都皆在其地，聞魏銅雀臺故基猶在。昔爲縣，虜以爲鎮矣。經講武城，猶有壁壘，氣象雄壯，有將臺甚高。城外高丘相望，號七十二塚，世傳曹公之葬，以此惑後人，使不至發掘。或云其家數世所葬。有廟屋甚雄，即曹公祠也。塚間又有螭首碑，聞是晉碑。六十里過滏河，上有觀魚亭，頗新壯。少西百餘步入磁州城，門與州治相

近，篆牌字甚穩，大定五年所立。過惠政門，入禮賓坊。又有東溪在驛之東，聞其中是郡庠，有士人十餘人。夜宿滏陽驛之東北，望見崔府君廟靈星門并廟楝，使、副以下焚香遥謁。是日相州承應人狀貌甚偉，衣冠亦楚楚，呼問之，云姓馬，有校尉名目。以少二百千使用，一坐二十年不調，非錢不行也。既無差遣，多只監本州酒税務。又言並無俸禄，只以所收課額之餘以自給。雖至多不問，若有虧欠，至鬻妻子以償，亦不恤。且歎曰：「若以宋朝法度，未説别事，且得俸禄養家，又得寸進，以自别吏民。今此間與奴隸一等，官雖甚高，未免箠楚，成甚活路。」又本州以相纈百疋分獻接伴。

十六日丁酉，晴。自南京來飲食日勝，河北尤佳。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家饌矣。車行七十里，邯鄲縣早頓。有城及樓甚壯，皆舊物也。未至三里許，有舊城，戰國趙都。漳水相去三十里許，漢高祖征陳豨至此，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無能爲也。」趙王叢臺在縣之北，上有亭榭。馬行四十里，宿臨洺鎮。洺河出其下，隸洺州永年縣。館舍極寬潔，前有大廳，傍列三節位次，廳後主廊方分使、副位。廳有脊記：「鎮國大將軍、充洺州防禦使、護軍、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吾古論三合重建。」「吾古論」意即「烏古論」，虜語訛耳。三合曾以兵部侍郎來泗州理會俘虜人。又聞虜中有三等官：漢官、契丹、女直。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牓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者亦以此爲别。道傍數處賣酒，皆掘地深闊，可三四尺，累塊上

風以禦寒。一瓶貯酒，苕幕爲望，石炭數塊以備煖盪，河朔之朴如此。道中有一曒尸棚，虜俗行有死者不埋，立四木高丈餘，爲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鴟梟狗鼠之害。立一牌以記其名姓年月，有人識認，則從便葬埋，否則任之。

十七日戊戌，晴。車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屬邢州。縣有重城。換驢行二十五里至邢州，今榜曰「安國軍」。甕城三重，入門直對州衙，東入邢臺驛早頓。過七教坊、椽木巷、立節坊、成義坊、熙暉樓。市肆牌額多寫「般」作「𨠋」。有大塔十三層，寺宇亦雄壯。北門外陂塘冰厚尺餘，巒疊岸上，如柱礎然，青瑩如菜石。三里至柳溪，唐柳公權遺跡。亭榭數所，引溪水載之高岸，流觴曲水，爲邢臺遊觀之地。東北有邢山，出邢沙，碾玉所用也。過沙河數處，春夏間皆不可徒涉。四十五里宿内丘縣。沙河縣，漢襄國縣地。邢即春秋邢國，衛滅之，戰國屬趙，漢常山王張耳、後趙石勒皆都焉。勒陷冀州，張賓曰：「襄國因山憑險，形勝之地，可都也。」内丘亦屬邢，有干言山，《詩》所謂「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者。

十八日己亥，晴。車行六十里，栢鄉縣早頓。舊曰堯山，即栢人也，漢高祖心動不宿之地。六十里宿趙州。道中過漢光武廟，有塑像，坐而侍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著姓氏，壁間畫二十八將。廟屋止一間，廊廡故基甚廣。碑石露立者凡四，一開元十九年本郡進士李雲撰，范陽盧規書，一開元廿二年立，皆對偶文也，餘皆本朝所立。有二石人，皆腰斬道傍。俗云光武欲北渡滹沱，有二人捧漿以進，行數

里，恐追襲者得其蹤，復還斬之。或云夜遇二人，問途不應，怒而斬之，已乃石也。行十里，由王郎城，縱廣約數里，去趙州五里。使、副以下觀石橋，橋有石欄，高二尺餘，上分三道，下爲洞橋，兩馬頭又各爲二洞，傍爲小亭，板閣以入。石理堅緻，題刻甚衆，多是昔時奉使者。有云：「連鵬舉使大金，至絶域，實居首選。宣和六年八月。」亦有天會中回謝大齊使人留題，不能盡讀。橋上片石有張果老驢迹四。遇一夫自言舉人，問所業，云通三史，試詞賦論策，然褐衣左衽，與皂隸無别。上馬入城。外驛負郭曰平棘縣，虞改曰沃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後魏曰殷，北齊曰趙，隋曰欒，爲慶源軍節度使。臨城縣有泜水，韓信斬成安君於此。是日聞接伴使之兄左丞安禮罷爲滄州刺史。初安禮娶褒之妹，妹死，欲妻以女，辭以不當復娶妻姪，强之不可。褒怒，以抗勑坐之。道逢重車，三載鐵，餘載板木，欲修河橋。

十九日庚子，晴，風。車行三十里，欒城縣早頓。晉大夫欒氏之邑。又七十里，宿真定府城外館，館分東西。道中見掃帚桑，特起林中數尺，枝條叢紐，宛如帚狀，稍指東南，或謂此方有居民受其蔭者。過滹沱河，由土橋以行。河側有開凌村，以光武渡河，未畢數車而冰陷，俗傳河冰隨車而拆，故以名。自河以北，每五里許必有小舍，或在古塚上，每夜輪保甲十人宿其中，以伺察行者。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爲晉所滅。戰國屬趙，漢爲恒山郡，文帝改常山，本中山國之東垣。陳豨將趙利守此，高帝攻拔之，改曰真定。元

和改鎮州，五代改曰真定府，唐叛將李寶臣、王武俊、王廷湊等皆據此。

二十日辛丑，晴。歇泊住驛。

二十一日壬寅，晴。賜宴東館，口宣云：「來持使節，遠冒寒威。宜攽在鎬之恩，以示禮賓之意。」又云：「遠涉道塗，衝冒霜雪。爰嘉勞勩，宜錫芳甘。」天使曰斜卯德永，押宴曰虞嘉福，禮悉如汴京。但第三第四行及飯，遍使樂人舞旋，大茶飯中有沙糖、熊白。使、副下食人趨進尤肅，押宴下人李泉争執禮數，語具語録。泉撻條子六十，其徒三人各三十，每一下必令毒打，十下易一人。不惟三節人快之，雖都管監門吏卒皆怒其生事，無不稱快。夷俗雖好勝，要可以理屈也。安德爲開州刺史，以治行聞，道中頗讀《莊子》，故臨事間有可觀。然貪沓很愎，不知何以有政聲，益知北方守令難得循良者。

二十二日癸卯，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新樂縣。尤繁庶，古鮮虞國也。又四十五里，宿中山府。靖康之禍，真定、中山皆固守不下，中山城外猶有敗城圍之，虜所築也。此地堯所始封，戰國初爲中山國，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以封太子擊。後燕慕容垂移都，後魏爲安州，唐改定州。城門曰「昭化」，甕城三里甚壯，城濠有流水。過信利、鮮虞、高陽三坊，坊各有小樓，又有明月樓。道傍多重車，有先牌云：「輔國新授西京同知留守。」子城門亦雄偉，曰「中山門」，兩傍亦有挾樓。入門東行百餘步入驛。子城西門曰「夕陽樓」，即「望長安」詞所作之地。北去又有仁教、化原二坊。負郭安喜縣，令姓夾

谷，酒名曰九醖、曰瓊酥。

二十三日甲辰，晴。天氣清寒，方思近火。四更車行五十里，望都縣早飯。縣有城樓。又七十里，宿保州。城濠、甕城皆三里，城約厚十餘丈，門曰「鷄川」，負郭爲保塞縣。驛曰「金臺」，燕昭王遺迹也。驛西城上有亭曰「富覽」，御莊聞在西上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崇積倉道西有小門，榜曰「教女直學」。州樓曰「順天軍」。驛在州治西南，驛分東西，供張如法，屋宇寬潔。初至望都，探聞虜酋近打圍曾至此，自後人家粉壁多標寫禁約，不得採捕野物。舊傳爲禁殺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内皆是御圍場，故不容民間採捕耳。皇朝初置保塞軍，後升爲州，政和三年爲清苑郡。望都，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慶都山，故名望都。

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至安肅軍南城外上馬，由城中又入北城驛早食。軍本遂城縣，屬易州。皇朝置静戎軍，後改焉。二城甚固，南城南門三重，北門一重，爲安肅縣治，有雄威營二所。北城兩門，各二重。二城之間有濠塹、水櫃，積冰甚多，方取以入窖。又有祥光塔、福善寺。食罷，又乘馬出北門，過一大廟，或云北嶽行宫。車行二十五里，過白溝河。又五里，宿固城鎮。人物衣裝又非河北比，男子多露頭，婦人多耆婆。把車人云：只過白溝，都是北人，人便别也。此曹雖久淪左袵，猶知自别於夷虜如此，尤可嘆也。

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車行，三十里定興縣早食。縣本黄村，近以爲邑。今歲九

月方築城，四旬畢工，雉堞甚整。獨門樓未起，驛舍亦創造，始待使客于此。又六十里至涿州。漢高帝立涿郡，魏文帝更名范陽。新城縣有督亢陂，溉田號爲膏腴，即太子丹所獻督亢地圖也。入宣清門，過釋迦普賢堂、商税務、范陽縣樓，入子城。城無門，上有清風樓，兩傍土累爲高臺，左曰「迎月樓」，右曰「棲霞樓」。州治在道西，門廡陋甚，館驛尤湫隘。天使高德亨傳宣撫問，虞友益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客路所資，以紅綾爲貼，有曰每服一榛子大，如南方之比梧子也。録其語如後：「勑某卿：會朝歲旦，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勩；宜錫衛生之物，迎致沖和。今差入内内侍御直郎虞友益賜卿湯藥一銀合，往當祇受。故兹詔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五日勑。」某複名不書姓，副使書姓名。

二十六日丁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良鄉縣早食。因宿道中以瑠璃河或云劉李河。堤岸爲水所壞，又迂行二十里，方抵縣。縣有城門二重，衙在道左，驛在北門墻下，有大防山。

二十七日戊申，晴。風大作，抵暮不止。四更初車行，六十里過瀘溝河，至燕山城外。去燕賓館百餘步，使、副上馬，三節具衣冠隨入館中亭子。館伴傳銜：正使，起復正議大夫、都水監、上輕車都尉、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梁肅。副使，廣威將軍、尚書工部郎中、上騎都尉、廣平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徒單子澄。肅兼押宴，白琮賜宴，李顯金賜酒果。酒九行罷，入城。道傍無居民，城

濠外土岸高厚，夾道植柳甚整。行約五里，經端禮門外，方至南門。過城壕，上大石橋，入第一樓，七間，無名，傍有二亭。兩傍青粉高屏墻甚長，相對開六門，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細軍所屯也。次入豐宜門，門樓九間，尤偉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又過龍津橋，二橋皆以石欄分爲三道，中道限以護穽，酋長所行也。龍津雄壯特甚，中道及扶欄四行、華表柱皆以燕石爲之，其色正白，而鐫鏤精巧，如圖畫然。橋下一水，清深東流。橋北二小亭，東亭有橋名碑。次入宣陽門，樓九間，分三門，由西門入會同館。館在内廊之西，南向。入館門，使、副與館伴立馬下，節人從互聲兩喏。傳示訖，分位，張鉉撫問。琮口宣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宴慈，以彰眷遇。」顯金云：「遠乘軺傳，已次國門。宜有寵攽，以休勞勩。」鉉云：「會朝歲旦，弭節宴亭。爰念勤勞，宜加省問。」

二十八日己酉，晴，風止。申錫單賜酒果，口宣云：「已休候館，將造明庭。方修進止之儀，宜有甘芳之錫。」閤門副使左光慶到館，説朝見儀。

二十九日庚戌，晴。天明行司捧國書上馬前行，使、副上馬與館伴並行入見。館之西有門，門外皆民居。宣陽門内街分三道，中有朱欄二行，跨大溝爲限。欄外植柳，麗人、西夏二館在東，與會同館相對。立馬門外，俟使、副一行既過，方相繼而行。長廊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緑欄干。廊有三路貫其中，南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無門而路甚闊，左爲太廟，右爲三省。北路左

門外有屏墻夾道，中有官府，南向。右門入六部，蓋在三省之後也。正門十一間，下列五門，號「應天門」，左右有行樓。折而南朵樓，曲尺各三層，四垂，朵樓城下有檢鼓院。又有左右掖門在東西城之中，兩角又朵樓，曲尺三層。初出館，横過馳道，皆却。蓋三節人至東廊北頭下馬，使、副至左掖門，皆步而入。左掖門後爲敷德門，其東廊之外，樓觀翬飛，閩是東苑。西廊有門，即大安殿門外左翔龍門之後。敷德後爲集英門，兩門左右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會通」，其東偏爲東宮。西有長廊，中起高樓，即大安殿前廣祐樓也。會通門内之西廊，即大安之東榮，爲麗、夏茶酒幕次。其後爲承明門，北向相對爲昭慶門，東爲集禧門，西即左嘉會門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

即大安殿後，宣明門之前，待班幕次在其西。敷德之西門及會通、承明、左嘉會皆所由之路也。入宣明門及仁政殿左門，在隔門外當中立，俟百官裏見退，即左入殿下大氈上。上有一品至七品牌子，蓋是其朝著也。氈中有大花鳳，使立鳳花之中，副在其右。大殿九楹，前有露臺，虜主坐榻上，儀衛整肅，殆如塑像。殿兩傍廊二間，高門三間，又廊二間，通一行二十三間。殿柱皆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鍾鼓樓，垂紅緣金漆簾，簷頭皆掛綉額。庭下有撮椒井亭二，宣明門三，仁政殿側門二，皆列戟。殿門外衛士二百人，分立兩堦，皆戴金花帽、錦袍。宣明門以外直至外廊下，除麗、夏幕次前，皆甲士。青絲甲居左，執黄龍旗，紅絲甲居右，執紅龍旗。外廊下皆銀鎗，自左掖

門以入，皆金鎗。執鎗者具裝，間以執弓矢者，一被七分甲人依一柱以立，每數人必以一女真衣皂緊絲衫者部之。凡門屋下皆素隊，挾弓矢，大門四十人，小門二十人，惟仁政左門用甲士。皆自未明分立，訖見退無有移動者。是日麗、夏使人同見。麗使三綱，衣冠如本朝。一賀正，一謝遣使，一謝賜羊酒。上節襆頭、犀偏帶，中節折上巾、犀束帶，下節獻頂巾、犀束帶，皆紫衫。夏使二綱，一賀正，一謝遣使。皆以王子爲正使，戴金冠，製作甚工。朱袍蹀躞，狀貌甚偉。副使衣冠如麗人，三節皆不入見，椎髻被髮，小巾尖帽，皆夷服也。夏人進禮物十二床，馬二十疋，海東青七，細狗五，亦旅于庭。馬嘶狗吠，頗亂朝儀。隔門在殿門後簷下，上以木雕爲銅瓦小栱，甚巧麗。隨門五間，每間朱門四扇，金釘粲然。入見如儀，受衣帶而退。就館賜茶酒，左宣徽使敬嗣暉押伴。賜宴之禮，押宴與正使對坐，接伴使副坐押宴下，副使對二者之中，唯茶酒則小異。本是殿上置酒，多就館安排，必以兩府爲押伴。押伴廟坐，使副接伴對坐兩傍，立班及對揖位次必差向前。嗣暉雍容莊重而善應接，嘗使于我，盡記朝儀以歸，虜中典章禮文多出其手。舊爲宣徽，力諫亮南牧，削籍爲民。褒立，復用之。

三十日辛亥，晴。賜宴館中，元顏宗嗣賜宴，烏古論璋賜酒果，元顏彦押宴。宴罷，館伴送蒲萄酒。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四明樓鑰大防

北行日録下

乾道六年庚寅

正月一日壬子，晴。使、副率三節官從望拜兩宮，交賀禮畢，上馬與館伴同入賀。由應天東門步入東廊幕次，中大安殿門九間，兩傍行廊三間，爲日華、月華門各三間，又行廊七間，兩廂各三十間。中起左右翔龍門，皆垂紅緣簾，庭中小井亭二。幕次與麗人相隣，夏人相對。客省茶酒罷，巳初，錦衣衛士又益以青錦袍五十餘人，列立大安門庭下。百官排班朝日，太子爲班首，四拜，約近三百餘人。既罷，客省引使、副由月華門隨百官班入賀。次太子錦褥四，鎮以銀猊，出衆班中立。次宰執親王，次有十餘人，皆金帶紫袍。使、副立西偏，肅與子澄亦在此列，意是以館伴之故，不然郎官卿監不應如是之少也。其後又有二百餘人。與宴者除親王宰執止四十餘人，餘皆賀畢先退。訖事凡五十七拜，五次舞蹈，二十五拜。初入班并三次上御酒，各再拜。上壽罷，喝「與卿等同慶」，又四拜，勸壽酒兩次，共四拜。初登殿就坐、致語、宴罷各兩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勸在坐兩拜。第二、第四、第六行獨勸使、副，各兩拜。每宣勸必先離位而立，搢笏，受盞赴坐。宴罷謝恩，拜于殿上，又拜舞于丹墀而退，進御

酒時却不起立。餘皆如本朝之儀。衛士甲卒如入見時，殿下砌階兩道，鎗子郎君紫衫幞頭，執柱斧，佩弓矢刀劍，面殿分立，凡五十人。大安殿十一間，朵殿各五間，行子弟也。聞柱斧中藏鎗刃，皆軍官廊各四間，東西廊各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左曰「廣祐」，後對東宫門。右曰「弘福」，後有數殿，以黄瑠璃瓦結蓋，虜號金殿，聞是中宫。殿上鋪大花氊，中一間又加以佛狸毯，主座并茶床皆七寶爲之。卓幃以珍珠結網，或云皆本朝故物。卓前設青玉花六朵，看果用金壘子，高疊七層，皆梨瓜之屬。其次皆低釘細果，傍設玉壺，以貯賒酒。未至時覆以真紅繡衣，既坐，八人皆公裳，舁以前，分兩翼，却行以退。榻前服玉帶者八人，太子許王對坐，次二丞相，餘不知何人。其後各金帶者六人，使、副與左右丞相對，在玉帶之南稍後。自金帶以下皆用銀器，榻後照屏畫龍如本朝，頂爲大金龍盤其上。餘十間皆結罳頂，小拱三層，皆以金爲小龍，間置其中，曲折皆釘以繡額。壁柱衣繡幃中各有龍，又有金香猊、金龍山各二。露臺三層，兩傍各爲曲水，石級十四，最上層中間又爲澁道，亦覆以氊。上壽酒時，太子獨至澁道下，捧盃以進者三。山棚起十一峯，號「仁壽山」，山下栽松栢，并裝桃李各十餘株，大獅象各一，背負七寶，又以綵索繫棚之前，爲小獅子二以蔽其杙。弘福、廣祐之前，又各爲綵樓三間。三節人宴東廊下，麗人次之，西夏與麗人對。二國三節人雖與宴，不拜于庭。其餘廊屋皆垂黄沿簾，伏甲其下。殿前都副點檢元顔仲、烏古論元忠二人

各執柱斧，率其徒十人立御榻兩傍，東西向。榻後近侍八人，各執其物，終席不見宦者。每上虜主酒，係宣徽使敬嗣暉等互進，以金托玳瑁椀貯食，却只覆以金釦紅木淺子，令承應人率爾持進，其禮文不倫如此。樂人大率學本朝，唯杖鼓色皆幞頭，紅錦帕首，鵝黄衣，紫裳，裝束甚異。樂聲焦急，歌曲幾如哀挽，應和者尤可怪笑。宴罷歸館。

二日癸丑，晴。張鉉賜分食，徒單通賜酒果。分食二盤，一盛大肉山，以生葱棗栗飾之，其中藏一羊頭。一盛茶食、糖糯粥、粟飯、麥仁飯，皆以棗栗布其上。晚大風作。

三日甲寅，晴，風益甚。赴花宴于大安殿，大率如元日。加酒二行，五行後四趕，虜主先起，百官出就簪花。翦綵爲之，惟樂枝甚異，或四或二，長二尺許。花爲雜色，狀如錦帶，翹起幞頭四角，後垂柳四枝。是日風既暴狂，幾不可行，花葉飄墜者往往有之。少頃六趕，虜主復坐，又四行而罷。是早見黄土鋪道中，由左翔龍門出應天中門，折而東向，知虜主以元日謁原廟云。

四日乙卯，晴。射弓宴。張倬賜生餼，高蕙賜宴，元顔高賜酒果，元顔仲雄押宴。仲雄於進趨酬應一無所能，手有雕青細字，蓋以射選借官而來。射雖不能命中，而善於發矢，人多服之。酒七行，各分位，換窄衫束帶，將出射。宰執遣右司張汝弼傳語，問俘虜人事。既退，使副及館伴射弩，仲雄射弓。射垜設庭下，上畫火珠，夾以小飛鶴二，下畫一綵架，以承射帖，夾以大立鶴二，緑竹數竿，帖上初爲

銀椀五，每頭二矢，少頃加四花二矢。押宴、館伴、國信使、副、知閤五人以次執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床，庭下分列錦衣金帽衛士五十人，樂人立其左。又衛士一人爲押宴執弓矢，二人爲館伴過弩，一人端箭，二人立垛側喝箭，射每中則面廳傴立，撒手報覆樂使，喝「打着」，即樂作，否則以擡捺後手見曉。初中時先望闕拜賜，衛士以元矢穿所中銀楪，引賜物過其前，就坐共飲。勝者酬酢必遍，然後復射。楪子重三兩，中角花者隨所中而得，中的者舉九楪得之，以其一與喝箭者，初中亦如之。使、副拜賜之後，但欲成禮即已，伴使志在於得，抵暮不肯休，屢謝止之方已。兩廳過弩者各以二楪酬其勞，易衣就座，又二行而罷。倬口宣云：「遠將慶幣，來會春朝。方休徒御之勞，宜有饟牽之賜。」蕙云：「長途遠届，使事告成。將觀射御之容，宜示宴私之寵。」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宜有珍頒，以彰寵遇。」

五日丙辰，晴。入辭仁政殿。客省茶酒既罷，引使、副欲入，而閤副云：「合自下入辭。」遂復回幕次，乃引三節人拜賜宣明門外，次引麗、夏二使及使、副至隔門外。夏使已出，麗使方辭。少俟至丹墀下，面西立，俟通班面殿方拜，喝有勑，兩拜，又喝賜衣帶鞍馬疋段等。叉手左跪受賜，以賜目納懷中，就一拜舞蹈，五拜，再喝賜酒食，又五拜。升露臺少立，舍人兩行各三人，齊揖以入欄子内。副使躬身，使少前拜跪受書。却行，與副使齊立躬身，俟傳示訖，復退行三步，左下丹墀，再面殿立。躬身聽喝好去，由右而出，賜茶酒

五行于館，韓鋼押伴。

六日丁巳，晴。先發龕車行，使、副率三節人同館伴出至燕賓館，大白撒賜宴，元顔元賜酒果，元顔宗安押宴，仍差安德德裕送伴。盡借回程私覿泛送，從之。車馬欲行，安德方呼其家人以細車般所得還家，如木綿之類，復載至汴京，滯留至晚方行。燕山本召公所封，秦滅燕，以爲上谷郡。武王封堯後於薊，即薊縣也。二世時韓廣自立爲燕王，項氏封臧荼，❶高帝封盧綰，皆都此。太行、燕山、大防山綿亘千里，隱然一都會。虜又以宫室侈大之，古所未有也。又改曰大興府，其守爲尹。車行六十里，更盡宿良鄉縣。

七日戊午，晴。五更車行，八十里涿州早食。又六十里，宿定興縣。

八日己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安肅軍早食。又四十里，宿保州。

九日庚申，晴，陰風有雪意。四更車行，七十里望都縣早食。又行五十里，道中看大龍桑、小龍桑，宿中山府。

十日辛酉，晴。四更車行，五十里新樂縣早食。又行七十里，宿真定府。道傍老嫗三四輩，指曰：「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也甘心。」因相與泣下。又承應人指其首曰：「幾時得這些髮長起去。」

十一日壬戌，晴。賜宴。張汝説口宣云：「復將使指，少憩中途。宜示宴慈，以光行色。」又云：「使命改轅，价藩弭節。宜敓寵賜，增重皇華。」同知真定尹田鍾吉押宴。

❶「荼」，原作「茶」，據殿本及《漢書》等改。

十二日癸亥，晴。三更車行，六十里欒城易驢馬。三十里飯趙州。城角樹上有蘆席裹一人，云是强寇李住兒，自亮時作梗，刼人婦女以要財物，至是以弓弦斷，爲弓手所捕，挑脊筋掛樹上，死矣。直候支到賞給，方取下埋殯。又六十里宿栢鄉縣，與去僞以馬前行，再讀光武碑。

十三日甲子。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内丘縣。天明雪作，至晚方止。又四十五里，宿邢州。北門曰「拱德」。

十四日乙丑，霧子下，天明開霽。四更車行，二十五里沙河縣易驢馬。又三十五里，飯臨洺鎮。食後與去僞馬行四十里，宿邯鄲縣。雪後塵清，盡見太行山色。邑中沿街作燈洞，頗可觀。

十五日丙寅，晴。車行七十里，磁州早食，燈火尤盛。出門巃車有折軸者。隨使、副乘馬過漳河，登車，六十里至相州，使、副復上馬入城。燈洞不如磁州之多，而工巧過之。秦樓街尤繁華，自北門至南門約七八里所，士女多靚粧擁觀。有食店掛一燈，上爲胡羊，中横一瓠，下爲經一卷，蓋河朔人語音以羹爲經也。宿城外安陽驛。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爲年時被蒙子國炒。舊時南畔用兵，盡般軍器在南京，今却般向北邊去。三月中便般用牛三千頭，般未盡間，被黄河水漲，後且休。」問驢馬價，云：「驢上等有直四十千者，馬更高貴。舊時家家有馬，煬王南征盡刷去，不知幾萬萬疋。後來都是行歸，而今又殃我等貴價買。」問絹帛價，云：「好絹每疋二貫五百文，絲每兩百五十文。並六十陌。」又有云：「越王不平其弟爲儲，虜主曾以女小底十

人賜之，遜謝不受，云它日生出孩兒來亦無用處。蒙國達靼作梗，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不決，又且歸。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軍子云：「我輩三四口，種少麻豆，足了得喫。舊時見說廝殺，都歡喜。而今只怕簽起去，彼此休廝殺也好。」又有云：「我見父母說生計人口都被它壞了，我輩只喚它做賊。應河南北錢物都般向裹去，更存活不得。」

十六日丁卯，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飯湯陰縣。又七十五里，宿濬州。安德暮夜叩門，送私覿。

十七日戊辰，晴，風。三更車行，二十五里三角路上換驢馬，一路可入滑州。又四十五里，武城鎮早飯。馬行至黃河，去程所行李固渡口以冰泮水深，柴路不可行。又稍上三四里，先橫過中潬上，入水牽挽數里，拋過南岸，待車船至方行，循河至浮橋邊，掃岸又行荒草陂澤中，四十五里宿胙城縣。

十八日己巳，晴。三更行，四十五里飯封丘。短墻爲城，人煙牢落，便遠不及河北。日未午，又行四十五里，抵東京北郊青城側亭子，換馬具衣冠。所過柔遠館但有斷垣敗屋。入順常、元武二門，二門之間過五丈河、菜市橋、夷門山巷口、百王宮，虜亮毬場，親從第一指揮，舊日御龍直也。由竹竿巷口斜街入第二門，土市、馬行街、皇建院巷、德勝橋，轉太廟巷口東行相國寺，出御街。歷廊屋三十間，過榷貨務。又廊屋七十間，中有小門，是國子監。前後御廊尚多，不知其數。投西穿門，由舊路入驛。

十九日庚午，晴。收銀絹十疋兩，赴宴。元

顔元賜宴酒果，南京路都運粱銶押宴。宴罷，行四十五里，宿陳留縣。

二十日辛未，晴。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臨川驛。又六十里，漸行汴河中，宿拱州襄陵驛。城外客旅往來，人家頗多。入城舊有橋，河流既斷，築堤以行。子城内舊是州衙，今以屯軍。有三箇千户，約有千二百人。

二十一日壬申，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寧陵縣永寧驛。又六十里，宿南京。甲士數十，甲馬百，夾道而陳。城門去驛稍遠，馬如來時之數，而行甚踈，意屯軍亦不甚多也。是日日有四背氣，又白虹貫日，日在壬癸，荆生言其應在北。

二十二日癸酉，晴。四更車行，四十里飯穀熟縣。又三十五里，沙岡换驢。又四十五里，宿下邑縣會亭鎮。

二十三日甲戌，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亳州永城縣。又六十里，宿柳子鎮。聞有天使往山東簽兵，人不肯從，執天使殺之。

二十四日乙亥，晴。車行四十五里，飯宿州臨渙縣蘄澤鎮早頓。又四十五里，宿宿州。汴河底多種麥。

二十五日丙子，陰晴。車行六十里，飯蘄縣静安鎮。又六十里，宿靈壁。夜，微雨作即止。

二十六日丁丑，陰晴。三更車行，八十里飯虹縣。又八十里，宿青陽鎮驛。

二十七日戊寅，晴。四更車行，八十里飯臨淮縣。過縣即見龜山塔及淮山，一行已不勝喜躍矣。又六十里，宿泗州。自臨淮即依淮西行。

二十八日己卯，晴。先發遞檐氈車，即上馬

出城，使、副入草館。同去僞先乘馬至河岸，舟至，首見季舅、洪子度、唐季潤及呂葵、張吉來，收家問，喜極涕下。頃之，俟行李裝船了却，具衣冠入草館。俟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即行。是日大風拍岸，良久方到盱眙。謁胡漕、龔守不值，見王御幹，取所買物。譙提轄、司馬尚書伋、姜叔永、司馬季聞、張伯淳皆往來交謁，後綱官屬也。宿淮岸。

二十九日庚辰，微雪。早離盱眙，過龜山，以新制行淮。大風不可進，宿淮岸，約去龜山數里。

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欲行舟，風又大作，力行而前。過瀆頭數里，風正北，駕浪益急，又止宿。

二月

一日壬午，午後風力稍平，衆舟齊行。迫暮僅能入洪澤，舟人交口相賀。蔣魯公開運河六十里以避長淮之險，❶所活不知幾人。中間歐家渡最淺，使人往還，非借潮於神不可行。官司憚開河剗載之擾，創議行淮，使舟纔四往返，無不驚虞。此行至三宿淮上，波濤舂撞，有魚腹之憂。魯公今丞相曾祖，爲發運使，將入奏計，自洪澤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測地之土石。既得請，遂開運河。前輩用心至矣，可輕改乎？

二日癸未，晴。過淮陰，夜過楚州。

三日甲申，晴。過寶應。

四日乙酉，晴。過高郵。

五日丙戌，雨。以沿路水溢，寸進甚艱。夜宿木鋪壩裏。季潤過儀真，俞縣尉茂先。

❶「蔣」上，殿本有「昔」字。

相見甚歡。

六日丁亥，雨，晚晴。昨晚以禮物船與前船舳艫相觸，斃一篙人。至召伯埭，使、副捐金使瘞之。晚過楊州，是夜禮物船爲暗樁所敗，漏發而人不覺。同行楊、劉、羅三人蒙被登岸，舟已沈矣。抵瓜洲宿。

七日戊子，晴。渡楊子，宿丹陽館下。侍季舅同去僞見陳待制及魏子智，其内子展參賀，執禮甚恭。金山印老相見渡船中。

八日己丑，晴。城中水澁，良久方出門。夜過丹陽縣及吕城閘。

九日庚寅，晴。天明過奔牛閘，午後過毗陵。

十日辛卯，晴。天明抵無錫，使、副謁蔣丞相罷，即行。喻郎中訪及。任富來，知諸舅來迓。夜宿楓橋。

十一日壬辰，晴。過平江城外，午後過吴江。久苦淺澁，至是大風駕太湖水入港，張帆而行。陳表兄、張子家、丁表兄、胡子淵相見。

十二日癸巳，晴。天未明，到秀州。同去僞尋見王江陰，値送女陳宅未歸，見直父於卧内。謁鄭景元判官同年，不遇。已聞仲兄見次，到廨宇一覯。出門，李同年主簿相見於郵亭。王表弟澤同行數里而歸。讀江陰奏狀，無不擊節稱歎。夜過崇德，抵長河閘。

十三日甲午，晴。天明起見諸親，午後過臨平赤岸，晚泊閘頭。使、副入仁和館，受傳宣，賜銀合茶藥，因出所撰還醮青詞。宿税務下，發家書附遞。

十四日乙未，晴。使、副上馬赴朝參。船入北關，以小舟般載歸舅家。一見至親，喜氣自倍，而歸興益勇矣。是夜與諸親劇

飲醉甚，仲舅有詞，走筆次韻二闋。

十五日丙申，晴。侍季舅同去僞謝曾知閤，不遇。又謁范丈，甚欵。

十六日丁酉，晴。士潁弟攝蕭山尉，別去。胡春自婺女來。收景山兄書。飯後出謁吳太慱、胡給事、陸寺丞、陳大諫、薛國正、芮司業、張少卿、林編修、❶尤宗丞，始聞銅坑之議。

十七日戊戌，晴。謁閻丘監丞，欲問坑冶之詳，不值。同去僞、智叟侍叔舅、陳表兄以小舟見陸子山，留飯而歸。赴景孟舅晚飯，被酒先歸。

十八日己亥，晴。飯罷赴梁參政呼召，客次遇蜀士郭倅、甲。馮太丞。仲夷。

十九日庚子，晴。吳太慱、盧監簿連日招飯，皆力辭之。治疊行李。雨作，買船。

二十日辛丑，小雨即晴。諸親作醵，泛湖五十餘分，以水淺不可傍岸，盤旋湖中，抵暮醉歸。

二十一日壬寅，雨。赴范丈晚飯。

二十二日癸卯，雨。侍仲舅往延祥觀醮筵。同上中節兩焚香致敬。齊罷各散，與去僞小舟自湧金門歸。先遣承局吳蓋行，發家書。

二十三日甲辰，雨。先發行李下船，兩返方畢。使吕葵、張吉宿舟中，期以來早啓行。以舅家挽留，又展一日。

二十四日乙巳，晴。去僞生朝，仲舅與諸親同作慶。偷閑謁李恩州，授般運法。是夜大醉中拜辭諸親。

二十五日丙午，晴。早作襆被，辭舅家。轎行七十里，出暗門，由赤山出六和塔下，

❶「修」，原作「估」，據殿本改。

至廟山登舟。宿富陽，雨作。

二十六日丁未，晴，雨作復止。風逆寸進，至三江口東風微動，方理帆，忽西風再起甚勁，力挽至桐廬。凡行九十里，過青溪。

二十七日戊申，晴。東風，張帆過鸕鷀原、釣臺下、伴伯原。風止，過烏石、大浪灘、十五郎灘。大浪最可畏，雖以水漲不見灘磧，而岐頭水怒，良久方上。居民以小舟來助刺船，什伍爲群，以舟輕止用一人。方當湍流，忽隨篙墜水，觀者膽落。而少年善泅，如履平地，復登舟助力，犒以百錢而去。宿東館，凡行九十里，去嚴州二里。

二十八日己酉，雨大作，午間加以西風，水又盛長。舟人疲於牽挽，屢止復行。晚雨止風静，行至烏岐灘下，宿小港中。纔行三十餘里。

二十九日庚戌，晴，風亦止。但以水漲寸進，遇一岐，輒移時方能冒險以進。懸崖飛瀑，所在見之。雖快覽勝處，至凌犯怒濤，亦可駭也。所過白鴈二岐尤暴怒。又過横流數處，夜同衆舟宿桑林間，隔岸望鄉頭，終日驚險勞動，止行三十餘里。夜水益長，至五更方少退。

三十日辛亥，晴。舟子早起候望，前路黄泥岐不可上，復回數里，尋路避之。泝流行亂林間，半日方出大溪。晚至蘭溪，先以劄子與李尉，由。愬雇五夫。李以庚辰登科，其子遂夫又癸未同年，便訪逆旅，繼往見之，宿客舍。

三月

一日壬子，風雨。早起束裝，飯後李尉來訪，即行。又飯竹馬館，晚到婺州。首見

趙金華子濤。不值。徑入郡學直舍，省景山兄，周教授、汝能。雍無錫希稷。相訪。周與景山兄同官，雍同舍也。借周直舍安泊，少選侍景山兄過周之五柳堂。堂本蕭侍御振。所建，詩牌尚多，盡得雙溪之勝。王察推枏。亦來訪，同飲劇談，至二鼓方歸。

二日癸丑，雨。侍景山兄見李史君，衡。留來日一飯。客次遇解節推。延運。是日景山兄、周、趙、雍、王醵就五柳相招早飯，又坐養原堂無盡藏。台人陳文學，愿。周之故人也，同坐。解推又約晚飯，六人徑自五柳赴之。李知録、張義烏同集于西退軒，琴棋投壺，坐客皆醉。李糾又約來日早飯。

三日甲寅，雨。侍景山兄同周教授謝李史君。❶客次遇唐正字，仲友。遂復還無盡藏。同出梅花門，過浮橋數里，迓蘇倉，嶠。歸見唐正字。歸學，發五檐付張吉先歸。侍景山兄赴李糾飯，坐清遠樓，景物尤勝。同會七人，解、張、雍、王。酒三行，李守速客，即往赴之。劉判院、藻。陳子厚同集。小候自公堂，坐半政堂，勸酒移忠堂。酒罷，劉先歸，余四人復過五柳手談清飲，夜分乃散。

四日乙卯，陰晴，微雨間作。早别景山兄即行，三十五里飯摩訶樣。又行數里，遇麗水林丞良。過婺鞫獄，相見逆旅。宿楊公橋，永康界首，行八十里。

五日丙辰，晴。過永康數里，飯。至李溪，遇承局持家書來接，晚過黄壁。

六日丁巳，雨。過縉雲，邑官相迓，皆謝之。

❶「授」字，原脱，據殿本補。

獨見李同年，又送過大溪而别。縣得四夫，又荆山寺四夫，輪番輿轎。冒雨登馮公嶺，至天寧寺已昏黑。仲兄、器之、仁父、不愚、元聲、濢、張子質相接。先行還家，拜二親燈下。上下無恙，歡聲相聞，喜可知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補遺

詩

竹

蟄宮驚起兩龍角，❶蛟室未呈雙水犀。同本君爲分魯衛，❷清風應不愧夷齊。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一六。

半月軒

莫要作圓月，纔圓却又虧。不如作一半，猶有向圓時。影印《詩淵》册五頁三〇七七。

壽戴君

人日過，四日中，蓬壺此際誕仙翁。香飄寶篆紆餘碧，酒泛金樽瀲灧紅。安道家聲知有許，于公陰德自無窮。祝君壽算將何似，千仞螺山聳碧空。同上書册六頁四五七五。

次曾子固韻❸

驚見銀河空外翻，奔湍千丈有餘寒。

---

❶「蟄宮驚起兩龍角」，毛氏汲古閣抄本《全芳備祖》作「蟄雷驚起雨龍角」。

❷「君」，毛氏汲古閣抄本《全芳備祖》作「若」。

❸《全宋詩》題下有小注：「按：曾鞏有《千丈巖瀑布》詩，與樓鑰世代不合，是否隔代相和，已不詳。」

下流不用長勞望，祇向懸崖頂上看。清黄宗羲《四明山志》卷一。

句

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八。❶

水仙蠟梅

二株巧笑出蘭房，玉質擅姿各自芳。品格雅稱仙子態，精神宜着道家黄。宓妃謾妊凌波步，漢殿徒翻半額妝。一味真香清且絶，明窗相對古冠裳。《永樂大典》卷二八一一。❷

文

趙汝愚除樞密使制 紹熙五年七月

總樞機之秘，任莫重于本兵；等宰輔之尊，位尤高于建使。迺疇宗隽，方陟台司。兹曲狥于遜詞，俾就陞于典領。載敭丕號，具諗群工。具官趙汝愚端亮簡明，疏通博達。論竑壇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今之守約。早繇簡擢，徧歷要華。旋分任于樞庭，寖冠榮于政路。股肱

❶ 以上據《全宋詩》卷二五四九。《全宋詩》又據《歷代題畫詩類》輯《郭熙秋山平遠用東坡韻》一詩，據《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六十三、《中州集》卷三，知爲金劉迎詩，今不録。

❷ 以上據《全宋詩訂補》頁四四五。

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于遐衝；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每務講明于自治。屬予初政，賴爾嘉猷。惟勞舊者恩必優，而望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協具瞻。佐理陰陽而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于沖牘；運籌帷幄而决勝千里之外，亦均倚于重權。肆特峻于班聯，肅增嚴于事任。崇周家司馬之職，邁漢相太尉之名。酌顯秩以加超，陪腴租而併衍。萃爲茂渥，實示殊褒。於戲！夙夜宥密之基，方欽承于休命；文武久長之用，宜勉究于令圖。尚服訓言，益觀美報。

《宋宰輔編年録》卷二〇。

趙汝愚除右丞相制 紹熙五年八月❶

履帝位以御邦，方圖政理；立宗英而作相，蔽自朕心。雖退處于樞庭，當載還于揆路。乃申前命，爰告具僚。具官趙汝愚忠實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憂世已深；壯歲逢辰，愛君益甚。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允矣托天之手，粲如導日之星。是爲徇主以忘身，豈曰因人而成事！亟頒詔綍，俾踐台符。何循墻之過懃，致反汗而中止。既孤輿望，殊咈眷懷。魚水方歡，固自君臣之相與；衮衣未備，幾若朝廷之不知。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旱水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

❶ 宋本目録卷四十有「樞密使趙汝愚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一篇，宋本、殿本等闕正文，或即此。

遂我相。仍進優崇之秩，更加沃衍之封。於戲！旦、奭之于周家，嘗兼師保之任；勉、石之在唐室，俱稱宰輔之賢。若前朝故實之未聞，與後日攀援之自此，毋庸再述，皆已熟知。其思注意之隆，勿徇執謙之舊。

《宋宰輔編年録》卷二〇。

周必大轉少傅加食邑實封制 紹熙五年八月❶

門下：朕祇膺駿命，寅紹丕圖。舊弼偃藩，甫遂内祠之佚；霈恩進律，爰升亞傅之崇。乃輯群工，用敷涣號。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户、食實封三千八百户周必大，道隆而德備，實茂而聲閎。自有書契以來，悉能該綜；首以詞章之選，入踐清華。西掖北門，周旋累歲，高文大册，震耀四方。逮參柄於事樞，尋進專於國柄。謀謨經遠，任社稷以不疑；精神折衝，撫華夷而咸肅。久辭相印，起殿師垣。退爲緑野之游，自適東山之志。眷沖人之嗣服，方歌求助之詩；想元老以興懷，嘗下乞言之詔。兹頒異數，就陟孤卿。夏篆通旜，班寢高於左棘；衮衣赤舄，禮增焕於三槐。仍衍故封，併增真食。於戲！嘆股肱之美，庸加貳公洪化之名；進藥石之規，式究致君澤民之藴。尚孚明命，毋有遐心。可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

❶ 宋本目録卷四十有「少保周必大特授少傅加食邑實封制」一篇，宋本、殿本等闕正文，或即此。

者施行。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1]

議科舉考試事宜奏 慶元元年四月九日

准慶元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赦節文：臣僚上言，議復太學混補，以示初政之優恩。又謂待補之法行之稍久，冒濫之弊不可不革。今歲適當大比，乞令兩省、侍從、臺諫集議施行。詔赴鑰等詳審。臣僚乞用禮部貢院之外，以臨安府、轉運司兩貢院添處所，約容一萬五六千人，臨安府、轉運司兩貢院約可分授萬人。今欲以詩賦人盡於禮部貢院引試，經義人臨時約度人數，徑分兩處收試。仍各差監察御史一員、監試職事二員出題，才候試畢，封彌官即將真卷每一百軸作一封，仍取御史印押。其出題官及簾外封彌、監門等官徑自出院，御史親押上件已封卷子，並赴禮部貢院封彌所，就令日下各卷彌封打號，發過謄録所一處謄録混考。御史候封彌所交收卷子盡絶訖，即自出院。如此，則題目俱出於一，而同日三處引試，亦免重疊之弊。俟來年省試畢日施行。兼照得自來補試止係監學官考校，今試卷倍多，合從朝廷添差職事官以下同共考試。其今年發解科場，更不取待補人，即合預先行下諸路轉運司遍牒州軍照應施行。

〔貼子〕舊法，赴太學補試士人並令經本貫出給公據。今來放行補試，

[1] 以上據《全宋文》卷五九二二。《全宋文》本卷又據《簡陽縣續志》輯有《儒林郎知資州龍水縣楊安益賑濟有方循一資制》一篇，檢本集卷三三有此文，今不録。

亦合行下，照舊法給據施行。《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四八（第三册第二一八六頁）。❶

跋清閟居士本蘭亭序❷

薛道祖名紹彭，向之子也，與米元章、劉巨濟相爲莫逆之友。不惟人物翰墨相上下，所蓄法書名畫亦略相埒。今有《清閟堂帖》，名字印章瞭然，跋語所謂河東公者也。從孫棣近以伯父揚州所藏《禊敘》，問清閟爲誰，誦所聞以告之。樓大防。《蘭亭續考》卷一。

題薛疑之伊洛源流譜

趙元鎮相業甚偉，其學不無所傳授。夫豈知自盛行之際，而乃翻謄撰造，出奇見新，自附於朱文公門人之列，欺愚後輩，以資干禄釣名者之具。不然，何張宣公、薛常州季宣、吕成公講解語録，書坊中寂不見邪？蓋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水心挽之曰：「乾坤未放虚空壞，蠻貊猶須事業成。」《吹劍録》外集，知不足齋叢書本。

跋倪思楊萬里書劄

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戣，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癸辛雜識》前集。

❶ 以上據《全宋文》卷五九三五。

❷ 宋本目録卷七十一有「跋清閟居士臨脩禊序」一篇，宋本、殿本等闕正文，或即此。

題東坡墨竹

東坡天資超邁，故其所作輒與人殊。不獨詩文爲然，其墨竹之在人間如至珍也。觀此卷，風韻可見矣。攻媿樓鑰。《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❶

與判府寺丞帖一

鑰近蒙報教甚寵，兹不敢專狀。二事雖皆無及，荷委曲垂諭，又加惠頒趙生，甚荷多矣。鑰少稟：江都張宰元弼與妻家有連，又鑰爲教官永嘉時，張主樂清簿，嘗與之通家。自言爲吉之秋官時，出入門下頗熟，願拜下風，必欲一言爲先。伏望青顧，幸甚。其它自能面稟。干溷皇恐，併冀台察。右謹具呈判府寺丞契丈台座。四月日朝散大夫、國子司業樓鑰劄子。《鳳墅殘帖釋文》卷下。

與判府寺丞帖二

鑰不敢專狀，致政朱郎中江字朝宗，年七十六，而清彊不異昔時。舊與先工部同朝，兹以中大夫休致，閑居無聊，又有冢子之戚。相見，自言來過仲子官舍，復歸使府寓舍。方契丈開藩未幾，匆匆此來，陪侍之日尚淺，欲望台慈賜以青顧。掛冠之後，一無所望，得以老成前輩遇之，借重多矣。傀言皇恐，尚冀台察。右謹具呈判府寺丞契

---

❶ 以上據《全宋文》卷五九六四。《全宋文》本卷又據《蘭亭考》輯有《跋李氏所藏蘭亭墨蹟》一篇，檢本集卷三《跋李少裴脩禊序》詩前序即此，今不録。

丈台座。四月日朝散大夫國子司業樓鑰劄子。《鳳墅殘帖釋文》卷下。

與叔清宣教帖

鑰泣血再拜，上啓叔清宣教親契兄坐前：梅天雨潤，伏惟堊室有相，孝履支福。鑰區區哀訴之悃已列前牘，不復重陳。母氏之喪，比者蒙頒奠之渥，且勤臨慰，偶以負土山間，不及號訴。歸見弟輩言之，方欲尋便修謝，忽又被專書，心慰心感，益增不敏之媿！况門下遭艱，無由一拜繐帷，乃荷周緻如此，尤見崇篤之誼。鑰老矣，去歲積病之餘，繼以大禍，去死一髮。苟延視息，以圖大事，已卜臘八舉葬。得了此段，則此身必不久於世，遂將相尋於九京，不敢自期於再見。馮紙悲哽，惟冀節宣以時，前迓亨翥。扶力不次。鑰泣血再拜，上啓叔清宣教親契兄坐前。《石渠寶笈續編》。又見《六藝之一録》卷三九六，《宋人法書》第四册。❶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序

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奥篇隱帙，無不奔凑筆下，固已不易盡知；况復隨意模寫，曲盡物態，非親至其處，洞知曲折，亦未易得作者之意。蜀趙彦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嘆，然亦有未盡處。少陵《留花門》詩有曰：「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彦材略而不言，讀者亦謂止言其多爾。若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

❶ 以上據《全宋文》卷五九四七。

能知回鶻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涣然矣。東坡《佛日山榮長老方丈》數絶，其曰「東麓」、「雲根」、「金沙」、「渥洼」等語，余嘗到山間，方盡見詩意，彦材蓋未知也。參政簡齋陳公少在洛下，已稱詩俊。南渡以後，身履百罹，而詩益高，遂以名天下。雄詞傑句，争先傳誦。至用事深隱處，讀者撫卷茫然，不暇究索。曉江胡君穉仲孺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得此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書，屬余爲敘，因得細觀之。貫穿百家，出入釋老，旁取曲引，能發簡齋之秘，用意亦勤矣。少陵、東坡二詩至多，彦材以一力兼注之，故雖盡平生之工而猶有所遺。胡君用心既專，數年之間，朝夕從事，而簡齋之作不過六百篇，故注釋精詳，幾無餘藴。視彦材之作，力不及而實過之云。紹熙壬子正月吉日，四明樓鑰大防敘。《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通鑑總類序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大夫鮮有能徧讀者。始則以科舉而求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汩於利名之場，益視爲長物矣。貳卿袁公樞集爲《紀事本末》，孝宗一見，以爲精要，至取嚴陵官本以備乙覽，盛矣！故詹事光禄沈憲敏公，少而嗜學，晚益不倦，敭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秩，神明不衰。素無聲色之奉，形清氣和，望之如神僊然。既掛衣冠，向來功名政事付之昨夢，而筆力勁敏，不減少年書生。取司馬公所著，各以事類編之，爲二百

七十一門，首曰治世、曰知人，終曰辯士、曰烈婦。而後自戰國以迄五代一千三百餘年之事，彙聚昈分，粲然易見。繁詞細故，悉删去之。古所謂耄期稱道不倦者，其公之謂乎！❶公之季子守潮陽，欲鋟板以廣其傳，以承先公之志，俾鑰序之。鑰晚出，試郡永嘉，實守蕭規，以自免於戾。荷公忘年定交，知予甚厚，又與公之子都官洎永州昆仲游。爲書卷首，以示後之君子，使知前輩之學問云。嘉定元年仲冬朔旦，四明樓鑰序。《通鑑總類》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攻媿集拾遺》（武英殿本《攻媿集》附）。

石屏詩集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黄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皐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俱從之遊，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携大編訪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谿生言甚悲也。❷

❶「其」，《全宋文》原作「見」，據元刻《通鑑總類》改。

❷「生言」，《全宋文》原闕，據《赤城集》卷一七補。

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余之言固何足爲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顒並受琴於父。父没，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皐子其不死矣。嘉定三年歲未盡三日，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石屏詩集》卷首，《四部叢刊續編》本。又見《攻媿集拾遺》。❶

安洲驛記

淳熙五年，予自敕局出倅丹丘。明年，以檄之柯山，始經由仙居，往來皆宿於括蒼洞天，在縣境也。是時稱過使客之具甚備，雖以别駕之故，然棟宇整肅，内外如一。距今纔二十許年，里人林君岳爲縣，一日安洲驛成求記，問之即括蒼驛也。且言中間驛嘗隤廢，既不暇葺，併以故基斥賣於民。物之廢興誠有之，顧邑雖小，何至於是，其直又不過十萬錢。始至，即聞之，怏然以爲不滿，特未遑爾。視事以來，檢柅姦敝，疏剔利源，量入爲出，寖以就緒，未始加賦而償預借之逋四千五百餘緡。於是首飭社壝，修邑庠，建樞密直學士古靈陳先生祠堂。復以舊直取驛基而爲營繕之計。邑士林宓公心而有幹才，一以委之，吏不得與，以嘉泰二年二月己亥先爲臺門以及聽宇，兩廡正堂以次俱辦，凡爲屋三十楹，足爲大賓客愒節之地。經理其下，必欲器用庖湢井井一新，使來者如歸焉，不敢以一毫煩民

❶ 以上據《全宋文》卷五九五一。

也。余曰：「是可書也已。」君實紹興吏部侍郎之曾孫，而君之父方以才業爲時用，董饟湖廣，以振職，遷司農少卿，進用未艾也。君嘗再薦於漕臺，更選試邑，能聲已如此，謂非家傳可乎？縣有蒼嶺甚峻，由此以過縉雲，客之去者先得安意樂處於此以陟險，來者脱險阻而息肩焉，受賜者寧有窮乎？安洲亦境之近山，有高僧灌頂尊者古跡。括蒼既爲鄰郡之名，故更以安洲名之云。《赤城集》卷一二。又見光緒《仙居縣志》卷六。

華亭縣南四鄉記

開禧三年，鑰方掛衣冠，又苦跋盭之疾，卧家待盡，孟秋月末，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縣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爲之矍然而起。誦之數過，仰歎曰：皇上勤卹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細微，徑以徹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邪？於是時，仲舅汪文昌之子立中爲宰，恐其有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於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爲一邑無窮之利，立中與同寮亦與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爲葉公立生祠於縣庠。」因請爲記，且敘其事，始及積弊之實。大略邑中歲造煮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曹無以塞責，動輒科罰。重征倍税，日甚一日。參政錢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於孝宗皇

帝，宣諭漕臣韓彦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堰壞，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爲巨壑，漫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朝廷不憚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未清，租税全失。至是歲久，農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之樂輸。會計四鄉夏税折帛爲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斛，斛三緡，合爲九萬。於内以六萬五千三百十九貫充一歲月解之數，以補酒額，分隸發納。尚有增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足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爲始。四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科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闔境爲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端舊寓兹邑，深知底藴，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税，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絹，銍艾未施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災傷，如今歲既旱而蝗，他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催益急，别置牌引名色，至不可縷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别委官專催四鄉二税，徑解所隸，不許邑官干預。仍除去板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并從條限給鈔，無得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欠，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爲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且蒙俯察其來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其將來，可謂曲當矣。官寮吏民交口相賀，郡太守程公卓喜斯邑之少寬，戒飭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

恐後人不知其詳，願書而登之石。葉公名時，字秀發，嘗由甲科入四明幕府，其孜孜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而廣之，下轉上聞，以時罷行，皆能如此，斯民其有瘳乎！故不以老退爲辭，而直書之。下元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樓鑰記。《至元嘉禾志》卷二二。

上天竺講寺十六觀堂記

嘉定改元，歲在戊辰四月乙巳，被命禱雨於上天竺山。住持左右街僧録妙珪有請曰：「公頃年直學士院時，嘗許以修造記，既而去國，遂求於内相洪公。今公既再入朝，而寺之十六觀堂崇成，願求記文，以踐前言。」余何辭？余四明人也，城中延慶教院爲東南最盛處，嘗讀諫議忠肅陳公所爲《净土院記》云：「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净土之法，不卧三年，謂其同行曰：『我等各據一室，成此勝緣。』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寺之西隅尚有隙地，得檀施錢二千餘萬，爲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内爲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自是更七寒暑，無一不如其志。初，介然燃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復燃三指以增净誓。於是見聞歡喜，净習之士無有虚位。期滿者去，發志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了翁洞明教觀，其序大略如此。抑聞介然願心深切，當時一木一石，微至塼甓，皆以大悲呪歷歷呪之，而後授匠者。建炎

虜燬，❶城郭焚蕩，寺亦不存，獨所謂净土院者，至今堅緻如故。間一至其處，幾於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上天竺山以觀音大士功德殊勝，四民所欽。孝宗皇帝留心内典，乾道三年二月駕幸此山，修供大士，賜緡錢二萬，俾建此室，遂寫延慶規模以爲之。嚴净精妙，過者必肅。又嘗命建於禁中，退朝餘暇，多燕坐其上，或引禪律高僧設齋講道，非人間所可及也。光宗皇帝時在潛邸，奉旨書額，自此四方修梵行者接跡其中。然物必廢興，不離乎數。開禧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燈炧爲災，悉以煨燼。珪公竭力營建，成於期年，又過於舊。金碧輝映，稱其所謂净土之説。得旨再摹光宗御書揭之。山去都城最遠，幽邃秀潤，固已素離塵染，況又爲此净處，坐進此道者可不勉乎？余去已告老，不謂復爲此來。珪公住山十有七年，建立勝事，又作復菴於山之南，爲歸老計。道俗歸嚮，日領三數百衆，修進不倦。累朝眷遇，至今不衰。余非久於此者，將復尋延慶之遊，又不能如了翁推明九品十倫之旨，特以珪三請之勤，爲書其實以遺之。《咸淳臨安志》卷八〇。又見《上天竺講寺志》卷七。

昌國州超果寺記

明有邑曰定海，去郡一百里而近。山横海中，名蛟門，潮汐之所吞也。出門則爲巨浸，便風乘潮，而後至昌國。昌國遠矣，岱山在蓬萊鄉，其去縣若縣之去定海也，則

❶「虜燬」，《全宋文》原作「兵燹」，今據宋刻本《咸淳臨安志》改。

益遠矣。山有僧廬，自石晉天福二年建於高亭嶺下，號資福。困於寇鈔，不寧厥居。嶺西有白石峰，尤爲秀拔，林樾蒼潤，時有白霧蒙其巔，人以爲福地。皇朝乾德四年徙焉。茅茨草創，僅合數楹。治平二年明堂恩，改賜今額。四年，唯吉始建大殿、法堂、丈室。紹興初，慧實增葺之，遂得苟全。歲久，腐敗相仍，一殿之外，殆不足蔽風雨。淳熙十禩，如一來主是刹，喟然曰：「地雖僻，乃吾徒所宜居。室雖壞，若一日必葺，磨以歲月，尚庶幾乎有成。當盡吾力，以聽緣法。失今不爲，後不復可爲矣。」勤篤從事，不憚寒暑，以次修立，增廣舊規。不及十年，院以告備。外嚴三門，旁翼兩廡。堂以處僧，殿以覆藏。下至庖湢，舉撤而新之。輪奐俱美，道俗稱嘆。一嘗聽學于延慶者，因深器之，舉以居此。人徒知其有得于教乘，不知其才具又足以辦此也，益以因爲知人。❶當天福時，有主僧惠詵於高亭西墨請海塗爲田。崇寧、政和間，仲章復田於馬乳山大墨、谷墨之地，遇上熟才足以支半歲。近又得寺僧慧興捐鉢盂，募衆緣，一力經營。莊成，遂卒歲之望，鄉之士民歡喜和會，相與言曰：「吾鄉邈然海山中，他處佛室相望，補陀孤絶，又去我不遠，獨此山未有爲衆植福之所。今一公作此殊勝，悦若化城，且又有以飽其徒，是皆可書也。前既不得如天台章安諸公爲之倡，苟無以記之，何以傳不朽？」乃摭邑之圖經，考院之契券，詳建立遷徙之由，因國仲觀之光求記于余。仲觀鄉之善士也，其母與吾母俱汪出，

❶「益」，《全宋文》原作「蓋」，今據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大德昌國州圖志》改。

少同硯席，❶實兄事之。嘗寓是邑，又與一厚。余亦喜一之能有成，興克佐之，故併爲書之，以告來者。紹熙三年清明，朝請大夫、太府少卿兼玉牒所檢討官樓鑰記。大德《昌國州圖志》卷七，咸豐四年刻本。❷

義田莊記

自阡陌既開，兼并成俗，千百餘年非復先王之舊。然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良心美意，則至今不泯。顧貧富不齊，求者衆而應者寡，志雖廣而力不贍，學士大夫每歎息於斯。近時所在有爲義田，以給無告，規畫有不同，皆彷彿古意。四明鄉誼最重，薦紳韋布序必以齒，歲時往來少長有倫，無洙泗閒斷斷之歎。承平時大父齊國公以列卿領畫繡，義襟素高，卹孤濟急，不遺餘力，鄉人猶能道之。厥後外祖少師汪公、太師史文惠王、舅氏尚書暨鄉之先達與我家諸父相繼主盟，此風不墜。淳熙中，故龍舒別乘沈叔晦煥請於文惠王，曰：「隨時拯卹，其惠有限。吾鄉以清白相厲，其能稱物平施者，蓋可數矣。盍用會稽近比爲義田之舉乎？」王韙其言，與吾舅謀以倡率，諸好義者於是或捐己産，或輸財以買，各書於籍。又得撥助之田，合爲五頃有奇，歲得穀近六百斛，米三之二，而附益未已也。買地作屋十五楹於郡城西望京門内，扁曰義田莊。經畫纖悉皆出吾舅，推爵齒之高而有才力者提其綱，又擇仕而家食者一人，司其出納

❶ 「硯」，《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大德昌國州圖志》作「研」。

❷ 以上據《全宋文》卷五九七一。

及莊之事。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投牒於郡，參稽得實，以次而授。始於紹熙之改元，且將二紀。雖未能一一充其欲，所濟亦廣矣。舅氏既薨，諸賢以鑰閒居，猥以見命，逮起於掛冠，而後他屬。令邵武使君高裕如文善、樂平丞袁木叔實任其事，信義素著。木叔尤能周知州里詳悉，檢柅滲漏，明辨真贋，不私市恩。於是所入加多，而被惠者衆。先是以田數序引登諸石，猶慮無以傳遠，以鑰嘗預於斯也，俾記之。鑰念昔先人太師岐公嘗命鑰書《范氏義田記》於座右，欲增益揚州伯父義莊，以及宗族。清貧終身，志卒不酬。今鄉之此舉，無間親疎，可謂尤美矣。文惠有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而以崇廉恥之風。將使從官者清白自持，爲士者專意學業，人知其所恃，不汩喪素節，以爲子孫計，庶其俱爲賢者之歸也。」敢誦舊聞，以詔方來。繼自今富者樂施，貧者安分，與者不以爲恩，受者不以爲幸，有餘則加益焉，不得已而後求焉。共守規約，以無負先正諸公之意，而後可以久矣。凡我里士，尚勉之哉！嘉定五年中秋節記。《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❶

宋金部郎鹿何墓誌銘❷

□□□□□□□□□□□□□□□□□□□上章求致其事。時□□□□□□□□□□□

❶《全宋文》卷五九七一據雍正《浙江通志》輯此篇，其文多有節略，今據《延祐四明志》補入。

❷《全宋文》有注：「題後原署：『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奉化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樓鑰撰并書。□□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河南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丘密篆額。』」

□□□□□禄禄奔走臣子。然聖意頗厭躁競之習，顧大臣問所以。丞相趙公雄奏曰：「鹿某之請，出於至誠。」朝論多惜其去，寮友有以詩挽留之者，廟堂亦嘗却其請。而求之不□□□□□□□□□□□□□遷官二等，以朝奉郎直秘閣，賜緋衣銀魚，授一子昌運以官，用華其歸。君生於建炎之元，至是年才五十有三，況以循良之課，入爲名曹，日嚮於用，翩然乞身而去。□□□□□□□□□□□□□□□高節，萬衆欽嘆。其行也，朝士餞別，争賦詩以爲贈。先是，有客嘗取靈澈詩所謂「林下何曾見一人」者，欲以「見一」名君所居之堂。君曰：「此吾志也。」既十年矣，人皆以君不待年□□□□□□□□□□□□□去台城四十餘里，地名鹿陝，山水佳處也。既歸，不復入城府，汎埽庭宇，徑爲終焉之計。鑰時自敕局贅倅於台，訪君之廬，崇岡碧谿，老木擁門。主人欣然出迎，望之使人自□□□□□□□□□□□□□之賦詩而還。郡太守爲裒中外之詩，爲《見一堂集》行於世。官滿再過之，問君樂乎，笑曰：「不見其樂，但覺日長耳。」慕仰不足，又爲之詩曰：「再上先生見一堂，澹然賓主兩相忘。不知海内清風滿，但覺山中白晝長。」君亦爲一笑領此意。尋即別去，意君之壽考未艾也。别四年而訃聞，蓋十年十月七日也。哀哉！嘉泰三年昌運改通直郎，將宰龍泉，過四明敝廬中，感念疇昔，恍更二紀。方相□□□□□□□□□□椿年知處州日所作君行狀，泣而曰：「先君之葬，未有墓隧之碑，今日深知先君之出處者幾無人矣，敢以銘爲請。」雖老矣，學益落，義不得而辭也。君字伯可，世爲臨海人。曾大父戡不□□，祖

淵贈右承事郎，父汝爲累贈宣教郎。惟鹿氏積有隱德，諫議忠肅陳公瓘謫居時，承事伯仲實從之遊，始爲儒家。伯父汝弼、汝明紹興十二年同以進士起家，鄉閭榮之。二兄皆與賓貢而早世。君資□□□□□□□屬文，由太學登三十年丙科，授左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有戚寇者□海道，朝以名捕。君聞其馮險肆虐，先以方略擒其爪牙數輩，一旦出不意，親至其家，縛取以歸，凶徒屏息。潦水□□□□□□□千頃，王公炎時爲漕使，被旨疏導之。水軍奉命促迫，諸縣吏民洶洶。及君往視，持畚臿待于阡陌者數百千人。詢之耆老，具言權豪築長隄，浸淤水道。今不於彼疏治，反壞民業，害愈□□□□□□□隄。或曰：「此鼎貴之人所築也。」君曰：「正當自顯名始，有罪，尉自當之。」隄既盡去，水勢頓泄，向之没者土且作乂矣。漕來按臨，力陳利害之原與其已施行者，漕喜甚，屬君草奏□□□□□□□。郡寮賀曰：「决隄之舉，旁觀爲之股慄，乃以澹然而□，其利溥哉！」用盜賞改左承奉郎、知泉州南安縣。郡於中冬督秋賦甚急，就逮者縣率二百人。君力言省限未及，法未應追。而逮愈急，趨□□□□□□□擲其牘於地。連日上謁不得見，願給告身以歸。民相率至縣庭，遮留者日數百人，且言「無捨我去，賦易足也」。皆夜舂晝輸，未浹日而登足。守驚且悔，設燕延款，問何以致此，遂謝而已。邑庠□□□□□□□築淫祠於□□徹其材新之。增員選師，親加督課，士益知勸。黄龍見於谿前，紀之以詩，屬和者甚衆。是歲邑士名薦書者倍於舊。吏部石公起宗廷試爲亞魁，人皆以爲作成之。

□□□□□□□治。相戒不忍犯法。至親有訟，一言喻之，或感泣而退。囹空累月，邑人肖像立祠，奉之至今。詹事王公十朋爲守，以治最薦，有旨審察。詹事陳公良翰爲給事中，舉君自代云：「處事剛□□□□□□諒直而不欺。」人以爲得其寔。二公皆有當世重名，不輕許可。□□監登聞檢院，時中都官待次者率從員外置，遂添差通判吉州。佐郡有聲。鄰有滯訟，部使者多以委君，一問而得其情。□□□□□右大饑，參政龔公茂良帥隆興，任以荒政。朝廷設賞，募人出粟，君諭富室，得米七萬斛，賴以全活者不勝計。龔公力薦之，復有堂察之命。淳熙二年二月，除知衢州。尋改饒州□□□□群臣氣節不立，風俗委靡，不能仰副聖意。及論諸郡獄官不□注癃老之人，乞嚴差注之法。又言：「奏對者多徇私迎合，詆議成法。間有施行，又以不便而罷，誠有朝令夕改之弊。」上皆嘉□□□□諭君治郡不可不留意財賦，君奏曰：「今生財之道極矣，惟能窒弊原，懲吏姦，則財不可勝用。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若能使田里無愁恨嘆息之心，則郡計不足慮也。」上然之。四年九月，到郡未□□□□召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五年五月，除尚書屯田員外郎。輪對，因奏立宮庠以教宗子，而法制苟簡，反不及州縣。乞修廟學，定生員，置膳養之資，嚴教導之法。又以屯田有名無實，國用十以□□□軍，惟上屯田□，指兩淮可以留屯者數十所。君此可以少紓民力。酌古驗今，周詢博採，有稽考訂正，灼知利便，願以身任其事。十一月遷金部。君佽助長貳，經畫調度，給內唯謹。綱運當輸左帑者，因□□□□野，多露

積岸次。躬爲督察，力革其弊。明堂大饗，陰雨不止。蕆事之日，天宇開霽。禮成，上甚悦，君進詩頌恩，有以開廣上意。又奏：「聖人不以得天爲足，而以敬天爲務。天之所以眷顧□□□皆如此其至。陛下宜存不息之誠，勿懷自滿之意，則天之眷佑有加無已。」上稱善者再三。且極言民之疾苦：「寬恤之詔每下，而奉行不虔，其擾益甚。如差役催科折帛場務，俱乞更張□□□議而行之。」郡縣有奏陳利害□然可行者，必力主之。勢不得專，多有扞格，自以强顔班列爲媿，而歸心啓矣。君寡兄弟，少又多病，世味宦情泊如也。陪祠小疾，決意納禄。或勸止之，則曰：「吾才薄命奇，□□□致身員郎，所得已厚，不自知止足，其曠敗，悔之何及！」識者謂二疏官至師傅，禄二千石，又皆篤老，君過之遠矣。歸創小閣，聚書其上，朝夕省閲。客至，則觴詠以爲樂。給事龍學吴公芾掛冠已久，宅於□□□石井，自號湖山居士。聞君此舉喜甚，篇章相屬，爲忘年交。君歲一過之，劇歡而歸。吴公病中邀一見，亟往訪之。未幾遂相尋於九京，尤可嘆也。君天姿孝友，在上庠，聞父病，不暇俟潮，有願負以涉者，□□而潮至，負者棄走，自分必死。俄有小艇至前，賴之以濟，人以爲誠孝所感。二兄寢疾，藥餌悉出其手，未嘗去側。爲伯氏立嗣，撫之如己出。伯父通直性嚴重，事之盡禮，得其歡心。分田宅則辭多而受寡。自奉甚薄，而好周人之急。少讀張乖厓公所録黄兼濟事，慕其爲人，凶歲則捐直捐廩以濟鄰里。外和內剛，初有朝績，吏白當先謁權近，叱去之。居官一毫不妄取，禁家人市土宜作器用。南安月約有例當增，竟不

之問。鄱陽郡例及諸司以千緡餞行，會建貢闈，□以助費。在州縣時，雨暘有禱輒應。謝事五年而四旱，鄉人禱或不獲。君一出則甘澍隨之，人皆歸功，則曰：「偶然耳。」棄置人事之後，聞國家一政令之得失，一賢才之用舍，憂喜形於言色，若身任其責者。爲文明白簡易，詩務平淡，能寫人所難言。文集十卷，藏於家。娶應氏，知楚州寶應縣權之女，先君十五年卒，有賢行。君自爲之志，其文甚□。贈安人，葬於重暉鄉白竹隩。一子，昌運也。一女，適從政郎、江州德安縣丞吴栝。孫男愿，業儒；女二人，適同里進士吴熺、應虞。曾孫男女四人，尚幼。十一年仲冬丙申，舉君之喪合於應安人之墓。嗚呼！范蜀公六十三而致仕，君又先之。鑰投閒九年，猶以爲養而未忘祠禄，視君有媿焉。銘曰：

七十致仕，《禮經》甚白。年踰知命，胡去之亟？才方登用，身又康强。慨然賦歸，二疏有光。煌煌孝宗，求賢如渴。崇奬廉退，以勵臣節。天□□仁，不假之年。高風令名，惟君純全。我升其堂，又銘君墓。後之君子，庶幾知慕。《台州金石録》卷八。又見《古誌石華》卷二九。[1]

静治堂記

丁君大榮宰天台，以書來，言闢縣治之左爲静治堂，請書其扁，且求記焉。君視予爲父行，爲書其扁，且勉之曰：「俟君政有静治之實，當爲記之。」踰年政成，而邑人誦之者衆。盖邑當往來孔道，夫力之須最爲

[1] 以上據《全宋文》卷六〇〇七。

擾民，農人失業，幾不聊生。君首欲罷去，人以爲難能，而持之益堅，力請于郡，卒罷之，民已按堵。大率御吏以嚴，撫民以寬，催科不事追擾，使人樂輸，禁戢彊狡，以絶鬬爭。尤敏於聽訟，前此投牒至以千計，今則十損七八矣。變劇邑爲道院，以其餘力爲邑人深長之思，作助濟倉，儲粟三千五百斛，以待饑歲，以平糴價。又作續倉食，歲收百斛，率三歲則以助士子之與計偕、赴廷對及游上庠者。於是上下説和，坐以無事，真可以静治矣。予嘗倅赤城，知天台之難治，日不暇給，而君能如此，乃爲之記，使邑人刻之，且益勉其善始以終焉。君實今司農少卿公之次子。少卿以才選表，兼領行都彈壓之寄。君盛年試治行，❶卓然能世其家，遠業未可量也。《赤城集》卷一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弘治刻本。❷

建康察推題名記❸

建康古爲王者之宅，六朝南唐遺蹟具存。高宗南巡，駐蹕錢塘，以是爲陪都。嘗因視師臨幸，麟符留鑰，謀帥重於它鎮，非當代名位俱隆者不在兹選，寮寀亦不以輕授，故每號爲得士焉。餘鄉人劉宗直叔向，由慶元五年乙科爲觀察推官，善於其職，貽書求爲壁記。余聞是邦衣冠走集之地，商賈輻湊，軍民雜糅，宜乎官府日不暇給。而訴訟最稀，庭無留事，莫府省文書幾若道院

❶「年」，明弘治本作「季」，今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赤城集》改。

❷此據牛勇軍《〈全宋文〉拾補9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二〇一五年第三期）輯。

❸本篇題爲校點者擬。

然。雖流風餘俗，其來有自，非賓主多賢，積而致此邪？自紹興七年趙君不藺而下，得二十餘人。閲其名氏，如丞相蔣公以文章著，侍御蕭公以風節顯，貳卿丘公入則爲朝廷羽儀，出則爲郡國標表，進用固未艾也。去此而登膴仕者又不一，此官之不輕如此。宗直勉旃，其益攄婉畫，以佐而長，以昌賢業，以繼諸名公之軌躅。豈惟所居之官大，抑鄉黨與有榮焉。嘉泰三年冬至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奉化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四明樓鑰記。《(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呈提舉郎中契丈劄子

鑰伏以冬令霜明，恭惟提舉郎中契丈，台治多暇，神明欲相，台候動止萬福。鑰執喪杜門，近疏修問記史，徒深瞻仰之私。鑰少稟：鑰汪出也，舅氏文昌公好施而力不及，遂與沈叔晦率鄉人出田爲義莊，以濟士夫之家喪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二十年來所濟多矣。大率敝里少蓋藏之家，縉紳多清約，所裒才得二百餘畝。林侍郎和叔，賢太守也，會錢氏有繼絶之産，照條三分之，以其一没官，撥入義莊，爲田二百五十畝，方得少稱義舉。如此又幾十年矣。錢氏繼絶之子爲人所唆，嚚訟不已。始以莫官庸懦，事出吏手，違法給與。郡覺其非是，送法官指定，又三數年矣。近忽經漕司，乃以莫官之言爲斷，事之不平有如此者。聞送使司，欲望台慈深察案牘之始末，成就一郡之義事，不勝幸甚。舅氏云亡，鄉人相推掌，此不容自默。餘見事目

中。法理甚明，干冒喋喋，皇恐無地，尚惟卓亮。右謹具呈。十月日孤哀子樓鑰劄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元明尺牘名品選》，日本二玄社二〇一二年版。❶

跋陳少陽奏議❷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諸身，非特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無言責於己，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奸臣，闢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己，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鑰於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覩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且正於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覩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爲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朏。《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一〇，《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刻本。

題徐鉉篆書帖

紹熙之元，歲在庚戌，余與季路同爲南廟考官，嘗題此卷，今二十年矣。二十年間，何所不有，年號亦四改，時事可知。季

❶ 此據聶文華《樓鑰佚文考釋——關於四明義莊田産爭訟案》（《文獻》二〇一五年第四期）輯。

❷ 本篇題爲校點者擬。

路居太末，余掛冠甬東，豈復有再見之理？更化之後，乃復會於此，撫卷爲之增慨。余方求歸，再識歲月。嘉定三年仲夏朔日書於攻媿齋。《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書法編 3 宋》，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杨　忠

本册责任编委　沙志利

{
  "filename": "MTQyNzA3MT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70719.zip",
  "filesize": 153958241,
  "md5": "c8fb73961b804380394ec9932ed5d9db",
  "header_md5": "a46b2d0d1c95de74c58a4f3ce2342180",
  "sha1": "e0a9512a8a9b20c32375410b27b1a068affe8347",
  "sha256": "e26d583ae3cb19767221741d408ec825270b2d4969bf45262f65546c780f58f1",
  "crc32": 185599673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9031779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978,
  "pdg_main_pages_max": 2008,
  "total_pages": 988,
  "total_pixels": 576195251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